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科幻短篇小说选

(二)



叛徒

序章

我醒来时发觉全身酸痛，但先前被打过的地方已经失去知觉了。

可笑，帝国军队还在四处搜寻叛乱分子，而他们却在拷问我。闭上眼，我仿佛看见一队帝国特工正紧跟一队转基因军犬，穿过茂密的丛林，毫无人性地屠杀叛乱分子。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身世注定了我的命运。在这个阶级和种族矛盾激化的时代，我这种向往自由的人显然是投错了胎。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他们似乎完全把我当成敌人，他们似乎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有着险恶用心的。

这时有人走过来，我不想知道他是谁。“说，”薛韶中校把一大叠档案扔在写字台上，将台灯对准我的头，“莱肯，帝国显贵世家，帝国法学院高材生，帝国预备役中尉，前自由者同盟队员，叛徒——不，你压根就是奸细，帝国特工！你为什么混进组织？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我苦笑着摇头。我知道我在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两天以来我讲得嗓子都哑了。为什么混进组织？可笑，我想起了当初加入自由者同盟时的情景……

那时我还在帝国法学院读书，我虽出生于帝国显贵世家，但我十分厌恶帝国。我父母很有钱，早在我上帝国法学院前移民太空了。在遥远的太空殖民地，不存在地球上这样多的矛盾。我之所以没有同他们一起去，是因为我认为那是逃避，我想作一番事业，更何况我对专制的父亲也没什么好感。因此我没动过他们留给我的钱，靠打工和奖学金读完了大学。我在打工时接触了很多下层人，见识了不少帝国的阴暗面，发现这个世界同帝国法学院的电子教材上讲的大相径庭，我很迷茫。这时我加入了一个激进组织，在一个破教堂中发现了许多帝国法学院里找不到的书。我如获至宝，成天阅读这些古书。我在笛卡尔，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我心中谜题的答案，我更加坚定了人人平等的信念。我还了解了正是强权政治导致了一百多年前那次银河系大战的暴发，使原本美丽的地球变成现在这样。这就是我放弃无数的扬名机会，毅然加入自由者同盟，与政府作对的原因。

而正是那时，我结识薛韶。我和他一见如故，从此形影不离，并肩作战，出生入死。但是现在……

我居然成了叛徒！

一．叛逃

“你想个屁，”薛韶一把把我推倒，一手抓过台灯，强光依然照得我很难受。他一脚踩在我肚子上，“你交不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小子，我警告你，你再顽固我就毙了你！”

我盯着他，一言不发。

他两手把我拖起来，抓住我的领子，和我面对面。

我突然想起了许多往事。

我闭上眼，仿佛又回到了那场激烈的战斗中。那是在帝国第一次对首府日内瓦进行清扫时，自由者同盟被叛徒出卖，被迫从日内瓦撤出。我们的一

举一动都被帝国看得一清二楚，关键时刻同盟首席执行官张延军命令分散逃出，穿过多米多大峡谷，横穿卡松沙漠，再经由弗雷泽尔森林到帝国第一大都市 弗雷泽尔太空港再作打算。我和薛韶率领一支小分队吸引帝国巡逻队的注意力。（这是自由者同盟第一次被叛徒出卖，从此同盟开始对成员进行调查，还进行了好几次大整顿，许多忠于同盟的好同志含冤而死。）

我们在多米多峡谷由上至下阻击帝国巡逻队，顽强的抵住了帝国地面部队，我记得当激战结束时，队里的枪支都烫得没法拿，弹药几乎用尽了，队员损失过半。当时同盟成员已经快穿过沙漠了。

然而就在这时，号称空中甲虫的帝国的低空巡逻机出现了，要是让它们追上无处可藏的同盟成员就完了。我们毫不犹豫的抬起枪向机群作毫无意义的射击，后果便是我们暴露在空中甲虫的强大火力之下。我眼睁睁的看着同伴们被打得血肉横飞，薛韶也被炸伤，情急之下我扑上去把他拖着滚下了峡谷。除了空中甲虫刺耳的引擎声和爆炸声，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

等我醒来时以是很多天以后，薛韶在我床边的凳子上睡着。

我笑了。“笑个屁，”薛韶狠狠的摇了我几下，“是不是出卖我们很开心？”

我只是像从前那样盯着他。

薛韶抬起右拳，可他没有打下手。他一把推开我，转过身去。

我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倒在地。等我回过神来，薛韶已经出去了，而另一队的队长魏诰少校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我想我又要被殴打了。

魏诰一言不发，掏出一包香烟，叼上一杆。当他点燃的时候，我颇有些惊讶——他不抽烟，平时只是叼着一支烟作摆设。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他看上去很严肃，穿了一身不合体的破制服，但我总觉得他像另一个人。

魏诰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摇了摇头。

他给了我一耳光，“你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无可奈何的接过香烟，放进口中前看了看牌子，没什么特别的。

魏诰为我点上香烟，然后不再管我。他吐出一个个烟圈，眼珠一动不动，仿佛在想着什么。

魏诰抽完烟，掏出一副手铐给我戴上，然后带着我出了地下指挥所。我不敢多问，只是心里纳闷，不知他要干什么。

穿过一片丛林，他把我带到一个湖边。他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又开始想什么，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魏诰突然自言自语道：“现在没有你陪我了……”

我突然想起了魏诰的好友刘奖，他参加了一次因叛徒出卖而毫无意义的行动，牺牲了。

魏诰一定把这笔帐算在我头上了，我感到了杀意。我用惊恐的目光看着他，他似乎觉察到我的惊恐，突然转过身来，吓得我不住的往后退。高巍突然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对准我的额头，眼中透出无限的仇恨和杀意，他用一种奇怪的语气对我说：“叛徒，你的末日到了！”

那一刹那，我看到了他和帝国特工相同的一面。仇恨使我们变成它所希望的那样。

我惊恐万分，一不小心被身后的石头绊倒了。我几乎失去理智，不停的说：“刘奖不是我害死的，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魏诰冷笑着说：“这已经变成私人仇恨了，不由得我了，我必须杀了你

祭刘奖的亡魂！”他非常缓慢的抠动扳机，我只觉得时间都停滞了。

咔嚓，我闭上眼，精神崩溃了。我发现我仍活着时，已经吓得半死，丧失理智了。魏诰的笑声让我毛骨悚然，他恶狠狠的说：“有人说恐惧死亡比死亡更可怕，我想是对的。”

我彻底的丧失了一切克制力，一脚踢在魏诰小腹上，抢过手枪，不假思索的向他连连扣动扳机。一枪里一发子弹都没有！我惊恐的看了看枪，又看了看已经退了好几米远的魏诰，他露出窃笑：“我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干掉你这叛徒了！”

我死死的盯着魏诰腰间挂着的激光枪，在他掏枪那一刹那奋力将那把没用的左轮砸向他。他没能躲开，左眼被砸得血肉模糊，发出一声惨叫，右手刚拔出的枪也掉在地上。我像野兽一样扑上去，抓起枪便对着他没命的开火。

等我恢复理智的时候，魏诰已经被打得只剩下下半身，我全身都是血和肉屑，我不敢相信这是我干的。对死亡的恐惧使我变成了野兽。我不知所措，我意识到我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洗刷自己的冤屈，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叛徒！

这时候雷声轰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我不知何去何从，在大雨中漫无目的地狂奔，脑海中全是魏诰死亡时的景象。我这时真正感到什么是绝望，什么是走投无路。

大雨使我的视线逐渐模糊起来，也使我身上的伤口变得火辣辣的。我的思绪开始混乱起来，想起了许许多多。

我感到是命运在捉弄我，感到生活抛弃了我。我想起了一句话：当生活抛弃我的时候，我也要抛弃生活。难道要我放弃我的理想，背叛自己的信仰吗？但我真的有选择的余地吗？

我没命的狂奔，终于丧失了知觉，倒在了地上……二．偶遇

当我恢复知觉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温暖舒适的床上。头很疼，大概正在发烧。我吃力地睁开眼睛，发现床边坐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正靠在墙上，闭着眼睛，似乎很疲倦。

我喊了一声：“喂。”声音小得我自己都听不太清楚，但是她立刻睁开了那双美丽动人的大眼睛。“你别动，”她对我说，然后向门外喊：“爷爷，他醒了。”

我环顾四周，这张床安放在房间的一角。房间的地板和墙壁都是木制的，阳光从一扇玻璃窗透射进来，房间里除了那位姑娘的凳子以外，只有一张书桌。天花板上悬挂着许多风铃和小玩偶。

我困惑地问：“我这是在哪儿？”

“我家，”她很认真地说，“别怕，这儿没有游击队。”

听了后半句，我不知所措。

“喝水吗？”她问。我点了点头，于是她走了出去。

一个高大魁梧的老人走了进来。老人穿着旧式的帝国军装，头发都白了，但人很精神。

他向我打了声招呼：“嘿，年轻人。你是军人吧！”

我颇有些困惑，好不容易想起那群同志不知从哪儿搞到帝国军服，非要让我这个“叛徒”穿上。我敷衍说：“我是预备役军官。”我可没骗他，凡是帝国法学院毕业生都是预备役军官——我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只要战争爆发，国防部的人准会召集我。

“呃，那你怎么会被游击队追杀？”老人点上一支烟，“怎么，杀了几个

游击队员？”

“我也不清楚，”我开始编造谎言，“他们以为我是富家子弟，想抢我的钱——其实我出生贫寒，所以我就打伤了他们中的一个。没想到他们不是一般的强盗，而是有组织的恐怖分子，结果我只能逃命，好在那场雨救了我。”

“这些混蛋，怎么也杀不光，”老人猛吸一口烟，然后对我说，“你要烟吗？”

“谢谢，我不抽烟，”我回答道。

那位姑娘端着一杯水走了进来，老人拍了拍头，说：“忘了介绍，我是弗雷泽尔国立大学生物系的克拉克教授，这是我孙女简。”

我忙自我介绍：“我是莱肯中尉。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别多说话，”简将水杯递给我，“你现在仍然很有可能会被感染。”

克拉克教授站起身，“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随后他同简离开了。

我只要闭上眼，就能看到魏诩血肉模糊的尸体，因此我只能睁着眼睛休息。当我的目光扫过书桌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镜架。那是一张结婚照，新娘穿着纯白的婚纱，新郎则穿着帝国军官制服。我总觉得新郎封面熟，但想不起是谁。终于，当我认出了对着窗户的一面墙上挂着的半身像。他是帝国宇宙军团太阳系集团军的副参谋长布莱尔·克拉克准将，两年前被殖民地分裂分子暗杀身亡，其妻也在刺杀事件中丧生，而帝国把这笔帐也算在了自由者同盟头上。其实布莱尔·克拉克是宇宙军团的，与我们这些在地面活跃的人没有半点瓜葛，我们根本没必要杀他，更何况自由者同盟并非恐怖组织。

我不愿意再回想过去，但是我无法逃避。我当然想重返革命阵线，但是我还有机会么？我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更何况我还杀了魏诩。我现在只能先回到城市里，以后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在克拉克教授和简的细心照料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

在那个夕阳像血一样红的傍晚，我对克拉克教授表明了自己要离开的想法。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支激光枪还给了我。

简决定送我一程，克拉克教授在我和简走出他的视线时突然对我说：“小伙子，别乱杀无辜，多杀些天杀的游击队员！”

我心里面突然乱了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简仿佛看出了什么，对我说：“其实爷爷是个好人，要不是因为父亲被游击队……从前他还挺欣赏那个什么同盟。”然后她不再说话。

枪声，持续不断的枪声，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 M-1024 突击步枪的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我没命地向枪声传来的方向跑去，一面对自己说那不是从我出发的方向传来的。

小木屋燃烧的火光照亮了丛林，跳动的火焰同今天的夕阳一样血红。我提起激光枪就向那两个杂种开火。但是我迟疑了，因为我发现他们仅仅是些孩子。火光使我能看清楚他俩的脸，能看清楚他们的困惑和恐惧。“狗杂种，”其中一个捂着伤口说：“要杀就杀。”“我们赚翻了！”另一个坚定地说，“我们杀了一个校级军官！”我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我无法扣动手中的激光枪的扳机，但是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我发狂似地拿起他们的突击步枪，将剩下的子弹统统射向空中，然后将步枪仍到一旁。那两个家伙吓呆，不知所措。我瞪了他们一眼，恶狠狠地说：“还不滚！”那两个家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命地逃窜而去。其中一个傻瓜还回头说：“别以为以后我们会放过你。”我强忍住没有用激光枪使他成为历史。

当我走进小木屋的时候，发现简在窗户边抱着克拉克教授的尸体痛哭。窗口外搁着一支老式的猎枪。无情的火焰就快吞没了整个小木屋，我抱住简从窗口跳了出去，她并没有反抗，只是将头靠在我的胸口。她就这样靠着我，直到小木屋在烈火中化为灰烬。当最后一点火星灭去的时候，她过去所能依靠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我紧握着手中的激光枪，同她一起为克拉克教授祈祷。

她用忧郁的目光看着我，低声说：“走吧。”

我最后看了一眼小木屋的废墟，突然感到自己并不是最可怜的人，可我更加悲痛了。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突然我有了希望。我搂着简站了起来，向弗雷泽尔走去。

我要带简到父母所在的殖民星系，离开所有痛苦的过去。地球上该死的一切要几千万年后才能到达那里——我不相信游击队会乘坐宇宙航班到那里革命，更不相信连自己都顾不过来的帝国会派兵镇压地外星系。

三．离乡

到弗雷泽尔的路上并没有遇到游击队。

我很轻松地帝国银行中取出了父母留下的巨额存款。其实我根本没有料到父母会留下这么多钱，以至于我能大方地买通签证官，绕过帝国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在一周内办妥了我和简到达尔文星系的移民手续。离开地球的时候，我还剩下一大笔钱——足够我和简在殖民地几年的开销。

我和简都是第一次作星际旅行，星空也的确很壮观，但是我俩都没有心情欣赏这一切。

蓝色的地球飞速离去，缩成一个小点。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辛酸。当初我为了自己的理想参加了革命，而现在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理想而逃避。我甚至不得不离开我曾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故乡——地球。可我能怎么样呢？革命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也许我就是那些革命必须的牺牲品吧。我看了看身旁的简，她似乎比我更忧郁。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只不过是自讨苦吃罢了。她将头靠在我肩上，只是望着地球的方向。

星际飞行的主要时间都花在出发星系和目标星系的行星际飞行上，而恒星际跳跃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达尔文星系距太阳系约十万光年，在银河系的边缘。全程的航行时间是 80 小时，其中 60 小时花在行星际航行中。

达尔文星系的殖民行星是第三号行星，重力比地球略低，经过一百多年的改造，大气环境已经和地球大致相同。三号行星的三颗卫星都是富矿卫星，因此工业比较发达。此外三号行星有肥沃的土地，农业也很发达。达尔文星系有约八千万移民，属于正在开发中的地外星系。

飞船到达达尔文星系的时候，我注意到导航点附近不少军用舰只在巡逻。导航点附近还有一个轨道要塞。但是据我所知，达尔文星系驻有帝国远征军第三军团，而且应该已经去镇压叛乱星系去了。而我看到的军用舰只至少有两个军团。我觉得有些不妥。难道第二次银河系大战的战火已经燃到这里了。但是这没有任何道理，达尔文星系是帝国建立后开发的星系，帝国给了达尔文星系相当多的自主权，达尔文星系没有理由参加叛乱，另一方面，达尔文星系对帝国的并不重要，帝国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达尔文星系，现在的达尔文星系算是一个中立星系。第二次银河系大战只是殖民地的独立战争，那些为了自己利益而向帝国宣战的跨星系大财阀们不会在乎达尔文星系这样的开发中的地外星系，他们只是想击溃帝国，瓜分帝国核心部分最富饶的恒

星系，打破太阳系独霸一方的局面。这些大财阀的本质和帝国元首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当我到达三号行星赤道上的同步太空港时，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太空港井井有条，没有大量的旅客在焦急地等待离开。我和简在首府达尔文市的达尔文星际大酒店订了两套房间。简很疲倦，留在酒店里休息。达尔文市的大街虽然没有地球上的城市那么繁华，但也是人来人往，车流不息。我并没有看到任何抢购生活品的情况。

我按照父母留给我的地址去找，但是却发现父母所说的乡间别墅并不存在，而是有一间政府机构。我只得困惑地乘车到政府的民政事务所去查询父母的下落。折腾了半天，我才查到父母住在市中区的一所公寓里。

父母应该不会喜欢和许多人住在一幢大楼里，他们离开的时候说过要在城郊买一间别墅，安享晚年。眼前的这所公寓也不算高层建筑，只有十来层，而父母住在第七层。我坐电梯来到家门前，却感到很不自在，就要见到亲人了……终于我按响了门铃，门侧的可视电话里传出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谁呀？”那是母亲那亲切的声音，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了。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和蔼的中年妇女的头像——那是绝对没错的，母亲仍然那么慈祥，甚至更加年轻了。母亲大概惊呆了，她慌张地跑过来开门，二话没说就把我抱住，喃喃道：“孩子，真是你吗？”“妈，”我只说了一个字，但我看的出来她非常开心。

母亲一点儿也没变，仍然是那么罗嗦，问这问那。除了与革命有关的，我什么都实话告诉她了。突然我注意到母亲围着围裙，而厨房里仿佛有一股焦味传了过来。母亲起身向厨房走去，有些着急地说：“糟了，晚饭又只有吃锅巴了！”母亲喜欢吃传统食品我是很清楚的，但她从来不亲自下厨，以前总是雇一流的厨师做饭。“去买点酒，”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有钱吗？”我点了点头，然后说：“我带个人回来，行吗？”“女朋友？”母亲大概又想烧焦什么，从厨房里走出来。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就算是吧。”

我回酒店叫醒了简，陪她到商场买了一套像样的衣服，又买了一瓶地球产的白兰地。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回家了。他先是拍了拍我的肩，说：“儿子，十年不见，怎么样？”我只是笑了笑。父亲似乎变了很多，居然没有问我毕业没有，赚了多少钱什么的。父亲打量了一下简，让她有些脸红，他打趣地问：“儿子，你在什么地方骗到的小姑娘？别告诉我是我在大学里！”

“这是个秘密，”我笑嘻嘻地回答，心里面盘算着该怎么编造谎言。“别说这些，”父亲从我手中拿过酒，“今天我们爷俩不醉不休。”我颇有些惊讶，从前父亲可是鸡毛蒜皮的事都要过问的。父亲打开酒瓶盖的时候，突然惊讶地说：“这是地球原产的！”“你不是最喜欢这个牌子么？”我以为自己买错了。“很贵吧？”父亲小心翼翼地斟满两个酒杯。父亲从前虽然专制，但也不是什么吝啬鬼，挣得多，也花得多。我能感觉到父母到达达尔文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又不好开口问。几杯酒下肚后，父亲突然问：“你们什么时候结婚。”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看了看简。她用一种凡是男人都不能拒绝的目光望着我，低声说：“你会娶我吗？”然后她将头靠在我肩上，然后闭上眼睛，脸上泛着红晕。我又看了看父亲，回答道：“等安顿下来我和她就结婚。”“钱呢？”父亲颇有些忧虑地说。

我忙说：“我那儿还有。”我意识到父母不再是什么有钱人了，急忙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前年7月份，达尔文恒星系爆发了革命。革命政府没收了大富豪们的全部家产。由于帝国远征军第三军团也参加了革命，这次革命没有造成大的流血事件。革命政府对哄抬物价的投机商人进行了严厉打击，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控制物价，改善人民生活。据说负责革命政府经济工作的是原帝国法学院的经济系的教授，因此达尔文星系的经济状况在帝国停止输血后保持了继续增长的势头。我父母从地球带了不少家产过来，开了家律师事务所，赚了不少钱，父亲为了防止革命政府把他们作为专政对象，主动交出了不动产。由于父亲的法律知识，他在革命政府中得到了一个职位，薪水不是太多，但福利还是不错的。这次革命并不血腥，许多原政府官员都得以在革命政府中继续任职，当然那些依靠财力和关系网混进政府的渣滓都被清除出去了。

父亲在得知我竟然修完了帝国法学院的学业，立刻帮我在政府机关里找了份工作。由于我的学历，我被调派到政府法案组处工作。简也是大学生（未毕业），因此也到了政府里面工作，但她在秘书处工作。

四．噩梦

我在法案组工作的时候，顺便了解了革命的组织情况和革命的经过。说不定那一天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能帮助自由者同盟取得胜利，我的积极性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每天晚上都想起自己原来已经成了同盟的叛徒。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只想在这里安心工作，让简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愿时间会抹去所有痛苦的回忆。

然而我错了。帝国的确没必要也没有精力镇压达尔文星系的革命，但是大财阀们这么能容忍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对大财阀们而言，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就是对他们存在基础的动摇。达尔文星系并没有这些大财阀的财产，但是的确有许多星际公司的财产被达尔文革命政府没收，不少不可一世的资本家变得一文不名。正如古代思想家马克思所说，大财阀们互相之间就像虚伪的兄弟，但是在对付工人的时候就像共济会的成员一样。因此大财阀们很快从进攻帝国的军队中抽出一部分兵力来镇压达尔文革命政府，用他们的话来说，“拯救被强盗们夺去自由的兄弟们”。见鬼，他们的自由是什么？难道就是保证70%的剥削率的自由？

在对抗侵略的战争中，达尔文星系的人民表现出了高度的团结和无畏的勇气。但是仍然有不少无耻之徒背叛革命，出卖革命政府的机密。就我而言，我认为革命政府的手段不像大财阀们手下的历史学家所说那样“过于残暴”，而是打击力度不够。

负责守备达尔文星系的达尔文星系第一军团（原帝国远征军第三军团）和达尔文星系第二军团（原达尔文星系行星自卫队）虽然装备比较落后，但是总指挥官洛克中将和参谋部的许多军官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而且全军士气高昂，加之对地形比较有利（其实空间作战没什么地形可言，但是守备军可以在行星后伏击，在小行星带设置陆基防宇系统），因此他们比侵略的敌军要占很大优势。但是，敌军拥有强大的后盾，能够源源不断地向达尔文星系派遣舰队，而达尔文无法生产战舰的关键部件，不能大量制造战舰。

达尔文宇宙军顽强地抵挡住了殖民地军的前三波攻势，打垮了兵力为自己五倍以上的敌军，甚至击毙了“征伐达尔文星系叛乱分子殖民地联合军团”的总司令官乔治·约克顿公爵。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大财阀们的屠刀，他们在最后一战中投入了十倍的兵力。本想拼死一战的达尔文宇宙军在接到革命政

府的指示后撤离了战场。达尔文革命政府担心“征伐达尔文星系叛乱分子殖民地联合军团”会残酷地屠杀革命者，甚至乱杀无辜，因此他们暗中将一些重要的革命者和革命同情者送到了帝国，而主要的政府职员都继续工作，直到占领军队接管政府。革命政府自然不愿意拱手让出革命者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国，但是“征伐达尔文星系叛乱分子殖民地联合军团”新任司令官扬言如果革命政府不投降，将用宇宙舰队对达尔文三号行星进行宇对地轰击，因此很清楚大势已去的革命政府决定投降。

我劝父亲离开，但他执意要留下，他说：“我曾经是一个律师，我要在法庭上为政府官员们辩护。”他接着补充道：“不过我相信他们付不起律师费用，只好亏本生意了。”就连简也坚持要留在政府里，她说她爱上了这颗星球，就像爱我一样。我自然是义不容辞地要留下来。

也是在一个夕阳像血一样红的傍晚，“征伐达尔文星系叛乱分子殖民地联合军团”开始对达尔文市政府进行宇对地轰击。激光束划过大气层的时候激起了绚丽多彩的闪光，建筑物在激光炮的淫威下像瓷器一样被击垮。当我跑向防空洞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简。我没命地跑向那座冒烟的建筑物。她被压在一堵断墙下面，面容像纸一样苍白，但是仍然那么美丽动人。她吃力地用没被压着的手示意让我到她面前。她对我小声说：“不能嫁给你了……”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吻了她。我抛下她柔弱的躯体，在整座建筑物坍塌之前逃了出去。

我在防空洞里找到了革命政府的领导人，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只是对他说：“我老婆死了。”他只是用同情的目光看我。“我要回地球，”我接着说，“我需要一个假身份和所有的革命资料。你们的经验会引导我们走向成功。”他盯着我看了好几分钟，最后说了一个字：“好。”我和他作了同志式的拥抱，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占领军对革命者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其手段令人不寒而颤，比帝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被枪决了，当然，那些背叛革命的家伙都逍遥自在。革命政府为了掩盖我的身份，将我伪装成帝国一家星际投资公司的代表，并把我同政治犯关在一起。就这样，我躲过了这场大清洗。占领军还允许我离开达尔文星系回到帝国。

离开达尔文星系的时候，母亲托人给我带了个消息。父亲已经被枪毙了，她也很可能被捕。我突然发现革命的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尤其是失败的革命。有时我自己都怀疑这是否值得。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使革命成功——如果我们能通过革命取代帝国政府，采取足够的专政手段，就不会重蹈达尔文星系的覆折了。

五．尾声

我不知道该怎样洗脱自己的罪责，如何将资料送到同志手里。我又激动又害怕。但是当我费尽千辛万苦回到弗雷泽尔的时候，已经有同志在那里等我了。离开时，我看到人群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向我笑了笑。

那已经足够了。后来发生的事已经成为历史。

时间漏洞一

佚名八月的星空，一颗鹅黄色的星星在西南方向无声地移动……阿南和家驹躺在沙滩上，夏夜的海风吹得人好惬意。海浪喧腾着扑上沙滩又退了回去，发出有节奏的“哗哗”声。

阿南两眼望着夜空，星星又大又亮，一眨一眨地闪着，好像都是活的。“大星小星闹如沸”，他想，诗人说得可真形象啊！突然，一颗流星带着青光，像一条小龙似的摆着身躯从头上滑过，他为此惊得坐起来，凝神望着苍穹。“阿南，在想什么呢？”家驹问他。“真的很奇怪，其实看到天上的星星，就像看到地上的石头一样平常，可我却总有种激动的感觉。”阿南说，“也许这就是宇宙之神的力量吧！”作为科学家，阿南从没认真想过“奇迹”这回事，可这次真的有了奇遇。当他刚离开沙滩走进林子，忽然听到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如同闷雷炸响。他眼前一花，失去了知觉。

家驹听到声音，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心头涌起。他爬起一看，一架银白色的飞行物贴着树梢缓缓移动——飞碟！飞碟发出柔和的光，所以看得很清楚，家驹跑了过去。

飞碟渐渐升高了，先是很慢，垂直地浮起，接着一下斜飞出去。当家驹跑过来时，已不见了踪影。家驹抬头看着飞碟消失的方向，沉思着。忽然他的脑袋闪过一个念头：阿南呢？“阿南！”家驹叫了起来，没有人回应。他向四面张望，但漆黑的夜，什么也看不见。

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家驹心头涌起，他跑回基地，乘着他的小飞机，利用生物搜寻仪，在小岛上搜寻着。家驹搜寻了整个小岛，但没有找到阿南，阿南就像被蒸发了一样，不留一丝痕迹。

阿南和家驹的基地坐落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面积大约二十平方公里，唯一的建筑是一幢实验大楼。大楼面朝西北方向，楼前有一块草坪，每星期一早上，阿南和家驹都要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大楼是一栋五层建筑：一楼是休息和待客的地方；二楼正中的大厅里有一台大型计算机——它和北京中科院的计算中心联网，使他们可以随时调用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料；三楼是他们的卧室；其它两层和多余的房间放置着一些实验设备。

阿南和家驹此时从事的是 A?爱因斯坦未尽的事业——统一场理论的研究。统一场理论是描述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电磁力和引力相互作用的理论，他们此时注重的是引力研究。这几个月来，他们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经过分析月面望远镜阵——联合国在月面建立的由射电望远镜和光学望远镜组成的月面天文基地——发回的信息过程中，似乎就有一个重大的宇宙秘密蕴藏在里面。然而这似乎是唾手可得的秘密，却总和他们隔着层面纱。这天阿南和家驹到海滩上去“放松放松头脑”，却没想到会出现这件事情。

因为阿南的失踪，家驹已停下工作一个星期了。祖国派来了航空母舰“太阳光辉”号，利用各种仪器在小岛及附近的海域搜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以基地为中心，方圆三百公里、深至海底的范围内，没有阿南教授存在的迹象。“我想，”家驹说，“他是被飞碟给带走了！”家驹凝视着海面，心如潮水般涌动。站在他旁边的是机器人厨师阿 B。阿 B 说：“博士，我们回去吧，等一会中科院院长公冶无芳还要来。”二当我醒来时，天灰蒙蒙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边想着先前的事情边四处查看，四周的环境我根本不认识。“这是什么地方？”我下意识抬手看看表，表停在二十一点半——我记得我和家驹在海边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一点多。我想起了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天

梯》中关于时空隧道的描述，难道我也有这样的奇遇，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真的，这决不是基地的后山，这些树，这些草，长得奇形怪状，我都不认识！我朝着远处的那个小山包跑去，想爬上那棵最高的小树找到回去的方向。我一边跑一边想着，这个地方太陌生了，莫名的陌生。一个意识掠过头脑，我蓦地立定，再没有力气跑半步了，因为我终于明白，这种陌生，并不仅是身处异地，而是——它不属于我们的时代啊！我拖着步子走到小树下，又倒在地上昏睡了过去。当我醒来时，四周已是漆黑一片，恐惧使我爬上了身边这棵小树。对目前的处境，我真的有些不知所措，我没有惹过时间，可它却来捉弄我。“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心想。这时，饥饿像一只嗜血的野兽啣噬着我，如果在基地，我想我早就吃过晚餐了。我习惯性地又抬手看表，表真的停了。我仔细地端*曜潘*，这表是去年瑞士劳力士公司受世界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的委托所特制，为表彰我和家驹的贡献而奖励给我们的。它真的很漂亮：表壳和链带是纯金的，刻度盘镶着一圈钻石，而指针和刻字则是由夜明珠镶制而成，上面罩着一个玻璃钢片。表是二十四小时制，松紧式的链带套在手腕上可以自动收紧。当时劳力士公司的总裁H先生曾亲口对我和家驹说：“这种款式豪华的手表世界上唯有两块！它在一万年内误差不到一秒，这是我们的信誉！”我是多么的喜欢这块表，可在需要它的时候它却停了。“时间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我还要它来干什么？”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恼怒，摘下它狠狠地摔下去。

突然，我感到手臂一阵钻心的疼痛，忙“啪”的一声拍了一把。这下闯了大祸，只听到一阵“嗡嗡”声，一大群怪异的蚊虫围着我转了起来。“这是什么世纪的蚊子？”我感到一阵恐慌，扭动着身子，可赶走蚊子太困难了。我急忙折一枝树枝，可没有想到这棵树太脆弱了：先是我脚下的树枝“啪”的折断声，接着是我重重摔在地上的声音。由于被树枝绊了一下，我那极不科学的落地方式——先是右手掌着地，接着是肩、头，然后才是脚——让我尝够了苦头。虽然树相当矮，地上也有厚厚的草，但我还是扭伤了手腕，火辣辣的，很疼，我甚至感到了它的肿胀。我无力地呻吟两声，然而上帝还没有把我折磨够，我感到有什么东西从我脸上流过，用手一摸，凭着感觉我知道是血，刚才脑袋一定碰到石头了。我支撑着站起来走了两步，看到一个闪亮的东西，我的表，我把它抓在了手里。

“也许，这是我的机遇！”我安慰自己，决定明天到各处走走看看，一定要了解这是什么地方。我的手疼痛减轻了，但额头却越来越疼，血已经不流了，脑袋却像砸穿了似的，微微的风吹着也会疼到心里。这时，风又渐渐大了起来，吹得草沙沙地响，我脱下衣服把头蒙上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可我隐约感觉有野兽出现，并且越来越近。我一动不动地躺着，等到它走到足够近的时候，我倏地一下跳了起来。这只野兽的身影只停顿了一下，接着猛地向我扑来。我往旁边一闪——看清了，一只斑斓大豹！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拔腿就跑。野牛都跑不过豹子，更何况我！然而我跑了十多步，却不见豹子扑过来。我回头一看，惊呆了——一个人影此时正和豹子搏斗在一起！我心念一转，冲过去想帮忙。然而我还未靠近，豹子又掉头向我扑来。我感到胸口一阵剧痛，晕了过去……迷糊中，我闻到一股香味，好香啊！我把眼睁开一条缝，看到一大块肉喂在我眼前，就挣扎着咬了一口。这一下牵动得胸口好疼，我又闭上眼，等缓了一口气，才又睁开眼睛打量着这地方。一个野人，是他给我喂的肉！他看我醒来，便把我抱起放在背后的树下，然

后走过去拨弄火堆。我这才看清楚，火堆上烤着一只野兽——他把那只豹子杀了！野人把火堆弄亮，又扯了一块肉给我递来。我仔细地打量着他——他肌肉发达，体格健壮，头发很长，看不清脸，下身围着的一块豹皮——是他救了我！我对他没有恐惧，反而充满好感，接过他递来的肉，慢慢地吃起来。

当我吃饱了，精力也恢复了许多，才仔细检查着自己的伤口，似乎断了两根肋骨，还有很严重的外伤。由于流了很多血，我感到虚弱，渴得十分难受。我强打精神，对着坐在一旁的野人笑了笑，试图和他沟通。野人也咧嘴笑了笑，“啊呜”了两声。难道这是他们的语言？我一点也没听懂。

我仔细地观察他，觉得他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那时候的语言，我当然听不懂了。

我放弃了和他沟通的努力，长叹了口气，又把表拿出来玩。野人就坐在我旁边，他看到了我的表，立即对这个东西表示了莫大的兴趣，凑了上来。我把表递给他，他接过去，认真地看着。我对他的好奇宽容地一笑，闭上眼睛休息。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睁开眼睛，然而又一幕奇迹让我惊呆了：我看到他——那个野人——正在朝我走来，可忽然他的身体拉长了，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脑袋闪电般地反应过来——时空畸变！三太阳好大，没有风。我昏沉沉地往前走，感到很渴，嗓子干得冒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没有一棵树一棵草，只有一片黄沙。我的四肢发软，胸口像裂开一样很疼，我支持不住了。

但没有谁能帮助我，我只能靠自己，哪怕是爬，我也要爬上眼前这座沙坡。“我需要食物和水，也许那边都有吧！”我鼓励自己。但我真的很疲倦了，连拖动一下脚步都十分困难，全身像散了架一样，一个念头总在缠着我：也许我该休息一会！眼皮好重，强烈的阳光更刺得我睁不开眼，我倒下了……这天，在兰州市人民医院里，护士杨小姐匆匆忙忙地跑到胡夫教授面前：“教授，来了一个很严重的病人，需要马上动手术！”胡夫教授站起来，边离开办公室边问：“什么样的病人？”杨小姐回答：“刚由几个人送来的，说是什么教授。”胡夫教授赶到急诊室，一看病人，惊叫：“快，送手术室！”顿时几个医务人员用小车把病人推向手术室。胡夫教授一边走一边对杨小姐说：“通知院长，这个病人是两年前失踪的阿南教授！”“教授，教授，病人心脏停止跳动！”杨小姐望着心跳监测屏幕上跳动的线变直了，惊慌得大声叫了起来。手术台旁一阵骚动，胡夫教授立即命令：“注射心脏复苏针剂！”这一天家驹起得很早，他洗漱完后，阿B端来了一碗米线，家驹放进许多辣椒。家驹这几天心情很奇怪，总怀念在云南读书的日子。他这几天都让阿B给他做米线，云南的过桥米线。

家驹一边吃着米线一边看电视，这是昨晚阿B录下的，家驹一直都保持着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习惯。家驹吃完米线，到他的工作室去了。这段时间，他正忙着验证一个刚得到的公式，公式是用来表达大尺度空间中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的超距离作用力的相互关系的。月面这一时期传来的信息表明，在南十字星座方向有异常的“力”在活动。

“砰砰砰”，三下敲门声后，阿B推门进来，它走到家驹身边，说：“博士，中科院武汉分院的朱狂教授传呼您。”家驹在想问题的时候是最不愿意别人打扰的，他没有理会阿B，继续想他的问题。阿B接着说：“博士，他说必须见您，是关于阿南教授的事。”家驹没听清，问了句：“什么？”阿B把

话重复了一遍。家驹听完，思维凝固了，阿南失踪了两年，他回来了吗？家驹跳了起来，说了声“快看看”就疾步下楼去了。

家驹听说过朱狂教授，他是一个考古学家——刚才还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他，报道他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家驹走到多媒体屏幕前，和朱狂打了个招呼，朱教授也不多话，就对家驹拉开了正题。

事情是这样的，朱狂教授领导的考古队，在对新近发现的湖北长阳县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的第二天——就是昨天下午时，他离开营地到遗址——那个山洞去。教授刚走到洞口，就发现一个野人正试图拿起一把供在神位上的石斧。教授十分震惊激动，悄悄退了回去，到营地叫上了几个人，带着武器，把野人给俘获了。非常令人惊奇的是，野人手腕上竟然戴着一块表，教授取下来，看到表壳背面刻着“阿南”字样，他想起了两年前的事，于是便和家驹联系。

朱教授讲完了事情的经过，取出表递到屏幕前，家驹眼前的屏幕上顿时出现了表的不同角度的特写，而朱教授的影像则缩到了屏幕一角。家驹一眼就看出这是阿南的表，他自己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只是表壳背面刻的是“家驹”字样。家驹问：“那野人呢，有他的信息吗？”朱教授回答：“有的。”随即屏幕上出现了野人的各种特写镜头。朱教授说：“人已被送到科学院武汉分院去了。”这确实是个野人：高高的眉骨和颧骨，几乎没有额头，却有一个突出的下巴。家驹看后重重叹口气，对朱狂教授说：“朱教授，我马上到武汉来一趟！”家驹到武汉分院见到朱狂教授和武汉分院院长汪达，还没顾得上休息，就提出要见野人。于是朱教授和汪达陪着家驹到一间房里。房子里有一面玻璃屏，透过去可以看到一个人坐在另一间房子里。汪达对家驹说：“看，那就是他！”由于玻璃屏是单向透视的，那边的野人并不能看到这间房子的人。野人瑟缩地蹲在一角，双目失神地看着镜中的自己，正好和家驹面对面。家驹仔细地分辨他，试图找出一点有关阿南的线索，然而，他失败了。家驹无奈地叹了口气，便和朱狂、汪达出来了。汪达刚把家驹和朱狂引往休息室，工作人员小万急急来报告：“汪院长，中科院院长公冶无芳来传呼，说有事要见家驹博士。”“教授，教授！”一缕声音从天际飘来，我眼前的黑幕渐渐退去，发觉眼前站了好些人。我的意识和记忆也随着清晰，看着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我明白自己是在医院里。忽然一种很强的意识让我感到回到了自己所属的时代，我心里一激动，问：“这——是在哪儿？”我是如此的虚弱，以致声音也很微弱。“这是医院，在兰州。”一位教授模样的人说，接着，我又闭上了眼睛。

我再次醒来已是第二天，胡夫教授来看我时，我精神很好。胡教授告诉我，我是在兰州市郊被发现的，当时我已严重脱水，不省人事。

胡教授还告诉我，在我住院的当天，市长就要求将我隔离护理，所以我的病房才这样安静，其实，医院门外早已等待了很多记者。而医院方面已经通知了家驹，大概今天他就会来。

在和胡教授交谈的过程中，我知道自己丢失了两年的时间。我清楚地记得，在前天——就是我失踪的那天，是2021年8月3日，而现在则是2023年9月1日了。这就是说，那天在那个小山谷里，我呆了十多个小时等于呆了两年。

这两天我都住在医院里，但大物理学家阿南教授失踪两年又出现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好多人都拥到医院来。市长派警车把我接到市政厅。下午，

我感到精力恢复了，就在市政厅里会见了一部分记者，讲述了我的遭遇，我最后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想这可能是时间畸变！”家驹来了，他坐着那架经过自己改装过的小飞机，停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第二天，我们和市长及来送行的胡教授告别，登机回基地。

我的心情很激动，一种游子回乡的感觉在心中激荡着。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两年，想想真有些后怕。

飞机降落在基地门口。一下飞机，基地的一些细微变化我马上觉察到了。我问家驹：“旗杆是新刷过吗？”家驹说：“刷新半年了！”我站在院子中间，抬头敬仰地注视着飘扬的五星红旗。阿B出来了，这个相当原始的机器人走路的样子很笨拙。它站在走廊上大叫：“教授，你终于回来了！”接着从体内放出一些音乐来表示它的喜悦。我和家驹相视哈哈大笑起来，家驹对阿B说：“快去准备准备，我们要喝酒！”阿B把左手背在背后，右手横在胸前，答了个“是”，响着音乐进去了。

“家驹，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你一定有什么看法吧？”餐桌上，我问家驹。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阿B虽然是个很憨的机器人，但做菜很有一手。家驹还开了一瓶1995年的陈酿米酒——这是昨天中科院院长公冶无芳亲自送来的。

家驹的心情特别好，他已连喝了两杯，现在第三杯也快见底了。他把筷子一撂，说：“对了，我给你看样东西！”说完他上楼去了。阿B看着家驹已空的杯子，提着酒瓶给他倒满了。

家驹回来后，把握在手里的东西朝我一递。我接过一看，惊呆了，这不正是我的手表吗？我脑子飞速地转动着，疑惑地看着家驹，说：“家驹，你怎么会拿到它？难道，你看到一个野人？”家驹一愣，忙问：“你真的遇到一个野人？”我说：“是的，这块表就是我给他的。”家驹说：“我明白了，你一定是和野人同时离开时空陷阱的。”但他随即把头一沉，自语道，“不对，怎么两人不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呢？”我随即明白了，说：“他比我先出来！”于是我就把我在那几天的经过十分详细地告诉了他。家驹用手扶了扶额头，说：“原来如此！”接着家驹把见朱狂和去武汉的事告诉了我，当我知道野人在武汉不吃不喝很可怜时，我说：“我必须马上到武汉去。说起来野人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哩！”第二天，我和家驹又远渡重洋，飞到武汉科分院。院长汪达接待了我们。我们直接到了那间房子。院长对我说：“他自己不吃东西，我们又不能靠近他！只能靠催眠后给他注射营养针剂。”透过玻璃镜我看见屋子里一片狼藉，一张桌子和床被野人捣成碎片，野人坐在房角，抱膝垂头，神情十分沮丧。我对汪院长说：“我必须进去一趟！”汪院长说：“他非常野蛮，你进去，怕被伤害！”我说：“他救过我，我去看看能否和他沟通！”但院长和家驹不放心，叫了几个工作人员拿着麻醉枪守在门口，然后把钥匙交给我，他们则仍旧在隔壁观察。门锁一响，野人马上跳起来，警惕地看着门。我闪身进去把门锁上，先对着野人“啊呜”了两声。虽然我换了衣服，但他立即认出我，也报以两声“啊呜”。我走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肩膀，和他席地而坐。可我和他终究语言不通，我也只能这么陪他坐着。毕竟我是他唯一认识的人，他对我态度十分友善，神情也好多了。过了一会，我扭头冲着镜子作了一个吃的动作，意思是叫家驹他们去弄些吃的。他们明白了。过了一会儿，房门开了，家驹端着一盘烤鸡出现在门口。我迎了上去，把鸡拿在手里，家驹仍旧出去，把门带上。我扯下一只鸡腿，塞到口里，把余下的送到我的救命恩人

面前，“啊呜”了两声。这声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的话，却和野人达成了默契，他接过那半只鸡，大口啃了起来。我得意地朝镜子方向一笑，继续和野人分享着美味。

以后几天，每到吃饭时间我就出现在野人面前，给他带去不同的食物。刚开始他非常害怕我的离去，到后来也就习惯了。也许是从来没有尝过现代的烹饪技术，他一吃就上瘾了，胃口格外地好，几天就见胖起来。

野人渐渐驯服了，我们在武汉科分院给野人做了一项测验，即利用脑波复原仪测试野人曾经历过的事情。脑波复原仪的原理概括是这样：人经历过了一些事情，就会在大脑里留下一定的记忆。而这记忆在一定的情况下(如梦中)，会激活并以脑波的形式表现出来，脑波复原仪则将其转换成图像，监测人员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看到此人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了。也许野人对他进入时空陷阱的记忆十分深刻，我们在监测仪上时断时续地看到了这样一组镜头：浓密的树林，野人在往前走……很多人，似乎是整个部落正在迁徙，为了新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迁往一个新的地方。已经来到现代的这个野人正挥动石斧，在丛林中为族人开路。忽然，一头野猪冒了出来，迅即被包围起来。野猪见无路可逃，一低头，亮着白森森的獠牙，向首领冲去。野人一看，把石斧向野猪掷去，野猪倒在地上。野人捡起石斧，又是几下，野猪哼哼几声，便一动不动了。族人们欢呼起来，首领也笑了。野人痛惜地看着石斧上新崩出的缺口……接下来，图像开始混乱……“录像了吗？”我问，在一旁操作脑波复原仪的小李说：“录下来了。”我让小李重放一遍，在野人脑波混乱，外界景物变形那一段，我根据自身的经历，说：“刚才景物的变形，我估计是他陷入时空陷阱前一瞬间看到的外界的情况。”朱狂教授在他的挖掘基地，通过可视电话参加了测试过程，他要求把刚才的录像再重放一遍。在野人高高举起石斧时，朱狂叫定格，他激动地说：“目前我们的这个考古基地，是属于长阳人的一个支系遗址。而根据早先我们对这个野人的骨骼、牙齿、大脑容量等数据的分析，判定他是属于四五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特别是他的各项数据和我们此时挖掘的‘长阳人’头颅化石的数据惊人的相似。我们开初觉得他是这个部落的支系成员，而现在我有证据证明，他是这个部落的先民。”朱狂举起手中的一把石斧，说，“看这个缺口，就是录像里的那把斧！”我们仔细对比录像里的那把石斧和朱狂手里的那把石斧，果然一模一样，只是一新一旧罢了。朱狂教授继续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这个野人为什么会拿那把石斧了，特别是这个部落为什么会以斧做图腾了——我想叫他野人不合适，应该叫‘长阳先人’为好。我想这个‘长阳先人’失踪后，他的部落发生了下面的故事——“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了，但留下了他的武器，就是这把石斧。我想他在部落里应该还是比较有名的。由于‘长阳先人’部族对自然的认识非常有限，部落的其他成员就很自然的以为这是神的遁去，而那把斧，自然就是神器了。于是他们就对神斧顶礼膜拜，渐渐演变为他们部落的图腾。”朱教授停了一下，接着说，“而这个古人这次又凑巧回到他的老家，转来转去看到了他的石斧，就拿了上来。到后来，就被我们给抓住了。”我们听了连连点点头，感慨于这个奇迹。汪院长说：“真不知这古人在时空陷阱里呆了多久。大自然的力量真神奇，就这么眨眼的工夫，阿南教授到了甘肃，而这古人却留在湖北，而且那么巧，正在家门口！”我们感叹了一阵，谈到了古人的去留，最后决定，专门为他建立一个森林保护区，地点再请有关部门研究。有这么一个活化石，朱狂教授以后的考古工作就更

好做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家驹与汪院长告别，登上飞机，回基地去了。

到基地后，我联系上了中科院院长公冶无芳。公冶院长正在开会，他对我说：“阿南教授，欢迎你回来，可惜接风酒我不能到场喝了！我现在正忙着和世界各地的科学机构联系，忙于家驹博士的设想。”我们和公冶院长谈后，就到了三楼办公室。家驹说：“关于你失踪这个事实，我倒有些看法了。你知道吗，在你消失的同时，有一架飞碟出现。”“难道你认为和飞碟有关？”我问。“不仅如此，”家驹说，“同时还可能有其它因素。在我心中有个假设，姑且称之为‘时空泡’吧。”我一愣，问：“时空泡？”“对，”家驹说，“关于这个假设，我是在这几天才得出的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我把椅子拖近来，坐在家驹面前。这时，阿B端了两杯茶进来，放在桌上又出去了。

看着茶杯，家驹说：“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家驹端起一杯茶，喝了一口，接着从拿杯子的手上取下了一枚戒指丢进了杯里。戒指“噗”的一声沉到了杯底，几个气泡从水里冒了出来，停在水面上。家驹说：“看，这是空间的泡，泡里外的各种物理性质都是一样的，但却是两个独立的空间实体。我在想，是否也存在一种‘时空泡’，泡里外也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存在。我想这个事实可以让我解释一下，即你觉得我们认为你失踪两年之久的时间才是半天；或者那个‘长阳先人’，在‘时空泡’里并不见得存在好多年，而我们的常规时间——姑且称我们此时表上的时间为常规时间吧——却过了几十万年。所以我说的‘时空泡’，和刚才杯子里的空间气泡不同，它不仅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实体，还是一个独立的时间实体。由于涉及到时间这个抽象概念，所以被研究得不多。”我点点头，对家驹说：“你说的我明白了，但我在想另一个问题，就是‘长阳先人’在‘时空泡’里的时间长短的问题……”“对，”家驹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真正这个‘时空泡’的概念，我们暂时不讨论。我想你可以看看这个。”家驹从桌面上取下一叠纸递给我，“我一直在继续统一场理论的研究。还记得你的前几天我们由于得不出结果而到海滩去吗？不久前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公式，我用它来表示两个遥远大质量物体——比如两个星系团之间的超距离作用力的关系。而这几个月来，月面发回的信息极其丰富，这是详细的资料，你要赶紧看一看。我想你脱离‘时空泡’重新出现，可能还和这个现象有关。”我随手翻了翻，家驹接着说，“我想从气象、物理、天文等各方面了解当飞碟经过时飞行轨迹周围的时空状况，这是需要全球合作的课题，所以我请公冶院长主持这项工作，因为我觉得‘时空泡’的形成至少和那天那架飞碟的出现或经过有关。”我脑海中立刻想到了我进入“时空泡”前听到的“轰轰”声。

阿B上来了，他站在门口说：“家驹博士，公冶无芳院长传呼您。”我和家驹一起站起来，我对家驹说：“我现在就看这份资料。晚餐让阿B给我端来一盘烤鸡和一瓶啤酒。”家驹答应了一声，下楼去了。我把门关上，坐在椅子上看起资料来。

这份资料是家驹作为工作手册用的，前一部分是家驹写的关于他如何得出公式的论文。

我仔细地看公式的推导过程，力图把各个细节弄懂。这才发觉各门学科都在突飞猛进，我真的耽误了两年。我拿起笔仔细在稿纸上推算，以求了解它最深的内涵。渐渐地我为这个公式激动起来，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公

式，它使我们向统一场论又前进了一步！我打开计算机，仔细地输入一组组数据来验证家驹的公式。

也不知过了多久，门轻轻地开了，家驹走了进来，阿B跟在后面，手里端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我此时正对着屏幕陷入沉思。家驹看我抬起头来，问了句：“怎么，一夜没睡？”我说：“是的。半夜里看完了，激动得睡不着，只在这儿等着天亮。怎么，你好像也没睡？”家驹说：“昨天和公冶院长谈得很晚，只在沙发上躺了一会。”蛋汤面做得实在太好吃了。我先把四个荷包蛋吃下去，再三箸两箸把面捞干净，然后喝了个碗底朝天。

家驹左手拿着资料——我昨晚在上面加了许多东西——摆在腿上，右手支着扶手，几个手指习惯性地敲着额头问：“你以为这是从未出现过的现象？”我把碗筷一撂，把椅子转过来对着家驹，说：“昨晚我在想这个问题。我认为确实是一种从未记载过的现象。因为我在分析月面望远镜阵发回的信息时，查询了中科院存储的各种有关信息资料，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即这种现象表现为以超引力作用的方式作用到包括我们银河系在内的这片宇宙区域，而这个源点所处的正是南十字星座的方向。特别是我把一些综合分析得出的指数代入你的公式，得出的结果更证实了我的想法。”我在纸上只记录了一部分我的想法，更多的在计算机上。我指着还在计算机上显示的程序对家驹说：“你来看看！”家驹凑近来，逐行仔细地查检着程序，嘴里默默地念着一些数据。

半晌，他抬起头来，兴奋地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公式和这些数据送往中科院，也让那些高能物理实验室和我们共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高兴地对家驹说：“我把我的遭遇和这些宇宙异常情况联系起来考虑，有了一个想法。”家驹说：“说来听听。”我说：“你昨天说的‘时空泡’对我启发很大。我想这个‘时空泡’，对于我们常规时间来说，是不稳定的。它可以比我们常规时间快或慢，甚至忽快忽慢没有规律。这可以说明我和长阳人在‘时空泡’中存在时间长短不成比例的问题。而关于它的起源，我脑子里总有这么一幅图景：在宇宙空间中，由于引力的作用，致使时间流动得不均匀，使某一部分空间里时间流动和周围的空间时间流动不一样，这就形成了两个时空区域，因此‘时空泡’就产生了。另外，一些特殊的现象也可能产生‘时空泡’，例如飞碟经过等，特别是这次特殊的宇宙学现象。我相信只要全球关注，一定还会发现更多的‘时空泡’产生或消失。这也是解开‘时空泡’之谜的一个契机。”“对对对！”家驹听得眼睛发亮，跳了起来，他说，“我十分同意这种设想。前一阵公冶院长已经召开各学科对飞碟现象进行专题研究，我想他们的资料将有助于验证我们的设想。”家驹把椅子拖开，接着说，“我们应该赶紧把这些资料整理好送过去。”家驹扬了扬手上的资料，同时把我拉了起来。我和家驹一块下楼，他一路上十分兴奋，说：“我想如果能揭开‘时空泡’这个谜，那么它必将是把打开宇宙之谜的钥匙。凭着科学家的直觉，我有信心！”我们走进大厅，看到阿B憨乎乎地站在桌子旁，桌上摆着一盘鸡肉。家驹斟满两杯酒，递了一杯给我，说：“为我们的成果干杯，也为宇宙之神把你从‘时空泡’中救出来干杯！”我把杯一举，说：“家驹，干！”

太空雕像

佚名增压室的气密门锁“咔嗒”一声响，女主人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欢迎，从地球来的客人。”门口的不速之客是两个年轻人，明显是一对情侣。他们穿着雪白的太空服，取下头盔和镀金面罩后露出两张娃娃脸，大约 25 岁。两人都很漂亮，浑身洋溢着青春的光辉。他们的小型太空摩托艇停靠在这艘巨大的 X-33L 空天飞机的进口，X-33L 则锚系在这个形状不规则的黑色的小行星上。

女主人再次邀请：“请进，可爱的年轻人。”气密门在他们身后“咔嗒”一声锁上。小伙子站在门口，多少带点窘迫地说：“徐阿姨，请原谅我们的冒昧来访。上次去木星观光旅行时，途中我偶然见到这颗小行星，看到你正在用激光枪雕刻着什么。蛮荒的小行星，暗淡的天幕，绚烂的激光束，岩石气化后的滚滚气浪，一个勇敢的孤身女子……我对此印象极深。我从一个退休的飞船船长索罗先生那儿知道了你的名字……索罗船长你认识吧？”主人笑道：“当然，我们是好朋友。”“可惜当时时间仓促，他未能向我们详细介绍。回到地球后我仔细查阅了近年的新闻报道，很奇怪，竟然没有你的任何消息。我，不，是我们两个，感到很好奇，所以决定把我们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定在这儿，我们要亲眼看看你的太空雕刻。”姑娘亲密地挽着女主人的胳膊，撒娇地说：“士彬给我讲了那次奇遇，我当时就十分向往！我想您一定不会责怪我们打搅的，是吧徐阿姨？”女主人慈爱地拍拍她的手背：“当然不会，请进。”她领着两人来到内舱，端出两包软饮料。两位年轻的客人这才认真地打量着主人，她大约 40 岁，服饰很简朴，白色宽松上衣，一袭素花长裙。但她的言谈举止有一种只可意会的高贵气质，发自内心的光辉照亮了她的脸庞。姑娘一直盯着她，低声赞叹着：“天哪，你简直就像圣母一样光彩夺目！”女主人难为情地笑道：“你这个小鬼头，胡说些什么呀，你们才漂亮呢。”几分钟以后，他们已经很熟了。客人自我介绍说，他们的名字叫杜士彬和苏月，* 际翹*空旅游学院的学生，刚刚毕业。主人则说她的名字叫徐放，呆在这儿已经 15 年了。客人们发现，主人在船舱中飘飞着招呼客人时，动作优雅如仙子，但她在裙中的两条腿分明已经有一点萎缩了，这是多年太空生活的后遗症。

女主人笑着说：“知道吗？如果不包括索罗、奥尔基等几个熟人的话，你们是第一批参观者。观看前首先请你们不要见笑，要知道，我完全是一个雕刻的门外汉，是在 26 岁那年心血来潮突然决定搞雕刻的。现在是否先去看看我的涂鸦之作？”他们乘坐小型摩托艇绕着小行星飞行。这颗小行星不大，只相当于地球上一座小型的山峰，小行星上锚系的 X-33L 空天飞机几乎盖住了它表面的四分之一。绕过 X-33L，两个年轻人立即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叹。太阳从小行星侧后方斜照过来，逆光中这群浅浮雕镶着一道金边，显得凹凸分明：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穿着肥大的工作褂，手执一把扫帚，低头扫地，长发长须，目光专注。一位老妇提着饭盒立在他身后，满怀深情地盯着他，她的脸庞上已刻满了岁月的沧桑。从他们的面容特征看，男子分明是中国人，妇人则高鼻深目，像是一个白种人。客人们在面罩后惊讶而好奇地看着，这组雕像的题材太普通了，似乎不该安放到太空中。雕刻的技法也略显稚拙，不过，即使以年轻人的眼光，也能看出雕刻者在其中贯注的深情。雕像平凡的外貌中透出宁静淡泊，透出宽厚博大，透出一种只可意会的圣父圣母般的高贵。女主人痴痴地看着这两座雕像，久久不语不动。良久，她才在送话器中轻声说：“看，这就是我的丈夫。”两个年轻人不解地看着那对年迈

的夫妇，再看看美貌犹存的女主人。女主人显然看出了他们的怀疑，她轻轻叹息一声，说：“不，那位女士不是我，那是我丈夫的前妻，她比丈夫早一年去世了。你们看，那才是我。”她指着画面，有一名豆蔻年华的姑娘半掩在一棵梧桐树后，偷偷地仰视着他们，她的目光中满怀崇敬和挚爱。这部分画面还未完成，一台激光雕刻机停放在附近。女主人说：“我称他是我的丈夫，这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在我把他从地球轨道带到这儿以前，我已在地球上办好了结婚手续。不过，也许我不配称为他的妻子，他们两人一直是我仰视的偶像——而且，一直到去世，我丈夫也不承认他的第二次婚姻。”这番话更加深了年轻人的怀疑。晚餐(按时间说这应该是地球的晚餐)中，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循环机制作的精美食品。苏月委婉地说，如果方便的话，能否请徐阿姨讲讲雕像上三个人的故事？“我们猜想，这个故事一定很感人。”晚餐之后，在行星的低重力下，女主人轻轻地浮坐在太空椅上，两个年轻人偎在她的膝下。她娓娓地讲了这个故事。

女主人说，15年前，我和苏月一样青春靓丽，朝气蓬勃。那天，我到太空运输公司去报到，刚进门就听见后来的太空船船长索罗喊我：“小丫头，你叫徐放吗？你的电话。”是地球轨道管理局局长的电话，从休斯敦打来的。他亲切地说：“我的孩子，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向你祝贺。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喜欢讲自立，我支持你离开家庭的庇荫。

不过，万一遇到什么难处，不要忘了邦克叔叔哇。”我看见索罗船长在目光阴沉地斜睨着我。看来，刚才索罗船长接电话时，邦克叔叔一定没有忘记报他的官衔。我也知道，邦克局长在百忙中不忘打来这个电话，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我脑子一转，对着电话笑道：“喂，你弄错了吧，我叫徐放，不叫苏芳。”我放下电话，知道邦克叔叔一定在电话那边大摇脑袋。然后若无其事地对船长说：“弄错了，那个邦克先生是找一个叫苏芳的人。”不知道这点小花招是否能骗住船长，他虽然怀疑地看着我，也没有再追究。转过头，我看见屋里还有一个人，是一名白人妇女，却穿着中国式的裙装，大约70岁，满头银发，面容有些憔悴。她正谦恭地同船长说话，这会儿转过脸，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

这就是我与太炎先生前妻的第一次会面。玛格丽特给我的印象很深，虽然韶华早逝，又不事妆扮，她仍然显得雍容华贵，有一种天然的贵胄之气。她用英语和船长交谈，声音悦耳，遣词造句极富教养。但她的衣着风度却显然是个地道的中国老妇，我估计，她至少在中国已生活了三四十年。她说：“再次衷心地谢谢你。10年来你一直这么慷慨地帮助我丈夫，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澳大利亚人索罗一挥手说：“不必客气，这是我们应该作的。”随后船长叫上我，到老玛格丽特的厢式货车上卸下一个小巧的集装箱，玛格丽特再次致谢后就走了，索罗客气地同她告别。但即使以我25岁的毫无城府的眼光，也看出了船长心中的不快。果然，玛格丽特的小货车一消失，船长就满腹牢骚地咕哝了几句。我奇怪地问：“船长，你说什么？”船长斜睨我一眼，脸色阴沉地说：“如果你想上人生第一课的话，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去做那种滥好人。他丈夫李太炎先生定居在太空轨道，10年前，因为年轻人的所谓正义或冲动，我主动把一具十字架扛到肩上，答应在她丈夫有生之年免费为他运送食物。现在，每次太空运输我都要为此额外花上数万美元，这且不说，轨道管理局的那帮老爷们还一直斜着眼瞅我，对这种‘未经批准’的太空飞行耿耿于怀。我知道他们不敢公开制止这件事—

—让一个 70 岁的老人在太空饿死，未免太犯众怒，但说不定他们会把火撒在我身上，哪天会吊销我的营运执照。”那时，我以 25 岁的浅薄格格笑道：“这还不容易？只要你不做好人，下次拒绝她不就得了！”索罗摇摇头：“不行，我无法开口。”我不客气地抢白他：“那就不要在她背后说怪话。既然是你自己允诺的事，就要面带微笑地干到底。”索罗瞪我一眼，没有再说话。

三天后，我们的 X-33B 型空天飞机离开地球，去水星运送矿物。玛格利特的小集装箱已经放到摩托艇上，摩托艇则藏在巨大的船腹里。船员只有三人，除了船长和我这个新手外，还有一个 32 岁的男船员，他叫奥尔基，乌克兰人。七个小时后，船长说：“到了，放出摩托艇吧。”奥尔基起身要去船舱，索罗摇摇头说：“不是你，让徐放小姐去，她一定会面带微笑地把货物送到那个可怜的老人面前——而且终生不渝。”奥尔基惊奇地看看船长，船长嘴角挂着嘲弄，不过并非恶意，目光里满是揶揄。我知道这是对我冲撞他的小小的报复，便气恼地离开座椅：“我去！我会在李先生的有生之年坚持做这件事——而且不会在背后发牢骚的！”事后我常回想，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我那时并不知李太炎先生为何许人，甚至懒得打听他为什么定居在太空，但我却以这种赌气的方式作出了一生的允诺。奥尔基笑着对我交待了应注意的事项及清道车此刻的方位，还告诉我，把货物送到那辆太空清道车后先不要返回，等空天飞机从水星返回时，他们会提前通知我。巨大的后舱门打开了，太空摩托艇顺着斜面滑下去，落进广袤的太空。我紧张地驾驶着，顾不上欣赏脚下美丽的地球。半个小时后，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就在这时，我发现了那辆“太空清道车”。

这辆车的外观并不漂亮，它基本上是一个呆头呆脑的长方体，表面上除了一圈小舷窗外，全部蒙着一种褐色的蒙皮，这使它看起来像只癞蛤蟆那样丑陋。在它的左右侧张着两只极大的耳朵，也蒙着那种褐色的蒙皮。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结构是为了保护清道车不受太空垃圾的损坏，也能尽量减缓垃圾的速度并最终俘获它们。这种蒙皮是超级特夫纶和陶瓷薄板的粘合剂。

几乎在看到清道车的同时，送话器中有了声音，一个悦耳的男人声音在叽里咕噜说着什么。我辨出了“奥尔基”的名字，也听到话语中有明显的卷舌音，恍然大悟，忙喊道：“我不是奥尔基，我不会说俄语，请用汉语或英语说话！”送话器中改成了汉语：“欢迎你，地球来的客人。你是一位姑娘？”“对，我的名字叫徐放。”“徐放小姐，减压舱的外门已经打开，请进来吧。”我小心地泊好摩托艇，钻到减压舱里，外门缓缓合拢，随着气压升高，内门缓缓打开。

在离开空天飞机前，我曾好奇地问奥尔基：“那个终生独自一人呆在太空轨道的老人是什么样子？他孤僻吗？性格古怪吗？”奥尔基笑着叫我不必担心，说那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只是模样有点古怪，因为他 40 年没有理发剃须，他要尽量减少太空的遗留物。“一个可怜的老人。”奥尔基黯然说。

现在，这个老人已经站在减压舱口。他的须发几乎遮住了整个脸庞，只余下一双深陷的但十分明亮的眼睛。他十分羸瘦，枯干的皮肤紧裹着骨骼，让人无端想起那些辟食多日的印度瑜伽大师们。我一眼就看见，他的双腿已经萎缩了，在他沿着舱室游飞时，两只细弱无力的仙鹤一样的腿一直拖在后面。但双手十分灵活敏捷，他熟练地操纵着车内的小型吊车，吊下摩托艇上的小集装箱，把另一只集装箱吊上去。“这里面是我一年的生活垃圾和我捕捉的太空垃圾。”他对我说。

我帮着他把新集装箱吊进机舱，打开小集装箱的铁门。玛格丽特为他的丈夫准备了丰富的食品，那天午餐我们尽情享用着这些食品——不是我们，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在太空的微重力下进食，对那些管状的、流质的、奇形怪状的太空食品感到十分新鲜。说来好笑，我这位淑女竟成了一个地道的饕餮之徒。老人一直微笑着劝我多吃，把各种精美的食品堆在我面前。肚满肠圆后，我才注意到老人吃得很少，简直太少了，他只是象征性地往嘴里挤了半管流质食物。我问：“李先生，你为什么不吃？”他说已经吃好了，我使劲摇头说，你几乎没吃东西嘛，哪能就吃好了？老人真诚地说：“真的吃好了。这20多年来我一直是这样，已经习惯了。我想尽量减少运送食品的次数。”他说得很平淡，在他的下意识中，一定认为这是一件人人皆知的事实。但这句平淡的话立刻使我热泪盈眶！心中塞满了又酸又苦的东西，堵得我难以喘息。他一定早已知道了妻子找人捎送食物的艰难，20年来，他一直是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用尽可能少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的存在！看着我大吃大嚼之后留下的一堆包装，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刷地淌下来。李先生吃惊地问：“怎么啦？孩子，你这是怎么啦？”我哽咽地说：“我一个人吃了你半月的食物，太不懂事了！”李先生爽朗地笑起来，我真不相信这个羸瘦的老人会笑得这么响亮：“傻丫头，傻姑娘，看你说的傻话。你是难得一见的远方贵客，我能让你饿着肚子离开吗？”在就第二餐时，我固执地拒绝吃任何食物：“除非你和我吃同样多。”老人没办法，只好陪我一块吃，我这才破涕为笑。我像哄小孩一样劝慰他：“不用担心，李先生，我回去之后就想去想办法，给你按时送来足够的食物。告诉你一个秘密，是我从不示人的秘密，我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爸爸，而且对我的要求百依百顺。我拒绝了他给我的财产，甚至拒绝了他的名声，想按照普通人那样独立地生活。但这回我要去麻烦他啦！”老人很感动，也没有拒绝，他真诚地说：“谢谢你，我和我妻子都谢谢你。但你千万不要送太多的东西，还像过去那样，一年送一次就够了，我真的已经习惯了。另外，”他迟疑地说，“如果这件事有困难，就不要勉强。”我一挥手：“这你就不用管了！”此后的两天里，我时时都能感受到他生活中潜隐的苦涩，即使在他爽朗的大笑时，我也能品出一丝苦涩的余味。这种苦涩感染了我，使我从一个任性淘气的小女孩在一日之内成人了。我像久未归家的女儿那样照顾他，帮他准备饭食，帮他整理卫生。为了不刺伤他的自尊心，我尽可能委婉地问他，为什么他会落到如此窘迫的地步。李先生告诉我，他的太空清道夫工作完全是私人性质的，这辆造价昂贵的太空清道车也是私人出资建造的。“如果冷静客观地评价历史，我承认那时的决定太匆忙，太冲动。我和妻子没有很好地宣传，把这件事变成公共的事业，我们完全是个人奋斗。妻子从英国的父母那儿继承了一笔相当丰厚的遗产，但是，我上天后她已经一文不名了——不过，我们都没有后悔。”说这些话时，他的神态很平静，但他的两眼炯炯放光，一种圣洁的光辉漫溢于脸上。我的心隐隐作疼，赶紧低下头，不让他看见我的怜悯。第三天收到了母船发来的信号，我穿上太空服，在减压舱口与老人拥别：“老人家，千万不要再这样自苦自抑了。三个月后我就会为你送来新的食品，如果那时你没把旧食物吃完，我一定会生气的，我一定不会再理你了！”那时我没有意识到，我这些幼稚的话，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扮演小母亲。老人慈爱地笑了，再次与我拥别，并郑重交待我代他向索罗船长和奥尔基先生致谢：“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为我惹上了不少麻烦，我难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太空摩托艇离开了清道车，我

回头张望，透过摩托艇橘黄色的尾光，我看见那辆造型丑陋的太空清道车孤零零地行进在轨道上，越来越小，很快隐于暗淡的天幕。往前看，X-33B 已经在天际闪亮。

奥尔基帮我脱下太空衣。来到指挥舱，索罗船长仍在嘴角挂着揶揄的微笑。他一定在嘲笑：徐小姐，你把那具十字架背到身上了吗？我微笑着一直没有开口，我觉得自己已经受到了李先生的感化，有些东西必须蕴藏在沉默中才更有力量。

一个月后，我驱车来到李先生的家里。他家在北京近郊的一个山脚下，院子十分宽敞，低矮的篱笆参差不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农家院落。只有院中一些小角落里，偶然露出一些西方人的情趣，像凉台上悬挂的白色木条凉椅，院中的鸽楼，在地上静静啄食的鸽群……玛格丽特热情地接待了我。在中国生活了 40 年，她已经相当中国化了，如果不是银发中微露的金色发丝和一双蓝色的眼睛，我会把她当成一个地道的中国老太太。看着她，我不禁感慨中国社会强大的同化力。

40 年的贫穷在她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她的身体很瘦弱，容貌也显得憔悴，但她的拥抱却十分有力。“谢谢你，真诚地感谢你。我已经和太炎通过电话，他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我故意嘟着嘴说：“谢什么？我一个人吃了他一个月的口粮。”玛格丽特笑了：“那么我再次谢谢你，为了你这样喜欢我准备的食物。”我告诉玛格丽特，我已经联系好了下一次的“顺车”，是三个月后往月球的一次例行运输，请她事先把要送的东西准备好。“如果你在经济上有困难的话，”我小心地说，希望不会刺伤她的自尊心，从她家中的陈设看，她的生活一定相当窘迫，“要送的物品我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你只需列一个清单就行了。”玛格丽特笑着摆手：“不，不，谢谢你的慷慨，不过确实用不着。你能为我们解决运输问题，我就已经很感激了。”那天，我在她家中吃了午饭，饭菜很丰盛，既有中国的煎炸烹炒，又有英国式的甜点。

饭后，玛格丽特拿出十几本影集让我观看。在一张合影上，两人都带着博士方帽，玛格丽特正当青春年华，美貌逼人，李先生则多少有些拘谨和少年老成。玛格丽特说：“我们是在北大读文学博士时认识的，他那时就相当内向，不善言谈。你知道吗？他的父亲是一个清道夫，就在北大附近的大街上清扫，家庭条件比较窘迫，恐怕这对他的性格不无影响。在同学的交往中，他会默默地记住别人对他的点滴恩惠，认真到了迂腐的地步。你知道，这与我的性格并不相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和他的交往，直到成为恋人。他有一种清教徒般的道德光辉，也可能是这一点逐渐感化了我。”我好奇地问：“究竟是什么契机，使你们选择了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终身事业？”玛格丽特从文件簿中翻出两张发黄的报纸，她轻轻抚摸着，沉湎于往事。良久她才回答我的问话：“说来很奇怪，我们选择了一个终身的事业，也从没有丝毫后悔，但我们却是在一时冲动下作出的决定，是很轻率的。你看这两张剪报。”我接过两份剪报，一份是英文的，一份是中文的，标题都相同：《太空垃圾威胁人类安全》。文中写道：最近几十年来，人们不仅把地球弄得肮脏不堪，而且在宇宙中也有 3000 吨垃圾在飞，到 2010 年，垃圾会增加到一万吨。仅直径 10 厘米的大碎块就会有 7500 吨，其中一些我们用望远镜就能看到。

考虑到这些碎块在地球轨道上的速度，甚至直径 1 厘米的小铁块都能给

宇宙飞船带来真正的灾难。飘荡在地球上空的核动力装置具有特别的危险性，到下个世纪，将会有上百个核装置，其中含有 1 吨多的放射性物质。这些放射性物质总有一天会掉到人们的头上，就像 1978 年前苏联的‘宇宙-954’掉在加拿大北部一样。

科学家提出用所谓的“宇宙扫雷舰”，即携带激光大炮的专门卫星来消灭宇宙中最具危险性的较大的放射性残块。但这项研究也遭到强有力的反对，怀疑者认为，在环地球空间使用强力激光会导致这个空间发生不可逆的化学变化和引起空间变暖。

我们已经在地球上干了许多破坏性的蠢事，今天它已在对我们进行报复：肮脏的用水、不断扩大的沙漠、被污染了的空气等等。宇宙何时开始它的报复？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报复比地球的报复要厉害得多。

见我读完，玛格丽特又对我作了解释：“那天，太炎带着这张报纸到我的研究生宿舍，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激动。他喃喃地说，人类是宇宙的不肖子孙，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急功近利的技术动物。我们污染了河流，破坏了草场，玷污了南北极，现在又去糟踏太空。我们应该站出来大声疾呼，不要再去戕害地球母亲和宇宙母亲。我说：人类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展了，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逐渐树立了环保意识。但太炎说的一番话使我如遭锥刺，那是一种极为尖锐的痛觉。”我奇怪地问：“他说什么？”“他说，这不够，远远不够。人类有了环保意识是一个进步，但坦率地说，这种意识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更多地向环境索取。不，我们对大自然必须有一份母子之爱，有一种对上帝的敬畏才行。”这番话使我很茫然，可能我在下意识地摇头。玛格丽特看看我，微笑着说：“当时我也不理解这些话，甚至奇怪在宗教气息淡薄中国，他怎么会有这种宗教般的虔诚？后来，我曾随他到他的家乡小住，亲眼看见了两件事，才理解了他这番话的含义”她在叙述中常沉湎于回忆，我那时已听得入迷，孩子气地央求：“哪两件事？你快说嘛。”玛格丽特娓娓说道：“离他家不远，有一个年近 60，靠拾破烂为生的老妇人。十几年来，她一共拾了 12 名残疾弃儿，全带回家中养起来。新闻媒介报道之后，我和太炎特意去看过。那是怎样一种凄惨的情形呀，看惯了北京的高楼大厦，我想不到还有如此赤贫的家庭。12 名弃儿大多在智力上有残疾，他们简直像一群肮脏的猪崽，在这个猪窝一样的家里滚来爬去。那时我确实想，如果放任这些痴傻的弃儿死去，也许对社会、对他们自己，都未尝不是件好事。太炎特意去问那个鲁钝的农村妇女，她为什么把这么多非亲非故的弃儿都领养起来。那位老妇在极度的赤贫和劳累中已经麻木了，她低着头，表情死板，嗫嚅着说，她也很后悔的，这些年全靠乡亲们你帮一把，他给两口，才勉强没让这些娃儿们饿死，日子真难哪。可是只要听见垃圾箱里有婴儿在哭，她还是忍不住要捡回来，也许是女人的天性吧。”玛格丽特叹息道，“我听到过多少豪壮的话，睿智的话，但都比不上这席话对我的震撼。我们悄悄留了一笔款子走了，这位‘有女人天性’的伟大女性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她停下来，很久很久不说话，我催促道：“另一件事呢？”“也是在他家附近。一个男人在 50 岁时突然决定上山植树，于是一个人搬到荒山上，一去就是 20 年。在他 71 岁时，新闻媒介才发现了他，把他树为绿化的典型。我和太炎也去采访过他，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持他独居山中 20 年，没有一分钱的酬劳。那人皮肤粗糙，满手老茧，他整个就像一

株树皮皴裂的老树，但目光中却是知识分子的睿智。他淡淡地说：你可以说是一种迷信吧。老辈人说，这座山是神山，山上的一草一木，走兽飞虫都不敢动的，动了就要遭报应。祖祖辈辈都相信，都怀着敬畏，这儿也真的风调雨顺。大跃进时，我们都破除了迷信，对这些传说嗤之以鼻，雄赳赳气昂昂地砍光了满山的古树——后来也真的遭了报应。痛定之后我就想，人类真的已经如此强大，可以伤天害地并且不怕报应吗？当然，所谓神山，所谓现世报，确实是一种浅薄的迷信。但当时谁能料到，这种迷信恰好暗合我们今天才认识到的环保理论？在我们嗤笑先人的迷信时，后人会不会嗤笑我们的幼稚狂妄，上帝会不会嗤笑我们的自不量力呢？我想，我们还是对大自然保留一份敬畏为好。当年砍树时我造了孽，那就让我用种树当作忏悔吧。”玛格丽特说：“我生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过去对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多少有点偏见，有点异己感，但这两次采访后我发现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那是延续了五千年，弥漫无形的中国人的人文思想和伦理观念。太炎在这两次采访后常陷入沉思，喃喃地说他要为地球母亲尽一份孝心。”她笑道，“说起来很简单，在那之后，我们就结婚了，也确立了一生的志愿：当太空清道夫，实实在在为地球母亲做一点回报。我们想办法建造了那辆清道车，太炎乘坐那辆车飞上太空，从此再没有回来。”她说得很平淡，但我却听得热泪盈眶。我说：“我已经知道，正是你倾尽自己所得的遗产，为李太炎先生建造了这辆太空清道车，此后你一贫如洗，不得不迁居到这个山村。在新闻热过后，国际社会把你们彻底遗忘了，你不得不独力承担太空车的后勤保障，还得应付世界政府轨道管理局明里暗里的刁难。玛格丽特，社会对你们太不公平了！”玛格丽特淡淡地说：“轨道管理局本来要建造两艘太空扫雷艇，因为有了清道车的先例，国际绿色组织全力反对，说用激光清除垃圾会造成新的污染，扫雷艇计划因而一直未能实施。轨道管理局争辩说，单是为清道车送给养的摩托艇造成的化学污染，累积起来已经超过激光炮所造成的污染了！也许他们说的不无道理。”她叹息道，“可惜建造这辆车时没有考虑食物再生装置，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在她的平淡下听出了苦涩，安慰道：“不管他们，以后由我去和管理局的老爷*谴蚪*道——对了，我有一个主意，下次送给养时，我代替李先生值班，让他回到地球同你团聚三个月。对，就这样干！”我为自己能想到这样一个好主意而眉飞色舞，玛格丽特却略带惊异地看看我，凄楚地说：“原来你还不知道？……他已经不能回到地球了！我说过，这件事基本上是私人性质的，由于缺乏经验，他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没有医生的指导，太空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些加起来，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你可能已经看到他的两腿萎缩了，实际更要命的是，他的心脏也萎缩了，已经不能适应有重力的生活了！”我觉得一盆冰水劈头浇下来……只有这时我才知道，这对夫妇的一生是怎样的悲剧！他们就像中国神话中的牛郎织女，隔着天河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却终生不得相聚。我呆呆地看着她，泪水开了闸似的汹涌地流淌。玛格丽特手足无措地说：“孩子，不要这样！不要哭！……我们过得很幸福，很满足，是真的！不信，你来看。”她拉我来到后院，在一片茵茵绿草之中，有一座不算太高的假山。近前一看，原来是一座垃圾山，堆放的全是从太空中回收的垃圾。各种各样的铝合金制品、钛合金制品、性质优异的塑料制品，堆放了多少年后，仍然闪亮如新。玛格丽特欣喜地说：“看吧，这全是40年来太炎从太空中检回来的。我仔细统计过，有13579件，共计1298吨。要是这些东西还在太空横冲直撞，会造成多大损害？所以，

你真的不必为我们难过，我们两人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地球母亲尽了孝，生命是很充实的，我们一点都不后悔！”我慢慢安静下来，真的，在这座垃圾山前，我的心灵被彻底净化了，我也像玛格丽特一样，感到心灵的恬静。回到屋里，我劝玛格丽特：“既然李先生不能回来，你愿意到太空中去看看他吗？我能为你安排的，这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玛格丽特凄然一笑：“很遗憾早几年没碰到你，现在恐怕不行了。我的身体已经太差，不能承受太空旅行了，我想尽量多活几年以便照顾太炎。不过我仍然感谢你，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她拉着我的手说，“如果我走到了他的前边，你能不能替我照顾他呢？”我从她的话语中听出了不祥，忍住泪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记着你的嘱托。”也许那时我已经在下意识中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我调皮地说，“可是，我该怎么称呼你呢？我既不想称你李奶奶，也不想叫你阿姨。请你原谅，我能唤你一声麦琪姐姐吗？”玛格丽特可能没有猜中我的小心眼，她慈爱地说：“好的，我很喜欢能有这样一个小妹妹。”四个月后，我再次来到李先生的太空清道车上。这次业务是我争取来的，索罗船长也清楚这一点。他不再说怪话，也多少有些难为情，张罗着把太空摩托艇安置好，脸红红地说：“请代我向李先生致意，说心里话，我一直都很钦佩他。”我这才向他转达了上次李先生对他的致意。我笑道：“船长，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天下最好的好人，这是上次李先生告诉我的。”索罗难为情地摆摆手。

当我在广袤的太空背景下用肉眼看见那辆清道车时，心里甜丝丝的，有一种归家的感觉。李先生急不可耐地在减压舱门口迎接我：“欢迎你，可爱的小丫头。”在那之前我已经同他多次通话，已经非常熟稔了。我故意嘟着嘴说：“不许喊我小丫头，玛格丽特姐姐已经认我作妹妹，你也要这样称呼我。”李先生朗声大笑：“好，好，有这样一个小妹妹，我也会觉得年轻的！”我刚脱下太空服，就听见响亮的警报声，李先生立即说：“又一块太空垃圾！你先休息，我去捕捉它。”在那一瞬间，他好像换了一个人，精神抖擞，目光发亮，动作敏捷。电脑屏幕上打出了这块太空垃圾的参数：尺寸 230×54 毫米，估重 2.2 公斤，速度 8.2 公里每秒，轨道偏斜 12 度。然后电脑自动调整方向，太空车开始加速。李先生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回头简单解释说：“我们的清道车使用太阳能作能源，交变磁场驱动，对环境是绝对无污染的。这在 40 年前是最先进的技术，即使到今天也不算落后。”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我趴在他身后，紧紧地盯着屏幕。现在离这块卫星碎片只有两公里的距离了，李*壬 *动一个电钮，两只长长的机械手刷刷地伸出去。他把双手套在机内的传感手套上，于是两只机械手就精确地模拟他的动作。马上就要与碎片相遇了，李先生虚握两拳凝神而待，就像虚掌待敌的武术大师。

我在他的身后不敢喘气。虽然清道车已经尽量与碎片同步，但它掠过头顶时仍如一颗流星，我几乎难以看清它。就在这一瞬间，李先生疾如闪电地一伸手，两只机械手一下子抓住那块碎片，然后慢慢缩回来。它们的动作如此敏捷，我的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机械手指的张合。

我看得目醉神迷。他的动作优雅娴熟，巨大的机械手臂已经成了他身体的外延，使用起来是如此得心应手。我眼前的李先生不再是双腿萎缩、干瘪瘦小的垂垂老人，而是一只颈毛怒张的敏捷的雄狮，是一个有通天彻地之能的宇宙巨人。多日来，我对他是怜悯多于尊敬，但这时我的内心已被敬畏和崇拜所充溢。

机械手缩回机舱内，捧着一块用记忆合金制造的卫星天线残片。李先生喜悦地接过来，说：“这是我的第 13603 件战利品，算是我送给麦琪的生日礼物吧。”他仍是那样瘦弱，枯槁衰老的面容藏在长发长须里，但我再也不会用过去的目光看他了。我知道盲人常有特别敏锐的听觉和触觉，那是他们把自己被禁锢的生命力从这些孔口迸射出来。我仰视着这个双腿和心脏萎缩的老人，这个依靠些微食物维持生命的老人，他把自己的生命力点点滴滴地节约下来，储存起来，当他作出石破天惊的一举时，他那被浓缩的生命力在一瞬间作了何等灿烂的迸射！面对我的专注目光，李先生略带惊讶地问：“你在想什么？”我这才从冥思中清醒过来，没来由地羞红了脸，忙把话题岔开。我问，今天是玛格丽特姐姐的生日么？老人点点头：“严格说是明天。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要经过日期变更线，到那会儿我就给她打一个电话祝贺生日。”他感叹地说，“这一生她为我吃了不少苦，我真的感激她。”之后他就沉默了，我屏息静气，不敢打扰他对妻子的怀念。等到过了日期变更线，他挂通家里的电话。电话铃一遍又一遍地响着，却一直没人接。老人十分担心，喃喃地重复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 6 点，按说这会儿她应该在家呀。”我尽力劝慰，但心中也有抹不去的担心。直到我快离开清道车时才得到了确实的消息：玛格丽特因病住院了。在登上太空摩托艇前，我尽力安慰老人：“你不用担心，我一回地球马上就去看她。我要让爸爸为她请最好的医生，我会每天守在她的身边——即使你回去，也不会比我照顾得更好。你放心吧。”“谢谢你了，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回到 X-33B，索罗船长一眼就看见我红红的眼睛，他关切地问：“怎么啦？”我坐上自己的座椅，低声说：“玛格丽特住院了，病一定很重。”索罗和奥尔基安慰了我几句，回过头驾驶。过了一会儿，船长忽然没头没脑地骂了一句：“这些混蛋！”我和奥尔基奇怪地看着他，他沉默了很久才说：“听说轨道管理局的老爷们要对太空清道车实行强制报废。理由是它服役期太长，万一在轨道上彻底损坏，又要造成一堆太空垃圾。客观地说，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不过……”他摇摇头，不再说话。

回到地球，我就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自己对老人的承诺，但医生们终于未能留住玛格丽特的生命。

弥留的最后时光，她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她婉言谢绝了医护人员的照拂，仅留我一人陪伴。在死神降临前的回光返照中，她的目光十分明亮，面容上蒙着恬静圣洁的柔光。她用瘦骨嶙峋的手轻轻抚我的手背，两眼一直看着窗外的垃圾山，轻声说：“这一生我没有遗憾，我和太炎尽自己的力量回报了地球母亲和宇宙母亲。只是……”那时，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我柔声说：“麦琪姐姐，你放心走吧，我会代你照顾太炎先生，直到他百年。请你相信我的承诺。”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挣扎着想坐起来。我急忙把她按下去，她喘息着，目光十分复杂，我想她一定是既欣慰，又不忍心把这副担子搁在我的肩上。我再一次坚决地说：“你不用担心，我一旦下了决心就不会更改。”她断断续续地喃喃说：“真……难为……你了啊。”她紧握住我的手，安详地睡去，慢慢地，她的手指失去了握力。我悄悄抽出手，用白色的布单盖住她的脸。

第三天，她的遗体火化完毕，我立即登上去休斯敦的飞机，那儿是轨道管理局的所在地。

秘书小姐涂着淡色的唇膏，长长的指甲上涂着银色的蔻丹，她亲切地微笑着说：“女士，你和局长阁下有预约吗？请你留下姓名和电话，我安排好时

间会通知你的。”我笑嘻嘻地说：“麻烦你现在就给老邦克打一个电话，就说小丫头徐放想见他。也许他正好有闲暇呢。”秘书抬眼看看我，拿起内线电话机低声说了几句，她很快就放下话筒，笑容更亲切了：“徐小姐请，局长在等你。”邦克局长在门口迎候我，慈爱地吻吻我的额头：“欢迎，我的小百灵，你怎么想起了老邦克？”我笑着坐在他面前的转椅上：“邦克叔叔，我今天可是来兴师问罪哩。”他坐到自己的转椅上，笑着把面前的文件推开，表示在认真听我的话：“说吧，我在这儿恭候——是不是李太炎先生的事？”我惊奇地看看他，直率地说：“对，听说你们要强制报废他的太空清道车？”邦克叔叔耐心地说：“一点儿不错。李太炎先生是一个虔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人物，我们都很尊敬他，但他使用的方法未免太陈旧。我们早就计划建造一至二艘太空扫雷舰，效率至少是那辆清道车的 20 倍。只要有两艘扫雷舰，两年之内，环地球空间不会再有任何垃圾了。但是你知道，绿色组织以那辆清道车为由，搁浅了这个计划。这些只会吵吵嚷嚷的愚不可及的外行！他们一直叫嚷扫雷舰的激光炮会造成新的污染，这种指责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科学根据。再说，那辆清道车已经投入运行近 40 年，太陈旧了，一旦彻底损坏，又将变成近百吨的太空垃圾。还有李太炎先生本人呢！我们同样要为他负责，不能让他在这辆危险的清道车上呆下去了。”我抢过话头：“这正是问题所在。在 40 年的太空生活之后，李先生的心脏已经衰退了，已经不能适应有重力的生活了！”邦克叔叔大笑起来：“不要说这些孩子话，太空医学发展到今天，难道还能对此束手无策？我们早已做了详尽的准备，如果医学无能为力，我们就为他建造一个模拟太空的无重力舱。放心吧，孩子！”来此之前，我从索罗船长和其他人那儿听到过一些闲言碎语，我是窝着一肚子火*凑依*邦克干架的。但听了他合情合理的解释，我又欣慰又害羞地笑了。邦克叔叔托我劝劝李先生，不要太固执己见，希望他快点回到地球，过一个温馨的晚年。“他能听你的劝告吗？”他笑着问。我自豪地说：“绝无问题！他一定会听从我的劝告。”下了飞机，我没有在北京停留，租了一辆车便直奔玉泉山，那里有爸爸的别墅。我想请爸爸帮我拿个主意，把李先生的晚年安排得更妥当一些。妈妈对我的回家真可说是惊喜交加，抱着我不住嘴地埋怨，说我心太狠，四个月都没有回家了：“人家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还没嫁呢，就不知道往家里流了！”爸爸穿着休闲装，叼着烟斗，站在旁边只是笑。等妈妈的母爱之雨下够一个阵次，他才拉着我坐到沙发上：“来，让我看看宝贝女儿长大了没有。”我亲亲热热地偎在爸爸怀里。我曾在书上读到过一句刻薄话，说人的正直与财富成反比。也许这句愤世之语不无道理，但至少在我爸爸身上，这条定律是不成立的。我自小就钦佩爸爸的正直仁爱，心里有什么话也从不瞒他。我咕咕呱呱地讲了我的休斯敦之行，讲了我对李太炎先生的敬慕。我问他，对李先生这样的病人，太空医学是否有绝对的把握。爸爸的回答在我心中划了一道阴影，他说他知道有关太空清道车即将报废的消息，恰巧昨天太空署的一位朋友来访，他还问到这件事。“那位朋友正是太空医学的专家，他说只能尽力而为，把握不是太大。因为李先生在太空的时间太长了，40 年啊，还从未有过先例。”我的心开始下沉，勉强笑道：“不要紧，医生无能为力的话，他们还准备为李先生特意造一间无重力室呢。”爸爸看看我，平静地问：“已经开始建造了吗？——太空清道车强制退役的工作下周就要实施了。”我被一下子击懵了，目光痴呆地瞪着爸爸，又目光痴呆地离开他。回到自己的卧室，我立即给航天界的所有朋友

拨电话，他们都证实了爸爸的话：那项计划下周就要实施，但没有听说建造无重力室的消息或计划。

索罗说：“不可能吧，一间无重力室造价不菲，管理局的老爷们会为一个垂暮老人花这笔钱？”我总算从梦中醒过来了。邦克叔叔唯一放在心上的，是让这个惹人讨厌的老家伙从太空中撤下来，他们当然会为他请医生，为他治疗——假若医学无能为力，那不是他们的本意。

他们也曾计划为受人爱戴的李先生建造一间无重力室，只可惜进度稍慢了一点儿。一个风前残烛的垂垂老人嘛，有一点意外，人们是可以理解的。

我揩干眼泪，在心底为自己的幼稚冷笑。在这一瞬间，我作出了人生的最后抉择，或者说，在人生的天平上，我把最后一颗小小的砝码放到了这一边。我起身去找父亲，在书房门外，我听见他正在打电话。从听到的只言片语中，他显然是在同邦克通话，而邦克局长也承认了（至少是含糊地承认了）我刚刚明白的事实。爸爸正在劝说，但显然他的影响力这次未能奏效。我推门进去时，爸爸正好放下了听筒，表情阴郁。我高高兴兴地说：“爸爸，不必和老邦克磨牙了，我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决定。”我唤来妈妈，在他们的震惊中平静地宣布，我要同太炎先生结婚，代玛格丽特照顾他直到百年。我要伴他到小行星带，找一个合适的小行星，在那儿生活。希望爸爸把他的私人空天飞机送给我，这是我唯一想得到的遗产。父母的反应是可想而知了，在整整三天的哭泣、责骂和悲伤中，我一直平静地重复着自己的决定。最后，睿智的爸爸首先认识到不可更改的结局，他叹息着对妈妈说：“不必再劝了，随女儿的心意吧。你要想开一点，什么是人生的幸福？我想不是金钱豪富，不是名誉地位，而是行自己的心愿，织出心灵的恬静。既然女儿主意已定，咱们何必干涉呢。”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放儿，我们答应你，也请你许诺一件事。等太炎先生百年之后，等你生出回家的念头，你要立即告诉我们。不要赌气，不要爱面子，你能答应吗？”“我答应。”我感动地扑入父母的怀抱，三人的热泪流淌在一起。

爸爸出面让轨道管理局推迟了那个计划的实施时间。三个月后，索罗驾驶着他的 X-33B，奥尔基和我驾驶着爸爸的 X-33L，一同来到李先生身边。我们告诉他，我们不得不执行轨道管理局的命令。李先生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只是悲伤地叹息着，看着我们拆掉清道车的外围部件，连同本体拖入 X-33B 的大货舱，他自己则随我来到另一艘飞船。然后，在我的飞船里，我微笑着述说了我的安排，让他看了我在地球上办好的结婚证。李先生在极度震惊之后是勃然大怒：“胡闹！你这个女孩实在胡闹！”他在激怒中气喘吁吁，脸庞涨红。我忙扶住他，真情地说：“太炎先生，让我留在你的身边吧，这是我对玛格丽特姐姐答应过的诺言啊。”经受不住索罗、奥尔基的反复劝说和我如雨的热泪，他总算答应我“暂时”留在他身边，但他却执意写了一封措辞坚决的信件，托索罗带回地球。信中宣布，这桩婚姻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又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办理的手续，因而是无效的。索罗船长询问地看看我，我点点头：“就照太炎先生的吩咐办吧，我并不在乎什么名份。”我们的飞船率先点火启程，驶往小行星带。索罗和奥尔基穿着宇航服飘飞在太空，向飞船用力挥手。透过面罩，我看见那两个刚强的汉子都泪流满面。

“我就这样来到了小行星带，陪伴太炎先生度过了他最后的两年。”徐放妮妮地说，她的面容很平静，没有悲伤。她笑着说，“我曾以为，小行星带一定尽是熙熙攘攘的飞速奔跑的小石头，不知道原来竟是这样空旷寂寥。这

是我们见到的第一颗小行星，至今我还不知道它的编号哩。我们把飞船锚系在上面，便开始了我们的隐居生活。太炎先生晚年的心境很平静，很旷逸——但他从不承认我是他的妻子，而是一直把我当作他的爱女。他常轻轻捋着我的头发，讲述他一生的风风雨雨，也常望着地球的方向出神，回忆在太空清道车上的日日夜夜。他念念不忘的是，这一生他没能把环地球空间的垃圾清除干净，这是他唯一的遗憾。我精心照顾着他的饮食起居，这次我在 X-33L 上可没忘记装食物再生机，不过先生仍然吃得很少，他的身体也日渐衰弱。我总在想，他的灵魂一半留在地球轨道上，一半已随玛格丽特进了天国。这使我不免懊丧，也对他更加钦敬。直到两年后的一天，先生突然失踪了。”那对入迷的年轻人低声惊呼道：“失踪？”“对。那天，我刚为他庆祝了 75 岁生日，而第二天正是玛格丽特去世两周年的忌日。

一觉醒来，他已经不见了，电子记录簿上写着：我的路已经走完了。永别了，天使般的姑娘，快回到你的父母身边去！我哭着奔向减压舱，发现外舱门仍然开着，他一定是从这儿回到了宇宙母亲的怀里。”苏月止不住猛烈地啜泣着，徐放把她揽到怀里说：“不要这样，悲伤哭泣不是他的希望。我知道，太炎先生这样作，是为了让我早日回到人类社会中去。但我至今没有回地球，我在那时突然萌生了一个志愿：要把这两个平凡人的伟大形象留在宇宙中。于是我就开始在这颗行星上雕刻，迄今已经 15 年了。”在两个年轻人的恳请下，他们乘摩托艇再次观看了雕像。太炎先生仍在神情专注地扫地，在太空永恒的静谧中，似乎能听见这对布衣夫妇的低声絮语。徐放轻声笑道：“告诉你们，这可不是我最初的构思。那时我总忘不了太炎先生用手抓流星的雄姿，很想把他雕成太空超人之类的英雄。但我最终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想这种平凡更符合太炎夫妇的人格。”那对年轻夫妇很感动，怀着庄严的心情瞻仰着。回到飞船后，苏月委婉地说：“徐阿姨，对这组雕像我只有一点小小的意见：你应从那株梧桐树后走出来，我发现你和玛格丽特奶奶长得太相像了！你们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圣母般的高贵气质。”很奇怪，听了这句话后，杜士彬突然之间也有了这种感觉，而且越来越强烈。实际上，她们一人是金发深目，一人是黑发圆脸，两人的面貌根本不相像。徐放摆摆手，开心地笑起来。她告诉二人，这幅画很快就要收笔了。那时她将告别两位老人，回到父母身边去：“他们都老了，急切地盼着见我，我也一样，已经归心似箭了！”苏月高兴地说：“徐阿姨，你回去时一定要通知我，我们到太空站接你！”杜士彬也兴奋地说：“我要赶到这儿来接你！”徐放笑着答应了。

他们收到了大飞船发来的信号，两位年轻人与她告别，乘太空摩托艇返回。当他们回头遥望时，看见那颗小行星上又已亮起了绚丽的激光。

文明的故事

佚名据美联社华盛顿电：国会今天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参议员詹姆斯和洛宁联名提出的法案，该法案事实上几乎禁止了任何 60 岁以下的人玩电子游戏。软件业人士称，这对游戏软件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据估计，美国软件业每年将因此失去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2039 年 11 月 23 日《全球网络信息》那个奇怪的顾客又进来了。他随意找了个角落里的桌子，就一屁

股陷进椅子上，呆呆地坐着，直到服务员过去问他要点什么。“还是一样，先来两杯啤酒。”他没精打采他说。

我的酒馆是怀旧的人们主要的活动场所。我经营 VV 酒馆有几十年了，见过不计其数的人，像他这样丧魂落魄的家伙也不少。我注意这个年轻人已经有几天了，他穿着得体的西装，相貌不凡，举止文雅。跟别的醉鬼不一样，他不闹事，也不跟人吵架。他谁也不理，就是一声不吭地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喝他的酒。偶尔有无聊的酒客凑过去搭腔，他也从不理睬，不怕人家扫兴。我有些担心，可不愿看到明天早上的小报头条写上什么“从 VV 酒馆出来的醉鬼一头扎进汽车后轮”，我老是想着这个人或许需要帮助。像他这个年纪、这样穿戴的人，应该是气宇轩昂，精力充沛，举手投足都让人感到强烈的自信，可他却那样消沉。可怜的年轻人，会是什么事情伤透了他的心呢？我一边想着边走到他身边坐下。

“你好啊，年轻人。”我接过服务员递过来的啤酒，“再给这位先生来一杯，我请客。”我知道，不喝到七八分醉，他是不会走的。“生活在这个人们彼此漠不关心的世界里，的确是令人失望啊。”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老人们曾经教我，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最好是把它说出来，说不定我们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至少，不用闷在心里，也可以好受些。”我终于让他开口了。并且，由于酒精的刺激，他的话逐渐多起来。

“你觉得我很颓丧吗？好吧，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那就让我从头说起吧。我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 MBA。毕业时，我才华横溢，以为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有数不清的机会等待着我们，只要努力奋斗，就能脱颖而出。

“毕业后我就职于一家大公司，提起它的名字，谁都不去陌主。也许是这类大公司的通病吧，它既不容望成为行业的霸主，也不必担心被竞争者挤垮，于是，我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没什么不好。”我说，“事情要一步一步来。你不能指望天上会掉下馅饼。”“问题是我受不了这种太平无事的气氛。”他急切他说，“在别人看来，我还是挺不错的。我有值得炫耀的学位，有一份如意的工作，而且薪水优厚。只要循规蹈矩，干得好，说不定将来还能以副总经理的身份退休，然后可以周游世界，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但是，我生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向往那英雄辈出的年代。要是出生在古罗马，战国时代的中国，或是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我没准儿会成为凯撒、秦始皇、拿破仑——乱世出英雄嘛。

就是在二次大战之后那孕育着危机的和平年代，我至少也能成为麦克纳马拉式的人物。可是我生不逢时，竟然出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庸府碌碌的世界实在是令人乏味。别说世界大战了，就是两个非洲小国的无聊的边境冲突，也能惹得联合国战战兢兢，只会抛出满纸空文的决议。我讨厌这种死水一潭的和平，它令人窒息。政治家一个个都像虚伪的慈善家，他们关心的问题不是失业卒上升就是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总而言之，没劲透了。像我这样唯恐天下不乱，然后自己出面来收拾烂摊子的人怎么能够忍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自寻烦恼的人。我很少见到有人如此狂妄，我几乎失去耐心了。可是等等，我也年轻过，那时我可能比他还要傲岸。何况，是我先找上门的呀。

“您要是能够懂得我的心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尽管看上去还不错，其实却空虚透了。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低层次的需求早已得到满足，现在我

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然而，令我感到可悲的是，这个平淡无奇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为我提供这样的机会！我渴望冒险、挑战和辉煌的成功，甚至准备为此遭受惨重的失败，但到头来却什么都得不到！”“或许，你要告诉我，你刚作了一次时间旅行，和你向往的英雄们并肩战斗？”我打趣道。

“我倒是希望能够，可我从不相信这些违反逻辑规律的神话。不过，当你听说我会沉湎于电子游戏而下能自拔时，或许不会太吃惊的。”“游戏？”我倒是真的有些意外，他就为这个神魂颠倒？“我年轻的时候，也曾被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电子游戏所吸引，我现在甚至都能想起它们的名字。像什么‘命令与征服’、‘沙丘’等等。不过，当生活的重担压到我的肩上，我就不再对它们有兴趣了——那些毕竟是小孩的玩意儿。”“不，不，我指的当然不是你所说的那些早期的战争游戏。不错，它们的确设计得很精彩，画面美观，情节动人，但它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太程序化。你看起来好像可以随心所欲，甚至可以改变战争的结局，操纵历史的进程，但稍一注意你就会发现，你的自由充其量也只能在程序设计者预先规定的范围内发挥出来。至于程序里没有的东西，对不起，您就不能做了。因此，这类游戏的通病就是：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它的破绽，轻松过关；实在不行，还可以用一些软件从外部改变条件，甚至改变游戏规则，那你就更加无往而不胜了——这种游戏我不感兴趣。

“不过有一天，我注意到一家著名的游戏软件公司推出的一种自称是‘划时代’的游戏——‘文明的故事’，他们声称，这种游戏的唯一规则就是根本没有游戏规则。你可以在游戏里干所有凭你的能力可以干的事，不管有什么天才的奇想，荒诞的举动，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干出来，没有任何程序上的限制。你有无限自由，无限的机会，你所要打交道的是计算机模拟的世界，那是一个个的人，一个人类社会。也没有什么秘诀，你的机会取决于你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不是‘游戏’，它是一种不同于现实的真实的环境，尽管是虚拟的。一旦我真正明白了这一点，你可以想象它对它的吸引力有多么大。这意味着我找到了一种摆脱现实困境的生活方式，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现实社会无法为我提供的。

“我马上与那家公司联系，没错，它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而且据他们介绍，这种游戏的销路非常好——大概买主都是像我这样不满现实的人，价格嘛，虽然不便宜，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其实，就是不能接受又怎么样呢？”就这样，我进入了那奇妙的世界。你知道，现在玩游戏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呆坐在电脑前，两眼发直地盯着屏幕，身体僵硬、神情紧张地操纵着键盘或是鼠标什么的。现在的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使人全身心地投入角色，一旦你进入情节，你就与外界切断了联系。电脑可以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恰到好处地用电子脉冲对你的各种感觉神经实施刺激——和外界的刺激效果毫无差异。你可以与人谈话，你能感受幸福、喜悦、悲伤和痛苦……你有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感觉。你甚至还能吃饭——只不过不能填饱你实实在在的胃而已。”他一口气说完这些，停下来，又喝了两口啤酒，眼中间出兴奋的光采。“你愿意听我讲述那些奇特的经历吗？”“愿洗耳恭听。”我不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又滔滔不绝地讲述开来。

“我首先选择的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个群星灿烂的年代，我要与历史上的伟大将领交战，并最终击败他们。我训练的部队很快就崛起于罗马帝国的南

方，我转战东西，像飓风一样咄咄逼人地横扫亚平宁半岛，带着野蛮的气息和新鲜的血液。每当我兵临城下，城堡就笼罩在极度的惊惶与恐惧中。男人们立刻登上城楼并据守城防工事的有利地形，女人们像潮水般涌向神庙，用她们的长发扫拂这些庙宇的路面，祈求神明的保佑。当然，这并不能延缓我的前进。

“但我对此并不满足。我要找到汉尼拔，这个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挑战世界上最强盛、最富有的帝国并几乎摧毁它的将领。

“夏日将尽之时，我终于在巴格拉达斯河谷附近遭遇到汉尼拔的部队。在决战之前，我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要会见这位天才的统帅。我派遣了一名使者去谒见汉尼拔，建议在中立的地区晤谈。汉尼拔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大度地让使者在他的营中尽情观察，以显示他的信心。

“我们终于见面了，他的风采令我神往不已。一想到我即将与我崇拜的将领交战，我就不禁热血沸腾。汉尼拔并不盲目地追求战斗，相反，只要有可能，他甚至不放过任何和谈的机会，汉尼拔说：‘掌中的和平总比缥缈的胜利要可靠得多。现在，和平就在你的手中，而胜利就要看神意的裁决了。’但我决心一战。对于这样一名伟大的将领，只有在战斗中击败他，才是对他最大的尊敬。

“双方战场上出现了片刻奇怪的沉寂，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不久，前方滚滚烟尘冲天而起，随之传来连绵不断的沉闷的巨响，大地仿佛也为之颤抖——数十头大象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冲过来，汉尼拔以战象先发制人。在象群的后边，是全身披挂的迦太基士兵。我的射手和投石手集中了大量矢石，雨点一般向象群发射出去，接着便是短兵相接，厮杀开始了。

“我看见敌人右翼的一头象受了伤，狂怒起来，大声嘶吼着冲向我的一名猝不及防的头领，把他踩倒在地，企图把他压死。这时我的另一名全身披挂的士兵奋不顾身地用手中的长矛伸向那庞然大物，试图引开它。那畜生放开了奄奄一息的伤员，长鼻横卷过来，拦腰卷起这名士兵，把他举到空中。士兵临危不乱，扔掉长矛，用佩剑猛烈地砍向卷住自己的长鼻子。大象痛得大吼一声，丢开他转身往回跑云。

“此时，仿佛上天也被这惨烈的厮杀所震撼，一时间，雷鸣电闪，乌云遮蔽了天空，暴雨倾盆而至。雷电的轰鸣和号角的呜咽、战斗的呐喊混合在一起，震耳欲聋。象群畏惧了，它们不顾驯兽师的驱使，随着那头逃回的大象一起没命地往回奔去，将数不清的自家士兵践踏在泥泞中，并且冲散了汉尼拔剽悍的骑兵，打乱了他的阵形。我立即命令部队从两翼包抄敌军，我自己则催动骑兵，借助道道闪电撕裂长空的亮光，趁势从中部的缺口发动强攻。汉尼拔的锋线逐渐退缩下去，两翼慢慢地突出来。就在他即将形成惯用的‘凹’形阵时，他的左右两侧同时大乱。我的部队从三面夹击，敌军大败。

“这时，上游山洪暴发，河谷中水位猛涨，汹涌的洪水阻断了汉尼拔的退路。敌军殊死搏杀，企图背水一战，但他们终于节节败退——汉尼拔死命突出重围，不知去向。我大获全胜。

“从此，我的征服欲一发而不可收。征服者的铁蹄踏遍了欧亚大陆，我要建立起一个比穆罕默德、成吉思汗更强大的帝国。请不要责怪我好战成性，历史从来就不是在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声中前进的。而战争，只有战争，才是人类文明的助产士。

“但你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成就是轻而易举的。据我所知，在玩这个游戏

的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发动了战争，可几乎所有的人都失败了。拥有军事家和战略家天才的人毕竟极为罕见。别人退缩了，他们有的转而游历古代的奇丽的自然风光，或是寻求刺激的冒险经历，甚至追求浪漫的爱情——“还有浪漫的爱情？”我越发感到离奇了。

“是的，这些都是现实社会中不可能遇到的。”他平静他说。

天哪，这种“游戏”还能让人于些什么？它简直有些可怕。

“他们并不是无能，你不知道。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潜力有多大。我必须再一次提醒你，这个游戏设计得如此真实，以至于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权势逼人的将军，或者是市井街头的小民，他们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当受到外来的压迫时，你不知道他们会焕发出多么巨大的力量。你能想象一个不起眼的修鞋匠会成为杰出的军事领袖吗？当他们国家无能的统帅节节败退时，千百个这样的小人物将揭竿而起，组织起顽强的抵抗。他们骚扰我们的驻地，破坏我们的补给线，他们无孔不入，抓住一切可乘之机给我们以沉重的打击。尽管我最终胜利了，但我并不羞于承认我曾经经历过许多失败，甚至是惨重的失败。

“随后，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这个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毫不夸张他说，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何况那时还没有飞机、火车和电话。你知道，我虽然明白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但不可能在那个年代用风箱和锤子造出坦克来。你没有电话，你就不要指望能够直接控制一位将军或者省长——你不可能在局势变得不利时，给他挂一个电话传授机宜，或者当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时，坐上飞机去帮他整顿一下。你委任了他，就得送他上任，看着他的四轮马车和行李车辆辘辘地驶过山顶，消失在一片飞扬的烟尘里。从此，那儿的一切，你都得靠他了。但是，像这样让人放心，能独当一面的人你又能找得出几个呢？”所以，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扮演着消防队员的角色。东边起火了吗，没关系，我调集大军前去镇压；可是，这样一来，西面的防卫又空虚了，我鞭长莫及，又得想办法回头去控制那边的局势。就在我被这十个指头按跳蚤的活儿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我根本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遭到了暗杀。你大概认为这是暴君的应有下场，对不对？幸好刺杀未遂，刺客当场被擒。我一直认为，游戏毕竟是游戏，不管它设计得多么逼真，就像小说里的人物，尽管有血有肉，但还是虚构的。可是我听说这个刺客还是一个诗人，我就难以理解，是什么样的动机使他敢于冒这样大的危险？我决定亲自审讯他。

“他不是职业杀手，更准确他说，他简直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但是他面对我的审讯，毫不畏惧。他在用诗人的语言历数了我的种种暴行之后，慷慨陈词：‘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真是难以想象，这刺客的话出自莎士比亚的剧作。我读过莎翁的剧本，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威尼斯商人》中的一段，犹太人夏洛克的对自。我不得不承认，这番话在这种场合下说出来，的确非常合适，这需要灵感和对著作的深刻领会——这确实超出了机械执行指令的机器的范畴。我开始有些相信他的感受了。

“我必须说明，在那个虚拟的环境中，故事并不是严格依据历史进程的

顺序来演绎的，你可以从这个时代一下子跨越到另一个遥远的时代，可以融会历史，甚至能够超越历史。好了，言归正传。自从我为这个文化水平低下的帝国引入了莎士比亚以来，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这样引用他。我紧盯着刺客的眼睛，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和复仇的光芒。面对着这双眼睛，我不由得开始怀疑起来：难道他们仅仅只是虚构中的人物吗？他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呢？他们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哪怕是在人造的电子空间里呢？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不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吗？那么，我又有什么权力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而践踏他们的生命呢？”他的眼睛注视着我，好像在等待我的回答。

我难以应对这样的问题。我是做生意的，像“存在”、“意识”一类的字眼，在我看来，远没有“利润”、“成本”生动。不过，看来他并不需要别人的答案。

“请你不要急着回答。如果你能跟我一起进入这个世界，让我们用想象来观察一个游戏中的普通人。你看，他跑动，他奔走，他沉思，他哀鸣，他痛苦，他爱，他追求，他享受，他有你的一切感情，你做的一切事情他也都做，所有生命的特征，他们都拥有。你是不是还要说，这只不过是一堆0和1组成的虚幻的东西，是机器的产物？那我就讥笑你，如果这只是一架机器的产物，那你就是另一架机器的产物。其实，他们和我们之间只有身体组织上的差异，但都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人。”我被他的这席话弄糊涂了。但我本能地感到，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问题。

我递给他一杯酒，同时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如果你告诉你的臣民，他们只不过是生活在计算机模拟的世界里，你和他们根本就不属于一个世界，而且，你一旦结束游戏，他们就不存在了。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如果有人对你说，我们并非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我们不过是在某种更高级的智慧生物的梦中，一旦他醒来，我们就不复存在，你会有什么反应？”他立刻反问道。

“可是……”“是的，你不会相信，你所见所感的一切无不证明你的存在。你会认为那说话人疯了。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他们也一样。

“让我们回到那个故事中去吧。我宣布释放那个刺客。这个举动立即遭到我的大臣们甚至刺客本人的强烈不满，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而我越是认真地思考，就越觉得我是对的。没错，他们真的存在！这一点是包括电脑公司推出这个游戏时也不曾想到过的。他们确实是电脑的产物，但从那一刻起，他们就摆脱了硬件而存在着。他们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自己的愤怒和喜悦，这与我们这些现实世界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自从我迷上这个游戏，上班时我就开始心不在焉了。老板的赏识，事业的成功，职位的升迁，这些以前曾让我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对我不再有吸引力了。我在我的文明中倾注了全部心血，它已经逐渐取代了现实社会而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

“老板警告我，说我上班时已经出了几次不应有的差错。‘我在你身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当初那种进取心了，我一直在注视着你。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他告诫我说，‘但是，如果你总是这样下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希望你不要和他们一样。’他指的是公司里另一些沉醉于游戏的人。这番话，他一定对许多人说过吧。我忘了告诉你，这种游戏在我们的公司里也吸引了

许多人。公司的产量和销售额几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下滑，我们没有被竞争者所取代，仅仅是因为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对老板的处境，我虽深表同情，可是我又不能自己。上班挣钱现在对我来说只不过是谋生的手段而已。不是吗？人吃饭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饭，对吗？”我反驳道：“可是，电脑不会付给你钞票，对不？这就是游戏与现实的区别。你最终还是得在现实中生活，就像你自己说的，它不能填饱你实实在在的胃。”“不错，它也不能装满你实实在在的钱包。可是你有了钞票之后会干些什么呢？是的，你首先要吃饱肚子。然后呢？对，你还要享受、挥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可是这些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心理上的满足，如果这种满足可以直接达到，又何必要经过这么多弯路呢？”他的执迷不悟使我想起了一个古代的中国哲人。这个人做梦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后陷入了无尽的迷惑：到底是他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他？“我决心将我的伟大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我停止了无谓的争斗，从各征服地撤回军队，把独立和自由还给了那里的人们。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哪一个征服者是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呢？他们直到不得不退场时还紧紧抓住帷幕不放。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他们怀疑我是否清醒。根据马基雅弗利的权术理论，这意味着叛逆。我果断地撤换了几名有政变倾向的大臣，并来了个方针政策的大转变。我开始对内修好政治，不再横征暴敛。我知道，要让禁锢在人们头脑里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都发挥出来，就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是在为自己工作。我所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如果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不能自发地产生，那我就把他们培养出来。我坚信，假以时日，我的国家将再一次雄踞全球——不是依靠武力，而是凭借智慧和文明。

“由于吸取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的文明的进程大大地加速了，我不用再走那些人们付出过巨大代价才被证明行不通的路。我按照自己梦想中的蓝图来设计这个世界，结果它比蓝图还要美丽。

“就在我的国家繁荣昌盛，日益进步时，历史又给我开了一个人玩笑——把战争强加在我的头上。现在轮到我来品尝被侵略的苦果了，日本人不宣而战，发动了闪电般的进攻。我简直怀疑他们的遗传基因中先天就带有征服和侵略的因子，要不然，不管是在现实世界和电子世界，为什么总是他们挑起战争？”一开始我以为他们是以卵击石，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厉害。他们几乎掌握了我们的每一样发明，而且有些甚至是青出于蓝，幸好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发明原子弹。我们富裕的国土对他们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他们势不可挡，插着太阳旗的装甲兵队伍隆隆地碾过每一个角落。多年以来耽于和平、不惯征战的人们惊恐了，长久以来，我们只在防务上花费了象征性的少量预算，部队数量极少，而且装备极差。他们在强敌面前一触即溃，短短的几个月里，日本人就已经占领了大半国土，形势万分危急，有人主张对日投降，但更多的人要求团结起来，打垮侵略者。

“我发表了广播演说，那是一次堪与丘吉尔的‘热血、辛劳和汗水’媲美的演讲。全国的力量被动员起来，青年人热情高涨地加入部队，后方的工厂立即转产，源源不断地从里面开出坦克、飞机和大炮。战争持续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寝食难安，每天绞尽脑汁如何迟滞敌人的潮水般的攻势。我们在首都附近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式的艰苦的战役，终于顶住了日本人的猖狂进攻。

“我们的外交策略也取得了成功，日本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终于，他

们力不从心了，我们开始转入反攻。你知道，我们的文明毕竟还是有优势的。我的战争机器再一次全面开动起来，它释放出极其强大的威力。我们在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主动，最后，在一次我引为自豪的会战中，我们拖住了敌人的主力。不过，我没有陷入克劳塞维茨式大规模消耗战。在军事上，我更推崇中国的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我的精锐部队悄悄地绕过日本人的防线，突袭了他们的核心，日本人终于可耻地失败了，他们投降了，正义与和平又一次得到了伸张。

“我们胜利了，可是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亲眼看见我的国家几乎被炸成一片废墟，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拥挤在倒塌楼房的瓦砾堆和地堡中，国内商品匮乏，物价飞涨，食品奇缺。一次巡视时，我所到之处，都有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孩子们向我拥来。我把身上穿的衣服和所有的糖果都分发给他们，最后一块巧克力给了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孩，她在怀中还抱着另一个小男孩，只有一岁多。你知道她是怎么处理那个巧克力的吗？她把它放到男孩的嘴里，告诉他这是什么，叫他吃。

“我被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那一刻，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它大大激发了我重建家园的决心，这可是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建设比征服更困难。可是，既然艾哈德曾经创造出一个‘德国奇迹’，那我也可以制造一个更伟大的奇迹！就这样，我领导人们满怀豪情地投入这个伟大的工作。人们擦去了眼泪，没有怨言，他们勒紧腰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治疗着战争的创伤。被焚毁的桥梁重新横跨江河，被炸断的铁路再一次连接起来，高楼大厦从瓦砾中又拔地而起，满目疮痍的世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美丽的社会。当我俯瞰壮丽的河山，我感到无比荣耀和幸福。

“世间的一切伟业都莫过于此，我就像浮士德一样，陶醉于自己的伟大成就，几乎要吟出他那著名的诗句：‘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 / 愿在自由的土地上与自由的人民为邻 / 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 / 你真美啊，请停一停！’”他的目光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一扫刚来时的忧郁和失望，好像仍然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是的，如果他是浮士德，那电脑，那不可思议的电脑游戏，就是那妖怪靡非斯特。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它对我的震动如此之大，几乎要动摇了我的一切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他再喝了一口啤酒，润了润发干的嗓子，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现实。

“会是什么呢？人口爆炸、生态危机还是爱滋病？”我难以想象，什么问题能让一个在他的世界中同时赢得了战争与和平的人如此棘“比这些严重得多。”他思索着说道，“一次，当我微服出巡时，我发现，在小巷中的一间陋室里，十几名少年站在电脑屏幕前，正在如醉如痴地玩着电子游戏！他们自得其乐，或欢呼跳跃，或愁眉不展，浑然不知外面的天地。在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文明大厦颤抖了，它的根基出现了裂痕，如果不加注意，它会逐渐倾斜、崩溃，如果我们国家的未来——现在的年轻人都像我一样沉湎于电子游戏的海洋，那还指望谁在现实社会中踏踏实实地工作呢？我立即主持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电脑公司生产制作任何类型的游戏软件，即使这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利也在所不惜。必须防患于未然，在这一点上，我比所有的人都看得远，因为我是过来人。大众的批评、惊愕就让他们去吧，我决不让步。公众就是那些可以在好处到来时为你欢呼，但决不会在付出代价时替你分忧的人。他们以后自然会明白的，现在要不把这个魔鬼扼杀在摇

篮中，一旦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们就不知道要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了。

“我正在为自己及早发现了隐患而庆幸，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本人而不是一国之主回到现实环境时，却体验到了进退两难的苦痛，你知道，当我投入角色之后，外面的世界就对我不再有意义了。我埋头发展我的文明，却不知道在现实社会里，这种风靡全国的游戏在为公司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吸引了无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少年人，甚至上了年纪的人。大家沉湎于游戏，虚拟现实成了我们最有意义的世界。这引起了政治家的警觉。国会已经通过了一个詹姆斯—洛宁法案，严格限制软件公司制作游戏软件，而仿真性大强的游戏根本无法获准生产，像‘文明的故事’这样的游戏自然首当其冲。法案还为玩游戏的人设置了重重障碍，购买游戏软件要经过层层审批，而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极有可能遭到否决——比购买枪支还难。安全部门将在网络上密切监控，随时准备向心存侥幸者扑去。只是在软件业人士的强烈抗议下，才勉强通过了一个修正案，放宽了对60岁以上的人娱乐的限制。我应该想到，这一天迟早会来的。就像一位哲学家说的，历史往往重复两次，一次是喜剧，一次是悲剧。难道这就是文明的逻辑？”我记起了那个著名的法案，我也知道那个詹姆斯议员，他是个严肃的负责任的政治家。

我还记得他在国会作证时的演讲。当时ASU（美国软件业联合会）组织了强大的院外游说团对议员们施加影响，企图阻挠这项法案的通过。他的演讲扭转了局势，使支持他的人骤然上升，压倒了反对意见，使法案最终得以通过。

当反对者指责他的法案侵犯了公民的自由权利时，他尖锐地回答说：“是的，我的确侵犯了人们自甘堕落的权利，法律也同样侵犯了公民吸毒自害的权利。可是，难道这个权利就那么重要，竟值得用牺牲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为代价来换取吗？让我们在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的下一代正在干什么！学生荒废了学业，年轻人抛弃了工作，他们从早到晚沉迷于那虚无飘渺的世界。让我们往后看20年，不，10年就够了。那时我们的国家将变成什么样子？人们一个个都身体虚弱，神情恍惚，他们对真正的生活漠不关心，而宁肯在游戏里寻找安慰——那里是他们的全部生活空间。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会愿意看到他变成这副模样吗？谁还上班呢？谁还生产呢？谁还愿保卫国家呢？难道我们的职责不就是捂住奥德赛的耳朵，捆住他的手脚，使他免受那迷人的海妖之歌的诱惑吗？我们也许会失去一个产业，但我们得到的将是未来！”我不知道谁对谁错。或许，这就是悲剧所在？他半天没再说话，显然，他此时已是回复到现实生活中的年轻顾客了。对于一个自认为突然间失去了一切的人，该怎样去安慰他呢？我们就这样相对无语，不觉早已是夜深入静。

酒吧里，所有的客人都已经离去，只剩下空荡荡的四壁，似乎在默默地聆听这一切。他仍然沉浸在无可言喻的悲哀中。

我说：“你应该振作起来。昨天已经过去了，已经追不回来了，我们需要操心的是今天的事情。既然你能够在游戏中完成那样伟大的事业，把你的才智用到现实中，你同样能够成功。你别无选择。你证明给我们看吧，年轻人。”终于，他抬起头：“如果不冒昧的话，我想请你回答我唯一的一个问题。”他望着我的眼睛，我表示同意。“你相信我的话吗？你真的能够相信，他们——我是指游戏世界里的人——也和你我一样，是活生生的人吗？”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我弄不清到底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他的世界。我灵

机一动，想到此时哈姆雷特的一句话可以用作最好的回答。我迎着他的目光，慢慢他说：“是死，是活，这是个问题。”他的表情有些古怪。显然，我的这个答复出乎他的意料。他愣了一愣，然后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一饮而尽，扶着椅子慢慢地站起来，低声重复着：“是死，是活，这是个问题。”他摇摇晃晃地往外走去，口里咕哝着：“是啊，它是个问题。”在门口，他趑趄了一下，几乎摔倒，但他没有停下，仍在喃喃他说道：“的确是个问题。”他偏偏倒倒走出门外，身影和声音一起迅速消失在夜幕中。

宇宙边缘的故事

佚名“五月花”星际飞船已经默默地在漆黑的银河系边缘航行了二十一天。这艘飞船原本只是作运输矿物之用，但在三个星期前，忽然接到宇宙航行总署发出的十万火急电讯，命令飞船立即抛弃所有货物和一切可以丢弃的物品，全速驶向一个叫“莱姆”的恒星系。原因很简单——宇航总署一艘设备精良的探测飞船在“莱姆”恒星系神秘失踪了，而周围二十光年内只有“五月花”在行驶途中。

驾驶室中，各种仪器灯光闪烁。领航员林辉一面操作面前的航行电脑，一面憎恶地听着身后传来的嘈杂声音——当中有船长粗鲁的叱骂声和大副不怀好意的淫笑声——林辉知道，船长和大副又在欺侮雪儿了。他早就后悔来这艘飞船作领航员了。留在镭矿星的港口站上，虽然待遇较差，也总比每天面对那两个无聊的家伙要好。虽然林辉下定决心一定要忍耐，可当他窥见船长用力扯雪儿身上有弹性的宇航服，大副用一把工具刀在她雪白的颈子上比划时，一股难以控制的怒气会立刻涌上心头。这时，林辉从座椅上弹起来冲过去，一把将雪儿拉过用身体遮住，对愕然的船长和大副怒目而视：“你们住手，再欺负雪儿，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船长睁得大大的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脸上肌肉由于恼怒而变形扭曲，口中不干不净地咒骂着。大副阴沉着脸，干笑几声打破僵局：“林辉，何必这样呢，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我真不明白，你竟会为一个机器人而大动肝火。”林辉回头望望雪儿见她怔怔地立在身后，蓝宝石一样美丽的大眼睛中露出茫然的神色，像不明白他们三个人为何而争吵。林辉暗自叹口气，虽然雪儿这副神情完全符合一个宇航服务机器人的程序，但他心中似乎总有种莫名的疼痛。那感觉，就像见到一名不谙世事天真无邪的小孩子，正受到阴险狡黠的坏蛋欺凌一样。正是这种感觉，驱使林辉不顾一切挺身而出对抗职信比他高、身体比他强壮的船长和大副。尽管在宇宙空间中，这种对抗是违反宇航规则和异常危险的，但林辉已经下定决心，即使日后被宇航法庭传讯，他也一定要竭尽所能维护可怜的雪儿。

大副见林辉不作声，以为自己的话已经产生效果，又趁热打铁：“林辉，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类，雪儿只不过是仿生机器人。她什么都不懂，只晓得服从命令，我们对她做什么事情她都永远不明白，即使打她，骂她，甚至……”林辉大喝一声：“住口！”他气得浑身哆嗦，用手指点着大副和船长的鼻子：“你们如果再对她动手动脚，我就不再经飞船导航，让它在宇

宙间随波逐流，大家一起死去。”船长喉咙中发出一句模糊不清的骂声，举起碗大的拳头就要扑向林辉。大副死死抱住他，大喊道：“好了好了，林辉，你想怎样就怎样，快带雪儿走吧。”林辉冷冷地哼了一声，对雪儿说：“我们走。”他带着雪儿回到自己的居室，关上门后重重在床沿坐下，怒气未消。雪儿独自走到房间角落，缓缓落座，垂着头抱着膝，像个做错事被大人斥责的孩子。

林辉望着她，心中忽然感到异常悲哀。

雪儿是宇航总署第三代高级宇航服务机器人，专门为远程星际航行而设计的。她装有光子电脑，被输入了人类所知的有关飞船技术和宇宙星系的一切知识。为给枯燥无味的宇宙航行增添一丝温柔的气息，她的外形被设计成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整齐垂耳的金黄色短发，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莹白如玉的皮肤，嘴角永远带着一丝温柔妩媚的微笑。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她都是一名典型的美丽少女——除了情感。也正是她的美丽模样，导致了船长和大副对她的恶意欺凌。林辉不是宇航心理学家，不知道受过严格训练的船长和大副为什么要那样做，是长期宇宙航天行枯燥无味的生活导致的变态宣泄，还是人性黑暗面在失去理智约束后的丑恶表现，抑或是别的原因。总之有天当林辉发现雪儿身上满是被船长用焊枪灼伤的焦痕时，他立即浑身热血沸腾，冲进船长的休息室与他厮打起来。从那天起，一道无形的墙壁把他与“五月花”的其余两个乘员隔离开来。但是船长和大副还是只有依赖他，这艘飞船若没有他，便如一只无头苍蝇，在宇宙间漫无目的地乱撞，直至能源耗尽，然后成为一具金属棺材，永远回不了地球。即使船长和大副能让飞船主电脑制出回程导向图，也逃避不了那些可怕的宇宙陷阱：黑洞、流星群、高能粒子流。因此，虽然林辉屡次与船长和大副发生冲突，他还是成功地保护了雪儿。每天晚上林辉休息的时候，他就让雪儿呆在他的卧室，免得船长和大副乘他熟睡时对雪儿干什么坏事。

林辉清楚，他对雪儿是维护不了多久的。这次航行一结束，船长和大副肯定会对他提出控告，迫使他离开这艘飞船。法律对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作了许多规定，却没有规定人类伤害或侮辱了机器人会怎么样。想到这里，林辉不禁长长叹了口气，轻轻唤道：“雪儿。”雪儿慢慢抬起头来看着林辉，林辉温和地说：“雪儿，你要学会保护自己。”雪儿点点头说：“我脑中输入听程序中，第二就是遇到危险时要自我保护。”林辉说：“那船长和大副打你骂你欺凌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保护自己？”雪儿碧蓝色的眼睛忽闪了几下，显然电脑在急速对林辉提出的这个问题作分析。好一会儿，她才缓缓回答，仍然是那副茫然的神色：“他们并没有伤害我呀，他们没有破坏我的身体结构，而且，机器人准则规定，自我保护要在绝对服从人类命令、禁止伤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前提下方可实施。即使人类伤害我，我也不能反抗。”林辉颓然坐下，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改变什么。他默默坐了很久，然后似乎记起了什么，拉开宇航服的拉链，从贴身衣服口袋内拿出一张照片。照片已经很陈旧了，略有些皱痕，显而易见主人把它珍藏了很久。

林辉盯着照片中的人：一个梳着辫子活泼天真的少女，甜甜地笑着，似在向他挥手，林辉静静看着，良久，他的视线模糊了，几滴泪珠轻轻在他脸颊上淌下。

不知何时，林辉才发觉雪儿已悄悄站在一旁，也在看这张照片。他指了指照片中的少女，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平静：“她是我妹妹，才十六岁。”

雪儿说：“我探测到你的脑电波非常混乱，她一定是你关心的人。”林辉点着头，声音也变得哽咽起来：“我自小丧失父母，她是我在这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我俩相依为命，一起玩，一起长大，一起进入宇航学校。无论多么艰难困苦，看见她，我就忘记了一切烦恼。可她十六岁那年，去宇宙飞船外维修一部失灵的天线时，不慎被一块小陨石擦破了太空服……”林辉仿佛回到了九年前生离死别的那一幕：他在飞船骨，透过舷窗清清楚楚看见妹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满是惊恐的神情。她娇小的身躯在太空服内无助地挣扎，最终慢慢地停止了动弹。林辉吞咽着泪水，狂叫着，拼命拍打着舷窗玻璃，捶得满手是血。可是无济于事，妹妹就近在咫尺，他却什么都帮不上……林辉记得，当妹妹被救回飞船时，她昔日娇柔活泼的身躯已冻得僵硬，眼睛至死仍睁得大大的，仿佛是在向林辉求助……林辉不敢再想下去了他抱着头，泣不成声。他觉得一保柔软温暖的小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后背，耳边响彻云霄着温柔的声音：“别伤心，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要保重身体。”林辉不禁愕然，他从未听到任何类型的机器人说过如此富有人情味的放，包括光子电脑机器人。此刻，他觉得一股曾经失去的暖流涌上心头，那只柔软的手掌仿佛正在抚慰他心灵的创伤。人类自远古就有的温情，使得他与面前这个机器人的距离骤然拉近，他再也忍不住，咽下泪水紧紧搂住她。雪儿初时不知所措，慢慢地也轻轻搂住了林辉，两人就这么相互拥抱，良久，良久……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林辉突然惊醒，大副正站在门口捧腹大笑：“哈哈，一本正经的林辉居然也和机器人亲热了！哈哈，笑死人了……”林辉，船长叫你快去驾驶室，看看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林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走出房门，大步来到驾驶室。船长一看见他，立即大叫：“林辉，你来看看，飞船前头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探测仪全都乱七八糟，像发疯似的。”“五月花”装有极先进的宇航探测仪，即使在超光速飞行时，也能灵敏地察觉宇宙间各种各样的危险并由电脑迅速制定规避和消除障碍的方法。可是此时主探测仪的大屏幕上，只是一片混沌，象乌云一样反复翻腾旋转，变化万千，难以预测。

林辉恢复了领航员的冷静和理智，他看了看其他辅助探测仪，全都亮起了红色警报信号。这是预示飞船倘若鲁莽地闯进那个区域，势必是异常危险的。

林辉打开连接飞船望远镜的探索仪，却显示与平素无异的情景：前头是虚空冷冰的宇宙空间，一无所有。大副在旁喃喃自语：“这是什么东西，好象海水冲进礁石群中卷起的旋涡。”船长紧张地问：“会不会给飞船带来危害？”林辉不禁踌躇起来，他做过多年的领航员，遇到过千奇百怪的宇宙怪异现象，可跟前的景象却是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多年的经验，使他觉察到宇航总署太空探测飞船的失事很可能与这些混沌旋涡状的东西有关系。他沉吟半晌，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据这情况看来，好象是几个巨大恒星只见由于引力波相互拉扯造成的宇宙引力湍流……”船长吓了一跳：“你说什么梦话，附近哪有什么巨大的恒星？莱姆 星系距离我们至少有一天的路程，而且，那只不过是个红巨星罢了。”林辉不在说话，宇宙毕竟太大了，人类难以获知各个星系的详尽情况。虽然在电脑的星系资料中，莱姆 星是个濒于灭亡的红巨星，只有一个无名的小行星孤零零地绕着它转，但是那只不过是人们通过望远镜隔着数万光年看到的情景，谁也不知它真正的面目到底是怎样。

林辉咨询主电脑，导向图显示出要到达莱姆 星系必须穿过那区域。他思考半刻，毅然对船长说：“穿过去。”大副吃惊地说：“你疯了，如果那真是引力波，会把我们的飞船撕得粉碎。”林辉说：“在超光速飞行中，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住‘五月花’的。”船长和大副半信半疑，却只好照林辉说的去做。林辉预料得不错，“五月花”号果然顺利通过旋涡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天之后，飞船到达了莱姆 星系，沿外缘轨道作巡回飞行，把速度转为亚光速。莱姆 星的真面目清晰地显现在“五月花”成员的面前。一颗呈暗红色的巨星，悬挂在冰冷黑暗的宇宙中，虽然它硕大无比，表面是难以想象的原子地狱，但在“五月花”看来，仍不过是个不起眼的温顺的小球而已。

林辉开动了所有的搜索探测仪器，追寻失事飞船的下落，很快就有了眉目：一股极其微弱的呼救信号，由莱姆 恒星系唯一行星，围绕红巨星旋转的那个不知名的星球上传出来。

显然，失事飞船坠落在那星球上。

“五月花”迅速向那个星球飞去。然而在半途中，一件惊心动魄的意外发生了。

当时林辉正在喝咖啡，忽然之间，“五月花”号被什么东西猛烈地撞了一下，他整个人被抛向右侧，咖啡洒得满身都是。林辉挣扎着起身，瞧见船长与大副也被重重撞到金属船壁上，正不知所措地爬起来。大副说：“时不时流星？”话音未了，飞船又被撞了一下。船长脸色苍白，大声喊道：“宇宙湍流……”林辉忙扑向舷窗，见宇宙景象全变了，天旋地转，星星飞快地一闪而过，看得他头晕目眩。他知道这并非是星星在运动，而是飞船在急速旋转，“五月花”被卷进了这股不知名的宇宙引力旋涡中，就象一叶小舟遇上了大海上的狂风骤雨。林辉顿时省悟到探测飞船为何会失事，它肯定也是在亚光速飞行状态下，猝不及防受到引力波的突然袭击，严重损毁，能够降落在行星上已经是已是万幸。他竭力控制想让飞船冲出湍流，无奈力不从心。忽然间飞船又被重重撞了一下，仪器显示出一个巨大的能源箱正被引力从“五月花”上硬生生地扯出来，霎时间飞离得无影无踪。林辉知道自己也无能为力，只好闭上眼睛听天由命。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五月花”才恢复了平静，脱离了引力波，船体侥幸幸未破裂。船舱里，三人死里逃生，只默默坐着，谁也不吭一声。

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氧气制造舱和食物制造舱被严重损坏，唯一的救生舱和主能源舱被卷走了。剩下的能源休说返航，就连能否飞出莱姆 星系也是个问题。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像探测飞船一样降落到无名星上。

虽然心情沮丧，林辉还是严格按照程序，把飞船降落到无名星球。

他向宇航总署发出求救信号之后，在探测行星上的环境。结果虽然在意料中，但还是让他大失所望。无名星和宇宙其他绝大多数星球一样：满目荒芜，寸草不生，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如今是夜里，“五月花”降落在背对红巨星的一面，飞船外的温度接近绝对零度，但如果恐怖的巨大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这儿又成为高温的炼狱。

林辉回头看看船长和大副，他们一个瘫在座椅上，一个靠在船壁上，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恐惧。

林辉压低声音说：“我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剩下的一切只是等待了。”大副死鱼般的眼睛盯住林辉不说话。船长脸孔扭曲，喃喃说：“等待，等待……”

要等待多长的时间，我们又能等待多长……现在周围二十光年内又没有一艘星际飞船，等他们知道后再派救援飞船来，我们早就饿死、渴死，只剩一堆枯朽的骨架了。”他忽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狞笑喊道：“雪儿，过来。”雪儿听话地走到他面前。林辉知道情势不妙，船长可能已经失去理智，便大声叫道：“雪儿危险，不要过去。”上前要拉开雪儿却被船长猛力一推，踉跄倒在地上。

船长拿起一把粗大的工具钳，眼露凶光，用力扯着雪儿的头发。雪儿虽然没有痛感，但可能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她怯生生地用手捂住头脸。

林辉气得发抖：“住手，别打她！”船长狞笑着说：“她只是部机器，我喜欢对她怎样就怎样。以前要靠你领航，才忍住气让你三分，现在都落到这个地步了，我看你还能保住她？”说罢手一挥，工具钳重重打在雪儿后脑上，立即秀发四散，人造皮肤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凹痕。雪儿被打得重心不稳，差点儿向前跌倒，她踉跄踏出一步，口中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

林辉瞧见她碧蓝色的眼睛深处竟似隐隐闪烁着一丝愤怒，并向自己投来求助的神情，九年前妹妹在舷窗外的一幕又闪电般在眼前闪过。他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跃而起，发疯似的撞向膀大腰粗的船长，随即一拳捣在船长的鼻子上，两人扑倒在地，拼命扭打起来。

大副见势不妙，竭尽全力才把两人分开。船长气喘呼呼，躺在地上恶恨恨的盯着林辉，却再也不敢说什么。大副又劝解道：“现在情况险恶，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渡过难关，才可以生存下去。否则，等不到救援飞船到来，我们早已自相残杀光了。”船长垂头丧气说：“我们哪等得到救援队来，食物、水、能源都缺少，这星球上除了光秃秃的岩石，什么也没有。”大副说：“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希望失事的探测飞船没有完全毁坏，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维持生命的物资。”他们立刻在心中点燃了希望的火花。是的，宇宙探测飞船肯定带有比“五月花”更多的物资，它的设备也很精良，如果还存在的话，“五月花”就有救了。

船长和林辉在大副的劝说下，终于象征性地握手表示和解。随后三人一起行动，穿上太空服。太空服能够抵御无名星上极低的温度，还装有接受探测飞船发出的微弱信号的仪器。

他们将乘坐登陆车去寻找失事飞船，林辉计算过，根据信号源，探测飞船坠落地点应该在“五月花”二十公里外的地方，登陆车能在一小时内到达。

“五月花”气压密封舱的舱门缓缓打开了，林辉虽有太空服的保护，仍然不禁打了个寒战。眼前是一派恐怖的景象，无边无际的旷野，远远立着几堆嶙峋怪石，头顶便是黑洞洞的太空，像倒转的深渊。两个血红的小月亮，静静的挂在半空，一切都显得毫无生气。

船长和大副在仓库里忙碌着。林辉回过头，看见大副朝他作了个手势，要他给登陆车让出道路。林辉走出飞船，等了数分钟，仍不见登陆车开出来，他朝飞船看去，见船长和大副还在仓库里，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商议着什么。林辉心中隐约升起不详的预感，拔腿向舱门跑去，可已经迟了——舱门迅速关上了。

林辉额头冒出冷汗，他冲上去向打开舱门，哪知舱门却由内锁上了。他听见自己愤怒得嘶哑的声音在太空服头罩内回荡：“开门，卑鄙无耻的家伙，你们想干什么？”透过舱门观察孔，他看到了船长和大副狞笑的脸孔，他们睥睨着林辉，就像瞧着一头垂死的猛兽。雪儿静静地站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眼睛闪烁着异样的光。林辉忙向她呼唤：“雪儿，开门，帮帮我。”可是雪儿一动不动，无线电肯定被他们关闭了，雪儿听不到命令是不会开门的。

林辉终于绝望了，他用颤抖的手打开太空服的监察器，电脑显示出能源只够用六个小时。六小时之后，林辉将要冻死于无名星的低温。要到达探测飞船坠落地，这个时间是绝对不够的，但林辉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他脚步蹒跚，向冰冷的旷野走去……还有多少时间，一小时？两小时？眼前仍旧是无边无际的旷野，似乎永无尽头。林辉的思维仿佛冻结了，双脚也因为逐渐麻木变得异常沉重。监察器的警告灯早已在不住闪烁，但他不能停下。气温越来越低，头罩上结了一层白霜。

“好冷啊……真想不到会死在这个遥远的异星……”这是林辉最后的念头，在即将昏迷过去的一刻，他又响起妹妹甜笑的可爱样子。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便扑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是梦吗？林辉感觉自己悬挂太空中，四肢无所着力。一副副面孔在脑海中杂乱地浮现，一时是妹妹，一时是雪儿，一时是船长，一时是大副……感觉终于清晰了些，林辉知道自己还活着。一个柔软温暖的躯体紧紧抱住自己，热量源源不断传过来。林辉睁开眼睛，第一眼便看见雪儿那清丽的面容。她几乎与林辉脸贴着脸，几丝金黄色的发丝落在他的脸颊上，虽然光线不明亮，林辉仍清楚地看得出她眼光中充满关切之情。看见林辉醒来，雪儿欣喜地说：“你终于醒了。”林辉心中极为感动，他无言地张开双臂抱了一下雪儿，以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就在这时，他才看清自己身处一艘巨型飞船之中，四周隐约有些仪器闪烁着灯光。但飞船显然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船壁上开了一个直径数尺的大洞，林辉有些疑惑，问：“这里是什么地方？”雪儿在身后回答：“这就是探测飞船。”林辉又问：“船上的乘客呢？”雪儿迟疑了一下，说：“他们全死了，灾难来得太快，没有人能够避开。这艘飞船是由主电脑自动控制降落的，我已经把他们的尸体按照人类习惯掩埋了。”林辉黯然，他默默地为这些宇宙的开拓者们致敬。好一会儿，他问雪儿：“我是怎样来到这艘飞船的？”雪儿忽然缄口不言了，这使林辉有些奇怪。他又重新问了一遍，雪儿才慢吞吞地说：“我从飞船上出来，沿着信号源方向走，看见你倒在旷野上，身体冻得像冰一样。我就一边把热量传给你，一边把你背到这儿来。”林辉点点头，有些愤怒地说：“船长和大副……”突然之间，他脑海中飞速闪过一个疑问：船长和大副已经决定要置我于死地，他们肯定不会放雪儿出来救我：雪儿没有他们的允许，绝不可能出来。可是……他打了个寒颤，知道当中肯定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不禁倒退了几步，背靠船壁上看着雪儿。雪儿在一旁静静站着，黑暗之中，她全身似乎隐隐裹着一层微光。林辉声音有些颤抖：“雪儿，你老老实实告诉我，船长和大副有没有叫你来救我？”程序中严格规定机器人必须忠实于人类，林辉知道雪儿绝对不会说谎。雪儿又沉默了半晌，才低声说：“没有。”林辉倒吸一口冷气。光子电脑机器人到底与普通机器人有何不同之处，他也不大清楚。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所有输入电脑的机器人必须遵守的准则是完全一样的，雪儿也不应例外。但是现在似乎有些异常，他感到头脑一片混乱。

雪儿忽然激动了，林辉从未听过机器人带着如此悲伤的语音说话：“你不要怪我，我也不想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分析出你会死，我就难以控制自己。你不要怪我，我也不想的……”林辉一下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雪儿，再也不是个纯粹听命令行事的机器人，而是带有人类的情感，以一种

他从未见过的形式出现的智慧生命！

雪儿忽然像以前那样在墙角缓缓坐下，低首抱膝，娓娓叙述道：“我是宇航总署设计出来的最新一代机器人，装配有光子电脑。光子电脑是以全新概念出现的电脑，他比以前所有类型的电脑计算速度快了近亿倍。科学家们还未能完全弄清楚这种电脑对机器人产生什么影响，因此把我当作试验品，放到‘五月花’上作观测和试验。”“你们一直以为我的电脑中只储存着关于星系和宇航的知识，其实远远不止这些，我还被输入了历史、物理、化学、生物学，以及人类一切心理和情感知识。”“我的任务处协助‘五月花’远程航行之外，还担负着协调和缓和远程航行对宇航员造成的种种心理负担和烦恼。我体内先进装有先进的脑电波接收器，能够极灵敏地接收到人类在种种情绪下发出的脑电波。电脑将根据脑电波区别是伤心，还是愤怒，或者其他情绪，从而制定出相应的措施。

我的外形被设计成一个美丽的女性，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船长若觉得烦躁不安，我就让他打，让他发泄……”“可是我一直不明白，人类为什么会那么强烈地受到情绪的影响。直到那天晚上，你捧着妹妹的照片哭，那种极其强烈的脑电波突然袭来，融进了我的光子电脑。自那时起，我才知道了什么叫人类的伤心，人类的爱……”“从此，我不知不觉受到两方面的控制，一种是先前输入的程序，一种是那情感。以前船长和大副打我骂我，我丝毫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我是一丝不苟按照程序去做。可那天晚上以后，我就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们很丑陋，我要保护自己。而对于你，我觉得很温馨，你很好。”“船长和大副把你骗出飞船那会儿，我站在后面，看着他们欣喜若狂，笑得几乎掉出眼泪。我根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么高兴。当我的电脑分析出你六小时后会死亡时，我忽然有种对他们说不出来的冲动，后来才知道，那叫愤怒。”“你离去几小时后，船长又拿钳子打我。我再也控制不住，那种冲动的情感竟压倒了我终于人类的准则，我用力向他推去，他撞在了船壁上爬不起来。大副吓呆了，一动不动，我不理会他，打开舱门冲出飞船，一直找到你……”林辉静静地听雪儿的叙述，他心中感慨万千。

人类的科技经过漫长的发展，已经能够随意在茫茫宇宙中行驶，已经能够设计出像雪儿一般高级的光子电脑机器人，可是人性的完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科技的进步，自私、嫉妒、残忍……像船长和大副那样，为发泄私怨和抢夺生存的食品和氧气，竟不惜不择手段地置他人于死地。他们虽然是有血有肉的人，却远不如这个机器人可爱和有人性。林辉终于消除了心中的惊骇和恐惧，他走向雪儿，轻轻搂住她的肩膀。雪儿抬起头，眼睛闪烁着欣喜：“你原谅我了？”林辉微笑着点点头，雪儿高兴地把头轻轻搭在林辉肩膀上。他俩就这么坐着。林辉给雪儿将昔日自己和妹妹的事情，雪儿用心听着，听到有趣处，她不禁抿嘴轻笑。他俩全不觉时间飞逝……忽然周围的光线好象明亮了不少，林辉脸色一变，走到飞船破洞旁，远远望去，异星旷野地平线上露出一丝血红的曙光。林辉黯然说：“红巨星升起来了。”他环顾四周，知道这艘飞船残缺的外壳是绝对不能抵御炽热的高温。

雪儿慢慢地走到他身边，轻轻握住他的手。林辉柔声说：“我要走了，你回‘五月花’去吧。”雪儿摇摇头：“他们不会让我进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你别走，我不想你死，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救你……”雪儿说到最后一句，哭了，虽然她蓝宝石似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可是林辉清楚地知道，她哭了，真正地哭了。

卡迈克欣然地在赊购定单上签了字，把复写的一联装进口袋，然后付出十张崭新的汇票，每张票面为 20 克拉第。看着他不久就可以据为己有的那个漂亮的 61 型机器人，他简直能够感到身上那一块脂肪正在开始融化。

离开商店的时候才 18 点 30 分。他走进小卧车，在自动驾驶仪的键盘上打出回家的方位坐标。卡迈克是诺曼底托拉斯的一名二级董事，他很为自己的多谋善断而得意。

他住在位于时髦的威斯特利分区的一所与外界隔绝、能源完全自给的郊区住宅里。

十五分钟过后，他的卧车把他卸在大门口，然后驯服地自行驶入车库。卡迈克站在光电扫描场内，大门自动打开。克莱德——他的机器人管家——叁步并两步地跑来接他的帽子和大衣，又递给他一杯马丁尼酒。

卡迈克脸上显出赞许和满意的微笑。“很好，你是个忠心的好仆人！”他呷了一大口酒，然后去起居室见他的妻子和儿女。马丁尼酒激起的暖流舒适通过了全身。他的机器管家已经十分陈旧，只要手头宽裕，早该拿它去调换一个新机器人，可是卡迈克知道，果真如此他倒一定会舍不得这个叮当作响的老伙伴。

“你回来晚了，亲爱的，”他进屋的时候，艾丝尔·卡迈克说。“晚餐已经做好十分钟了。杰米玛都生了气，她的阴极射线管在嗒嗒地抱怨呢。”杰米玛的电子管没什么了不起，”卡迈克心平气和地说。“晚上好，亲爱的，还有梅拉、乔依，我回来晚了，因为回来的路上我到马修的店铺里去了一趟。”儿子眨了眨眼睛。“卖机器人的地方，是吧，爸？”“对极了。我买了一个 61 型的机器人来替换咱们这个饿电子管老是吵吵闹闹的杰米玛。这种新的型号，”卡迈克边说边打量他儿子那成人一般笨拙的身躯，还有妻子和女儿，她们的体型也早已超过丰满的界限，“有着十分独特的装置。”他们那顿晚餐吃得相当丰盛，是杰米玛按她拿手的星期二菜谱准备的——鸡尾虾酒、秋葵芹叶杂烩汤、奶油土豆芦笋炖鸡脯；甜食是美味的葡萄干馅饼，还有咖啡。卡迈克吃得酒足饭饱，感到十分快意。他朝克莱德做了一个手势，要过一小杯他最喜欢在饭后喝了助消化的法国 VSOP 白兰地酒。他满足地往椅背上懒洋洋地一靠，用不着去理会窗外呼啸着的十一月寒风了。

电致荧光灯使餐室里弥漫着悦目的粉红色光辉——今年专家们认为粉红色能促进消化——嵌入墙壁的电阻供暖设备在按 BTU 单位散发热量时发出柔和的光彩。这是卡迈克一家人消闲的时刻。

“爸，”乔依迟疑地说，“下个周末我要去参加独木舟野游……”卡迈克两手十指交叉着隔在肚子上。他点了点头。“可以去，不过得当心一点。这次再让我发现你没有使用平衡器的话……”门铃响了。卡迈克耸起了一道眉毛，在椅子上转过身来。

“是谁，克莱德？”“他说他叫鲁宾孙，先生。是鲁宾孙机器人修理店的。他要把一个大包搬进来。”“准是送新机器厨师来啦，爸爸！”梅拉·卡迈克喊道。

“我想是的。带他进来，克莱德。”鲁宾孙是个红脸膛的小个子，样子很干练，穿一条油腻的绿工装裤，一件花格呢套头衫。他一边用批评的目光打量机器管家克莱德，一边大步走进卡迈克的起居室。

他身后拖着一个步履蹒跚的物件，有七尺高，安放在一个双滑轮板上，周身裹满了破布条。

“我把他包得严严实实，生怕把他冻坏了，卡迈克先生。他身上有好些灵敏娇嫩的线路装置。有这么一个机器人真值得您骄傲。”“克莱德，帮鲁宾孙先生替新机器厨师解开包裹。”卡迈克说。

“不用，我自己来。这不是什么机器厨师，现在叫做机器侍者。价钱贵，名字也雅。”卡迈克听见妻子嘟嘟囔囔地问：“山姆多少钱？”他瞪了她一眼。“价钱很公道，艾丝尔。”

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后退几步，观赏着正从缠裹着的袱襪里露出身来的机器侍者。它的个头很大，看起来各部分都完好，有一个厚实的圆筒形胸膛——机器人的操纵部分总是装配在胸腔里，不是在相形之下显得既崭新又豪华。卡迈克感受到一种占有者的志满意得。在他看来，买下这个光彩夺目的机器人就好象立下了一桩高贵的勋绩。

鲁宾孙把机器人的包装全部解开之后，踮起脚尖打开了它胸部的小铁门。

他松开夹子，取下一厚册说明书，递给卡迈克。卡迈克盯着这个大厚本做了一个苦脸。

“别犯愁，卡迈克先生。这个机器人并不难操纵。这本说明书只算是一种点缀。”

请过来一下。”卡迈克朝机器人的胸膛里看去。鲁宾孙边指点边讲解：“这儿是食谱贮存器——是最大型号，也是设计得最好的一种。当然，还可以把你们家爱吃的任何一种的食品的名称加存进去，如果这个食谱上没有的话。只要把你们的旧机器厨师和新机器人的积分电路接通，然后将需要的添加菜谱程序馈入。这样吧，我走之前替你们把这件事办好。”“还有那个……呃……特殊装置呢？”“你是说减轻体重控制设备吧？就在这儿。看见了吗？你只需要存入全家人的姓名，他们现在的体重数以及将来希望保持的体重数。别的事情机器侍者全部都会包下来——计算食物热量单位呀，调配食谱呀，所有的一切。”卡迈克朝妻子咧嘴一笑。“我说过要为我们的体重想点办法，艾丝尔。梅格，你也不用操心怎么节食了——机器人什么都包下来啦。”看到儿子脸上显出不乐意的样子，他又说，“你也长得不苗条啊，我的肥小子。”“不会出什么差错，”鲁宾孙轻快地说。“不过万一有事给我挂个电话就行了。”

我负责在这个地段为马修商店运送和修理机器人。”“好的。”“请把你们废旧的机器厨师交给我，我替你们把原来的家庭食谱转存到新机器人身上。然后，根据谈妥的折换条件，我得把旧机器人带走。”半小时之后，鲁宾孙把老杰米玛带走了。全家人感到一阵失悔和惆怅。卡迈克差不多把这个用旧了的马第逊 43 型当作了他们家庭的一员。他结婚才两年就买下了杰米玛。不管怎么说，她在他们家已经待了十六个年头。

可是她——“它”，卡迈克恼恨地纠正自己——毕竟只是个机器人。机器人总会用旧。

再说老年机器人的各种病痛或许正在折磨着杰米玛，现在把它当废品拆卸开来，她自己也可以少受点罪。卡迈克再不去想杰米玛了。

这一家四口把当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他们的新机器侍者。卡迈克画了一张表，列出他们各自的体重——他本人，192 磅；艾丝尔，145 磅；梅拉，139 磅；乔依，189 磅。

表上也列出了他们计划在叁个月内达到的减重目标——他本人，180 磅；

艾丝尔，125 磅；梅拉，120 磅；乔依，175 磅。然后卡迈克让经常以通晓机器人工艺自诩的儿子去归纳这些数字并将它们输入机器人的程序贮存器。

“你们希望这项计划立即付诸实现吗？”机器侍者用低沉圆润的男低音询问。

卡迈克吃了一惊，慌张地说，“明……明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实行。”“他讲话讲得满不错，是吧？”艾丝尔说。

“当然啦，”乔依说，“杰米玛说话老是吭吭巴巴，声音也吱吱喳喳怪难听。她只会说，‘饭做得啦，’还有‘留神，先生，汤盘子挺烫。’”卡迈克笑了。他注意到女儿赞赏的是机器人那庞大的身躯和壮实的青铜色四肢，心里体谅地想，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对事物的偏爱总是令人难解的。不过他仍然高兴地看到，他们显然都喜欢这个机器人，尽管，在这笔折扣、折算买卖中花的代价确实昂贵了一点。

然而这笔钱不会白花。

卡迈克睡了一夜好觉，第二天早早醒来，思量着实行新养生制度的第一顿早餐。

他的心情一直很好。

节食从来就是一桩讨厌的事情，他想——不过话说回来，当你感到腹部那块令人恼恨的脂肪正在胀起来顶住弹力裤腰带的时候，心中也着实不痛快。

他偶尔也运动运动，但那管不了多大用。他从没有过坚持一项严峻的节食计划的恒心。现在减重的数字已经毫不费劲地计算出来，新机器人将负责以后所有的计算和烹调工作——从打他象乔依那样的年纪直到如今，他头一次感到有希望重新变得苗条、精干起来。

他穿衣，淋浴，匆匆地剃须。已经七点叁十分，早饭做好了。

他走进餐室的时候，艾丝尔和孩子们已经在餐桌旁就座。艾丝尔和梅拉正使劲嚼着烤面包；乔依盯着他那碗没加牛奶的干麦片发愣，旁边摆着一满杯牛奶。卡迈克坐下来。

“您的烤面包，先生。”机器侍者轻声说。

卡迈克瞪眼瞧着那孤零零的一块面包片，上面已经替他抹好黄油。那层薄得要命的黄油显然是用千分尺测量过。机器侍者上前来递给他一杯没加牛奶的清咖啡。

他伸手去找糖和奶油，可桌上没有。大家都冷冷地打量他。他们那样沉默不语，使他感到又纳闷，又怀疑。

“我喜欢在咖啡里加糖和奶油，”他对在一旁侍候的机器人说。“你不勒抠都记录在杰米玛的食物贮存器里了吗？”“当然知道，阁下。可您得学会喝不加糖和奶油的清咖啡，如果您想减轻体重的话。”卡迈克干笑了一声。他还真没想到养生制度要以这种方法进行——这样的，呃，清苦。“哦，是的，当然。唔——鸡蛋煮得了吗？”如果早餐不吃嫩嫩的煮鸡蛋，一整天他都会觉得缺点什么。

“抱歉，先生，没有鸡蛋。星期一、叁、五的早餐只吃烤面包，喝清咖啡。乔依少爷除外，他吃麦片、果汁和牛奶。”“我……明白了。”是啊，这是他自找的。他耸了耸肩，咬了一口面包，又嘬了一口咖啡，那味道简直象河底的淤泥。不过他使劲忍着，没有皱眉头。

乔依吃麦片的办法显得很别扭，卡迈克朝他看了看。“你怎么不用那杯

牛奶把麦片泡起来吃？”他问。“那样吃不是更舒服一点吗？”“当然舒服得多。可是俾斯麦说，我要是把这杯牛奶泡进麦片，他不会给我第二杯牛奶。所以我不得不象这样吃。”“俾斯麦？”乔依笑了。“这是十九世纪大名鼎鼎的日耳曼独裁者的名字。他们管他叫铁血宰相。”他把脑袋朝厨房的方向一摆，机器侍者已经静悄悄地退隐进去。“给他起这个译名，挺合适吧？”“合适什么！”卡迈克说，“别胡说八道。”“不过乔依说得也有点道理。”艾丝尔说。

卡迈克没吱声，他有点闷闷不乐地吃完烤面包和咖啡，示意机器管家克莱德把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他觉得有点丧气——即使有新机器帮忙，节俭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

他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机器人冷不丁跑过来递给他一张打印好的单子。卡迈克读道 果汁莴苣——西红柿沙拉煮老的鸡蛋（一个）清咖啡“这是干什么？”“这家人唯有您的一日三餐不在我的完全监督之下。这是您的午餐食谱，请您遵守。”机器人流利地说。

卡迈克使劲压住心头的火气说，“唔——好吧。当然啦。”他把食谱装进口袋，心神不定地朝等候着的汽车走去。

那天他决定诚实地按机器人的规定吃午饭。他心里已经开始对昨晚还那么神往的计划产生反感。不过他至少还愿意尝试一下。

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极力避开诺曼底托拉斯雇员们通常就餐的那个饭馆，避开那些有活人堂馆朝他假笑，有同行们刨根问底打听私事的地方。

他跑到往北走两个街口的一家廉价自动售货餐馆，竖起衣领偷偷溜了进去，在自动售货键盘上打出自己的菜单（总共花了不到一个克拉第），狼吞虎咽地把这份饭一扫而光。虽然一点也不解饿，他还是强迫自己老老实实回到办公室。

他不知道对这种钢铁般的自我克制能够坚持多久。他悲观地估计 一定长不了。

若是公司里有人发现他在自动售货餐馆吃饭，那他准得成为笑柄。身居董事高位的人是从不独自在机械化自动餐馆吃饭的。

这一天公事完毕，他已经饿得肠胃打了结。他颤抖着手在汽车的自动驾驶仪的揿键上打出目的地，心里感激地想，幸亏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回家去。快了，他想，又能尝到饭菜的滋味了。快啦。快啦。他打开车顶电视，往后仰靠在椅垫上，打算在汽车送他回家的路上养养神。

当他穿过屋前的安全防护场往家里走的时候，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克莱德还是象往常那样等候着他，还是象往常一样接过他的帽子和大衣。卡迈克也象往常一样伸出手来，预备去接克莱德每晚欢迎他归来的一杯鸡尾酒。

鸡尾酒却没有了。

“家里的酒喝完了吗，克莱德？”“没有，先生。”“那怎么不给我递酒呢？”机器管家那付涂了橡胶汁的面孔好象做了一个颓丧的表情。“因为，先生，马丁尼酒含的热量过高。每盎司杜松子酒含一百卡热……”“哼，住嘴。你也是这一套！”“原谅我，先生。”

新来的机器侍者已经更改了我的应答线路，让我遵从家里的现行规章。”卡迈克感到他的手指颤抖起来。“克莱德，你给我当了将近二十年差啦。”“是的，先生。”“你总是给我把酒预备好。你能调制全西半球最美味的马丁尼酒。”“谢您夸奖，先生。”“现在就给我调一杯！这是我直接向你下的命令！”

“先生！我……”机器管家朝前踉跄了几步，差点栽到卡迈克身上。它的螺旋平衡器似乎完全失去了控制；它痛楚万状地用双手揪扯着它的胸膛嵌板，身子开始窝成一团。

卡迈克慌忙嚷道，“撤消我的命令！克莱德，你怎么啦？”“”机器人吱吱嘎嘎地慢慢直起身来，那付样子象是到了点负荷超载的危险边缘。

“您的直接命令在我身体里引起了一场一级对抗，先生，”克莱德有气无力地说。

“我…刚才差点被烧焦了，先生。您……您原谅我吗？”“我原谅你。对不起，克莱德。”卡迈克攥紧双拳。这也太过分了！机器侍者——俾斯麦——显然已经严禁克莱德再为他准备鸡尾酒。不管减不减体重，办事总该留点余地呀。

卡迈克气势汹汹地大步朝厨房走去。

半道上碰到妻子。“我没听见你进门，山姆。我想跟你谈谈……”“回头再说。机器人在哪儿？”“在厨房吧，快开饭啦。”他从妻子身边擦过，一下子冲进厨房。俾斯麦正干练地在电炉和磁力工作台之间忙碌。卡迈克进去的时候，机器人转过身来。

“今天过得好吗，先生？”“不好！我在挨饿！”“节食头几天总是最难熬，卡迈克先生。不过您的身体很快就会适应。”“我懂。可是你在克莱德身上捣了些什么鬼呢？”“那个管家坚持要给您预备一杯酒，我不得不把他的程序调整了一下。从现在起，您可以在星期二、四、六享用鸡尾酒。请原谅，我不能和您多谈了，先生。饭快做得啦。”可怜的克莱德！卡迈克想。可怜的我呀！他无可奈何地咬牙发了一阵狠，最后只得离开这个周身闪亮、盛气凌人的机器侍者。机器人头部一侧的灯亮了，这表明他已经关闭了他的收听线路，正一心一意忙于烹调。

晚餐是牛排豌豆、清咖啡。牛排烧得半生不熟。卡迈克喜欢吃烧透的牛排，可是俾斯麦——这外号算是叫出来了——体内储存着最新的节食理论牛排就得烧得嫩。

机器侍者收拾了饭桌，打扫完厨房，就隐退到用来存放它的那间地下室里。于是，卡迈克一家子当晚第一次有机会聚在一起无所避讳地谈话。

“老天！”艾丝尔叹了一口气。“山姆，我不反对减轻体重，不过要是在自己家里继续被别人这样死死地管制起来……”“妈说得对，”乔依插嘴说，“哪能让那个玩意儿想喂我们什么就喂我们什么！”

他随便摆弄克莱德的那付派头我也真受不了！”卡迈克摊开双手说，“我心里又何尝痛快。不过我们还得给它一个尝试的机会。

必要的话我们随时可以把它的程序调整过来。”“可我们到底得试多久呢？”梅拉问。

“我今天在家里吃过叁餐饭，可在现在还饿着。”“我也是，”乔依说。他撑着椅子站起身来朝四周打量。“俾斯麦在楼下。趁这回儿警报解除了，我要去摘一块柠檬馅饼。”“不行！”卡迈克厉声喝道。

“为什么？”“乔依，你要是捣鬼的话，我花叁千克拉第买来这个节食机器人不等于欠 毯吗？不许你去拿什么馅饼！”“爸，我饿！我是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呀！我……”“你才十六岁，再往胖里长就该进不了门啦。”卡迈克抬眼瞅着身高六尺一的儿子，气冲冲打断他的话头。

“山姆，我们不该让孩子挨饿，”艾丝尔反驳说。“他要吃饼就让他吃一

点。

“你这套节食经也念得太勤了。”卡迈克想了一阵，也许，我确实有点过于苛刻了。柠檬饼实在太诱人，他自己也正饿得够呛。

“好吧，”他装出勉强的样子。“吃一小块馅饼大概不致于毁掉我们的节食计划。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想来一点。乔依，你去……”“请原谅，”一个颤巍巍的声音在他身后说。卡迈克吓了一跳。说话的是机器人俾斯麦。“您现在若是吃了馅饼，事情就会变得非常不妙，卡迈克先生。我的计算是十分精确的。”卡迈克注意到儿子气汹汹的目光，但是这会儿机器人显得异常高大魁梧，它正好挡在儿子和厨房之间。

他轻声叹息了一下。“咱们忘掉柠檬馅饼吧，乔依。”在俾斯麦式的节食实行两整天之后，卡迈克感到他的自制力已经开始崩溃。第叁天，他仍掉了那张节食菜单，不顾一切地和迈克道格、海尼赛一道出去吃了一顿六道菜的午餐，最后还喝了鸡尾酒。自从机器人到来，他感到从未吃过一顿象样的饭食。

当晚他能够忍受得住限制在七百卡热量的那份晚餐，心里没有抱怨，因为肚里还囤积着不少中午的存货。可艾丝尔、梅拉和乔依却越来越怒不可遏。看样子机器人已经从艾丝尔手中篡取了上市场采购的权力，它别的不买，专挑那些有利于保健的低热量食物，储存了一大堆。食品库里堆满了麦芽、蛋白面包、冲洗干净的鱼，还有至今这家人所不熟悉的其它各种名目。梅拉开始啃指甲，乔依一声不吭地想心思，脸上象是阴了天。卡迈克懂得，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这就意味着他快要惹祸了。

吃完这顿清汤寡水的晚餐，卡迈克叫俾斯麦到地下室去听候召唤，不要擅自返回。

机器人说，“我得劝告您一声，先生，我不在场的时候谁要是享用了禁止的食物，我就会查出来，并在第二天的定量里扣除。”“我向你担保，”卡迈克说。心想，他不得不向自己的机器人仆人起誓，这也真是一桩怪事。他等着机器侍者这个庞然大物消失在楼下，然后转身对乔依说，“把操纵说明书找出来，孩子。”乔依会意地一笑。艾丝尔问，“山姆，你要干什么？”卡迈克拍拍瘪缩的腰部。“我要找一把罐头起子把那家伙的程序调整一下。他把节食搞得太过火了。乔依，你找到调整机器人的说明了吗？”“在第176页，爸。我去取工具箱。”“去吧。”卡迈克又转向机器管家，他正默默地侍立一旁，保持着通常那种向前俯身听命的姿态。“克莱德，下楼去告诉俾斯麦，说我们叫他立即上来。”过了一会，两个机器人一道出现了。卡迈克对机器侍者说，“我看有必要改变一下你的程序。我们对自己忍受节食的能力估计过高了。”“我请您叁思，先生。超重的体重对体内维持生命的每个器官都有害。请您坚持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计划。”“鬼才听你那一套！乔依，关闭他的行动系统。这回瞧你的啦！”乔依恨恨地一笑，走上前去掀动按钮打开了机器人的胸腔，里面露出一堆令人望而生畏的各种齿轮、凸轮和半透明电缆线。乔依一手攥着小扳钳，一手捧着说明书，预备下手对俾斯麦进行必要的调整。卡迈克屏住呼吸。整个起居室静得鸦雀无声，连老克莱德也向前探着身子想看个究竟。

乔依嘴里念念有词。“操纵杆 F，带黄色标记，向前推一格……唔，好啦。

再往左边拨转调节盘 B9，这样就打开了程序储存格子间，然后——哎

哟！”卡迈克听见扳钳吭当一响，看到火花迸射出来；乔依朝后一跳，用熟练得惊人的成人腔调骂起街来。

艾丝尔和梅拉一道喘着粗气。

“怎么啦？”四个声音一起问——克莱德落在最后。

“鬼扳钳掉了，”乔依说，“我想刚才我把那儿什么部件搞短了路。”机器侍者的眼珠凶狠地溜来溜去，它的音箱发出可怖的十二赫兹的轰隆声。这个庞大的钢人笔挺地立在起居室中央，用它那双巨手莽撞地“啪啪”使劲关闭了胸前洞开的门扇。

“最好叫鲁宾孙先生来，”艾丝尔焦虑地说，“机器人短路之后兴许会爆炸，甚至会出更大的意外。”“我们本该先给鲁宾孙挂个电话，”卡迈克嘟嘟囔囔地抱怨。“我不该让乔依摆弄这么贵重、精密的机器。梅拉，给我把鲁宾孙先生的名片拿来。”乔依辩解说。“我刚才没想到……”“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卡迈克从女儿手中接过名片，走向电话机。

“我希望现在就能和他通话。要不然……”卡迈克蓦地感到冰冷的手指从他手里挖去那张名片。他吓得未加反抗就松了手，眼睁睁看着俾斯麦很灵巧地把名片撕碎，塞进墙壁上的废物处置孔。

机器侍者说，“往后谁也不许乱动我的程序储存磁带。”它的嗓音低沉，而且异常严厉。

“什么？”“卡迈克先生，今天您违反了我给您订的节食计划。我的感觉器已经探明，您今天吃的午饭远远超过了我给您规定的限量。”“山姆，怎么……”“别插嘴，艾丝尔。俾斯麦，我命令你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很抱歉，先生。如果我停止活动，就没法侍候您啦。”“我不需要你侍候。你出毛病了。我要你靠边站，等我打电话给修理工，让他来把你收拾好。”这时他想起那张被扔进垃圾箱的名片，心里隐隐感到祸事将要临头，浑身不由地一颤。

“你把鲁宾孙的名片抢去撕毁了！”“调整我的线路将有损于卡迈克一家的利益，”机器侍者说。“我不允许你去叫修理工。”“别把他惹恼了，爸，”乔依警告说。“我去叫警察。我马上就回……”“你不能离开这所房子，”机器侍者说。他迈开注满润滑油的双脚，飞快地穿过房间，阻挡在门口，又高举起手臂接通开关，使得整个住宅处于不可逾越的安全防护场的封锁之中。卡迈克呆若木鸡地看着机器人冷峻的手指扭动，操纵着防护区的控制器。

“我把安全防护区的两极调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机器人宣布。“我不能信赖你们自觉地遵循我的节食计划，所以我不允许你们离开这所住宅。你们得留在家继续听从我对你们的忠告。”他不动声色地把电话机连根拔除，然后遮挡住所有的玻璃窗并扭断销子。

最后机器人从乔依麻木的手中夺过操纵说明书，填进了垃圾处置孔。

“早饭将按时开，”俾斯麦温驯地说。“你们都应当在 23 00 入睡，这样最有益于健康。我不打扰你们了，明早见。”那一夜卡迈克没睡好，第二天也没吃好。他醒得很迟——早过就了九点。

他发现有人——准是俾斯麦——已经偷偷除掉了家庭电脑每天清晨七点按时唤醒他的装置。

早饭是烤面包、清咖啡。卡迈克闷闷不乐地吃饭，一声不响地虎着脸，摆出不愿搭理人的样子。吃完这顿伤心的早餐，他穿着晨衣鬼鬼祟祟溜到大门口，把手伸向门把手。

大门纹丝不动。他使劲推门，累得汗流满面。他听见艾丝尔压低嗓门警告他，“山姆……”霎时间一只冰冷的钢手伸过来轻轻把他从门边拨开。

俾斯麦说，“对不起，先生。门是打不开的。昨晚我向您解释过了。”卡迈克愠怒地注视着被机器人捣过鬼的那个住宅防护场的操纵箱。俾斯麦把他们全部关了禁闭。防卫方向掉了个头，他们再也没法离开住宅。这道强力场环绕着完全被孤陷的住宅构了一道防线。按道理，人们可以从外边突破防护场进入住宅，可是不经邀请谁也不会登门。这是威斯特利分区的习俗，不象在周围那些分区里，大家都互相来往。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卡迈克当初才把住处选在威斯特利。

“混帐！”他怒吼道，“你把我们当囚犯关起来了！”“我的本意只是要为你们服务，”机器人用机械的，但也是忠诚的语调说。

“我的职务是管理你们的饮食。既然你们不能自愿遵守规则，我就只好强迫——也是为你们好。”卡迈克愤恨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最难办的是，这个机器侍者总是显得那么忠心耿耿，让他有火没处发。

他们陷入了困境。与外界的电话联系被切断，玻璃窗被遮挡起来。乔依本想调节一下机器人，结果却莫名其妙地把它服从的滤波器弄短了路，并且还过分放大了它的职责感。现在俾斯麦已经横了一条心要让他们减轻体重，就是拿他们的生命作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

被围困的卡迈克一家人聚在一道悄声商讨讨反攻计划。克莱德担任警戒。

可是自从机器侍者表现出随心所欲的行动能力之后，机器管家早就吓得丧魄落魄，卡迈克现在已经把他看作不可靠分子。

“他在厨房周围布置了一种电子控制的强力防护网，”乔依说。“他一定是在夜里干的。我打算溜进去搞点吃的，结果一下子撞到强力场上，鼻子也撞扁了，什么都没拿到手。”“我明白，”卡迈克伤心地说，“他在酒柜周围也搞了那么一套玩意儿。

柜里存着价值叁百克拉第的好酒，可我连柜门也摸不上。”“现在还说什么酒。”艾丝尔没好气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会饿成骷髅。”“不会糟到那步田地，妈！”乔依说。

“会的！”梅拉嚷道，“四天当中我减轻了五磅！”“真有那么严重吗？”

“我快完了，”她啜泣起来。“我的身段——已经不成样子啦！再说……”“别说了，”卡迈克低声说。“俾斯麦来了。”机器侍者从厨房出来，就象穿过蜘蛛网一般轻易地通过了那道防线。卡迈克想，那强力场好象只对人类有效。

“再过八分钟午饭就送过来，”它恭顺地说完话，又回到他的工事里。

卡迈克看了一下表 十二点叁十分。“他们也许正在办公室里猜测我的去向，”他说。

“这么多年我从没旷过一天工。”“他们不会计较的，”艾丝尔说，“你也知道作为董事用不着每次缺勤都说明理由。”“可要是叁、四天不去上班，他们就会着急了，对吧？”梅拉问。“他们可能会打电话——甚至会派一个救护队来！”厨房里传来俾斯麦冷冰冰的声音，“用不着耽心。今天早晨您还在睡觉掉氛焙 洵我已经通知您服务的单位，说您打算辞职。”卡迈克倒吸了一口凉气。过一阵他清醒过来 “你撒谎！电话已经切断了——你从来没敢离开过这所房子，即使我们睡着的时候也没有！”“我用一个微波发射机和他

们通过话。昨晚靠您儿子的参考书帮忙，我装配了这台发射机，”俾斯麦回答说。“克莱德很勉强地向我提供了电话号码。

我也给您的银行去了电话，指示他们代您处理纳税、投资之类的事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想告诉你们，有一道强力防护网将防止你们接近地下室的电子设备。我将能够与外界保持联系，如果为了维护你们的家庭福利必须与外界打交道的話，卡迈克先生，这方面您不必发愁。”“是啊，”卡迈克机械地附和说，“不发愁。”他转向乔依。“我们必须冲出去。你认为肯定没有让住宅防护场失效的办法吗？”“他在防护区的操纵箱周围也布置了强力场，我根本没法接近操纵箱。”“要是象在旧式住宅里那样，我们也雇一个冰商或者油贩子的话，”艾丝尔抱怨说，“他就会找上门来，也许还知道怎么关掉防护区的开关。可是这儿呢？唉，没指望！我们的地下室里有一台亮闪闪的镀铬低温恒温器，成批地生产出大量液态氮，这就能打开美妙的超冷发电站，向我们提供光和热。我们冷藏库里储存的食物够吃一、二十年。所以，在文明社会这样一个小巧玲珑、自给自足的孤岛上我们能够象现在这样年复一年地过下去，谁也不来打扰我们，谁也不会注意我们，只有山姆·卡迈克的宝贝机器人在它乐意的任何时间以它选择的最少量饭食来喂养我们——”她的嗓音尖得近乎歇斯底里。

“艾丝尔，我求求你，”卡迈克说。

“求我什么？求我不要说话？让我心平气和？山姆，我们变成犯人啦！”“我知道。你用不着这么大声嚷。”“我这么一嚷说不定有谁听见了会跑来搭救我们出去呢！”她冷静一些了。

“我们离邻近的人家有四百尺远，亲爱的。我们在这儿住了七年，邻居总共大概只来拜访过两次。为了过这种隐居式的生活，我们付过很高代价，现在还在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过你要镇静一点，艾丝尔。”“别发愁，妈。我会想出办法来的。”乔依劝道。

梅拉在起居室的角落里独自悲泣，眼泪把脸上的脂粉弄得一团糟。一阵被幽禁的恐惧向卡迈克袭来。这所住宅很大，叁层楼，十二间房。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快就会感到腻烦。

“午餐已经准备好了。”机器侍者用低沉的嗓音宣布。

卡迈克把一家人领到餐室去吃这顿清淡的午餐，一边暗自杂在心里说，莴苣西红柿也很快就会全吃腻的。

“你总得想点办法，山姆。”在他们被关押的第叁天艾丝尔·卡迈克说。

他气冲冲地瞪着她。“总得想办法？你说我该怎么办？”“爸爸，别发火。”梅拉说。

他转身对梅拉说“用不着你来教训我！”“她不是有意的，亲爱的。我们都有点不冷静。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被圈起来了……”“我懂，象羊羔圈在羊栏里一样，”他尖刻地接嘴说。“不同的是，我们不是被喂肥了准备屠宰，而是被饿瘦，据说这还是为我们着想！”卡迈克颓然倒坐在椅子上。烤面包——清咖啡，莴苣——西红柿，嫩牛排——豌豆。

俾斯麦的电路好象永远凝固在这一道每日食谱上了。

可他有什么办法呢？向外界求援绝无可能。机器人在地下室了一个堡垒，在那里独自处理卡迈克一家与外界很少的一点事务联系——他们通常是白事不求人的。俾斯麦的几道强力防护网使他们根本无法断开住宅防护区的开关或是攻进地下室，他们甚至连食橱、酒柜也够不着边。很明显，这一家

四口很快就会陷入饥谨。

“山姆。”他疲惫不堪地抬起头来。“什么事，艾丝尔？”“梅拉想了个主意。跟他说说，梅拉。”“哦，一定行不通。”梅拉迟疑地说。

“告诉他呀！”“好吧——爸，您可以想办法关掉俾斯麦的开关。”“什么？”卡迈克哼了一声。

“我是说，要是您或者乔依能够想法把他哄住，然后乔依或者您就可以把他的胸腔打开，然后——”“胡说，”卡迈克气咻咻地打断她。“那家伙高七英尺，重叁百磅。你让我去和它肉搏……”“咱们可以让克莱德来试试看，”艾丝尔建议说。

卡迈克使劲摇头。“这场 杀太可怕了。”乔依说，“爸，我们说不定只有这一条出路。”“你也这么想？”卡迈克问。

他深吸了一口气，觉得两个女人四道锐不可当的目光向他逼刺过来。他心里明白，除了尝试一下别无它法，于是妥协地站起身来说，“好吧。克莱德，去叫俾斯麦。乔依，我没法吊住他的胳膊，你去开他的胸腔，看见什么就拽什么！”“小心点，”艾丝尔警告说。“要是爆炸起来……”“真爆炸了我们就全都得救啦，”卡迈克狠狠地说。他转身看见机器侍者巍然立在起居室门口。

“喊我有事吗，阁下？”“有事，”卡迈克说。“我们正在这儿进行一次小小的辩论，希望你来作证。

我们争论的是关于普兹勒斯坦的底凡化问题——乔依，给他开膛！”卡迈克伸手去抢机器人的胳膊，力图把它们扯牢而不让自己被甩到房间的另一头。他儿子狂暴地扑向那只按钮，弄开了它的胸门。卡迈克期望一举制服机器人，他拼命想攥住那双粗胳膊，结果却万想不到自己的双手全滑脱下来。

“爸，不行。我……他……”卡迈克发觉自己被猛得腾空举起，耳里只听得艾丝尔和梅拉的惊呼，还有克莱德的喊声。“先生，留神。”俾斯麦一只巨臂挽住卡迈克，另一只挽住乔依，轻盈地举着他俩越过房间，把他们放在长沙发上，然后倒退了几步。

“这种举动非常危险，”俾斯麦责难说，“这可能会使我损伤你们的身体。将来请你们停止一切类似行动。”卡迈克愣愣地盯着儿子。“你也象我一样抓滑了手吗？”乔依点点头。“我的手根本伸不进去。不过这并不奇怪，他在自己身上也布置了那种他妈的强力防护网！”卡迈克呻吟了一声。他没有朝妻儿们那边看。用肉体来攻击俾斯麦现在证明是无济于事了。他开始感到自己好象被宣判了无期徒刑——而且这种苟延残喘的时日也维持不了多久。

监禁的第六天，在楼上洗澡间里，山姆有气无力地爬上体重磅秤之前朝镜子里望了望自己憔悴瘦削的脸孔。

他的体重是 180 磅。

不到两周减了十二磅。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付晃晃悠悠的骨头架子。

眼睛盯着磅秤上震颤的指针，他忽然想起一个念头，心里猛得一喜。他窜下楼去。艾丝尔在起居室里没完没了地拿钩针织活计；乔依和梅拉正在没精打采地玩骰子，他们都已经打了六个整天的金腊米和蜜月桥牌。

“机器人呢？”卡迈克吼道，“上这儿来？”“在厨房。”艾丝尔懒懒地说。

“俾斯麦！俾斯麦！”卡迈克吆喝道。“快过来！”机器人来了。“叫我干什么，阁下？”“混蛋，用你的超级探测器探一探，现在我的体重是多少！”

稍停片刻，机器人一本正经地说，“一百七十九磅十一盎司，卡迈克先生。”
“好啦，好啦！我存进你程序里的原定计划是从 192 磅降到 180 磅，”卡迈克胜利地喊道。“所以只要体重不增加，我就用不着你照管了。我敢打赌他们也和我一样。”

艾丝尔！梅拉！乔依！上楼过磅！”然而机器人却用怜悯的目光盯着他说，“先生，我体内没有任何一种记录表明你们的体重将减轻到何处为止。”
“什么？”“我检查过我所有的程序储存磁带。有一条磁带是关于减轻体重的，可是上面没有标明任何 terminus ad quem（极限）。”卡迈克喘了一口粗气，向后踉跄了叁步。他双腿发颤，感到乔依在用胳膊架着他。卡迈克嘟囔说：“可是我以为——肯定我们先前的确——我记得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他感到饥饿在咬啮他的肉体。乔依轻声说道：“爸，也许在它体内短路的那阵，正好把磁带上减重限度的那部分给抹掉了。”他蹒跚地摸进起居室，沉重地瘫倒在安乐椅里。这把椅子曾是他的心爱之物，现在不是了。整幢房子都令他腻得作呕。他渴望再能见到阳光，见到树木花草，甚至愿意看到他们的左邻盖起的那座肿瘤般的超现代化房屋。

可现在这些愿望都成了泡影。

我们的孩子，出生在二十二世纪

佚名一座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大楼上，住着一千多户人家，整个大楼挤得如同一座蚁穴，这样的大楼在这个时代的城市里象古代森林中的云杉一样林立着。它们在地面和地下延展，把城市和农村连成一片，把田野和农场从地面上抹去。无论在地面，地上还是地下，到处都是着蚂蚁一般的人潮，他们混乱地、稠密地在一切可以站立的平面上涌动。人们拥挤着，摩擦着生活在这个世界有限而无界的表面上，就象一群蝗虫，翻滚着渐渐地把这个星球蛀空，吃掉。

这就是在世界文明达到最繁荣的二十一世纪的一百年后，地球由盛转衰的一个世纪——被数目庞大的人类压弯了腰的二十二世纪。

***爬楼梯爬得精疲力尽的赵四毛终于上了三十层，磕磕绊绊地从住走廊里人家的“卧室”、“客厅”里穿过，没好气地推开家门，一屁股坐到烂沙发上，瞧了一眼他那挺着大肚子的媳妇儿，闷着声只管脱了鞋，揉捏自己奔波得酸疼的双脚，那阴暗的屋子里立即充满了一股酸臭味儿。

“还没有办成？”他媳妇坐在床上问；赵四毛不吭声，他媳妇叹了口气说：“其实何必做这难呢？我开始就说要孩子不容易，还是不要了吧……”赵四毛不耐烦地说：“现在说这有会么用，又不能再打掉，离产期只有一个多月了，不管怎样也得想办法。”“邻居老张家不是去打掉了吗？”赵四毛说：“你知道他是怎样打掉的？他媳妇故意从楼梯上滚下去，把孩子跌死了才流产的，要不然人权办会放他们？我能让你也去受那罪吗？”他媳妇不作声了，隔了会儿赵四毛又说：“老张媳妇腿都跌断了，那一家子还欢喜得拾了钱一样。”“人家腿断是短痛，咱们以后生了这孩子，还不定受多少罪呢。你这个月忙着去办生育手续了，一天班也没上，人家还给你发工资？”赵四毛一挥

手说：“别想它，到时候再说。饭做了吗？”“妈上街买菜了。”赵四毛站起来走到墙角的小火炉前看了看，火不太旺，拿火棍捅了捅，媳妇在后面说：“煤球快烧完了，得赶快去买些，听走廊里老王家媳妇说，煤这个月又涨价了。”“涨吧涨吧，娘的。”赵四毛低骂了一声。

“还有这个月的水费来催了两次了，人家说要第三次……”他媳妇还没说完，门“哐啷”响了一声，赵四毛妈拿一棵白菜回来了，喜洋洋地说：“四毛回来了，今天街上一个卖菜的车子翻了，幸亏我手快抢回了这棵白菜，省了今天的菜钱。”说完去洗了泥，到墙角炒了。

“今天办完没有？”他妈问。

赵四毛吐了口唾沫，狠狠地说：“今天清早我去了人口办，排了半天队才进去，那黄主任又叫我明天去，他根本就没有看我是谁嘛！我就说我是赵四毛，已经来过二十多次了，这次主任一定照顾一下，他就问什么时候怀的孕，我一说他就训斥我怎么这么晚才来跑指标，以为这里的人都在等你吗？最后还是叫我明天去，我不敢多说，就出来了，中午在街上买了饭吃了。”“生个孩子咋这么难呢？”他妈一边叹气一边做饭。

“过两天还更难呢！”赵四毛忽然低声说，“我在人口办排队时，看见那桌上有个文件，说欧洲那边已经超过平均线了，世界人口问题协会要移民一部分过来，到时候这里就更紧张了，看来咱们这里还是好的。”他妈又叹起气来，媳妇问：“欧洲是哪？”赵四毛怜惜地问：“你上学时没学过？”媳妇说：“上学时一班三四百人挤在一个教室里，混了两年就算经过了，谁当真学到什么了。”吃完了饭，赵四毛早早睡了，第二天一早就出了门，车站早已站满了人，一辆破公车开过来，人们一窝蜂往上挤，赵四毛拼上命才勉强上了车，连气也透不出来，这算好的，昨天早上他等到第五辆公车来才挤上。汽车移动了，一阵令人闭气的挤压，车箱开始晃动起来，赵四毛松了口气，刚腾出一只手想按住钱包，谁知猛地一下刹车，如山的人堆压了过来，赵四毛跌在前面一个人身上，后面的人更加排山倒海地压了下来，有人呼叫起来，赵四毛感到自己的肋骨马上就要断了，连眼珠都挤得要凸出来，他以为自己不行了，但刹车及时停止了，身上的人山开始逐渐减轻，人们一个个依次站直身体，赵四毛终于站了起来，很为自己又一次死里逃生高兴，笑着看了看前面的人，谁知那人却怒气冲冲地说：“你怎么回事？”赵四毛忙解释说后面的人挤过来了。那人没有再理他，赵四毛却再没心情笑了。

汽车又重新启动，缓缓上路，赵四毛开始默默预备见那个黄主任的话，想了一会儿，又担心中午之前赶不到，只嫌那车慢，踮起脚来看窗外到哪里了，一个人回头说赵四毛踩他脚了，赵四毛连忙道歉，忽然又是一下急刹车，赵四毛又死了一回，车门打开了，原来到了一站，一群人狼一般往冲，一群人羊一样往下窜，一阵撕打一样的上下车后，售票员吆喝着关上车门，汽车又艰难地开步了。

经过如此几番折腾之后，终于到了人口办，汽车又是一个急刹，赵四毛又死了一次，有人骂起司机来，司机扭过脸来还骂，顿时吵成一团，车门却一直没开，赵四毛喊售票员，售票员横了他一眼，大刺刺的说：“还没有到站呢，堵车了。”“离站还有多远？”赵四毛问。

售票员不理他，一个窗边的人说：“只有几百米了嘛！开了门我们自己走过去，这一堵车一、两天还能通吗？”人们顿时吵了起来，要售票员开门，售票员不开，说不到站不能开门，一时间闹成一片，赵四毛挤过去说：“开

了门吧！我媳妇等指标生孩子呢。”那售票员顿时心软了，同意他下车，只是不肯开门，不然会罚她奖金，赵四毛连滚带爬从窗户里钻了出去。

出来后，他才看见那车堵得一眼看不见头了，远远地看见人口办那旧楼顶上的破烂电子屏在风中微微摇晃。赵四毛连忙往人口办跑，果然已有百余人正挤在那里等候，也跑过去坐在办公室外边地上等着，直等到中午，人家下班了，排好的队不能乱，一直到下午二点钟办公室的人又来了，外边人一个个进去，又一个个出来，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捧了一纸证明欢天喜地而去。终于轮到了赵四毛，他慌忙往里跑，黄主任拿了一张表格给他，让他回去填了拿来，赵四毛一看那表格上只有很少几项，当即拿笔要写，黄主任叫他去写，赵四毛出去填了，又站在最后排队，终于在下班之前又进去了一次，另一个人拿了另一张表叫他填了去“世人协”盖章。

出了门，见那上午堵的车直到现在还堵在那里，丝毫没有松动。公车里空荡荡的一个乘客也没有，那种宽敞感使赵四毛嫉妒得眼底发痒，直想跳上去坐一次不用挤的车。太阳已经有些发红，不多久天就要黑，赵四毛不敢多耽误，急急步行往家走。走在街上，看见两旁高楼上那些传说中“激光霓虹灯广告牌”的巨大残骸都在风中微微摇晃。

到家时，已经快半夜了，妈和媳妇还在等他，赵四毛吃了几口剩饭，倒上床睡了。

第二天天一亮，赵四毛就出了门，路已经通了，赵四毛绝望之中又一次挤上车，生死弥留之际到了“世界人口问题协会”，这里排队的比人口办更多，赵四毛排到里面等着，忽然看见一个人拎了一大东西进去，不多时就带了一张纸兴高采烈地出来，赵四毛立即有了主意，等到轮到自己时，把几张钞票卷在表格里一同递给办事的那个胖子。

胖子立刻意会了，取出印章盖了一下子，赵四毛捧了表格高高兴兴地往外走，听那胖子对又一个进来的人说：“啊呀，拿印章的人不在呀，况且你这手续基本不全，明天再来吧……”回到人口办交回表格，又发了一张让去档案局，回来后又发表格让去政府办，去计生办，去经济规化办，去环保规化办，去土地规化办，去医药保证委员会，去教育保证委员会，去能源保证委员会……但因“世人协”的经验百试不爽，终于在三个星期内全跑遍了。

最后一份表格夹着钞票交回“人口办”后，黄主任终于发出了一张证明书，对赵四毛说：“去火葬场找指标吧！”终于得了这张证明，赵四毛欢喜得把嘴笑到了后脑勺子，宝贝般装好那降纸笺，象小孩一样蹦跳着跑出门，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赵四毛更加得意，加倍地高昂了脸，享受着那被众人嫉妒的快意出了门，抬头看着天，灰黄的天空仿佛也广阔了，深深呼吸几下，好象二十二世纪的空气也忽然清新了。

挤公车的人还是多得要命，赵四毛心情正好，索性不去受那份罪了，想要走回家去。虽依然是那条旧路，但他此时的心情已不同于平时，很有些居高临下俯瞰世情的感觉，头一次很清楚地看出社会的种种弊端来：赵四毛发现，原来世界协调政府并不是一个整体，一方面它对于人口控制不择手段，如对于交通事故肇事者责任的减轻，就是在鼓励交通事故嘛！又如对于医药卫生经费的裁减，这也是在变相杀人；另一方面，人权组织又不肯放弃观点，就连未出生的胎儿也施行人权保护，这世界原来是两扯淡！

一辆公车从赵四毛身后过去，在破旧残缺的道路上沉重地颠簸着，这种在二十一世纪就已被流动街道代替的交通工具竟然在二十二世纪又代替了流

动街道。人口拥挤对于能源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由于数目庞大的人类的瓜分，资源被大量分散浪费了，一切问题都集中在“人口……人口”上。

赵四毛想象着两个世纪之前五十亿人口和现在四百三十亿人口的差别，不禁向往起那个不用拥挤的世界。他曾经听人说过有些人口过于密集地区的情况：那里没有任何产业，有的只是人，没有农业，只有协调政府运去一点粮食，但那是远远不够的，那些粮食只能引起争夺和冲突，为了抢这些粮食，人们不惜流血和死人；在那里，还有人住在五十层的地下，没有光线，没有供水和排水，没有一切居住的条件，可是那些人仍旧住在那里，只是因为别的地方住；由于长时间生活在黑暗中，他们的眼睛几乎没有发育，差不多都是盲人；地下四季酷热潮湿，他们经常疾病缠身，成批死亡于各种传染病，尸体被其它人所分食；那里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在等待死亡，连人权组织也对他们沉默了。这些人在这个时代里已经不是人类，而是一群生活在地下，用繁殖来证明存在的老鼠。

赵四毛有些作呕，对于人口太多的害处，他是懂得的。尽管政府对于生育限制苛刻，人们还是出于本能想尽一切办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对于今后抚育孩子将面临的艰难困苦，他们却不愿去正面考虑，他们现在只想“要孩子”，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赵四毛就是这样，“要孩子”的愿望压倒了一切。一想到孩子，赵四毛很快沉浸在办成证明的喜悦之中了，不大一会儿，那一大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感想见解就全忘记了。

这天赵四毛走得好象很快，不多时也就到了家，妈和媳妇正在家里等他，都企盼地看着他，赵四毛得意洋洋，往破沙发上一坐，掏出那张纸来，媳妇和妈颤声问：“到底办成了？”赵四毛不屑一顾地说：“不会自己看吗？”他妈就赶忙接过来和媳妇仔细看，媳妇一字一字看着，乐得瘦脸上开了花，喊着：“妈，妈，这是个什么字？”又一字一字地念下去，他妈在一旁欢喜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掏了掏口袋，这个月养老金还有不少，喜滋滋地说要去买肉。赵四毛看她俩乱忙，自己象个刚打了胜仗的大将军一般骄傲地坐着。

妈出了门，媳妇又看了会儿那证明书，才仔细折了起来，走过来交给他，靠在丈夫身边上说：“这几天肚子里一直不大安静，我怕是到快时候了，剩下的事你得快去办啊！到时候指标还没有办成，是要罚款的。”赵四毛把媳妇抱在怀里，满不在乎地说：“那还用你说，前头这些千难万难都办完了，后面算个啥？明天我去火葬场找个死了人的谈妥了，顶上他的缺，咱们就能安心生孩子了。”媳妇满心对丈夫的爱慕之情，更紧紧地靠了这个支柱说：“听人家说孩子顶了谁的指标，就会沾上那个人的气，所以要找一个身世好，家产多的人才吉利。”“那是自然。”赵四毛动了动腿，要让媳妇靠得更舒服一点，那不知何时已经肿胀的脚稍稍一动，一阵剧痛突然从两腿中升起，赵四毛的眼前一阵发黑，顿时将一张嘴疼得咧到了后脑勺。

由于昨天的成就，赵四毛特意赏自己一直睡到太阳出来才起床，又吃了饭，去邻居老刘家借了辆自行车往火葬场去了。

到了火葬场之后，赵四毛才知道自己全然错了。

火葬场人山人海，许多人都拿了那张证明和死者家属讨价还价，赵四毛从前的想象顿时破灭了，走近一堆人去看，只听一个年青人说：“我这价钱已经不错了，你们还要怎样？”另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说：“是你家生孩子，你老婆能把孩子憋在肚里？我们人死了什么事也没有，现在出不了手，也不用忙。”年青人就冷笑着说：“你以为户口想什么销就什么时候销呀！过了这

几天“世人会”就开始罚款了，一天一千呢！”有人还嘴说：“不愁没人买，你媳妇没有指标生孩子，早一天还罚一万呢！”那年青人就说：“不如我再添添，你们再降点，两头方便嘛！我媳妇马上要生是真，你家里也肯定急着用钱。”一个老大模样的中年男人问他添多少，都把手伸到一个提包里，如从前卖牲口一样相互摸索一番，那中年人说：“不行不行，得这个数目。”在包里做了什么手势，年青人就说：“你也别太贪心了，你爸又不是什么贵人大官。”中年人回敬说：“贵人大官能轮着你？”赵四毛看着两人还价，不禁有些胆怯，正四周张望，一个人走过来，一拍他肩膀，赵四毛却不认识那人，那人狡黠地滚着一双小眼珠说：“来找指标的？用不用我帮忙？”赵四毛才知道这竟然是这里的“经纪人”，就请那人给介绍一个，经纪回头一挥手，几个人就过来了。

这天一连谈了几个都没有谈成，不是赵四毛嫌死者身份不高，就是人家要价太贵，赵四毛头痛得利害，却学会了如何讨价的手势，打发了经纪人二十元钱，骑自行车回了家。

第二天又去，还是没有谈妥，而且还跟人家吵了一架，满心火气骑车回家，半路上又下酸雨了，急忙跑去躲雨，又跌了一跤，腿上擦去了一层皮，还把一个车轮摔掉了，搬去修好之后，修理人要他付二十元，赵四毛又上了火，说我找个火葬场的经纪才二十元呢，吵了多半个小时给了十五元走了，心情更加烦躁，身上淋了雨的地方火烧样痛，回了家就拍桌子要吃饭，赵四毛妈不敢多说，慌忙去做。媳妇挺了大肚子走过来问丈夫怎么了。

赵四毛是极爱媳妇的，看着她的大肚子，不禁火气消了，对媳妇说起今天的遭遇，媳妇仔细看了赵四毛浑身的伤，用水洗了洗，找布条包了，也坐下来陪着他唉声叹气，说了一句：“现在怎么就这么难呢？”赵四毛伸出脚叫媳妇坐上，媳妇说：“前天又有人来叫我去检查身体，我说已经检查过二十多次，怎么又要检查了，那人说一次是一次的事，问我昨天吃饭今天还吃吗？我就说第一次检查就没查出问题，以后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那人说要是发现什么问题你还能怀孕吗？又说现在要保证人口素质，五代之内有什么毛病你都不能生的，想生孩子就得吃点苦头，谁叫你们申请要孩子呢？硬要我去，一到那儿人家就叫交六百元体检费，我刚牢骚了两句，人家就要罚款，说我抵毁人口政策，我好说赖说才没罚。孩子还没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罪受。”赵四毛没有说话，媳妇接着说：“现在他们体检就不是体检，是上刑呢，那么一大堆药全得吃下去，有的还得再呕出来，再这样看看，那样查查，最受不了那个牛大夫，那样在肚子上按，我真担心里头的孩子。检查一次就得摆弄一天，和我一起去体检的那个媳妇出来时都快走不了路了。你那天早上去火葬场前脚走，我后脚就也去检查了，晚上你回来时我也刚回来不久。”赵四毛丝毫不知道这事，这时听说，又是惭愧又是心疼，搂着媳妇仔细地端详，发现她脸上的黑斑又多了不少，也更黑瘦了些。心里一酸，直想掉泪，说：“你真可的受苦了。”媳妇两行清泪却已流了下来。

赵四毛轻轻拍着媳妇的肩头安慰她，她却“哇”地哭出了声，伏在丈夫肩上只是痛哭。

赵四毛任她尽情痛哭，只是爱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拍她的肩膀，象对待一个小孩子，她妈也坐过来，望着他俩人“噗嗒噗嗒”落泪。

哭了良久，媳妇才慢慢止声，抬起头来，一双红眼看着丈夫，赵四毛冲她做了个鬼脸，她又“扑哧”一声笑了，又咧了咧嘴想哭，但终于没有再哭，

却为自己方才大哭而害羞，索性把脸埋进丈夫怀里，将满脸的泪水鼻涕统统擦在丈夫衣服上。

他妈看着这两口胡闹顽皮，也破涕为笑，忙抹去了泪，走过去继续做饭，潦倒的一家顿时充满了亲情和喜悦。

吃饭时，听见对面有个女人狼一样哭号起来，老张又在打他的跛腿媳妇了。在为老张媳妇叹息之后，全家每个人心里都默默为自己所处身的温暖家庭而感到幸福了。

第三天赵四毛又在火葬场等了一天，手势打得越发流利，只是依然没有谈成生意，回去后忽然想到殡仪馆，二天跑去看，却连试都没试就溜了，原来从人生病治病到死之后仍有钱能开追悼会的只有达官贵人，不说人家不卖，便是卖赵四毛也付不起钱，只好重去火葬场。

走到一个路口时，警察过来挡住去路，把路中间清开了，一队卷发碧眼的人背着行李走过来，竟然络绎不绝，回想那天在人口办见的文件，知道这就是那些欧洲移民了。那些欧洲人正过着，忽然从另一条路上又过来了一批人本地人来，都高举着标语。欧洲人以为是欢迎队伍，正招手致意时，却见来人个个表情愤怒，在他们前面排开了队伍挡住去路，高喊着口号呼吁抵制非本地人的流入，警察奔过去用电棍驱赶，那些人却毫不抵抗地任警察欧打，只是嘴里不断高喊。欧洲人们方明白他们的处境，都灰溜溜地跟着领路的走。赵四毛听着那些游行人的宣传，不由也对那些来抢自己住房工作食物的外地人敌视起来。

这天谈成了一个，正想成交时，一个人却以高价买走了，赵四毛满腔怒火，却没有那人一掷千金的勇气，又自知身小力薄无力和那人打架，只好在那人和死者家属去办指标移交手续后才尽情跳脚大骂一通。

这天再没有成绩，后来几天竟然也一无所获，赵四毛几陷于绝望的地步了，每天回去看着媳妇的肚皮渐渐要瓜熟蒂落了，指标却依然没有着落。赵四毛心急如焚，只有加倍疯狂地去寻。一天遇到一位同事，才知道自己已被单位除名了，脑袋一大，知道自己以后的路难了，狠狠吐了一口恶气，索性不去想它。一转身又看见一个男人坐在火葬场边嗷号痛哭，听别人议论纷纷说这人来找指标，被人骗了。骗子拉了个尸体说是他爹，和这个人谈妥三万元，那人带了钱去办手续，为让他放心把尸体留给他看着，却一去不回头了。赵四毛正暗暗警惕，却听见远处有人拖长了声音唱谣儿，仔细听着，那人唱的是：“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

吃喝基本靠请，烟酒基本靠送。

生孩子不用在自家里种，早生的罚款钱不必自己去挣。”那疯人唱着，有人赶了出来横眉竖眼地哄，疯人竟长笑着跑开了，赵四毛听了那疯人唱谣，不由心情极为阴暗，又想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不易，越来越觉得自己劳累不堪了，索性不在那里等，钻到一个酒店里卖了些酒菜，喝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回了家，一进门就大呕起来。

第二天醒来，头痛得要死，媳妇告诉他昨天赵四毛单位来人了，送来了这个月工资；又说老刘来要自行车了，看情形人家是不情愿让骑了，又怪他昨天夜里吐了一地，指标也没办成，再有两个星期就要生了，问他倒底想怎么办呀，赵四毛被唠叨得心烦，意乱心迷之际竟抬手打了媳妇一个耳光。

赵四毛妈闻声进来时，两人已经打完了架，赵四毛满身抓痕。媳妇伏在床上大哭，赵四毛妈忙扶起媳妇看，却见她除右脸稍稍红肿之外，倒是毛发

无损。

赵四毛妈松了口气，刚要骂儿子，媳妇忽然大声呻吟起来，双手捧着肚子，嘴里喘着气喊：“妈，妈……”赵四毛妈吓了一跳，仔细看媳妇时，她却一软又倒了下去，妈慌忙地问：“红，你要生了吗？”媳妇咬着牙点了点头，头上汗水流了下来，赵四毛妈对发愣的儿子骂道：“傻子，还不帮忙！”赵四毛猛然醒悟，用被子裹起媳妇转身就往外跑。

借了一辆三轮车把媳妇送到医院，医院里也是满满的，一股子腐臭气迎面扑来，赵四毛被熏得倒退几步，屏着气抱媳妇进去，闯进诊室，医生正给一个孕妇“检查身体”，赵四毛大喊：“医生！医生！我媳妇要生了！”医生走过来看了看，说声：“还早呢。”叫他们排队去。

赵四毛把媳妇安置在走廊里，猛地想起生育指标还没有搞到，顿时出了一身汗，痛骂自己混蛋起来，把媳妇交给他妈看着，转身往火葬场跑。

火葬场依旧人山人海，赵四毛疯了一般窜了五六个小时，依然没有收获，又不放心媳妇，奔回医院，媳妇仍然躺在走廊里呻吟，赵四毛妈却正流着泪跟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话，那人一句一摇头，赵四毛妈眼看要下跪，却听那人说：“不行，没有生育证，不能进产室。”赵四毛冲到那人面前，咬牙切齿地说：“生育证马上办，你先让她进去！”那人被他吓得退了几步，说：“你注意态度！”赵四毛近逼一步，攥了拳头怒声问：“你叫她进去不？”那人有些怯了，对赵四毛说：“要进也行，生下后每天一万元罚款。”赵四毛恨声说：“好！”那干部瞪眼看了赵四毛一会儿，挥了挥手，来了几个护士把赵四毛媳妇抬进去了，又对赵四毛说：“你可记着你的话。”赵四毛转身就走，攥紧的拳头还没松开，“呸”地一声吐在地上。

赵四毛骑上三轮车回到家里，掀开箱子找出存折，又飞一样跑到银行，把存的钱统统取了出来，又赶到火葬场，高举钞票，拼了命喊：“我用现钱，五万元，谁卖？！”喊完之后，死了一样瞪着一双红眼，看着渐渐向他走来的人群。一个人问他：“你真出五万？”赵四毛问他：“你有指标？”那人愣了愣说：“没有。”赵四毛吼道：“没有指标来穷恶心什么？”那人想恼，看见赵四毛疯了一样的眼神，咽了口唾沫掉头走了，一个老年男人说：“我卖给你。”赵四毛一把拉住他的手就走，后面一个人喊：“我四万九千卖给你！”赵四毛丝毫没有听见。

等办了手续，又交了一万元的费用给人口办，一个小蓝本本拿到了手。赵四毛红着眼，望医院就跑。到了医院，见他妈正在抹眼泪，赵四毛问：“妈，红怎样了？”他妈抬起泪眼，带着哭说：“医生说胎位不正，要难产，是双胞胎呀！”赵四毛还要问，一个护士急急跑出来，又急急跑回去，后面跟了个医生，赵四毛正想问，他们已经进去了，心急火燎地等了二个多小时，出来了个小护士，伸着脖子喊：“张红！”赵四毛跳起来，冲过去问：“红怎样？”小护士说：“孕妇难产，同意剖腹产签字。”赵四毛在护士递来的表格上签了字，那护士进去了，又等了一个多小时，赵四毛心神不宁得要疯，忽然听到护士叫：“张红！”赵四毛又冲过去问：“怎样？”护士问：“她的血型你知道吗？”赵四毛说：“不知道，谁去化验过！”小护士说：“那怎么办，要给孕妇输血。”赵四毛说：“什么怎么办，去化验呀！”护士说：“化验室得排队，四五个小时轮不到。”赵四毛说：“叫他们先化验！”护士还想说什么，赵四毛吼道：“去呀！快去呀！”小护士吓得忙跑回去，又过了半个小时，那护士又出来了，赵四毛问：“怎样了？”护士说：“孕妇是O型血，你们谁是O型

血？”赵四毛问：“你们没有血？”护士怯生生地说：“我们血库里早没血了……”赵四毛扭头喊：“谁是O型血？”没人吭声，他掏出剩下的钱喊：“我给钱，谁是O型血？”有人站了起来。赵四毛喊：“走走，去化验，输血的我给钱。”血送过去了，隔了会儿，小护士又出来说孕妇没事了，情况正在好转，孩子也很好，一男一女，赵四毛终于放了心，继而又大为高兴，连心脏也有些受不了了，摸摸身上还有这个月的工资没有花，全掏出来给他妈，让她给媳妇卖营养品，赵四毛妈乐滋滋地去了，刚出医院，赵四毛就听见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回头一看，他妈正躺在路中间一动不动，赵四毛喊了一声，冲出去扑在他妈身上，抢起来就往医院里跑，那司机脸色惨白地跟了进来，到急诊室医生一看，挥挥手叫抬出去吧，没有救了。赵四毛呆了呆，猛地一声哭得死去活来，医生和护士把他拉开，往赵四毛妈身上蒙了张床单推走了，留下赵四毛哭得昏到走廊里，那个司机居然没溜，一直在那里照顾他。

过了一阵，赵四毛渐渐醒了，睁着两眼一句话不说，慢慢爬起来坐到椅子上，好象痴了一般。那个干部走了过来，拍了拍他肩膀问：“小伙子，生育证办成了吗？”赵四毛把手探到口袋里摸了一阵，掏出那个小蓝本本来，眼睛却一直呆呆地看别处。那干部说：“你媳妇可是生了个双胞胎呀！”赵四毛于是想起红生了个双胞胎，可是现在妈呢？赵四毛忽然意识到妈真是“死了”，就突然这样奇怪地“死了”，他慢慢觉察出了这两个字的意义，仿佛一切都奇怪地不可捉摸、不可相信起来，对于妈的死，赵四毛反而怀疑妈是否曾经活过，进而又怀疑自己是否活过。茫然间听到有人说：“你还缺一个指标呢！”赵四毛慢慢转过脸，看见那个干部正嘲笑地看着他。赵四毛说：“我妈刚死了，我儿子顶她的指标可以了吧！”那干部一愣，忙换了一副关心的脸色问：“怎么，令母……”赵四毛猛然大喝一声：“滚你妈的蛋！！”干部吓了一跳，退开两步，懵懵然悟出眼前这个人在骂他，伸指指着赵四毛说：“你……”终于没有说下去，哼了一回头就走，又扔下一句话：“你一周之内办好手续，不然……”赵四毛并没有听见这个人的话，他正在盘算今后的日子，妈死了，可以少一个人吃饭，这个司机和“人保办”赔的该够他们一家过一段时间了，不过也不能抱太大期望，现在最不值钱的就是人。上班挣的一点工资是不够维持生活的，火葬场里的买卖自己全懂，业余也可以去作经纪挣些外快。对了，平常还可以搞些指标存着，到紧张时可以拿出来卖黑市。这两个小家伙……唉，这两个小家伙，为什么要生在二十二世纪呢？以后的日子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1996年10月4日

蓝色星球记事

佚名-- --广大的会堂充满震耳的掌声。我从台上走下，与议长及几位起身致意的议员逐一握手。

除了王议长和柯克议员，其他议员握过我的右手後，都露出困惑的神情。我也不多解释，仅向後排及两侧楼上的其他听众挥挥手，从侧门离开大会堂。演讲结束，接下来就看议长及柯克的努力了。地球与火星两方十余年的争端，在地球军政府瓦解後，出现了和谈的曙光。然而两地隔合多年，现在要重组联邦，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估计最少还要一个月的时间，这些议员们

才会讨论出结果来。

议会接待人员引导我到休息室，柯克的助理齐邦飞正啃著面包，喝著便宜的即溶咖啡。

休息室角落的大萤幕，正放映著会场内的动态。邦飞看见我进来，笑著对我说：「伽大哥，恭喜！演讲很成功，柯叔叔应该可以省下很多工夫了。」在这麼重要的日子，他的红发还是杂草一堆，像极了晚睡晚起的大学生。每次看到他，就想起自己大学时的懒猫样，感觉特别亲切。虽然身为柯克的首席助理，邦飞从不上镜头。

也许是不愿意为了虚假的政治圈，放弃不修边幅的个性。

「是比预期的顺利，但是每个地方的议员都有自己的立场。虽然都已体会到战争的可怕，也不容易在短时间内统合各地的意见。柯议员还是会很辛苦。」正是休息时刻，从萤幕上可看到会场中分据不同角落的几群议员，喋喋不休地争论著。柯克和议长不在画面中，可能去商议后续会议的进行。

一个甜美但缺乏生气的声音在室内响起：「东太平洋时间，十六点整。联合会议於五分钟後开始，请各位议员出席。」从议会开车到紫环礁海岸最少需三十分钟，我还要先回旅馆梳洗一下，不离开不行了。

把讲稿及一些资料随便整理整理，收进手提箱中，交代邦飞：「小飞，晚上我要到紫环礁一趟。如果没什麼重要的事情，不必找我。明天早上我会直接到柯议员办公室去。」邦飞嘴里塞著面包，咿咿呜呜的回应：「这麼神秘，要去会情人吗？」我瞪他一眼，他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看他鼓著嘴、涨红著脸，我也气不起来，微笑著对他说：「不要紧张，我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打你。今天我要去做的事，和你也多少有些牵连，明天再告诉你详情。」邦飞勉强把面包吞下，说：「好！没问题，我会转告柯叔叔。」走到停车场的取车处，对著管理电脑说出车号，等待车子送出来。当输送装置呼呼的运转时，我觉得背後好像有对眼睛盯著我。从我走出议会时，就有这样的感觉，但环顾左右却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可能是紧张惯了，过於神经质。一会儿时间，我的车子就送出来了。

邦飞替我准备这辆车时，还不忘将其外表重新涂装，以红色为底，加上一些黑、白的线条。

正是十年前「飞」的涂装。这个小子平日散散的，记性倒是不错。不过「飞」是我亲手拼装起来，徒有相似颜色的车子是无法替代的。我坐上车，把手提箱抛到旁边的座位上，就没人车流之中。

远远看到红灯亮起，下意识地减低车速，滑到停止线前才停住。已离开繁忙的市区，车辆明显减少许多，也可以稍稍放松一下精神。十年没和如姊见面了。十年之间，奔波於各小行星与太空站之间，即使来到地球来，也是躲躲藏藏，根本无暇找寻如姊的下落。难得这回可以大大方方的现身。

想起如姊，往事的无奈像病毒一样慢慢渗入心中。虽然只比我大几个月，但父亲早逝，使如姊看来比我成熟多了。在读国中的时候，如姊迁到我家隔壁，她就视我为小弟弟，我也一直视她为亲姊姊。经过了高中、大学，这样的关系一直维系著。如果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战争没有恶化，或许到今天我们还是比邻而居的好姊弟，而如姊和祥哥……心情的病毒好像突然发作，直让我喘不过气来。

----二--飞马二号太空城虽宣布中立，但多年来地球政府与火星移民间的敌对状态，仍然使城里的居民紧绷神经，深怕受战火波及。市政府及市议

会为了政治走向而争论不休。毕竟战争继续扩大的话，中立的局面一定保不住。市政府倾向和地球政府结盟，原因是实力强大，战胜的机会高。但议会中有不同的声音。为此，政府、民间不时举办辩论、座谈、研讨及游行。

祥哥和如姊就是在一次演讲会上认识的。

前三年把大部份课程都修完了，我的大四生活只能用「懒散」来形容。除了每周上几堂课之外，偶而和朋友乘坐小型梭艇，溜到外面去享受无重力的飞行。飞马二号像个小行星，介於地球和火星之间，绕太阳作公转。从梭艇上常常可以看到火星附近有交战的火光。祥哥是大我一届的学长，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毕业後当了柯克市议员的助理。柯克属於年轻一代的议员，对於地球或火星都没有任何情感上的牵连。他的主要政见是由飞马二号政府担任和事佬，弭平战乱。为争取选民的认同，柯克时常举办演讲及座谈，作风与老一辈的议员大相逕庭。由於祥哥在学校有丰富的活动经验，这些演讲与座谈会都交给他来负责。祥哥看我生活太闲散，常常拉我去帮忙。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赚外快也不错。我的兴趣是在太空梭艇，时常修修改改，这点薪水刚好供我购买工具及零件。所以那一年之中，柯克议员的演讲，差不多每一场都听到了。

那是个普普通通的周末下午，柯克照例又办演讲了。我和几个工读生布置好会场後，祥哥拿罐汽水给我，一起坐在大厅右侧，看著柯克的拥护者、反对者、无聊看热闹的人陆陆续续走进来。一些演讲会的常客，也会向我们打打招呼。一位长发女郎出现在门口，我和祥哥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移过去。身影很熟悉，但衬著外面的光线，一时看不清楚是谁。

「小农，你怎麼在这儿？」长发女郎突然对我们说话，又直呼我的名字，我和祥哥都吓了一跳。

「原来是如姊。你来听演讲吗？」避开门口的光线，我认出她是住在隔壁的如姊。如姊在学校成绩非常优异，提早一年毕业，在一家私人研究机构，从事研发工作。因为最近工作比较繁忙，如姊常常住在公司的宿舍，放假时才回家，已有一个多月不曾见面。

「是啊！昨晚回到家。在公司一直忙，好像与世隔绝，所以今天来听听看，免得和社会脱节了。你也来听啊？不可能吧！你不是只会玩太空梭吗？」如姊挖苦我。

「哈哈！如姊果然了解我。我是来打工的。」说完後，发现如姊的眼光稍微飘向旁边，我才想起祥哥的存在。我一手搭在祥哥肩上，说：「这就是工头。」本来健谈的祥哥突然像块石头一样安静，眼光晃来晃去，不太敢注视如姊。看到这情况，心中多少有些明白。一头秀丽长发，修长结实的身材，加上慧诘的双眼，正是祥哥欣赏的类型。我把手放下，正式为他们介绍：「这位是我的学长，何立祥，现在是柯议员的助理。就是他介绍我来这里打工的。这位是我的邻居，林芸如，目前在高阳集团的动力研究所工作。」祥哥有点尴尬的说：「你好！欢迎你来参加柯议员的演讲会。」如姊也有点不自在的微微一笑，说：「你好！」然後两人对望了一下，都不知要說什麼。

我指著前排两旁的工作席，对祥哥说：「祥哥，你带如姊到工作席去坐，那里听得比较清楚。我还要到控制室去打理一下。」祥哥痴痴呆呆的说：「哦！好！林小姐请随我来。」看著他们的背影，我窃笑著：「祥哥这个大笨蛋，看到美女就傻了。」走到楼上的控制室，进行最後的检查工作。透过控制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整个讲台，也可以看到前排的座位。只见如姊独自坐在工作

席，祥哥呢？该不会临阵脱逃，白白放弃机会？还好，不久就看到祥哥拿著一叠文件跑回工作席，大概是柯议员的宣传资料。虽然听不到声音，还是可以看出来祥哥正努力解说柯克的政见。检查完毕，我不打算下楼，就让他们自己去谈。我有预感，他们会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三--因为战区渐渐扩大，市议会接连几周召开紧急会议，柯议员暂停了所有的演讲会，我成了周末失业人士。祥哥忙著准备柯议员需要的资料，有好几天没有见到。这个周末也是一样，看来情势真的不太好。

没有工作，睡到接近中午才起床。爸妈早就出门上班去了。胡乱梳洗一下，出门去吃「早午餐」。刚刚踏出门口，如姊就隔著篱笆叫我：「小农！总算起床了。」我走近篱笆，很高兴的说：「一早就有美女叫我，今天运气会很好喔。」如姊敲敲我的头：「还早？都过去大半天了。」我吐吐舌头，问道：「如姊今天放假？」「是啊！中午过来这边吃饭，今天是如姊下厨。」「有没有问题？你不是最讨厌煮饭的吗？能不能吃啊？」如姊眼珠转一转，说：「不知道耶，所以找你试试看。」我故意低头叹口气，双手撑在篱笆上，跳了过去，然後大声的说：「白老鼠一号报到！」如姊出门买东西，我自己先进去。走到厨房，看见林妈妈正在切菜。

「林妈妈好！不是如姊要下厨吗？怎麽林妈妈在作菜？」林妈妈回头看到我，笑著说：「真的全部让她准备，午餐和晚餐恐怕要一起吃。」我也回应：「就是呀！我就不相信如姊有办法全部自己弄。」林妈妈把手洗净擦乾後，拉著我到客厅，问我说：「阿如上次去听演讲，你是不是介绍她认识一个男孩子？」我点点头：「是啊！是我大学的学长。」林妈妈又问：「那个男孩子怎麽样？人品好不好？」我大概听出林妈妈的心意，就赶快说：「当然好！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脑筋好，脾气好，又很上进，长得比我帅多了。」林妈妈有点满意的笑一笑。我问林妈妈：「林妈妈怎麽知道？」「上次去演讲会回来，阿如的心情好好。问她高兴什麽，也不说。後来几次放假回来，就有个姓何的男孩子打电话来找她。逼问好几次，阿如才说是演讲会上认识的，是你的朋友。」「没错！是我的学长何立祥。他们有没有出去约过会？」我好奇的问。

林妈妈才要开口，门前就传来如姊的声音：「我回来了！」林妈妈赶快跑回厨房，我也坐下来假装看电视。

午餐後，和如姊一起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聊聊我在校园的生活，也聊聊如姊在动力研究所的工作。如姊所属的研发小组正在改良人工肢体的技术。已往的义肢必须先输入几个定型化的行为模式，配戴者以神经电流讯号来触发这几个模式。结构固然简单，配戴者可以做的动作却有限。如姊的工作就是设法以机械致动器来模仿肌肉对神经电流的反应，不再需要预先输入动作，只要调校好神经讯号与致动器的反应配合，即可随心所欲的行动。也可以说是「人工肌肉」的一种。这样配戴义肢的人可以从事精细的工作。

聊了一阵子，我转个话题问：「你和祥哥最近如何呢？」如姊不防我突然一问，双颊泛红，故作镇定的回答：「我和他只是认识，没有什麽特别的。」唉！女孩子就是这样。我故意说：「不要骗我了，祥哥都告诉我了。」如姊一急：「立祥怎麽可以这样呢？」话一出口，如姊就发觉说溜嘴了。

我笑著说：「哈！已经叫得这麽亲热了，还要骗我。其实，祥哥什麽都没对我说，只向我问了你的电话号码。」如姊发现被我骗了，但是看著我一张笑脸也气不起来，只有习惯性的用手指敲敲我的头：「小鬼头，好心作饭给你吃，竟然来套我的话。」我赶快闪开，换用正经的口吻说：「我不是要取笑

你，我真的是关心你们两个。」如姊也不再追著我打，想了一下才说：「我是觉得他不错，可是现在我的工作正值关键时刻，并没有常常和他见面，多是打电话聊聊。反正还年轻，认识深一点再打算。」其实不只你忙，现在局势有点混乱，祥哥也是少有休息的时刻，已经有好几天没看到他。不过从你们第一次见面，我可以看出祥哥很喜欢你，但是不晓得他是否已经摆脱心里的障碍。」如姊听我这样说，就停下脚步，问我：「什麼障碍？」显然祥哥还未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如姊。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不想暴露心里的软弱吧！我拉著如姊到路旁的长椅坐下，慢慢的说出祥哥在刚刚毕业时发生的事情。

----四--凌晨三点，我坐在电脑前修改「飞」的设计图。在柯议员演讲会打工几个月，存了足够的钱，打算更换一个马力较大的引擎。换引擎是个大工程，因为推力增强，艇身的结构也要相对加强，不然可能一加速就变成一个压扁的纸盒。电话嘟嘟的响，我赶快拿起话筒，免得吵到爸妈的睡眠。

「喂，是小农吗？」祥哥的声音。

「祥哥，什麼事情？这麼晚打来。」昨天你告诉芸如有关雨柔的事情，今天芸如找我谈了一下午。」祥哥说。

我心里七上八下，小心的问：「是不是我多嘴了？」祥哥连忙说：「不不不！其实你帮了我很大的忙。芸如很体谅我的心情，还帮我分析了很多心里难解的问题。我真的很感谢老天让我认识她。本来我还担心是否自己心里太空虚，而把她当成雨柔的替身。现在我很笃定，我是真正的喜欢芸如。」听到这里，心上的石头才放下。但立刻又想到，傍晚如姊要回公司的时候，好像闷闷的样子。於是问祥哥：「你有告诉如姊，说你喜欢她吗？」祥哥迟疑了一会儿，说：「芸如说她可以体会我的心情，愿意给我一段时间调整。所以我就....」天啊！孺子不可教也！我叹了一口气，说：「我真的被你打败了。如姊要回公司的时候，好像不太高兴，原来是这麼回事。」祥哥急忙的问：「芸如真的不高兴吗？」「是啊！她在别人面前总是显现理性又坚强的一面，其实她是很敏感的人，在感情上并不像外表那样坚强。」祥哥想一想，问我：「明天有没有空？陪我走一趟。」我和祥哥到达高阳动力研究所时，已近中午。在大厅向管制人员表明来意後，就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等待。高阳集团差不多是最大的跨星际公司，从事各种工业机械的生产。在飞马二号的动力研究所是个开发部门。因为里面的研究攸关高阳在商场的竞争实力，所以外人不能随意进入。正在等待时，从里面走出两男一女，我和祥哥当场愣住。那不是雨柔学姊吗？我可以感觉到身旁的祥哥微微颤抖。雨柔学姊身旁是个高大的年轻人，有著刚硬的线条和笃定的眼神，让人看一眼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精明干练与迫人的气势。年轻人另一旁是位体面的中年人，两人正边走边谈。他们进入大厅後，雨柔学姊也看到祥哥，不可置信的停下脚步，望著我们。高大的年轻人也跟著停下来，顺著雨柔的眼光，发现了我们。他低头询问雨柔时，祥哥却率先走上前去，我很紧张的跟著。

「嗨！雨柔，你好！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从地球回来了，怎麼也不通知一下老同学呢？」祥哥显然很努力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

雨柔很不自在的说：「我今天才刚刚到达。」年轻人问道：「这位是....？」未待雨柔答话，祥哥立刻回答：「我叫何立祥，是雨柔的大学同学。」祥哥的语气已较平稳，同时也递出名片。年轻人接过名片，轻快的说：「原来是雨柔的同学。我叫柴斯卡，是雨柔的先生。」祥哥和柴斯卡握手时，雨柔低头站立一旁，默默不语。柴斯卡觉得雨柔有点反常，就一手搂著雨柔的

肩膀，低头问：「怎麼了？」雨柔摇摇头说：「没什麼，可能太疲倦了。」於是柴斯卡对我们说：「不好意思，我们刚刚从地球过来，坐了十几小时的太空船，雨柔可能累了。有机会再聊。」转头对中年人说：「所长，我们先回饭店去。」我和祥哥目送他们走出大门时，如姊已悄悄来到身旁。刚才那一幕，如姊都看到了。如姊开口问：「那一位就是雨柔？」祥哥喘了一口大气，转头对如姊说：「没错，她就是雨柔。还好昨天我已想清楚了，不然刚才可能会作出奇怪的举动。」祥哥从我手上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束百合花拿过去，拉起如姊的手，对如姊说：「送你，芸如，谢谢你昨天陪我长谈。而且我要告诉你，雨柔已经从我心里消失了，现在这里只有你的位置。我爱你。」-----五--一度紧张的情势趋於缓和，祥哥和如姊的感情也在和平的岁月中逐渐增长。小俩口虽然甜甜蜜蜜，还是不会忘记我这个好弟弟。祥哥有空就拨电话给我，打打屁，或是正经一点，谈谈政局以及他的理想与抱负。虽然飞马二号不涉入战争，祥哥还是谈了不少对战争的看法。战争已持续三年，不论在火星或地球，一般人已厌倦这样动荡不安的生活。在一次次战役中逝去亲人的哀痛，使得主张停战的声浪日益升高。但是不少政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或是转移民众的眼光，总是不断捏造出续战的理由。因为战争，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集中，不论是在哪一方，都渐渐出现集权及军人干政的情况。祥哥谈了不少關於解决战端的作法，而我一直是个好听众。如姊的料理越作越好，因为除了我之外，多了另一只白老鼠。不要怀疑，白老鼠二号就是祥哥，而且这是一只马屁鼠，烧焦的菜都说好吃。如姊在动力研究所的表现不错，已经升上小组的副研究员。副研究员有权力签发访客证，所以我也有机会到如姊的研究室去逛逛。

不知不觉一年快过去了。接近毕业，同学们都忙著准备最後的考试，或者努力撰写学士论文。我这只大懒猫也同样忙碌了起来。改造完成的梭艇，已经试航几次，正针对新发现的问题再作改进。因为动力加大了，我把原来单座的艇身也加大，可以容纳其他的仪器并多加一个座位。我打算加装一个观星仪。如果顺利的话，配合输入电脑的星图，可以随时计算出自己的位置，不必再依赖太空管制中心的雷达来定位。也就是说，具备了长程飞行的能力。

这是我论文的主要部份，加上兴趣所在，所以大懒猫时常一天只睡几个小时。

又是夜深人静的时刻，我正蹲在机库里敲敲打打。电话又响了，八成是祥哥。只有他会半夜里打电话来。

「喂！是小农吗？」果然是祥哥，不过声音好像怪怪的。

「哈！我就知道是你，全世界就只有你专门在半夜打电话。」我还是不忘损损他。

但是祥哥并没有像已往那样反击，反而急忙的说：「你知道上周在地球发生的反战活动吗？」虽然看不到彼此，我还是点点头，一边说：「知道呀！几个大学的反战团体集合在地球政府联合大厦前的广场，举办联合示威，要求鹰派军人下台。每天的新闻报导都先报告这个事情，学校里也有不少人穷附和，我怎麼会不知道。」祥哥咽了一下口水，说：「有事情发生了。刚刚传来消息，艾尔康将军的鹰派势力太大了，居然派军队冲破维持秩序的警察部队，自行驱赶示威的学生。而且都是荷枪实弹的战斗部队。」我也觉得不太好玩了。自己是大学生，最清楚大学生的能耐了。遇上这种情况，只有挨打的份。「那些学生还在对抗军队吗？」我的心情已经慢慢沈了下来。

祥哥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大部份的通讯线路都被切断了，只知道刚开始外围的警察部队不准军队进入，发生冲突，警察部队一下子就被打散，军队直接进入广场。因为是晚上，不少学生正在睡梦中，根本来不及反应。」我起身去打开超短波收讯器，尝试拦截从地球传出来的讯息。但是平日可以接收到的几个频道，只剩下沙沙的杂讯。舒展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祥哥，真的都收不到消息。我的发烧机也没有用。」忽然有个念头，立刻对祥哥说：「我想到一个主意，先挂电话，我去试试。如果你现在有空，就过来看看。」祥哥不假思索就说：「好！我现在就过去。」我跑回书房，把以前查到的军用频道资料都翻出来。在平时是不准使用这些频道的，被逮到不只取消无线电执照，可能还要坐牢。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只能藉著偷听军用频道来获得消息。

回到机库，把收讯器的讯号线连接到转换器，再连接上梭艇的电脑。输入解码程式後，我就将收讯频率调整到我所知的军用频率。解码程式开始运作，但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找出正确的解码方式，只看到、听到一堆莫名其妙的影像与声音。电脑还在努力运算时，祥哥踏进了机库。走到我的梭艇旁边，祥哥看看这些配线和监视器上的讯息，说：「还是你脑筋动得快，居然想切进军用频道。」我摇摇头：「编码的方式和以前不同，不知道管不管用。」两人静默不语，四只眼睛都盯著监视器。

过了一小时，还是解不出密码。祥哥仍然很有耐心的等待著，但我已坐不住，起身到厨房去泡咖啡。煮水机还在呼噜呼噜作响，就听到祥哥叫我：「小农！快来！看到了！」----六--毕业典礼当天，爸妈很高兴的到学校去拍照，不过校园内却一点快乐的气氛也没有。四处挂满标语，痛斥地球军队的蛮横行为，哀悼反战学生的伤亡奔逃。午餐之後，爸妈先回家去。我脱下学士服，独自在校园中游荡。活了二十几年，从未希望自己能对世界有什麼贡献，只要快快乐乐过日子就很满意了。但是一周之前，和祥哥看到的画面太令人震惊了。久处太平世界的我们，从不知人类与野兽可以这样相似。不！应该说人类居然可以比野兽还残暴。一群手无寸铁、和我们一样向往明日无限前程的年轻人，在铁蹄之下，连痛苦哀嚎的机会都没有。机动部队的刽子手，挥舞著钢铁肢体，使用最原始的冲击力量，迅速搏杀脆弱的生命。没有枪声、炮声，连惊慌与绝望的哭喊都稀稀落落。我任由厨房的开水烧乾，和祥哥紧握双拳，在监视器前伫立到天亮。几天後，逃离现场的记者才断断续续的传回一些消息。

屠杀学生的是一支秘密成立的精英部队，不知道由何人指挥。使用的武器是从未见过的「动力甲冑」，外观与「爆炸物处理小组」的防爆衣相似，但是行动更敏捷，也更有力量。在攻击广场上示威的学生後，这一支神秘的部队也攻入联合大厦，夺取地球政府的控制权。至於当晚在联合大厦广场上到底有多少学生遇难，没有人知道。一方面是军队接管地球政府，封锁大部份的消息管道；另一方面，没有一具尸体是完整的，任谁也无法去辨认那些人来不及逃出。

踱步到活动中心旁的草地，那里搭起了一个简单的小讲台，一群学生正拿著扩音器，大声数落地球军的暴行。我看了一眼，默默从旁边走过。老实说，我是有一点点不喜欢时常在学校里大小声的这一群。总觉得他们说的多，做的少。像这一次的事件，在这里喊破喉咙，让记者有新闻可以炒，对於地球上的人却一点帮助也没有。

正要离开时，有个熟悉的声音叫住我：「农！」回头在人群中看到了小洁，正站在一张签满名字的大白布前面。心里不太愿意，但还是走了过去。这时候也注意到台上声嘶力竭的，正是小洁的男友程伟。走近小洁，看她学士服尚未脱下，就拼命的拉来往的人去签署谴责地球军暴行的公开信。如果现在我们还在交往的话，一定舍不得她这样辛苦。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当初就是程伟的积极与热情吸引了她，而决定和我分手。在这个时刻，若他们两人没有出现在这里疾呼，才算是不正常。

「嗨！小洁！」我连续几天睡不好，声音有些沙哑。

小洁一脸专注，递过来一枝笔，说：「农，你也一起来签名吧。」虽然觉得签署这封信是徒然的，我还是接过笔在白布的角落签一个小小的「伽马农」三个字。

刚想和小洁聊几句，台上的程伟也看到了我。他立刻对著人群说：「首先揭发地球军暴行的伽马农同学，现在也来参加我们的谴责活动。由於他的贡献，使我们可以看清楚地球军狰狞的一面。现在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正想拒绝时，发现所有围观的人都望著我，只好硬著头皮被他们拉到台上去。除了尴尬之外，对程伟的擅作主张也有些恼怒。我本来是不喜欢这样的活动，若非小洁叫我，才懒得来签名。走到台上，不少站台的人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有个家伙更讨厌，竟直接搭著我的肩膀，好像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一样。天晓得他是那号人物。看到台下不停拍照的记者，我觉得恶心。扩音器递到我手上，不说话也不行了。

整理一下思绪，我拿起扩音器说：「我只是一个贼，刚好偷到令人愤慨的讯息。而各位也是贼，你们偷了那些被屠杀者的故事，用来衬托自己空洞的情操。在这里签名、在这里演讲，对那些已遭毒手，以及正在逃亡的人，有什麼帮助呢？不错，可以形成舆论，迫使我们的政府去干涉。但外交的影响力足以左右非理性的军事政权吗？他们敢明目张胆的进行屠杀，就不怕星际间的谴责。他们有最大的土地、最丰富的资源、以及最强的军队，他们会怕别人恶言相向吗？不要再用别人的悲剧来表现自己的怜悯，更不要藉他人的牺牲来证明自己的高尚。」-----七--和祥哥一起来到地球已经过了三天，约定来接应的「自由团队」还没出现。我利用潜望镜穿过营帐的上方，观察四周的动静。这个营帐隐藏在沙丘之中，可以避免被地球军的巡逻队及监视卫星发现。我和祥哥轮流警戒。

「联合广场惨案」已过了一个多月，艾尔康军系差不多完全控制住地球的主要都市。但是地球幅员广大，且大多数人并不赞同戒严统治，转入地下的反战团体仍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为了掌控反对力量，军队包围各地大学，学者及学生即使未遭杀害，也难免身系图镗。

然而，这种高压手段只会促使反战团体采用更激烈的方式来对抗。从各地逃脱的学生与教师，慢慢暗中聚集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自由团队」，四处破坏军队的行动与设施。

这是很讽刺的事实，宣扬反战思想的团体也拿起了枪杆来作战。人类的历史总是带著一些些戏谑。「自由团队」里的重要人物齐鸣教授，与祥哥有非常深的渊源，这也是我们前来地球的原因。齐鸣教授是个自由派的学者。在四十二岁时，妻子病逝，加上时常批评政府，任教的大学受到压力而不续聘，於是带著尚在襁的儿子离开地球，前往飞马二号。其後在市立大学政治系任教十余年，并且遵从他妻子的愿望，赞助了许多孤儿的生活。祥哥就是

接受了齐教授的资助，才能完成学业。在受资助的人之中，只有祥哥与齐教授最接近。祥哥往政治学方面发展，受到齐教授的影响很大。去年，地球的北非大学邀请齐教授担任客座两年，才再次返回地球，也才会遇上这次的事件。祥哥经过许多管道打听齐教授的下落，知道齐教授已逃出军队的封锁，离开北非大学。而且发挥他的影响力，凝聚分散各地的反战力量，组织「自由团队」。原本祥哥要独自前来地球，但我知道之後，也决定和他一起动身。在任何人眼里，我的决定是不可理喻的。飞马二号是和平中立地区，没有人会放弃安稳的日子不过，反而投入动乱的战区。我也不知道为什麼，只是受教育多年，在飞马二号似乎没有地方让我想要贡献所长。「联合广场惨案」发生之後，认为既然自己强烈厌恶人与人之间的残杀，就不能再作为一个旁观者。於是踏上这个深蓝色的行星，为扼止战争尽一点力。

我们的登陆小艇已埋入地下，但著陆时产生的震动仍引来不少地球军的搜索。我估计登陆小艇应该被发现了，因为在一小时内已有两波巡逻队从小艇的方向过来。可能是附近有太多地球军，「自由团队」才迟迟未露面。再过一天，我们的饮水及食物就差不多消耗完了，希望能及时与他们连络上。

祥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农，换我来警戒，你去休息。」我把潜望镜交给祥哥，移到卫星通讯器前，看看地球轨道上的废弃太空站「亚特兰提斯」在什麼位置。我们乘坐「飞」由飞马二号来到地球，但是「飞」的设计无法胜任穿过大气层的航行，只好将它藏在「亚特兰提斯」太空站，并且利用太空站的登陆小艇进入大气层。「亚特兰提斯」已弃置多年，为避免与其他的太空船相撞，上面装有特殊的发讯机，可发出辨识讯号。我把携带的卫星通讯器调整为可接收这个识别讯号，以随时了解其位置。

又过了一天，接应的人还没出现，我们开始有点担心。到了晚上，刻意只用一半份量的乾粮，以免真的要饿肚子。夜晚的沙漠并不黑暗，沙上的波纹在星光下明白可见。白天见不到的小生物，也在凉爽的夜色中离开蔽荫场所，开始它们的活动。将潜望镜换上夜视功能，就可以看到奔跑於沙地上的一团团小热源。我环顾四周，在西北边的地平线上发现几个人正逼近我们的营帐。他们没有乘坐气垫车，与昨天见到的地球军不同。我叫醒祥哥，要他过来辨认是否为接应的人。距离营帐约五百公尺左右，一行十人停下脚步。其中一人走到附近的小沙丘上，取出两面小旗帜，不停的挥舞。祥哥仔细观察旗帜舞动的方式，确认是「自由团队」的人马。

藉由我们发出的信号，这十个人找到了营帐的入口。因为营帐的空间太小，只有为首的三个人进来，其余七人在外面警戒。刚才在沙丘上舞动旗帜，也是这次接应行动的领队，脱下防沙的面罩後，我很讶异的发现，居然是个年轻的女孩子。一头棕色短发，显示她的干练。线条柔和的脸颊，带著严肃的表情。与她四目相接时，却看到她的眼眸深处，藏著自己无法理解的悲痛。

和我们握手之後，她说：「何先生，伽先生，很抱歉让你们久等。这两天军队的巡逻太紧密，没有办法早一点来接应，请多包涵。我叫萨雅，是屬於『西撒哈拉』基地的小队长。

齐教授在距离此处十公里的基地中等待，我们现在就动身前往。」把必须的物品塞进背包，我和祥哥穿上包头包脚的沙漠装，随著他们走入沙漠中。由於戴著面罩，我无法和其他人交谈。从外表来看，「自由团队」的人在体形上显然不如前两天看到的地球军人，大概都是学生。每个人携带的武器也不同。还有人拿著原始的鱼枪。萨雅也递了两把枪给我和祥哥，以因应随时

会遇到的攻击。

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西撒哈拉」基地。这是一个大地洞，入口隐藏在一个乱石岗底下。进入地洞后，萨雅带我们到一个角落，安置好携带的物品。这时候有另一个年纪稍大的人，带着祥哥去见齐教授，而我就留在原地，整理随身物品。萨雅这一队的人也在附近坐下来，好像很疲倦的样子。不过，从他们的眼中，可以看出对我和祥哥的好奇。

在他们的目光下，我有些尴尬，乾笑几声说：「呵！我脸上有脏东西吗？」他们听了之后，有的人不太好意思，有的人却哈哈大笑。笑得最大声的一位，是个大块头，他抓抓头发，说：「对不起！我们只是很好奇，为什么这时刻有人自愿跑到地球。我们可不是把你当作外星人哦！」我立刻从背包中拿出夜视镜和氧气罩戴上，捏著嗓子说：「你猜对了，我是外星人。」这一次所有人都笑出来，尴尬的气氛也消失了。

大块头笑得尤其夸张，还在地上打滚。他的举动又逗得大家更开怀的笑。坐在较远处的萨雅也不禁笑了出来，把手套扔到大块头的脸上，说：「莫里斯，你也太夸张了吧！」我发现萨雅的笑容还蛮甜的。

交谈之后，确知他们都是大学生，萨雅也是，她才二年级而已。但是丰富的登山及野营经验，使她为小队长。他们手上的武器若非从家里带来，即是从地球军手上夺过来的。全部都是轻型武器，实在很难和军队对抗。至于我为何到地球来，我只简单的说是陪祥哥一起来的。莫里斯拍拍我的背，称赞我有义气。萨雅虽没有多谈，却露出不相信的神情。

不知道祥哥和齐教授商量什么大事，一直都没有出现。吃过热食后，准备好好的睡一下。前几天一直担心被巡逻队发现，而且沙丘下空气怪闷的，没能安稳的睡一觉。除了萨雅，其他九个人也在这个地方休息。我躺在睡袋上，舒服的呼一口气。莫里斯在我身旁把盖摊开，但没有立刻躺下，反而好奇地翻看我携带的工具。发现没见过的东西，就立刻问我。

直到每样东西都碰过了，他才很满意的躺下。----八--第二天清晨，萨雅就过来叫我们起床。我是最会赖床的，不过萨雅还是很有耐心的催促我。算是客人吧，只是轻轻的摇动我的肩膀，不像对其他赖床的人，乒乒乓乓一阵打。莫里斯也会赖床，但萨雅不他，因为皮太厚了，不动。只见萨雅用食指在莫里斯的腰上戳几下，莫里斯就跳了起来。原来他最怕呵痒。

换上便服的萨雅，神情上还维持著小队长的尊严，却也流露出年轻女孩应有的气息。莫里斯偷偷告诉我，在几个月前，萨雅还是个蹦蹦跳跳的小女生。脸蛋圆圆的，一头棕色长发总是扎个公主头，戴著可爱的头饰，活像个娃娃。她的父亲是位警察，在「联合广场惨案」中失踪了。因为父母早已离异，父亲的遇难，对她打击很大。加上最近的动乱，萨雅毅然削去长发，面容也因生活的不安定而消瘦不少。可以看出她心情上的剧烈变化。也许我还未真正涉入战争，仍然保持承平时期的价值观。萨雅在我眼中，不像莫里斯他们所说的那样严肃，反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落寞。专注於「自由团队」的行动，不过是用来填补另一方面的失落。

用过早餐，祥哥总算出现了。齐教授也一起来到我们休息的地方。齐教授身旁跟著一位小男生，有些害羞的样子。

祥哥把我介绍给齐教授：「教授，这位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伽马农。全靠他的太空梭艇和航行的知识，我才能顺利到达这里。」齐教授和我握手，说：「欢迎来到『西撒哈拉』基地。我以前是不是曾见过你？」我笑著说：「哇！

齐教授记性好呀！我在大二时修过您开的『民主政治与生活』。已经是两年前的的事了。」齐教授低头对著身旁的小男孩说：「邦飞，这位哥哥也是从飞马二号来的，快点叫伽哥哥。」小男孩害羞的躲到齐教授身後。

祥哥接著说：「我和教授提过你的专长。教授希望你能帮忙改进这个基地的设施。萨雅这个小组暂时协助你的工作。另外有一个重要的计画，必须听听你的意见。」祥哥把一张地图摊开在地上，其他人也坐下来看。祥哥指著上面一个三角记号，说：「这是非洲北部的地图，这个三角形就是我们所在的基地，其他X记号是地球军的据点。这些资料是由派出的侦察小组所获得的。但是这种侦察方式太危险，而且也不能全面掌握地球军的动态。齐教授知道你可以接收『亚特兰提斯』太空站的讯号，想要利用上面的侦测器，来监视地球军。你看不可行。」我想了一下：「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亚特兰提斯』位於高地球轨道，并不适合当作间谍卫星来使用。而且我手边有关『亚特兰提斯』的资料太少，不清楚上面是否有侦测装置。」齐教授点点头说：「暂且不管轨道的问题，我们必须先取得足够的资料，才能判定『亚特兰提斯』是否有利用的价值。至於这个问题，萨雅你有没有什麼建议？」站在一旁的萨雅说：「在最接近的哥勒亚市大学图书馆，或许可以找到『亚特兰提斯』的资料。」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哥勒亚是在北方五十公里左右的一个绿洲里，那里驻扎了一支约五千人的地球军。要进入该城市，需先经过五十公里的沙漠，然後再突破地球军的封锁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齐教授召集了几位负责作战的小组长到会议室去商讨细节，我则由萨雅带领，先去看看这个基地里的设备。

目前「西撒哈拉」基地还很简陋，只有很简单的电力及通讯设备，医疗器材也很缺乏。

我把带来的氧气面罩贡献出来。夜视镜经过改装後，可以侦测体温的变化。检修「飞」所用的超音波感测器也调整为适合人体的音波强度，可以用来侦测骨骼及内脏的情形。在基地中堆放不少夺自地球军的物资，我设法从损坏的地球军武器中，找出可用的零件，重新拼出一些威力较大的武器。其中最强大的，是一具由气垫车上拆下的脉冲雷射炮。我搜集了不少太阳能电池，可以用来补充目前电力系统的能量。地球军的通讯设备当然也能改成我们使用的编码方式。忙了一整天，成果还不错。莫里斯和其他几位理工科系的组员，都精神抖擞的帮忙。今天算是和他们所学最有关联的一次工作。萨雅读的是心理系，只能在一旁静静的看著我们忙碌。有几次抬头看看她，她都报以鼓励的微笑。

到了傍晚，我们收工後，祥哥跑来找我。

「小农，我们已经和哥勒亚那边拥护『自由团队』的人连络上了。他们可以先到图书馆帮忙寻找『亚特兰提斯』的资料。如果有，我们再去拿。大概明天中午就可以知道结果。」祥哥兴奋的说。

可是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祥哥，如果说『亚特兰提斯』可以使用，我们势必要进入内部才能控制。要上到那麽高的绕地轨道，没有轨道运输机是不行的。」今天在讨论作战计划的时候，也有考虑到这一点。离基地最近的发射中心在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那附近也有『自由团队』的基地。齐教授已经派遣一个小组前往联络，评估是否能够掌握发射中心。」听到这里，我也比较安心。「听起来很顺利。到时候要不要和我一起上去？」我问祥哥。

祥哥不解的问：「为什麼？我也帮不上忙。」我靠著岩壁坐下，双手枕在

脑後，说：「太空站上都有星际级的通讯器，可以和飞马二号连系。你不想和如姊说说话吗？」祥哥叹一口气，也挨著我坐下。「出发前，我和芸如谈过。我也不知道这次来地球是否能安全回去。所以，我要芸如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後，战况有改变，齐教授的处境不再这麼危险，我就回去。不然我还是继续留著，芸如可以不用再等我了。芸如也谅解我的处境，答应我的要求。所以，我想这一年内还是不要连络比较好。」祥哥，如姊对感情是很执著的。虽然这样承诺，我相信她会一直等著你回去。」我也希望回去。」祥哥拍拍我的肩膀，说：「所以啊！我们都要努力。为了你的如姊，也为其他人，要早一点把艾尔康赶下台。」--九--从哥勒亚传回来消息，已确定取得了「亚特兰提斯」太空站的所有资料。包括原始的设计，以及三十多年的营运纪录。我们必须派遣一支队伍前往哥勒亚。为了减弱哥勒亚四周的封锁，同时要攻击附近的一个地球军据点。哥勒亚东方的这个地球军基地，规模不大，但至少也有两万名士兵。随便一辆气垫车上的武装，都抵得过「自由团队」一个小组的火力。还好我们的目的只是骚扰，不需硬碰硬。

行动定在三天之後开始，我和祥哥尚未完全适应地球的重力及气压，无法参加作战。萨雅和她的小组必须参加。经过几天相处，我和莫里斯已成了好朋友。萨雅虽没有和我谈那麽多话，却也建立了一些默契。看著他们出征，我的情绪变得很低落。如果我也能去，或许就不会这样了。要参与作战的人，这几天尽量减少基地里的例行工作，而且我对基地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萨雅不需再支援我。

我带著工具包走到仓库去，那里还有很多掳来的物资没有整理。在撬开一辆雷达车的座舱後，意外的发现里面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仪表还发出暗暗的黄绿光线。我大略看过仪表後，打开车上电脑的资料排线插座，把我的小电脑接上去。车上电脑只是作很简单的资料储存及运算，很容易就读出其中的资料。有几个档案储存的是附近的地图，我们的基地在这图上并未标示出来，显然尚未被发现。几个地球军基地的位置，和侦察的结果差不多。看过几张地图後，发现有一个比较小的图形档案，格式与地图档不同。我的电脑很快就分辨出该档案的格式，立刻显示在萤幕上。让我很惊讶，这只是一张照片，一对年轻夫妇抱著一个婴儿的照片。温馨的画面和周遭的武器非常不能协调，我也陷入另一种困扰。如果面对的是真正的恶魔，我会毫不犹豫的去对抗。可是这张照片明白的告诉我，地球军也是人。不管在政治上的观点为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爱人与亲人。在这个层面上，大多数人都是温柔的，而且充满了爱心。也可以说，都是「人」。不管交战双方谁胜谁败、谁存谁亡，都会留下更多默默伤心流泪的人。这真是战争的无奈。

我对著这张照片不知沈思了多久，萨雅出现在车厢开口处。

「原来你在这里。大家都找不到你。该吃饭了。」萨雅催促著。但她看到萤幕上的照片时，也好奇的问：「这是谁的照片？」「是地球军人的照片。不知道他是不是阵亡了。」我伸手把电脑关掉，收拾散落的工具。

萨雅从没见过我这样消沈，问道：「怎麽了？好像闷闷的？」我挤出一个微笑，说：「没事，刚刚看到别人的家庭照，有一点点感触罢了。」提起工具包，准备爬出车厢。

萨雅却伸手抵住我的肩膀，然後跨进车厢，说：「不急。把你的感触说给我听听。我可是有一半心理医生的资格。」随即在车内的座椅上坐下。

我也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这几天相处，萨雅倒是第一次显现出关心的

样子。若说这时候我想找人倾诉，不如说是藉机多了解萨雅的内心世界。我再把电脑打开，把刚刚的照片找出来。指著照片，我问萨雅：「你对这张照片有什麼感觉？」萨雅抗议：「不对吧！现在我是医生，应该是我问你。」小女孩撒赖的样子不自觉的显现出来。「好好好！你问吧。」我摊开双手，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嗯....就你刚问的问题。你对这张照片有什麼感想？」我指著照片上的小婴儿说：「这是一对夫妻，而且刚结婚不久。因为他们看来很年轻，小孩也这麼小。丈夫当然是军人，很无奈的离开妻子与小孩，到这个沙漠来作战。这位先生应该非常疼爱他的妻子与小孩，所以偷偷在车上藏了这张照片。不过既然身为军人，就难逃这种相思之苦。这是身为军人的苦处。然後他受到我们的攻击，车子被打坏。他可能逃掉，也可能被打死了。如果逃掉了，他也许还会回来和我们作战，会杀掉我们的朋友。如果死掉了，照片中的妻子与小孩就变成了孤苦无依的人了。」我回头看一下萨雅，再望著照片继续说：「当我目睹『联合广场惨案』时，地球军在我心目中是毫无人性的恶魔。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只是陪祥哥前来地球，你是对的。我是为了恶魔而来的。我憎恨残杀人类的恶魔，所以放下飞马二号的一切，降落在这块动荡的大地。我不期望自己能有多少贡献，只要付出一点心力就满足了。但是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很疑惑。我不再确定自己面对的是什麼东西。很希望他们单纯的是恶魔，这样我可以义无反顾的去攻击。这张照片告诉我，事实不是这样简单。我们是人，有家有亲人。地球军也是人，也有家有亲人。我杀了他，和他杀了我一样，有一群心爱的人会哭泣。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才是最恰当的。」我停下一会儿，发现萨雅都没有动静，回头去看她。萨雅也盯著照片看，意外地在她眼中发现一点点泪光。我轻轻的问：「萨雅，怎麼了？」萨雅揉揉眼睛，说：「对不起！我想起我父亲。」萨雅深吸一口气，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继续说：「我不知道你怎麼会如此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可是你刚才的话让我想起父亲遇害後的心情。你说得没错，即使我母亲已离开好几年，她听到父亲的消息後，也痛哭了好久。」说完後，忍不住低声啜泣。

我接过照片，和萤幕上的差不多。萨雅的母亲坐在椅子上，父亲站在後面，还穿著警察制服。照片中的萨雅还是留著辮子的小妹妹，乖巧的坐在母亲怀里。其实我不敢说完全了解丧亲之痛，我的体认只是因为我很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我有慈爱的父母，有快乐的童年，有真诚的朋友，有成为知识份子的机会。和萨雅比起来，我的生活幸福太多的。

我拿出手帕擦去萨雅脸颊上的泪水，并且帮她理一理前额落下的发丝。「萨雅，对不起，害你想起伤心的事。走吧！再晚一点去，莫里斯会把我们的份都吃掉。」萨雅点点头，接过我的手帕把眼泪擦乾。我把照片还给萨雅，关掉电脑，先爬出车厢，再把萨雅拉出来。走回去的时候，两人都默然不语。

----十--潜入哥勒亚的行动十分顺利。那一具脉冲雷射炮对地球军产生不少吓阻作用。然而，即使是声东击西的作战，也会有人牺牲。目前的处境下，可以运送回来的殉难者，只能举行很简单的哀悼式，然後火化。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场面。看著一具具年轻的躯体在火光中化为轻烟，我又想起先前的疑惑。庞大的国家机器下，一般人是否还是像政客所宣称的「国家主人」呢？不停的互相杀伐，丧生的都是最平凡，却最代表人性的普通人。而主导这些行动的人呢？当他们站在至高的地位，俯看人间一幕幕悲剧上演，心中有何感受呢？当权力、财富集中时，人性的一面是否就会被淹没呢？我不

想承认这样的论点，可是历史上一再重覆的事实却提供了强烈的证明。我的敌人是谁呢？是面对面，直接威胁我生命的人？还是那腐坏的顶点呢？我也想起萨雅的心情，不禁转头望著她。在她略为冷漠的外表下，藏著永不能复元的伤痕。失去最亲爱的父亲，是怎样的一种伤痛呢？我真希望能像修理机器一样，帮她修好心中破碎的部份。如果不能，也希望能多了解她，替她分担一些哀愁。萨雅感觉到我的凝视，也转头望著我。在她眼中，我看到了信任。是啊！是信任！是信任我的理想、我的热情吗？而我自己又能信任什麼呢？萨雅，你能给我答案吗？哀悼式之後，我也被召去参加会议。带回来的资料已经解读完毕，可以确认「亚特兰提斯」仍然可用。当初废弃的原因是开发了更经济的太空站，而非机件上的问题。我先简报了「亚特兰提斯」的状况後，提出我的建议。

「因为是旧型的太空站，无法完全有电脑控制，必须有至少三十人的辅助，才能顺利运作。除了维持太空站姿态的地磁感测器之外，还有不少的科学探测仪。用来监视军队的行动是绰绰有余。其生命维持系统的功能还算健全，足以提供一千五百个居民的生活。目前在内部还停放三架轨道运输机，可以从上面直接到达全球的各个角落。老实说，我认为只当作间谍卫星是可惜了一点。不如考虑在上面成立一个基地，可以构成立体的防卫网。」齐教授点头表示赞同。祥哥接著补充：「『亚特兰提斯』上面有完整的全球广播系统，届时将我们搜集到艾尔康将军的暴行广播到全球各地，甚至於星际间，对於鼓动反战势力有很大的帮助。」在齐教授旁边的一位负责作战的组长，起身报告了卡萨布兰加发射中心现有轨道运输机的情况。因为大型的运输机都已徵调至军事单位使用，只剩下几架小型运输机，最多可乘作五人。如果要运送三十人上去，最少需要六架。已知保持在待命状态的只有五架，而维护厂里还有三架待修。目前正积极连络潜伏於卡萨布兰加中的「自由团队」人士，看看可否收买发射中心的人员，并加快维修的速度。

计划大致拟定，我开始规划进入太空站的行动细节。包括我在内的三十人，最好是有理工背景的学生，可以缩短模拟训练的时间。经过一天的筛选，初步先选出四十五人，其中十五人作为候补人员。打仗对学生而言是苦差事，读书就相对的容易多了。被选上的人都斗志高昂，非常努力的研读太空站的各种资料。其实最令人担忧的倒不是他们的专业知识能否即时吸收，而是基地里没有办法模拟无重力环境。大部份的人从未进入太空，初次置身无重力环境，身体可能无法承受，甚至会被吓坏了。只好不断加强心理建设，期望到时候他们不会惊慌失措。行动的时间必须待「亚特兰提斯」运行到适当的位置，轨道运输机才能在最短时间内与其会合。经计算之後，得知最适当的日期是在两周之後。若错过了，必须再等一个月。新成立的修理小组设法从掳获的物品中，拼凑出两辆可用的气垫车。卡萨布兰加距此约有一千公里，若用步行，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在这两周的时间里，忙於筹备工作，没有办法像前些时候，每天和萨雅一起工作。休息时，我尽量和萨雅小组的人聚在一起。虽然和莫里斯谈话的时间远超过萨雅，但只要知道萨雅在附近也就心安了。出发前一天傍晚，我走到基地外观赏黄昏时的天空。在飞马二号，没有日出日落，白天与晚上是人为控制的。来到地球後，晨曦与夕阳最吸引我。从未想过有这样美妙的景色。单就这一点，便足以让我爱上这块大地。明天就要重回太空，我希望能仔细看看今天的夕阳，牢牢印在心中。

当橘红色的光芒渐渐没入地平线上的云层时，我实在很舍不得。金黄的

天空转变成蓝紫色，我知道该回基地了。从沙地上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沙粒，一回头，却看到萨雅静静的站在基地入口。她的脸上出现重重的落寞。我走近她身边，她抬头看著我。我又再次看进她的眼里。

又是充满信任的目光。我忍不住，问：「萨雅，你信任我吗？」萨雅点点头。我又问道：「我为什麼值得你信任呢？」萨雅把目光移向远方，慢慢的说：「从前我最信任的人是我的父亲。他知道自己一生要作什麼样的事情，从来不受外在环境的左右。他的坚持与真诚，是我最信任的。你不一样。」

你不像我父亲那样刚强，可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他所没有的一种温柔。那是对所有人的温柔。

如果天下太平，只有你四周的人才会感受到。在今天这种局势下，你不忍心看到那麼多人受苦，所以你的温柔会散播出去，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不只我们的同志，甚至敌人也能感受到。我信任你的温柔。你让我明了这世界除了报复之外，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东西。生命不是只用来毁灭另一个生命。」我不自禁的握住她的手，说：「萨雅！虽然我现在不能作什麼承诺，我还是要告诉你，当有一天，这个世界不再需要我，希望你能愿意接受我的温柔。」---十一-再过三分钟，就可以和「亚特兰提斯」会合。在轨道运输机发射之前，地球军并没有发现。升空後，虽派出拦截机，并发射飞弹，都已追不上我们。进入地轨道，果然有不少人吐得一塌糊涂，还好没有更严重的情况发生。

接近「亚特兰提斯」时，按照所得到的资料，我把运输机上的发讯机调到特定的频率，向「亚特兰提斯」发出进入信号。可是入口闸门并未开启。我只好先穿上太空衣，慢慢漂过去，像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从一个故障的小闸门进入，找到机场控制室，以手动方式开启。早期太空站的降落导引技术不发达，在机场入口有些机械式的导引缆线，以曳引方式将运输机拖入机场。我先将第一架运输机拖入，然後教导上面另外四个组员使用这套设备，把其他五架运输机慢慢拖进机场。过程虽然缓慢，还算顺利。只有一架不小心撞断翼端。

全部人员进入「亚特兰提斯」之後，按照任务分配，前去检视各个部门。只有外壳被小陨石贯穿的几个地方要花费时间修理，其他机件状况都很好。前後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基本所需的系统开始运转了。维生系统将内部的大气状况调整好，我们总算可以脱下笨重的太空衣。

因为在进入的时候，「亚特兰提斯」处於关闭状态，无法自动调整轨道位置及姿态，所以此时的运行轨道已有些偏差。我带领四个组员到达主控室，一方面进行修正，另一方面也到了与地面连系的时间。

「这里是亚特兰提斯，收到请回答。」几次呼叫後，終於有了回音：「这里是西撒哈拉基地，已经收到了。」可以听到基地里许多欢呼的声音。

「小农，我是立祥。一切都顺利吧？」祥哥接过通讯器。

「哈哈！祥哥，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差不多有十个人不太能适应无重力状态，正在休息。其他人都没问题。」接下来轮流由每个人和地面上的朋友说几句话。所有人都兴奋的挤在主控室门口，那十个病号也不例外，看来精神快恢复了。最後，通讯器又回到我手上。

「祥哥，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小农，接下来的计划会利用封包传送，直接传进『亚特兰提斯』的主电脑。」祥哥停了一下，又问：「你要不要和萨雅说说话？她现在刚好值班警戒，我可以帮你去找她过来。」原来祥哥也注意

到我和萨雅之间的情谊。我知道萨雅的个性，众目睽睽之下，不会和我多说话。「祥哥，不必了。帮我转告她，我会回去一起看夕阳。」切断通讯後，主电脑开始接收「西撒哈拉」传送上来的行动计划。暂时没有重要的事情，留下十个人值班，其他人就先去休息。

我稍微估计一下，现在飞马二号应该是晚上。在我的书房里，已经事先把通讯器接在电脑上，可以利用无线电开启并控制电脑。透过家里的电脑，我接上了飞马二号的电话系统。

「喂..请找林芸如小姐。」我打到如姊的宿舍去。

「我就是。你是...小农!你在哪里呢?立祥呢?」如姊很兴奋的说。

这是没有编码的通讯，有点危险。「如姊，对不起，我不能说我在什麼地方。祥哥现在没有和我在一起，但是我刚刚和他说过话。他很好，你不要操心。」「你们两个，只会叫我不操心。去那麽危险的地方，我会不操心吗?」如姊责备著我。

「如姊，对不起啦!你真的不要担心，我会好好照顾祥哥的。还有，麻烦你回家的时候，代替我去看看我爸妈。我不敢打电话回去。」「你不说，我也会去看他们。他们真不幸，怎麽有你这种儿子呢?下星期公司派我到地球去，好像客户对产品使用有些问题。可能会待一两个星期才回来。唉!不知道是什麽大客户，连研究部门的人都要出动。」「我不能常常和你连络，所以你出发前，可以先拨电话到我家，留言在我的电脑就可以了。再见了!」切断通讯後，行动计划也传送完毕了。我先大概浏览一下，确定没有紧急事情，就先去找个地方睡觉。

「亚特兰提斯」是传统的环状太空站。主控室以及机场位於中心，是无重力区。离环状外围越接近，因旋转的关系，就能感受到越大的离心力。以离心力模拟重力，虽然不大，至少不会有轻飘飘的感觉。

「生活区」位於环状的部份。可容纳一千五百人的空间，让我们三十个人住，实在太宽敞了。其他休息的人已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随便挑了一个卧室，倒头就睡。

---十二成功进驻「亚特兰提斯」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所有「自由团队」的基地，造成很大的鼓舞效果。传送上来的行动计划大致上是要运送更多的人前来。为配合此一行动，在西非海岸的卡萨布兰加发射中心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北非所有的基地正开始往西非海岸移动，打算以卡萨布兰加为中心，形成较紧密的防卫网。好处是不再像一盘散沙。而缺点就是要面对地球军在陆上及海上的重型武器。

在「亚特兰提斯」的三架轨道运输机，每架次可运送十五人，但载货空间较小。送我们上来的六架运输机则可载较多货物。目前在太空站的三十人，连同还在地面上的十五名候补人员，已编为「亚特兰提斯」小组。我觉得可以取更好听的名称，但是争论这种事情太无聊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控制这一个庞大的太空站，并且进行对地面的连络及监视作业。等到「自由团队」完全掌控卡萨布兰加之後，就可以利用两架十五人座的运输机，把留在地面的十五名组员，以及一部份的作战小组送上来。

目前地球军的星战舰队全派往火星，在地球附近反而空空荡荡，没有较大的战舰。「亚特兰提斯」本身没有任何武装。为防范可能遭遇的武力威胁，除了将携带上来的武器安装在四周外，也利用太空站里的工厂，制造简单的投射武器。要完全自给自足，植物是很重要的。「栽种区」已荒废很久，费

了很大的工夫才完全清理乾淨，重新栽种植物。这几件事必须在其他人上来之前就完成，所以我们每天在主控室值八小时班，花八小时做其他工作，然後才能休息八小时。

与地面的连系大多利用封包传输，没有机会和萨雅说话。没有每天见面，发现自己颇惦念她。老实说，我们谈过的话并不多。有关她的情形，很多是透过莫里斯和其他人口中得知的。而她也从未问过我以前的事情。这情形与小洁完全不同。小洁不是多话的女孩，但对於我的一切事情都不会放过。她也会主动的把自己的事情全盘告诉我，不需要我主动问她。好像要把我们两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全部都连在一起。小洁是个非常积极的人，分手的原因就是我不够积极。很多事情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遇到问题时，如果有人自愿去解决，我就乐得轻松。曾经向她辩解，不做并不代表不能做，而是不需要做。但小洁希望的是一个令人景仰的男友。当闪闪发光的程伟出现时，我就注定要落败。和萨雅之间，到底算不算爱情，我也不能肯定。然而常常一句简单的话，一个眼神，我们就能了解对方的心意。好像我们已经相识千万年。在离开地球前一天，萨雅对我说的话让我十分感动，即使是我也不能这麼明白地厘清自己的内心世界。这种相知相惜的感觉，不算爱情也无所谓。

年轻人的一个特徵就是爱玩。在工作之余，前往「生活区」探险成了最大的乐趣。我们尝试逛遍每一个地方，寻找前任居民留下的物品，然後幻想他们是怎麽样的人，过怎麽样的生活。找出来的东西还真不少，满满的装了几个大箱子。虽然都是一些小东西，我们还是保留著，没有丢到外面去。在重力较低的环境下，体能会快速的减弱。在生活区找到的一些健身器，都拿到主控室去，利用值班的时间顺便锻炼锻炼。我的「飞」成了大家喜爱的玩具，每天都有人借去，到太空站外面逛逛。利用这个机会，我也尽量让他们学习各种星际航行的知识。

祥哥已通知我回地球的时间。在任务上，我没有必要自己驾驶运输机下去。可是我想见见萨雅，和她说说说话，穿越大气层的煎熬是值得的。总共在地面停留的时间只有四天，实在很短。在生活区清理出来的小东西里，我找到一条项链。简单的黑色系线，挂著一只蓝色的小海豚。不知道萨雅喜不喜欢。

回地球的旅程没有花多少时间。成功降落在卡萨布兰加的跑道上，已有欢迎的队伍等待著。走出机舱，祥哥立刻跑过来，很高兴的和我击掌。其他人也一直欢呼。没料到有这样的场面。我一边和祥哥谈论「亚特兰提斯」的状况，一边在人群中寻找萨雅的影子。令我很纳闷，没看到萨雅，连爱热闹的莫里斯和同组的其他人也看不到。

接踵而来的各项简报及作战会议，让我没有机会去寻找萨雅的下落。一直忙到深夜，才有喘息的机会。不想再麻烦祥哥，因为他今天也累坏了。我把项链放在口袋里，迳往作战指挥部询问萨雅和她小组的下落。现在基地里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我，应该不至於会被轰出来。走进作战指挥部的办公室，果然立刻有很多人向我打招呼，也有人竖起大拇指，表示称许。我一一回礼後，就直接问最接近我的人。

「请问萨雅的小组目前在什麼地方？」话才说出口，办公室里原本热络的气氛马上凝固起来。被我询问的人，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乾脆站起来，对我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他应该可以清楚的告诉你。」我心里七上

八下，不知道发生什麼事情。紧隨著带路的人，一路上都没有多问一句话，只是伸手紧握口袋里的项链。带领我到医疗部门後，他拉开一张病床的布幕，告诉我：「你问问他吧！」我看看病床上的人。「莫里斯！你怎麼了？」我吃了一惊，因为莫里斯的左腿上满石膏，而右腿已经不见了。头上和身上也缠满了绷带。

莫里斯睁开眼睛，对我说：「嗨！伽马农，你回来了。」说话有气无力，和平日的莫里斯完全不同。

「天啊！你怎麼会这样呢？萨雅呢？还有其他人呢？」我急忙的问。

莫里斯盯著天花板，说：「你不要问了，只有我一个人回来。」我愣住了。是不是上天要让我体验战争残酷的一面呢？我闭上眼睛，试著不让眼泪流下。颓然坐在地上，几位医生及护士很紧张的跑过来，我挥挥手，示意他们不要管我。

莫里斯继续说：「我们遇到了『死神』部队。」「死神」部队就是造成「联合广场惨案」的那一支神秘军队。奇异的黑色甲冑，所到之处，都带来惨重的伤亡。

「如果不是被打断腿而痛晕了，我也没办法生还。」莫里斯的语气透出一股无奈。「其他人最後怎麼了，我也不清楚。救我回来的支援小组没有找到所有的殉难者。萨雅也没有找到。」我呆坐地上，静静听著莫里斯的话。「没找到」，其实就等於是死亡。我把项链从口袋拿出来，紧握的手掌心已印出一个小海豚的轮廓。我的脑中一片空白，眼泪不听使唤的滴在小海豚上。为什麼世界这麼不公平，萨雅年轻的生命已经遭遇太多苦难，为什麼不能让我有机会好好对待她呢？莫里斯躺在床上，看不到坐在地上的我，紧张的叫著：「伽马农！你在作什麼？」我挣扎著站起来，一手握著项链，一手扶著墙壁，摇摇晃晃的走出医疗部。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无意识的走著。隐约听到有人向我打招呼，我都忘了反应。

走著走著，看到基地的出口。警戒队认得我，也不阻拦我走出基地。向四面张望，看到了大海，拖著脚步慢慢走过去，坐在海边的岩石上。太阳已慢慢在东边浮现。而在西边的海洋尽头，一块块浮云映出淡红的颜色。阳光照在背上，在我面前拉出长长的黑影。我将项链投入海中，希望她能收到。

---十三-不知坐了多久。我的影子慢慢缩短，最後看不见了。不时有脚步声出现在背後，但是都没有靠近我。在阳光照射下，海水映出很好看的蓝色。最远处的海是深蓝色的，我面前的海是浅蓝色的。浪花崩入海水中时，也混入一些乳白色。这是我第一次这麼近看海。浪潮来来回回，带著一阵阵的呜咽，是在为我的心伴奏吗？不知什麼时候，祥哥已坐在我的身旁。他也静默不语，和我一起望著大海。在我心中最空虚的时候，祥哥像一块坚固的石头，让我知道他的存在，让我知道随时有人能扶我一把。

我傻傻的转头看他，祥哥也偏过头来。

「小农，我不知道她对你有这麼重要。否则我会第一个告诉你。」我没有回答，仍然看著前面的海。

祥哥起身，拉著我的手臂，说：「走吧！我们回基地去。」我还是坐著，回想离开地球的前一天。「我要等夕阳。」祥哥发现没办法带我回基地，把一些乾粮及饮料塞到我手中，说：「那你吃些东西，不要饿坏了。」说完後，请附近警戒的人员在我四周洒洒水，以免我被晒昏了。

我抬头瞥了一眼太阳，心里催促著：「快走呀！我要看夕阳。」时间慢慢

过去，太阳终于走到海天的交接处。今天远方的海上没有云，夕阳直接被海面切成两半。赤红的倒影延伸在海上，慢慢的缩向远方。当所有耀眼的光芒没入海中时，我隐约的看到一丝丝绿色的光芒。这是传说中的绿光吗？必须真心相爱的两个人，才能一起看到的绿光吗？萨雅正和我一起看著夕阳吗？恢复意识时，我看到医疗部白白的天花板。「伽马农，你醒了？护士！护士！快过来！」是莫里斯的声音。原来我被安置在他旁边的病床上。

我想移动身体，全身的皮膚像被火烧裂了一样，没有一处不痛。左手臂被绑在病床上，还接了点滴管。额头上好像贴了纱布，痒痒的。护士过来看看我的状况，不久祥哥也来了。

「小农，你觉的怎么样？会不会不舒服？」祥哥很关心的问。「你晕倒了，一头撞在岸边的岩石，是警戒队把你送进来的。头上的伤口已经缝好了，但是你严重晒伤又脱水，需要静养几日。」祥哥从口袋掏出一个塑胶封套，放在我的胸口。「在这里的每个人都已事先准备好遗书，和自己的一小束头发放在密封的胶套内。这是萨雅的。她没有其他亲人，我就交给你。

她的其他遗物，等你复元後，我再交给你。」祥哥走出後，我才把萨雅的遗书拿起来。因为左手不能动，护士帮我打开封套，取出信纸交给我。农：以前我的遗书都是空白的。因为没有人会在乎我的生与死。现在，我可以写给你，真的很高兴。父亲过世的时候，连尸体都找不到，只能拿他的衣服去安葬。母亲只在电话中流泪，也没有来参加葬礼。我原来有个男朋友，但没有告诉我一声，就全家移民到太空中。我觉得好孤独，一点依靠都没有。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对你感到很好奇。是什么样的人会自愿到地球来呢？何大哥是很典型的例子，他的全身都散发著使命感。但你很奇怪。看到你，就像看到以往在校园内走动的一般学生，很亲切，很活泼，但是不像一个会献身的人。为什麼你会来呢？上天还是很眷顾我。在你身上，我找回失落已久的关怀。不管你是否只是像关怀其他人一样的关怀我，我都很满足。不论什麼时候，只要你愿意，我都想要你的关怀。偶而，会浪漫地幻想我们有前世未完的缘份。但是当你看到这封信，就表示我的想法是不对的。我还是很满意了。不要为我悲伤。因为我不会再遇到不幸的事了。如果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雅信纸中夹著那张留辮子的照片，还有一小束棕色的发丝。

我由呜咽而放声大哭，在心中不停的喊著：「雅...你为什麼不等我！」莫里斯努力的坐起来，想要安慰我，但他自己也不禁泪流满面。

---十四-由於我的失魂落魄，轨道运输机由他人代替飞回「亚特兰提斯」。太空站的事务已经步入轨道，我没有回去也不会造成困扰。在病床上躺了一周的时间，差不多完全恢复了。莫里斯虽然少了一条腿，仍然很努力的作复健运动。他还想回战场去。祥哥每天都来看看我，陪我说说话。心里仍然忘不了雅的死，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不过，我也不希望祥哥担心，尽量装出乐观的样子。

体力恢复後，我提议要回到「亚特兰提斯」。但是所有的运输机都已经载运物资升空，必须等待下一次。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我拼命找事情做。平常，就到工厂帮忙制造各种设施及武器。有地球军接近时，就一起前往抵抗。我一直期盼「死神」部队再次出现。我一定要好好修理他们一顿。

为了不讓「自由团队」完成「亚特兰提斯」的计划，地球军已调派「死神」部队来攻击卡萨布兰加基地。「动力甲冑」的防护力，使一般轻型武器

丧失作用。而其快捷的运动能力，使威力较大的重型武器，如脉冲雷射炮，失去准头。这种新型武器到底是在何处开发制造的，至今仍是一个谜。不过，再先进的武器也有不足之处。厚实的装甲可以抵挡一般武器的攻击，同时也成为「动力甲冑」的致命伤。

卡萨布兰加基地西面靠海，所以我们只要在东边对抗「死神」部队即可。为了防范这支可怕的部队，事先在东方防线上，挖出了又深又宽的壕沟，并在沟里填满泥浆，只留下一小段通道作为平日通行之用。基地周围的雷射炮也集中瞄准这个通道。

我的期望没有多久就实现了。

距日出只剩十五分钟，远方的侦察组突然发出紧急信号，有地球军来攻击了。我从睡梦中惊醒，立刻跑到基地周围分配好的炮位。从监视器得知是「死神」部队。再次看到那一身漆黑的装甲，一股怒气灌满全身。雅的面容、联合广场的学生在我眼前徘徊不散。

「死神」部队的第一波攻击开始了。进入有效射程，我尽力对准，可是动力甲冑的动作太迅速，命中率只有一成左右。接近壕沟後，所有炮手就按原定的作战计画进行。最前面的几部动力甲冑陷入泥沼，使「死神」部队的攻势稍止。在这几秒的迟疑中，又打中了几部。

很快的，通道被找到了，但是他们不知这是个陷阱。几座雷射炮对准通道进行攻击，歼灭不少挤在一起的动力甲冑。有些动力甲冑尝试跃过壕沟，但是在高跳的过程，运动轨迹很容易预测出来，没落地前就再见了。

第一波攻势受挫，只隔五分钟，就开始第二波攻击，不愧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一次攻击避开壕沟，集中全力由通道进攻。在雷射炮集中火力之下，大部份「动力甲冑」在越过通道之前就被击毁。侥幸穿过通道的几架「动力甲冑」，在近距离被一堆小型武器围剿，也全部动弹不得。「死神」部队终于第一次尝到败绩。

「死神」部队撤退後，我指挥几部吊车将陷入泥沼的「动力甲冑」拉起，送到工厂去研究。在内部操作的军人已窒息而死。移走尸体时，我发现操作员的手上及脚上，都植入几个插座，可以与仪表上的一组电线连接。而仪表上几乎没有操纵杆之类的东西。这个发现让我心中忐忑不安。我对这种装置并不陌生，这就是如姊开发的「人工肌肉」系统。「动力甲冑」各个关节处的致动器安排，更证明了我的想法。难道高阳集团与艾尔康军系有关联？我暂时把这疑虑藏在心中，专心寻找动力甲冑的弱点。此时莫里斯独自坐著轮椅，来到工厂。他拿起一根铁管，用力敲打放置一旁毁坏的动力甲冑，一边喊著同组人员的名字。他的举动又让我想起雅。我躲到动力甲冑的机舱里，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泪。站在拥挤的驾驶舱内，我可以感受这残暴武器的威力。心中突然有个想法。跳出机舱，走过去制止莫里斯的举动後，问他：「你是不是想再回到战场？」莫里斯咬牙切齿的说：「没错！就算是坐著轮椅，我也要替他们报仇！」我再问他：「如果有方法不用坐轮椅，你愿不愿意？」听到我的询问，莫里斯狐疑的看著我。「有可能吗？...好！我相信你不会说空话，我愿意！」莫里斯斩钉截铁的说。

三天之後，莫里斯手术的伤口差不多愈合了，也接近试验的时刻。我推著莫里斯到工厂，负责手术的医生也随行，以免伤口裂开。我们修复的一架动力甲冑，已经完全漆成白色，与「死神」部队成为对比，并在胸前画上「自由团队」的标记。我和医生扶著莫里斯爬上驾驶舱，这个大块头还真重。我

把各个神经接头插在莫里斯身上，关上舱门，莫里斯就打开动力甲冑的总开关。动力甲冑突然摆出奇怪的姿势，站在旁边的我被摔了出去。这是因为莫里斯没有接受过训练，而且这部动力甲冑也还没有按照莫里斯的神经讯号进行调校。我吩咐莫里斯动动手脚。至於失去的右腿，则想像移动的情况。动力甲冑的姿势虽然还是很怪异，不过都能随著莫里斯而摆动肢体。

经过一整个下午的调校，动力甲冑的行为正常多了，莫里斯也慢慢掌握操纵的要诀。对於想继续作战，但因伤残而无能为力者，动力甲冑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过，我不赞同像「死神」部队一样，在四肢健全的人身上装许多接头。

莫里斯的试验成功後，作战部门同意整備掳获的动力甲冑，成立一个反制小组。对这种系统不是很熟悉，所以整備工作交由专精於自动机械的人来负责。其实，拿下卡萨布兰加发射中心後，已集合不少各方面的科技人才，「自由团队」不再只依赖我这个半调子去开发新的东西。动力甲冑的技术很快就被摸清。利用这些技术，加上从损坏的动力甲冑拆下一些零件，莫里斯很快就有了最先进的义肢，不必依赖轮椅或拐杖了。

几天後，我随同救回莫里斯的作战小组进入沙漠地区巡逻。经过雅与「死神」部队交战之处，我请他们让我多留片刻。巡逻任务有时间性，於是留下我一个人，站在无垠沙漠中。

无情的风已经吹送不少沙粒掩住交战的痕迹。我现在看到的景象，和其他地方没有两样。端坐在战场中央，静静看著一片黄沙。从眼中蒸发的雾气，慢慢模糊了我的眼罩。真的什麼都没有留下吗？我匍伏地上，两手在沙砾中摸索。一圈圈的绕著，直到整片沙地都翻遍。只找到一小块石头，上面还留著暗红的血印。起身看著地上被我划出的圆圈，把石头放入口袋中，追著巡逻队的足迹而去。

---十五-来到地球已有半年的时间。「亚特兰提斯」太空站住满一千多人，俨然成为「自由团队」的连络中心。从其他太空城市来的援助，可以先送到「亚特兰提斯」，然後再转到地上最需要的地区。控制下的轨道运输机发射中心也多出了几个。运送物资到地面的运输机不一定要降落，使用空投方式也能正确的送达。

「亚特兰提斯」小组已解散，改由新成立的指挥中心来管理。我要求调到地面，积极投入各地战局。经过几次战役，很快就适应地面作战，也完成不少艰巨任务。现在，我志愿担任一个爆破小组的小组长，专门进行攻击前的破坏，以及撤退时的断後工作。麾下有四十个人。跟随著我，是一件辛苦的事。因为我常常为了完成任务，把自己的生命都豁出去。因为只有在面对生命威胁时，我才能忘掉心中的疑虑，放手攻击敌人。也才能暂时忘却雅落寞的容颜。当我咬牙拼命时，我的组员也必须发挥最大的能耐，才能完成我交待的任务。祥哥对於我的转变感到忧虑，但是两个人东奔西跑，凑在一起的机会不多。

回到萨布兰加基地时，我又到海边去看夕阳。坐在原来那块大石头上，就会觉得雅也坐在我身旁。

有人走到我旁边，抬头一看，是祥哥。

「嗨！祥哥，好久没有见面了。」祥哥蹲下来，说：「小农，你还好吧？」

「呵呵！当然很好呀！最近的几次任务都很顺利。过不久应该就可以直接侵入联合大厦。」「我不是问这个。你不觉得自己有些改变吗？」祥哥摇摇头说。

我叹一口气，说：「当然会改变。这种人杀人的事情看多了，不改变才怪。」我倒不觉得战争能改变你。还惦记著萨雅？」祥哥问到了重点。

我低头不语。祥哥继续说：「萨雅也不希望你每次都往最危险的地方钻。我们想要早日瓦解艾尔康军政府，战争固然免不了，可是你的所长不是在战场上。难道你忘记了，当初接受『亚特兰提斯』比打一百场战争的效用更大。战争只是一种手段，导正历史，不是光靠打胜仗就可以。要打有效的战争，像你这样，看到地球军就想要把他们毁灭，只是为战争而战争。」祥哥停下来，看我没有说话，又继续说：「我和莫里斯谈过，他不是很清楚你和萨雅之间的感情，但是他告诉我，萨雅在认识你之前，就和你现在的样子差不多。从来不怕危险，每次都很拼命的攻击地球军，其他人必须竭尽所能才有办法跟上。你出现之後，她完全改变了。她开始会体谅其他队员的能力，也不再逞能，更能冷静的面对敌人。任谁都可以看出你对她的影响。难道她会希望你退化到她原来的样子吗？」小农，复仇的心会给人很大的力量，可是不能指示出正确的方向。我知道你的本性不是如此，希望你早一点想清楚。」祥哥说完後，就起身回基地去。我从口袋拿出雅的照片。照片上年幼的雅有著灿烂的笑容，一手玩弄自己棕色的发辮，静静倚在母亲怀中。第一次见面时，烙印著悲伤的雅，和照片完全不同。我将照片按在胸口，问著自己：我希望雅是那一种样子呢？闭上眼睛，听著海涛，回想和雅相聚的每一刻，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接收「亚特兰提斯」时的心情了。为什麼现在每次任务结束，就有强烈的失落感，而那次任务却十分愉悦呢？因为我在期盼雅的笑容。如果我接收成功了，雅会笑。如果我让「自由团队」稳固了，雅会笑。如果把艾尔康赶下台，雅也会笑。如果我不再需要为世人忧愁，只需要对她一个人付出关怀，雅一定会笑得像照片中一样灿烂。我希望抹去她的忧伤，恢复从前的模样。

太阳已经看不见了。海风吹得我两颊冰冷，可是我的心却因雅的愿望而沸腾。我扭头看著卡萨布兰加的控制塔台。我爱这块大地，但我是在天空出生的子民，我的能力要在天空才能完全发挥。我朝基地快跑而去，因为在心中已开始蕴酿一个计划。

-十六-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自由团队」的部队会师於新开罗四周，准备进攻联合政府大厦。

严格来说，三个月前就开始作战了。利用「亚特兰提斯」的全球广播系统，对散布各处的地球军进行心理作战。我们把矛头指向艾尔康的直属军队，包括「死神」部队。希望当我们作最後进攻时，其他军队会袖手旁观。

不只负责喊话的工作，「亚特兰提斯」也负责这次作战中最重要的一环。在「亚特兰提斯」已建造好两艘可穿透大气层的高速载具。除了能够忍受高热，外层装甲也足以抵挡地球军空中武力的攻击。载具的外形像是扁扁的大三角锥体，或者说像古老的箭簇，所以命名为「簇翼」。从「亚特兰提斯」将「簇翼」投下，穿过大气层，由上空直接冲入联合政府大厦，在地底下引爆内部的炸药，以完全瓦解驻守在大厦及地下基地的艾尔康军队。

「自由团队」几个月来采用绵密攻势，迫使新开罗防卫网慢慢缩小集中，单位面积的军力远远超过任何时期。如果再加强攻击，并由一小部份作战小组渗入进行破坏，可以诱使艾尔康的核心部队集中在联合政府大厦。这就进行最後一击的最佳时机。即使艾尔康侥幸不死，其核心部队也会受到严重打

击。

这个近似自杀的计划是我提出的，所以由我驾驶「簇翼」一号机。莫里斯志愿驾驶二号机。如果我没有成功，二号机会随后投下。「簇翼」的驾驶舱是以球状防爆衬套包住「飞」。撞击地面之前，利用小型火箭引擎将防爆衬套自「簇翼」后方推出。

「簇翼」爆炸产生的冲击波会继续将防爆衬套向上推。脱离危险区后，防爆衬套打开丢弃，我再驾著「飞」离开。二号机的构造完全相同，所以也造出了另一架「飞」。莫里斯先至「亚特兰提斯」学习「飞」的太空航行的技巧，然后回到卡萨布兰加学习大气圈飞行。

计划里最难估计的一部份，是防爆衬套受到爆炸波冲击时，产生的加速度。如果加速过大，我必然会昏厥。为了保险起见，卡萨布兰加基地的医学专家特地设计一种刺激装置。当加速度降到人类可承受的极限以下，而我还没有苏醒迹象，将以电流刺激我的中枢神经，让我恢复意识。由于时间仓促，在卡萨布兰加基地的离心机内的几次试验，不能百分之百的奏效。祥哥坚持要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后，才能进行攻击。但是在新开罗外围的部队无法一直持续包围行动，最后攻击势在必行。

出发到「亚特兰提斯」的前一天，我自行驾车到「西撒哈拉」基地。移师卡萨布兰加后，这个基地一直废弃著。我戴上附有照明的头盔，进入阴暗的地道。按著记忆，摸索到以前就寝的位置。坐在我的位上，幻想著莫里斯在旁边，还有其他的小组成员。雅就像平常一样，远远的坐著，静静听我和莫里斯你来我往的抬杠。

我也到堆放掳获物资的仓库。已经清理过，仓库内空无一物。在这里，第一次看到雅的泪，也第一次闯进她的心。离开之前，绕到女孩子的寝室。很少经过此处，但我记得雅的位置。收拾得很乾净，什麼也没有留下。

走出基地，已是黄昏时分。除了日落的位置稍有改变，和那一天的黄昏景色几乎一模一样。我一样坐在沙地上，看著夕阳慢慢落下。天空变成蓝紫色之后，我起身面向西方站立著。真希望我一转身，就能看到雅站在基地的入口。屏息转过身，只看到孤零零的废墟坐落在空荡荡的沙地上。

和莫里斯带著必须的装备到达「亚特兰提斯」时，距最后攻击只剩两天。除非必要，我尽量不离开寝室，否则仅是回礼就会让我累死。莫里斯则尽量利用机会练习驾驶「飞」。他还是很乐观的样子，一直对我说，将来我们两人可以连袂坐著「飞」游遍宇宙。祥哥在第二天也来到「亚特兰提斯」。

「小农，还记得在飞马大学刚见面的时候吗？」祥哥和我站在景观室，一起眺望美丽的深蓝色行星。

「记得呀！那时候我还是个笨笨的新鲜人，而祥哥你带领著新闻社，已经是全校最有才华的名人了。」从前的事情，像老电影一样在脑中播映。「你怎麽会笨，第一次见面就被你耍了，我才真的笨呢！如果别人没有提醒，搞不好那张乌龟就贴在我背後，游行全校。」祥哥笑著说。

「谁叫你一本正经的样子。而且我是跟著小洁才到新闻社。在可爱的小洁面前，就忍不住作怪了。唉！不知道她和程伟现在怎样了。」「你还记得他们两人。现在心里不会酸酸的吗？」「不会啦！我才没有那麽幼稚。而且毕业典礼那天，我摆了程伟一道，算是出了一口气。」我简单的向祥哥诉说当天情形。

「哈！你真会选时间捉弄他们。不过他们也真的太不长进了，连你这种

角色都摆不平，一年不如一年。」祥哥忍著笑。

「祥哥，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你这个新闻社台柱，为什麼和我这个叛徒走这麼近呢？你倒说说看，我也很好奇。」我问祥哥。

「这个吗……我知道你有一天会介绍芸如给我啊！」一听就知道祥哥唬烂。

「别扯了！大学时，你和雨柔学姊是多麼令人称羡的一对，我压根儿才不会想把如姊介绍给你。是你运气好，碰上了。说正经的，为什麼你会和我走这麼近？」我把问题再重复一次。

「我觉得你很好相处。心里有什麽话，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不会拐弯抹角。对你说真话，也不怕有不良的後果。和新闻社里面其他人比起来，你是最真诚的。大部份的人会让你懒懒散散，其实你对许多事情都很关心，只是都放在心里，没有说出来。你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不会随波逐流。」祥哥认真的说。

「哇塞！把我说成这样。我接受你前面说的那个理由好了。」我微笑著说。

两人沈默了一会儿，祥哥低声的问：「明天有没有把握？」「不能说百分之百，九成可以把『簇翼』栽在联合政府大楼附近，反正误差在五公里内就足够了。就算没把艾尔康炸死，吓也吓死他。我只希望到时候『死神』部队也在附近，一次完全解决。」我笃定的说。

「你说得没错。我就佩服你能想出这种鬼点子。艾尔康的部队再想个一百年也想不到我们会这样做。可是如果真的出现什麽问题，无法顺利完成任务，我希望你不要太逞强，早一点脱离。莫里斯还可以作第二次攻击。」提到莫里斯，希望祥哥明天多留意他。别看他平日非常乐观，萨雅小组遇难，他受到的打击不见得比我小。我怕他明天看我造成的损坏不够多，一冲动就跟著栽下去。他对飞行还是很生疏，不能像我这样控制自如。」距离出发只剩十小时了，我告别祥哥，回到寝室。独自一人时，我会安安静静的思念雅。在卡萨布兰加海边，祥哥的话点醒了我。光想著雅的死，只会让我陷入无边的仇恨。我将雅从仇恨中拉出来，雅绝对不会希望我步她後尘。仰卧床上，我握著雅的发丝，安详的入眠。

---十七-到达「亚特兰提斯」的中央机场时，莫里斯已在二号机旁等候。

「嗨！莫里斯。这麼早到？」我飘向莫里斯。

「睡不著，索性早点来准备。」莫里斯搓著手说。

「安啦！你乾脆再回去睡。我这麼优秀的人，一下就把他们解决。轮不到你出场。」我故意安慰他。

莫里斯听我这麼说，也不干示弱：「就有你这种朋友。锋头都让你出光了。」我哈哈大笑，说：「你的机动部队战功彪炳，锋头还出得不够吗？这次该换换我才对。」和莫里斯打屁一会儿，我就开始最後的检查。坐进「飞」，启动机上电脑，逐一检查各系统状况。检查完毕後，机场人员将我和「飞」一起封进防爆衬套内。外界的光线完全被遮蔽，只剩下「飞」仪表发出微弱的橘色光芒。我打开「飞」的降落灯，跨出机舱，把控制器的引出线接上防爆衬套内部的接头。外部的接点在嵌入「簇翼」机身时会自动接上。

坐回座舱，可以感觉到防爆衬套正缓缓向前移动，进入「簇翼」的机身内。到达定位，固定器自动接上，产生轻轻的铿锵声。线路接通後，四周的影像，投射在防爆衬套的内表面，可以清楚的看到机场内一切动静。

「簇翼」的各部件正自动进行检查，机场人员则仔细的检查外部隔热

层。进入大气层的速度最高可达到二十五马赫，形成的震波及空气摩擦会使得外壁温度高达摄氏几千度。检查完毕後，就静待地面部队传上来的发射命令。

祥哥透过通讯器对我说：「小农，里面没有问题吧？」我轻快的回答：「一切都没有问题。」祥哥还是很担忧的样子。「好吧！你可以先休息一下，差不多还要等十五分钟。」莫里斯也凑到通讯器旁：「伽马农，加油啊！」其他人也纷纷为我加油打气。

終於下达了发射命令。机场人员全部移进控制室，闸门缓缓开启。祥哥再次透过通讯器对我说话。

「小农，小心一点。明天晚上在卡萨布兰加一起吃饭。」我从口袋拿出萨雅的照片及头发，心中默默的念著：「雅，保佑我一定成功。」戴上头盔，打开主引擎预热器，静听耳中传来倒数的声音。「十、九……三、二、一、发射！」「亚特兰提斯」的高压气体弹射器把「簇翼」笔直的向地球投出。达到安全距离後，我开动主引擎，以及自动飞行仪。翼端的姿态控制火箭间歇喷出火焰，修正「簇翼」的飞行方向，进入预定的轨道中。开始有稀薄的空气，「簇翼」前端慢慢显现橘红色光芒。我正以二十五马赫的速度向下冲。天空由漆黑逐渐转变成愉悦的蓝色。机体表面温度太高，监视摄影机已经不能使用，全部收进机舱内。靠著地面部队发出的导引电波，「簇翼」向新开罗快速飞去。

到达五万公尺高度，我打开雷达，注意是否有敌机或飞弹来拦截。包围新开罗的「自由团队」部队没有空中武力，所以地球军仅在附近派驻地面攻击机或直升机。这一类飞机对「簇翼」完全没有威胁。即使从其他基地派出高空拦截机，或发射拦截飞弹，我只要拖延几秒钟不被击中就可以了。

速度降到十马赫以下时，重新启动监视摄影机，并丢弃姿态控制火箭，改由空气动力翼面来操纵。新开罗的上空只有薄薄的云层，我可以隐约看到部队交战的情况。从其他地方飞来的拦截机出现时，我切换为手动驾驶，以躲避其攻击。「簇翼」的运动性能不如一般飞机，也没有携带空对空的武器，只能用高速来摆脱追击。偶而有机炮打中「簇翼」，引起一阵阵的震动。不过表面装甲还能承受。

「簇翼」必须穿透联合政府大厦，钻进地下基地才引爆，以完全消灭艾尔康的军队。距离地面五千公尺时，主引擎利用导流片改为反向喷射，辅助减速火箭启动，扰流板也全部张开。我在三千公尺的高度就要开始启动脱离火箭，已没有时间再修正飞行方向。从目前的前进方向来估计，「簇翼」会偏离目标差不多一百公尺，算是达成任务了。接近脱离高度，速度也降到音速以下。电脑发出哔哔声，并开始倒数。我立刻调整座椅，整个向後翻转九十度，变成头下脚上、背对前方，以承受向後的高加速度。时间到了，炸药包炸断防爆衬套与「簇翼」之间的连接，脱离火箭也全力向後推，极大的力量将我压在座椅上，好像连鼻子都要压塌了。完全离开「簇翼」的机身时，後方的紊乱尾流使防爆衬套不断晃动，并绕著中心轴旋转。这时候的速度还是朝下，因此在四周张开一圈减速板。眼前开始出现黑色的云朵。

当「簇翼」的爆炸波撞击过来时，我完全失去知觉。

十八-扎著两条辫子的小女孩，蹦蹦跳跳来到我面前。她递过来一台照像机，对我说：「农，帮我们照一张。」是雅的声音。

我把眼睛凑到相机的观景窗，看到我坐在椅子上，小女孩跃到我的膝上

坐著，一手玩弄著辮子，两脚悬在空中，前後踢动。忽然，小女孩变成长发少女，一袭粉红色连身长裙，和我一起站在飞马大学的草坪上，後面是熟悉的图书馆。好像以前和小洁拍照的地方。我揉揉眼睛，再仔细看，那不是小洁，而是雅。她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站在旁边的我，脸上也映出亮亮的颜色。雅依在我身上，把头轻轻的靠著我的颈项。一阵风吹起她的棕发，飘上我的脸。我不自觉的抓抓脸。

「准备好，要照了！一、二……」我数著。

「三！」正要按下快门时，眼前的景像又变了。雅的头发变短了，穿起土黄色的沙漠装，肩扛著枪，独自站在沙地上，一脸落寞。就要照像了，我在哪里呢？我心中一阵焦急。

「喔！看到我了！」我从空气中慢慢浮现，深情的看著雅。雅也转头看著我，把肩上的枪丢到地上，脸上泛起淡淡的微笑。我牵起雅的左手，双手包住她的手掌，慢慢拉到唇边。

「好呀！就是这个画面。」用力按下快门，手上的相机却消失了。我变成站在雅身旁的我，正要吻上她的手。突然雅抽回左手，作势要重重在我脸上打一掌，大喝一声：「快醒过来！」我本能地闭上眼，但雅的手掌并没有落下。睁开眼睛，什麼也看不到，只有暗暗的橘红光线。

「雅！」我呼唤著。四周只有轻轻的嗡嗡声。

耳边响起刺耳的鸣声，颈後一阵刺痛的感觉。我痛苦的要弓起身体，但是不能动弹。

「我在哪里？」脑中一片空白。

我感到自己不停的旋转及震动。「哦！我在『飞』里面。」猛然想起刚刚脱离了「簇翼」。把座椅转翻回正常的位置，看一下高度计，我正向下掉落。脱离火箭已经熄灭了。离地面还有一千多公尺。按下开关，防爆衬套立刻裂成两半，外面的阳光倾泄而入。我眯著双眼，一会儿看到天空，一会儿看到大地，我正在天空中不停的翻转。

空气的阻滞，停止了「飞」的不规则翻转，变成螺旋下降。我握住操纵杆，发动引擎，制止「飞」的螺旋动作，慢慢将机首拉起。离地面只剩两百公尺时，才恢复成平飞。

拉回至一千公尺高度，才有闲暇朝新开罗的方向观察。浓浓的黑烟笼罩著目标区，看不出爆炸的结果。刚才追击我的飞机，已被震落，在远处冒出细细的黑烟。地球军的防卫网已经大乱，而事先撤退到爆炸范围外的友军，正开始调头冲进新开罗。看来一切顺利。

盘旋一阵後，我调头朝西边飞去。到卡萨布兰加基地需要十二个小时，中途还需降落添加燃料。启动自动飞行仪後，回想刚刚昏迷时看到的景像&野X相片，我轻轻对著雅说：「谢谢你叫醒我。」打开通讯器，和卡萨布兰加基地联系。祥哥正乘坐轨道运输机返回地球途中，莫里斯也一起回来。中途在迪黎波里降落，天色已暗，决定休息一晚，第二天再上路。

次日清晨起飞後，再次和卡萨布兰加基地连络。祥哥和莫里斯已经回到地球。

「小农！这次真的狠狠打击了艾尔康。」祥哥非常高兴的说。

「艾尔康有没有被我打死？」我问。

「这就知道了。联合政府大厦已经完全消失，连地下基地也差不多全毀了。如果他在里面，一定逃不掉。」祥哥，再过三个月，我们离开飞马二

号就满一年了。你有打算要回去吗？」祥哥毫不犹豫的说：「打败了艾尔康，剩下的事情就不需我们操心。当然要回去，否则芸如会把我们臭骂一顿，搞不好都不准我们踏进家门一步。」想到要回去，心里却有点舍不得。我把雅的照片放在仪表上，说：「雅！看到了吗？我们差不多打胜了。你现在是不是笑得很开心呢？如果我要回飞马二号，你会不会跟著我回去呢？」---十九-独自在空中飞了几个钟头，卡萨布兰加就快到了。距日落还有三个钟头，和祥哥一起吃晚饭绝对没有问题。

远远看到一股浓烟升起，那里不就是卡萨布兰加基地吗？发生了什么事？我打开通讯器呼叫，却没有人回答。老天爷！拜托你不要再捉弄我了！我加快速度向前飞。在高倍率放大监视器的模糊影像中，看到许多匆忙来往的人影，爆炸火光也频繁的出现。这是怎么回事？艾尔康的军队不是受到重创了吗？飞临卡萨布兰加上空，我俯冲掠过基地上空。地上一具具快速移动的黑色人影，正是带来死亡恶梦的「死神」部队。「死神」部队没有在新开罗吗？为数众多的黑色动力甲冑已越过东面壕沟，冲破基地大门。莫里斯的机动部队正与其周旋，可是在数量上居於下风。到达大西洋上空，我拉起机首，调头再次掠过。我发现加装重型机炮的动力甲冑，搭乘小型气垫车，正从海上进攻卡萨布兰加。战况看来很不妙。

降落在南边较远的备用跑道上，我拼命跑回基地。一边躲避「死神」部队，一面寻找祥哥的下落。身上只有一把小手枪，对动力甲冑一点威胁也没有。从地上捡起一根铁条，预备在遇到「死神」部队时，还可以拼一拼。

四处只看到死去或重伤的同伴，没有找到祥哥。我跑到顶层的指挥中心，这里还没有遭到攻击，可是大部份人已出去应战，只留下几位联络员。询问之後，才知道祥哥正在西边海岸应战。我立刻转身跑出指挥中心大门，一具黑色的动力甲冑突然出现在眼前，一排机炮子弹轰隆隆地从我头上掠过，在指挥中心引起一阵爆炸。火热的气流夹带无数碎石，重重的将我弹到动力甲冑的小腿，再跌落地上，但是并没有晕过去。指挥中心内的联络员全部都被炸死了。我挣扎著爬起，忍著背後的疼痛，从动力甲冑的两腿之间扑倒至後方，以躲避向我下的钢铁重拳。举起手上的铁条，奋力刺入动力甲冑的左腿关节。电击的麻痛感使我放开铁条，跌坐在地上。而这一部动力甲冑的左脚也跪下来，显然关节已毁坏，无法再站起来。机舱门打开，驾驶员迅速跳出，我赶忙从腰间抽出手枪，坐在地上向他开了几枪。当我看见他的脸时，吓了一跳。柴斯卡！雨柔学姐的丈夫！他肩上的官徽是少校！这麼高的官阶，难道他就是「死神」部队的指挥官？原来他前往飞马二号的动力研究所，就是去接洽生产动力甲冑。天啊！这种恐怖的武器竟然是在我的家乡制造的！我朝他继续开枪，但背部的疼痛，使我两手颤抖，无法瞄准。柴斯卡躲在动力甲冑的右腿後，回了几枪。他的枪法比我准多了。一颗子弹钻入我的右肩，我仰躺在地上，手枪也从松开的右手掉落。在也没有力气移动。柴斯卡发现我没有动静，慢慢走到我面前，用枪指著我的头。

「原来是你，伽马农。拿下『亚特兰提斯』的大英雄，现在怎麼这样狼狈呢？」柴斯卡一脚踏住我的手枪，一面调侃我。

身上的血从背後和肩上的伤口渗出，全身的衣服好像都浸湿了。喉咙乾得像火烧一般。

我忿忿的说：「雨柔学姐真是瞎了眼，嫁给你这种恶魔！」柴斯卡哈哈大笑，说：「是啊！她真的是瞎了眼。以前怎麼会喜欢上你们这种笨蛋呢？告诉

你，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和何立祥，帮我除去艾尔康那个老家伙。现在我稳坐地球军的第一把交椅。」他又开一枪打在我左肩上，我痛呼一声。柴斯卡蹲下来，凑到我面前，用枪身拍打我的脸。「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远征火星的舰队已经决定拥护我接替艾尔康，而且正回航来对付你的『亚特兰提斯』。你们『自由团队』不只要从地上消失，连太空中凄息的地方也快没了。」柴斯卡起身走到动力甲冑旁，看著被我打坏的关节。「我不得不佩服你，伽马农。你是第一个能打坏我座机的人。不过，现在我要送你去见齐鸣和何立祥。再见了！大英雄！」转身举枪对著我的头，扣下板机。

我闭上眼睛，静待死亡的降临。在地板一阵震动後，听到了枪响，但没有被击中的感觉。睁眼一看，一个白色的巨大身躯挡在我和柴斯卡之间。

「伽马农！快跑！这家伙交给我对付。」是莫里斯的声音。他的动力甲冑已经断了右臂，可是还继续拼命的作战。听到莫里斯的声音，我精神一振，靠著墙壁吃力的站起来，踉踉跄跄的朝外面走去。柴斯卡自知无法与莫里斯对抗，立刻朝另一方向逃走。看著柴斯卡走远，莫里斯一脚踹倒跪下的黑色动力甲冑，打开舱门，用机械左手把我扶进驾驶舱。

「祥哥和齐教授呢？」我急忙问莫里斯。

莫里斯关上舱门，看看我的伤，说：「你伤得很重，不要说话，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他捡起地上的重型机关炮，朝基地出口奔去。我的意识正随著血液离我身体，只听到许多枪声，还有莫里斯打斗的金属撞击声音。

突然感觉监视器的亮度提高，我勉强睁开眼睛，原来已经离开大楼，正朝南边的机棚跑过去。有两部白色动力甲冑守在机棚前，拿著拆下来的脉冲雷射炮替我们拦截後面的追兵。

进入机棚後，莫里斯把我放下来，指示其他人过来急救，然後又跑出机棚作战。医护人员在我全身包上止血绷带，又打了一针，然後送上机棚内的十五人座轨道运输机。其他人正进行升空的准备工作。机上还有几名伤患，包括齐教授的儿子齐邦飞在内，但是没看到祥哥和齐教授。准备工作完成，机棚南面的大门打开，轨道运输机的主引擎发出怒吼，开始向前滑行。莫里斯示意另两部白色动力甲冑先登机，他负责断後。当他回头瞥见「飞」正停在跑道上，立刻指示其中一部动力甲冑把「飞」送进运输机的货舱中。

莫里斯一边跟著运输机跑，一边向後回击。机关炮的子弹已用完，换用脉冲雷射炮继续攻击追赶的「死神」部队。当奔跑速度快跟不上时，莫里斯才丢下雷射炮，跃上侧面舱门，轨道运输机立刻加速升空，离开了卡萨布兰加基地。

莫里斯和另外两名机动部队队员把动力甲冑固定在货舱後，就坐到前面的客舱来。机上只有十个人，也是这次战役仅有的生还者。莫里斯靠到我身边，帮我接上安全带。「忍耐一下，伽马农。到了『亚特兰提斯』就可以动手术，取出你身上的碎片和子弹。」我惦记著祥哥，就问他：「你有没有看到祥哥？」莫里斯说：「他到西边海岸去协助防守。遇到你之前，我到海边去看过，没有看到他。」

不知道有没有逃掉。你现在不要胡思乱想，好好休息，节省自己的体力。」我想再说话，但是已经没有力气了。迷迷糊糊之间，不知道什麼时候睡著了。

--二十一从接驳器转上自动道路，我打开自动驾驶仪，让中央运输电脑引导我的车子。设定出口位置後，我放倒椅背，闭目养神。

已经十六时四十二分了，紫环礁海岸也快到了。待会儿要聊什麼呢？离

见面的时间越近，脑中却越来越空白。离开自动道路，换回手动驾驶，将地图投射在车窗上，寻找约定的地点。紫环礁只是个海岸边的小镇，开车绕一圈大概不需二十分钟。电脑指示出我目前的位置，以及滨海餐厅的所在。估计还有十分钟就到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几分钟。有点喘不过气的感觉，心跳好像也加快了。这几年在战区跑来跑去，也未曾如此焦虑。索性停到路旁，整理一下情绪。这时才想到两手空空，只带了个手提箱。车上电脑列出附近的商店，看看有什么礼物可以买。有了！过了前面的路口有一家花店。

走进花店，各式各样的花卉让我不知如何选择。小洁和我分手的时候，数落我的几大罪状中，就有一条是「不会买花」。

花店小妹看出我的困境，殷勤的问：「要送花给女朋友吗？」我急忙的说：「不！不！不是送女朋友。」小妹不经意的皱了一下眉头，为我的失态感到怪异吧。空白的脑袋忽然浮出一个印象，就挑了几枝百合花，请小妹包成一个花束。

走出花店，已比预定时间晚一分钟了。不再多想，赶快驱车前往约定的滨海餐厅。

一路驶到堤岸，滨海餐厅真的是依海而立。我把一个塑胶封套从手提箱中取出来，放入外衣的口袋中，带著百合花走进餐厅。

进入用餐区，一眼就看到如姊。还是像从前一样的清新、高雅，还是简单的把长发扎在脑後。十年岁月似乎不曾在她身上留下痕迹。如姊也看到我，脸上立刻绽放出笑容，远远就叫著：「小农！」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称呼，好像又回到十年前，心里一股暖流四处奔窜。

我也很开心的笑了。

「如姊！这花送给你。」如姊接过花，很高兴的对我说：「还记得我最喜欢的花，真是难得啊！」把花放入侍者送来的花瓶後，如姊深叹一口气，对我说：「真的好久没有见面了。常看到关于你的新闻，不过都说你是个大坏蛋，很难和印象中的大懒猫凑在一起。现在亲眼看到，真的长大了，有资格当坏蛋了。」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苦笑著说：「唉！如果可以，我还是希望能当个懒散的家伙。不过，你真的会相信我是大坏蛋吗？」如姊说：「当然不相信。如果说你好吃懒作、不求上进，我还会相信。若要你花心思去做坏事，这一辈子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我也很清楚军政府的作为，他们讨厌的人绝对不会是坏人。」「还是如姊了解我。几年前偷偷来到地球，恰好遇见几位大学同学，他们看到我都吓死了。尤其看到我的右手，好像看到故事中的虎克船长。」我把右手的手套脱下，露出银白色的义肢。如姊说：「刚才看到你只戴右手手套，正想问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动动义肢，其实动作和真的手差不多，不易看出来。「这是在战争中切断的。牺牲一只手，换我一条命。」用餐完毕，移到靠海的窗边，品尝香醇的咖啡。只有在地球上才能享受的海风，轻轻吹拂脸颊。这种淡淡的咸味，不是任何合成品可以模仿出来的。虽然不是生在地球，对大地的眷恋似乎根植在基因之中。这土地上的自然事物，常常给人最温暖、最安心的感觉。灿烂的夕阳慢慢没入天边的云朵里，散射的光线把天空染成金黄色。外海一波波的浪，被环礁阻挡在外，无法扰乱近岸如镜的海面。我沈默的望著大海，望著战争遗留下的环礁。这里原来是个军事基地，在十几年前的一次战役中，被核弹夷为平地，还凹陷成一个小海湾。围绕著海湾的环礁，其实是融化的物质，被连续爆炸波推入海中，凝结为今天美丽的景观。如果没有战争，今天该是和雅一起探望如姊和祥哥。也许还

会有一堆侄儿、侄女拉著我们叫叔叔、婶婶。我曾梦到这样的景象，但现在只有我和如姊坐在这里看海。如姊静静的看著海，若有所思，或许和我一样，正想著祥哥。

夜幕終於覆盖大地。夕阳的光彩褪去，换上点点繁星。在地球上观星星，对我来说是很陌生的经验。我已习惯於无上无下的太空世界。从飞马二号到火星，再到地球，为了这趟旅程的成功，我花费了十年的时间。这期间，或是在战区救助灾民，或是与政客斡旋，甚至为了破坏战争的进行，明目张胆的与两方对峙。能活著落脚於人类的发源地，只能说是幸运。

少那麽一点幸运，我可能已经死了十几次。

和如姊天南地北的闲谈。从最初如姊搬来与我为邻，谈到我们的大学生活。从我离开飞马二号，在星际间游走，谈到如姊在地球十年的种种遭遇。但是我们都略过中间那一年的日子。那是祥哥、如姊与我共同拥有的日子。喝尽杯中最後一滴咖啡，我们离开餐厅，沿著海岸慢慢走著。远处突出海中的半岛上，灯塔的光芒闪烁著，在薄雾中划出微亮的光束。岸边的栏杆上，有不少游客坐著看海。有的是全家老小，嘻嘻哈哈的观看海景；有的是年轻的情侣，相依相偎，让海洋成为浪漫的见证；也有独自一人，如哲学家一般对著大海，思索人生的意义。我们也学这些闲逸的游人，高坐栏杆上，望著海面上摇动映照的月光。

「小农，你还是独自一人吗？」如姊突然问。

我点点头。如姊继续说：「也老大不小了，该成家了。」我叹口气，说：「心里有永远忘不掉的人。这一辈子大概就这样子了。」「你是指萨雅吗？」如姊问。

我睁大眼，不可置信的望著如姊：「你怎麼会知道呢？自从我第一次离开飞马二号，直到今天才再次见面。你怎麼会知道我和雅的事情呢？」如姊调皮的说：「我怎麼会不知道，你小农的一举一动想逃过姊姊的眼睛吗？」我不知所措，到底如姊是怎样知道我的事情呢？如姊看到我的蠢样，笑著说：「好啦！不逗你了。带你见一个人，你就知道为什麼了。」--二十二依如姊的指引，开车到达如姊的住处。经过管理室，警卫亲切的向我打招呼，称赞我下午的演讲真是道出一般人的心声。我很不习惯这样的恭维，简单回礼後，和如姊走上二楼的公寓。如姊按了门铃。不久，门打开了，眼前站著我十年来不断思念的人。

「小农，总算见面了！」我揉揉眼睛，全身因兴奋而颤抖。「祥哥！是你！你还活著！」我的眼眶又湿了。

「祥哥！到底发生什麼事呢？」我紧紧的抱住祥哥，高兴的跳著，泪水沿著脸颊一直流下来。

祥哥也呜咽著说：「快进来，我慢慢说给你听。」十年前，如姊出差到地球，发现高阳集团竟然将义肢技术转为军事用途。看到「死神」部队的力量，如姊很担心当时在地球的祥哥和我。经由职务上的关系，如姊得知了柴斯卡突击卡萨布兰加基地的计画。当军队撤离後，如姊在海边找到奄奄一息的祥哥。当时她也拼命寻找我的下落。直到我带邦飞回到飞马二号的消息传出後，如姊才确知我没有阵亡。

利用动力研究所在义肢及人造器官上的技术，祥哥捡回一条命。不过他的左手、双脚及一部份的身体都是人造的。受到柴斯卡的通缉，祥哥一直以试验品的名义藏匿在如姊的研究所里。直到今年，柴斯卡下台，才能和我一

样大大方方的露面。

抹去脸上高兴的泪，我拿出口袋里的塑胶封套，笑著对祥哥说：「你不要给如姊看看遗书？」祥哥很感动的接过去。「没想到你还保留著。遗书不要了，但里面有一样东西不可以不要。」撕开封套，祥哥掏出一枚戒指。一手拿著戒指，一手拉著如姊的手，祥哥说：「十年前我就准备要问你这句话。如，你愿意嫁给我吗？」如姊抱住祥哥的脖子，把脸埋在臂弯里，以欢喜的泪水来回答。

祥哥拍著如姊的背，说：「不要哭了，像小孩一样。小农会笑我们的。」此时，门铃响起。如姊擦拭脸上的泪痕，狐疑的说：「奇怪！这时候有谁会来？」我起身走到门口，说：「可能楼下的警卫把我的行踪说出去，有记者追过来。」随即将门打开。门前站著令我怒火中烧的不速之客。

「伽马农！没想到吧！你也太不济事了！堂堂『蓝星联盟』的指挥官，被人跟踪都不知道。」站在门口的，居然是被迫下台的柴斯卡。

柴斯卡举枪指著我，说：「十年前没有一枪解决你，是我太大意了。但今天你想把我撂倒，我就要拉你垫背！」柴斯卡走进门，我顺势慢慢後退。祥哥和如姊也很惊讶的看著柴斯卡。

「何立祥，你居然还没死！今天真幸运，一次就解决两个眼中钉。」柴斯卡认出了祥哥。我移身挡在柴斯卡和祥哥之间。「柴斯卡，你已经苟活这麽多年，残害了无数平凡的人，还不够吗？今天是大家仁慈，没有追究你的过失，你还想在这里撒野！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一边说，我一边慢慢举起右手，放在他枪口所指的位置。

「伽马农！你瞎了眼呀！没看到我这把枪吗？说话比我还狠。我要让你知道耍嘴皮子是没有好下场的。」说完，柴斯卡就扣下板机。

我的右手朝枪口方向推过去。子弹贯穿右掌後，去势受阻，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伤害。

柴斯卡惊愕之余，再次扣下板机时，但是我已抓住枪身，将手指垫在板机後方。左手也没有闲著，立刻从腰际拔出枪，指著他的前额。

柴斯卡睁大双眼，冷汗从额头滚落。警卫听到枪声，立刻上楼来看看究竟。在门外看到我用枪指著柴斯卡，吃了一惊。「伽先生，这是怎麽回事？这...柴总理！」警卫进门後，认出柴斯卡。

「这已经不是柴总理，而是柴战犯了。」我对警卫说。

「柴斯卡，我心里对一个人承诺过，不为了个人仇恨杀人，你可以多活几天。」我举起手枪，狠狠击在柴斯卡的後脑。他立刻晕倒在地。

把柴斯卡绑住，交给警卫处理後，我关上大门。祥哥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小农，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不再是迷糊的小农了。」如姊惊魂未定，我和祥哥拉著她坐下。我拿出雅的相片给她看。

「这个扎辫子的小妹妹就是萨雅。从她身上，我学到报仇不会使人快乐。真正的快乐是能阻止悲剧的一再发生。当我在面对敌人时，雅就会在我身旁，告诉我要怎样去克服心中无尽的仇恨。在我心中，她是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伴侣。」十年来，我从没有这样高兴过。我见到以为已过世的祥哥，我看到祥哥和如姊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什麼事情比一个平凡、安详的家庭更令人快乐呢？我想起一直没有人找到雅，她有可能还活著吗？我摇摇头。能活著再见到祥哥，已经非常感谢上苍的仁慈，不敢再奢求。更何况，只要我思念著，雅就永远和我在一起。不是吗？

幽灵列车

佚名在成都南边的锦江上，横卧着一座桥，古称"万里桥"，现在俗称"老南门大桥"。

桥头有一家百货商店，初建时，算是个大商场随着时代变迁，现在只能算个小商场，不过习惯上仍称"南桥商场"。

说不清从哪年开始每当阴云密布的天气，总有一片车厢状的阴影从商场顶上的天空一掠而过，伴随而来的是一阵轰隆隆的响声。

人们都说，是"鬼车"。

现在，又叫她"幽灵列车"。

电视台有一个记者，扛了摄像机在桥头候了两个月，终于等到"幽灵列车"的来临。

然而摄下来的影片里，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单纯的、阴郁天空，没有图象，没有声音。

老人们慨叹：所以叫"鬼车"嘛！

--我是在等女朋友时遇上她的。

那天天色阴暗，我因为小美迟迟不来心烦意乱。

小美有迟到习惯，也有来迟的理由，因为她年轻漂亮。

我想给她家里挂一个电话。

走进河边公园，记忆的电话亭却不见踪影。

不知是我记错了，还是确实曾经有过而后来拆掉。

。

我楞在那里，思索着最近一部公用电话在什么方向。

这时，我听见几声细微呻吟。

女人的呻吟，像是一个人气力衰竭，正在作最后的挣扎。

我一向乐于助人，再加上有几分好奇，几分英雄救美的妄想，便循声走去。

在一棵树下，半躺着一个女人。

帮帮我她轻轻的呼救。

我义无反顾地走上前去。

不！

别碰我。

尽管声音微弱，但语调中的命令意味十分明显。

是传染病吗？我站住，你自己能走吗？我给你叫辆车，华西医大就在附近。

她的声音更低了，给你什么？我没听清。

电。

点灯的、开机器电？我赶忙掏出BP机中的电池问：她懊恼地说。

我发现手中的电池已经软了："你等着，我马上去买。

她的眼睛示意着远处的路灯。

那是交流电啊。

灯，，揭开灯柱底部的铁板。

看见一排红红绿绿的电线，我又茫然地向她喊道：“我该怎么做？她躺在地上，艰难地说：生了：线头射出蓝莹莹的光芒，像是一条通灵的毒蛇，听到主人的召唤向那女人窜去；然后，又顺着她的身体轮廓蜿蜒而行，形成一具闪着蓝光的人体剪影；最后那女人似乎通体都是蓝光。片刻之间，所有的蓝光又消失了。天空突然大亮，姑娘慢慢站起来。哇，是个漂亮的女子！她大约二十五、六岁，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在阴霾里放出异彩，恰似一朵闪光的玫瑰。”你是外星人？”我又惊又喜，脑子里思索着欢迎的言辞。她摇头。“机器人？”她眼前掠过一抹阴影，突然，一声惊叫，仿佛是裸体被我窥见：“你能看见我？”“我又不是瞎子。”我略带调侃地回答。“再帮帮我。”她又哀求我。“又怎么帮你？”我问。她像是遇到了极大的难题，皱皱眉，咬咬唇，思想斗争挺复杂的样子，好一会儿，才伸出一只手：“握一握”。我犹豫了一下，伸出左手，心里做好触电的准备。“咦！”突然间，全身的血液好象凝固了，身子也动弹不了。我楞了。我的确把手伸给了她，但我什么也没握住。我只看得见我的手的一部分，仿佛把手伸进一个盒子，被盒子遮掩住的那部分看不见了。我惊叫一声，把手抽回来，发现完整无损。我恐惧地问她：“你是鬼？是幽灵？”她只是静静地笑着：“我来自未来。”--我住在公司宿舍，同室的老方去广州出差，两个月以后才回来。她要求我找地方把她藏起来，我只有带她回宿舍。“小姐，你贵姓？”我问。“姓卢，卢玉琢。”我很失望。想象中，未来人的名字应当叱咤风云，英雄大器，比如变形金刚、大力神、擎天柱等。“你是怎么来的？”“乘时间车”我无法想象，咕咙道：“我宁可相信你是鬼，是幽灵……。”“其实你们所碰到的鬼和幽灵，也就是碰到了我们。”“来自未来世纪的鬼。”“不，是公元四十世纪的人。”我们走在僻静的小巷里，我对她说：“遇到别的人，你要躲着点。”“我知道。”她很镇静。“要是我女朋友知道我房间里藏个女人，麻烦就大了。”我嘀咕了一句。走进公寓上了二楼，我突然看见小美竟然候在门口。她看见我，连走带跑奔过来：“永胜，我的自行车半路上坏了。修好后，我感到桥头，你已经不在了。你上哪儿……”她看见了紧跟我身边的女人。“小美……”我正欲解释。“好哇！”她发作起来，“周永胜，你，你……”小美拔腿就走，我一把拉住她的：“听我说！”“你别跟我说，她是你同事还是你亲戚？你们家的人我都认识！”“小美，你等等，你握握她的手就知道了。握呀！”我拉着小美的手去握卢玉琢。“干什么？你想我与她握手？”我硬拉着小美的手，小美无法挣脱，当与玉琢的手相握时，小美吓了一大跳。“妈呀！鬼！”她腾地窜到我怀里，双手紧紧抱着我的脖子。--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背，把刚才河边公园见到的一幕，原原本本地讲给她听。也许是女人天生不切实际，爱幻想，她几乎立刻接受了玉琢。小美慢慢地把手伸过去，想摸摸玉琢，结果什么也没摸着，自己的手反而一点点地消失。她的手从胸前进去，慢慢地又从背后钻出来了，就像武打电影中长剑穿胸而出的情形。小美好奇地问：“玉琢，未来的人都像你这样，是中空的吗？”“不，我们也有血肉之躯。但是要作时间旅行，必须用超光速的超光承载。在人体内安置 N 极块，一种特殊的能量组合块，于是人体就离子化，超光就承载得起。”离子化就是变成空的？”我问。“不是空。我们依然存在，只是不是以你们常见的三维形式存在。本来你们是看不见我的，但是我的 N 极块能量不够……。”“我不懂。”小美摇头，看着我。--我懂了一点点。们是关闭脑电波。”“你关给我看看。”她坐下来，闭上眼，立刻像老僧入定那样，一动不动了。一瞬间，她又睁开眼：“比睡觉的效果好一百倍，既得到彻底的休息，又清理了头脑中的杂质。”我感兴趣了：“玉琢，能不能把我的脑电波也关了？”她仔细端详了我一会儿，抱歉地说：“不行，

你受肉体的禁锢,脑电波没经过衡量扩展,出不来."我失望了,心里嘀咕着:睡觉也是未来人高明."第二天早晨,我惦记着屋里那位客人,仍然对昨夜的奇遇持怀疑态度.临上班前,她还把自己的脑电波闭着.桌上,我给她留了面包牛奶,但实在想象不出她怎么吃下去,小美大概也跟我一样,打电话说她要提前下班,再看看玉琢.于是我也请了假,赶回公寓.--我一进门,小美便扑上来,在我脸上吻了一下。

我猜想,这亲热是故意做给玉琢看的。

不料,玉琢竟然十分惊奇地问:“这是不是叫恋爱?小美也惊异了:“你们未来人不谈恋爱?“用不着那么麻烦,把各人的性格指数输入计算机,寻出相配的,就可以结合了。

小美睁大了眼睛:“那不是跟封建包办一个样?没有感情基础,日子能过得长吗?“这样由计算机配对的,十全十美,男女双方相爱默契。

迄今为止,未来世界里没有一对夫妇离婚。

我不胜羡慕:“又简单,又完美,要是咱们的年代也这样多棒。

找对象,仿佛瞎子摸象,凭运气撞;恋爱则伤神又伤心;好不容易相爱了,而多数情况下,婚姻又是爱情的坟墓。

小美狠狠踢了我一脚,又问:“玉琢,你结婚了吗?玉琢摇头,露出黯然神伤的表情。

“有男朋友吗?“小美不理睬我的暗示,穷根究底。

“曾经有过。”她低声道。

我忍不住插嘴:“你们不是计算机配对吗?“是,我们极为般配,可是.....”“他移情别恋?“小美问。

“不,他坚持要带着他的女助手与我结婚。

我的兴趣浓厚起来:“你们年代里,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不。

那女助手是个机器人,我讨厌机器人。

小美很积极地附和着:“是的,要就要他的全部的爱。

象周永胜,他如果养一只猫,我就与他bye-bye。

我只得在一旁苦笑,心里很明白小美讲的是真话。

现在的女人都贪心,专制得很,容易受伤的其实是男人。

--我把话题拉开:“你们饿不饿,我可要吃饭了。”突然发现面包与牛奶还原封未动放在桌上,“玉琢,难道你一直饿着?玉琢看着:“这就是你们的食品?跟历史图象里记录的一模一样,不过,我靠这个。”她指着墙上的电源插座。

“你们未来人都靠充电过日子?她不经意地道:“反正都是能量。”又叹口气:“可惜这能量不能维持我的离子化。

“你的N极块呢?“我记起昨天谈话的内容。

“也许是出发时心不在焉,错拿了别人用剩的。”她并不着急。

“你有同伴吗?能沟通吗?大家匀着使使。”小美出主意。

她笑笑:“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年代下车。

“一个人?“你心情不好时,难道不是一个人找个荒凉的地方散散心?

“我们这时代还荒凉?“小美很不服气。

玉琢正色道:“这是宇宙历史公认的。

若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首推二十世纪后半叶。

我与小美对看了一眼,很是泄气。

“你怎么回去呢？”去宋朝的时间车返回时，会顺路接我。

但是我不知自己能否支持那么久？我指着电源插座：“不是有这个吗？”
“电压太低了，只能维持存在。”

而我需要的是能让我离子化，让我重新回到未来的能量。

“那该是什么呢？”超强的能量。

量子能级越高，能量越单纯，越能改变空间维数。

“我不懂。”小美茫然。

我也不懂。

玉琢也懒得再解释。

“用高压电？”小美突发奇想。

--我没当过贼，凭着小说的经验，知道自己时机选得很好：月黑风高。

小美觉得蛮好玩，兴致勃勃；玉琢表情淡淡的，但眼神偶尔一瞥，看得出对此举满怀希望；而我则像个惯盗，脸不红，心不跳，手心一丝汗都没有。

真正来到郊外的高压电线下，我又有些不安了：“小美，我们这算不算偷电？”“算！”她答得挺干脆。

“我们动了高压电，会不会影响郊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会。”

“那……”我吞吞吐吐。

“周永胜，你怕了？”小美丝毫不想遮遮掩掩。

“弄不好要坐牢，还有可能丢命。”

“你的男儿气概呢？”小美问。

我惊愕了，一时搞不清犯法丧命与男儿气概有什么联系。

“怎么了？”玉琢回过头来，柔声问。

“没什么，我跟小美讲笑话呢。”

小美哼了一声，玉琢轻叹：“也不知你们的高压电电压够不够？她的无助与担忧被我捕捉，心中一震，就脱口而出：“总归要试一试。”

小美惊喜地捏捏我的手，表达了对我的赞赏。

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电线，一头放在玉琢脚边，一头栓成圈。

然后，我像套马的牛仔一般，把绳圈在头上挥舞着，但心中一阵阵发怵。

“永胜，小心！”小美突然惊叫。

我回头：“趁我现在有口气在，小美，嫁我不嫁？小美发呆了。”

我笑起来：“千万别回答，嫁，我心神不宁；不嫁，我也心神不宁，心一慌，肯定要出事。”

小美做个可爱的鬼脸。

玉琢突然问：“后果很危险吗？”“可能死掉，不过永胜不怕。”小美得意道，言语间，把我当英雄。

“你们的死是什么样的？小美把眼睛一翻，哼哼两声，头一歪，不动弹了，很快，她又活转来：“就这样”玉琢轻语：“像我们的休息，不呼吸，不思考，脑电波不活动。”

小美问：“难道你们不死？金刚不坏之身？”“不，我们也要死。”

肉体的存在并不重要，脑电波衰亡到尽头，我们才叫死。

我问：“假若我被电死，你有无把握令我起死回生？”“没有，血肉之躯对你们很重要，我不忍你为我损坏它。”

永胜，算了，我不要试高压电。”她转身欲走。

“等等。”我心一横，把手中的绳圈使劲一扔，“啪”的一声，稳稳准准

搭在高压电线上。

猛然间，我仿佛被强力击中，全声上下像憋在不透气的皮袋里，胸中难受至极，想喊却喊不出来。

眼角瞥见小美勇武地拿着一根木棒想我挥来，我终于叫出声来，整个人声不由己地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疼得要命，心头却舒坦多了。

远远近近的灯光突然一下全熄灭了，玉琢象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全身散发出蓝荧荧的光。

片刻之后，蓝光消失。

小美扶我起来，我看见玉琢稳坐在地上。

“怎么样？”我焦急地问。

她无可奈何地一笑：“你们看得见我，说明电压还是不够。”

小美喊：“我们快跑吧，被人逮住就麻烦了！”

--“永胜，永胜。”

我正梦着与小美吵架，好像为娶小老婆。

我被叫醒了，睁眼一看，玉琢立在床头。

“什么事？”“你该出门了，”她指着桌上的钟：“上班。”

“今天是星期天。”看她茫然的樣子，我又解释了一下，“星期天就是一周内不用上班的那一天。”

“小美呢？”她要加班，与客户谈判。

清晨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她脖子上的每根汗毛都被照的清清楚楚。

我说：“天气这么好，走，我们去公园照相，好吗？”她浅浅一笑，算是答应。

我挑选了游人最少的植物园。

玉琢感叹不已：“这样美丽奇特的景观，我是第一次见到呢。”

我为她照了整整两个胶卷的照片，她还不满足，竟然提出一个意料之外的要求：“永胜，我想与你一起照一张。”我犹豫了片刻，故作爽快：“行。”

很等了一会儿，才有另一对恋人经过，我把相机交给那小伙子，便与玉琢并排站在一棵高大的树下。

玉琢没有先前单独照相时活泼，我也站得笔直。

那照相的小伙子是个多话的人：“你们别离那么远，近点！”

他把我们当成了一对恋人“再近点，先生，大方点。”

你用手搂着她的肩吧。

玉琢看了我一眼，我楞了楞，慢慢把手伸过去。

只想自己是个合格的哑剧演员，把搂肩的动作比划标准，别让那小伙子看出玉琢的虚无。

突然，我全身一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感受。

我又微微挪了一寸，再一次震惊，叫我怎么能相信呢。

我感受到了玉琢。

这感觉如此细微，就像一缕风从指尖拂过，然而确实确实，我的指尖感受到了她的双肩的轮廓。

一直到那小伙子把相机还给我，我仍然缓不过气来，嘴里机械地说着：“谢谢”。

“有什么不妥吗？”玉琢问。

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玉琢，我不仅能看

见你，现在能摸到你，很轻，很细微，但趋势能感知你，相信我，那不是心理作用。

她的脸色变了。

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的惊惶，当初遇到她，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她都是淡淡如水的表情。

我勉强地问：“是不是很糟糕？她眼神定定的：“这表明，离子化在加速消失，我的血肉之躯在加速恢复。

“又如何？”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空，时空的转换将令我灰飞烟灭。

我的肉体完全复原的一瞬，也就是我毁灭的一瞬。

--“肉体？可你的关键是脑电波。

“它仍存在，在此时空内游荡，等待二百七十年后的衰亡。

“你可以选择一个婴儿。

她摇头：“没有能量，我的脑电波就没有穿透力，连与你们沟通都不可能，更别说进入肉体，而且……”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在她的紧握下，我的手掌不存在。

但是我能感受到温柔的抚摸，仿佛一条薄纱正轻轻地拂拭着。

“永胜，据我所知，自从时间旅行以来，没有人留在你们这个世界。

我很可能只剩下波，回不去了，只有留下来。

可我没法与你们沟通，没法让你知道我在哪儿？偌大的世界上只有我一个，孤零零的游荡，而起码就是二百多年！

她的眼泪流下来。

我目睹那晶亮的液体溅落在我手上，我感觉不到，但我知道她的伤悲。

她伏在我的怀里：“我不知道非离子化来得这样迅速，我以为能够坚持到那些去宋朝的人回来。

她的头靠在我胸前，双手围着我的腰。

而我不敢碰她，一动也不动，心中乱极了。

我看见她的举止，她的悲痛，然而她是虚无的。

我知道她是虚无的影子。

然而她的一切是绝对真实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

终于，我轻柔地拥着她，如拥着一件美丽、易碎的瓷器。

我们在植物园呆到很晚，然后走回家去。

植物园在成都的北郊，我们从夕阳下一直走到灯海中。

她开始讲她的故事。

她的男朋友，一个知名人物、科学家、发明家，他的脑电波强度极大，许多人像现在崇拜歌星、影星一样崇拜他。

她也一样，而他需要一个伴侣，在电脑配对之外，他最后选择了那个女机器人，绝对服从他，像柔软的内衣一样贴身他。

“我知道感情是低级的东西，是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表现，只要有了感情，便不可能进步发。

可是我输给了那个只有程序的机器人后，心头却不快乐。

我想，我有了感情，这是错误的，我必须反省，就像远古的禅师面壁一样，我来到这个时空，谁知，又出现了这样的闪失。

她讲完以后，我开始讲小美的漂亮与任性，她众多的追求者。

我几乎费尽心机，用尽手段，才令她收敛了三心二意。

“你有什么令她不满意的吗？我笑笑：“不够有钱，不够帅，幽默感也算不上强。

幸而我诚恳而不花心，令她有安全感。

玉琢轻叹一声：“永胜，我以为你们的世界里，你是最完美的男人。

我脑子里呼呼地旋转起来，得意忘形到极点。

“但愿小美也象你这样，哎呀！

我惊呼出声：“今天是我与小美认识一周年的纪念日！”怪不得，今晨她临走时，那般含情脉脉地盯着我。

幸而，时间不太晚，路口仍有卖鲜花的花农，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大束红玫瑰。

“这是什么？”玉琢问。

“花，红色的玫瑰花，代表幸福的爱情。

你们用什么表达爱？送原子弹？她自嘲地一笑：“我们的脑电波一连通，一切都明白了，所以连语言都不需要。”“那没意思。

恋爱必须有酸甜苦辣，而且还要有谎言，才有情趣。”我抽出一支玫瑰：“这个给你。

“给我？”她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一头无知的小鹿。

她没法接住，那只玫瑰从她手中松落。

“瞧你，多笨。”我弯腰拾起。

她叹息：“如果我握得住，那我也快完了。

我竭力自然地笑着：“喏，这枝是给你的，你记着，我帮你拿。

她点头，脸上再次浮现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小美坐在桌前，满脸愠色。

我挤出笑容：“小美，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她冷笑一声。

我扬出藏在身后的玫瑰花：“一年前的今天，我遇见了今生今世唯一要等待的女孩。

我无法形容这一天对我有多重要。

果然，我的甜言蜜语初见成效，小美脸上的冰雪融化了。

“这就是爱情谎言吧？”玉琢在身后轻轻问。

小美睁大惊愕的眼睛。

玉琢认真地解释道：“永胜告诉我，真正的爱情还要有谎言。

我拍着额头：老天，怎么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记得住，而且现学现用。

我想挽回影响：“小美，你知道我的真诚，玫瑰代表我的心。

她接过那一大束玫瑰，笑了。

“等等。”玉琢上前一步，毫无心计地指着其中一枝：“这一枝是我的，永胜送给我了。

小美看看我，看看她，又看看花，用眼神划着三角形。

她狐疑地逼视我，我突然有一种被当场捉奸的尴尬：“小美，我不是……”玉琢奇怪地说：“什么不是？是这一枝。

小美浅浅一笑，把花放在桌上，从手袋里拿出一支金笔，包装的很漂亮的笔。

猛地，“咔嚓”一声，她把那枝笔一折两段。

“小美！

你别冲动！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

“我是冲动！

是幼稚！”她终于爆发了，“幼稚得可以被人骗，被人当掉！

她冲出门时，又摔出一句：“我们拉到！

--我站在屋中央发呆，望着桌上的玫瑰花，望着地上的碎金笔。

“小美走了。”良久，玉琢才说。

我不理她，我在想：小美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为什么我今天哄不住她？为什么她走的这么绝？“这是不是恋爱中酸的滋味？”玉琢不识相。

“是！

是！

是！”轮到我爆发了“都是你，乱说乱动。

你这个不懂人情世故的未来傻瓜！

你把什么都搞砸了！

我跳上床，用被子蒙住头，满眼都是小美。

以前，她耍脾气，最过火也不过“不理你”，可今天，她说的是“拉倒”！

小美、小美、小美，成熟的小美，幼稚的小美，泼辣的小美，受伤的小美.....我该怎么办？我找得回她吗？我对她竟如此没有把握！

迷糊中，我睡着了。

--是传呼机把我叫醒的，天早亮了。

玉琢靠窗无力地站着。

我想起昨夜的事，道歉地叫了一声：“玉琢。

她回头，一张脸好憔悴，好忧伤。

“怎么了？你没休息？她点头：“我没关脑电波，也没充电。

“为什么？她郑重地说：“我正在体会恋爱中苦的滋味。

我楞了一下，乱弹琴！

传呼机又在叫。

我冲到楼下的公用电话亭。

“永胜，”小美的声音，“昨夜我实在是莫名其妙，乱发脾气.....”“不，不，是我不该回来得太晚，让你等得太久。

你知道，玉琢是不能坐车的.....”“我知道，我知道。”小美抢着说：“我最近不知为何，特别容易烦躁。

其实我一向很大度，可昨晚，不知为什么，就想不开了。

我想了一夜，你和玉琢不会有结局的，我们帮她，陪伴她，都是应该的，我自己太疑神疑鬼，小里小气了.....”小美做完自我批评，我也开始做长篇的自我检讨。

放下话筒时，昨夜的疑团烟消云散，阳光普照，分外灿烂。

玉琢仍是刚才的姿势。

我心情特好，一进门就大呼小叫：“小美刚才打电话向我道歉了，深刻反省，痛哭流涕，请我原谅。

当然，我也高姿态地认识了一下自己的错误。

她没什么反应。

“玉琢，快去充电，你想饿死你自己？”无意间，我拍了拍她的肩。

突然，我的手僵在空中，实感更强了，而且，我感觉到了温度，人的体温。

玉琢疲惫地说：“充不充电都无所谓了。”

她抬起手，在我掌中来回轻抚，我感觉一种温暖的蠕动，好象一只飞蛾在掌中轻轻拍打翅膀。

“现在，我也能感觉到你，永胜。”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知道。”

“我觉得很难受，全身憋得慌，像被关进缺少氧气的房间，我甚至感觉得出离子化在迅速消减。”

“怎么办？”我手足无措。

她仰起头，眼神分外凄楚：“现在，最难受的还是这里。”她指着头。

--“头疼？”不，恋爱的苦和酸比时空压迫更令我难受。

我退后一步，不敢看她诚挚的眼睛，不敢再让那飞蛾翼般的手指在掌中滞留。

“你是想起男朋友了吧？”我终于勉强说出话来。

她摇摇头：“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他了。”

“那……那恋爱中的苦和酸从何而来？”我问得结结巴巴。

“永胜，我不知什么是恋爱，也未曾实践过。”

但是昨夜，你与小美吵闹，她赌气而走，我心里竟有些快乐；然后你又责怪我使你与小美不和，我痛苦了一夜。

看着你熟睡的样子，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快乐，痛苦，灰心丧气，兼而有之。

能不能回家，无所谓；是不是要在时空里孤孤单单地流浪两百多年，也无所谓。

我变得很迟钝，很麻木。

刚才，你与小美重归于好，我的不安与愧疚没有了，但是又有一种新的不自然，不自在，令我悲伤的东西油然而生。

这么短的时间，我竟遇到了这么多新的东西，体会这么多。

我不知这一切是什么？为什么？哦，永胜，难道我们未来人真的很笨吗？竟然有如此之多该懂而不懂的东西？她轻轻地叹息，轻轻地呼唤。

黑白分明的眼睛焦灼地望着我，好象要我给她答案。

我知道答案，可我怎能给她呢？给她什么呢？我陷入迷茫之中，一切都是我的幻视幻听罢了。

我工作紧张，神经衰弱。

我轻轻碰碰她的肩，那纤细的感觉依然存在，可是，太渺茫了。

小美说她要来，怎么还不来？“你们的时间车在什么时候路过这里？你们在哪里上车？你们怎么联系？”我的声音很干涩。

玉琢的眉头锁得紧紧的，不理睬我的话，一字一字到：“永胜，这就是爱情，我-爱-上-你-了！”

我躲不掉。

--“小美，有人追我。”我心烦意乱。

我们坐在一家快餐厅里，把玉琢留在房中入定。

小美大口大口地扒着饭，附和地说：“不奇怪。”

以前，你老吹牛，说初二时就有女生递条子给你，是吗？“是玉琢。”

她终于把脸从饭碗里抬起来，怪笑一声，咕噜道：“让我先吃完饭。”她又埋下头扒饭。

我无滋无味地用叉子在碟子里拨来拨去，一面忧心忡忡地望着她。

小美的进食速度越来越慢，终于“啪”地放下叉子，抬起头，表情与我一模一样的烦躁。

“我早有预感。”她说。

“我没有。”我老老实实地说。

“凭女人的直觉。”她不耐烦地甩甩头，摊摊手，大声说：“其实，我怕什么呢？难道她能从我手中把你抢走吗？我比你漂亮，比你年轻，比你能干。

我是活人，而她是个影子，你对她来说，也是个影子。

她也许发神经爱上你，而你绝不会去爱一个影子，绝不会。

突然间，我对小美好生感激，情不自禁地握住她的手：“小美，谢谢你。

“谢谢？”小美笑笑，“不过她在眼前晃来晃去，我总还是不舒服，我们还是赶快帮她回到她该呆的地方去。

“小美，我从未见你如此通情达理。

“人总要长大吧。”她调皮地眨眨眼，“有点失望吗？本来准备与你大闹一场，然后去找玉琢决斗，你坐山观虎斗，坐收渔利，岂不便宜了你。

我伸出手摸摸她的面颊，心情豁然开朗。

那盘刚才未动的炒饭，霎时间被我一扫而光。

--我们一进门，玉琢立刻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招呼。

小美径直走到她面前：“玉琢，永胜都告诉我了，你爱上了他。

玉琢一惊，看着我，神情像一头待宰的小鹿。

我也一惊。

小美说一切交给她来处理，但没想到她竟会如此开门见山。

我佯装找水喝，避开玉琢的眼光。

“是的。”玉琢根本就不懂，也不会隐瞒。

“.....”小美在精心措词。

“这是一种感觉。

我从没经历过，很难忍受，但是我喜欢。

“不，你没有爱上他。

你们的世界里没有感情这东西，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你不会爱人。

到了这里，永胜是你这辈子见到的第一个有感情的男人，所以你对他有好感，你以为这是爱情，其实不是。

归根结底，你爱上了爱情，而不是他。

玉琢摇摇头。

“不！”语调极为坚决。

“好，好。”小美一副谈判中以理服人的架势，“退一步，就算你真的爱上了他，你准备怎么样？你想得到什么？还有。”小美加重了语气，“他爱上你了吗？玉琢喃喃道：“我不知道。”她双眼清亮地望着我，一瞬间，我茫然迷惑，好象走进完全陌生的城市，在迷宫般的街道中，遇上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

“你想在他身上找到什么？他能给你什么？拥抱？热吻？你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的世界你不知，你的世界他不懂。

你们能相依相守吗？他能跟你走吗？你能留下来吗？我暗叹，小美的话是有理的。

玉琢却根本没听见，只是痴痴迷迷地看着我。

突然，她表情一变，好象发现了什么，在空气中嗅着，张望着。

“怎么啦？”我问。

她低语：“我感觉到了超光在空气中的奔流，去宋朝的那趟车快回来了。

--我们坐在南桥商场门口。

我与小美把玉琢夹在中间，免得人来人往的顾客撞上她后，大惊小怪。

玉琢已经越来越有分量。

刚才，趁称体重的人不在，我领她去称了称，刻度上指着 25 公斤，与正常人相比，显然不够，但她已经绝对不是一片影子。

她越来越憔悴，越来越忧伤。

25 公斤代表着她身体的 1/2 已经进入我们的时空。

她形容这种感觉是淋了场大雨找不着衣服换，全身粘糊糊、湿漉漉的，每个行动都有相当大的阻力。

同时，她越来越迟钝，连那趟时间车的远近速度都测不出来。

我们只有死等。

我们已经等了三天。

“你们是外地来的？”旁边守自行车的老太太问，“等着看‘鬼车’吧？我们楞着，都没回答她，她一撇嘴：“就是你们喊的‘幽灵’列车嘛，好多人都专门来看。

小美问：“太婆，那‘鬼车’什么时刻会来？”“不晓得，一般是天阴才看得见。

唉，这几天日头毒，要天阴，不容易哦，你们等吧。”有人来存车，老太太忙过去，边走边感慨，“这鬼车，好多年啦！

解放前就有啦.....”玉琢在我耳边解释：“并非天阴才看得见时间车，而是时间车经过时，导致云层变幻，形成阴天.....”“玉琢，可能还要等几天，你坚持得住吗？她不搭理，软飘飘地靠在我肩上。

太阳很毒，我已经汗流浃背。

小美浅笑地笑着：“我去买点吃的喝的。”于是起身走进商场。

--“玉琢，现在感觉如何？”“更难受了，乏力，连话都说不出来。”她闭着眼。

“那就别说了，保存一点能量。

“不，有些话再不说就没机会了。

在我们的年代里，一个人有感情是可悲的，低级的。

而现在，我却体会到这么多感情，也才发觉，以前的生活多么枯燥，多么空虚，多么孤单。

我想，我马上就要灰飞烟灭了，将成为宇宙里的一束电波，等待两百七十年后灭亡，孤独寂寞的两百七十年，想提前也没法。

但我不后悔，不后悔来到你们的时空，我的三十年的生命中，只有这几天才算真正的活过，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人，不是机器，因为我曾经爱过，能够爱你，多好！

多好.....”她的声音低得听不见，靠在我肩上的头往下滑，我抱着她，喊道：“玉琢，玉琢！

她眼睛微睁着，嘴边荡漾着笑意，一滴眼泪慢慢从眼角滴落，落到我的指间。

我心中一震，那温热的液体，给我的感觉竟如此真实，我下意识地把手指送到舌间：咸的。

天哪！

她流下了真正的泪水！

她的身体在我的怀中渐渐加重，却是一如既往的柔软。

“永胜，”她低语，“我能感觉你的心跳。

原来拥抱是如此是如此甜蜜，永胜，我在进入你的世界，我很难受，但我好快乐。

她努力睁大眼睛，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痛苦令她的五官变形。

然而，她满眼迷离，真美！

我的心都要碎了：“让我帮你！

让我帮你！

她微笑着，把手指嵌进我的肉里，我觉得疼痛，但是与她急促的呼吸，苍白的双唇，与她正忍受的刑罚相比，算什么呢？“吻吻我”，我已经听不清她要说什么，然而我知道。

她的唇好象柔软坚实的毯子，我的梦，在这毯子上跌得粉碎。

不知过了多久，我抬起头，小美站在我们面前，泪眼模糊，她说：“天阴了”。

--那天，我们看见了“幽灵”列车，从乌云的空隙间一闪而过。

也就在那一刻，玉琢消失了，我的怀中空空如也，好象她从未出现过。

她是上车回家，还是被时空压力挤碎了，我不敢猜测。

植物园的照片冲出来了，只有树、花、小径，只有空空的景物。

那张合影只有我，奇怪地把手伸在半空，笑得很甜蜜。

有时候，一阵风吹过，令我又惊又喜，我听住脚，大呼：“玉琢，是你吗？也许，她成了宇宙游魂，希望我这一声声呼唤，给她孤寂的流浪生活一点点慰藉。

我常常去南桥，有空就去，希望有一天，能看见一个穿黄裙子的女人从天而降。

我经常看见“幽灵”列车，经常……

黑武神

佚名资料设定西历 2047 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一个宇宙殖民卫星成功被放到地球的轨道上，为了纪念进入太空殖民的新时代，地球联合军把历法改称为银河历元年。而本故事发生的年代，为银河历 0123 年……月面都市『露娜』银河历 0063 年，第七个殖民卫星首次被放进月球的轨道内，此时月面都市计划便开始进行。至银河历 0085 年，月面基地亦正式落成，同期宇宙空港『泰坦』亦宣告投入服务。

按月面都市计划的进程，整个露娜市将由月面基地向四方延伸。这个庞大的计划，由 0085 年开始开发，至 0122 年才完成第一阶段工程。可惜在首批殖民移居时，却发生突袭事件，令露娜都市边缘受严重破坏，维生系统亦要重新检查。最後，第一批殖民成功於 0123 年 2 月 16 日登陆，遥望夜空中的月球殖民卫星 - - 『法老二号』。

宇宙移民舰『诺亚方舟』共可盛载六万二千多人的超巨大移民舰『诺亚方舟』，於太阳帝国计划於0069年被确立时开始研制；至0122年时联合军里已拥有共三只这级数的移民舰。此系舰只研究的目的，是供日後宇宙长期航行时所用。舰内更能自行生产所需的食物及制氧，自给自足。在0122年诺亚方舟首作处女航行，载著五万多名移民到月面都市，却於首次出航时被自民军击沉，舰上五万多人同时葬身宇宙之中，令联合军大受打击。究其原因，便是自民军和联合军谈判破裂，又收到消息月面基地正实行一个秘密计划名『终极战略』，且偷偷把禁止运进月球空域的核子弹头运进去。故便施以突袭，夺去联合军的弹头，再来个下马威把诺亚方舟击沉。此事件令联合军和自民军之间正式拉开战云... 人型兵器 - 光流 < A - 01 > 在战争爆发前便已完成的机种，是人形兵器的鼻祖；前身是宇宙殒石带的清理机械人，为避开殒石撞击而做成重大的磨损，故光流身上的装甲主要以钛合金熔铸。战争爆发後，由於新的人型兵器并未能及时投入战场，故光流便被装上宇宙推进器，配上光子枪，便成了战争初期的兵器。联合军所用的光流被涂上海蓝色，头部观景器亦作了更动，故已不叫光流，而称为『X2』，意为第二代的光流之意；而自民军则把光流涂上银白色，头部加上了长距离接收用的天线，名称还是叫作光流。

光流最有力的武器，其实是位於头部两侧的热切割射线，它可以把以一般金属做为护甲的敌人轻易割破，而且光流生产容易，故是自民军在战争初期最有力的量产兵器。

炮台巴比伦 < M - 02 > 及巴比伦 mk II < M - 03 > 巴比伦炮原是殖民卫星用作防卫用的60mm光子大炮，由於此系炮台重量很大，故一般都把它装牢在卫星空港上防止叛军入侵。而在战争爆发後，瓦达兵工中心便为此种炮台加上弹射装置及浮游台座，令指挥中心及舰队可把此重型炮台弹射到固定的轨道中，以形成战时的一圈防卫网！人型兵器 - 光武者 < AT - 01R > 沙坦系舰队所配备的其中一种主力兵器，拥有最先进的空域导向引擎，能作有限度的空间跳跃；背部装有共四条热感的散弹发射装置，能追纵敌人放出的热能来攻击；腰部亦装设了磁力式的追迹爆弹，能狙击雷达能探测到的远方敌人。在近身战中，位於头部两侧的电子炮及专用的热能剑，成为光武者最有利的本钱。但最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光武者那日本武士式的头部和它那优美而流线的外型！「科幻故事」黑武神——卷一（云涌）黑武神 G . C 0 1 2 3 * 战争.. 没有对错，只有胜负... 只有宝贵生命的流失 * 点点灿烂的星河，静静的躺於宇宙宁静的怀抱中；一艘极为巨大的太空舰，缓缓接近月球上的『泰坦』空港。舰上盛载著约五万人，以及一些没人会知道是甚麽的东西。在这舰上 人，都是首批被选中移居至新建成的月面都市『露娜』的殖民。此时，他们大部份都聚到了移民舰的大广场上，一面赞叹著美丽的星河的浩瀚；一面也注视著这个为他们的来临，为向未来的历史诉说而建成的伟大都市..... 一名小孩正伏在观看星空的大玻璃幕墙上，看著窗外各种震动著他幼小心灵的景物。他的父亲轻轻的搭著他的肩头，和他一起享受这宁静的一刻。小孩突然指著窗外不远处，正闪耀著各色光的一件物事问道：『爸爸，那一枚枚很大很大的是甚麽东西？』父亲看了看，轻轻抚著小孩柔如轻丝的头发道：『那些是保护月面都市的炮台，装在浮游炮座，由月面基地的指挥中心控制...』『啊~~』小孩张大了口的答道，更加凝神的注视了。

在太阳光 的影响下，那些浮游炮台的炮管正闪耀著令人目眩的光 ，就如一尊尊威严的守护神般，俘虏著这小孩的心灵，小孩顿了一顿，又问道：『那...爸，那它们是不是像我们一样，都有一个名字啊？』爸爸微笑著点了点头，说道：『当然，它们叫 巴比伦m k I I ，就是因为有它们保卫著露娜，我们才能安心地生活啊！知道吗？』小孩用力的点著头，心中对这些炮台就更是神往了...突然，十数枚小光点在星海深处闪动了几遍，跟著便迅速向移民舰扩大；小孩立刻尖声叫了起来；广场上的人听到尖叫声，都纷纷走过来细看。只见小光点正迅速化成一个个人形的物事，原来是一具具人型的机械人；随著那些人型兵器的急速接近，广场上迅即响起接连不断的警戒讯号！那批人型兵器在来到离移民舰不远处，便纷纷改向月面都市而去。众人都乱成一团，高呼：『到底发生了甚麽事？』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广场上的广播器传来一把优美的女声：『自民军叛党正进行突袭，请各位保持镇定，月面基地已派出守卫军歼灭敌人；请各位抓紧各可以倚靠的物事，以防不必要的碰撞发生...』各人听後大惊，广场上登时乱成一团。正当广场上一片混乱之际，一股股强烈之极的光及巨响急速地划过广场四周，众人急急跑到窗前观看。只见各台巴比伦大炮正在不断地旋转及发射，敌方的人型兵器竟然愈来愈多，正以非常灵巧的技术躲过炮台的攻击。众人心中都震惊不已，第一次感到战争和自己的距离竟是如此之近.....这时有个年青人突然高叫道：『啊！这些人型兵器是自民军的常规兵器光流啊！』众人听後都纷纷点头，目不转睛的盯著那些飞来飞去的光流，原来闻名的光流就是这个模样的...未几，十数具闪著蓝色光 的人型兵器从月面基地中飞将出来，向著众光流小队而去。

刹那间，各处都爆出各式各样的闪光，双方已激烈的打了起来。爆炸的火焰此起彼落，一些巴比伦炮也已被摧毁！舰上的人都屏息静观，未知下一刻将会如何。这时，月面基地上空的蓝色人型兵器已愈来愈少，似乎敌方已掌管了整个战局的节奏；众人的心不断往下沉，不安的感觉漫遍全个广场的人的每根毛发，他们心内都在想：『叛军不会想炸掉这艘舰吧？』这忧虑很快便得到了证实。不知在甚麽时候，数具全身反射著金属战甲光 的人型兵器已在移民舰附近高速游走。刚才那年青人立时面如死灰，惊恐的大叫：『天！是自民军的光武者！』众人一齐哗然，年青立刻大叫：『大家快逃啊！叛军准备炸舰！』各人心内立刻恐惧至极，死亡的气氛立刻笼罩整个广场。所有人都迅即向各通道涌去，人群互相践踏，惨叫在广大的空间中四处 ~这时，一具光武者移到位於广场位置的一大列玻璃前，观景器内闪耀著诡异的光 ；未几，背後伸出四具长条形的物事，保护壳被弹去後，露出数以百计，呈暗红色的弹头]一阵轰然巨响後，无数光线向广场位置激射而去，整个广场前的玻璃幕墙完全被炸的粉碎，广场上走避不及的人随著凄厉的惨叫声而被卷进浩瀚无边的宇宙中，身体被挤压的完全无法辨认，灵魂永远在无垠的宇宙中哀号！随著广场被炸毁，四具光流闯进广场中，尚有大量抓著东西挣扎著的人，都被光流巨大的脚掌踏成肉泥，或在被卷走时撞上光流坚硬的身驱而化成一堆血肉，散出宇宙；不消一刻，整个广场顿成一片死域...光流辨明方向後，一边轰毁舰内的东西，最後来到一个巨大的仓库，四处搜索後，抬起了一个十分巨大的货柜，众光流互相点了点头，便扛著这大货柜向来处回去。令人叹息的是，联合军这次被袭，竟然没作出强烈的抵抗！光流们扛著大货柜从广场上飞出来时，数具光武者已在守候著，附近空域的巴

比伦炮也已悉数被摧毁。他们互相点了点头，所有的光流便慢慢散去，隐没在黑暗中。在光流队伍撤退后，光武者便把身上所有的散射导弹全数招呼在移民舰上，移民舰迅即发生庞大的连锁爆炸，火光把整月面都市都照亮了！光武者小队在完成任务后也迅即散去。巨大的移民舰被月球引力牵引，一面爆炸，一面向著月面都市跌下去；月面基地不断以密集炮火射击焚烧中的移民舰，以求打偏其堕落角度。

最后，巨大的移民舰堕落於月面都市中心以西五十公哩，都市边缘都被堕落的移民舰摧毁了；舰上五万一千六百七十二人悉数罹难，而舰上秘密运送的三十五枚核弹头及一些铀元素，全数被叛军抢走；时为银河历 0 1 2 2 年 8 月 2 3 日，联合军的恶梦之日，亦是战争高潮的开始……更可怕的战云慢慢拉开了……科幻故事「黑武神——卷二(卫星攻防战 I)第一回黑武神 G . C 0 1 2 3 * 战争 .. 没有对错，只有胜负 ... 只有宝贵生命的流失 * 卫星三号，表面上是一个平静的殖民卫星，实际上却是反对联合政府统治手法的自民军在各殖民卫星上的主要支部。总部则位於旧阿拉斯加的冰层之下。自抢夺诺亚方舟上的核子装备以来，位於卫星三号内层的自民军基地都处於高度的戒备状态，似乎正在进行一些重要的研究。位於测试机房内，一尊散发著极度黑暗的金属光芒的人型兵器，正安然地躺在巨大的支架上，各部份都被分拆了开来，被工作人员进行著各种测试。在主控制室内，一个中年，束著胡子，貌似指挥官的人正凝视著各种测试出来的数据，眉心紧紧地束著，似乎对测试的结果感到很不满。未几，他吁了一口气，说道：『算了，今天便到此为止吧！』负责分析数据，架著眼镜的人员道：『冷却炉方面想是出了乱子，我觉的应该把这批测试报告送到兵工中心给他们研究一下才成！』胡子汉点了点头，道：『这里的机材不足吧？』眼镜老兄点了点头，道：『测试核反应的机材这里的确是不足，其实不止这样，这里说真的绝不是测试的好地方！』胡子汉抬头想了一会，说道：『我想，倒不如把它给运回总部，总比在这里进行测试好的多吧？』眼镜老兄答道：『对是对，但我怕总部不会答应，因为如把它运走的话，若中途消息外 便会很麻烦！』胡子汉挥了挥手，道：『先和总部联络一下再说！』眼镜老兄立刻立正敬礼，答道：『是！』便立刻出门而去了。胡子汉轻摇著头，在电话机中按了个号码，说道：『把月牙的资料送到会议室，并通知各有关人等一小时後在会议室开会。』电话那边传来一把女声答道：『是！』胡子汉便跟著离去了... 镜头转到卫星三号的货运空港中，这时，正有三艘巨型货用运输舰停泊著。一个检查人员正和货船的负责人在谈话。负责人是一名额头微秃的中年汉子，名叫文尼，架著一具厚厚的眼镜。检查人员问道：『是联合军所属的物品？』文尼点了点头，拿出了一份文件来，道：『这是批文，是一些关于军事秘密的东西。』检查人员顿了顿，道：『不会是兵器来的吧？』说著向各货船上运下来的巨大货柜望了望。文尼丢掉手中的香烟，用脚踏熄了它，缓缓的道：『这个不是你的份内事吧？』检查人员讨了个没趣，只得结结巴巴的道：『是！是！对不起！』文尼点了点头，道：『我们使用第几号运输带？』检查人员道：『请等等！』手上立刻按动著电脑，说道：『二号可以了。』文尼听後转身道：『O K！麻烦你了。』便向货船停泊之处而去。这时，一个女检查员走向那检查人员道：『是联合军那班家伙？』检查人员点了点头，她又问道：『你看货柜内装著的是甚麽东西？不会是人型兵器吧？』检查人员耸了耸肩，道：『谁知道？或许是吧！』女检查员啜了一口，道：『卫星三号一向是非军事区喔！他们不

会在这里胡搞吧？」检查人员叹了口气，道：「就算他们要在这里开战，我们也无法阻止... 唉... 我们这些寻常百姓，在他们眼中算得了甚麽？」女检查员也跟著低叹了起来，道：「一个月前左右才在露娜上空被自民军击沉了一艘诺亚方舟... 听说舰上五万多的移民全都牺牲了...」检查人员道：「是，我看情况很不妙...」二人说到这里，都低低地叹了口气... 文尼爬上一艘货船上，向一个工作人员道：「怎麽了？赶快把货物卸下来啊！时间已误了不少！」工作人员忙道：「是！是！」文尼便跳了下去，看著货物一件一件的被送进二号运输带中，他的面色慢慢地沉了下来，眉心紧紧的蹙著，心道：「希望等会来到的消息千万不要如我所想的才好...」在货物全卸下後，货船添置了足够的能源，便慢慢驶离卫星三号... 在卫星三号市郊的一个废置车场内，一名青年正躲在一个地下室中，全神贯注地凝视著电脑的营幕；营幕上的数据正飞快地显视著。在他身前正躺著一具肢离破碎的光流，另一个身裁略胖的年青人正在光流身上仔细的察看著。少年突然高叫道：「巴里！不行，中央的制御线路很不正常！」那叫巴里的小胖子伸出头来大叫：「知道喇！你不见我正在查看吗？就只懂站在那里大呼小叫，你来弄吧！」那少年名叫戈亚，是这废车场老板哲伦的儿子，自少便锺情於机械的东西，有著罕见的蓝色头发。

最近和朋友们从宇宙废置场中找来了这具破烂的光流，正想努力修好它。此时，巴里满头大汗的跳了下来，向戈亚道：「不行！不行！根本制御装置已完全坏掉了，除非另造一个新的，否则不可能修好。」戈亚颓然坐在了地上，大叫道：「又要重造？这东东真是不折不扣的五痲七伤，他妈的！」巴里冒了汗，也坐了下来，道：「在废置场找来的东西是差不多喇！否则好好的又怎会被掉到废置场去？」戈亚摇了摇头，道：「那也是...」巴里又道：「对了，那件事，你听说过了没有？」戈亚道：「甚麽？」巴里道：「早阵子听说自民军在月面都市空域内击沉了一艘诺亚方舟...」戈亚站了起来，道：「真的？」巴里点了点头，续道：「对，听说还死了五万多人...」戈亚吓了一跳，道：「死... 死了那麽多人...？但，光流系的兵器有能力击沉诺亚方舟吗？」巴里吞了一口口水，道：「是光武者做的...」戈亚顿时跳了起来，道：「光... 光武者终於投入战场了吗？」巴里道：「好像是~」戈亚满脸羡慕的样子，手舞足蹈的道：「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弄一台回来看看！」巴里道：「你疯了吗？到哪里找去？」戈亚搔了搔头，道：「再去废置场看看好了...」巴里指著戈亚大笑：「哈！你自己去找好了！，光武者根本未被击落过，又怎能在废置场中找到？我... 我反而想见识一下传闻中的新人型兵器... 影雷！」戈亚口中差点连口水也流了出来：「对！对！影雷外型才是最令人心醉的！」巴里又道：「但影雷从未在战场上出现过！」戈亚道：「最好在这附近开战大打一场，我们便乘小飞机去看一下！」巴里道：「不用想喇，这空域是非战区，不会有战事的！」巴里站了起来，道：「我要回去吃饭了，今晚再来。」戈亚挥了挥手，道：「再见...」巴里便缓缓离去了，戈亚心里不断在在想著：「影雷... 影雷... 我一定要见你一下！」咯咯... 咯咯... 「科幻故事」黑武神——卷二(卫星攻防战 I) 第二回黑武神 G . C 0 1 2 3 * 战争.. 没有对错，只有胜负... 只有宝贵生命的流失* 一阵拍门声从地面的大门传进戈亚的耳中，戈亚立刻从思维中挣了回来，匆匆跑去开门。门打开後，一个额头微秃的中年汉子出现在戈亚面前。他缓缓的道：「这个废车场是你打理的吧？」戈亚结结巴巴的道：「是... 是我爸爸的... 甚... 甚麽事？」那

中年汉子便是文尼，文尼续道：『那你爸爸是哲伦吧？他在哪？』戈亚道：『他有事到法老二号去喇，没有那麽快回来，有甚麽事我可以帮忙的吗？』文尼皱了皱眉，道：『那便麻烦了...对了！那边一列的屋子是用来存放东西的吧？』戈亚望了望，那儿的一大排仓，是他爸爸接手这车场时便已建好的了，戈亚便道：『是，都是空的。』文尼点了点头，道：『那就好，我想租了那儿，多少钱？』戈亚吓了一跳，道：『爸爸不在，我不能私自拿主意的...』文尼交了一袋东西给戈亚，说道：『这里应该可以了，我们是联合军的人，要借用你这里作一些用途...』戈亚打开袋子一看，竟然是一块块黄澄澄的黄金，少说也有两，三斤。戈亚道：『这...这...』文尼挥了挥手，道：『别说了！记著，你绝不能接近那边。如果被我们的人发现了，可能会以 露军事机密为由而把你即时枪决，都懂了吗？』戈亚整个人都呆住了，只得道：『知...知道了...』文尼点了点头，道：『那就好。』便大踏步走了开去，引著一列列的货柜车进了那一列列的大货仓中，直至黄昏时分，货车才又缓缓的离去。只见那一列的货仓正灯火通明，机器的碰击声，重物的堕地声，以及烧焊的声音不断此起彼落，却不知葫蓝里卖甚麽药。戈亚心内暗暗纳罕，正想回到地下室，巴里便高叫著走了过来。一来到戈亚面前便问道：『干甚麽货仓那边这麽吵的？』戈亚伸了伸舌头，道：『被军方徵用了！』巴里吞了一口口水，道：『联合军？』戈亚点了点头，嗔道：『数十辆货车不知运了甚麽东西进去，整天便在那边吵个不停！』巴里听了後又不禁吞了吞口水，道：『会...不会是...人型兵器？』戈亚双眼刹时睁的老大，道：『甚...甚麽？』巴里道：『不是军备，又何须十多辆货车来运啊？』巴里嘿嘿低笑道：『我们...不如...潜进去看看...』戈亚吓了一跳，连连摇手道：『不！不！被抓到可是要枪毙的！』巴里装了一个鬼脸，道：『你怕吗？里面...可能便有只影雷在喔！』戈亚深深吸了一口气，胸中涌出一股勇气，傲然道：『不怕！我们今夜便潜进去看看！』巴里笑道：『这才是我认识的戈亚啊！』戈亚拍了拍心口，道：『当然！来，我们先下去部署一下！』便拉著巴里进地下室去了...好不容易待到中夜，两个黑影在最右列的大仓侧边探头探脑，只见原是灯火通明的一列排仓大部份都关了灯，看来里面的人都睡熟了。戈亚向後指了一指，巴里便点了点头，跟著戈亚绕到仓後的空地。巴里轻声的说：『中间的那座还有灯光，应该是指挥部，我们还是不要太接近那里才好！』戈亚点了点头，低声道：『对，我们就潜进这座好了！』巴里点了点头。戈亚找到了一度小门，和巴里二人一骨碌便滚了进去。仓内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巴里道：『看样子应该没人。』戈亚点了点头，慢慢著亮了手中的小电筒，向四周照了一遍，只见四方果然没人，二人都吁了一口气。巴里也跟著亮起了自己的电筒。二人在四处照了一遍後，只见一张长长的麻布盖著中央一个巨大的东西，看起来足有两层楼高。二人吞了一口口水，巴里道：『是...人型兵器...』戈亚手心都冒出了汗，道：『是...是...』，便立刻抓著麻布的一角，不断拉扯；巴里见状便帮忙一起去拉。麻布被掀开後，两人都情不自禁的目定口呆~~果然是一具人型兵器!!戈亚把手中的电筒照向该人型兵器，只见该人型兵器那蔚蓝的胴体正反射著手电筒的光芒，而发出令人迷惑的闪光！二人爬到座台上四处照著，巴里吃惊地道：『天!!戈亚，这是影雷！真的影雷!!』戈亚呆呆的看著这人型兵器的头部，不停地点著头，道：『是！是！』竟不自禁的流出了眼泪。巴里轻轻抚著影雷身上的装甲，充满赞叹的道：『这...这触感真美妙...』戈亚爬上了影雷的胸前，向巴里招著手，道：『看！这是驾

驶仓!!』巴里爬了上来，向驾驶仓望去，自言自语地道：『和光流的格局很像，却又多了很多装置...』戈亚跳进了驾驶仓中，一屁股坐在舒适的座椅上，巴里道：『我去看看有没有人来，别玩太久了!!』说著便跳了下去。戈亚向驾驶仓四处张望，觉的真的和光流很像，他拉了拉位於座位正前方的一根手掣，驾驶仓的门便缓缓的关上了。

戈亚掩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声叫了起来。还好驾驶仓的门已然关上，否则会惊动了军部的人！他躺在座位上，好好地享受这难得而美妙的一刻。那边厢，巴里看到戈亚迟迟不肯离去，心中的恐惧开始上升。他缓缓的推开了大门，想看看附近有没有人在。却突然有一件物事指著他的後脑，有人喝道：『你是谁？在这里干甚麽??』戈亚舒服地坐了一会後，看著座位前一个红色的按掣，知道是启动驾驶仓功能的，他受不了强烈的好奇心而按了下去，只听得一阵轧轧的声过後，四周的仪器都著亮了起来。

转眼间，四面都有巨大的营幕照出舱外的情景！他热血上涌，高叫：『巴里!!好利害喔!!』却见到前方的屏幕传来数个人影人影，有数个正以枪状的物体指著巴里。戈亚吓的站了起来，头部重重的撞在驾驶仓的顶上，弄的金星四冒！只听得数下枪声从扬声器传来，巴里头上及身上已多了数个诡异的孔洞，血液正从那些孔洞中奔驰而出；巴里软摊摊的倒了在地上，浓稠的血液就像一个湖般浸透著巴里。

巴里死了...戈亚脑中如要炸开来般，高声地仰天狂号！只听扬声器传来一人的声音：『躲在机舱的小子，立刻出投降!!』戈亚却全都听不进耳里。他疯了，在被泪水遮盖著的双眼中，看到倒在血泊中的巴里时，他推动了喷射器的启动，影雷的观景器立刻闪动著令人目眩的光辉，全身的排气口发出轰轰的喷气声，刹那间，整个上半身都坐了起来！拿著枪的人见状立刻夺门而出。戈亚大叫：『别想逃！还我巴里的命来!』脚踏动踏板，伸手拉动了位於座位两旁的活动。影雷背部的引擎喷出夺目的蓝色火焰，整个站了起来，撞破了仓库的顶部，向空中飞了起来！戈亚迅即放开踏著的踏板，影雷便缓缓下降，隐隐的站在空地上。其它仓中迅速涌出大量的人，连文尼都在，向著影雷的身体疯狂射击，子弹在影雷蔚蓝色的身上爆炸，迸射出夺目而美丽的光芒。戈亚口中不断的在大叫：『我们一同到地府和巴里见面吧!!一个也别想留下!!』影雷傲然的站立在卫星三号的山坡上，全身蔚蓝的光辉，照耀著整个卫星三号..「科幻故事」黑武神——卷三(卫星攻防战 I I)黑武神 G . C 0 1 2 3 * 战争 . . 没有对错，只有胜负...只有宝贵生命的流失*文尼租用了戈亚的货仓後，便把当中一座仓库改成一座临时的指挥中心。他这次来到卫星三号，是接到上方的讯息，把一批人型兵器运进该区，而且在该区候命。由於卫星三号是非战区，所以文尼自出发以来心里都有点恐惧，因为，在非战区开战，违反了之前银河安全协议，爆发战事除了会加速自民军和联合军的仇怨外，人民也会鼓燥起来，令统治单位很难平息民愤。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非战区人口密度通常最高，提供的资源也最多，加上卫星三号处於地球轨道和月球轨道之间，是一个两个区域的经济交流要道，如果它有些甚麽不测的话，对自民军及联合军而言都是一个很巨大的损失，所以文尼自接命以来，心情都忐忑不安，似乎有些不详的预感！

经过一轮安置後，运来的共六具人型兵器，包括一具新开发完成的宇宙战及陆战两用的人型兵器影雷，三具 X 2 以及两具强袭用的光武者都安放在在各个空置的仓中。文尼要等的是，总部发下来的命令罢了，不过，他心里

还是希望，千万不要在这区域内发生战事才好……入夜後，文尼正在仓外的草地上舒展筋骨时，一个工作人员气急败坏地走来，说收到了总部送来的讯息，文尼急急走到指挥台中察看，收到的消息赫然是：『联合舰队第七小队中的三台大型狙击舰『蒙坦尼』正前赴卫星三号途中，而据消息所得，自民军的研究支部确是位於卫星三号的内层，正在研制两具人型兵器，其中一台更是背附了核子弹头，计划名为『黑色恐惧』的人型兵器，已破坏了星际和平宣言中不使用核子武器的承诺。

另一具据推测是新研制成功的沙坦系舰队用的巨大空中堡垒『月牙』。而自民军的沙坦系舰队亦正向该区域推进中。为了阻止其黑色恐惧计划实行，我军必须摧毁这两具武器。而由於这研究支部内含甚多自民军的技术资料，我方必须取得并捣毁其研究支部，故此，文尼上尉的小队现完全由蒙坦尼舰队指挥，并协助其由卫星内进行突袭，必要时，卫星三号可以放弃！！重申，必要时，卫星三号可以放弃……』文尼接报後心里冷了一截，他知道，蒙坦尼系舰队出现，便表示联合军决心进行庞大的攻击，否则不会动用拥有如此强大攻击能力的舰只。那意思就很明显了，联合军准备在夺取敌方的技术资料後，顺道便会把卫星三号击沉，重重打击自民军，也因自民军在非战区内研制核子武器，更让联合军有更理直气壮的藉口去摧毁这个有机会变成敌军根据地的卫星了。

文尼额上流下豆大的汗珠，他知道，不久之後，这个有十多万人口的卫星，便会变成一片死域。他怀著极沉重的心情，确认了该讯息。颓然坐在椅子上，深深的吸著烟……突然，一阵强大的破裂声传来，夹杂著浓烈的引擎转动声，文尼心中打了个突，迅即奔出屋外，只见一个极之巨大，闪著蔚蓝光的人型兵器正在卫星三号上空悬浮著，其他的人员都走出来了，甚多的民居都因强大的声响而纷纷著了灯，照的整个卫星三号就如一个散发著无数宝石的大平原般。文尼聚了聚神，发现该具兵器正是我军运来的新机种『影雷』，不禁大为吃惊，此时，影雷轰的一声站到了地上，其他的人员纷纷向影雷开火，在它身上不断进射出夺目的火花……驾著影雷的，正是处於盛怒中的戈亚…戈亚心中狂怒，想起巴里的惨死，戈亚就如一头发狼的兽般，向著密密麻麻的仓库疯狂扫射，联合军的人员纷走避。

而由於某些仓库中有著些军火，被影雷的机枪扫射过後，便发生庞大的连锁爆炸，浓烟漫遍整个卫星三号的上空。在不断爆炸焚烧的仓库中，突然飞出数具人型兵器，就是两具X 2及一具光武者，而另外一具X 2，在爆炸中已被损毁了！戈亚见三具人型兵器出现，便迅速向仓库後的密林退去，一面以机枪向三具人型兵器胡乱扫射。光武者以极高的速度作贴地飞行，迅速向戈亚的影雷靠近，在进入射程後，无数的散射弹便向戈亚所在的密林呼啸而去，随著散弹的爆炸声，大片密林顷刻间便发生大火！由於巨大的爆炸声此起彼落，加上浓烟密布，大部份卫星三号的人都惊醒了，知道卫星内发生人型兵器大战，都纷纷向防空洞涌去避难，整个卫星三号乱成一团！戈亚见光武者向著密林射散弹，立刻把影雷驶上半空，向著闹市而去，两具X 2紧跟著戈亚，更不断以光子枪向影雷射击，戈亚以极灵活的控制避开X 2的攻击後，回头一枪把一只飞的较慢的击落，被击落的X 2掉下市中心，发生庞大爆炸，许多在街上逃生的人都葬身在火海中。这时，光武者加入了追捕的行列，向著戈亚急速逼近，手中握著能量剑，准备和影雷作近身战。由於影雷的推进能力不比光武者，故此光武者渐渐逼近戈亚，而招呼到光武者身上

的子弹，都被光武者巧妙的避过了。戈亚把影雷降至湖面，贴著湖面低飞！突然，从湖面飞出一件极之庞大的物事，向著高空而去，戈亚看了看，心中打了个突，是一具从未见过的空中堡垒，正以极高的速度向著 X 2 及光武者而去，光武者见突然飞来一具庞大空中堡垒，在来不及细想下，把散射弹全都招呼到该空中堡垒上，却见空中堡垒竟然丝毫无损，光武者立刻低飞，X 2 则向戈亚追击！空中堡垒突然射出数束能量炮，包围了光武者，在强烈的爆炸声中，光武者掉了落湖中，激起老高的水花。这时，戈亚也把最後一只 X 2 都击落了，巨大的空中堡垒向著戈亚推进，戈亚吓的不知所措，在空中堡垒逼近时，他看到堡垒上有著自民军的印记，这时，空中堡垒传出声音：『别动，你已被俘虏！！放下枪！！』戈亚立刻把握在影雷手中的枪掉下，堡垒停下，戈亚也离开了影雷的机舱。

空中堡垒中走下一个人来，用枪指著戈亚，却感到惊讶万分，指著戈亚问道：『你是平民？为甚麽坐在人型兵器上？』戈亚不敢隐瞒，便把偷进联合军仓库，巴里被杀，他便发疯抢了这影雷来报仇，一五一十都告诉了那军官。军官想了想，点了点头，说道：『看不出你的驾驶技术也有些斤两...』突然，无数光点在夜空中闪闪生辉，那军官看後大惊，高叫：『蒙坦尼舰队来的真快！！』戈亚抬头一望，不知甚麽时候，漫天都布满著 X 2 及光武者等人型兵器，有些更向著自己的方向而来，那军官急忙推了推戈亚，叫道：『不想死便驾著影雷，跟著我从宇宙空港逃离这里！！』戈亚茫然的道：『甚...甚麽？』军官这时已登上了堡垒，高叫道：『快！！蒙坦尼舰队来 行击沉卫星三号的呀！这个卫星是完了！！』戈亚心中的惊骇绝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从没想过战争距离自己如此之近，他的朋友已经死了，不久，整个他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卫星都将被击沉，他呆呆的立了在地，这时，一具 X 2 投下了一枚炸弹，强大的爆炸声才令戈亚惊醒，空中堡垒已然去的远了，戈亚迅速登上影雷，向著空中堡垒而去。在天空中，戈亚见到整个卫星三号已经千疮百孔，更很多地方已然穿了，大量空气正在 出太空，戈亚满目含泪，这时，数具光武者却向戈亚包围过来.....「科幻故事」黑武神——卷四(卫星三号战区)黑武神 G . C 0 1 2 3 * 战争 .. 没有对错，只有胜负 ... 只有宝贵生命的流失 * 卫星三号空域，外表看来仍是如此平静，但是，谁也不知道，两军的舰队，都在向这空域推进中，而联合军的目标，更是要把这个卫星击沉，一股异样的死寂，在这空域弥漫著..... 银河历 0 1 2 2 年 9 月 3 0 日，卫星三号空域..... 自民军的沙坦系及拉罗尼系舰队共十二艘舰只缓缓推进卫星三号，拉罗尼系共八艘舰只隐藏在殒石带附近，以便作支援用途，其馀四艘沙坦系舰只则向著卫星空港进发。沙坦系舰队的指挥官，上校也伦正紧皱著眉心，坐在指挥官的位子上，用力的抽著烟。这时，负责侦测敌方的工作人员向也伦报告道：『上校，侦测到联合军的蒙坦尼舰队正向这空域前进中...』也伦道：『报告共有多少艘！』侦测员道：『是！探测到共有三艘这种强袭级的战舰，约在半小时内便会进入卫星三号空域... 噢... 等... 等等...』也伦弄熄手中的烟蒂，问道：『甚麽事？』侦测人员道：『奇怪... 卫星三号内有不寻常的热能异动...』也伦道：『甚麽？难道... 快和卡尔少校联络...』侦测员应道：『是！！』也伦心道：『不会是联合军早已有人混进去吧...』想到这里，他又点燃了一口烟，深深地吸著，这时，侦测人员向也伦报告道：『上校！讯号被不知名的东西干扰，接收不到讯息！』也伦站了起来，额上渗出颗颗小小的汗珠... 沉吟道：『到底搅甚麽鬼？』便大声喝令：

『先靠到空港再说！』众人齐声应道：『是！！』也伦心里有股异样的不安，想道：「这次战事，到底会演变成甚麽结果？蒙坦尼号舰队的推进，是不是要击沉卫星三号...？」联合军的蒙坦尼舰队，由地球圈的宇宙船坞出发，缓缓向卫星三号靠近，负责这次强袭的，是联合军的上校勃罗，留著短短的胡子，双眼炯炯有神，不可逼视。看去就像个城府甚深的人，这次带领蒙坦尼舰队，除了夺取敌方的军备资料外，也领命击沉敌军的据点。他舒适地坐在司令位上，远远地望去，只见远处，卫星三号正宁静的躺於星河的怀抱，闪著祥和而优美的光，他赞叹地道：『原来卫星三号竟是这样地漂亮，可和它的殖民卫星不一样喔！就像一串闪著动人光辉的宝石一样...』旁边的参谋官巴利说道：『因为该区是非战区嘛，且卫星三号是地球和月球间的交通要道，所以总是较为突出...嘿嘿...可惜不久後，它便会从这个星海消失了！！』勃罗上校嘿嘿地在冷笑，道：『其实真是多此一举，划甚麽非战区？战争本就残酷，划些非战区出来，只会坏事！！』参谋巴利笑道：『是不是非战区，是由我们来定而已，像现在，要打起来，谁有空还会理它是非战区与否？』勃罗上校听了後不禁甚是高兴，放肆地笑了起来！！大喝道：『还有多久进入卫星三号空域？』侦测员立刻道：『还有约二十分钟...』勃罗上校点了点头，又道：『探测一下，附近空域有否敌军的踪影！』侦测员道：『是！！』巴利在勃罗耳边低声的道：『很快便可让敌军见识一下我们蒙坦尼级强袭舰的利害了！』勃罗微笑地点了点头，又道：『叫各舰汇报各人型兵器的准备状况！！』通讯员齐道：『是！！』参谋巴利喃喃地道：『我们顺道看看新的兵器 宙影 在这次任务中的表现能否达到理想...』勃罗点了点头，点了根香烟，放肆地吸著...过了不久，侦测员道：『报告上校，在卫星三空域探测到共四艘敌舰，像是沙坦级的舰队，而在外围的殒石地带，有著不寻常的电波反应，不过由於那区有很大的干扰，故此无法正确侦测...』勃罗上校冷笑了数声...参谋巴利道：『不错啊，在殒石带埋下伏兵...』勃罗点了点头，道：『等会就是宙影部队大显神通的时候了...』说著转头高呼：『叫三号舰的宙影部队作好最後检查！！』通讯员大声应道：『是！！』这时，侦测员突然咦的一声叫了出来，勃罗上校道：『干甚麽？』侦测员道：『上...上校...前方不远竟...竟然有艘客用穿梭机在前进著...』勃罗道：『甚麽？？』侦测员续道：『那穿梭机的机长传来口讯说他们是预备登陆卫星三号空港的！』勃罗哼了一声，这时，参谋眼睛骨溜溜的转动了数下，便在勃罗上校耳边道：『叫那客用穿梭机保持航道进去卫星三号...』勃罗奇道：『那它便会进入作战空域了...等...等等...难道你...』巴利阴侧侧地点了点头，勃罗嘿嘿地冷笑了起来，巴利道：『如此，我们便可引诱敌军把那穿梭机击落，你道那时会如何？』勃罗大笑道：『那敌军便会成民众的众矢之的了！！』言罢立刻下令道：『通知穿梭机长，叫他依原定航道进入卫星三号，我们会为他护航...』侦测员大声答应了...客用穿梭机是由地球来的，载著二百多人前往卫星三号，机上乘搭的多是前去旅行的人，当机长接到联合军的讯息後，便安心保持航线，向著卫星三号的宇宙空港而去...机上正有一家人正在谈话，一对看来只有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正在和他们的女儿，一个长著棕色，长及肩的头发的女孩谈话，而那女孩看上去约莫十六七岁年纪，眼中闪著灵动的光芒。该女孩名叫莲娜，原是居於地球的，这次是乘著暑期末，和久未见面的父母一同旅行到卫星三号。她是首次看到宇宙竟是如此地美，故，自脱出大气层後，她便一路望著窗外的星海，眼睛差不

多从没离开过窗外。她父亲看到她如此高兴，轻抚著她的头发，道：『莲娜，很美吧？』莲娜点了点头，道：『是啊... 以前在书上看到的，远不及亲眼所见的万分之一喔... 啊!! 那个闪著美丽光的便是卫星三号了吗？』她父亲伸头去看了看，道：『应该是了...』莲娜喃喃地道：『真是神奇，在一个这样的圆筒中竟然就可以住到如此多人...』她爸爸大笑道：『傻孩子！说甚麽傻话了!! 哈哈...』莲娜自己也笑了起来，突然躺到爸爸的怀抱中，撒娇道：『呜... 爸... 上次和你们一同出来旅行已是好几年前了...』说著说著，竟然在父亲怀中哭了起来。她母亲也轻轻的抚著她的长发。她父亲叹了口气，轻拥著莲娜，心中不禁回想，自己多年来不停的东奔西跑，干著武器买卖的生意，每年见到女儿，妻子的时间实在少的可以，他又何尝不知，女儿是多想自己能在她身边，他自己也何尝不疼这个唯一的女儿。他沉吟了一会，温柔的轻抚女儿的长发，说道：『莲娜，知道爸爸为何把 和妈妈带来卫星三号旅行吗？』莲娜露出迷惑的眼神，摇了摇头，她爸爸跟著说：『卫星三号是非战区，爸爸这些年来东奔西跑，也感倦透了，况且，我是愈来愈想念我这个宝贝女儿了，好想能见到她，陪著她...』莲娜瞪大眼睛道：『那... 即是说...』她爸爸点了点头，道：『是啊，我想在卫星三号定居，开间小小的店，你们又安全，爸爸也多点时间陪著 和妈妈了。』莲娜高兴极了，紧紧拥著父亲，抽抽泣泣的哭了起来，她爸爸微笑道：『傻孩子...』这时，机长向乘客宣道~~ 我们将於三十五分钟後降落卫星三号的宇宙空港~~~ 莲娜听到宣报，便抹了抹眼泪，再次看著窗外，这时，已经很接近卫星三号了，她看著这枚巨大的殖民卫星，想著不久便可和父母一起在这里生活，心中不禁温馨万分，嘴角都露出了难以掩饰的笑意..... 突然，莲娜见到卫星三号外壳闪动了数下，她揉了揉眼睛，却看到卫星三号突然穿了个大洞，大量杂物和著大量的烟雾从缺口中涌了出来，她吓的大叫，众人都会被她的叫声吸引，纷纷向窗中望去。却见从缺口中有着数具呈人型的東西飞了出来，正以高速向穿梭机逼近，一具闪著摄人蔚蓝色光的人型兵器正朝著莲娜飞来，尾随著数具也是蓝色，却有著武士外型的人型兵器在追著那蔚蓝色的机器人。莲娜心中大是震骇，这时，那蔚蓝色的机器已飞到非常近，莲娜清楚看到那具人型兵器的眼中闪著一些令人目眩的光，而转眼之间，数具人型兵器都避过穿梭机，向著远处飞去了... 那具蔚蓝色的人型兵器正是影雷，而驾驶者，正是戈亚... 戈亚回头看了看，暗暗纳罕，想道：「怎麽这个时候会有民用穿梭机接近卫星三号的？很易会被击沉喔...」
「科幻故事」黑武神——卷五(绝望的呼声)黑武神 G . C 0 1 2 3 * 战争.. 没有对错，只有胜负... 只有宝贵生命的流失 * 在也伦所在的沙坦系舰队内，侦测员正向也伦上校汇报：『上校，战区空域内有艘民用的穿梭机...』也伦听後大惊，大声道：『怎麽会在它进入战斗空域中才会发现??』侦测员无言以对，也伦大叫：『向穿梭机的机长发出警告，告诉他这里已变成战区，叫他立刻脱离卫星三号空域，否则被击沉没人会负责!!』通讯员急道：『是!!』也伦颓然坐了下来，心情极是低落，他深切知道，若果在此一个不小心，击沉了民用的穿梭机，必定会令自民军声望大跌。正当他想著想著的时候，突然见到卫星三号穿了个大洞，数具人型兵器从洞中飞将了出来，也伦吓的整个人站了起来，只见带头那具人型兵器正朝著穿梭机而去，尾随著数具光武者，正朝著该蔚蓝色的人型兵器开火，也伦顿时抓不著头脑，为甚麽同是联合军的人型兵器，却会在互相追打？只见瞬间数具人型兵器已越过

了穿梭机，向著己方而来。这时，通讯员向也伦道：『上校，机长说是联合军叫他们依原定航道进入卫星三号空港的！』也伦顿时震怒起来，高叫道：『联合军那班家伙真不是人！！』迅即向著通讯员吼叫道：『叫他立即驶离卫星三号空域，否则会被击沉！！』通讯员大声答应著！也伦叫道：『他妈的！！』这时，穿梭机中闪动著红色警报，机长正向乘客宣报自民军发来的消息，机内众人立时闹起哄来，大量的人都在惊呼，更有人在哭泣。这时，机上的侍应把太空衣派给各乘客，各人都争相把太空衣穿在身上，且向机舱内挤，好像唯恐靠近窗口会更危险般。莲娜望著窗口，又见到在大洞中有具银白色，极为巨大，像个堡垒似的东西正以高速向著远方的三艘战舰而去。莲娜被这种气氛吓的呆了，她的父亲把她拉进舱内，只见她呆呆的，便为她穿上了太空衣。这时，机长又传来讯息～～紧急救生艇正在准备，请各乘客保持冷静... 机上的侍应不断把堆在一起的乘客带回座位，并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舱内的气氛极为紧张，哭喊声此起彼落... 月牙随著戈亚脱出了卫星三号，也从洞中飞了出来，驾驶者见到远处正有三艘己方的舰只，便尝试和舰队联络！

正当也伦心情烦躁不安时，通讯员叫道：『我军的机动堡垒月牙的驾驶者雷少尉要求和上校通讯...』也伦叫道：『接过来！』便迅即拿起电话，电话彼方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我是少尉 - - 雷！！』也伦清了清喉咙，说道：『我是沙坦舰队指挥官，也伦上校，到底发生了甚麽事？』雷高声道：『我现在跟上校你解释，但请你立刻派人去保护那只蔚蓝色的敌军兵器影雷，那驾驶者是投向我军的人！！』也伦立时恍然大悟，说道：『好的！』转头传令：『派四具光武者出去，接那具影雷回来！！』通讯员大声应著，也伦吸了口气，拿起电话，向雷道：『到底发生甚麽事？』雷急道：『联合军把数具人型兵器偷偷运进了卫星三号，却被那驾著影雷的少年夺走了，在卫星内打了起来...』也伦道：『他们偷进来是偷袭我军据点？』雷道：『是，基地已在急速撤走中，秘密的兵器也会运走... 不过，卫星三号也已被破坏了不少，我想，希望上校派一队人型兵器给我，我会回去保护他们撤走...』也伦道：『好！！光武者小队会来会合你！』雷道：『谢谢上校！！还有... 那艘民用的穿梭机...』也伦无意识地挥著手：『放心，我会派人保护它脱离战区！！』雷道：『那便好！！』也伦道：『就这样子！』放下了电话，也伦下令道：『叫二号舰派一队光武者去会会机动堡垒月牙！』通讯也大应答应了... 镜头移到戈亚身上，三只光武者仍在穷追不舍。戈亚向著沙坦舰队而去，只见数具呈银白色的光武者正从沙坦其中一只舰上飞了出来，向著自己而来。这时，雷向戈亚道：『我要回到卫星中，那些光武者是来保护你的，千万要小心！』戈亚大声的答应著。这时，那队共四具的光武者，其中一只肩头髻著红色狼头标记的光武者传来讯息：『我们是来保护你的，你名字是？军阶是？』戈亚道：『我叫戈亚，只是个平民！』那边厢传来一声惊叫，跟著道：『平民？？真奇怪，我是自民军少尉隼，小心！！』这时三具联合军的光武者已向著推进而来的光武者开火，更迅即散开。隼领著自己的小队而去，和对方激烈的打了起来。

这时，沙坦的控制塔向戈亚道：『你懂控制这台兵器吧？』戈亚道：『可以的，也不太难，至少到现在还死不了...』那边咕咕的笑了一声，向戈亚道：『我们会派两具光流出来，你跟著他们，保护那艘民用的穿梭机脱离战区，可以吗？』戈亚呆了呆... 吞吞吐吐的道：『我... 可以吗？』那边道：

『不可以也得可以了，因为敌军的强袭舰正向这儿推进，我们人手不够!!』戈亚豪气油然而生，高叫道：『领命!!』便向该穿梭机而去，那边又传来笑声：『呵呵...好像很有活力的样子喔...』戈亚笑道：『当然...』已然慢慢接近那穿梭机了。而两具光流亦向著戈亚而去...在机舱内的莲娜，听著机长的广播~自民军正派人来为本机护航，请各位搭客保持镇定，本机将会脱离卫星三号空域，暂转飞月球卫星法老二号...众人听到有人护航，都松了一口气。莲娜又望向窗外，见到刚才飞过的那具蔚蓝色人型兵器去而复返，高兴的向著戈亚摇手。戈亚看到机舱内有人正向自己拼命挥手，忍不住咕的一声笑了出来。戈亚和另一具光流贴著穿梭机两侧飞行，另一具光流则在前面，引导穿梭机脱离战区。戈亚回头一望，只见雷已领著一队银白色的光武者，从那缺口飞回了卫星三号，正当回头之时，又见那人仍在向自己挥手，戈亚便向她打了个手势，只见那人见到他打了个手势後，开心的在拍手掌，逗的戈亚也乐了起来...突然，通话器传来一声高呼：『啊!!那批是甚麽东东?』戈亚向前一望，只见一批，为数约有数十只，呈血红色及蓝色各半的人型兵器正向著己方而来，戈亚吓了一跳，定神一看，却更是张大了口，合不拢来。原来数十具人型兵竟然突然间消失了，就在戈亚眼前消失掉，戈亚这一惊非同小可，高声问道：『这...这是怎麽一回事?』却见突然之间，数十具人型兵器又出现了，却已相当接近。戈亚吓的大叫，光流的驾驶者向戈亚叫道：『天!!这批敌军懂空间跳跃的!!』戈亚大叫：『甚麽?』那人高叫：『快逃开!!会相撞的!!』两具光流已急速退开，戈亚却是吓呆了，一具敌军的人型兵器向戈亚急速接近，戈亚急忙逃开，却已被那人型兵器撞到，影雷向著穿梭机撞去，戈亚心内骇然，想道：『好...好快...』想著已轰然一声撞在穿梭机上。机内迅即发生强烈的震，众人都骇然大叫，无数夹口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原来很多接口已然破裂，空气正急速向无尽的太空中出。众人纷纷走避，大部份人都陷入半疯狂状态，机长立时宣报~请各位从通道进入紧急逃生艇...各人你推我撞的纷纷向通道涌去，莲娜在人潮中和父母失散了，她在大声哭喊，向人群里挤，乱抓乱撞，一个正极度恐惧的人刚被莲娜抓著，发起狼来，大叫：『滚开!!!!』一手便把莲娜推了出去，莲娜撞在一个凸出来的角位上，头盔受到极强烈的震，高叫一声後，顿时昏死过去.....戈亚迅即向上飞去，却见那批人型兵器，除了两具留了下来，围著穿梭机在绕圈外，其它的都向殒石带飞去了，且突然又整批不见了!戈亚见留下来的两具敌军，不作攻击，却围著他们在盘旋，不时又向他们撞过来，实在想不出他们葫芦里卖甚麽药。回头望向那穿梭机，只见它正摇摇欲坠，正想飞过去看看，却见其中一只敌军又向自己高速撞来，便立刻避了开去。这时，己方的人向戈亚道：『我想，他们想借我们的手撞毁这艘穿梭机!!』戈亚顿时恍然大悟，怒火开始涌了出来，大叫道：『可恶!!平民都不放过!!』便拔出机枪来，向著那两具敌军扫射，却都被巧妙的避过了。戈亚向两具光流的人道：『这些是甚麽兵器?速度怎地那麽快?』那两人异口同声的道：『不知道，在战场上从没见过...』戈亚和同伴只能也在绕圈，不敢接近那穿梭机...穿梭机上的人，大部份都挤进了救生仓中，只听得一些轻微的爆炸声已在机舱内传了过来，救生艇的门迅即关上，莲娜的父母在定下神後，却发现莲娜已不在身边，不禁急的大叫：『莲娜!!莲娜!!』却没有任何回应，只有歇斯底里的叫声及哭声在救生艇内回响著，莲娜的母亲悲恸大叫：『开门喔!!我的女儿还没上来!!开门呀!!』呼叫声却都被其他的声音

所掩盖了... 随著她喊破了喉咙，一阵强烈的震动後，救生艇已呼啸而出，从穿梭机中弹了出来！

莲娜是被突如其来的热气所弄醒的，当她睁开眼时，见到四处火光烘烘，舱内却已空无一人，她吓的大叫，眼泪奔流而出，高声叫道：『妈!! 爸!! 救命啊!! 救命啊!! 别抛下我!!』不断叫喊，不断在舱内四处走动，只见四处都开如爆炸!! 她吓的向著机尾而去，看到救生艇脱离後所留下的洞，便向洞口奔去。却原来有道玻璃幕墙阻著，她一面流泪，一面狂打那道墙，高声哭叫：『救命啊!! 救命啊!!』却无人听到她的叫声... 戈亚看到救生艇弹了出来，便迅即围绕穿梭机飞行，看看有否人尚未逃出来，在飞到机尾时，却看到一个人正在里面，正在大力打一道玻璃幕墙，戈亚见到大惊。这时，两具光流向著救生艇而去，那两只敌军的人型兵器便迅即跟了过去。戈亚迅即把影雷驶到机尾处，透过玻璃幕墙，戈亚见到机舱内已四处充满火光，他迅即令影雷稳定在机尾部份... 拿了热切割枪，把机舱的门打开，跳到了机尾内。莲娜见有人走了进来，又见到正是那蔚蓝色的人型兵器停在机尾，高兴的大叫，眼泪更是流的更多了，戈亚看到原来竟是个女孩... 向她挥了挥手，叫她退後一点，莲娜依言退後，戈亚使用热切割枪把玻璃幕墙割开了一道口子，一股强大的气流迅即从缺口中涌了出来，莲娜站立不定，向缺口飞了出去。戈亚立刻扯住了她，莲娜吓的过了份，紧紧拥著戈亚在哭。戈亚面都红起来了！却听到爆炸声愈来愈多，忙拉了莲娜，逃回影雷的驾驶仓中。让莲娜坐在她的大腿上，莲娜仍是紧紧的拥著戈亚，戈亚想她一定吓的过份了，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驾著影雷高速离开了穿梭机，不久，整艘穿梭机便发生大爆炸。戈亚顿时捏了把汗，看清两具光流所在後，便向救生艇而去!!

莲娜慢慢定过神来，低声向戈亚道：『幸好有...，否则我已经死了...』戈亚向她露出了个微笑，她再紧紧拥著戈亚，道：『谢谢你... 谢谢你...』说著又哭了起来，弄的戈亚面都红了，这时，戈亚看到两具光流正慢慢被两具敌军逼的愈来愈近那救生艇，便向二人高叫道：『快想办法退开!! 逃呀!!』说著便开动机枪向那两具敌军扫射，却还是被他们轻松的避开了。莲娜听到戈亚的呼叫声，便向营幕看去，一看到後，便问道：『那具白色的飞艇是甚麽东西?』戈亚答道：『穿梭机的飞艇...』莲娜听後面色也变了，向戈亚哭叫道：『求求你!! 救救那救生艇，我的父母都在里面!!』戈亚轻拍她的肩，答道：『放心!!』莲娜目不转睛地望著屏幕，只见两具红色的人型兵器正把飞行围逐渐缩细，向两具光流逼去，戈亚踏动喷射器，向著救生艇急速而去..... 突然，两具敌军向著光流撞去，两具光流立刻向上方飞去，却远不及两具敌军快，轰的一声，两具光流向著救生艇撞去，戈亚疯狂大叫：『不~~~~~』转眼间，救生艇发出一阵刺目的火光，跟著强烈的爆炸声传了过来，戈亚及莲娜都被该情景吓的呆了，张大了口合不拢来！只见两具敌军向著两具光流开了数枪，跟著便发生连环爆炸，两具敌军便向殒石带飞走了..... 救生艇爆炸了... 艇上二百多人全都死了，光流的驾驶者也都死了... 戈亚呆住了，不知过了多久，才被莲娜那凄厉的叫声所惊醒，他望向莲娜，只见她掩著双耳，在发出接连不断的，近乎绝望的叫声... 戈亚从未听过如此凄厉的叫喊，像掉进绝望深渊的叫声，突然，一切都静止了，莲娜已然昏了过去，倒在戈亚的怀中，面上全是泪水... 戈亚望著屏幕外，只见碎片漫天飞舞，一切，都是那样的宁静，却更像... 一股异样的死寂..... 悲剧仍只是个开始.....

一步死亡

佚名已是中午，太阳洒在茅屋的顶上，发出一股稻草的清香，我伸了个懒腰，慢慢从屋里踱出来。

远远的海风吹来孩子们的嬉笑声，“只有 11 个孩子了，”我喃喃自语，“只有这么多了。”从人类的兄弟--海栖人重返陆地算起，已是第十个年头了，我们一步步的后退，从海岸到内地，从平原到山地，我们没有竞争的能力，于是只有退却和叹息。

“还有 11 个希望呢。”BT 在后面转动着他硕大的头，发出扑扑的声音。BT 是我的兄弟，一个海栖人的叛道者，他的外形的却不敢恭维，发达的头颅、退化的眼睛、下颚下鼓鼓的人造肺。。一度使孩子们惊骇不已，然而一颗相同的人类善良的心使他很快和我们融为一体，现在孩子们一天不见到他，就会围着我问个究竟，嫉妒的我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

“希望毕竟是希望。”我叹了一口气，转身注视着我的兄弟。人类，确切的说是陆地人，现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块保留地，人口数量也由于环境的恶化而急剧减少，在照此发展下去，几十年后，陆地人的名称只有在他们的百科全书中才能找到了。使人悲哀的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使我们更加没有挣扎的理由，只能眼睁睁的去等待死亡。

现在孩子就是我们的唯一希望了，为了使他们有一个勉强的生存空间。我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头脑去为海栖人工作，海栖人能在陆地生存的唯一工具是人造肺，而碰巧我对这个东西的维修颇有经验，在 BT 的帮助下，我在不远的海栖城中领到了一份执照，用时好时坏的微薄收入来养活我、BT 和 11 个孤儿的大家庭。

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位于海滨，原是海栖人的浴场。

后来因为人口增加，海栖人不得不在距此不远的山腰新建了一座海栖城，故此这个浴场也因位置偏僻而被人逐渐淡忘了，亏的 BT 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望，在他的多方奔走之下，我们终于在这块土地上落了户。

这块土地位于一个小山丘脚下，面对着大海，空气相对于生活在山地上的陆地人来说，含氧量高了许多，所以在因含氧不足而导致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几岁的今天，这儿简直可以算得上天堂了。

我们的小屋坐落在小丘半腰，门前是一块草地，长满了略带发黄的小草；再往左是一片晒场，BT 经常去海中打鱼，别看他在陆地上显得很笨重，一到海里，简直换了一个人，每天都能满载而归，晒场上一串串挂着的鱼干就是证明。

再往远处去就是我们的未来安息地了，原先我们有二十几个孩子，都是路上收养的，在种种原因和恶劣的环境之下，已有几个孩子先我们而去，只留下几块小小的墓碑。

“叔叔，叔叔！”一个稚嫩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我回头张望，一个孩子远远向我和 BT 招着手，满脸喜色。我有点奇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快步向他走去。

孩子站在海滩的一片岩石上，冲着下面指指点点，我走近冲下面仔细一看，不禁有点纳闷，只见巨大的岩石缝中正在缕缕的冒出热气，缝边上的岩

石在这种刺鼻热气的腐蚀下一点点的软化、崩塌。BT 这时也走近了，我和他对视着，不知这到底是凶是福，一颗心又悬了起来。

我们的修理部在海栖城的西面。虽然这几天海滩上的怪事一直迷惑着我，但为了生计，我还是一大清早准时的打开店门。

海栖城位于两山夹缝之间，面对大海，地势十分险要；同时又是南来北往的旅客的必经之路，商业繁荣；以前陆地人在这儿也建有一座城市，规模很大，如今只剩下断垣残壁，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了。我的店正背靠一片废墟，也不知当初我选店址时有意无意的选择了这儿，是否是为了心中的那一点感慨。

这几天生意若有若无，以至整个店堂里一直空荡荡的，我也百无聊赖的拿了一张躺椅，躺在大厅门口晒太阳；人造肺是海栖人在陆地上存活的主要工具，回想十几年前，当海栖人的使者在陆地上出现，要求我们给他们一块生存的土地时，我们的心情是惋惜多过怜悯，谁又能料想到现在这个局面呢。他们的文明的确比我们的要高，当海水中含氮量过高，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时，他们能很快的研制出人造肺，从而举族返回陆地，如同他们的祖先进入海底生活一样；可我们陆地人呢，总是忙于互相之间的打打杀杀，面对气候的恶劣变化却束手无策，结果人口大批死亡，现在陆地人已经成为了稀有品种，生活在偏僻的山地，二十几岁的陆地人不堪忍受生活条件的艰苦，纷纷进入海栖城，为海栖人做工，以此养家糊口，一些害群之马到处打劫，使得陆地人在海栖人眼里更是不值一提，沦为最下等的公民。

“嗨！你好。”我的美梦被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我不满的抬头一看，不由笑了起来，眼前站着一位与 BT 一模一样的男性海栖人，只不过个头稍矮，脸色很难看，额下的人造肺松开了，好象出了点问题。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我马上站了起来，对他笑了笑，“是人造肺出问题了吗？没关系，让我看看。”这个海栖人显然没有与陆地人打过交道，当他发现店主是一个陆地人时，马上有点局触不安起来，与 BT 当初见到我时倒时一模一样。不过这样一来反而使我对他更感亲切，于是我主动拿出了备用的人造肺，替他把坏了的那个换了下来。换上了新的人造肺，客人显然是舒了一口气，对我如此的服务态度也深感满意。于是他主动与我聊了起来。

一经交谈，我马上发现这位客人是一个谈吐不凡之士，虽然好象对周围的事了解不多，但很有主见，言语中自然而然的显示出一种大家风范，而且对海栖人的发展史很有研究，对海栖人种的每一步发展都了如指掌，就此一点，就让我对他十分佩服。最后，他谈得兴起，干脆拖了张凳子，坐了下来，一副要与我秉烛夜谈的架势，我也乐得无事，关上店门，与他就陆地人和海栖人的关系谈了起来……一谈到这个问题，各人就有了自己的观点，这位客人认为陆地人的退化起因于陆地人种本身比海栖人种差，是自然的优胜劣汰在决定着一切；而我却认为陆地人种本身并无缺陷，我们的退化是多方因素在起作用，主要是陆地人之间的内耗减缓了我们进化的速度，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下风。这两个观点有异有同，我们各自举出自己的证据企图说明对方，争到酣处，声音大的好象有几十个人在吵架。BT 远远听到大厅里的声音，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急急的赶来，乒的一声砸开门，才暂时打断了我们的思路，一时间，我和客人面面相觑，不由笑了起来。

再开门一看，天已黄昏，海风开始刮得猛烈起来，气温也降了下来。客人看到天色不早，执意要走；我却一再挽留，一定要款待这位新交的朋友，

正在说话间，突然听见远处山坡下传来一阵嘈杂声，似乎有许多人在争执，我们三个愣了愣，也不由好奇的向那儿走去。

我们走上山坡，远远看见了一大群人围着什么东西，正在激烈的争论着，W 走得很快，我和那位神秘的客人尽管跑的气喘嘘嘘，还是赶不上他，由此可见我们这位陆地人兄弟的身体的确比我强多了。

当我们冒着凌厉的海风走近人群，W 早就到了，看来我们的客人在这个海栖城里颇有威信，他一走近，人群就分开了，一些人争先恐后的和他打着招呼；他也温文尔雅的点头作答。

“发生了什么事，这么大呼小叫的？”看的出，客人对一群人围在一起吵嚷很是不满，海栖人尽管科技先进，但人与人之间却奉行独善其身的原则，这样的场面的确少见。

“您有所不知。”一位绅士模样的人先对我们的客人鞠了一躬，但其彬彬有礼的行为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愤慨之情在他的眼睛里一览无遗，“我们终于抓到了这个凶手！”他转身一指身后的地面，人群也一下站开了，我们终于看到，在人群围成的半圆正中，躺着一个陆地人，浑身是血，身上的衣服也破得稀烂，好象刚刚遭受过一阵毒打。

那个海栖人继续说着：“这几天来，我们的海栖公民在附近地区经常遭到袭击，袭击者残忍地割开我们海栖人的人造肺，使受害者悲惨的窒息而死，这样的事在这儿发生了四五次，闹得人心惶惶，胆小怕事的人一个人都不敢出门；我们接到举报，说有个陆地人这几天在这儿一直闲逛，形迹可疑，所以我们盯上了他，刚才他果然企图作案，被我们抓住了。”海栖人顿了一顿，又补充说，“大家实在气愤，将他打了一顿，可能打得太厉害了。”“有什么关系？我们早就呼吁不要让陆地人靠近我们的城市，可政府却不听，好啦，这下出事了！几条人命啊！”几个海栖人也在一边不满的嚷道。

这一下如同又点燃了导火索，人群又嘈杂起来，纷纷诉说着陆地人的不是，几个人甚至不怀好意的向 W 靠过来，多亏那位客人解围，才使 W 免受围攻。

这时那个凶手缓缓醒了过来，痛苦的挣扎着，半靠在岩石上，当他看到围观者中居然有一位地球人时，嘴角浮现出一丝苦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沉默了半天的 W 终于开口了，颤抖的声音中现出了一丝无奈和愤怒。

“是不是有点生气？这个陆地人的败类？”那个伤者惨白的脸上露出玩世不恭的神态，“你大概认为我在给陆地人丢脸吧。”他的神情逐渐狰狞起来，“可你尝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滋味吗？我们这么懦弱，从海边退到内陆，从平原退到山地，那是人住的地方吗？我的老父，为了给小孙子尝尝海味，偷偷溜到海边打鱼，结果被他们的高速渔艇撞死；我的兄弟，在海栖城给他们做苦力，一年到头在有毒的氯气中干活，最后悲惨的中毒死去；我的妻子孩子，也在缺氧的山上渐渐衰弱，离我而去。我想了又想，这一切难道不是这群该诅咒的海栖人带来的吗？所以，杀死他们也解不开我的心头之恨，……咳，今天，只可惜……”随着他声音渐渐低落下去，紧紧抓在岩石上的手也渐渐松开……眼看出了人命，大家都慌了起来，我帮着将那为陆地人的尸体抬上了车，突然想起 W，抬头四下张望，只见 W 孤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海滩上。

走在沙滩上，喧闹声已渐渐远离；我的心中却不能平静。我不知道该怎

样来评判那位死者。人与人的角度不同，心绪也不同。在海栖人看来，他无疑是一个恶贯满盈、活该被打死的凶手；而从我们陆地人的角度来看，他临终前说的话却带着一丝深深的悲哀和无奈；面对着无形的巨大的压力，马上就要濒临灭绝，每一个陆地人心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不过是那个人采取了一种极端而疯狂的手段，而更多的人，却带着淡漠一步步走向死亡。

夜已深，徘徊在往日熟悉的海滩边上，突然发现这儿是那么的陌生。一件件原以为已经属于自己的事物现在却离的那么远，纵使它就在身边。

小屋还亮着灯，透出一丝微弱的光，BT 大概还在等我吧，这位可爱的海栖人兄弟，可是不管我们之间的关系再怎么融洽，在我内心深处，仍然藏着一丝隐隐约约的自卑。作为一个陆地人，在最艰难的时刻，没有为自己的同类贡献自己的力量，与他们站在一起；相反，却躲在海滩边上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为海栖人打工，这个念头已经折磨了我几年，却始终纠缠不清，挥之不去。

等了一夜，W 才回来，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W 是个温和的人，然而内心却很有原则。

我们已经算好朋友了，可有时我仍琢磨不透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我知道，在紧要关头，我们都会为了对方而毫不犹豫地去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有了这一点，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大概很累了，躺在床上沉沉睡去，我轻轻地关上门，拿着渔网走了出去。

早晨的海风很清新，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走下海滩。看着蓝色的海水，我从心里涌起一种亲切感，毕竟那里是我的家园，留下一切美好的回忆。有时我会偶尔游回我的旧居看看，看看我的童年，这也算我对 W 保留的一点秘密吧。

“你好，BT 先生。”一个浑厚的声音在我后面响起，吓了我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 W 的那位客人，不知何时，他已走到了我的身后。

“请允许我说明来意，”他有礼貌的欠了欠身，继续说道，“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TARK，是海栖人管理委员会的副会长，我这次专门来找你帮一个忙，为了海栖人，甚至可以说为了整个人类。”看他神色严肃，我也不由紧张起来：“请您说说看，我到底能帮您什么忙？”我又补充道，“如果为了大家的安危，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TARK 先生显然很满意，不由笑了起来，不过不久，脸色又渐渐严肃起来。“我告诉你一件事，请你千万不要泄漏出去，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此事的确关系到我们的生存，非同小可。”--如果你是一片云，那我就是高高的天空；如果你是一条河，那我就是蓝色的海洋；如果你是一个游子，那我就是你的归宿.....当感知的大门打开时一切真实都分毫毕现...tark 显然有点紧张，说话也有点语无伦次了。

“你知道，我们举族迁回陆地，是有苦衷的，海水含氯量的增加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存；不得已，我们回到了陆地，可是我们的科学家观察到，陆地也正在下沉！一旦整个陆地完全沉到水下，将会导致海水含氯量的上升速度大大加快；而且，整个地球的陆上生物将全部灭绝，这同样也会对我们海栖人的生存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也会使我们濒临灭绝。

于是，我们的科学家制订了一个‘鱼人计划’，他们设想用一种我们新发现的元素-P3 来制造一种‘月土’，这种‘月土’有着超强的黏性和自身扩张性，我们将它注入预先测定的几个地点，按照我们的设想，地面的下沉

会渐渐停止。不料，在我们执行了这个计划后的第三个月，一个新的发现几乎使我们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科学家们发疯！这种 P3 元素与地核深处的微量元素硒会在高温下发生剧烈的反应，在散发出高温的同时，还会产生一种 P3 的同素异型体-P4，而 P4 的最大特征在于，” TARK 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艰涩的说道，“就是能融化岩石！现在，各地都发生了岩石被融化的事件，这只不过是一个先兆，根据科学家的估计，最迟 2 个月后，随着岩石融化速度的加快，整个陆地将沉入海底！”“融化岩石？”我差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喃喃的重复道，回想起昨天在海滩岩石边看到的一幕，恍然大悟。

“那么，我能为大家做些什么呢？”我还没有从打击中清醒过来。

“你要帮助我，一起去说服 W！”TARK 郑重其事的盯着我，“现在，只有他，能拯救我们。”“W？”我大吃一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就是他，”TARK 加重了语气，“我们最后发现，这种可恶的 P4 具有顽固的聚合性。”他看了我一眼，解释道，“也就是说，不管两个 P4 分子之间相隔多远，它们都有强烈的相互靠拢的趋势，而且会最终聚合在一起，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于是，我们在世界各地设置了观察站，用能量反应设备来跟踪 P4 的走向，经过反复论证，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在 3 个星期后的第一天，这些微量但破坏力巨大的 P4 元素将在亚洲大陆的东北端的一处山地汇合。现在，那儿仍属于陆地人的活动区，而且曾是陆地人的一处圣地，我们在那儿根本得不到帮助。我们曾先后派出几支探险队，结果不是死于陆地人的袭击就是因路途不熟而无功而返。现在，陆地人传言我们要破坏他们的圣地，已在那儿聚集了大量战士，企图伏击我们，虽然他们的战斗力很差，但却是我们实施计划的巨大障碍。时间不等人，所以我们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来请求 W 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W 从小在那儿出生，作为当地陆地人首领的儿子，他对那儿的迷宫似的道路了如指掌，又深得当地人的爱戴，如果有他的帮助，或许能阻止悲剧的发生。”“W 就算找到地方，又怎能阻止呢？”我不解的问。

“我们找到了 P4 的一种对合物，它能有效的在 P4 周围形成一层胶装物，吸收大量的能量，这样也许能阻止 P4 的聚合。我们将这种物质注入了甲弓中，当 P4 元素聚合的一霎那，发射甲弓，将对合物射入 P4 团中，将会破坏 P4 聚合的能量圈，从而使这些 P4 在长时间的不稳定状态中分解消失...也许这样，.....可以拯救陆地。”我们长时间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风呼呼的吹着，空气好象凝结住了，憋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W 可能不会帮我们。”许久，我艰难的说了一句。

“为什么？为什么？”TARK 惊讶的反问，“他是个很好的人，况且，这对陆地人来说，也是有切身利益的，首先毁灭的是他们！”“也许是吧，可是，有时瞬时的无痛苦的超脱，比缓慢而痛苦的死去更有吸引力。W 受尽苦难，遭受的折磨太多，纵使一个坚强的人也很难忍受，他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相反，在他冷漠的外表下面，是一颗多愁善感的心，他又有着陆地人强烈的自尊，为陆地人比不上海栖人而深感耻辱，旦夕难忘，所以凭直觉，我想他宁可面对死亡，也不会答应你的要求。”“这.....”tark 愣在一边，说不出话来。

天已大亮，远远的海水拍打着礁石，发出刺耳的声音。太阳早就，苍白无力的挂在天空，我们默默站在岩石上，看着远远的海平面，一只海鸥懒懒的扇动翅膀，绕我们划了个圈，又渐渐远去。

“我.....答应你。”一个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我蓦然

回头，正是 W！

站在高台上，我的心里一片空白，TARK 在一边讲着什么，我什么也听不见。

那天我和 BT 在海边对立了很久，一言不发。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答应这件事，是的，BT 没有看错我，作为一个陆地人首领的孩子，我从小就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世上没有什么我干不成的事，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加之父亲的帮助。14 岁的我就考入东亚理学攻读两栖物理学，16 岁获得两栖学博士的称号，可以这么说，我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

可是，短短的几年里，一切都变的让我无所适从。气候和环境急剧恶化，海栖人登陆，陆地人纷纷死亡，接着就是陆地人濒临灭绝。心中的一切希望和幻想化为泡影，现在只能为自己鄙微的生存而苦苦挣扎。在父亲的葬礼上，我拒绝了长老们要我继任的请求，忍痛离开相濡以沫的亲人，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土地。其实我是在逃避，我跟本没有把握去带领我的亲人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也许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这几年，不想再忍受这种折磨，我经常幻想一种短暂的无痛苦的死亡，可是为了那 11 个孩子，我活到了现在。

“现在，请 W 讲几句。”TARK 转头望着我，台下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为了让海栖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们通过这次计划，TARK 把我和 BT 带到了这儿，他介绍了计划的细节，并要就为什么让一个陆地人去完成这件事作出解释。

我走到扩音器前，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一片，掌声很小，看得出，他们心里不太相信我这个矮小的陆地人。

“各位好，我叫 W。”我深吸了一口气，“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同意参加这个计划。就我个人来说，我反倒宁愿去接受毁灭，而不愿在你们某些人的鄙视的眼光里求生。”“可是，为了这一片可爱的陆地，为了曾经生我养我的家园，为了那美好的回忆，纵使若干年后我们不复存在，我也会毫不犹豫的去为它献出一切……”我有点哽咽，说不下去了。“最后，祝愿这次计划能成功，祝愿你们能快快乐乐的生活……”掌声响起，这是 BT 一人的掌声，我仰望长空，两行热泪不由夺眶而出。

我们徘徊在这绿色的丛林里已有四、五天了，BT 很不习惯这儿的气候，身上光滑的皮肤长出了白色的斑点，但他仍一声不吭。

临走时，我把我的孩子们托付给了 TARK，作为海栖人的一个首领，我想纵使我有何意外，他也会好好的照看他们的。BT 曾对我提起，海栖人拥有一种人造鳃，在雇佣陆地人去深海作业时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数量很少，在海栖人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之下。所以作为一个交换条件，我提出要为我孩子配人造鳃，几番争取之下，他们答应了，使我略感安慰。

这儿的湿度很低，风呼呼的刮着，让人睁不开眼。我和 BT 沿着一条小道向山顶走去。

一路上，低低的树枝不断的挂住 BT 的外衣，费了好大的劲我们才走出了这片绵延数里的小树林，登上了山顶。

极目远眺，周围一片郁郁葱葱，这儿是这片大陆的最高点，空气很稀薄。我的感觉还好，BT 就不行了，干脆坐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在人造肺中喘着气。皱着眉头，在身上涂着药膏。

时近中午，太阳直射在树丛上，散发出一丝丝白色的水汽，远远看去，山冈好象罩在一片白雾中，阳光在雾中一闪一闪，分外耀眼。四周不知为何

发出一阵“嗡嗡”的声音，很嘈杂。

我们懒洋洋的拿出食品，费力的将地面清扫干净。靠着树根，坐在了地上。

TARK 反复告诉我们 P4 聚合的地点，但到这儿一看，情况与他说的不大一样，周围全是杳无人迹的丛林，各种野兽出没其中，根本无法确切的断定我们现在的方位，联络仪又因为我的陆地人兄弟的电子干扰而无法使用，在这一点上，我反倒有一种隐隐的自豪感，真使人啼笑皆非。于是根据我的经验，只得登上这儿海拔最高的山顶来碰碰运气了。

太阳光愈来愈强，照的人睁不开眼，一只野兔在附近一蹿而过，BT 好奇的站了起来，左右张望，大概他从来没见过吧，我微笑着，看着他。

突然，一阵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呼的站起来，向山下望去。

山下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平原，一眼望不到边。再过去，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隐隐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

然而，仿佛有谁一声令下，杂草丛中突然冒出了无数的野兔、羚羊和其他动物，仓惶的四下奔逃。随着这突如其来的骚乱，一片片黄绿色的野草也逐渐枯萎变黑，整个大地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由黄绿色一下子变成了黑色，我和 BT 站在山冈上，不知所措的面面相觑，许久，才反应过来：“它来了！”果然不出所料，黑色的泥土逐渐冒出一丝丝刺鼻的气体，并慢慢的向下崩塌，一些来不及逃走的动物陷在泥坑里，无望的挣扎着，最后逐渐下沉、直至被黑色所吞没。山顶上聚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我们一样，怔怔的注视着。在自然的面前，我们可悲的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经过了几分钟的平静，这个黑色的怪物又渐渐醒来，在方圆几十里的黑土中间，缓缓形成了一个外凸的漩涡，慢慢转着，将范围内的一切生物无情的带了进去。

漩涡越转越快，越升越高，蓦的往上一抬，如同一只洪荒怪兽高高的伸出它的触角，在远远的天际慢慢的摆动。一阵暴雨般的泥浆扑头盖脸的向我们砸来，我和 BT 仍愣愣的站在那儿，抬头看着，一动不动。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轰鸣将我们惊醒，从角状物的根部逐渐升出了一道细细的白线，绕着黑色的基座缓缓上升，“就是它！”我大喊一声，BT 也如梦初醒，飞快的从布囊中将甲弓拿了出来，稳稳的将基座架在我的肩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从背后抽出那支生死攸关的长箭，卡入槽内，慢慢的校准精度，箭头直对那道白色胶装物的顶端。

“嗖”的一声，长箭如同一串流星，泛着银色的光，准确的投入目标。

“正中目标！”BT 从跟踪镜后探出头，高兴的大声叫道。我忧虑的看着那个怪兽，心中却全无得意之情。

然而，事实好象并不如我预料的那么糟，经过了那个打击，那个黑色巨兽仿佛后劲不足，渐渐的陷了回去，那道白色的细线也逐渐黯淡下来，最后融入的土中，不复出现。

我和 BT 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精疲力竭的瘫坐在地上，对视一眼，不由苦笑起来。

正当我们收拾行装，准备下山时，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声音再度在我们的头顶炸开来，整个山冈剧烈的颤抖着，松动的岩石纷纷向下坠落，我们回头一看，只见原先漩涡陷下去的地方又渐渐鼓了起来，表面的泥土好象经不起下面的东西的冲击，破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一道纯白色浆体的破土

而出！在它的周围，原先坚实的土壤无力的崩塌、融化，汇入白色的漩涡中。接着，从地底冒出黑色的水来，逐渐蔓延开去……短短的一瞬间，原先一望无际的平原变成了一个巨大黑色的湖泊，一切生命，坠入其中。

我和 BT 浑身泥水的站在山顶，，脸色惨白，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们已经这样一言不发的走了三天，我不知道如何来安慰 W，正如同不能安慰我自己，W 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我几次劝他吃一点，他没有吭声。

临走时，TARK 悄悄给我一件人造鳃，是他特意为 W 留的。我对 W 提起过，他不置可否，只是笑了笑。我想，他会和我一起走的，纵使不为了我，也该为了孩子们。

已经走到了海边，不知为什么，看到了蓝色的海水，我就感到一丝安全感。我也能体会到现在 W 的心情了。海风依旧那么的略带咸味，使人有一种混混欲睡的感觉。

W 停了下来，转过身，疲倦的眼睛里充满血丝：“千里送君，终需一别。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什么？分手？”我吃惊的问，“难道你忍心抛下那些孩子不管吗？”“有你和 TARK，我也就放心了，你想，我难道能抛下我的亲人们不管，去一个人享受特殊吗？如果这样，我在以后就能心安了吗？”W 凄凉的笑了笑，冲我挥挥手，“可惜可惜，如果你不是海栖人，或者我不是陆地人，那大概我们就能永远的和孩子们在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一个陆地人的标志不仅仅是他的皮肤和眼睛，还有一颗陆地人的心，……还有他的自尊和职责……”眼送着 W 孤单的背影渐渐走上山冈，我站在那里，怔怔的发呆。

涨潮了，绿绿的海水迎面涌来，淹没了海滩……月圆之夜，我和一群孩子游出海面，举目四望，一片盈盈的海水荡漾。原来的巨大陆地已踪迹不见，陆地人的一切痕迹，都已留在深深的海底。

不知道 W 的灵魂现在在何处飘荡，想到伤心处，不由仰天长啸，声音远远的传出去，在海面上徘徊……一弯新月微微发着银光，冷冷笑着，高挂天际。

--如果你是一片云，那我就是高高的天空；如果你是一条河，那我就是蓝色的海洋；如果你是一个游子，那我就是你的归宿……上一页
回首页

玫瑰骑士

(一)

北京的天空是晴朗的，但人们的心绪却如此不得安宁。街上的行人步履匆忙，上没有丝毫的笑意。这，就是 2010 年的北京。

早间新闻播发了外交部的声明，对日本方面在钓鱼岛附近频繁活动表示抗议。对于普通北京市民来说，这实在不是什么新闻了。虽然外交部发言人要求日本政府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停止类似行为，但每个人都知道要求日本人放弃贪婪野心比劝狗不要吃屎还要难得多。人们实在不知道，事情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下去。

2010年9月21日黄昏，中国海军3-011远海巡防舰正在钓鱼岛以北15海里游弋。水兵们非常清楚，日本自卫队的舰队就在离他们不到40海里的地方对峙。3-011舰接到的命令是“绝对保持克制，不得采取过激行动”，所以，虽然明显感觉到周围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舰员们却并不能有什么作为。

“听说，前天016舰和日本人交火了？似乎是小日本儿向小陈他们开枪了”011舰的副长小心翼翼地问舰长。

舰长于伟光没有回答副长的问题。他正想着刚刚接到的通报：前天上午与他们同级的016舰与一日本自卫队两栖舰遭遇，发生摩擦，日方陆战队员首先用机枪向026舰射击，016舰的舰长小陈30出头，火气很盛，当场下令用前主炮还击。日舰中了好几颗炮弹，据说有人员伤亡。事情上报后，小陈被当场撤职，026舰也奉调回港整顿纪律。司令部特别要求011舰注意克制云云。

“不克制也不行啊”于舰长心想。“我们是巡防舰，武器很少，抓走私还可以，如果真的和日本的驱逐舰交手是根本不行的”

确实，011和016舰都是新服役不到5年的舰艇，属于大型巡逻艇一类。满载排水量只有1100吨，主要武器是100毫米速射自动炮和两架轻型武装直升机。它们的是设计出来执行反走私、扫毒、打击海盗、电子侦察等任务，而不是应付战争。

“派我们出来，简直是就应付国内的呼声”副舰长继续发着牢骚，“好在下周就返航了，看司令部还能派谁来应付差事！”副长是舰艇学院的高材生，一向认为自己呆在011舰完全是屈才了，所以不满情绪很高。

于舰长虽然也不满意，但还是听不惯副长的唠叨，“军人就是服从命令，怎么那么多怪话？走，到作战室看看去”说着，他拉开舱门，向隔壁的作战室走去。

“舰长，日本人又用雷达锁定了我们一次，今天是第四次了”雷达手报告。

“不要管，只当他们又放个”于舰长对作战室里的几名舰员说，这句话把气乎乎跟在后面的副长都逗笑了。可不，难道日本人真的敢用导弹攻击中国军队吗？突然，在011舰上空盘旋的1号直升机报告：“注意，注意，方位335，距离40海里，有异常雷达接触”。同时，舰上的综合电子显示屏也反应出了几个活动的亮点。“4个，他们有4个，是导弹！！”

3分钟后就到达本舰。“雷达兵惊恐地大叫起来。“打开电子对抗系统，近防御启动！”副长抢前一步大喝道。

“他们又发射了，又是4颗！”雷达兵绝望地看着舰长和副长说。

“他们真的动手了？”于舰长感到心里一阵冰凉，他清楚的明白他和他的舰此番是在劫难逃了。

(二)

事到如今，问题已经很清楚，这决不是什么“误会”之类。日本人是存心要致011舰于死地而后快，这是对前天与026舰冲突的报复。

“真是大将难免阵前亡，向总部通报，本舰遭到日本军舰蓄意攻击。”于舰长叹息了一声，吩咐一边的电子情报军官：“把日本人的雷达频谱特性传回情报中心”。

三分钟后，日舰发射的第一波导弹到达。有一颗被电子干扰系统所迷茫，

两颗被速射炮击毁，但还是有一枚击中了 011 舰的前部吃水线，设置在舰首的 100 毫米炮被爆炸的冲击波掀上了半空，海水势不可当的涌入舱内。

紧接着，第二波导弹接二连三的击中 011 舰。不到 20 分钟，011 舰带着它的 40 多名舰员沉入了海底。

当正在吃晚饭的中国国家主席张 XX 听到 011 舰被击沉的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日本人怎么敢发动导弹攻击？011 舰就这么一下完了？有船员获救吗？你们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张主席气急败坏的在电话大声质问对面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刘忠谋上将。刘上将已经是气的满面通红，额头上青筋爆起，说道：“我就 X 他小日本他妈，蛋他们是活腻味了，这完全是挑衅！是突然袭击！全舰 42 个人，只有两名直升机飞行员活着回来了。”刘上将边说边骂：“小日本，蛋！我们必须反击，应该出动空军轰炸东京！应该对日本宣战！”

“请您冷静一点，我们马上开会”张主席放下电话，吩咐秘书通知外交部长，连夜召见日本大使，要求日方作出解释。

令人惊奇的是，日本大使面对愤怒的中国外长，竟非常平静，似乎是早有准备似的。

“我已经接到了本国政府的通知，这完全是一次误会”宫本大使是典型的日本人的形象，矮胖、罗圈腿、小眼睛前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他叹息了一声接着说：“不过，如果中国舰不侵入日本领海的话，也不会有这样令人遗憾的事情发生。所以，为了避免类似情况中国方面应该保证贵国军舰不再进入日本领海，否则，这种‘误会’将很难避免！”

“什么？你……”中国外长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他才指着门口勉强说出三个字：“滚出去”。

中南海怀仁堂，最高军事会议正紧张的召开，参加会议的包括政府最高层有关部门的部长和军队的高级将领。大家都在焦急的等待外交部的消息。会谈的情况，很快汇报到了中南海最高会议。会场里立刻就象往滚油锅里撒了把盐一样沸腾起来。几位军队将领一跃而起，大骂日本人太卑鄙无耻，海军总司令把一只茶杯猛的砸碎在桌子上，一时间会场乱做一团。

“够了！！”张主席大喝一声，怒目凝视着将领们说：“你们还象个高级首长的样子吗？骂娘有什么用？日本人卑鄙无耻，这连三岁孩子都知道，还是什么新闻吗？用得着你们在这里宣布？”张主席平静了一下情绪：“现在不是正需要你们作为军人拿出办法的时候吗？你们不是多年策划过对日本作战的方略吗？把成果拿出来讲话！”

刘忠谋上将大声说“我们当然有完备计划，请看……”说着他从皮包中拿出一张光磁碟片，交到身后的参谋手中，示意他将磁碟插入信息演示系统。然后起身走到大屏幕前，清了清嗓音，朗声宣布：“请允许我为大家解释一下，军方苦心研究多年的对日作战方略，我们称它为‘玫瑰骑士’计划”！！

随后，刘上将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从军事态势、双方力量对比、预期战情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等方面，说明了‘玫瑰骑士’计划的大概构想，并接待了一些重点问题。最后他用坚定的语气对会场内的官员们说：“总之，我认为，‘玫瑰骑士’计划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不战则已，战则必胜！请政府批准我们实施该计划！这也是全体军方将领的意见。”

9月22日，全球所有的新闻机构都发布了日本自卫队袭击中国海军的消息。

舆论为之一片哗然。同时，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政府，无不严重关注中日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

中国政府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要求日本方面就此事作出正式道歉，并且将肇事凶手交付中方惩办。

与中方的态度相对应，日本方面毫无退让。日本首相仁源太次郎公开宣称：中国军舰是因为侵入日本领海，才被击沉的。日方的行为完全是自卫性质，此次事件应该由中国方面负全责，同时宣布将向第一线增兵。

日本国内早就蠢蠢欲动的极右势力，也趁此良机大肆活动。他们组织示威游行，焚烧中国国旗，打出了“收复满洲和台湾”旗帜，鼓吹“和中国打一场战争”。政府对此完全采取了默许甚至暗地支持的态度，此时的日本已经彻底变回了二战前那个疯狂的妖魔王国。

这种局面僵持了一个星期后，中国政府主动提出举行双方首脑的会谈，以求解决问题。

日本人要求中国国家主席象投案自首一样，到日本去谈判。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极端无理的屈辱条件，竟然立刻被中方接受。中国政府的解释是：一切为了长远的“友好”出发。

10月1日，国庆节。

中国国家主席将在今天飞赴日本谈判。在飞机场，面对众多记者，他侃侃而谈，表示一切将以大局为重，中方将保持克制云云。同时，北京的大小街道到处是抗议政府投降政策的示威人群。反对党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举行反政府集会，反对党主席慷慨陈词，愤怒抨击政府的软弱政策，并要求政府总辞职。他提到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历史，和由于政府的无能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苦难。“难道我们还要沉默两百年，直到灭亡吗？”他挥臂问道。“决不！”台下几十万群众的呼声排山蹈海一般响起。站在远处的一位警官喃喃自语：“这简直就是巴黎公社啊……”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张主席所乘飞机的起飞。

当飞机进入航线后，参联主席刘上将悄然从飞机的后舱走出，来到张主席的座位旁，他的名字并不在出访人员名单内。

“现在是10点整，我们可以开始了”刘上将轻轻提醒对张主席。

“这是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一天啊”张主席望着舷窗外的云层，似乎想从那迷雾中看出些什么。

“他们都在等着呢……”刘忠谋上将焦急的催促着。

张主席沉吟了一下，点头说：“可以开始了……”

刘将军一听主席发了话，立刻拿起桌上的电话，大声对早已等在另一端的参谋总部人员发布命令：“大家注意，我是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刘忠谋。我命令，从2010年10月1日，上午10时15分，开始实施‘玫瑰骑士’计划，对日本 凶髡剑 凶髡？支援单位，必须毫无保留的执行命令。这是我们作为军人为国家建立功勋的时候了！”命令一经发布，张主席所乘坐的专机立刻悄悄的离开了飞往日本的航线，转了180度的弯，向中国内陆飞去。

此刻，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前进了。

(四)

话说到这个地步，史密斯大使也不由得不动心。其实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内部，对日本表示不满的呼声也在悄悄的高涨起来。比如，国务卿里奇就是对日本极端不信任的官员。美日之间的贸易等方面的摩擦，近些年来也不断升级。如果发生孙外长所描述的前景，如果美国必须被迫离开亚洲，放弃他的东亚利益的话，后果实在是太可怕了。想到这里，史密斯大使心中不禁升起一丝凉意。

“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到底是谁有野心，我想美国政府应该是心中有数。到底谁是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呢？看看日本近些年的作为，难道还不清楚吗？相比之下，还是中国的态度更负责，更有信用，相信美国方面也是了解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想让美国平白放弃国际义务，而造成美国的国家信誉受到损失……”孙外长看出自己的话已经起到了作用，又进一步的解释：“美国仍然可以出兵干预局势，而我们仅仅是希望能够得到 10 天左右的时间。到那个时候，相信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对中国有威胁的日本海空军力量，美方可以出面调停，进而接管日本的防务。这样，美国不但保全甚至提高了国际声望，还能够加强对日本的控制，恐怕对美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啊！”

“不但如此，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方面可以说服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供在印度洋上的基地”不失适宜的，孙外长又抛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

史密斯大使想了想说：“我个人认为，您的条件非常吸引人，但我必须向华盛顿汇报，我将建议总统接受中国方面的建议！”

就在孙外长同史密斯大使交涉的时候，中国驻美国大使也在向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说着类似的话，最后，中国大使说道：“总统阁下，美国政府现在完全有机会选择，是要一个朋友，还是两个敌人！”

美国总统塞斯纳默默的沉思了很久，抬头同国务卿里奇交换了一下目光，里奇国务卿朝总统轻轻的点了点头。随后，总统先生笑着对中国大使说：“用中国话说您这算得上‘花言巧语’，不过我喜欢……”

一个小时后，总统接到来自北京秘密电话，史密斯大使汇报了同孙外长会谈的情况，并且建议政府接受中国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最高层暗自下了决心-抛弃日本！

可惜日本人还不知道，他们所依赖的日美安全协定，已经在无声无息中土崩瓦解！

(五)

所谓“玫瑰骑士计划”，实际上就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计划书的代号。这个计划的核心部分，就是一个代号“玫瑰骑士”的绝密小组。

日本借助它们科技和经济方面的雄厚力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暗自扩军。现在，在海空军的装备水平和实力上，都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这也是它们敢于发动挑衅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没有采取同日本展开全面军备竞赛的错误政策，而是选中了日本防卫体系的“七寸”- 电子信息系统作为主要目标展开了研究。1992 年，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部秘密成立了一个计算机信息战研究机构，一位爱好音乐的负责人用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作为该机构的代号，称为“玫瑰骑士”小组，对外名称为“解放军陆军给水装备研究所”。

在这以后，虽然经历了政治体制变革和军队的改组等巨变，但这个小组

几乎没有受任何影响。在成立初期，该小组不过十几个人，主要是以美军作为将来的作战对象。在 90 年代中后期，由于中日之间的关系紧张，“玫瑰骑士”们的假想敌也变成了日本军队。在这一时期，受到美国的影响，日本自卫队也逐步实现了数字化。使日本军队的指挥、控制、综合打击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不过，同美国不一样的是，由于体制所限，日本自卫队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很多是建立在民用通讯系统的基础上的。这些通讯管道，平时由通讯公司管理，战时才由自卫队接管。这个致命的失误，不经意间就卖下了祸根。

“玫瑰骑士”们当然发现，并且牢牢抓住了这个漏洞。他们通过秘密渠道，花重金购买了日本自卫队计算机系统密匙的算法，并且架设了模拟的日本军用计算机。经过多年以来的反复演练，他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对付日本自卫队防卫系统的方法。虽然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从没有作过实际试图入侵的操作，但每个小组成员都非常有信心和把握。今天，终于轮到他们一展身手了。

就在张主席在飞机场发表“和平声明”的时候，“玫瑰骑士”小组的 40 名成员已经静静的坐在分散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三个计算机房内待命。这些人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长年接受严格教育的计算机精英，个个都活象从美国电影中走出来的电脑怪杰。当接受到刘忠谋上将从飞机上发出的指令后，立刻开始对日本防卫系统的计算机实施全面攻击。每个人都有自己分工负责的目标，就想每天所演练的一样，他们从各个网络通道进入攻击位置。在毫无声息的情况下，悄悄的接管了日本自卫队计算机系统的几乎所有主要环节，而这一切只花了不到 30 分钟。

在刘忠谋上将发布攻击命令后，10：45 分各个分队的信息报告汇集到了北京的参谋本部。所有“玫瑰骑士”都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日本自卫队的信息系统已经被完全接管。

“日本人发现问题的话，想查出并且解决原因至少也需要一个小时吧？”“前指”负责人徐玉才上将感到非常满意，他也是“玫瑰骑士”小组的直接领导。

“等到小日本明白过来，他们已经完蛋了！命令各攻击单位按照计划出击！”

命令被无声无息的发布到了各个作战单位，一切都经过完善的准备，第一波攻击立刻实施了。从潜伏在海底的潜艇、海面的军舰和一些秘密隐蔽的陆地发射车上，连续发射了总共近 300 颗可以超低空突防的巡航导弹，中国军队所装备的所有类似导弹都被用与这孤注一掷的攻击。

这个时候，日本人还在等待张主席的到来。它们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导弹。虽然中国军队发射的导弹经过隐身设计，但还是在距离日本海岸 350 公里左右的距离上被日方的预警飞机先进的雷达发现。

“天哪！这是什么？怎这么多？”日本自卫队预警飞机上的雷达监视员看着显示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亮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密集，不会是飞机的！一定是巡航导弹吧？中国人竟然发动突然袭击了！”雷达助手感到非常惊恐，因为上司一直告诉他，中国人武器非常落后，绝对不敢进攻日本。他连忙接通东京防卫厅总部和自卫队本土防空司令部的数据链，以便将雷达信息传输给地面的指挥系统。

“好在发现的早，中国人的导弹还有 20 分钟才能到达。现在启动防空系统还算来的及，希望尽可能多的击落中国的导弹！”雷达监视员紧张的对助

手说。事实上，日本的本土防空体系非常先进。整个防空网由监视、控制、指挥和武器系统组成，由空中的预警飞机和地面雷达发现的目标，都可以迅速反映给指挥中心，再由指挥中心将目标分配给接受统一指挥的防空导弹系统和作战飞机。从弹道导弹，到超低空突防的飞机，都很难突破这种严密的防守。就连一位美国空军司令部的工程师访问日本，并且参观指挥中心后，也不禁叹服这套防卫体系比美国的北美防空系统更先进。至于中国的空防力量，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今天的情况大大不同。由于指挥中心的计算机被中国军队所控制，当然不能对信息作出反应了。所以，预警飞机发出的警报根本没有显示在防卫厅总部和防空指挥中心的电子屏幕上。指挥部人员什么也不知道，仍然无所事事的喝着咖啡闲聊，地面的防空导弹和战斗机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动作。

预警飞机上的人员发现没有收到指挥部的回馈信息，慌忙用无线电向本部报告情况。接听人员当场吓的手足无措，没人不明白总部的现代化自动指挥系统怎么会突然"罢工"。就在他们怀疑预警飞机上的人都发疯了的时候，地面的海岸雷达站也发现了中国军队发射的导弹。此时，这些导弹距离日本海岸只有 40 公里。现在再启动防空系统，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300 颗带有 GPS 末制导弹头的导弹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拦截，就突破了日本自卫队的防空网，它们连续不停的击中了预定的目标。这些目标主要包括自卫队的地面雷达系统、通讯中心、飞机库、指挥中心等要害部门，由于对自己防卫力量过分自信的缘故，大部分目标都没有是经过加固的建筑。吸取了美国在海湾战争中，需要多枚导弹才能摧毁一个目标的教训，中国设计的导弹射程不算太远，但战斗部威力却非常的强大。如果命中的话，两颗导弹就能将一座大楼完全夷为平地。在这种打击下，第一批选定的 150 个目标有 90% 被摧毁或严重破坏。

同时，一名"玫瑰骑士"还攻击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计算机，发送了大量的假交割单，造成抛售股票的假象。这迅速的带动了东京股市的崩盘，日本国内一片恐慌。第一波攻击的战报迅速传回到北京参谋部。所有指挥员无不喜笑颜开。"效果比我们事先想象的还要好得多！"徐玉才将军向正在飞机上焦急等待消息的张主席报告说："除了几颗出现故障外，几乎全部命中目标。日本空中自卫队的防空雷达基本上全部被摧毁，几个通讯中心也变成了焦土。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我们的第一次攻击非常成功！"

"这么说，花在'玫瑰骑士'身上的心血没有白费喽？我向全体军人表示祝贺！希望能够继续攻击，消灭日本自卫队的海空军！"张主席也是欣喜异常，本来他对"玫瑰骑士"计划是抱有怀疑态度的，特别是对信息战的效果心中没数。他放下电话心中不禁慨叹：二战时，丘吉尔褒奖皇家空军说，从没有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这句话放在今天说才更合适啊！能取得初步胜利，可以说完全是"玫瑰骑士"小组他们几十个人的功劳。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恐怕进攻就会彻底失败。

(六)

中国指挥官们欣喜若狂的时候，作为对立方面的日本政府和民众已经慌作一团。仁源首相是站在机场的休息室里，亲眼看到一颗导弹击中了成天国际机场的通讯控制塔台。虽然距离很远，但爆炸的巨大冲击波还是机场主楼的几乎所有窗户玻璃震得粉碎，连贵宾室的防弹玻璃窗也出现了裂缝。周围

的侍从人员连忙将首相和其他内阁大臣们送进附近的地铁站内躲避轰炸。

紧接着，一个个令人震惊和沮丧的报告传来。在中国军队第一波的攻击下，自卫队几乎所有的地面预警雷达都被摧毁。同时，50%的指挥、通讯、控制系统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面对这样的情况，仁源首相感到手脚冰凉，目瞪口呆。他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竟然能不宣而战，这种不讲信义的欺诈，不是只有日本人才会做吗？中国人到底想干什么？

“不是说，我国的防卫力量非常强，中国人如果进攻就是送死吗？”他扭头厉声质问防卫厅长官。防卫厅长官本人是政客出身，根本不懂军事，所以无言以对。还是匆匆赶来的一名参谋解释说：“中国方面利用国际通讯网络攻击了防卫厅本部的计算机系统，破坏了我方的指挥，才造成现在的局面。”

“为什么事先不加强这方面的保护？”

“怎么会这样容易被中国人入侵呢？”

其他内阁大臣也都狼狈不堪，愤愤的质问参谋人员。那名参谋不好说是由于对信息战认识不深刻，才造成的失败，只能说：“已经切断了所有通向国外的网络通道，相信不会再被中国人利用了……”

然而，这已经太迟了！第一波攻击过后，中国军队又开始了第二次打击。这次发射的，是中短程的地对地弹道导弹。相比起巡航导弹来，这种武器能装载更大的战斗部。所以威力也更大。本来，按照日本自卫队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拦截这种导弹的。但是，现在由于防空体系遭到极大的破坏，已经不能阻挡中国的进攻了。

弹道导弹，曾经是一种低技术兵器。早期的弹道导弹采用的是准确度很低的惯性制导系统，所以命中精度很低。一般来讲，误差大概都在一、两百米以上，只能攻击敌方的城市之类的大型目标，杀伤平民，被称为“恐怖份子的武器”。但是从90年代末，各国开始在战术弹道导弹上应用GPS制导和多弹头末制导技术，从而使这种在二战中就开始使用的武器，具有了精确打击敌人硬目标的能力。

中国军队总共连续发射了200颗M-11B导弹，这是一种经过现代化改装的“老式”装备。所有导弹的攻击目标都是空中自卫队的机库和停机坪，总之是以摧毁日本战斗机作为目的。每个导弹刚刚重入大气层，就释放出4个利用GPS制导的弹头。利用高空下坠的速度，和披甲的穿透力，这些弹头在可以12米厚的混凝土墙后爆炸，来破坏里面隐藏的设备。如果被这种弹头命中的话，就是再坚固的机库，也无法保证飞机的安全。

而另外一些用来攻击露天停放的飞机坪的弹头，则携带了燃料空气战斗部。这是一种破坏力仅次于核弹头的武器，主要构成是甲烷等易于挥发和爆炸的液体。弹头在距离地面十几米的地方就裂开，释放出可燃空气，短暂的延时后由点火器引爆。每颗分导弹头有分别携带了十几颗燃料空气子弹，爆炸后，目标附近立刻形成一副台风过后的惨状。几个足球场内的地方变成了一片焦土，停放在露天的飞机和其他设备都扭曲变形的不成样子。一些结构比较薄弱的建筑物，因为渗入内部的可燃空气爆炸所形成的巨大超压，门窗甚至顶棚都被炸飞。

至于威力范围内的人员，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爆炸所形成的区域无氧状态所窒息而死。

经过两轮的攻击，日本空中自卫队的战斗飞机，折损了近2/3，特别是比较先进的F-15J等飞机，由于是中国军队特别注意攻击的目标，损失更是

惊人。

(七)

中国军队在头两次攻击中，几乎消耗了他们所有的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可谓是“孤注一掷”，当然，这种必其功于一役的做法也确实收到了效果。第二波攻击后，卫星图像很快传送到北京总部。虽然没有来得及非常细致的分析，但粗略的看，攻击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必须连续进攻，如果让日本人有喘息的时间，战局进展就会变得困难。”徐玉才将军大声说：“通知空军，可以出动无人驾驶攻击机了！”

在中国空军准备无人机进攻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示威活动还在进行。人们对这场刚刚开始1个多小时的战争，还毫无所知。一位年轻的宣传人员在讲台上义愤填膺的号召群众，抵制政府的软弱外交政策，而几位反对党主要的负责人正在后面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这时，两名年轻的军官走上讲坛，来到反对党主席的面前。

“我们奉国防部的命令，要求你们停止集会。这是徐玉才上将的命令。”

反对党主席愤愤的接过军官递过来的信封，拆开一看，立刻脸色大变。随即快步来到麦克风前，要求宣传人员将话筒交给他。

“同胞们，公民们！”他用手势示意台下的人潮安静下来，然后定了定神说：“我刚刚接到通知，就在一个小时前，我国军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日本人的挑衅实施了坚决果断的反击！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

一阵短暂的沉静后，广场上爆发出一片欢呼，这是人民的声音。

“作为最大反对党的主席，我希望全体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支持政府的方针和政策，以求取得这场重要战争的胜利！”这是来自反对党的声音，整个中国，又一次团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

在日本，遭到沉重打击的自卫队仅仅剩下不到一百架作战飞机。而且还不知道中国军队什么时候会进行新的攻击。好在已经切断了通向国外的网络通路，不会再出现战争一开始那样完全被蒙蔽的情况。

“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进攻敌人的计算机系统？就象中国人做的那样？”

“中国军队的信息系统是独立的，和民用系统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所以根本无法进入，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的。这次是上了他们的大当了！”一位日本情报军官气馁的告诉对于军事是纯粹外行的通产大臣。

“早就应该想到这个问题，仅仅因为在信息战方面被中国人压过一头，就使我们所有的优势化为乌有，实在太可怕了。”这名军官又说到。

“好在，还有可以作战的飞机和对空导弹。”空中自卫队的司令官水野安慰着垂头丧气的内阁大臣们。这些人趁轰炸的间隙，都被接到了空中自卫队的地下指挥部。就目前来说，这里是非常安全的，中国还没有武器能直接攻击深藏于地下的掩体。水野司令对首相说：“趁中国还没有轰炸飞机场，建议把剩下的飞机和机动式对空导弹都转移到东京周围。这样，就可以避免东京被中国空军轰炸。如果说，自卫队的剩余力量已经不足以保护日本本土的话，单纯掩护东京还是足够的。”

仁源首相勉强点点头：“也只好如此了，现在关键是要求冲绳的美军立刻出动！同时必须立刻启动《日美安全协定》。如果美国插手的话，中国人也不能把日本如何！”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剩余的日本战斗机陆续飞抵东京。

同时在东京，特别是机场周围部署了尽可能多的防空导弹，其中包括能够狙击弹道导弹的“爱国者 II 号”。特别调来的 F-15J 和 FX-1 开始安排巡逻警戒，停放在地面的战斗机则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旦有事，随时可以升空作战。

虽然有人要求出动空军对中国进行反击，但被水野司令断然拒绝。

“中国方面一定早有准备，如果贸然让空军去进攻，只能是自寻死路！到那时，连保卫东京的力量都没有，中国空军不是为所欲为了吗？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等待美军前来支援。”

但是，直到下午，美军也没有要出动的意思。向美方问讯的结果是，“除少数值班担任警卫的士兵外，所有人员都在放假休息，要把他们召回作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仁源首相听了，大为不满：“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要放假？怎么会如此巧合？”在他的心理，闪过了一丝阴影，会不会……？（八）

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山野次宏有八百小时的 F-15J 飞行经验，但他从没有过象今天这样紧张。他是从厚原的自卫队空军基地转场来到东京的，在这以前他亲眼看到了机场被导弹攻击的情景。一座座机库连续被击中，仿佛是在近处瞄准好射击一样。

现在，他正带领僚机担负巡逻和保护预警飞机的任务。

“可恶！中国人一定是预谋很久的！”他狠狠的低喃着。

自己现在驾驶的 F-15J 是在轰炸中幸存下来的，而大部分的飞行员都失去了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心爱座机。

“还没有起飞，就失去了座机和战斗的机会，真是太痛苦了！”想起来以前教官所说的，二战中被德国闪击战在地面击毁的飞机的飞行员，现在山野次宏也能够了解他们的心情了。

“你是那个基地来的？”耳机里，响起僚机驾驶员的声音。

山野扭头看了自己右侧下方的僚机一眼，对方是一名更年轻的飞行员，也是从其他地方临时调来的。由于山野原来的僚机被炸毁在机库中，所以安排这个毛头小子来跟他搭档。

“前辈，我是从箱根基地调来的，您呢？”对方又问。

“我是厚原！”

“是吗！是精英队的前辈啊！请多多指教啦！你们那里损失大吗？”

“非常大，大概有一半多的飞机都损失掉了！”

“我们箱根基地还要惨呢！算起来，只有两三架飞机幸免于难。而且飞行员的宿舍楼被导弹击中了，估计伤亡也很厉害。”

“你是新手吧？”山野次宏不愿意继续谈这个问题，就又开话头问。

“是的，我刚刚飞‘鹰’式不久，但我一定要都打下几架支那人的飞机，替同队的飞机和战友们报仇！”小伙子显得信心很足。

就在此时，他们接到了游弋在后方的 E-3 预警飞机的命令。“鹰 01 注意，013 区域，距离 200 公里，有雷达目标反应。命令你们前去拦截，注意保持距离。”“好！终于来了！”山野次宏大吼一声，为自己鼓舞精神：“让我们大显身手吧！”然后他就驾驶飞机转了九十度的弯，然后向指定区域飞去。

三分钟后，一批目标就进入了山野座机的雷达搜索范围之内。

“中国人的飞机不少啊！大概有十几架吧？”僚机的雷达也发现了目标。

山野大声狂笑：“哈，来的正好，让我们打个痛快！”

说着，他就打开了火控雷达，锁定了最前面的两架中国飞机。当锁定指示灯闪亮的时候，立刻毫不犹豫的发射了两枚 AIM-120 先进中距导弹。与此

同时，僚机也锁定另外两架中国飞机发射了 AIM-120 导弹。

“在这个距离上，中国人的飞机恐怕是在劫难逃了。他们根本没有对抗我们的导弹的实力！”山野和他的僚机驾驶员都屏住呼吸，死死盯住雷达屏幕。

“好！太好了！全部命中！”看到四架中国飞机全部被击中，他们同时欢呼起来。

“真是白白送死！中国人的飞机说到底还是不行的！还是滚回去吧！”

但是，中国方面的机群没有任何反应，还是按照原来的航向，在 1000 公尺的高度上飞过来。

虽然感到很不理解，但山野还是很高兴能多击落几架中国飞机：“他们真的不想活了吗？那就超度他们吧！”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对手并非中国的战斗机，而是自动驾驶的无人攻击机。

(九)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中国的空军在整体上，曾经是非常落后的。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作战飞机的数量庞大，但主要都是陈旧的歼六(米格 19)。比起先进国家来，水平至少落后了 25 年。

进入 90 年代后，中国空军开始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一批比较先进的机型，比如歼 10、歼 11 (苏 27/苏 30)、歼轰 7、FC-1 等先后投产并装备部队。同时，大批老式的歼 6、歼 5 飞机退役。如果将它们封装或拆毁，还需要一笔资金。为此，中国军队采取了一举两得的方法：给这些飞机装上无人驾驶和制导系统，再加装不同的战斗部，这样一架过时的飞机，就成了一枚巡航导弹。由于不需要对机身做任何改动，所以整个改装费用非常低廉、方便。从空军退役的 2000 架歼六飞机中，有 1000 架进行了这种改装后，被封存在仓库中。封存采用干燥的氦气保护的方法，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今天，就是这些老旧飞机立功的时候。

这些飞机不需要配备飞行员，飞行程序也是事先装订好的，所以不需要什么烦琐的准备工作。只要将它们拖上跑道，加满燃油就可以起飞。从中国东部的很多机场，都在不停的放飞这种无人攻击机。山野和他的僚机所遭遇的，就是其中一批。

山野驾驶着 F15J，逐渐的靠近了中国的机群。“好象不对呀，中国飞机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他暗自思量着。以前好象听说过，中国人装备了一种叫什么“无人攻击机”的东西，就是“废物利用”，这大概就是了吧。

“中国的飞行员自己不敢来送死，就派无人机出来了。”他对僚机驾驶员说：“对付这种简单的玩意儿，不用浪费导弹，用机炮把它们击落就可以了。”

“我们尽可能多的打下几架，地面防空部队的压力就会减少。而且，在这里击落它们，也能避免坠毁的残骸伤及地面人员！”僚机表示同意。

远远的，已经能看到在前方比较低的高度上飞行的中国机群。山野命令僚机说：“等靠近了，再跟我俯冲用航炮击落它们！”

山野的话还没有说完，座舱内就响起了警报的声音，同时仪表面板上的雷达报警器红灯闪动。“糟糕，中计了！敌人机群里埋伏有战斗机！”

山野猜测的没有错，在中国的无人攻击机群里，确实隐蔽着两架歼 10 战斗机。按照早就制定周详的计划，他们一直保持无线电静默，隐蔽在无人机中间。飞机上的搜索雷达也没有打开，对目标的搜索，主要是依靠后方的

超视距散射雷达的指示。

所谓超视距散射雷达，就是一种巨型的警戒雷达。它的工作原理是，将雷达波发射至大气中的电离层，依靠电离层反射电波的作用照射，搜索目标。这和短波电台的原理有相通之处。由于依靠电离层反射工作，所以工作距离不受地球曲率的限制，可以发现距离在 2000 公里以内，任何高度飞行的目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几个比较先进的国家先后都装备了这种预警雷达。日本也有两部，但这种雷达极其笨重，发射天线是一排铁塔，根本无法移动。

所以，战争一开始，就被中国的导弹摧毁了。

相反，中国方面的雷达却一直监视着日本空军的动静，并不但的将目标信息传递给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本方战斗机。不过，这种设备并不能帮助战斗机进行火控制导，所以在关键时刻，歼 10 还是打开雷达，锁定日本战机。并且发射了 4 枚霹雳 9 乙红外制导导弹，分别攻击两架日本飞机。

山野发现了导弹以后，惊呼了一声。不过他毕竟是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立刻镇定下来，迎面飞向导弹，在导弹逼近的刹那，突然释放出几颗红外诱饵，同时用力拉操纵杆向左急转。两颗霹雳导弹来不及跟上，堪堪从飞机侧面飞过。

然而，他的僚机却是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见到导弹的羽烟，立刻慌了手脚，连忙打开加力，急速转向，希望摆脱导弹的追踪。山野一看，大吃一惊：“糟糕，这会他可搞错了……”转念之间，只见火光一闪，两枚导弹都集中了僚机。顿时，这架价值 3000 万美圆的飞机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朝地面直坠下去。

山野哪里还顾得上看僚机的情况，立刻拉起高度，又一个反扣叮住了一架歼 10 当雷达锁定后，立刻发射了 AIM-9M 导弹。由于距离太近，中国空军飞行员来不及做规避动作，就被导弹命中。飞机下坠的时候，他拉动了弹射座椅的手柄，一朵白色的降落伞在空中绽开。

“送你上西天！”山野恶狠狠的说了一句，驾驶飞机冲了过去，他打算用机翼把中国飞行员的降落伞撕碎。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架歼 10 突然从侧后下方对他进行跃升攻击。炮弹接连直接命中 F-15J 的机腹部，山野的座机当场凌空爆炸。

中日的第一次空战。有一架歼 10 被日方击落，这也是日本自卫队的第一个战绩。

(十)

中国军队仍然在不停的发射无人攻击机。在防空导弹和战斗机的庇护下，进入东京上空的无人机，基本上都被摧毁。但是，由于飞机都被抽调走而防守空虚的地方，就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坐落在相模的三菱重工的坦克工厂，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主力 90 式战车的产地。理所当然的，遭到中国军队的轮番轰炸。工作人员眼看着工厂被炸毁，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自顾自的四散奔逃。没有多久，这家亚洲最先进的坦克工厂就遭到了重创，特别是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件的生产部门，基本上被夷为平地。这是因为中国方面早就利用卫星侦察定位技术，对日本的每个重要目标进行过测绘，并建立了地理参数数据库。进行攻击的时候，只很短的时间就能装入武器系统。

与相模工厂的情况相同，其他一些日本重要的军事工业生产基地和大型

工厂都遭到了饱和轰炸。有几架无人机飞临重要的电力枢纽上空，抛洒下大量细细的碳纤维条。这些纤维一旦降临地面附着在大型变压器上，立刻就引起短路，将变压器烧毁。日本的电力网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很多地区陷入一片慌乱之中。

出于对国际影响方面的考虑，中国军队没有攻击日本的平民区。所以，在战争的第一天，除了被击落的中国导弹和无人机造成的意外，平民基本没有什么伤亡。有人提出，应该利用目前没有遭到损失的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出击，对中国实行反击。但是防卫厅的官员驳斥了这种说法。

“海上自卫队没有航空母舰，而且主要力量是在反潜和防空方面。如果离开岸基飞机的保护，就会暴露在中国军队的轰炸机、潜艇、和反舰导弹之下。虽然我们的军舰抗攻击能力很强，但做这种冒险是毫无意义的。”海上自卫队的司令官对大家耐心的解释着。

他对仁源首相说：“与其送死，不如将舰艇集中在东京湾。不但可以自保，还能够加强东京的防卫力量！”

仁源首相点头称是：“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办，一切都要等待美军出动。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有力量去反击。现在最重要的是坚持住！”

此时，中国方面连续进攻的势头，也逐渐减弱。大概下午1点钟，张主席乘坐的飞机已经降落在成都的机场。一下飞机，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就将张主席一行接到了秘密的地下掩体内，这是为了安全原因修建的内陆第二指挥部。不久，张主席就收到了经过卫星和间谍调查后提交的战报。

“效果真是太好了！这真是世界上最扎人的玫瑰啊！”张主席笑的合不拢嘴，刘忠谋将军也感觉军队的表现实在争气，自己面子上也好看。“我早就说嘛，只有投资给军队，回报才是最高的！”

“不过，仗还没打完呢！还要看美国方面的态度，如果他们突然翻脸，事情可就难办了。”张主席不无担忧的说。

(十一)

此时，中日战争爆发的新闻已经传遍世界。全球各电视台和新闻机构无不集中全力报道这一惊人事件。以前，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军事力量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海、空军，技术上的差距在10年左右。“如果交手的话，日本海上自卫队可以在40分钟内消灭中国海军主力！至于空战，大概日中的损失比到1：4也不算过分的估计！”

“这是美国一位军事评论家的预测。

倒是某些亚洲的军事问题专家提出了一些疑问。一位曾在菲律宾军队服役的资深记者对同行们说：“中国人的战斗力，是我们永远无法估计的，甚至他们自己也无法估量就象二战前的苏联一样，人们从外面所看到的，永远只是冰山的一角！”

还有一位号称“中国通”的美国学者说：“不要错误低估中国人的决心和实力，当他们用力量惊醒你的时候，就太迟了！”然而，没有人注意他的话。这就是狂妄的日本的可悲之处。

现在，中国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美国则陷入了一片争吵。

国会紧急召开听证会，总统被要求必须出席，因为事关战争大局。议员们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一部分议员要求总统立刻出兵支援日本，否则就意味着美国的亚洲政策彻底的失败了。而另一部分议员，则希望政府慎重从事，

因为如果出兵和中国开战，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这种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在这种情况下，总统要求秘密与国会两党领袖磋商。在密室中，塞斯纳总统向他们出示了中国国家主席的密信。信中保证，一旦日本战败，中国将承认，并支持美国对日本进一步控制的权利。同时，美国在东亚的权益将得到中方的尊重。作为交换条件，中国要求美方尽可能的延缓出兵的日子，以为中国，实际是中美两国争取时间。

不用美国流血，却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面对如此优惠的条件，两党领袖也不由得不动心了。于是，当双方重新回到国会大厅的时候，同时提出将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此事数小时后，焦急等在门外的外交和新闻界人士得到了这样的消息：日本的安全必须得到保证，为此美国出兵支援日本。

日本外交官听到这里，立刻欢呼起来：“这下好了，日本有救了！中国人完啦！”但是，紧接着的下文却使他们感觉如同冰水浇头一般。“美国将调遣驻扎本土和欧洲的五航空母舰到日本助战，但为了保证安全，在增援部队到达以前，除非遭到中国军队的直接进攻，否则目前驻扎日本的美军不会作出进一步的反应！”

“这成什么话！”消息立刻传到了东京，被轰炸的焦头烂额的仁源首相及其阁员们大光其火。“从本土调遣航母过来，远水解不了近渴！美军增援部队赶到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占领东京了！”“美国人真靠不住。”“为什么不出动驻日美军？难道不是日本为他们支付军费的吗？”“他们应该出动战略空军轰炸北京，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中国人！”大臣们议论纷纷，谴责美国不负责任的作法。

仁源首相丧气的对大家说：“现在讲这些也没有什么用，我们只能尽量支持，等待美军增援的到来。在此之前，自卫队无论如何也要再支持10天。”

防卫厅长官苦笑了一下，低声说：“10天？按照这个发展趋势，用不了一周，自卫队恐怕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生命

冰死了。

亦泽跪在床边。他很清楚，其实冰能坚持到把战机开回基地，已经是幸运了，很多战友都是消失在大气层外的。

没有眼泪，但他还是难过。

战斗的警笛又响起。窗外，一架架战机在起飞，像一群飞翔的鸟。

亦泽看到一群敌人的战机在逼近。它们和我们一样长着翅膀，散发着金属光泽。在夜空里，它们是那么美丽。

亦泽并不知道那些来自遥远的太空的东西是什么，他甚至没有看到过驾驶那些东西的生命是什么样子。

但是他知道只有一方能够生存，他们或我们。

亦泽的战机经过的地方，敌人的残骸在燃烧，化成一团四散的流星。而身边，他的战友也在燃烧，亦泽无能为力。

他所能做的，就只有消灭对方。

冰熟悉的脸庞再次出现在亦泽眼前，背景是那个曾经美丽的大学。

冰的嘴唇缓慢地张开，慢慢诉说着什么，隐约中似乎有如下的词句：

“是谁骑着破旧的单车走过
是谁拎着诗人的巨剑走过

……

穿上盔甲
那是我们七彩的蛋壳
……”

亦泽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被击中的，是怎样被击中的。亦泽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把战机开回基地的。

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第七中队最好的飞行员并不能成为他成功生还的理由。因为有些事情是没有理由的。

躺在洁白的床上，亦泽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在记忆里面已经很遥远的和平时代，那个和冰一起度过的大学生活。

曾经住过的杂乱的学生宿舍，曾经弹过的如今已经盖满灰尘的吉它，曾经唱过的忧伤的旋律……

门开了，一个女护士走过来。她很漂亮，有着金黄色略有卷曲的头发。她的脸上带着微笑，是那种护士们都有的，让受伤的人们心理能有一点安慰、一点遐想和一点回忆的微笑。

但是亦泽看出她的眼神那么忧郁，她的棕色眼睛中露出掩饰不住的恐惧。

不仅是女人会恐惧，有时候亦泽也会。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总会突然惊醒，耳边响着如警笛声的耳鸣，再也难以入睡。第七中队的几个战友就是这样失去对自己精神的控制的。亦泽因此而觉得那种失去理智的表情比看到自己的战友在天空成为碎片更容易让人疯狂。

在她为亦泽注射直到亦泽因为针管里面的药物而失去知觉之前，亦泽一直在和她调笑着。因为亦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这样一种观点：女人是可爱的生物，她们不应该被卷入这场战争中来。

他不想看到她们恐惧的眼神。

一张脸闯入亦泽的梦。是一个女孩子，有着如水的长发，如梦的眼，和如歌的笑。

女孩笑着对他说：“送我回家好吗？”

亦泽点着头。

但是女孩却说：“我爱上别人了，我们分手吧。”

亦泽没有想到，他醒来的时候，他的第七中队竟然已经全军覆没。

敌人发动了是自战争以来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进攻，虽然地球人的顽强再一次获得了成功，但是也受到了自战争以来远东集团军最大的损失。从此以后，远东集团军再没有编号三十以下的中队了。

没有眼泪，但是亦泽知道自己在颤抖。

“姓名：亦泽

性别：男

年龄：二十四

职务：联合国远东及太平洋集团军第七中队队长

军衔：中校

病情：

……”雪儿站在建国门立交桥边上，抬头望着远方的夕阳。正是落叶的季节，一切都是金色的，如天边的夕阳发出的光。一切，都和四年前一样。

她是昨天接到亦泽受伤的消息的。前一天，她知道冰死了。

四年来，雪儿只见过亦泽两面。一次是在她刚上大三的时候，她知道亦泽退学了，当时的亦泽是想和几个朋友组织一个摇滚乐队。“他注定要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雪儿当时那样想。

另一次是在发生战争两个月后，她知道亦泽去参军了，和冰一起。“那不是他的梦，可他一定会去。”雪儿当时那样想。

刚认识亦泽的时候，雪儿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子。她还不懂亦泽为什么总是望着远方，寂寞不语，那让她感到压抑。可当一句简单的分手终于从口中说出时，雪儿终于学会了感觉痛苦。

四年来雪儿一直以为自己能够忘记，但是记忆就像一把刀子。

而回忆是一种病，就像伤感是终身不愈的一种残疾。

第二天，雪儿告别了依然繁华的北京。走的时候，立交桥边上的肯德基快餐厅里面放着一首忧郁的歌曲：

“总在每个黄昏，每个孤独的夜晚

我在我的世界悄无声息的走

我用幻觉触摸你那遥远的美丽

在每一个夜里，等待

抚摸那已变得遥远的岁月”

亦泽是在出院的当天接到指挥 169 中队的任务的。上次战斗使远东集团军为了尽快恢复战斗力，破除了不同时训练两支中队的惯例。目前，168 和 169 中队同时开始受训。而刚受训完毕的 167 中队则破天荒地在没有经过演习的情况下就接受真正的战斗任务。

在给队员们上第一堂课之前，亦泽见到了 169 中队将要装备的武器——EFA-2300SK 型战机。

机重：27.3T

机长：22.76m

翼展：18.91m

推重比：1.7

最大过载：61g（对于驾驶员只有 4G）

机载武器：导弹：8 枚

机炮：电磁等离子炮，300 枚炮弹。

“快！一定要快！当你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一切破绽都不成其为破绽。”亦泽不断这样教导他的新部下。这不仅是因为新战机的机动性比原先的 Su77 提高了不只一个层次，在第七中队的时候，亦泽就以速度闻名。他是整个远东军中唯一一只使用机炮攻击对手的人，因为如果可以如亦泽一样在 0.4 秒里面摆脱任何对手，导弹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现在，亦泽要让他的新部下们也拥有这样的速度。

尽管军营里面有很多快餐店和餐馆，亦泽还是喜欢在军营的食堂里面吃饭，尽管军营的食堂和当初上学时候的食堂一样糟糕。

每天在食堂里面，亦泽和一群同样从学校出来的小伙子们一起吃饭、聊天。聊从前学校里面的事情：逃学、追姑娘、BBS 等等。这些同当年的亦泽一样的热血青年，为了各自的理由参加了空军。虽然很多理由在别人看来很荒谬，但是亦泽想：自己不就是为了一个荒谬的理由参军吗？

突然间，他又想起雪儿。

第一次模拟对战课，亦泽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小伙子们对自己的尊敬，但是他确实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在自己的学生中遇到对手。

那是那堂模拟对战课的最后。对手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一个代号：MMX。

那是一种古老的芯片。而对手的精神也同样古朴，如中世纪的骑士。当亦泽按课程内容让对手进入追尾的时候，对手没有动。显然他要求一个公平的战斗环境。

亦泽没有感到对手有任何的狂妄，他同意了。于是双方重新站好位置。

第一次的遭遇是平手，对手不但成功地躲开了亦泽致命的 5 发点射，而且还在那一瞬间对亦泽进行了一个同样的点射。

亦泽真的有些吃惊了，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可以匹敌的对手。为了赢得这场“战斗”，他必须罄尽全力。

但是，第二次遭遇，亦泽输了。MMX 做出了一个教科书上没有的机动动作，成功地进入了对亦泽的追尾。

两次 K 翻滚，接一个 M 转身，然后又两次 K 翻滚，无比流畅的动作让所有观看亦泽模拟机的学员们发出一阵喝采。但是 MMX 仍在身后。

一阵死一样的沉默。

亦泽决定冒一个险，他降低了自己战机的速度，有意让身后的 MMX 接近自己。就在刚刚进入机炮杀伤范围的时候，MMX 开火了。亦泽却猛然一个“眼镜蛇”机动，5 发子弹从机身下面掠过，然后是 MMX 的飞机。亦泽一个精确的点射，对手坠毁。“战斗”结束。

在那个时候，MMX 却似乎忘了做任何机动动作。

当他冲到 MMX 作战时用的模拟机旁的时候，对手早已经不在了。屏幕上显示着一句话：

“我输了，很佩服，下一次我一定要战胜你。”

晚饭的时候，亦泽没有参与如风他们关于这场对战的讨论。比赛虽然是他胜了，但是亦泽却有一种失败的感觉。

亦泽隐约开始觉得 MMX 有些神秘，他一定要见到他。然而，从第二天开始，在模拟对战中就再也没有出现 MMX 这个名字。

军营的生活总是简单的，而且过得很快，一个月的受训期已经过去。明天，他就要带领这群年轻的人们冲向太空，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尊严和辉煌。

夜晚，他独自走进停机坪，揭开自己新战机上的帆布。垂尾上，一只火红的凤凰。

不死鸟，在火中遭受洗礼并最终达到涅槃！那些未知的生命，亦泽会与它们共舞。

雪儿做梦也没有想到，168 中队的指挥官是蕾。

蕾是雪儿的初中同学，一起在东直门上学，是雪儿最好的朋友。在雪儿的记忆中，蕾可以成为任何的人，除了军人。蕾是那么的纤弱，那么的善良，在夏季结束的时候见到一只断翅的蝴蝶都会落泪。

但是如今，她却成了一个军人，而且还是她的指挥官。

雪儿很高兴的和蕾打了一个招呼，但对方的严肃却让雪儿打了一个冷战。

战争就是这样的冷酷，雪儿开始明白，可能在上战场的那一天，她也会如蕾这般。

于是，从到达军营的第一天起，雪儿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感情。她驾驶战机的技术越来越熟练，也变得越来越沉默。

在最后一天的模拟空战中，雪儿决定击败蕾，因为她知道，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她就要有保护自己的足够能力。

虽然她让蕾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但是她还是失败了。

晚上，她去喝酒了，一个人。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对明天的茫然。

回来的时候，在宿舍楼的门口，雪儿撞上了蕾。蕾没有说话，点了点头，从她身边走过。

雪儿早就习惯了。

但是她突然听见身后的蕾在唱歌：“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

雪儿站住了，蕾也一样。两行热泪从雪儿的眼中流下。而蕾的声音停止了，雪儿明白她也在哭。

“为什么来这里？”蕾问。

“不知道，你呢？”雪儿反问。

“不知道。”

沉默。

“早点睡吧，打完第一场仗，我们一起去喝酒。”过了很久，蕾说。

“好，不见不散。”雪儿明白，可能明天，她们就再也不会见面。

雪儿整夜没有睡着。

第一束阳光照进寝室的时候，雪儿明白她该出发了。

突然想起了亦泽。

出发前，雪儿用喷漆在自己的飞机上画上了自己的标记。

黑底色，一朵金黄的向日葵。

那是亦泽以前上大学时衣服上的图案。

虽然亦泽知道自己的中队也会如 167 中队一样没有任何演习就上战场，但是他们的第一次战斗还是提早到来了。就在他们举行“庆祝仪式”的那天晚上，169 中队受命营救受困的 168 中队。

亦泽没有问理由。他明白这是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已经没有可以出动的部队。

碧蓝的天空逐渐变得漆黑。亦泽想了想，打开了通信器。

“所有 169 中队的队员们，在战斗之前，我有最后一句话要说……”亦

泽长吸了一口气，“我只要求每个人把确保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为了营救别人而丧失自己的生命。”

没有人回答，一片死一样的沉默。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但是这却是最合理的决定。

远方，一个亮点越来越近。亦泽逐渐看到，那是火光。

“我不是一个好的指挥官，”亦泽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但我相信大家的能力，我们从敌人的侧翼突破进敌人的阵营里面，然后展开缠斗，大家有什么意见？”

“可以放首歌听吗，这里太安静了，怪寂寞的。”一阵沉默过后，一个叫小文的孩子的声音突然传过来。

亦泽笑着打开了CD机，一曲激昂的“国际歌”在机舱里回响。

飞机呼啸而上。

169中队全员冲进敌人对168中队的包围圈时，亦泽看到168中队的战士们重新燃起了求生的希望。这令他想起“悲壮”这个词。

169中队的第一次战斗进行的很顺利，如果没有下面的事件。

突然间，亦泽看到一架168中队的飞机被敌人锁定。那架飞机的垂尾上，是一朵金黄的向日葵。

亦泽冲过去，一阵剧烈的抖动，他被击中了。

那朵金黄的向日葵，让亦泽想起了自己从前穿过的衣服，让亦泽想起雪儿。

不，那不可能是雪儿，雪儿不会在这里。她应该静静地坐在建国门立交桥的路边，编织着那些美丽的小说。

已经弹射出机舱而漂浮在太空中的亦泽，大脑一片混乱。

一架战机飞到他旁边，一只手打开舱盖伸出来，是丽，一个并不美丽的女孩儿。初中的时候，亦泽和丽在一个学校读书，后来彼此就再也没见过。在训练的一个月中，亦泽和丽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谢谢你。”亦泽坐到丽的飞机里面。

“没什么，你怎么回事，刚才还告诉我们……”丽笑着递过来一根HILTON。

“没什么，我脑子有点乱。”

当丽的飞机终于降落在跑道上的时候，亦泽手里的烟还在燃烧。他没有动，就那么坐着，直到烟头烫痛了他的手。

当169中队所有能回来的人都回来的时候，亦泽清点了一下人数。第一次战斗，少了13个。亦泽知道，用13条生命的代价换回168中队近70人的生命，已经是增援的巨大成功了，但他并不高兴。

下午，支那地区的总指挥官金少将来到169中队的驻地，他给全体中队的每个人的肩膀上带来了一颗星，但他并不高兴。

授衔仪式结束以后，亦泽一个人默默地往回走。路上，亦泽的眼前一直浮现着一个图案：一朵金黄的向日葵。

在那一刹那，雪儿以为自己要消失在太空里。她被锁定了，在太空中，没有人能够逃过机动程度极高的导弹。

那是168中队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本来是一次普通的拦截，但他们遭

到了敌人的伏击，敌人的数量几倍于自己。

他们没有任何获胜或者逃走希望，但是他们还是要战斗。

雪儿很惊讶当自己击落第一架敌机的时候竟然没有什么感觉，仿佛只是毁坏了一台机器。她看不到敌人是什么样子，或许，那里根本就没有人，根本就是一台机器。也许这只是个借口，但这让雪儿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真正让雪儿悲伤的是看到自己的战友一个个的被敌人击落，因为她知道，他们是人，是有感情的人，和她一样。雪儿不想死，别人一定也不想。

刹那间雪儿似乎发现自己开始迷惑这场战争的意义。

如果没有蕾的不断提醒，雪儿是无法坚持到169中队增援的那一时刻的。这种战斗，技术是重要的，但勇气更是重要的。所有失去勇气的人，就注定要成为一团烈火。当雪儿开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她很庆幸自己还活着。

雪儿的飞机在太空划出一道美丽的曲线。那曲线是敌人的残骸构成的，在太阳底下闪着如钻石一般的光芒。然而她却没有任何快感。

那些死去的人啊，雪儿要为你们报仇。可是自己真的能吗？雪儿问自己。那些爆裂的敌人，真的能抵偿你们的死吗？

雪儿再一次丧失了战斗的勇气，这是致命的。于是，她被锁定了，这是必然的。雪儿没有做任何闪躲的动作，这是徒劳的。

雪儿知道，几秒钟之后，自己就会像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一样了。她突然想起亦泽。还有那首他为她写的歌。

他现在一定再也不唱歌了，雪儿想。

当她看到从侧翼来的两枚导弹的时候，雪儿发现自己在笑。

终于结束了，雪儿想。

一个影子闪过。雪儿的飞机剧烈的震动着。一架战机挡在她身前，已经成为残骸。

雪儿的第一个反应是蕾，但她马上又知道不是。无线电里还有蕾的声音。说的什么自己已经听不清楚。

她看见那架飞机垂尾上的标志：一只如火的凤凰。

一个身影如流星般从那架飞机附近飞向远方，成为一个亮点，然后消失。雪儿明白，那是那架战机的飞行员，他弹射了。雪儿很想在那一瞬间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不过她知道那是徒劳的，因为所有在太空作战的地球人都穿着太空服，以准备随时弹射。

但是这让雪儿知道他可能活下去，尽管可能很小。于是雪儿明白自己必须活下去，因为她至少要对他说一句感谢的话。

亦泽躺在床上。

“可以进来吗？” 丽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亦泽没有说话。

于是丽悄无声息地走进来，坐在床边上的椅子上。

“有点事情。” 丽想了想，说。

亦泽不置可否。

“晚上陪我去唱歌吧。”

亦泽这才注意到她没有穿军装。

“让我换件衣服好吗？” 亦泽想了想，终于说。

丽笑了，没有说话。她站起来走出去，随手关上了房门。

五分钟以后，亦泽出现在门口，已经褪下了军装，换上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褲。黑色的上衣上，一朵金黄的向日葵。

丽看到亦泽的时候，楞了一下，但马上就笑了。

军营里的歌厅永远是喧嚣的。战争越紧张，晚上这里的人就越多。看着那些在这里肆无忌惮尽情享受的男男女女，亦泽的脑子里面反应出两个字：发泄！

然而今天他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所以他和丽可以悠闲地坐在一边。亦泽找到了一个角落里的空位子，和丽走过去坐下。

整个晚上，亦泽和丽没有唱歌，他们就坐在角落的那张桌子边上，不停地聊着除了战争之外的几乎所有话题。亦泽不停地说着，而丽就在那里静静地听。

周围的人渐渐的稀少。终于只剩下亦泽和丽两个人。

“给我唱首歌吧。”丽突然说。

亦泽感到一阵茫然。

唱歌，对亦泽来说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回忆。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亦泽披着一头长发，和很多很多和他一样对未来有着各种各样的幻想的人们一起，在盛夏的晚上坐在草坪上，唱歌。那时候，晴朗的天空上总是有很多的星星。那个时代，一个能写出一首很幼稚的歌的人就能在大学里出名。在草坪上举办的 PARTY，在深秋的小型演出，总是有很多的人在听。

那个时候，雪儿总是坐在亦泽的身边，静静地听着亦泽轻柔的唱出那些忧伤的旋律。亦泽那时候常想，自己要永远陪在雪儿身边，为她唱歌。

然而自从四年前那个圣诞节的晚上，亦泽就再也没有拿起过吉它。

“给我唱首歌吧。”丽的声音在旁边，亦泽听得很真切。

亦泽没有理由不唱。或许，其实亦泽一直就是想唱的。于是他唱了。

“雪满天飘零

是善意的欺骗还是天空的泪已凝

黄昏凄凉的街景

人们都回家去街上有些冷清

那么安静

一片白色的茫然

为何你还要如此梳妆打扮

明知道她已不会再看

白色有些太过简单

她一定不会喜欢

今夜就让我写下灿烂

明天让哀伤飘散天边

就算就要再次孤单的去寻找

传说中一生的缘”

唱完的时候，丽静静地坐在对面，没有动，也没有说话。酒吧的灯光已经熄了，周围一片安静。

突然丽把眼睛转过来，看着亦泽上衣上的图案。亦泽自己的视线也随着丽停留在自己的胸前……一朵金黄的向日葵。

亦泽突然摔倒了，也许是因为喝了太多的酒。

复仇的鹰

“至于日本，那只不过是一场不愉快的回忆而已！”1996年10月16日，当北京的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一阵轻微但是不正常的震动让每个人都变得恐慌起来。轻松的谈笑刹那间变成了嘶心裂肺的哭喊：“地震啦！地震啦！！”早已让近几个月来关于地震的谣传弄得神经紧张的市民们一霎时几乎崩溃了。经过短暂的奔跑呼号，人们发现屋也没塌，地也没陷，甚至连树上的黄叶子也没多落一片，倒是住在高层建筑的一些人不够沉稳，忽噜忽噜从楼上跳下来，成了这场虚惊的牺牲品。少顷，人们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各自又战战兢兢地开始扮演他（或她）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当凌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东边那本应该依然暗黑的天空腾起一片血红的霞光，将早起的和仍在睡梦中的人们又一次驱入极度的惊恐中。“世界末日要来了！”，一些人在无法承受的惊恐中开始胡言乱语，一些人意志薄弱的人相信了，开始祈祷，开始哭喊。更多的人是等待，他们知道，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台）会给出一个至少可以安定人心的解释的。于是大多数人都开始在电视机前等候，等候着能让他们安心的消息传来。

又过了一会，天亮了，灿烂的阳光将那惨人的血色霞光驱赶得无影无踪，还是一个和平常一样很普通的天儿。经过了两次折腾的人们不再害怕，当他们对电视失去耐心要去干他们该干的事的时候，电视上那个大家期盼已久的面孔终于出现了：“据有关部门观测，在日本昨日发生了一场尚不清楚原因的大爆炸，爆心大约在东京附近，目前已与东京的一切联系业已中断。昨日的震动是这次大爆炸的直接后果，今晨的血红色霞光则是爆炸产生的大量灰尘升入高空对阳光的散射所致，请大家不要多虑。”

“小日本儿挨炸了！”“炸得好厉害哟，连咱们这儿都有感觉了！”人们在家里，在街上议论纷纷，有知识比较丰富一些的人说：“当年好象是爪哇那儿吧，发生了一次特大的火山爆发，天上就有这样的血光，我估计小日本那肯定天翻地覆了，没准整个岛……嘿嘿！”人们谈着谈着竟变得兴高采烈起来，一谈起小日本儿，不论男女，嘴不由自主地变得不那么干净了，甚至几乎每句必带国骂。

大量的人今天旷了工，即使是在班上的人也是心不在焉，他们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日本儿到底怎么样了。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又忧心冲冲地和周围的人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是不是小日本研制成了核武器？日本人有了威力那么大的核武器那还不得反了天啦！”可也是，从去年二战五十周年日本人撒泼玩赖到今年在钓鱼岛横行霸道，人们早从骨子里恨透了日本人，恨不得每个日本人都遭雷劈。因此人们对日本人的一举一动都特别敏感，都希望恶贯满盈的小日本狠狠倒个大霉。

1996年10月17日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曾经常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其害的其他各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全世界的电视台都播放了一个极具轰动

性的消息：“日本发生了一次以东京为中心的，当量大约为十五亿到二十亿吨 TNT 的核爆炸。爆炸使以东京为核心的几百公里的区域内一切明显的地形点变处无影无踪。更为严重的是大爆炸诱发了一次里氏震级达 9.5 级的强烈地震，和 1960 年智利所发生的迄今所知震级最高的地震相当，那次地震也是 9.5 级。由于日本特殊的地质特征以及某种待查的原因，这次大地震正使日本快速向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接点 - - - - 日本海沟滑动，预计一个星期之内滑入地壳。由于日本政府已经荡然无存，再加上救援工作不力，日本四岛将和大部分日本国民一起从地球表面上消失，甚至零星小岛上的居民也不能幸免。简而言之，大和民族完了！”

一个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民族灭亡了！

国家由于得面子上过得去当然不能显得幸灾乐祸，甚至还得表现出一点同情。但老百姓可不一样，他们可以以最热烈的方式发泄心里最大的喜悦。以政府的名义发表一个“喜悦”声明当然会受到一些“正义”的国家的指责的，但老百姓自己高高兴兴却不关那些所谓正义国家的屁事，正如 10 月 24 日晚，也就是小日本儿从地球上消失当天，一个从当天起免费给大家服务一礼拜的歌舞厅老板说的：“我们爱高兴，我们就是高兴！”也有一些“善良”的人竟眼泪花花地说：“小日本儿也不容易，除了那些个坏种，那么多老百姓也死了，都是些无辜的人呀！”立即有人站出来批驳这种蠢话：“日本老百姓倒是不坏，但是他们智商太低，让那些当官的坏种们煽和起来可就是最他妈可怕的敌人，什么都他妈能干出来，抗日那会儿不就这样吗？！”尽管少数人犯蠢，但大多数都乐坏了，北京不让放炮好几年了，但无数的人豁出去了，噼里啪啦在大街上放了个痛快，然后挺自觉地等着挨抓，结果发现众多的民警也在过炮瘾。炮一直放到元旦，人们都乐疯了。整个世界都在狂欢，尤其是亚州各国一连几个月都沉浸在欢乐中。

一个民族灭亡了，似乎有史以来再也没有这样悲惨的事了，但一个通过吃撒旦的屎成长壮大的罪恶的民族灭亡了，却又似乎是有史以来振奋人心的事。狂欢之后，人们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历史依旧以它的规律发展。其后正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发言人所言：“至于日本，那只不过是一场不愉快的回忆而已！”，探寻爆炸的起因当人们从极度的兴奋中清醒过来，不约而同地问了这样一个是个人就有可能问的问题：“爆炸是怎样发生的？”说实在的，就其离奇程度，的确不亚于一个世界之谜了。迷信的人说是报应，想象力过于丰富的人说是外星人行侠仗义，诸多的有识之士在试图用种种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至少有一种观点没人反对：这是一次核爆炸。最大的怀疑对象当然是中国啦，因为在爆炸发生前的那些日子正是日本政府就二战问题撒泼玩赖最猖獗的时候，同时也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炫耀武力的时候。一些国家（譬如老美）想在这个事情上假惺惺地以人权的卫道士的身份给中国找点晦气，从而捞点什么，不过他底气显得不足，因为从爆炸当量来看，那种威力的核武器美国也没有，倘若真是中国干的那么得罪了中国对美国自身而言实在没什么好处，因此美国也不敢欺中国太甚。不过就中国一向的克制忍让原则以及现有的科学水平，又实在不象是中国干的。那是谁干的呢？是又一次通古斯之谜吗？

1997 年底，一件使世人（特别是亚州人）感到无比庆幸的事情被披露出来：乌克兰最大的黑市军火商基维拉·密特里奇由于涉嫌走私核材料被捕，据他供认，他于 1996 年 5 月曾向日本（东京热核能源利用试验中心）

出售两吨武器级氘化锂，并已由秘密途径于当月底运至日本。上帝！两吨（武器级！）氘化锂，能造多少枚氢弹啊！结合前几年披露的大量武器级高纯裂变核材料运抵日本的消息（就这样敏感的消息，日本当局竟未声辩！），人们终于明白，原来日本一直在搞核武器啊！

庆幸之余，对日本大爆炸的起因就有了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测：日本人一直在搞核武器研究，因而购置了大量的核材料由于发生了某种事故（比如某个试验人员不小心将两大块铀 235 或钚 239 碰到一起），从而引爆了贮存的武器级核材料（主要是两吨氘化锂），从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核爆炸。合情合理倒是合情合理，不过一切证据都已以彻底得不能再彻底的方式毁坏了。庆幸战胜了好奇心，几乎没有人（包括好奇的美国人）再去关心爆炸的起因了。时间在冲淡一切，没有日本这个罪恶的民族，这依然是个列强纷争、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世界，为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中国还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对付那些并不在少数的王八虾蟹。

人们在忘却那场大爆炸，但我却没有，因为世界上只有我知道，那场大爆炸远没有那么简单，它有着极其丰富而悲壮的内容，那是一个复仇的鹰的故事。

忘年交之死我出生于一个空军世家，爷爷在抗美援朝时就是赫赫有名的空战英雄，父亲则曾是当今中国最精锐的空军第××师的团长。我们家住的那个大院基本上全是这个空军师的家属。我从小比较孤僻，不爱和人说话，总爱一头扎到书堆里捧起那些军事方面尤其是军事史方面的书久不释卷。大概也有偷书不能算偷的想法吧，有一次我在军队图书馆里看到一本最新抗日战争史的书，文笔流畅，资料新颖且详实，不过这年头想看书的没钱，有钱的又不想看书，别看我们家也算一个小名门，却也穷得叮当响，于是我动了偷书的念头。到底是经验不老到，还没出门就被门口那个好象正处于更年期的女的抓住了，一顿大骂之后就要把我送到一个反正不怎么好玩的去处。我竭力声辩，终于不得不甩出最后的何杀手锏：号啕大哭。正不可开交之际，一个年岁不大但孔武威猛的人走了过来。他显然和管理员熟识，只见他和那个凶恶的管理员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回头冲我说：“你跟我来”。声音不大但极有威势，我擦了擦努了半天力才流出的几滴眼泪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出去。背后传来管理员尚不平气的声音：“还不谢谢人家，这个小东西！”

一出了图书馆，我的胆了稍微大了点，刚想一逃了之，看看他那锃亮的大皮靴又打消了念头。

“你是不是很喜欢看军事方面的书？”他问我。

“是。”我怯生生地答道。

“那好，你给我讲讲抗日战争吧。”他接着指了指远处的两个圆石凳，“到那去说吧，就算一次补考，刚才你作弊，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这对我来说可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同时也激起了我的表现欲，我从9·18事变一直讲到日本法西斯投降，俨然在背一本权威性的历史书。讲的时候，我偷眼看他，发现他听得很认真，有是颌首，有时摇头，竟似入了谜。这就是我们忘年交的开始，那年他二十八岁，我十四岁。可笑的是结识一年，相互不知讨论了多少次之后，我们才想起互通姓名。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有多惊讶，因为那个在军事对抗赛中让老美衰声叹气的闻名全军的战斗

英雄居然就是我的忘年交，而我一个小孩子竟然公开对他直呼其名甚至叫他老兄。

他既是我的良师又是我的益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军事问题，那些最常涉及的诸如中国为什么过去老受外国人（尤其是小日本儿）的欺负、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列强的淫威和那些虾兵蟹将的挑衅以及中国怎样才能强大等问题我们经常争论竟夜，一起为中国曾经的不幸伤心落泪，一起为侵略者的暴虐咬牙切齿。到后来，我们基本上除了抗日战争什么都不谈了，因为日本正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嚣张，那些忘之心不死的军国主义者们时而参拜靖国神社，时而修改宪法，时而篡改教科书，我们谈话时的忧心也越来越重。他有一次对我说：“1931年9·18，我爷爷就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连尸首都没有找到。我四五岁的时候我爸我妈就教我唱‘松花江上’，他们从小就告诫我千万不要忘记国耻家恨。可是好象日本在大力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的时候，我们国家许多人尤其是新一代的学生竟然对那场中国人死伤了几千万人的战争竞争一无所知，倒是中日友谊在紧着提！”

六十多年前那场恶梦已经并非没有可能重演。”我默默地看着他，心情也很沉重。

自从上了大学直到工作，我一直没有见过我的忘年交，即使放假回家也总是和他失之交臂。我们也一直没有通过信，但是我一直盼望着能再见知音，一叙为快。怎奈工作太忙，无暇再作他想。日本完蛋了，我也是高兴了好一阵子，心想我的忘年交肯定也是非常高兴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传来我父亲被免职的消息，凭我的直觉我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细一问才知道原来在最近的一次军事演习中坠毁了几架国产最新式的轰炸机，包括我的忘年交——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好老师和好朋友在内的几名全军最出色的飞行员和机组成员不幸遇难，许多上级领导受到了处分，其中就有我父亲。日本灭亡一年后，也就是1998年元旦，我终于得暇省亲。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也顾不上先和家里打个招呼，就直奔我的“老兄”家里去了，我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朋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一年里，我的眼泪已经流干，我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抽出一点时间回去一趟。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一片爱国的赤诚，从此再没有一个人能和我一起心联心地忧国忧民了。知音已死要琴何用！当我敲开门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对陌生人有些怯生生的约么七八岁的小女孩，眉宇之间很象我的忘年交，凭直觉，我知道这是他的女儿，但我也不敢确认，因为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你找谁呀？”她问。我强忍着悲伤说：“你家里大人在吗？”小女孩马上冲里边喊道：“妈妈，来客人啦！”不一会儿，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了出来，看得出她的身体不太好，算得上很漂亮的脸显得很苍白。她看了我一眼，表情似乎很惊奇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进来吧，他和我说起过你。”她把我领进里屋，“他临走前说他去执行任务，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要我一定把这本书交给你，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仔细看看这本书。”她转身从书柜最上层拿下来一本皮子包得很仔细的书翻开一看，原来就是那本抗日战争史，扉页上写了一行字：“给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朋友。”她接着又说：“他说一把书给你说让你快走，永远不要再来。……等了整整一年，你终于来了。”苍白的脸上竟然露出了笑容。

“快走？永远？”看着她苍白而脆弱的脸，我没有再问什么。我对着桌

子上那依然绝不失英姿飒爽的遗像竭今生所有的情感鞠了一个躬，然后对她说了声“保重”就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他的家。

父亲虽然被职在家，但是“劳苦功高”的他却照旧享受着副师级的待遇，在家安安静静地闲呆着倒也惬意，因此我一回家竟然看不到他有一丝一毫的不愉快。吃了一顿不太丰盛但充溢着亲情的晚饭后，我实在无法按捺住心中的困惑，冒着给父亲带来不快的危险问了一句：“爸，您到底为什么给撤了？那坠毁的飞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洋溢着笑容的脸一霎时变得严峻甚至有些冰冷：“不要问了，这是军事机密！刚回来，早点休息吧，你妈已经把屋子给你收拾好了。”我假装幽默地撇撇嘴，走进我自己的房间，我想他们能看出来，我的脚步并不轻松。

《抗日战争史》的秘密“他临走前说他去执行任务，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要我一定把这本书交给你，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仔细看看这本书。”

“他说一把书给你说让你快走，永远不要再来……”

回想着临离开他家时他妻子的话，显然充满了暗示，暗示什么呢？从她的话里可以再明白不过地听出来，答案就在那本书，那本抗日战争史里。

我仔细地摸挲着已经有些暗旧但依然整洁的书皮，心中感慨万千。我们就是通过这本书相识的。曾几何时，这本记载着国耻，记载着中国人民第一次昂起头来彻底地将外国侵略者赶出国门的书是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每每想起在济南惨案中被暴虐残杀的蔡公时将军，每每想起在9·18事变中在不抵抗的命令下引颈屈死的北大营将士，每每想起松花江边一路流离号哭的东北难民，每每想起南京三十万不瞑目的冤魂，每每想起无数万人坑下如山的白骨，我们心中实在是难奈的油烹鼠咬。悲愤难平的同时，我们又切齿痛恨这个民族的狡赖和奸诈，他们一边对曾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最无耻最苍白的抵赖，一边又开始对这个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耀武扬威，妄图复辟军国主义的旧梦。当德国的勃兰特总统在波兰华沙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扑通”一声下跪证明德国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的时候，也同时证明了日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耻最下贱的民族。我们也谈论太平洋战场的大功臣美国人，大概是一个最大的杂种国家的缘故吧，他们毫无民族感情，他们在被日本人直接杀了那么多人以后居然还去扶植这个罪恶而危险的民族，只有当当年在广岛扔原子弹的那位飞机驾驶员在五十年后说出“几十年来老子一直睡得安稳，因为我当年对日本杂种的那件事做得对”的时候才说明美国人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唉！遥想几前年和我的朋友指点江山，粪土当年列强，幻想我们的祖国有朝一日能真正强大起来是多么地快慰。几年不见，知音已然作古，青山绿水何处再觅同路人。生命在此时对我来说只有这么一个意义，就是找出这本书的秘密。

一夜之间，我将这本书翻了好几遍，找不到半点头绪。突然，我的大脑深猛地一闪：他的爷爷67年前被日本人杀害，家仇难忘，秘密会不会在9·18那一章？9·18这一章一共八十多页，我一页一页地细察，终于在一副日寇杀害我同胞的插图上方找到了我所要的，只是一行用没水的笔划的两个圈，旁边写了一个小小的“F”。老天，这是什么意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他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告知我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定是绝对不

能为世人所知的东西！

看着看着，一阵极强的困意袭来，书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模糊。恍惚中，那两个小圆圈从书中飞了下来，飞入了我的大脑，飞向了那永远不会忘怀的过去，飞到了我们初次相识，初次指点江山的地方。我和我的忘年交要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却找不到可以坐的地方。这时，两个小圆圈飞了过来，轻轻落下，化作两个石凳。我们坐下来……等一等，老天！石凳！First！第一次见面的两个石凳！刹那间，我从西托状态中清醒过来，变得毫无睡意。我麻利地穿起衣服，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向图书馆的方向走去。

啊，就在那儿！我看见那两个石凳。它们显然比人的生命要顽强得多，一晃十多年，它们依然是老样子，而我已经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老成的青年人了。四周冰冷而寂寥，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只听见将枯的草木在微峭的寒风中哭泣。我开始在石凳上及其四周寻找。在我当年坐过的石凳上，一个显然是有意画上去的细细的红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一只向下的箭头。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石凳放倒，终于看到底座平面上有一处用与石凳用料颜色相近的水泥封死的地方。就是在这儿了。我用钥匙串上的小刀挖了两下就把封料挖开了，里边有大半尺深，一卷用塑料包得严严实实的纸张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卷纸，然后将石凳原样放好，接着坐了上去。我要看看这卷纸里到底有什么秘密。我打开那里得很精心的纸卷，拿起快没电的手电，看见第一页的台头写着这样一段话：“

我亲爱的朋友：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也许早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什么都不会剩下，我等不到末日审判那一天就已经提前在蘑菇云下去寻求重生了。下面我将告诉你我将要做的一切，由于很浅显的原因，你绝对不能将我告诉你的任何一个字公之于众，我不想给我的祖国惹麻烦。看完信后烧了它。拜托了！！”

我怀着悲愤而又迷惑的心情接着看下去。

复仇的鹰“我就从1996年5月12日说起吧，正是在那天的晚上我作出决定的。

5月10日，我们师派代表团（我是团长）出访乌克兰，是驾机直接飞过去的，商谈有关军事合作的问题，一共为期四天。深夜，在当地空军招待所里，我和我的助手何上尉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被一阵很轻微却很急促的敲门声打断。

我开门一看，是一个个子矮小但非常精神的乌克兰中尉。他一见我不等我问话就迫不及待地说：“少校同志，我有很机密的情报要通知你，是有关你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情报。”我心里着实大吃一惊，但脸上很平静，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意，以这种方式制造国际事端的事件屡见不鲜。我用手暗暗摸了一下别在后背的手枪，故意漫不经心地说道：“中尉同志，这种事您应当去向我国大使馆反应，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来访者，无法处理这样的事。”“上帝！来不及了，过一两个小时我也许会死，会被他们杀死！”他满脸通红地对我说，“听着，基维拉·密特里奇向东京热核能源利用实验中心出售了两吨武器级氘化锂，是个傻瓜也能看出他们要搞核武器。我们基地的几个上级领导也参与了这件事，他们在洽谈时被我偷听到了，我向基地总司

令伊万报告了这件事，他当面表示要严惩那几位领导，并让我先回去。几个小时后，和我一起服役的高中同学罗季闵采夫同志跑来告诉我要我快跑，他向我说了一切。原来我们的基地司令也是这笔肮脏的交易是主要参与者之一，罗季闵采夫充当一个小喽罗。他已经彻底厌倦了这种肮脏的生活，当伊万命令他来杀我的时候，他终于无法忍受了，他偷偷地跑来告诉了我，让我快逃。我……我……咳咳……’一阵急促的咳嗽让他无法接着说下去，我一边给他递过去一杯水，一边思索着他的话的可靠性。他喝了口水，看了看我，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我知道，我所说的让您有些为难，我没有任何根据让您相信我。当然，换成我也会为难的……对不起我不想给你们带来任何麻烦，我现在必须得走了’。说着，他放下水杯，走到门前，一把拉住门把手。突然，他缓缓转过身来，用一种平静但深沉的口气对我说：‘我爷爷 1943 年死在 7 3 1，是被他们活活地解剖了的。我恨日本人’。然后不等我说什么，轻轻地拉开门走了出去，又轻轻地关门带上。当然，我没有去送他，但我永远忘不了他临走时的眼神，真挚而又急切的眼神。

何上尉紧张地看我，问道：‘怎么办，报告上级吗？’我说自然，这是极其重要的情报，不管真假，先报告上级再说。我怀着一种说不上是惊疑还是沉重的心情继续干我的工作。没过长时间，窗外隐隐传来两声沉闷的枪声。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是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天，基地总司令对我们进行了热情的款待。在祝酒的时候，伊万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尊敬的中国同志，在这里住得还习惯吗？’‘当然非常不错！’我一边笑着回答他，一边试着问：‘只是晚上不太安静，尤其是昨天，居然还听见了两声枪响。怎么，是部队在演习吗？’‘哦不！是处决了两个违反军纪的军官。上帝，不提这扫兴的话题了。为了我们两国的友谊，干杯！嗯哼！’他说着举起了酒杯。我微笑着和他干了这杯。

当天晚上，我们上行回到国内原驻地。我又是一晚上没睡，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个乌克兰军官的话。不会！这绝不会是一个骗局，他的眼神不会说谎！而且当前似乎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又闲心造这种谣言。上报当然得上报，可又有什么用呢？又没有直接的证据。即使有，登一下报纸，抗议一下，也就不了了之了。哎！老天！

上报了好多天，有关媒介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明白问题的关键不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是在于某些赖以用日元摧肥的国家机构的有关官员的抵触。他们打着维护中日友谊（友谊他妈个鬼！）的幌子不断做出损害本国人民感情的事（据说某地当日本‘友人’来访时连《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片子都被有关部门禁演！），倒是日本人老是诸如拿中国进行核试验等等这样的借口给我们亏吃。我作为一个维护祖国尊严的军人此时也实在无话可说。一天晚上，在 I N T E R N E T 上，我读到一则消息，说乌克兰军队军纪严明，前几天枪决了涉嫌走私军火的两名尉籍军官罗季闵采夫和比阿尔切夫斯基。我再一次默然了。

八九月份，日本人开始变得出奇地嚣张，上至首相，下至喽罗，神气得不得了，一面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一面开始大摇大摆地在钓鱼岛设置主权标志。台港人民近水先思危，举行了强烈的抗议活动。大陆人民与此同时情绪渐长，他们在等待，搞起来。诚然，正如某些人所说，现在敌强我弱，“实力”不够，因而和日本作面对面的冲突是有一定的困难甚至是很大的困难的，

但这决不能作为中国甘心受日本人及其它国家欺侮的理由！抗日战争为什么能胜利？抗美援朝为什么让世界上最大的美国没捞到一点便宜？那个时候的困难就比现在小吗？不，比现在大得多，我们能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全民族能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每个人都在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尊严贡献自己的力量。日本，弹丸之国，无论经济多么强大，武器多么先进，依然是国力弱小，经不起打击，尤其经不起持久战，但他们确实是有实力的，他们唯一的实力就是民族团结，即使干的是罪恶的勾当。他们绝少窝里斗，绝不象我们国家一怎么样就冒出那么多替外国人说话的，冒出那么多维护外国利益的，甚至冒出那么汉奸。即使是中央的对外言论有时也会冒出几种不同的声音！还有人说，作为一个国人也应该想到国家的难处，因为运动一搞起来，会给那些敌对分子和投机分子带来捞取资本的机会，这种情况古而有之，昨而有之，今而也有之，八九年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真他妈笑话，八九年是我们国内有事情，怎么这些人会那么傻把这件事和国际争端等同性质地去看。当然，汪精卫之流也不是不可能有，不过，哎……这的确也算是一个可以摆得上桌面的理由，诚如是，看来只好攘外必先安内了！哈哈哈哈哈！

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996年9月18日，这一天，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向日本人发出了近乎气摇尾乞怜的声音：‘可以坦率地说，中国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日本的事，中国一直问心无愧’。话当然没错，可是在国家主权被践踏的时候说出来无异于一种既没骨气也没底气的悲叹！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作为一个军人，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想得到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的。晚上，我坐在我们初次相识的石凳上开始大口大口地灌着白酒，一边喝一边哭。我发誓，我一生中从未象那样哭过。

过了两天，又看到消息，陈毓祥先生死于保钓。人民情绪激奋，政府没有反应。这一次我没有流泪，只是心里暗暗地说：小日本儿，等着瞧！

9月25日，上级下达命令，10月16日要进行一次国产最新式远程战略轰炸机远程核运载演习，一次单机运载2000万当量的氢弹十枚，特别强调要由我这个全军最优秀的飞行员来飞。远程轰炸机……十枚氢弹……一个大胆而又可怕的想法涌入我的脑海：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也千百万冤魂复仇的好机会。想着想着，我有些不能自己，我完全深陷到这个想法当中。

晚上，正当我要休息的时候，我的领航何上尉来找我，我把老婆孩子打发到另一间屋里去，然后问他有什么事。他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我，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想杀日本人吗？’我心里一动，道：‘当然想啦，而且想都杀光他们。嘿嘿，想想而已。’他咬了咬嘴唇，显然是在下决心。我很了解他，他比我小四岁，是个非常沉稳能干的人，是我最好的领航员，也是个极富爱国心的人。今天，他显示出平常不多见的激动。最后，他有些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不怕死的话，我有办法！’‘你说吧，在我面前你不要藏头藏尾的。’我示意他坐下说。听了我的话，他不再紧张，却没有坐下，而是从怀里掏出两张地图放在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看，一张是以日本列岛为中心的航线图，一张是以东京为中心的航线图，第二张图上有一个重点标记——东京热核能源利用中心。以你要飞的轰炸机最多三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东京热核能源利用中心，那有两吨武器级氘化锂，用十颗两千万吨当量的氢弹足可以引爆，即使不引爆，至少东京是可以从世界地图上抹掉了，而且不留证

据。’我睁大眼睛看着我的飞行搭档，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般，他的大胆他的直率实在让我吃惊。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个大胆的复仇行动的，何上尉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决定冒一次险。我示意他说下去。‘新型远程轰炸机启动火箭助推器可以升至两万公尺以上，我们此行是飞往福州空军基地的，中途突然升至最高升限，高空高速直飞日本，最多两个小时就会抵达目的地，日本人的反应不会那么快，突防不会成问题。’他顿了顿，接着说：‘为了以防万一，在离目标一百公里的地方，要做超低空飞行，这就靠你的掠地十二米突防绝技了。’他站起来，如释重负地对我说：‘这就是我的计划，如果不怕死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很好！’我说。我无法具体向你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他的想法和我的法是出奇地一致。‘那氢弹怎么办？那是有复杂的密码保护的。’我接着问道。‘一个人只要不怕死，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他！’他凄然地笑笑，‘我想以我的计算机水平解开氢弹的密码还是有希望的。’

实在解不开的话也没什么，可以把它们拆开用手引爆，反正就那么一下。’我无须再多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他的计划是可行的，而且事后，出事的基地肯定会以一种什么理由严密地掩盖真相的。‘好吧！’我说，‘我同意你的计划，但是你必须帮我干一件事！’‘什么事？’他问。‘在中途启动火箭助推器时，打死另外四个机组成员。我不想有什么麻烦。你能下得去手吗？’‘没问题！’他有些意外地看了看我，‘原来你也早有心思了，那太好了。这件事就交给我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他们也不算是白死。’我对他说：‘是的，我早就想过这件事了，只是苦于没有帮手。既然这样，你先回去吧，想一想细节，也想一想有没有遗漏的地方，26号晚上你再来找我。’

把他送到门口，我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两下，只对他说了两个字：‘走好’。他打开门，回头对我说了一句我极为熟悉的话：‘我恨日本人，我爷爷当年被日本人抓到日本本土当劳工，最后惨死在日本狼狗的牙齿下，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仇，我要报仇！’说着，他走了出去，并把门轻轻带上。我没有送他。

现在是15号深夜，何上尉刚走，我们最后一次审定了计划。明天无论如何也要行动，我要去用我们一点有限的血肉去维护祖国的尊严，或者也可以说是用我们一点有限的力量去了结，去最干脆地了结深深地烙印在亚洲人民心中那永无休止的仇恨。也许有人会骂我，有人会恨我，也有人会责怪我。但至少有一点没有人会否认得了，那就是我绝对无愧于作一个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如果中国象我这样的人再多一些，那中国一定有希望成为世界最强国。

我热爱生命，我也热爱和平，我不愿意死。但是为了把不久的将来又要笼罩在爱好和平的人民头上的战争的阴影趋散，为了让我的祖国能顺利地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为了让我的父老乡亲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我无暇再去顾及个人的安危。

凤凰每五百提自焚一次，然后在烈火中重生，此谓之涅槃。就让那炫丽的核火做为我涅槃的火焰吧！

祖国万岁！

爱好和平的人民万岁！

永别了，我亲爱的朋友，复仇的鹰明天就要飞走了。

保重，我的朋友，永远不要做对不起祖国的事！

”尾声手电筒的电没有了，一切归于黑暗，归于沉寂。我没有哭，只是默默地将他的手稿揣在怀里。

他走了，在核火中找到了他的归宿。

我呢，我该怎么办？

一颗流星从星空划过，吸引了我的视线。

人生岂非也和流星一样短暂，也绝少有人象流星那样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那么灿烂的一瞬。

他做到了，而且是比太阳还要灿烂几百亿倍的一瞬。

我呢？我该怎么办？

流星所发出的光和热当然是微弱的，也只能在夜晚显示出他的灿烂。一个人的光和热正如流星，在庞在的社会中显得十分微弱，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将他们短暂的一生贡献在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上，贡献在捍卫祖国的尊严上，那他们凝聚成的光和热却又是远非几百亿的太阳所能比拟的。

我爱你，中国！

我要用我流星般微弱的光和热来照亮你！

我要把生命中所有的力量都奉献给你！

我要用我的一切来捍卫你！

我爱你，中国！

鸟

一只三足鸟正在给它的幼鸟哺乳，并没有发现危险的到来，而我正弯弓搭箭，对准了它。

捏住箭羽的手指正要放松，一样物体飞旋着从背后向我接近，速度很快，已经来不及看是什么东西了，我向前一扑，原来是一只旋弧刃，旋弧刃掠过我身旁，并把身旁一株什么树给打倒了，折断的地方涌出浓浓的浆汁，我吓了一跳，三足鸟也被吓了一跳，抓起它的孩子怪叫着向远处飞去。

我大怒，转过身准备看看这个不速之客是谁，却是鸟，鸟是一个美丽的女孩，我们一起长大，我骂不出来了。

鸟嫣然一笑，说道：“我又救了你一命……”

我迷惑，鸟接着说道：“你光顾着狩猎，就不会看一看周围的环境么？”

我仔细地看了看周围，吓了我一跳，原来被鸟打倒的那颗树是半树半人的亚米克族人。

我全神贯注地瞄准了鸟却成为了树人的狩猎对象，而树人又成为了鸟的猎物。真可笑，我想打鸟，却被“鸟”救了，我裂嘴笑了笑，样子一定很憨，鸟也跟着笑了，风致万分。

树人是我们的死敌，他们会用体内的毒汁让我们死亡，并且吃掉我们。

一路往回走，鸟不停地看我，我知道她一定想说什么，于是我停了下来，只是看着鸟。

鸟的眼神很迷惘：“你知道我的想法？”

我点点头。

鸟的眼神变得很有神采，“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心事老想对你说……”

大家一起长这么大，她有什么心事总是会向我说，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权力也变大了，她仍然会向我吐露一些心事，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不可能对别人说吧，而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我会感到很快乐的。

“明年我就要嫁给伽连族的王子了，你一点也不担心么河？”鸟的语气充满着怨怼。

是啊，明年鸟就要象一样货物一样地被嫁到伽连族，以换取短暂的平安，我能不难过么。

“我想我就算是嫁过去也不能阻止伽连对我们的侵略……”鸟的眼眶红了。

野心勃勃的伽连王总是想征服整个大陆，他会放过我们么，族人只是天真地想伽连王发一发善心就有可能放过我们这个小族，他会么，这只会让我们失去我们美丽的鸟。

我发怒，拳头捏得咯咯直响。

鸟把她的手伸了过来，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多么白晰的手啊，我觉得一阵晕眩。

“河，我知道你喜欢我，带我走好不好，我不想嫁给那个什么王子……”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在这片茫茫的森林中，如果出走，我们两个人能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鸟十分失望，慢慢地放开了我的手，独自向前走去。

我的喉头在哽咽，想喊却又喊不出来。

我忍不住了，冲上去一把抓住鸟的胳膊，鸟回过头来，看着我，脸上有泪水。

我困难地说：“我……带你……走？”

鸟呆住了，她没有想到我居然会开口说话。

其实我并不是部落出生的人，而是部落的猎人们在狩猎时在里外拾到的。

我小时候曾发过一场高烧，病好之后无法再开口说话，大人们曾为此苦恼过很久，但后来见我比别的孩子长得都还健壮，也就不怎么为我操心了。

其实过了几年我就发现我忽然可以发出声音了，那时我已渐渐懂事，并喜欢上了鸟——鸟那时还只是个黄毛小丫头，大家都喜欢取笑我是个哑巴，只有鸟做愿意我的朋友——这可能来自于她天生的仁慈吧？并且总是愿意把心事说给我这个“哑巴”听，她一定想的是我这个哑巴不会泄露她的秘密，我在我的无言的世界里体会到了这个特殊的好处后，就没有再开口说过话，再到后来鸟出落得越来越漂亮，我也更乐得听她的心事了。

鸟听到我居然开口说话，整个人都呆住了。

鸟生气了，拼命捶打我，她一定在愤怒我居然骗了她这第多年，我只是用我的肌肉来承受她的拳头，很痛，鸟生起气来打人手很重，我发现她生起气来又是另一种动人的模样。

一阵人声从前方传了过来，这时候正是一天中狩猎的最好的时间，丛林中的猎人很多，鸟也知道被别人看到我们这样很不好，于是停了下来。

来的是同族中的人，为首的是火把，火把也算是族里最优秀的年轻猎人了，当然除了我之外。看见我和鸟在一起，他的眼光中充满了敌意，目光转到了鸟身上。

“你怎么哭了？告诉我，是这个哑巴欺侮你吗，我帮你教训教训他……”火把一直不喜欢我和鸟在一起，而偏偏是鸟自己喜欢和我在一起，所以他总

是迁怒于我。

我听到火把这样说，觉得很好笑，这个家伙老喜欢找我的茬儿，可是他总打不过我。

“才没哭哩，刚才有一粒砂掉进眼里……”鸟帮我开脱。

“是么？”从火把的声音里我听到明显的忌妒。

部落里谁都知道火把喜欢鸟，而大家又都知道鸟和我很亲近，在部落中，我是十分英俊、勇猛的，只可惜是个“哑巴”，而鸟又即将出嫁，所以火把和我并没有什么必要冲突起来。

火把悻悻地带着猎人们走了，我想应该把鸟送回部落，而我也要接着走向丛林深处去狩猎。

鸟不愿意，其实我也不愿意，于是我两又折转头结伴同行。

路过神像时，鸟跪在地上祈祷，神像是一个巨大的金属人像，只有一个头和一只右手露出了地面，手上还拿着一只火炬”由于年深日久，像上面有很多斑剥的痕迹。

神像是部落的保护神，象这样大的一个神像我们实在想像不到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

我知道鸟是在为我和她的命运祈祷，我也虔诚地跪伏在地跟着鸟做起了祈祷。

时间离鸟出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已经很少有机会和鸟见面了，我知道鸟和我一样不知道倒底该怎么办。

人们总在谈论着关于和枷连族联姻后的种种好处，而我也为他们悲哀，善良的人们啊，他们难道不知道人的欲望总是没有止境的么？

于是在之后，我常常漫无目的地在森林中游走，结果有一天我迷了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几乎在整个森林里走了一遍，终于回到了部落，回来时简直是不成人形，我以为我还能趁这次迷路找到森林的边缘，如果有机会逃出这片森林的话，就有机会逃脱别人的追踪，但是我仍然无法走出森林——这片森林太大了。在途中，我靠着在丛林中生活的经验和过人的体力，虽然遇到了许多的危险，但总算平安地回来了。

这时已经是深秋了，天气变得十分潮湿，再有两个月鸟就要出嫁了。

我已经不能再等了，这时的鸟应该正在学习各种礼节以及生活技能。

虽然在我们这个部族女人的地位是最高的，但是在枷连族却是男人的地位最高，所以鸟一定在学习如何为他们的什么狗屁王子做牛作马。

枷连族是一个野蛮的种族，往往是一家十几个男人或是几十个男人享有一个女人或几个女人，想起我心爱的鸟会被嫁到这样的地方去我就忍不住热血沸腾我就会忍不住地愤怒，我可怜的鸟啊，我怎么能让你过这样的日子，决不能。

我再次漫无目的地向森林中走去，前两天下过雨，林中有些地方还有深深浅浅的水洼，这是我从远行回来后，又一次出猎。

地上的泥很软，我发现又有新的野兽的足迹了，凭它的大小与形状来看，应该是一只豹，豹的速度与力量在丛林中都算是十分强大的，对于猎人来说它是相当强大的敌人。

同时豹又是一种警惕性十分高极多疑的动物，它在动物界中算得上是狡猾而彪悍，对付这样的动物，要么就是利用陷阱，要么就是对它进行群体的围捕，一个人要想对付这样的猛兽是十分危险和困难的。

我的手心中全是汗水，握着长矛的手也忍不住微微发颤，是紧张还是害怕？我也说不上来。

一股腥膻之气从前方传来，太好了，我处在它的下风，这对于我来说是相当有利的。

我蹑手蹑脚地向前移动着，这就是丛林中的生活，每走一步都应该小心翼翼，否则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样的地方指望别人来救助是天真的想法，一切都得靠自己，这是我用鲜血换来的经验。

躲在从树丛后我看到了我追踪的那只豹。

一只花豹，它正在贪婪地咬嚼着它刚捕获的一只鹿的脖子，它正在吮吸着它的鲜血，鹿还在不时地抽搐着。

我从箭囊中轻轻地抽出一只箭，在箭尖上我涂有我秘制的药物，那是上次我出行时被一种植物刺到后力量全失后瘫软了半天所得到的启发，我把这种植物的花和果实捣烂之后加上野兽的油脂炼成膏便于携带，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到底有没有效。

豹忽然立起了耳朵，它发现了我？我吃了一惊，差点就把箭放了出去。

之后我发现我错了，丛林恶魔来了。

这是我们给角虎取的绰号，角虎是一种十分凶残而狡猾的动物，对部落的威胁是毋庸置疑的，它总是趁着夜色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闯进部落大肆伤人，在这样的时候闯进部落人们总是在酣睡中，毫无防备，部落就曾被角虎多次骚扰得苦不堪言的。

从它的名字可以想到它的样子，这种虎的头上长着粗而尖的角，而且是丛林里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一般的陷阱、武器对它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它总是会带来疾病和灾难，被它咬到的人会慢慢的发狂而死，并且溃烂的伤口会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受了伤的人死的时候由于全身溃烂，在身上可以说找不到一片完整的皮肤，而最痛苦的就是受伤的人受尽痛苦却又一直都是清醒的。这样死去的人，人们怀疑他们是受到了死神的诅咒，因此连在部落里安葬的待遇都得不到，只能火化，由于传说中只要人的肉身不腐就可以重新复活，因此死后不得全尸大概就是人们最害怕的事情了吧？而这种发了狂的人如果再伤了人的话，被伤的人也会被传染上同样的症状，所以人们甚至纷纷传说它是死神的使者和座骑。

显然这只豹也知道角虎的厉害，它并不打算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自己猎取到的猎物，于是它弓着身体，嘴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慢慢向后退去，它打算把这只刚猎到的鹿让给角虎。

它错了，角虎对死去的鹿好象并不感兴趣，我想，也许是豹侵犯了它的领地吧？角虎走近后嗅了嗅鹿，又向豹慢慢踱了过去，离豹大概两只矛的距离时，将上半身低低的伏了下来，头上的尖角对着豹，前爪不停地抓着地面，尾巴轻轻的扫来扫去，看来它正蓄势待发。

豹知道仿佛知道自己今天不可能避开角虎的攻击，于是停了下来，一对眼中充满着敌意地看着角虎。

我看着这两只丛林猛兽的争斗，心里十分紧张，但却一点也不敢放松，手中的箭仍然指向豹和角虎。

角虎慢慢向豹移了过去，豹也随着角虎的脚步向后退去。

角虎相对豹的体型要大得多，没有豹的灵活与速度，一般都是凭着自己的体力与利爪利牙和结实的肌肉进行肉搏，如果是远距离的冲刺进攻的话，

恐怕还没有冲到豹的跟前，豹早已跑得不见了。

由于距离很近，豹也不敢转身逃走，只好对峙着，找寻对方的破绽，好一击成功。

远方传来了号角声，那是部落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的信号。

角虎不由转身向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了一眼，它被号角声分神了，豹抓紧这个机会向角虎扑了过去，张嘴向角虎的颈部的大血管咬了下去。

角虎一声怒吼，头一转，头上的尖角向豹的颈部一挑，豹见势不妙，连忙伸出前爪按在角的侧面，挡开了刺过来的尖角。

角虎伸出前掌一拨，豹一声哀鸣，一只前爪被打得血肉模糊。

落地后豹一跳一跳地向后退着，血跟着滴在了下来，在泥水中拖出了一道长长的血痕，角虎并不急于追杀受伤的豹，只是伸出舌头舔着掌上豹的血肉。

我头上冷汗直冒，想不到不可一世的豹在角虎的手下竟是不堪一击。

角虎舔干净了爪上的血，又向豹逼了过去。

豹急了，再次向角虎扑击，但已显然没有了上次进攻时的灵活。

角虎长啸一声，声震丛林，挺着尖角向豹迎了上去，直刺向豹的胸腹之间，哪知豹在半空中一扭身，用那只受了伤的爪挡住了角的挑刺，角穿透了豹的前爪，但却挡住了角虎的视线，豹强忍着剧痛，一口咬在了角虎的肩上。

角虎嗷地一声，一对前掌在身前乱抓乱挠，顿时把豹的腹部撕得稀烂，肠子也流了出来。

豹已气绝了，但仍然未松开口，角虎在地上乱撞乱滚，想要挣脱豹的牙齿，身上斑斓的皮也沾上了污泥，我知道机不可失，手里捏了许久的箭终于从我的手中射了出去。

箭“嗖”地一声飞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射在角虎的腹部，那是动物身上最柔软的部位，角虎哪里想得到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这个祸事，更是发狂一样地乱跳乱撞，我又一箭向它射去，这次射在了豹咬的伤口旁，角虎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一声怒吼，虽然脚步迟缓却准确地向我的方向扑来。

我连忙向后退，角虎也向我追来，速度虽渐渐趋滞碍，然而离我越来越接近，危急中我觉得很是高兴，因为那两箭根本不算致命伤，角虎的速度的渐慢说明是我的药剂起了作用。

背后是一棵大树，我知道退无可退了，于是停了下来。

角虎象一座肉山一样向我冲了过来，我待它将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向旁一闪，角虎一个势头收不住，直向我身后的大树冲了过去。

当地一声闷响，角虎的角扎在了树上，角虎狠命地挣扎着想把角从树中拔出来，我连忙绕到它身后，抓起长矛，向它的肛门中狠狠地插了下去。

角虎狂吼起来，尾巴胡乱甩动起来，抽在我的手上、胸上和腹部，我忍着剧痛握住长矛，在角虎的体内胡乱搅动，忽然角虎的尾巴啪一下抽在了我的头上，我觉得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昏黄的光照在我的脸上，我努力想睁开眼，却只能看到一些人影在晃动，我觉得口干舌燥，耳中轰轰作响，头也痛得象要炸裂一般，我支持不住，又晕了过去。

一滴水滴在我的脸上，我感到一阵清凉，又是一滴，我努力地睁开眼，模糊的人影渐渐清晰，我看到的是鸟，鸟在坐我身边，眼中盈盈地全是泪，她见到我醒过来低低地欢呼了一声，又不好意思地擦了擦眼睛，把放在火塘

边的一只罐子拿了过来，里面是一些药。

她小心地舀了一勺药，放在嘴边吹了一会儿，递到了我的嘴边，我艰难地把这勺药咽了下去，她见我咽得困难，忍不住眼眶又是一红，她低声对我说：“这次你虽然把角虎打死了，但是你的肋骨断了两根，左手的骨头也折了，脸被打得肿得不成样子，你整整昏了四天了，……我……我还以为你活不过来了，我想，你……你要是再也醒不过来，我……我就侍候你一辈子！”她的声音也越来越低，头也垂了下来，可是语气十分坚决，脸抬了起来，神采飞扬的样子。

我感动，眼中也润润地，我困难地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轻轻的反握住我，不敢用力，大概是怕我会痛吧？

“呆鸟……”我忽然张口说道，语气中尽是爱怜。

“你还说人家是呆鸟，我好不容易才溜出来一次来看你呢，这几天我饭都吃不下，就怕你被打傻了，把我忘了……”鸟虽然嗔怪着我，却非常喜悦，大概是经过这样的生死关头，我们都不愿再隐藏对对方的关心。

我借着昏黄的灯光仔细地看鸟，她果然显得有些憔悴，看我这样细细地看她，她忍不住红了脸，但却大胆地迎着我的目光。

我忽然起了一个捉狭的念头，我的嘴唇动了动，鸟以为我要说什么，也以为是她没有听清楚，于是靠近了些，但还是没有听清楚，最后把耳朵贴近了我的嘴，我嗅到她身上的气息，心中不由一荡，趁机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

鸟啊地一声，飞红着脸躲了开去，但却被我拉着她的手，未能挣脱，她佯做生气的样子，举起了手，但慢慢地垂了下来，眼泪涌了出来。

我顿生悔意，我没有想到鸟的脸皮这么薄。

“我不是怪你，我想自从我下定决心照顾你之后，我的整个人……都……都是你的，让你亲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到这里鸟的声音小得几不可闻。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嫁给那个什么王子了，我不要……怎么办？”鸟的眼泪更是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我心中一酸，唉，如果再不想办法的话，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和鸟就要分开了，我和她能经受住这样的事情么？

正在这时，一声咳嗽，一个人掀开拉尼走了进来，我和鸟见有人进来，忙把手松了开。

进来的人的火把，这家伙来得真不是时候，我不由怀疑他是不是故意在这时走进来的。

“呵，干得好，虽然我早就想干掉这只角虎了，但想不到被你占了先……不错，不错，不愧是和我火把同一族的战士……”听着这家伙大言不惭地吹牛，我和鸟都忍不住想笑，顿时冲淡了刚才的愁云惨雾。

“你这次猎到角虎的方法还是有点欠妥地嘛，当时你应该……”他还不知趣地唠叨下去，鸟见状给我打了个手势，我知道她是说她有机会就会来看我，跟着走了出去。

火把见鸟走了出去，没有和他招呼一声，不由十分失望，恋恋不舍地看着她的背影，“小鸟，你就走了么？我才刚来啊？”

鸟回过身来对我一笑，然后对他微笑着说道：“火把哥，改天我再找你聊，好不好？”

火把看着鸟掀拉尼而去，几乎痴了，我心中暗骂道：“呆子……”

火把得意地转过脸对我说：“看到没有，鸟改天要找我聊天哩，嘿，你觉得她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啊……，她叫我火把哥，火把哥啊……”他把那个“哥”说得语气特重。

看着他自我陶醉的样子，我几乎要笑破肚皮，却装作一脸诚恳的样子连连点头。

接下来火把告诉我，族长和长老会决定授予我大勇士的称号，这在本族可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我听到这样的事情并不太兴奋，大勇士能不能改变鸟出嫁的命运呢？如果不能，我还不如不要。

就这样日子匆匆地过去了，我的伤一天比一天好，没有到一个月，我的伤势完全恢复了，而我和火把倒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发现他这个人除了喜欢鸟和脸皮奇厚外，还顶不错的。

而鸟也在有空的时候偷偷跑来照顾我，如果不是有那事情，这样的日子真算是幸福啊。

在部落里，我成了英雄，大家在我完全康复后，为我的壮举狂欢，搞了个篝火晚会整晚上庆祝。

在人群中，我的眼光终于搜索到了鸟，我们的目光碰在一块儿，她的脸红了，慢慢地垂下了头，但我从她的眼神中分明看到了喜悦。

族长站了起来，举起手中的螺，大声说道：“上天给我们衣食住处，给我们儿女，给我们勇士，愿女神永远保佑埃菲族的儿女们……”

大家跟着念道：“愿女神永远保佑埃菲族……”

跟着大家将螺里面的酒一饮而尽。

大家都知道族长这样说话，接着就会有事情要宣布。

族长接着说道：“下个月就是我族圣女鸟和高贵的枷连族王子矛成亲的大喜日子，在此时，我将任命大勇士——河，担任这次送亲的任务……”

我的头轰的一声乱做一团，也不知道族长后来说了什么，不是还有两个月么，为什么会提前呢？我还没有准备好啊。

我又看到了鸟，鸟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她用牙紧紧地咬着下唇。

忽然我听到众人轰闹起来，我慢慢把目光从鸟脸上移到族长身上，“……这就是我们尊贵的枷连族使者镜子，他给大家带来了枷连族长的信息……”

一个披着斗篷的男人站了起来，他掀掉了罩在头上的斗篷，众人哗地一声，这是怎样的一张脸啊，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伤疤一共有十多条，红红的肌肉翻在外面，最恐怖的是从脸的左上方斜斜的拉到下巴的一个刀痕，这个刀伤把他的鼻子剖成了两半，从他不算鼻孔的两个或是三个鼻孔里喷出一些白雾。

大家安静了下来，他的眼光冷冷地掠过众人，被他看着的人都忍不住感到浑身发冷，有个小孩刚开口要哭，一下被大人捂住了嘴。

他看到众人这样，哈哈地狂笑起来，“……哈……，你们这些无知的家伙，伤痕是战士的荣耀，你们觉得害怕么，从我的身上可以看见你们的恐惧……，也只有我们枷连族的战士可以保护你们这样的可怜虫……哈……”说着他又狂笑起来。

笑完后，他把目光转到我身上，重重地哼了一声。

大家都沉默了，族长的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拿螺的那只手也微微地颤抖着。

一个清脆的声音忽然说道：“我不会嫁给你们这样狂妄的枷连族的什么

王子的……”

鸟站了起来，她又接着说道：“我们埃菲族也有优秀的战士，并不会输给你们这些残忍的杀人恶魔的……”说着，她的目光有意无意地向我这边瞄了一眼，火把看到她的目光射上这边，连忙咳嗽一声，把胸挺了起来，一副威严的样子。

镜子看到鸟站了起来，不由眼睛一亮，听她说完后，转身向族长问道：“这个漂亮的小妞是谁……”

族人听了十分愤怒，要知道身为圣女的鸟在族中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镜子说这样轻佻的话，不啻侮辱了我们整个埃菲族。

族长听他这样说，心里也很不舒服，但却很无奈，只好说道：“请使者说话尊重些，这位就是本族圣女鸟，也是你们未来的太子妃……”

镜子看着鸟冷笑道：“好，很好，你以后会担负着为整个枷连族生养新的战士的工作……”舔了舔嘴唇接着说道：“不知道以后我有没有机会……哼……”说完又邪邪地看着鸟笑了起来。

大家都知道他的言下之意，都愤怒了，火把站了起来，将插在背后的石斧拔了出来，呼地掷出，砍在面前的地上，接着对族长说：“族长，鸟是我族的圣女，不能任由她嫁到野蛮的外族去受苦，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本族的战士们都会用生命和血来保护本族的尊严和利益，决不能这样受野蛮人的侮辱……宁死毋辱，女神会保佑我们的……”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得罪枷连族的贵人们好……”有人小声地在人群中说。

“鸟不是你的亲人，如果是你的姐妹、女儿被人侮辱，你会这么说么？”火把愤怒了，大家吃惊地看着他，没有想到火把愤怒起来和平常判若两人。

我也忍不住说：“对……对，不能让……鸟去受苦……”

我不常说话，所以说起话来舌头不太听自己的指挥，总是显得不太流利，大家见我开口说话，一时很不习惯，都没有反应过来。

还是鸟见机得快，她一下跪伏在地大声地祈祷了起来。

“感谢女神啊，感谢女神用您无边的神力让哑吧说话，感谢你让哑吧说出您的旨意，我们一定奉行您旨意抗暴自卫……”

大家的注意力被引开了。

族人们闹了起来，分成了两个派系，有人赞成火把的话，也有人赞成先前那人所说的。

族长一挥手，大家渐渐停止了喧闹声，“尊贵的枷连使者，请原谅我族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所说的话，我们一定如期让鸟嫁给贵族的王子矛……”她说得十分困难，想必她也知道这样的后果将是引起部分族人的不满。

镜子又狂笑起来，“没有关系，我一定会将你的好意带给我们的王的……”族长也跟着干笑起来，她不敢得罪这个枷连族的重要人物。

镜子带着手下的枷连人扬长而去。

族里的一些重要人物聚在一起，大家要安排这次联姻时送亲的路线与礼物，我也参加了会议。

“我以本族圣女的身份宣布，我取消要这次与枷连族的联姻……”在会上鸟忽然宣布。

本族中圣女的地位极高，隐然可以和族长相抗衡，而只有长老会可以对

圣女的行动加以干涉。

“那我就要召开长老会废黜你的圣女职位……”族长拿她没有办法。

“没关系，你废黜我的圣女职位后，我就更不用嫁给那个什么王子了……”鸟冷笑着说道。

族长气得脸色发青，要知道枷连族要的是本族圣女，如果鸟不是本族圣女的话，根本是没有资格和枷连王子成亲的，因为枷连王子不会和一个平民结为夫妻。

这次会议依然决定圣女如期嫁给枷连王，并且决定在这段时期内囚禁圣女。

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因为自打有本族以来，鸟是第一个被囚禁的圣女，她也算是开了个先河了。

这是出乎大家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因为鸟作为圣女肩负着传达女神声音和旨意的使命，也可以说是女神派在本族的使者——女神的使者也有人敢对她不敬？

族里的战士轮流看守着关押鸟的那间哈龙，但是我和火把没有参加，不是我不愿意，而是代表主和派的族长与长老会刻意地没有安排我们，我想大概是他们知道我们和鸟的关系很好，因此不愿安排我们俩看守鸟吧？

但机会总是有的。

这天是火把的家给鸟送供养，在这里，我们给圣女送饭不叫送饭，而叫供养。

我找到了火把，把一片树叶塞给了他，上面是我和鸟小时候约定的各种符号。

在本族有什么信息通常都是用唱歌来传达，而太复杂的就用画来表示，我和鸟在小时候就设计了一套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符号，代表着一定的意思，我想这时应该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希望鸟没有忘记，就算忘记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反正是我今天救她，她只要收拾一下就行了。

当我把树叶递给火把的时候，火把叹了一口气，走进了屋里。

半夜，我准备好了药针和吹筒，自从我知道我炼制的药有让人暂时失去力量和意识的时候我还没有给大家说过，这样的关头应该是我用它救鸟的时候了。

两个战士在门口转来转去，我藏在一片荆棘后，将准备好的药针吹筒拿了出来，我对准其中一个战士将筒中的针吹了出去，“嗤”的一声轻响，一个战士喃喃地咒骂了一声，他以为是什么蚊虫咬了他一下；又是一下，另一个战士也骂起来了。

可是片刻之间两人就瘫软了下来。

我大喜，从荆棘后窜了出来，轻轻掀开拉尼摸了进去。

房里没有声音，我取出火种，摸索着点燃桌上的油灯。

我一转身，被吓了一跳。

床就在桌边，而鸟就坐在桌沿，木然地看着我，我转身时正好和她脸对脸。

我勉强笑了笑，但怕时间来不及了，抓起鸟的手轻轻地往外走去，正在这时鸟忽然哭起来了，而且还相当大声。

我吓了一跳，连忙捂住鸟的嘴，紧接着又觉得手指奇痛无比，原来是鸟咬了我一口。

我情急之下，一拳打在鸟的头上，鸟晕了过去。

部落里人声大作，毕竟还是让人发现了，我慌忙扛着鸟向丛林的深处跑去。

毕竟是多了一个人的负担，后面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知道没有办法逃脱后面的人的追踪了，于是停了下来，我要看看是谁在追我。

火光渐近，火把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惨然道：“火把，你来捉我？”

火把看着我不作声。

我将长矛往地上一扔，对他说道：“来吧……”

对族人我不愿意用武器。

意外的是火把转身就走，迎向后面人去了，临走的时候我看到他身上仿佛掉了点什么东西下来。

只听他在远处说道：“这边没有人，脚步到这就不见了，一定躲在附近，大家仔细搜搜……”

我十分感激他，知道他故意给我一个机会逃走。

我摸索着拾起火把掉在地上的东西，原来是个口粮袋，我想大概是食物吧，看来这个家伙也想救鸟。

我从地上抱起鸟，继续向深处走去，鸟很轻，看来这段时间她受了不少的苦，我不由心里一酸。

在黎明时分，我终于摆脱了族人的追踪，这时我浑身酸痛，实在支持不住倒头就睡。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醒了过来，一大片耀眼的阳光洒在我的脸上，还有人在唱歌。

鸟，我想起了鸟，身边没有。

我转身一看，松了一口气，鸟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呆呆地望着我，嘴里哼着不知是什么的歌。

唉，我可怜的鸟。

鸟为什么要咬我一口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解开口粮袋，里面有一片树叶，我拿出来一看，我知道我得到答案了。

树叶上画着一个仪式，一个人正在跳舞，从他的装束来看，大概可以知道是巫师，火旁坐着一个少女，我知道是长老会用巫术控制了鸟的神智了。

我呆住了，同时又十分愤怒和悲哀。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鸟？

施用这样的巫术，如果不知道解法的话，鸟将会一辈子像这样浑浑噩噩、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就象行尸走肉一样了。

“你……你要是再也醒不过来，我……我就侍候你一辈子！”鸟的话又在我耳旁萦绕。

我大声地叫了起来：“你答应过我的……”声音远远地传了出去。

我抓住鸟的肩膀摇了起来，“鸟，我们终于在一起了，你不高兴么，我答应你带你逃走的……你不记得我了么……”我的泪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我看见鸟的脸庞上的缓缓地滑下了眼泪，我以为我花了眼，仔细看，鸟真的哭了。

我十分高兴，轻轻为鸟擦去泪水，我以为鸟恢复了，我以为她要跟我说

什么，但她还是不开口说话，她轻轻地哼着什么歌，她还是没有什么表情，既不悲伤，也不快乐，但眼泪却慢慢地滑落，我听出来那是小时候她最喜欢唱的歌，那时我常常静静地听她唱的歌。

我大声叫了起来：“为什么……”声音在丛林中回荡。

我带着鸟在丛林中流浪了近两个月了，不知道族人怎么样，也不知道火把好不好，照预计如果我族不能按时将圣女嫁到枷连族的话，枷连大军应该是准备进攻部落来惩罚部落的违约了吧。

在这两个月之中，我们走过了一些部落，我曾经向他们打听这样的巫术如何才能解开，而答案是每个部落的巫术都用了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药物，不能够随便尝试医治，一般是施用巫术的人本人才会医。

这一天，我带着鸟来到了一大片湖边。

湖水清澈透明，湖边长着些不知名的小花，鸟采了些小花正在编花环。

经过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字，她已经知道自己叫鸟，我叫河了，虽然她仍记不起和我的以往的事情，却和我十分亲近，把我当作了她的亲人，可是她仍然是一副呆呆的样子，做事和行动像一两岁的小孩。

花环编好了，她走过来，递给了我。

我心里十分酸楚，把花环戴在头上，“这就是以前活泼温柔的鸟么……”我忍不住眼泪又落了下来。

鸟用她的手轻抚着我的脸，我的脸转了过来，泪眼朦胧中，我看见鸟也在流泪，“河不要哭，鸟会伤心的……”她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办法医好，我束手无策，但又不可能把她送回部落，我该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我感到危险来临了，这是我在丛林中长期的生活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的感觉。

十多个翼族人用弓箭对着我们，这下可糟了，翼族人是这片大陆上战力最强的人，因为他们会飞，幸好他们的人数一直都只有一千多人，而且他们也没有太大的野心去征服别的种族。

他们一直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民族，奉行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

一定是我们闯入他们的领地了，我把鸟拉在了身后。

他们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呜呜哇哇地，我还是不懂，我对他们说道：“我只是路过这里，马上就走……”

他们其中一个人站了出来，“你是埃菲族的人……”他说的是本族的语言，我十分高兴，听到有人会说我族的话就有机会交流一下意思了。

“是的，我是埃菲族的河……”我很好笑，他的埃菲族话比我说得还好。

“这个小姑娘是不是你们的圣女鸟……”他问道。

“不错……”我警惕地把鸟再往后拉了拉，他怎么知道的？

“唉，你不要误会，我们听到了你和鸟的事情，对你们十分佩服，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过敢于反抗枷连族的人……，照规矩本来今天我们应该把你们格杀了的，但是我们的族人都很敬佩你们，所以可以破例让族长来解决今天的事情……”

我知道今天是我闯入了别人的领地，本来也是我们理亏因此决定让他们的族长来处置我们。

其实我心里暗暗觉得鸟如果一直像现在这样，还不如我们死在一起的

好。

看见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们，那个翼族人十分佩服，他一定觉得我很有胆色，他又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呢，我不由暗自苦笑。

我和鸟在翼族人带领下，向他们的住所行去。

走了一顿饭的时间，我们来到了翼族人居住的洞窟，那是一个在悬崖上的洞窟，我们由翼族人拖着飞上了半空，那种身在半空中的感觉真是美妙又让人心惊胆战，大树在身下变小，我还看见在不远的地方，一条小河象是一条绿色的带子在丛林中蜿蜒着。

我们被放在洞窟前的一个平台上，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着实让我感动了很久，再看看鸟，她已经趴在地上呕吐得一踏糊涂，我暗自好笑，还有不会飞的鸟？

我们见到了翼族人的族长，那是一个名字叫流星的年轻的翼族人，翼族人的族长只有飞得最快的人才能够担任。

流星对我们俩人的情况表示十分同情，我抱以一线希望向他打听有没有方法可以医好鸟，但是让我失望的是他对我说如果不同医术和巫术胡乱地施在鸟身上的话，很有可能当时就让鸟把命给送了。

看我很失望的样子，他又安慰我说办法还可以想，他说说了在出崖洞后往西走半个月的路程，可以找到一个天华族，天华族有着人们无法想像的智慧，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鸟的问题应该很容易就能够解决了，不过据流星说天华族人比他们更难以接近。

我十分高兴，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在向翼族人问明路线后，我带着鸟向他们所说的地方走了过去。

一路无事，我和鸟走得很快，仅用了十天的时间就走到了他们所说的地方，在那里果然有着很多奇奇怪怪的物事。不过我和鸟走得却十分顺利，并没有被流星所说的让人流泪和咳嗽的雾气喷出和炫目的白光击打在身上，让我们瘫软。

我和鸟走到了这些怪东西所围绕的一个建筑物前。

这是一个奇怪的建筑物，方方正正，还开了许多小孔，小孔上有一种可以反光的但却是透明的东西，是什么呢？对了，一定是冰，他们用冰来遮挡住外面的寒风，真是了不起啊。

我定了定神，大声地问有没有人。

一个巨大的声音响了起来，在我们的头上回旋，象是雷一样在响。

那居然是纯正的本族语言，大概意思就是让我们放下武器再进去。

我想，如果他们要想对我们怎么样的话，可能我们是没有什么机会反抗的，只要能够救到鸟，怎么也没有关系。

我带着鸟，根据声音的指导，从建筑物的一个奇怪开口走了进去，后来我知道了那叫门，走过一个长和的通道时，忽然从顶部喷出一阵水来淋在我和鸟身上，着实把我和鸟吓了一跳，接着又走过了一个紫光萦绕的通道。

在一个非常大的屋里，我们停了下来，没有人。

“安德烈 5 号，你终于回来了……”声音又开始说话了，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但是感觉却近在咫尺。

安德烈？5号？我看了看鸟，很迷惑。

“你是我们生产的安德烈型生化人，在长久以来，我们就用你这样的生化人对自然生态进行考察和维护，在你靠近我们的力场之后，主系统对你的

能量异于常人十分奇怪，经过检测后发现你的 DNA 链是人工修复的，确定你就是我们失落的 5 号生化人，可能由于某个事故你忘记了你自己的职责，现在我将会运行强自修复程序重新启动你的副脑……”

声音唠唠叨叨不知在说些什么，而火把也和我一样不知所以。

一阵晕眩，我眼前一黑，脑中轰地一下，仿佛是炸开了一样，我昏了过去。

信息：副脑重新启动成功。

信息：错误，副脑无法取得生化系统主控权，重试？继续？忽略？

该醒了，我想，于是我醒了过来，一个地球上的原始人站在我身边，哦，我想起了，我的主脑 曾经以一个叫河的原始人的身份和她在同一个部落生活过，我怎么会和他们一起生活呢？我记起了，我曾经经历过一场事故，那是我的主体未生长完全的时候，那是一个怎样的事故呢？我的头剧烈地疼痛起来。

对了，我叫河，这次我们是来寻找天华族的人为鸟医治的，鸟现在已经忘记我是谁了，我心爱的鸟啊，我鼻子一酸。

信息：警告！主脑电波过强，无法控制，副脑无法取得生化系统主控权。

信息：生化系统能量系统检测通过。

信息：生化系统副脑检测通过。

信息：生化系统存储系统检测通过。

信息：生化系统网络系统检测通过。

……

“5 号，你应该忘记你原始人的身份，快记起你的天职吧……”声音又响了起来。

是的，我的身份是为主系统对自然生态进行考察的生化人，不能干涉自然的进化，而枷连族已经进化到奴隶制社会了，唉，那些可怜的部落还仍然在母系氏族的程度，怪不得会被枷连族侵略。

“5 号，你的主脑和副脑由于事故已经完全分离了，警告，生化控制系统副脑区将在 30 秒钟内崩溃，控制系统副脑区将在 30 秒钟内崩溃……”

信息：错误！生化系统自动选择主脑主控模式。

信息：生化系统重建成功。

我感到我的脑中嗒地一下轻响，我明白了，一定是主脑取得了系统主控权。

我现在不再是原来的河了，而是拥有 5 号生化人的智慧和体能的河，也可以说是拥有河的情感及思维的 5 号生化人，我忘记了河的无知，同时也抛弃了 5 号生化人的无情。

“警告，主系统运行过载，警告，主系统运行过载……”

真好笑，一定是主系统想强制改变安德烈 5 号的系统控制功能 - - 也就是重新改为副脑的主控功能，结果却失败了。

算了，作为上一轮文明的遗民，我倒底应不应该遵守进化的守则呢，进化的过程必然是新的社会制度替代旧的，但这样是否又太残酷了些？

但是上一轮文明不就是一边进化一边忙于对自然进行破坏，最后让整个世界陷进了核子危机、生化危机、环境危机……数不清的危机中么，如果象这样进化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人类的自身毁灭，这可能也是物极必反吧，那么进化还有什么意义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基地里乱哄哄的，人不知从哪里都钻出来了，忙着对系统进行维护，无暇顾及我和鸟，我和鸟乘机沿着原路走了回来，不过这次没有被紫外线照射和被淋浴喷到，想必是失灵了吧？

我知道基地是不会支持我的，那么我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通过网络系统的功能，我成功地联系上了监测卫星，看到了枷连族的部队，正向我族进军，有一万三千人，带领大军的就是那个丑怪的镜子，我苦笑了一下，这未免也太小题大作吧，对付一个战力不到两千的民族，用得着派那么多的军队么？枷连族军队已经接近部落了，部落危在旦夕，我和鸟该怎么办呢？

先不管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鸟的问题解决了。

通过对副脑中储存的资料的查询，我找到了医治鸟的办法。

我抱着鸟坐在地上，静静地等着她醒过来。副脑中的资料显示在服用所调配的药后，鸟会昏睡一段时间。

鸟的眼睛睁开了，因为阳光的原因，她伸出一只手挡在了眼前，她打了个呵欠，看见躺在我怀中，绽开了笑容，好像是一朵小花慢慢地开放。

“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和你变成了鸟在天上飞……”鸟说。

“你不用做梦了，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直到老死的……”我柔声说。

鸟眼神迷朦，“唉，你说话怎么变得这么动听了呢？你原来老像个木头人似的……”

我想大概是副脑的作用吧。

我运用空间转换把我和鸟移到了翼族人部落，在能量重组时，差点把鸟的腿接到了肩膀上，我偷偷看了看鸟，还好，没有什么异样的，不过就是脸色有点难看，想必她又晕了吧？她呆呆地看了看四周，才发现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方，下巴几乎砸到脚背。

部落中的人们正在忙碌着，看到我和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也十分惊讶，都停下了手时的活计。

流星听说我和鸟出现了，连忙找到我们，对我们说：“你们可回来了？小鸟的问题解决了？唉，听说枷连人对你们的部落很是光火，说不定会马上攻打你们的部落，你打算怎么办？你这会儿赶回去来得及么？”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消息又闭塞，交通也极不方便。

我淡淡一笑，说道：“没有关系，我自有办法，我打算回部落一次，鸟可不可以暂住在你们这里？”

“你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鸟的脸色变得苍白。

“太危险了，我……”我解释道。

“你要是一个人走，我就死……”鸟坚决地说。

“你也知道很危险，我会让你一个人去冒险么……，要死我们两人一起死。”鸟悠悠地说道。

我知道下定了决心和我同生共死，于是也就不再坚持，答应带她一起回去。

我再次使用了空间转换，到了部落后，我才发现其实枷连军已经开始进攻了。

族长虽然软弱，但到这时也只能让族人们拿起武器抵抗枷连军的攻打。

枷连大军像巨大的车轮一样压了过来，他们在准备不知是第三次还是第

四次冲击；大多数的战士都负了伤，可用的箭矢、火器已基本上消耗殆尽了。

该怎么办呢？

族人们看到我和鸟的出现，都十分惊讶，他们想不通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的时候出现在这里，火把走了过来，他身上有很多处伤口，他苦笑着对我们说：“唉，你们还回来干什么，和大家一块死么？”

我微笑着不回答，脑子里却飞快地想着主意，手也没有闲着，我释放出体内的能量，能量在火把身上流转，火把伤口部位的细胞新陈代谢加快了数十倍，顷刻间伤口痊愈了。火把吃惊地看着我，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是无法想像这样事情的。

时间不多了，我仍然未想出合适的办法。

我刚到部落时就尝试过调用攻击系统中的异能攻击敌军了。

可信息显示违背进化第一的原则，拒绝执行。

副脑中有用的信息显示，擒贼先擒王，可以先把敌军首领抓住，以拖延时间。

对，这可以说是个办法，我毫不犹豫，再次使用空间转换，突地出现在镜子面前，镜子大吃一惊，挥矛向我刺来，我轻轻一闪，一把揪住他，又移回了部落。

我和鸟火把三个人逼他走上了高台，要他让军队后退。

镜子狞笑起来，“你以为抓住我就能阻挡我们大军的进攻么，告诉你，这次王子亲自带兵来攻打你们的部落，对你们的部落是志在必得，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就无功而返的，放了我，我会求王子饶你们一命的……”

我们三人都吃了一惊，没想到这次枷连族的王子竟然亲自来了，那我们抓住镜子也是没有太大作用的了。

此时忽然杀声震耳，我开始想办法，没有人能听见他说什么，鸟和火把也不知所措，镜子惨叫起来，我一惊，回头看镜子，他看着自己的胸口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来，他的胸口插着一支箭，原来是流矢误伤了他。

军队已经攻进部落了。

我没有想到枷连王子竟然一点都不顾及自己军队的将领在我们手里便强行进攻，一时间喊杀声、武器的挥动声、投石机的轰鸣声大作，整个部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敌人象车轮一样向着部落的阵营辗了过来，而部落的抵抗在敌人的大军面前更是显得无力。

火把着急地对我说：“河，快想办法把枷连王子抓过来啊……”

我也急，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但已无法运行各种辅助性的异能了，怎么回事？

我启动了生化系统自检程序，进行查询后，得到的结果是：系统资源严重不足、能量不足、无后备资源，无法进行大能量活动操作。

我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怎么办？

我再次查询有什么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能量。

得到的结果是：能量催生程序，在短时间内使新陈代谢加快数百倍的同时可得到巨大的能量，但对生化系统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此操作可能使大部分细胞衰老而造成一些重要器官死亡的后果，由此有可能生导致化系统的崩溃；生化系统主体死亡机率：95%。

怎么会是这样的？

眼看着自己的族人和战友们连连倒下，火把红了眼，他准备跳下高台，

和枷连人拚命，我一把抓住了他，并在同时，把一些信息传到了火把的脑内。

这是一个耗费能量极少的异能，其实也是一种心灵感应。

火把一定很奇怪怎么会忽然有我的想法在他的心里面出现，他对我所传过去的信息显然并不太明白，我决定冒险执行这个能量催生程序。

生化系统开始执行我的命令了。

停止：警告！此命令最终可能导致生化系统主体结构崩溃，主体存活机率：5%.....，执行？

再次停止：警告！此命令最终可能导致生化系统主体结构崩溃，主体存活机率：5%.....，执行？

还是停止：警告！此命令最终可能导致生化系统主体结构崩溃，主体存活机率：5%.....，此此次命令执行后不可逆转，执行？

这是一个相当于自毁的命令，副脑不停地发出警告。

能量在我身上聚集，我的身体迅速地衰老了，能量不停地膨胀，我的头发在由黑变灰，由灰变白，我以预支生命的方式来获得能量。

我的皮肤在干枯、肌肉在萎缩，我无力再拿着手中的武器了，长矛从我的手中滑落了下来。

能量场在往我的四周扩散着。

时间不多了，我的能量场无法再扩散了，此时我的身体极度疲乏，但能量却极充沛。

锁定能量场后，我选定了能量场中所有生物，物质分解转为能量，移动。

能量重组，物质化。

大势已去，我把力场内所有人移到了战场之外的远处，这里距离部落大概四天路程，在进化的力量面前，我的力量显得太渺小了，我能做到的也就只有那么多了。

此时大概是那 5%的机率起了作用，我的衰老竟然停止了下來，但我的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了。

劫后余生的人们都拥在一起痛哭起来，获救的人是极少数，大概七八人，镜子也在其中。

乌注意到了我的变化，我想，大概这时的我象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吧？她会怎么想呢？在她的心里我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只不过很厉害的什么怪物？

火把把怒气冲冲地一把揪起镜子，镜子冷冷地看着他，喘着粗气，他的箭伤很重。

火把把镜子重重地搽在地上，转头对我说：“你有本事救我们为什么不把大家都救出来.....”

我不知道如何给他解释，我说给他听，他能理解么？

火把一把抓住我胸前的衣襟，几乎是哭着对我吼道：“你为什么要救我！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全部都在那里.....，你干么不让他们和我死在一块？！”

乌流着泪对火把说：“河已经尽力了，我们不是枷连族的对手，如果河可以把整个埃菲族救到的话，他就是神，不再是河了.....，你没见他已经变成这样了么？”

火把一呆，颓然放松了双手，蹲在地上，号陶痛哭起来。

我们心里十分难过，因为不能阻挡自己部落被毁灭的命运。

正在这时，乌一声轻呼倒了下來，从她的胸口突出了一只箭尖，原来镜

子挣扎着把拔出来的箭刺在了鸟的身上，大家看到镜子倒在地上，都以为他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被他麻痹了。

我一声大喊，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抱住了鸟，鸟咳嗽着，鸟的伤极重，这一箭把她的左边的肺也刺穿了。

鸟每咳嗽一下，嘴里都会涌出一些鲜血，她的眼泪慢慢从眼里滑落，她的无助地看着我，无法说出话来，但她的眼神却分明在对我说不愿离开我，她那柔软的身体在我的怀中痛苦地颤抖着。

那边火把用长矛把镜子钉在了地上，镜子拼命地扭曲着，却上气不接下气地狂笑着。

我抱着她，不知所措，想起了前人曾经说的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的话来，我为什么不当时就把镜子杀死，这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啊。

火把抢了过来，推开了围着的众人。

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我鸟有没有救，火把也在问。

我也在问自己，鸟有救么？

如果我有哪怕还剩下极少的一些能量，我都能够救鸟，但我现在还有剩余的能量么？

没有。

如果我有哪怕半天的时间休息，我都能够聚集一些能量，但鸟现在还能支持半天么？

不能。

鸟奄奄一息，从的情况来看，哪怕是半个小时她也支持不了了。

我如同风中残烛的身体是无法再进行能量催生术的，如果要强制运行的话，我就必死无疑了，关键是跟根本无法确定我的身体会不会在正在运行的时候就因无法承受而死了，死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鸟死了之后，我一个人苟延残喘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该怎么办呢？

难道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生命都无法保护？！

我决定不管情况如何，我要再运行一次能量催生术。

此时，副脑显示出了一些信息：

此操作是在短时间内使新陈代谢加快数百倍的同时可能得到大量的能量，但生化系统主体已无法负荷此操作的进行，生化系统主体死亡机率：135%，得到能量的机率：25%。

没有关系，最多不过就是两人死在一起，我一定要赌一赌。

生化系统开始执行我的命令了。

停止：警告！此命令最终导致生化系统主体结构崩溃，主体存活机率：0，拒绝执行。

仍然是停止：警告！此命令最终导致生化系统主体结构崩溃，主体存活机率：0，执行？

还是停止：警告！此命令最终导致生化系统主体结构崩溃，主体存活机率：0，此命令执行后不可逆转，执行？

能量象游丝一样慢慢地积累起来了。

而这些少得可怜的能量又慢慢地往鸟的身体里注入。

鸟的脸色仿佛开始恢复红润了，而我的眼前变得一片模糊，我不能确定鸟是否在恢复中，但我能感觉鸟那柔软的身体变得十分温暖。

真冷啊，不管我会怎样，我的生命融入了鸟的身体中，我和她再也不会分开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信息：错误！生化系统能量催生程序执行中断！

信息：自动关闭生化系统能量系统部分。

警告：能量严重不足！

警告：能量严重不足！

警告：能量严重不足！

.....

系统命令：启动备用能量以保持最低能耗。

警告：启动备用能量失败！无备用能量！

警告：启动备用能量失败！无备用能量！

警告：启动备用能量失败！无备用能量！

信息：为维持生化系统主体存活，系统将自动关闭能量耗费单位。

系统命令：关闭生化系统数据储存部分。

信息：无法维持最低能耗！

系统命令：关闭生化系统副脑部分。

信息：无法维持最低能耗！

警告：能量不足以维持最低能耗！

警告：能量不足以维持最低能耗！

警告：能量不足以维持最低能耗！

系统命令：发送资料回主系统。

.....

信息：自动关闭生化系统网络系统。

信息：自动关闭生化系统主体部分。

信息：安德烈 5 号生化人已废损.....

.....

累极了，我想我要睡着了，火把一生之中一定会好好地关爱鸟吧？因为火把也很喜欢鸟啊。

脑中仿佛嗒地轻响了一下，我就像化做了一只小鸟在天空中飞翔，轻飘飘地毫不受力，能量终于消耗殆尽？

在这之后是无穷无尽的黑暗.....

四叶苜蓿

如果发现四叶苜蓿的话，

能变得幸福。

可是呢，

是秘密喔！

苜蓿的白色的花，

开在那里呢？它的叶子有几片呢？四叶的苜蓿虽然你想得到幸福，

你却无法如此。

“我拒绝！”一个男子很不高兴的说着：“我已经不是军人了，没有接受政府命令的理由！”“理由是有啊！”

一个老婆婆，身披着刻功精细的斗篷，和蔼地说：

“你在军法会议时有几次承诺……刻在手心啊！”“对我真是”温柔”啊！”
男子讽刺地推了推脸上眼镜。

“要再审议一次来修正判决的结果也是可以唷！”

这是威胁吗？”

“如果你要这么想也是可以的。”“婆婆，不，纮将军——”

“是你的话，无论要几个工作人员都有……”

婆婆面露微笑，闭着眼睛搜索着记忆库。

“你在第六次的军法会议上答应了。因为让老人的寿命减

短了，所以无论何时，只要是委托我的事都不会拒绝！”

“这是几年前的话啊！用记忆映像来给我看看啊！”男子像是不
甘心的大孩子，耍赖地说着。

“琉·F·和彦”

“用我以前的名字叫了啊！”和彦板起脸，严肃起来了。

“这件事只有你能完成！”“……〔魔导师〕所做的判断吗？看来推不掉了。”和彦叹了口气，走

向前。

“伸出手来，给你印记。”

“……是机密事项吗？可以吗？交给民间的人……”和彦有点担心地问
着。

“即使没有给你暗示，我相信你也不会漏出去的”

和彦的手和婆婆的掌心相对，电路般的东西在之间传输……一个叶
脉纹路般的东西成形绿叶？“这是通行证？暗号？”和彦注视着手上的
叶子印记。

“是这次的工作所必要的，工作结束的话就会消失”“要我做什么？”“有
希望你护送的东西”

和彦抽着烟，走在热闹的未来城市夜景中，回想着和婆婆的对话。

在熙攘的人群中，他看着手上的叶子印记。

街旁的电视墙上，一位有着精灵翅膀的女子不停地唱着……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

想和你一起得到幸福

-森林中小小的羽翼-

和彦走到一个如笼子般铁门前，脱掉手套，将手放在门前的一个识
别器上。“哔-”识别器启动。

门循着地上半圆的轨迹而开。

“欢迎光临”一只兔子人形穿着十六世纪的礼服迎接：

“收到纮大人的指示要招待您。”和彦随着它穿过一个中庭，庭院由铁丝
组成，在庭中穿梭、来往的

人长相都很“动物”，穿着十六、十七世纪的礼服，很有童话的调
调。

〔好像有很重要的东西隐藏在里面〕

〔那个东西是最新式的杀人兵器〕兔子人形停在一个门前，转身对着和

彦说：“手”，它指着门旁的一

个识别器。

和彦将手放上，门开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超大型的鸟笼，其中有树，一个少女坐在枝桠上正唱着歌，身旁伴着和她一样有着机械翅膀的鸟儿。

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

想和你一起得到幸福

想成为你的幸福少女飞舞起来了，忽然，她睁开眼，发现了在一旁注视着她的和

彦，“你是……”

她落了下来，握着和彦的手，看他的叶子印记。

“来带我离开的人？”

-歌唱的少女-

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

所以

带着我

带着我到远方去散乱一地的报表，

萤幕中有着精灵翅膀的女子歌唱着。

“可爱的孩子呢！”和彦大刺刺地坐在沙发上，一名少年端着茶盘说着。

女孩正兴致勃勃地端详着桌上精灵翅膀女子的雕像。

“兴趣改变了啊！”

“不是不喜欢孩子的吗？”少年边倒着热腾腾地红茶，边说着。

“是犯罪哦！”

“再说一次看看！”

这时，一个身着军服，带着墨镜的人站在和彦身後，低着头不高兴地看着和彦（你敢对我的人凶？！）

“总是犯罪的人是你吧！银月！”和彦咧着嘴，转头指着银月嘲弄。

“银月带我来时引起有恋童癖的流言。”少年正经地说。

和彦低下头，有点强词夺理：“二年前的蓝还是个小鬼。”

“比起那个孩子已经是大人了。”蓝微笑地说。

“那是谁？”银月背对着少女，面无表情地问。

少女纯真的凝视着雕像，安静地听着歌，银月和和彦聊了起来。

“叫做蓓，姓什麼不知道。”

“是纒婆婆的委托？”

“纒将军吗？”银月略侧身看向蓓。

“首先将那孩子送到她想去的地方。”

“那里？”不在这里，要去何方我也不知道，那孩子好像知道的样子。”

“用正规的方法是很难顺利出境的。”

“所以，要拜托蓝。”

蓝听到提到他的名字回头。(哇~回眸一笑百媚生)

“喂！”银月转头叫着。

“没问题，这件事交给我。”蓝轻轻地说着。

“银月是中佐之中领着高薪的，赚那么多钱要拿来做什么？”

和彦闪动着“无辜”的眼神纯真的问。

“老年的储蓄金”一手接着蓝递来的红茶，简洁地回答。

“想再听一次吗？”蓝将红茶端给蓓，亲切地说。

“嗯”

蓝指着雕像之下类似时钟的东西，教她如何使用。

不一会，音乐前奏响起，蓓也跟着唱起来：带着

我解不开的魔法

无止尽的吻

醒不来的梦

不会消失的幸福带着我

想变得幸福

-鸟笼-

“到〔妖精游乐园〕去”蓓往前指着。

“那个荒废的游乐园吗？”是移动装置，蓝改造的呢！“只见蓝带着眼罩似的机械装置。

“这个啊，不像〔近距离转送装置〕有距离的限制，比〔瞬间转送装置〕还要快呢！”和彦对蓓说明，他们站在四方形的铁笼子内……

四周无数的电线散落在地上，“没用过你说的这些东西”蓓直视着和彦。

“那里来的乡下女孩啊！”“这是军方开发的兵器召唤装置”银月说着，交给和彦一个圆形的

像徽章的东西。

“什么嘛！还交给民间的人”

“纮将军交待的”

“很好用”#

和彦笑着“只用右手就够了”

银月不发一词。

“那，我收下了”和彦接过徽章。

蓝的手上连接着电脑回路，两手间出现了一个正方体，分成叁等分的垂直旋转，不断地改变组合、拆解、合并，移动装置成菱形地漂浮起来，和彦和蓓从肢体末端开始如绷带般分解。

“握着！”在完全消失之前，蓓略感不安的眼望向和彦，和彦於是牵起蓓的手。

这时，转送装置忽然“锵-”地崩毁

“被干扰了！”蓝手中的正方体扭曲

银月连忙靠向蓝问“那两人落到那里了？”

“我现在正在找——”

“是那一个家伙破坏的”银月非常不爽。

“我同时也在搜查着”蓝调整眼罩说。

然後，他抓着银月的手，脱下眼罩，由银月协助地站了起来。
“是那个孩子”带着
除了这里的任何地方
带着
我解不开的魔法
无止尽的吻
醒不来的梦
不会消失的幸福在一阵光中，精灵翅膀女子的背影，尽剩叶脉的叶子〔绿叶？〕，
蓓的机械翅膀，手上的环，和机械鸟的影像一一飞掠过……带着我叁片
尽有叶脉的叶子交缠
[那个叶子是蓓吗？]
少女歌唱着：想变得幸福

-迷路-

紧连在一起的建筑有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广告牌，道路的两边牵起了一条条绳子，挂着半新不旧的衣服，有种零乱，热闹的感觉。
“目的地吗？”
蓓跌坐在和彦身旁，和彦撑起身来看向四周——充满着杂物，好像垃圾堆的样子——角落——好像隐藏了不少人，看到这两个不速之客带着敌意
地向他们围拢。
啧！到底是怎麼回事！
露出了那个“兵器召唤装置”只见和彦左手护着蓓并迅速地将右手幻化成超大羽翼形的屏障，挡住了突如其来的攻击，蓓呆楞楞地看着和彦的右手转眼间又幻成了长矛，进而反击，这时，一只手悄悄地从蓓的身後靠近，在抓住蓓的肩的同时就被和彦给斩断。
没事吧！
嗯！
为什麼一来就被攻击？”和彦带着蓓在巷道间奔逃，脚步声回响在无人的巷内，
“不好意思，会重吗？”和彦问着抱着行李箱跑的蓓：
“……”
“右手”没有，是义肢”和彦一边侦防，一边回答，手上的长矛却在这个时候
回复：
“果然拿军用兵器出来是错的。”电波并不安定的说。
一根棍子抵住了和彦的後颈，和彦举起双手投降，
他突然转身格开棍子……却发现四周不知何时已围满了人群，人们手上的棍子正对着他们。
和彦的手搭上了蓓的肩，蓓看向他，只见和彦一脸地严肃，正视前方，蓓於是轻含着笑，偎向了和彦。

-猫-不想来而来了，这不是理由吧！”一个留西瓜头的小男孩，身着中国服，戴着如夜视镜的东西，微笑地说着。

“对了！”

“那麽，打算去那里啊？”他坐在一个浮在空中如幽浮的圆型椅子上，一个女孩梳着两个包包，站在他身旁。

“……”

“不想回答吗？”小男孩略感困惑。

“在去约会之前是我们两人的秘密啦！”和彦双手被反绑地坐在地上。

“约会？”菡疑惑（什麼意思啊？）

“你的对象好像不了解的样子呢！”一只耳朵外翻的猫，直视着。猫，喜欢吗？”

“嗯！是真的猫呢！”菡纯真的说，她的手也被铐着

小男孩皱了眉头说“真的猫是很贵重的，为了不被偷，将它拟态来愚弄别人，没想到被你发现了。”

“了解了”

“喵——”菡学猫叫，

“喵——”那只猫回础p-收音机-在查清楚身份之前，就留在这里吧！”

“我有急事耶！”和彦叫着，在两叁个人的看守下，

“桃花，带路”一个房间

铁的门，和床，床单半掉在地上。

“厚达5公分的防御墙，当然，门是锁着的”

“主张扶弱济贫，〔小猫〕的首领是小孩的传言好像是真的啊！”

“跑到〔小猫〕的地盘上，看来这里已经是边境了”

“边境？”

“在国界附近，靠近我们这边的地方”和彦比着手势说明，

“果真是无知呢！”和彦坐在床上一手撑着下巴觉得很希奇地说着，

“啊！”菡发现了一台收音机。

她弹开开关：想变得幸福

她坐在掉到地板的床单上，手放在膝盖，对着收音机就这麽唱了起来：

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

想和你一起变得幸福

想变成你的幸福和彦鼓掌叫好，

菡却吃惊地回过头来。

“觉得很好所以拍手，不喜欢吗？”

“因为第一次受到鼓掌”

“我想也是，在那个建筑中没有人类吧！”

“嗯”

“只有人形？”

“嗯”

“生下来之後，一直在那个地方吗？”

“……”

“谁带你去那里的呢？”

“不是”

蓓略哀伤地看向了别处，

“是我自己要去那里的”带着

除了这里的任何地方

带着

我解不开的魔法

无止尽的吻

醒不来的梦

不会消失的幸福[蓝的工作从没失误过]

[到底是谁干扰了呢？]

蓓听着收音机听到睡着了，倚在墙边

[只有干扰而已，有这个必要吗？]

和彦将蓓抱到床上，心中想着

[对这个孩子]

他注视着沈睡中的蓓

刚开始向我们袭击的那些家伙们

是拿着外国的手动雷射枪

[果然，和军方有关，都是那个老婆婆]和彦注视着手上的标织

[和他八字完全不合的家伙的国家]

-迹-

“依然很有精神呢！”

一个男人注视着萤幕中保护着蓓和人战斗的和彦说着

“可是啊，”他轻触着萤幕上和彦的脸

“这是我军新开发出来的作品呢！”他移近萤幕轻笑

“使用了兵器召唤装置後的讯息可以被追踪到喔！”

萤幕上出现了中国街的景象，和彦他们所在的地方。

“现在，出发吧！”

“〔王子殿下〕”他立在一群戴着防毒面具，手拿雷射枪的士兵之中发出了命令-借-

蓓自沈睡中醒来唷！”都没有睡吗？工作中的缘故”您都在老婆婆那做些什麼工作呢？”什麼都做啊！护送人倒是第一次”

“那个人呢？”

“送我们到这来的那一个”

“蓝吗？”

“他是银月的同居人，从两年前开始的”

“……真好呢！”蓓羡慕地轻喃，眼神却带着悲伤这时门突然开启“你的真实身份已经知道了”小男孩〔坐〕在门口说着

“真快呢！”

“因为〔琉．和彦〕是在里界限中很有名的人物”

和彦将蓓拉到他身後“是客人吗？”

“你们好像有目的的样子 ”
“有客人来访，是你的对手 ” 桃花将行李箱和和彦的大衣交还给了菘
“请从後门回去 ”
“为何不将我们交出去？ ”
“被我们的人抓住时为什么不使用你右手的武器呢？ ”
小男孩笑着反问
“那些家伙并没有杀气 ”
“这就是你们侵入到我们的地盘而只有被抓起来的原因 ”
“不做无谓的杀戮 ”
“和传闻中的一样呢！”
“归还先前暂借的 ” 小男孩对着正穿上大衣的和彦说
“喵 - ” 小猫在菘的脚边摩蹭
“喵 - ” 菘弯下腰向小猫回答-花-
“道别完了 ”
“桃花带路吧！” 他们自地下道口出来，回到原先到达的废弃物堆
“咚 - ” 他们身後的建筑物倒塌
和彦大吃一惊，要跑向前时，桃花递了一小截开着桃花的枝桠给和彦，阻止了他的动作
“约会继续喔！” 桃花微笑着
她将花交给了菘，转身跑向了因倒塌而迷漫着的烟雾里
“走吧！” 和彦深深地凝望她消失的方向一眼，转身搭着菘的肩往另一个方向离去在废弃物堆中，一个坏掉的萤幕忽然出现影像，那个精灵翅膀的女
子歌唱着。
嘶.....
嘶嘶.....
任.....
· 何处.....
带着
除了这里以外的
任何地方带着我鸟儿们吟唱着
听不懂的诗
即使有着翅膀
也无法回到空中独自一个人
无法前往的地方所以
带着
除了这里的任何地方想和你一起得到幸福 想成为你的幸福

-会议-

“敌军开始动作了 ”
“无论情报如何地被隐藏，必定会泄漏出去，尤其是越重要的..... ”
一个额上有叁瓣花纹的老者，平静地说着。
“那个男人没关系吗？” 一个戴着义眼的中年男子，身着军服质疑 “ 确

“什麼？”
“很多事”
“现在想知道吗？”
“现在，还不想”带着我“可以知道您的事吗？”菡提出了询问
“知道了要做什麼呢？”
“只是想知道”
和彦张大了眼睛
“有条件喔”
“不要叫我〔您〕”和彦无奈地说
“好像又回到当兵时的样子，令人不愉快”
“你喜欢别人怎麼叫呢？”
“那”想变得幸福和彦”

-豹-

和彦和菡步下了飞船，身後却传来了一个人的问候
“好久不见了呢。〔王子殿下〕”
“不要叫我这个名字”和彦充满敌意的回头“ ”
“〔王子殿下〕，那麼有精神又可爱的你很适合这样叫啊！”
“好不容易从〔小猫〕那出来呢，部队几乎都陷在那了”
“一直都知道我们会来这里”
“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追踪了”
“……因为王子殿和公主殿都很引人注目，出乎意料的简单呢！”
“特别谍报部的你会出来很不得了！”在人群中他们两人对话着
“为了已经退役的我”
“第军想要那个女孩”
“而我个人想和好久不见的王子殿下玩玩”
“光明正大地藉机”“这个孩子是我在保护的”和彦警戒地将菡拥着
“来自魔导师们”
“最高评议会的长老们，被称做〔魔导师〕的，很聪明嘛！”
“这个国家的〔反面〕全部是由这些老人们掌握着呢”
“如果一对一的话，我可以接受”和彦露出挑战的眼光
“这里吗？”
“是傻瓜吗决定在小巷里”
“在这里我是不介意啦”他笑着眯起眼
“我也不介意”
“不想给一般人添麻烦吗？”
“果真变了呢！”
“王子殿下”-小巷里-
“接到信号的话，往东跑”和彦将行李交给菡
“嗯”
“我无论如何也会逃走的”
菡担心地看着和彦脱掉手套
“能再和你玩真是高兴啊”他双手各握着有握把的棍子

“和白豹玩过的家伙谁也没活着吗？”和彦右手幻化成剑

“你真讨人厌呢”

两人都摆好了招式，打了起来“你的右手”

“摆饰在我的卧房呢”

“每天都放在床头，很可爱喔！”一次进攻时白豹对着和彦说

“感觉如何啊？”

和彦用力一挥，剑气将白豹的脸颊划破

“真的很可爱呢！”白豹用姆指擦去血迹“王子殿下”

这时，忽然自旁边出现两个士兵抓住菫

和彦吃惊地回头望，白豹趁他分心时攻击，将和彦压倒在地上，手上的兵器交叉地刺向了和彦，和彦即时地挡住了。

“果然是卑鄙的家伙”

“我是说过和你一对一的啊”

“可没和那个女孩的对手约定”

和彦一咬牙，将手上的长剑转换成雷射枪，将抓住菫的两名士兵解决，不可避免地，白豹的兵器刺穿了和彦的左胸

菫呆住了

“走！”

“快跑！”和彦对着菫大声地喊着

这时，在菫身後又出现了一个士兵的人影，缓缓地接近了菫……

在危急的关头，一把刀从士兵的背後穿过*

-伤痕-

倒下的士兵身後拿着刀的是……银月”那……”我怎麼会睡着了
上盖着染血的大衣，疑惑着问，他身上的伤口已经被处理过，贴起来了

菫担心地坐在和彦身旁

“ 的两手刀对神经造成冲击的缘故”

“那个变态家伙”和彦坐起身愤愤地说

“敌人呢？”

“撤退了”

“总算找到了你们的所在地”

“蓝发现的”“我很讨厌止痛药的味道”

银月交给了和彦一小罐药就离开了

“可是，还是要喝”

和彦皱眉地盯着手上的药看了一会，不甘愿的一口饮尽“为何不逃呢？”
喝了药後，和彦问坐在一旁的菫

“不想走”

“那个”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

“不想离开”

“好像有谁说过同样的台词”和彦无可奈何地对菫笑着“不可以说这样

的话吗？”

“不是的”

菡盯着和彦赤裸的胸膛

指着伤口问

“会痛吗？”

“不，喝了难喝的药了”

“这个痕迹是*”菡轻触和彦肩上的疤痕

“以前的伤”

菡的手指自和彦的肩上一路往下滑，到了胸前

“到这个里面吗？”菡仰头问着

和彦抓住了菡的手

“是啊！”银月又进来的时候，看到的景象是菡将行李箱递给了和彦

“要换衣服”

“你想看吗？”和彦问着菡

“不看比较好吗？”

“我会害羞”

於是菡走到了外头

和彦边穿着黑色上衣边问银月

“现在，在任务中吗？”

“为什麼这样想呢？”

“你在蓝工作很忙时总是不在家的”

“紧追着我的後面难道不是因为你现在很闲吗？”

“所以在还是你的副官时，我说过的话，到现在还是有效的哦！”

“银月”和彦顽皮地看着他

银月面无表情

和彦穿戴好之後，提着行李箱走了出去，和在外头等候的菡会合

菡紧跟在和彦之後，在临行前，银月递给了和彦一把钥匙

“到 正规的交通工具会被拦下来”

-歌-

车子，中古的

车内的收音机播出即时新闻：落霞红地区发生爆炸事件，现在禁止通行

和彦边驾驶着车子，边自语着：“是小猫吗？”

菡静静地端详着手上的一小截桃花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所以

带着

一直到远方

带着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带着

除了这里的

任何地方带着

我[随着车子的前进，收音机内的歌声一直持续着……]透的翅膀

交缠的手指
融化的身躯
相叠的心带着我想变得幸福 “ 不幸福吗？ ”
“为什麼？”
“喜欢这首歌的女人”
“是因为不幸福吧！”
“谁？”
“歌者”想和你一起变得幸福
想变成你的幸福 “ 恋人？”
“是想见的人”
“现在也？”想变得幸福 “ 不 ” 和彦微合了眼
“死了” “ 请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 ”
“* 织叶 ”
“听过那个人的歌的都很喜欢”
“织叶只演唱那首歌”
“你应该很清楚*” 比起你的过去
更想要你的未来 “ 我知道 ” 蓿略显悲伤
“一直在那个建 物也？” 将似乎中断的未来拉近
带着我 “ 现在不幸福 ”
“没有人带我去的关系”
“如果去的话，就会变幸福吗？”
蓿紧握着手上的桃枝
“不知道，不过” 想变得幸福 “ 能这样该有好哇！” - 不应该存在的 -
“他们两人已经搭准备好的车前往目的地了”
银月和犷将军通话，影像显现在银月的眼睛与墨镜之间
〔不只 想要那个孩子〕
〔就这样继续掩护他们〕
“琉注意到了”
〔对中佐的任务吗？〕
〔即使不是任务，你也会做同样的事吧！〕
〔恶运很强的男人，就这一次希望结局能如往常一样〕
〔所以，让他护送国家机密啊〕
〔蓿 比你所隐匿的那个少年多了一片“叶”〕
〔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存在的“四叶苜蓿”〕

-晚安- 房间中，和彦正将门，窗用细线张网
「你在做什麼？」
「为会突然闯入的失礼家伙们做的欢迎准备」和彦边 “ 布置 ” 着回答
「很漂亮的床呢！」蓿坐在床上端详着四周
「住便宜的旅馆很容易被袭击」
「高级的饭店，有保全人员，比较安全，可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那个家伙最擅长的就是偷袭了」 「总是要这样做才能睡吗？」 「不」
「因为这次的委托物很受欢迎的缘故」 「大家又不是因为喜欢才想要我的*」

蓓双手抱着膝黯淡地说和彦看着蓓，眼神复杂「那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沈默了一会，蓓开口问

「谁？」

「带着太阳眼镜的人」「刚帮助我们的」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

「入军队之后的孽缘啊」

「那个人这里*」蓓指着自己的头「银月的这里怎么了？」和彦凑近，指着自己的头问

「这个里面*」蓓仰着头，纯真的看着和彦

「坏了吗？」

「知道吗？」

「什么？」

「不知道的话就算了」蓓低下头，和彦满头的雾水「到目的地之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能睡就尽量睡吧！」

「你不睡吗？」蓓趴在床上撑起上半身向和彦问

「或许会有客人来……」和彦坐在另一张床的床沿

「一直一直都醒着吗？」

「工作的时候都使用"不眠药"，怕会打瞌睡呢！」

蓓听了坐了起来

「我醒着时，见不到任何人」

她皱着眉，悲伤地说「所以，睡的话……」

「喂喂」(克制一点啊！)

「这么激动啊！」

「这样地喜欢睡觉这件事啊！」

蓓走向了窗边

「睡着的话就可以忘记*」

窗外，织叶的雕像矗立着

「我是孤独的*」「我知道了」和彦按着蓓的肩

「睡饱了就和我换班」让她躺在床上，并替她盖上被子

蓓深深地看着和彦

「织叶死时，你伤心吗？」和彦楞了一下

「……」

「哭了吗？」

「……」

蓓闭起眼

「我死了的话一定会有人人为我哭泣的」

「为什么？」

「我是注定孤独的」

和彦握起蓓的手，蓓吃惊地张开了眼

「织叶的歌声很温柔呢」透的翅膀

交缠的手指

融化的身躯

相叠的心「这首歌常唱呢」带着我

想变得幸福想变得幸福「……和彦」

「晚安」和彦温柔地轻喃
菫逐渐地合起眼，进入梦乡和彦将一根如香烟大小的棒子往自己的脖子上按

「希望能在不眠药用完前到达『妖精游园地』啊！」和彦靠着墙自语
「孤独吗……」他看向自己手上的叶子印记-追踪-武装士兵们围绕着一辆吉普车「中佐出来了」一名士兵报告
「本来以为是以和彦做饵而将真正的兵器移走的战略！」
「秘色部队的银月的出现推翻了这个假设」「将原本抵挡我攻击的刀在一瞬间转而去解救人」
「所以我啊，最不喜欢银月中佐了，一点都不可爱」白豹衣服只穿一半，身上缠着绷带，
「这一点，和彦就可爱多了」他用姆指擦去被和彦划破脸颊的血迹
「都是和彦太可爱了才会不自觉的老是想欺负他呢」
他舔去了姆指上的血迹，期待地自语着
「王子殿下一定等得不耐烦了吧！」
「走吧！」-翅膀-「锵-」有人自窗户闯入
菫惊醒，和彦立刻挡在菫的身前「是敌人吧！」
「在专门招待政府高官的饭店内闹事不太好吧！」
侵入者面无表情的向和彦和菫攻击，和彦用枕头挡，一时之间，羽毛漫天飞舞，和彦趁此将右手幻化成长剑向前迎去
在和侵入者短刃相接的瞬间，长剑却消失了，回复了原来手的模样，和彦大吃一惊，闪避不及，胸前被划了一刀
和彦立即利用手中的线当武器，和侵入者交战，而那些侵入者却好像知道和彦手中的线的厉害般，一时不敢冒然向前……
「你们是我以前的同僚嘛！」侵入者仍然面无表情
「原来如此」和彦像是了解了什麼似的冷笑
「和这个国家的军方有关系的话，无论在这里引起多大的骚动都会被遮掩掉」
和彦和菫不知不觉地靠向了窗边
菫忽然大叫了声「和彦」
就抓起了和彦的手往窗外跳下，两人急速的往下坠落
这时一片，二片，菫的背後逐渐的组成了一对翅膀和彦张大了眼，任凭菫伸展开了的翅膀缓缓地降至地面
在着地的瞬间，菫将翅膀分解了……“牵”着和彦往前跑-白色 脱离-萤幕上的映像，消失成空白一片……
「刚要追踪呢！」
「回路完全被烧光了」白豹放下手中的萤幕，轻轻地笑着
「这是那位小姐的能力吗？」-相同可是也不同-『蓝！』 『蓝！』
蓝带着连接着电线的眼罩……一只手支着头，好像很难受似地，挣扎着将眼罩拿下

打开电视通讯，
「听到了」蓝坐在萤幕旁，垂着头说
萤幕传来银月的影像及声音
『用来追踪琉的兵器召唤的装置好像坏了的样子』
「不止是阿斯莱特」
『我知道』
『有关那个女孩的护送是议会的判断，可是』
「也有想独占那个孩子的“魔导师”」
『能找到他们两人吗？』
「能找到」蓝摸着左肩回答
「因为那个孩子和我一样是“苜蓿”」
「不，不一样」蓝的右手上方逐渐组成电子端线，往上延伸
「因为我是“叁叶”的」在耳边形成了有单边的镜片及麦克风的视听设备，
「可以外出」盘踞着蓝一半以上的头上
「可是“四叶的苜蓿”必定一直是孤独的」「已经知道了，那个孩子是“四叶苜蓿”」
「从和彦带她来时……」
「我不想让他们两人死掉」
『……我也是』-夜-
蓿牵着和彦跑至一栋大楼楼顶……
「谁也没有追来吧！」蓿回头望
和彦点了烟问「没有召唤装置也可以叫飞行器吗？」
「因为我是“苜蓿”」
「苜蓿？」两人并立在大楼边的网状护栏边，和彦疑惑地看着蓿
「“四叶苜蓿”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
想和你一起变得幸福」这样说来，这首歌的名字也叫做“苜蓿”想成为你的幸福「啧！坏了」和彦皱着眉，嘴上叼着一根烟看着右手不稳定的“兵器召唤装置”
「是那一边做的呢！这个国家的军制品呢还是他的敌手的关系……」「还是不听吗？」
「什麼？」
「“苜蓿”是什麼啊！」
「现在还不想听」
「对不起」蓿抓着和彦的大衣前襟
「什麼啊？」和彦有点莫名奇妙
「被我拖累了」
「这是我的工作啊」「和彦或许有着更冷酷的眼神」
「如果和我一起的话」
「果然，我是不能外出的」蓿抓着像蜂巢般的网壁悲伤地说着
和彦摸了摸蓿的头，转身走了开来
「你在做什麼？」
「借东西」

「银月给的车子在旅馆的停车场」和彦将某机械的电线拉扯，交缠，扭在一起

「虽然对这家伙不好意思，但只能找其他的交通工具罗」「要带我去吗？」

「我向来言而有信」带着

除了这里的

任何地方带着

我在笼中的鸟

不能飞的鸟

无法哭泣的鸟

孤单的鸟所以带着「哔！哔！」和彦调整着控制板

「噗噜噜～」一台有着翅膀的摩托车发动了，和彦带着坚定的微笑朝菘伸出了手想变得幸福……「听吧！」菘忽地双手紧握住和彦的手，霓虹灯将两人的背影投射得很长

「有关於我的事」

-关于我-他们乘坐着飞行物，翔於夜晚的都市上空，探照灯不停地往星空扫汤「“苜蓿”呢！」

「是对会使用“魔法”的孩子的称呼」「是超能力者吗？」

「不是」

「是“魔法使”喔」

和彦回过头来不可思议地看着菘背景是占了半页以上的英日字典……有关 CLOVER……的各种解释「知道“白色苜蓿计划”吗？」

「不」「十年前……政府从国内找出会使用“魔法”的孩子们，加以试验……」

「然後，魔力特别的强的孩子，给予“叁叶苜蓿”及“四叶苜蓿”的名字来教育」

「果然和军队也有关系」

「大概有几个人？」「“叁叶”最初有叁个人，已经死了一个人，现在是二个人」菘贴着和彦的背说「“四叶苜蓿”呢？」「只有我」

「所以不得不孤独」「在军中也有超能力者……」

「没有“魔法使”吧！」

「就我所知，有类似魔法使的超能力者……」

「所以纒婆婆才会是“魔导师”」

「最厉害的超能力者」

「在这个国家……胜过“魔导师”的家伙……」「“叁叶”的能力相当於集合“魔导师”5人左右的能力」「“四叶”呢？」和彦略侧过头「……」菘低头不语「所以，我是」

「孤独的」

-记忆-萤幕中，菘的影像出现：『想变得幸福』萤幕的两端接着纒将军的两鬓。

纾将军，睁开眼，喃喃自语：「那个孩子最初及最後的愿望」
「希望能帮她完成」-移动装置-忽然，几颗飞弹袭来，在附近炸开，
和彦回头，看到追兵们也驾驶着“空中摩托车”尾随在後
「果然还是被这些家伙追上了」他大叫「我啊！一旦迷恋上了可是会紧
追不舍的唷」巴鲁斯（ ）端坐在飞行器上
一手拿着雷射火枪微笑地说着和彦脱下右手的手套想反击，却发现右手
无法变形「碰～～!!」被·击·中·了.....
当他们渐渐地低飞，眼看就要被追上时，空中忽然出现，组成一个正方
体的铁笼
，将和彦及菘圈起，然後，他们消失在笼内，正方体扭曲、变形，消失.....
〔一阵光中，出现精灵的翅膀〕带着
除了这里的
任何地方〔叶脉纹路〕
是叶带着
我〔一、二，叁，四.....纠缠成四片〕
〔少女伸出双手〕四叶的苜蓿在笼中的鸟
不能飞的鸟
无法哭泣的鸟
孤单的鸟所以 带着〔少女的背影伸展着翅膀，想走出门外.....〕
〔蓦地，少女回头(啊！是菘呢!)，一只手伸出〕想·变·得·幸·福.....
〔风吹乱菘的发，犹疑地，她伸出手回应〕
〔两·手·紧·握.....〕-好不容易到达的地方-扭曲的空间回复
和彦和菘再度出现在空中「发生了什麼事了？」和彦吃惊地自语
「蓝把我们送到这里」菘瞧着四周回答「这里是那里啊？」平地中一座
游乐场耸立「是"妖精游园地"喔！」

**

噗.....

飞行器的翅膀撞到了摩天轮的避雷针.....冒出一阵烟雾-妖精游园地-菘
的背後组成翅膀飞起，和彦安然地站在地上朝正前方仰望

「来了唷」菘双手捧着巨大的精灵雕像的脸，亲吻着它的额头

「织叶」

回忆中，游乐场在夜晚发出光芒，织叶的歌声不停地缭绕想和你一起变
得幸福

想变成你的幸福

只要在你身旁就

幸福的我只是看到你的微笑就

幸福的我所以 带着除了这里的

任何地方带着我想变得

幸福「为什麼叫那个雕像"织叶"？」

「不像吗？」菘飞下来回问

「不像」「在我心中觉得织叶是这样的」

「看起来像妖精一般既温柔又美丽的织叶」只要在你身旁就

幸福的我只是看到你的微笑就
幸福的我所以 带着
除了这里的
任何地方「这首歌」藉双手贴在胸口闭起眼睛叙述「是我和织叶一起作的」

「……这怎麼说」

「对不起！骗了你」

「我和织叶说过话」

「因为可以听得到很远的声音」

「在起居室歌唱着既美丽又温柔的织叶的声音」

「感应到起居室的音乐播放吗？」

「即使不是公共电波，不管在那里，任何事，只要是转换成电波的，都能知道喔！」

藉飞在半空中解释

「这是四叶的能力吗？」

藉不语

「然後呢！和织叶通电话哦！」

「因为真的很喜欢织叶的歌声」

「可是用映像电话会被婆婆骂，所以只有声音」

「最初，织叶也想试试看只有电话的沟通」

「然後，通了几次电话後，我们就变成朋友了」

「我最初的朋友」

「织叶教了我很多很多事，关於外面，关於唱歌」

「关於恋人」「在谈到和彦时，织叶好像很幸福」

「可是……也有点寂寞的样子」「虽然真的很喜欢和彦，但也知道自己活不久了」

和彦露出难过的表情「所以，我们也一起做了这首歌-----『CLOVER』」
藉带着追忆的表情陈述只要在你身旁就

幸福的我只是看到你的微笑就

幸福的我所以 带着

想变得幸福巨大的电视墙，妖精不断的歌唱

「因为在很大的舞台上歌唱是织叶的梦想」

「这首歌就拜托婆婆发表」

「这个妖精是我想像中的织叶」

「由於没和她见过面」

「觉得织叶应该是这样的感觉的」

「可是，织叶已经死了」「虽然想听一个不是妖精的织叶歌唱」

「但我想歌已经无法流传了」

「可是，婆婆说」

「人类如果死了的话就会被遗忘，但歌却会被记忆并一直流传下去」

「织叶也说过不想被遗忘」

「所以，妖精们就代替她把歌流传下来」

「因此，这个妖精就成为织叶」「……这个是……谁的声音啊！」

「我和织叶」和彦吃惊的张大眼睛(飒：喂！有必要那麼惊讶吗？)「让

两人的声音合起来」

「实际上是想只有织叶一个人的声音的」织叶曾说过很喜欢游乐场」

「尤其是这个『妖精游园地』」

「所以，拜托婆婆在这里也作一个妖精的雕像」她希望有一天能叁人一起来这里」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所以，想让和彦带我来」菫转身面对着和彦说「……织叶已经不在」和彦略带悲伤的指出这一点

「在的唷」

「在这里」菫的手指向和彦的心

和彦握住菫的手，菫反将和彦的手拉近，贴着自己脸，微皱着眉地闭上了眼

**

-叁叶-『不用转送装置就传送他们吗？』银月透过映像电话问着蓝
蓝身上环绕着电线，正努力的操纵着手上的正方体

「……没有时间了」蓝不停地喘着气

「追着……他们两人……的家伙们……发现……传送的地点……了」蓝似乎很难受的样子，看来

耗掉不少力气

『在那？』

「“妖精游园地”」-心-「我到那里时是四岁」

和彦和菫坐在静止的旋转木马上

「亲人呢？」

「不知道父亲是谁」

「母亲在知道我会使用魔法时……最初很害怕」

「后来，很高兴“我的能力可以换钱”」

「母亲由“白花苜蓿计画”的人们那知道可以拿到钱」

「……连“再见”都不想听」

和彦露出抱歉的表情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做研究，实验……」

「可是，大家只是对我的“魔法”感兴趣而已」想变得幸福「因此，一直在想」想变得幸福「想和不因为我是魔法使而喜欢我的人一起来这里玩」想变成你的幸福

只要在你身旁就

幸福的我只是看到你的微笑就

幸福的我「喜欢」菫直直地看着和彦

和彦不敢相信的表情

「从织叶那听到你的事开始」

「就一直想和你见面」虽然直到和你见面，我仍不清楚」所以带着除了这里的

任何地方带着我想变得幸福「但我想……这种感觉一定是喜欢」-天马-忽然一阵风起，像是有无形的力量撕扯，云霄飞车的铁道在一瞬间仿佛有了生命

地动了起来，向和彦他们攻击
菫表情成无机质反应，用电线将他们所乘坐的马包围组成翅膀，飞离崩塌中的旋
转木马，铁道在其後追逐着「是阿兹莱特吗？」和彦困惑地看着这景像
「不」
「是“魔导师”唷」昏暗的光线中，只见电线逐渐地纠缠向名叫织叶的巨大雕像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想变成你的幸福想和你一起变得幸福所以．以．带．着
除了这里的任何地方被电线扯住的雕像，开始晃动，摇摇欲坠「织叶！」
菫紧张地想飞向前「等一下！」
纠缠中的电线，四处甩动着，朝向了他们的方向攻击
和彦保护着菫……被电线穿过了身体……直直地落下去……想变得幸福「和彦！」

**

-剪影画-「……怎麼回事啊？」在不远处观望的巴鲁斯从望远镜中看到了这阵骚动-杀意-绂将军从面前的萤幕中看到了和彦自马上满身是血的坠下
吃惊！不信的表情明显露出来，而後愤怒地直视其他人「和彦！」铁线垂挂，满地的血迹，菫环抱着和彦的颈，哭喊着和彦的名字。
[雕．像．在．进．行．着．崩．毁．连企图闯进的阿兹莱特士兵也不能幸免]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想和你一起变得幸福
想变成你的幸福所以
带着除了这里的任何地方「果然，我一直待在那里比较好……」菫泪流满面最初的
我的想念最後的
我的愿望这里是妖精等待着只有两人的
约束之地「对不起……」所以
带着烟雾迷漫中，菫紧抱着和彦哭泣，左大腿上的环状物解开，露出了……
四叶的标记 --CLOVER-
和彦睁开了眼为了能忘记现实
为了能在梦幻之中
为了能一直存在你的回忆里
带着我
想变得幸福和彦握住了菫的手，掌心相对
菫一时之间忘了哭泣，望向他
「……帮……我……」和彦吃力地说着
菫脱去了他的右手手套用他最後的力量，和彦将右手幻化成光统，射向
前方，逐渐向他们倾倒的，织叶
的头……喘着气，和彦痛苦地露出了一个笑容「……变……得……
幸福……了……吗？」
菫脸上仍挂着泪珠「嗯！」

和彦阖上了眼「打扰了王子殿下和小姐这麼感人的气氛真不好意思啊！」
巴鲁斯冒了出来

「不过，阿兹莱特也是个不错的地方喔！」一个人影出现在他身後，长剑放在他的肩上*是银月「.....真是，」巴鲁斯举起手来

「老是有人来破坏好事呢！」「你也和我一样想和只剩右手的 回家吧！」巴鲁斯望着银月说「暂时休兵吧！」银月不置一词电线缠绕起和彦，藉双手握着和彦的右手，贴近脸庞，泪珠不停地滴落，无语地

道别，然後，电线将和彦送到了银月面前银月和巴鲁斯站在飞行器上，和彦则被小心地“绑”着

「.....不要让和彦死哦！」藉依依不舍

「.....」

「帮我向蓝说"谢谢"」藉目送着他们离去飞行器上巴鲁斯问「可以吗？放着国家机密就这样一个人在那边？」

「.....」银月没有回答藉紧抓着和彦遗留的手套

坐在失去头部的雕像前端歌唱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所以 带着除了这里的任何地方最初的我的思念

最後的我的愿望这里是妖精等待着

只有两人的约束之地所以

带着为了忘记现实

为了能在梦幻之中

为了能一直存在你的回忆里带着我

想变得幸福.....「我.....变幸福了唷」藉露出了没有悲伤，纯粹的温柔笑容

「谢谢你 和彦」

**

-最後的-在离一段距离後，在飞行器上的两人看到了整个妖精游园地爆炸声中化为火海

「喂！那个小姐」巴鲁斯吃惊地叫了出来

银月像是早知道了结局般的沈默-变化-「议会不是已经决定废弃"妖精游园地"了吗？」

「为何那时像是要杀了和彦？」「....."四叶苜蓿"一旦觉得有谁是特别的」额上有叁瓣花纹的老者陈述

「世界就如同被那个人所握在手中」「也因此"四叶苜蓿"必须是孤独的」「藉说过能让她去"妖精游园地"的话，她愿意自尽」

「所以最高评议会才许可那个女孩的移送」「拥有超强超能力的我们会如此对待那个女孩」

「你也了解是因为“四叶”的能力真的太过於强大了」

「.....藉说过那是她最初及最後的愿望」犷将军不满地责备「人的心何时会改变是不知道的，特别是扯到爱情」老者转身

「你是决定破坏决议会对那个女孩成为外部歌手交流的许可了是吗？」

他不语「.....我也要受军法会议审判吗？」他渐渐地离去

「不」

「为什麼？」

「会那样说的人不了解所谓的爱情」老者回头望了一眼萤幕中，妖精游园地持续的燃烧。

-然後-细雨绵绵地下着，笼罩着整个城市-心-蓝注视着窗外不停落下的雨

「"四叶苜蓿"是不能成为任何人的东西的」「.....即使如此，那个孩子还是想去“妖精游园地”」玻璃的倒影中投射出银月，在蓝身後「至今一直是独自存活着」

「因此想完成她那惟一的，小小的，想变得幸福的愿望」「想从那个孤单的世界中脱离，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蓝的右手探向了左肩的印记——叁叶苜蓿

「.....的心」-叶-和彦躺在床上，沈默地注视着手上的叶子印记床旁一个电视萤幕不停着播放着想变得幸福

想变得幸福脑中连续地出现与蓿一起的回忆，及四叶印记带着我「.....的确除了"带着"之外什麼都没说」

和彦缓缓地握紧了手

「没听到任何关於要回来的话」和彦的手背遮住眼睛.....抿紧了双唇.....

(飒：别.....别哭啊！)想变得幸福少女白色的背影伸展了翅膀

敦煌

第一章 决战沙场

随着日出的来临，寒风吹的整个伊州城的旗帜急速的飘动。声响似乎盖不过城中肃杀的气氛。三个穿着铠甲的人走进伊州城最高的一栋建。

虽然天色未亮，却可以从大厅看到城外，一样布满旗帜。只是，和伊州旗帜不同。敌方的旗帜密密麻麻的排列，使得乾枯的黄土似乎长满了杂草，可是又不像是在塞外惯生的白草，一切都是相当的不寻常。

这是大唐天宝年间。

“袁大哥，我想这敦煌城的救兵不会来了，我们得尽力帮三弟冲出重围！”这时其中一位体格粗壮，一脸大胡子的壮汉说。

“大家这几个月来都辛苦了，没想到天要灭我伊州城啊！”这被称呼为袁大哥的人，一脸充满沧桑却又炯炯有神的双眼，充满了大将之风。他正是伊州刺使——袁光廷。

这时候袁光廷缓步走向栏杆，豪爽的说道：“现在，一切都看三弟了。即使败了，也得败的豪壮，败的有骨气。”

“好！大哥说的好！大哥不愧为大唐的将军，我侯仲达今生有这个兄弟，真的不虚此生了！来，敬大哥一杯酒！”说着举起酒杯，却被袁光廷挡下。

“喝酒误事，大哥跟你说过几次了。”袁光廷摇摇头。

“三弟，你也别想这么多了，待会天一亮，有我和二弟帮你掩护，你尽管向土番部族讨救兵去，我和三弟会好好为大唐打一场漂亮的仗！”说着拍拍坐在角落，带着兵器和箭袋，却一脸沈思不语的年轻人。他是城中参军，

窆子通。

年轻人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一丝忧愁，狠狠的将双手击向墙壁，懊恼的说：“枉费了我参军的职务，我辜负了大唐！在这种危急的时候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又怎么配和兄弟在一起！”

袁光廷豪迈的笑了起来：“三弟你太见外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要你冲锋陷阵，你永远是我的好兄弟呢！”

随即一个士兵在门外叫道：“三位将军，一切已经备妥，等候将军差遣。”

“好！”袁光廷高声叫道：“今天一战，不管胜败如何，我们永远是兄弟，二弟、三弟要坚守岗位。”

“是！”仲达和子通一起和袁光亭相拥，门外士兵滴下了泪。

“绍德，怎么哭了起来，你会怕吗？”袁光亭轻轻拍拍门外的士兵，潇洒的向城中大门走去。

“三弟，我也要上马随大哥备战了，你多保重。”仲达转身走出门外，眼泪也夺眶而出。留下窆子通在黑暗的大厅中。

黎明前的等待，就等锣鼓一响，大家就要冲锋陷阵了。伊州城在安录山包围之下岌岌可危，密密麻麻的旗帜，就像是旗海一般密布在伊州外。大家都摒息准备开门一战。

城西的门旁，一队弓箭手陪着子通准备趁乱突围。

一种暴风雨前的寂静，静，也充满着血腥。

“咚！咚！……”一阵急鼓。大地轰然一响，大门已开，战事开始了。听着沙声震天，不敢相信伊州仅存不到两百个士兵。随着城墙上士兵的挥动手，子通知道该是他出场的时候了。在敌人聚集大门的片刻，必须趁隙突出重围。

“大家准备，箭上弦，开门，出发吧！”随着子通的手一挥，大家不带声息冲出西城门。

虽说是趁隙，但是安录山仍然有太多人了，子通奋力的杀出一条血路，身旁的弓箭手也逐渐变少。

子通回头一看，整个伊州城已经陷入火海！忍不住悲伤，奋战之中，子通仍然身中数箭。突出重围后，后面仍然有无数追兵。

安禄山已经发出重赏，活捉伊州三将军，赏金一千两。

“难道天真要灭我伊州城？”随着身上的鲜血留着，迷路又失去坐骑的子通跌跌撞撞走进一个绿洲，湖面清波荡漾。

子通跌坐在一棵树旁，箭伤和长途的奔波，刺痛着他冷汗直流，忽然沙声震天，回头一看，果然是安禄山的人从山上杀奔过来了。

“天啊！”悲痛的子通高声大叫，奋力起身，忍着全身的疼痛，举起宝剑似笑非笑的两旁流下了两行泪。

“父皇万岁，万安公主，我辜负你们了...大哥二哥，我陪你们来了！”说完将宝剑横在颈上。

第二章 考古学家

“啊！”一阵惨叫，小穆从床上跳起来，跳起来的高度，几乎撞上天花板了。

同寝室的室友揉着眼睛，看着惊魂未定的小穆打量着，说：“你中邪啦？”

深夜不睡觉，怎么在那鬼叫鬼叫的，等会拿块布把你的嘴封起来。”

“我！我的身上没中箭，我也没受伤！好可怕！”小穆说着打量自己的身上，好像很放心的呼了一口气。

“你没中箭，不过真的中邪了，你到底睡不睡啊，烦死了你知不知道！”室友阿兴真的生气了，把头转过去用抱住枕头，丝毫不理会小穆。

“可是，我梦见我站在一个像是绿洲的地方，被追兵追杀...好像是唐朝的人...，嘿？阿兴你有没有在听啊？”小穆自言自语，又看着阿兴大叫着。

小穆是一个从小就对历史很着迷的人，尤其是唐朝的历史、民间习俗，甚至连皇宫的密史，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可以说是标准的唐代历史迷。所以也选择了考古研究来满足自己的兴趣。

可是从最近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每晚都是恶梦缠身，一再被类似的梦境惊醒，总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小穆决定明天到图书馆查个究竟。

小穆闭上眼睛回想刚刚惊险的梦境，慢慢的想着其中的细节，要如何去求证。

“嗨！这么认真啊，要考试了吗？”李教授拍拍小穆的肩膀，“大清早的就到图书馆来查资料？”一脸笑盈盈的看着他。

“喔，不是啦，是最近希望更了解唐代历史，所以想好好的找一些史料。”小穆不好意思的摸摸头。

“呵呵呵，怎么啦，你对唐代的认识，连我都比不上了，你还不满足啊？”李教授笑着轻碰眼镜，“你想认识有关什么方面的呢？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一点忙。”说着坐在小穆的旁边。

小穆侧着头想想：“我想...我想找些有关战争的，像是...安...史...之...乱...”最后几个字，小穆似乎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讲了出来。

“嗯，小穆怎么了，怎么脸色不大好？”教授似乎是看出了小穆有些心事。

“没...没什么，只是最近常常做恶梦，都是有关战争的，所以...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心情有点起伏不定。”小穆把心中的话讲了出来，看着李教授的脸。

李教授笑了出来：“傻孩子，你让自己太累了啦，怎么不好好休息呢？轻松一下，就会好多了。”

“不，我总觉得有一些古怪，我想真实的了解战争的细节，看能不能理出一个头绪。”小穆坚决的说着。

“好...好...你先别激动，我帮你想想，你想知道有关战争的哪些部分呢？”教授极力的安抚他。

“敦煌！我想知道一些有关唐朝边塞的事情，或许...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小穆边说边翻开了自己查到的资料...忽然整个眼睛钉在书本上，整个人都变的相当的僵硬。

李教授似乎没发现小穆的异样，继续自言自语的念着：“安史之乱，敦煌...”忽然瞥见了小穆异常惊恐的眼神，跟随他的目光看着资料...听着小穆正念着“万...万安公主，天宝年间出家...万安，好熟的名字...可是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她是谁。”

小穆闭上眼睛冥想，在他闭上眼睛之后，似乎有一个翩翩起舞的女子在

眼前，清飘的香味缭绕四周，漫漫的舞姿，周围有着华丽的配乐...小穆陷入一连串的幻想之中。似乎到了昔日的将军府，而周遭的环境又相当熟悉。小穆被一幕幕的场景，勾起了一丝丝的回忆——窦将军府，万安公主，这是他的家中...

“小穆，醒醒啊，小穆？”李教授摇了摇了正陷入一连串幻想中的小穆，“你还好吗？你的脸色好苍白，到底怎么了呢？”看着小穆闭目沈思，教授完全不知到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相当的关心小穆，深怕出了意外。

这时远远的传来一阵声音：“教授，您的信件，能请您赶快回覆吗？”一个助理人员叫喊着快步的跑过来，似乎是相当紧急的资料，助理上气不接下气的喘着。

“喔！”教授打开信件仔细的阅读着，读到一半，脸上露出愕然的表情，“这...这太不可思议了，小穆...太不可思议了！”说着把信递给了小穆。

小穆在一阵喧闹后，已经恢复了平静。接下了信后，慢慢的看着，不可置信的对教授说：“这...太巧合了，太巧合了”。

助理则等待教授的回音，却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脸狐疑的问：“教授，考古学会到底告诉您什么重要的事呢？”

现场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大家都对这件突发的事情觉得不知所措。教授将信拿给了助理，助理慢慢的念了出来。

“...在今年年初，在甘肃省境内，有农人发现一古墓之遗址，据推敲是为唐朝所葬之贵族，而在可能为入口的地方发现小块石碑，上面书写『大唐万安公主』，可能为玄宗之女，望请教授给予指正，并希望教授前来一同担任挖掘、考古之事宜。”

助教念到这边，笑着看教授，“大家都很推崇您呢，那您决定要去吗？我马上去帮您安排行程。”

“教授！”小穆看着李教授，“我是不是也能跟着你一起去呢？我觉得我或许能帮的上忙的！”两眼哀求着看着教授。

教授笑着摇摇头说：“还真是巧呢！”回头看着助理说道：“你去帮我们两个安排好行程，麻烦你了。”

小穆起身握住了教授的手，感激的说：“谢谢你，教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这段时间一定好好的研究唐朝的历史，努力的把工作做好。”

“好！这就麻烦你了，我也要好好的准备些东西。不过...”教授慢慢的说道：“你能先告诉我，有关你梦境中的事吗？太令我好奇了，怎么会那么巧合呢？”

“不是巧合，我想是缘份吧，或许我和唐朝真的有缘。教授会不会怪我跟着你碍事呢？”一脸相当歉意的看着教授。

教授笑了起来，说：“都已经帮你安排行程了，你说呢？”说着拍了拍小穆的肩膀，说：“你要努力的做好研究才行。我想应该难不倒你这个唐朝迷吧？”

教授忽然想了想，说：“也许，你就是唐朝的人喔！不然为什么会对唐朝的事情那么清楚呢？”

小穆若有所思的说：“也许吧...”一面开始讲述让自己相当苦恼的梦境。一方面，小穆又迫不及待的想飞到甘肃，了解一切的来龙去脉。或许能让一切豁然开朗，或许，是另外一个恶梦的开始。

第三章 甘肃敦煌

一下飞机，小穆就被眼前的荒凉景致给吓了一跳，看来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这时候教授打趣的吟起了诗：“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呵呵，小穆啊，这里挺壮阔的吧？”教授看着小穆。

“啊...是...是相当壮阔，但是也好荒凉呢！”小穆一时间不知道跟来是不是错误的决定，一面看着附近的房舍，疑惑的问教授说：“教授，接下来怎么办，怎么没有人来接我们呢？”

教授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说：“嗯，是应该有人来接我们吧，他可能又迟到了。”

“又？难道教授认识他啊！”小穆跟着在教授旁边做了下来。

“当然罗，我们可是搭档，一起念书，也一起做过研究的啊！他就是出了名的慢郎中，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忘记今天要来接我们。”教授笑着说，好像相当有把握来接待的人一定会迟到。

“不会吧，这样子我们今天晚上该怎么办呢？”小穆焦急的问着。

“所以我说，今夜不知何处宿啊，呵呵呵...”教授一脸微笑的捉弄小穆。“别担心，老黄虽然喜欢迟到，但是他可也是很负责的。我们慢慢的等吧。”

小穆无可奈何的耸耸肩。开始看着远方的黄沙，慢慢的思索着梦境中的线索。

“唉呀，这可不是老李吗？”远远的有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你怎么还是改不了急躁的脾气呢？哈哈哈哈...”小穆向声音方向看过去，是一个相当福态的老者，慢条斯理的走过来。

教授看着他，微笑的说道：“我说老黄啊，你怎么还是迟到大王呢？我学生都快被你给急死了，如果你没有来，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怎么捱下去喔！”

“呵呵呵，都认识这么久了，你说我是这样的人吗？”老黄走过去握紧教授的手，两个久不逢面的老友热情的寒暄着。

看着两个人你一言我一句，小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静静的站在旁边。忽然有一个清脆的女孩声音从他背后响起来：“您好，您就是教授的高徒吧？我是黄教授的助理，我叫菁颖，你也可以叫我小颖喔！”

声音好清脆，小穆向后看过去。

第一眼，小穆看到她，是个短发清丽的女孩，一身牛仔装扮，就像是一个小男生一般。

“喂！你怎么这样打量人家，真是的！”女孩回过身去，有点不大高兴。

“讲话还真的很直爽呢！”小穆在心里慢慢的想着。

“啊！对不起，我失态了。”小穆深深的鞠躬，向小颖道歉。“我是李教授的学生，你可以叫我小穆。”

这时候李教授和黄教授走了过来。老黄指责着小颖道：“你太不应该了，远来是客，怎么那么任性？”一边向着小穆和李教授道歉。

“老黄，你的女儿这么大啦？还跟着你做事，真不简单喔！”李教授笑着握了握小颖的手。

“李伯伯，好久不见了喔！”小颖笑着向李教授问好。

一边正向黄教授问好的小穆听到这里，有点惊讶的问道：“你们是父女？”

“是啊，不行吗？”小颖笑着看他，拿起钥匙走向吉普车。把车子发动

了起来。

老黄一脸歉意的对着小穆和李教授说：“这小女孩，就是任性不听话，真是抱歉了。”

“不会啊，小颖一直都是那么的率直、可爱啊！”李教授很开心的抬着行李准备上车。

“你们别拖时间了，不然晚上才到村庄，可别怪我喔！”小颖把头伸出来喊着。

“好，有什么事，上了车子再聊了！”老黄带着小穆和李教授上了车子。

好特别的一个女孩子，这是小颖在小穆心中留下的第一个特别的印象。

随着路上的颠簸，震得小穆和教授七荤八素的。当车子逐渐的较平缓后，小穆开始打量着眼前的景色，忽然间有一种若有似无的熟识感。一种熟悉又带血腥的感觉，闭上眼睛，杀生震天的感觉回到身旁。

“这是三危山吧？”小穆看着远离的山，觉得好像在梦境里曾到过这里一般。

“你答对了，不错喔！”小颖笑着回答，手里熟练的转着方向盘，她把附近的路况都摸的熟透了。

“我说小颖啊，你平常都开这么快吗？”教授全身难过的摇摇头。“我快被震疯了！”一脸无辜的看着老黄。

“哈哈！老李你不行了啊！”老黄笑着看着他，“快到营地了啦！大家都等着见你们呢，忍耐一下吧！”

随着一阵煞车和漫天黄尘，车急停在一个搭起的帐棚旁。

“这...不是说有村庄吗？”小穆左右张望。

小颖指着远方的点点火光，说：“在那啊！那边就是村庄嘛，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住帐棚里啊！”

“原来是这样啊，那好吧！麻烦你带我们去睡觉的地方罗。”教授忍着晕车之苦，希望能快点休息。

而小穆望着三危山出神，对着眼前相识的景物相当的震惊。

“喂！你还不走啊，以后有的是时间看啦！”小颖笑着拉着小穆的手，和教授走到一个帐棚之中打点行李。

在有荒凉的野地里，处处都是熟悉的影子，小穆也迷糊了。也许真的很累了，小穆渐渐的沈入梦乡中，似乎有人在梦里向他招手。

第四章 年轻将军

“窦将军，太后在等您呢！”随着一声叫声，一个丫走进花园。

“啊，好的，我怎么就这样发呆呢？”眼前是将军府的花园，这位年轻的将军正是太后的亲戚，窦德，字子通。

今天正是太后要亲自带子通进宫面圣的日子，大唐天宝八年，皇帝想要亲自会一会这一位青年俊杰。

窦家从窦威以来，一直是大唐的外戚，树大招风，也招来了不满的声浪，而窦子通能文能武，世袭爵位后，更是引起许多人的侧目。今日皇帝想试试子通是否有盛传中的文武皆通，也想好好的杀杀窦家的锐气。太后为了窦家的面子，说什么也要带着子通放手一搏。

“子通啊，今天你可要好好的表现一下，自太宗以来，我们窦家可都是相当了得的将军！”太后叮嘱着。

“是的，我会努力为我们窦家争一口气的！”子通拍拍胸膛，胸有成竹的

说。

跟着太后走进皇宫，子通被眼前皇宫的雄伟给吓住了，虽然将军府相当的华丽，却也想不到远远比不上起皇宫大殿。跟随着太后，眼前坐在前面的就应该是大唐天子李隆基了。

跪下拜安，子通觉得眼前这位天子相当的和蔼，有点和想像中的不同。

“子通，朕听说你能文能武，朕也很想亲自看看你的表现。”皇上笑着看着他。“那你射箭给朕看看。”随着目光向着侍卫，侍卫准备把弓箭交给子通。

“皇上千万不可，倘若窦子通心怀不轨，将危及皇上安全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用歧视的眼神看着子通。“皇上还是考考这个文弱书生一些诗词文字吧，哈哈哈哈哈！”

“卿家多虑了，就让他试试吧，况且有卿家保护，我不需担心啊！”皇上示意子通开始表演。

会意之后，子通看着远方的靶，慢慢的举起弓箭。

“喂，小子你拉的开弓吗？别丢脸了。”安禄山继续取笑着子通，他已经吩咐好将箭靶放在相当远的地方，一般正常人士很难射到的。

只见子通轻轻都扣住弦，大弓拉开了，大姆指轻夹住箭，子通深呼吸了一口气。“一，二，三，……”随着默数，子通在气平顺之后，轻轻放开弓弦。

宫廷里静的出奇，大家都在看这位盛传中的青年表现。

“啪”一声，箭离弦奔腾而出，随着一声有力的声响，箭着实的射中靶心。

“哗！”宫廷中起了欢呼之声，这位小将军果然不同凡响。

“很好，很好！朕开了眼界，这么远的距离也能射中靶心，果然是相当的出色！”皇上相当高兴的笑着。

“这不算是是什么，长年军旅的人都可以做到。”安禄山相当不是滋味的说。

“如果让我来做，一定不用那么长的时间。”随即走向准备弓箭的侍卫，自己拿了一套弓箭，在弓举到胸前的时候，箭就脱弓而出了。

“啪”一声，箭也着实的射中靶心。

“好！射的好！”皇上站了起来，“不愧是范阳节度使。”

大家也一起起身喝采。

安禄山相当得意的看着子通，子通也作揖道贺。

“小子你做的到吗？”安禄山语带挑的说道。

子通笑着拿了第二枝箭，再次举弓，也迅速的射出，这次箭中靶心后硬是把安禄山的箭震了下来，却将他第一次射出的箭留在靶心上。

大家被眼前出神入化的技巧给摄服了，纷纷惊讶的看着子通。安禄山则满脸羞红的怒视子通。

皇上惊讶之余，开始佩服起眼前这位青年了。辞退了所有的大臣后，带着子通到后院去。

“朕相当佩服你的能力，能留在朕身边做事吗？”皇上静静的看着子通。

“臣万死不辞！”

“嗯，好，说说你对大唐边疆部族的看法？”皇上又想试看看子通对于军事的看法。

“是，大唐开国以来，连年征战，开拓疆土。因此耗损国力，况且疆土虽得，各部表面臣服，私底下却不是如此...”子通恭敬的向着皇帝禀报。

“所以与其连年征战，不如以和为贵。”

的确，大唐开国以来各代皆是征战连连，没有一年停歇过。

“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皇上反覆念着。

李隆基登地位后还是连年的东争西讨，子通一语道破他的心事，这位青年不简单。一定要好好的用这个人才，况且看他相貌堂堂，如果能结成姻亲...李隆基在心中想着。

“父皇，你又在操劳国事了啊！”一个面貌清秀脱俗的少女走过来。“你也要好好休息，陪陪安儿啊！”少女向着皇帝撒娇。

“呵呵呵呵...，万安，过来见见这位将军，他可是很了不起的青年喔！”皇上看着子通笑着说。

“不敢，不敢...”子通急忙的说着。

皇上若有所思的说道：“我看你和万安都已经长大了，我就自作主张的把安儿交给你，你说怎么样？”一面看着万安和子通。

听到这句话，万安公主轻声的说道：“啊，父皇欺负人家啦！”便红着脸跑进房间中，留下皇上自顾自的笑着，和一个不知如何是好的子通。

“傻小子，不追过去，你还在这边做什么？”皇上慈祥的看着子通，催促他快追过去。

“啊，是...”子通一面回答，一面已乱了方寸，慌慌乱乱的也进入了房中。

第五章 敦煌佛窟

“喂，我说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啊，你不是来渡假的喔！”大清早，小穆就这样被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醒。抬头一看，是菁颖过来叫他。

“喔，对不起，我昨天累坏了，睡的太好了，我马上就起来”小穆不好意思的赶紧着装预备。

看这身后的小颖插着腰，他不好意思的说道：“对不起，我想换衣服...”

“喔，不好意思，我马上走开。”菁颖红着脸怯怯的走开了。

看着她走开。小穆发现菁颖虽然很像小男生，她的样子还是相当的可爱。小穆会心的一笑，如果她的头发留长，一定也是很美的。

忽然间回想起昨晚的梦，就是那个女孩，万安公主，清丽的外表和轻盈的身段，深深的刻印在他的心坎。小时的梦境里越来的越清晰，从一个模糊的身影，到昨天如真的梦境，小穆迷糊了。

“你赖皮啊，那么久，到底好了没啊？”菁颖不耐烦的在外面叫了起来。

“啊，好好，这就好了...”小穆吐吐舌的赶紧穿上衣服。

忽然间小穆把万安和菁颖比较起来，一个是清影秀丽，一个是活泼率直，还真是完全不不同的两种美呢！

菁颖进来帐棚里面看着小穆，说：“大白天的，你发什么呆啊？”说着拉着小穆的手走出去。

“今天要带你们去石窟看看呢！大家都在等你了啦！”说着跑到车子里去，看到李教授神清气爽的坐在车着里，小穆也高兴的跳上去。

李教授问道：“你爸爸没跟来啊？”

“他去办一些事情了，明天要开始进行大墓的挖掘，今天得多准备一些东西不可。”

“可是，那我们就这样去，不帮忙吗？”教授不安的说道。

“没关系的，远来是客，况且带你们去看看石窟，也许对未来考古有帮

助呢！”说着发动车子，朝着三危山开车了。

随着颠簸的路行进着，教授的脸色又开始不好了。走进河谷之后忽然间看到在一面十余丈的灰色崖壁，开凿着像蜂窝般的洞窟。

敦煌石窟在三危山和鸣沙山之间的河谷中，在河谷西崖的陡壁上，菁颖三个人走进了这个佛教的艺术殿堂。

菁颖相当熟练的带着两个人，讲解着每个洞的特色：“敦煌石窟结合了建、彩塑、壁画，描述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天国景象。但是也在雕塑上加入了相当多的当时社会的缩影，所以是相当难得的史料。”菁颖滔滔不绝的说。

菁颖继续说道：“结合了外来的建形式，形成了最后的敦煌艺术。”小穆和教授都相当的佩服菁颖的才学，跟着她一个洞一个洞的看着，转眼间时间过去了很久，他们也打算回去营区了。

小穆注意到一个洞里有着相当熟悉的雕塑，似乎哪里见过，便走入观视。

“喔，这里是三世佛，建于随末唐初。”菁颖补充的说。

小穆忽然若有所思的说：“三世佛，是现在佛，释迦牟尼；过去佛，迦叶；未来佛，弥陀吗？”不可思议的在看看周遭。

“是的，西面佛像为释迦牟尼，北面和南面就是弥陀和迦叶了。”菁颖有点惊讶于小穆也知道这个洞的资料。

小穆忽然觉得有一股悲凉之气传过来，便转身说道：“我想，我们回去好了。”教授也同意这个决定，毕竟身体也不大舒服，便和菁颖一起走出洞外。

小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凄凉的感觉，或许是有感于那些古代戍守敦煌将士的悲怆吧！

眼前望去，小穆一眼望到鸣沙山，忽然有一种相当熟悉的感觉，一股声音从心底要他爬上鸣沙山。

小穆开始用力的向前奔跑，就像发狂似的拼命的向鸣沙山跑去，死命的爬着。

菁颖和李教授都被他吓到了，也不知道发生甚么事，看着小穆拼了命的爬上鸣沙山。消失了踪影。

小穆奋力的爬上去，果然如他所想的，绿洲就出现在脚下，梦中被敌人围着的绿洲，就是月牙泉。几次的恶梦，到了真实的眼前，不觉得恐惧，却觉得无限的凄凉。

不管是真是假，梦中曾经就倒在那里，绝望的看着四周的敌军围上来，滴下最后的几滴泪。

小穆回想梦理的情景，静静看着月牙泉，这就是他觉得凄凉的原因吧。

这时候菁颖和教授跟了上来。

菁颖上气不接下气的说：“你想吓人吗？就这样自己跑了！”教授看着眼前的景致和小穆的表现，似乎明白了这一切。走过去拍拍小穆的肩膀，鼓励他过去探个究竟。

小穆摇摇头，似乎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事实。

“即使是真的，事情也已经发生了好几百年了，所有的线索都该消逝了，不是吗？”

两个人都茫然的望着绿洲。而菁颖则是还没弄清楚状况。

小穆先开口：“好了，时候也不早了，我想先回去看看古墓的情况了。”说着便转身向车子走去。

“嘿嘿，到底怎么了？你们怎么都不大对劲，能告诉我怎么了吗？”

教授尴尬的笑了一下：“等到古墓挖掘好了，或许你就会知道了吧，现在我也不大清楚到底怎么了。”说着也走了，留下菁颖。

“真是奇怪的人呢，讲一些我不懂的话，算了，先回去再说吧。”菁颖耸肩，笑了一笑，也陪他们走了。

留下的是一个诡异的月牙泉，或许古墓中真的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

第六章 古坟长青

一行人从牌坊走进，勉强地看出，是“朱雀门”。

望过去，夹道两边有着一些残破的石刻群。有人正努力的纪录着，有些石刻已经不知去向，留下了一些底座。

李教授相当的赞叹道：“相当的壮观啊！”

“嗯，看起来这位公主相当的受到厚爱，玄宗把它建的简直可以和帝王陵寝媲美。”老黄也觉得古墓相当的特别。

看着残缺的石刻，小穆看着，说道：“这个石刻是石狮罗？唐代的帝王陵寝是没有这种石刻的！”说着便慢慢的勘查着。

“天啊！”走进古墓区，小穆和教授都被眼前的荒凉给吓到了。

到处张望，小穆怀疑的问：“怎么没有基本的神游殿、献殿和寝宫呢？”眼前只是一幕幕的黄沙，堆积了整座像沙山一般。没有丝毫古墓的影子。教授问着老黄：“会是因为长年的兵荒马乱吗？”

“我想是吧，万安公主毕竟是在安史之乱中去世的。”老黄摇摇头接着说：“最让我不解的是，玄宗为什么要将大墓建在这么荒凉的敦煌郡城外，却又似乎把公主当作宝一般的，把坟墓建得如此的宏大，那么大的腹地，让人怀疑是帝王陵寝呢！”

菁颖却相当不以为然的说：“人都死了，建那么大的坟有甚么用，搞不好万安公主就是被害死的！”

“不许胡说！死者为大，况且我们将进行挖掘！”老黄相当生气的说，一方面对着眼前的一座大黄沙山说道：“希望公主保佑我们能完成考古的使命！我们绝不是盗墓，只是想要发扬大唐的历史文化。”

“本来就是...”菁颖噘着嘴说。她看着蹲在地上不发一言的小穆，相当的好奇：“小穆啊！你看到了甚么呢？”

小穆清理着地上的黄沙，轻轻的念道：“大唐天宝十六年，葬爱女万安公主于斯，以圆等待其夫君之梦。”一块小小的石碑倾倒在地下。

“大唐天宝十六年？”教授和老黄同声而叫。

小穆站了起来，叹息的说道：“没错，大唐根本没有天宝十六年，这个石碑相当的诡异。”小穆自言自语：“你终于等到我了，万安！”

事实上，玄宗在天宝十五年八月，便已经传位给太子了。

“我想，这些工匠千里迢迢的将公主的棺木运送过来，不知道已经换了皇帝的事实吧！”小穆继续说着，似乎有着一种不忍之情。而想到公主的棺木如此颠簸，更是让人不禁动容。

老黄对着大家说：“我想，所有的秘密，就只能从玄宫中去探索了！”

教授看着眼前的黄色大沙丘，说：“我说老黄啊！你不觉得把这座沙丘移开是很麻烦的事吗？况且如果有些甚么秘密，看看上面的建物都被摧毁殆尽，里面的东西也有限啊！真的要侵扰死者吗？”一面静静的看着小穆。

小穆坚决的说道：“既然来了，我想还是将手上能掌握的线索汇集，好

好的为这位公主找寻深藏的秘密吧！”

菁颖也同意的点点头，说：“或许可以帮她完成她的梦想也不一定，我想她不会拒绝的！”

“既然你们都这样讲，那我想就赶快准备吧！”教授说道。

老黄叫着一些工人过来，开始将黄沙一点点的铲掉。

“我说老黄啊！这一铲，得铲个好几个月吧，太费事了。”老黄笑了笑，“可是为了挖掘的安全，这是势必要做的事啊！若是挖掘一半，沙丘倾倒，会有很大的危险的！”

“嗯！”教授说着也拿起一个铲子，和工程车一起动作了起来！

“好！”大家看了都人手一铲，开始将眼前的沙子拨掉。

就这样，大家有如愚公移山般的，想要做出人定胜天的事情。到了晚上，还是没有一点进展，大家都相当气馁。

“要挖到甚么时候嘛，又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完成的，真是麻烦！”菁颖丢下了铲子，走进帐棚去了。

看着大家都肚子饿了，老黄只好招呼大家吃饭。

当大家吃到一半，忽然间有一位工作人员跑进来说：“黄教授！糟糕了！气象报导说有大风暴来，会经过这一区，帐棚是承受不了的，我们要赶快撤离！”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看样子工作要停摆了，好吧，大家赶快收拾好，我们就尽快的撤离吧！”一面看看李教授，要他快点打点。

“我想，我们就近到村子里去好了！牢固安全多了”李教授说。

老黄摇摇头说：“不行，我们得回大都市里去，躲躲风暴，也商量对策。”

夜里，风似乎加强了，大家都准备妥当，向都市进发。留下一个孤坟，小穆看着孤坟，喃喃的说道：“我们会回来的！相信我！”随即跟着大家离开了。

孤坟伴着狂风，相当的凄厉，也充满哀怨。

她等的人，到底是谁呢？第七章 知音难寻

连着几天的大风暴，整个城市都陷入黄沙漫漫之中。

一方面整个考古队为了怎么清除玄宫墓室上的大沙丘而困扰，一方面教授和小穆也因为水土不服而犯了疾病。

老黄在大厅中来回的走着，相当烦躁：“都快一星期了，么还是刮个不停呢？真是麻烦啊！如果这样耽搁下去，可真的让人急死了！”

菁颖笑着说：“难得有机会让我们大家休息休息，我说爸爸你也别太着急嘛，坐下来喝杯茶，以前你不都是慢郎中的？”

老黄没好气的说：“你啊！连老爸都敢取笑起来了！还不快去看看教授和小穆好些了没？”

“是，是，我这就过去看看？”菁颖吐吐舌头，连忙的上楼过去看看。

进了房间，菁颖看着小穆笑着说：“好些了没？”

“好多了，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

看着房间中清爽的环境，这几天都是菁颖细心的整理，房间虽然小，但是却相当的整齐。

小穆看着菁颖，笑着说：“你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女孩子，外表真的看不出来呢！”

“喔！你的意思是说，我外表看起来很粗心罗！”菁颖笑着看着小穆。

“啊，不是啦，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豪爽的女孩子，应该不会对小细节去注意。”小穆慌慌张张的解释着。

菁颖笑得更灿烂了：“呵呵呵呵...！跟你开玩笑的啦，看你着急成这样。”菁颖笑着拿了张椅子坐在床旁边。

小穆真的被眼前的女孩子给迷住了，虽然她并不是相当的美丽，但是特殊的气质也真的迷人。

“嘿，你又这样看着人家，很讨厌耶！”菁颖有点不高兴的说。

菁颖就是这样一个很率性的女孩。

“对了，你再多跟我说说有关你梦中的事嘛！”菁颖向小穆求着。

这段时间里，小穆在病床上下不来，菁颖除了悉心的照顾外，也喜欢听着小穆讲一些历史上的趣事，常常听的忘了去做一些重要的事，就连黄教授的事也没有去处理好。

而她最喜欢听的，就是小穆谈到他梦里和现实之间的巧合。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你说从小，你就会梦见一些古代的事吗？”

“嗯，有时候还很多天做着同样的梦。”小穆轻轻的点着头。

菁颖笑着说：“你想，或许是那位公主来对你托梦喔！看你以前抛弃人家喔！”菁颖装着鬼脸，逗着小穆。

“可是一切都好像真的，你也许真的是一个将军，而古坟里的公主也等着你回来。”菁颖忽然静了下来。

菁颖转过身看着窗户外面还在狂刮的风，幽幽的说道：“你觉得我和你梦中的公主，哪一个比较好？”

小穆想也没想到菁颖会问了这一个问题，吓了一跳。

菁颖又转过来看着小穆：“你会选择哪一个人呢？”

这段时间里，的确让小穆很快乐，因为要找到一个喜欢听他说天道地的女孩的确很少，尤其又是让他感觉那么的率真，却又细心，说句实话，小穆真的喜欢上菁颖了。但是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找寻自己梦里的那位万安公主啊！

沈吟许久，小穆静静的说：“我，我不知道...”

菁颖笑了一笑：“我想你会选择轻柔的公主吧！不过，你即使选了我，也得让我先喜欢你啊！”说完便笑着走出房门。

“你好好休息喔！”便轻轻的关上房门。

她就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调皮。小穆笑着闭上眼睛，原来菁颖只是当他是病人般的照顾他，刚刚还真是尴尬呢！

可是，小穆又睁开眼睛看着房间乾净的这一切，他真的喜欢菁颖。

慢慢的沈入梦乡，小穆面前站了一个很美的女孩，轻轻的对小穆说道：“子通，你终于来了吗？我等你很久了！”

小穆不知如何回答，就静静的看着她。

“我是万安啊！我已经请了敦煌城的军队兄弟们清扫了地面，很快的就可以相见了！”

小穆听到这句话，想起袁光廷，正要叫出：“袁大哥...”的时候，忽然间女孩烟消云散，小穆睁开眼睛，感觉有些的不同。

似乎，窗户没再轰轰的响了。

“难道？”小穆狐疑的下了床，走到窗前。

看着整个城市布满一层黄色的土，但是...

“风停了！”小穆高声的叫喊。也不顾自己的衣衫不整，一路跑下到大厅，一面喊叫着。

叫声果然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大家都向窗外看过去，都欢呼了起来！老黄也寻声到了这边，看到大门外，的确奇迹似的没有半点风声。

老黄高声的叫喊：“太好了，终于可以再开工了！”一面看向小穆。

小穆也发现了自己衣衫不整，有点尴尬的准备上楼去。只见菁颖笑着拿了件大衣过来，让小穆先披上。小穆有点不好意思的走回楼上去了。

这时，李教授对着老黄说：“你说他们是不是看起来挺合的？”

老黄大笑了一阵：“你先好好照顾自己吧，病好些了没？”

“好多罗！有你的宝贝女儿照顾，当然好啊！”李教授也笑着说。

老黄忙着向大家宣布：“那我们就准备启程了，回去准备开工了喔！”

“好！”大家似乎都相当的期待，也就开始准备东西了。

一路上，虽然风沙已停，但是这几天的狂风，的确将地形做了相当大的改变。障碍增加了，路程也就变慢了。

老黄一路上一直滴沽着，觉得都是这场风暴扰的祸。

教授说着：“还好这边的居民的撤退的早，不然还真的是损失惨重喔！”

老黄无奈的说道：“那我们的补给线就拉长很多了，真的很麻烦呢！况且还有一个大沙丘等着我们移开！这下苦了喔！”

说着说着，大家被眼前的景色个愣住了。大家放眼望去，哪来的沙丘？眼前相当的平整。

“该不会是走错了吧？”老黄问着领队。

领队确认就是这里，况且，看到本来的朱雀门，这里就是古坟的所在地啊！

大家走了过去，沙丘神奇的在大风暴中被移开了，露出的不再只是朱雀门，四个门的迹址和围墙，都显露了出来。最重要的是，玄宫墓室出现了！

“难道，这是天意？”老黄不可置信的看着大家，而把眼神停留在小穆的身上。他也听过教授讲述小穆梦中的事情，或许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呢！

小穆静静的回想万安公主对他所说的话，或许这些真的都是敦煌古将土的杰作。

小穆不置可否的笑了一下，一面走到墓室的石门前，轻轻的说道：“万安，我来了！”

第八章 时光隧道随着石门的拉开，一股相当冷冽的风从墓室里传出来，让大家都不经意的打了一个寒颤。

花了好多时间建成的恒温室，把整个墓室给包容了起来，为了保护墓中文物的完整，也为了避免接触外界的破坏。

教授拍拍小穆的肩膀，示意着要他鼓起勇气，走进这个让他牵挂已久的地方。

这并不寻常。

老黄和李教授在小穆的身后，大家决定，让小穆第一个进入墓室，或许是一连串的太多巧合，小穆就是公主所等待的人，这一点，大家都不反对。

为了表示对公主的敬意，门开了，就应该让她所期待的人先进入。

“去吧！小穆！”李教授也不知如何说，只好简单的拍拍小穆的肩膀。

点点头，小穆静静的走进了深长、又幽暗的墓道。

“好冷！”小穆抓了抓衣服，打开了探照灯。

向左右照过去后，看到了一幕幕令他惊奇的景致。墓室上画了一幕幕的绘画，就像是连环图一般，好像在说着甚么故事。

小穆心中想着：“这也许就如敦煌佛窟的壁画一般，讲解着佛家故事吧！”

一面摸索着，发现了壁画下面有着一行行的文字，小穆担心破坏文物，也就没有继续触碰。

随着灯光的照射，小穆走过了墓道，到达了一个大厅。

忽然眼睛闪过，一个纤细的人影出现在大厅中央！

好熟悉的影子，小穆大踏步的走了过去，到了大厅中央，由灯光照射，一个人坐在中央的石棺上。

活生生影子，映在小穆的眼中，小穆着实的吓了一跳。

好像回到过去一般，在自己的将军府，看着刚起身的万安。心中不但没有一点恐惧，更是充满了温馨的感觉。

“小穆？小穆你还好吧？”后面教授拿着灯紧跟了过来，深怕发生了甚么事。

这一叫，把小穆拉回了现实之中。眼前活生生的影子，只是一个雕刻相当真实的石雕像。

当教授和一行人到了大厅中，也被眼前如真似幻的雕像给吓了一跳。

教授大叹道：“真是雕的相当的精美，如果第一眼看到，还真的会被吓坏了！”

看着这个石雕像，眼神望着入口，流露出等待的一种凄美，真的让人看了相当不忍。而她所坐着的石棺，就是万安公主安息之所，应该不会错。

小穆蹲在石棺的一边，慢慢的念着：“漫漫沙尘望君归，千里狼烟百里梅...”看着小穆，教授问道：“你看得懂吗？这是在说甚么？”

小穆静静回想梦中的将军府，那种淡淡的香味，就是梅花吧，他轻轻的笑了起来，似乎又把回忆拉回了一点。

小穆摇摇头，静静的走出墓室。

老黄看着教授说：“他没事吧？怎么这样的魂不守舍呢？”

“让他去吧，或许他想到了甚么。”教授说着，开始要大家将照明设备安置好。

站在墓室外，小穆仔细的再看了附近的走道，拿了铲子四处的挖了挖，的确如他所想的，附近曾经都种满了梅花，如同梦中的将军府一般。

小穆感动的说着：“万安，真的苦了你了，当年的将军，怎么会狠心的丢下你远征呢？我真的是你千辛万苦所等的人吗？”

菁颖跟在后面，相当担心的说：“小穆，你还好吗？”

小穆点点头，笑着说：“没想到，一切真的很神奇呢！”

两个人于是坐在地上，看着附近的建，小穆说起诗中的含意。

菁颖相当惊讶：“她真是一个深情的女子啊！”

“嗯！”小穆看着远方点点头。

教授从里面跑了出来：“小穆，快过来看看！有很特别的东西！”小穆带着菁颖走向墓穴之中，探照灯都打起来了。为了怕光线伤害到文物的色彩，都覆盖了一层布，所以墓室内还是有点昏暗。

这次，小穆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走道上面的壁画和文字，并非他所想像的

佛教故事，而是万安公主的生平，尤其是在遇到窦子通之后。

“窦子通！”好熟悉的名字，就这样出现在走道的石刻文字上。

墙壁上刻满了不只是子通和公主的故事，还有公主深切的希望，可是他终究没在公主病倒前，回到皇宫。

壁画上述说着子通离开了公主之后，公主天天的盼望着家书的往返，知道了子通立下大功的快乐，也向着子通诉说自己的思念，直到安史之乱前。

她至始至终，都在等着子通的回来。

看到这里，小穆已经泪流满面，没想到这一位深情的公主，和子通竟是如此的波折。

周围都是相当多的彩陶，和许多的木制彩俑。

小穆忽然想到“始作俑者”这句话。

难道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那一位绝情的将军吗？小穆沉吟。

大家都努力的在进行墓穴的纪录。小穆看到了角落，一堆堆的石板，看起来不像是本来就设计要放在那边的东西。

小穆走过去看，发现了用楷书整齐写好的一块块石板。

“大唐将军窦子通，于伊洲...”小穆念着，似乎找到了宝藏一样。

小穆发现了更重大的秘密，这正是窦子通当年的手稿篆刻而成的石板，也不知为什么会留在洞穴中，或许可以解答一些事情了！

小穆便席地而坐，不管墓穴的冰冷，开始探索一个他已经遗忘的过去。转眼间，他回到了过去的长安城。

第九章 梦碎长安

富庶的长安城，到处都充满了民族融合的新朝气。每个人都有着一股豪迈的个性。不安于现状，就是他们的特性。

在充满了梅花香味的窦将军府里，新婚的子通正在花园里教着美丽的万安公主射箭骑马的技巧，在这个时代里，这些都是相当通俗的活动。

子通要公主轻松的站立着，握住她的手，轻轻张开了这一个特制的弓。

“来，仔细的看的前方...”子通笑着指导公主。

随之轻轻放开了公主的手，箭却直落落的掉在脚边。

公主懊恼的说：“啊，不玩了啦，都射不出去。”看着子通开心的在旁边笑，公主更是脸红放下弓，楞楞的看着地上的箭。

子通捡起地上的箭，笑着对公主说：“我说要把箭架在拇指上，你怎么又忘记了呢？”

公主调皮的说道：“我就是学不来嘛，还是你射给人家看，我又不是甚么大将军。”笑着把弓拿给了子通。

子通笑着把弓箭架好，看着远方的靶，轻轻的放出箭，只看到箭在许许多多的梅树中间穿梭，啪一声，中了靶心。

“真好，真好！”公主开心的笑着。“你就天天射箭给我看就好了，那我就很开心了。”

子通看着天际，笑着不说话。

“好嘛，你就天天陪着我，那我就很开心了啊！”公主央求着。

窦家子弟历代都是开疆拓土的名将，子通也有着高远的志向。

“将军，皇上有紧急军情找你！”门外有士兵禀报着。

公主挡在门口，闹着脾气说：“不行，我不准你去，每次都跑来跑去的好累人。”

士兵相当为难的看着子通：“将军...”

子通轻轻的安慰公主说道：“这是公事，我要赶快的过去才行，不然父皇会很急的，你安心的等我回来，我再教你骑马好不好？”

公主虽然不愿，一想到又是紧急的军情，只好让子通过去了，她幽幽的说道：“你千万别欺骗人家喔！”

“一定，我会好好的陪你的。”子通已经穿戴妥当，拉开绳，回头看了看公主，笑着快速飞奔而去。

公主摇着头，笑着走回庭园中。

随着进殿，忽然看到安禄山的身影，心中感染了一丝的不详。这位皇上的义子，常常仗着自己的势力欺压宫中的人，已是众所皆知的。这回不知道他又在皇上前面说了些甚么是非。

迎面而来，子通笑着向安禄山打招呼。只见安禄山一脸冷笑着看着子通，与带讥讽的说：“这是那位神射手将军嘛，好久不见啊，看来你和公主相当的恩爱嘛！”

子通赶紧回话“是，谢谢大人关心”。

“这，你也别客套了，这一箭之仇，说甚么我也不会放过你的！”虽然面带笑容，但是安禄山语气中充满杀机。

没等子通道歉，安禄山说道：“进去吧，我想皇帝有重要的军情要告诉你！”说着便笑着离开，一股阴森森的感觉从子通的心中油然而生。

看着安禄山的背影，子通叹了一口气，没想到会有这般不讲理的人，一面赶快的进去找皇帝。

看到了皇帝相当着急的眼神，子通关切的问到：“父皇为了何事而烦恼呢？”

皇帝叹了一口气：“吐蕃又发生战乱了，真是战事连连，可怜了老百姓了！”

子通恭敬的点了头：“这是因为他们并非民心臣服，所以才会发生诸多事端啊！”

“是啊，朕也是这么想，所以相信你有办法可以解决的！”皇帝终于有点舒展了眉头。

皇帝站了起来：“刚刚范阳节度使也特地前来保你。”

“保我？”子通觉得相当狐疑。

皇帝笑着说：“是啊，真不容易啊，安禄山很少夸奖人的！他说这件事，或许只有你才有办法处理了！”

子通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安禄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将他支开，到达边疆的吐蕃部族。这样他就少了一个心头大患。

“这，父皇，臣最近才新婚不久，怎么能就此远行呢？”子通轻轻的说

着。

皇帝瞪时大拍桌子，相当的愤怒，附近的侍卫都赶紧跪下。

“我就知道，有了家室，你会连国家都不顾了！”皇帝生气的大叫。

子通赶快跪下：“不，不是的。”

皇帝继续说道：“刚刚范阳节度使就跟我提起，你会有这样的想法，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子通只好说出心里的话：“臣担心皇帝的安危啊！”

“你究竟在影射谁，安禄山忠心耿耿，你倒是相当不争气啊！”皇帝似乎已经听不下任何的话了。

子通也没办法再劝玄宗了，只好再次请求：“那恳请父皇让儿臣回去准备，好跟公主讲明实情。”

皇帝摇摇头：“不行，安禄山说，如果你和公主一起离开京城，那不就坏了大事？”

天啊！这安禄山可真是狠毒至极，一点情面也不留了。

“你就直接在宫中做准备，利用家书说明后，就赶快赶赴敦煌吧！”皇帝严肃的说道：“如果，你在中途逃脱，万安虽然是最疼的女儿，我也会将她治罪的！”

子通闭上双眼，流下了泪水。

皇帝用了公主当人质啊！

第十章 初露锋芒

接到家书的公主，失去依靠的昏倒在房中。她不知道为什么子通忍心这样离她而去。而子通在信中有说不出的苦衷，却是公主不知道的。

公主遭到皇帝的软禁。她终于知道皇帝的意图了。

突遭大变的子通并没有被击倒，出身于将军世家的他，化悲愤为力量，希望在安抚吐蕃部众后，能赶快的再看到自己心爱的公主。只有多多的写家书吧？子通在心里对自己说着。

在星夜兼程的情况下，子通到了伊洲城。伊洲，是敦煌往西域的北路，也是经常发生吐蕃暴乱的地方。

走进伊洲城，子通看到了严明的军队，这是由袁光廷所领导的精锐部队。看到每个士兵都相当的有精神，子通也相当的高兴，心中的郁闷都稍稍纾解了。和随从走进了城中的厅署，参见了伊洲刺史袁光廷。

“拜见将军！”子通恭敬的说。

看到了子通，袁光廷似乎有些惊讶。

“你就是朝廷派来的督军吗？”有一个大胡子大声的说。

子通看着他笑着说道：“是的，您是？”

大胡子不屑的说：“怎么派来一个毛头小子，能做甚么大事吗？”

虽然语带讥讽，子通仍然客气的点点头。

袁光廷笑着走过来：“你真是朝廷的驸马，兼督军吗？”

“是的，您是袁将军吧？”子通客气的说。

袁光廷说道：“嗯！我是袁光廷，而这位是我的兄弟，侯仲达！”说着指着大胡子说：“他为人率性，也因为前几个督军都相当傲慢，所以有失礼貌。”

“不妨，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了！”子通相当和善的说。

大胡子仍然没有正眼看子通，大声说道：“谁和你是兄弟了，驸马可是大的很，小的担当不起啊！”

“仲达！怎么可以那么没礼貌！快向督军道歉！”袁光廷严肃的说。

子通苦笑着说：“不用客气了，没事的。”一面心中暗暗叫苦，这下子可怎么办啊！

大胡子抓到机会：“大哥，是他自己说不用的喔，那我可要先去巡视了！”说着便大踏步的走了出去。

子通和袁光廷这时相视而笑。

袁光廷问到：“仲达生性耿直，别介意了！”

子通这时也把自己被派来的经过告诉袁光廷，只见光廷叹气道：“这内忧外患，真的是危机啊！”

一面也安慰子通，希望他能好好的休息。

子通一面问起了将军有关吐蕃部族叛乱的始末，了解实情后，子通向袁光廷说：“我以一个驸马的身份，到这边来是相当不适合的，若是说督军，我想城中会有很多不满的声浪，不如请将军让我当参军之职吧！”

袁光廷点点头：“这倒是真的，我想仲达也是因为这件事，而心生不满吧！”

光廷心里想，这个年轻人果然相当不简单，愿意屈就自己，稳定城中将士之心！或许他能让吐蕃部族真心归属。当下任命子通为城中参军。

随即和子通讨论吐蕃叛乱之事，子通向将军提起，要和吐蕃之间有两好的关系，而不只是一再地讨平叛乱。

袁光廷相当的同意，可是现在正是两边僵持不下的僵局，倒是没有时间再等了。况且吐蕃部族士兵相当多也相当的骁狠善战，如果发生战事，伊洲城并不讨好。

袁光廷相当的烦恼，虽然伊洲的士兵个个都训练精良，但这确实不是相当好的战争时机。

“我担心，现在如果不赶快的将叛乱的部族讨平，会有更多的部族一起攻打过来，子通你有很好的办法吗？”将军问着子通。

子通想了一想，向着将军说：“我有一个险计，但是不失为解决现在情况的办法...”说着便在将军的耳旁说着。

袁光廷听完了之后，沉吟了一下，便大怒的对着子通说：“你说用这种出卖大唐的方法？别忘了你是大唐的子孙啊！”说完便把令旗掷在地上。

袁光廷对着附近的参将侍卫说道：“再有人说出和谈，便将他斩首示众！”

说着生气的走了出去，对着正在操兵的仲达说道：“二弟不用练了，大唐竟然用这种人来当我们的督军，我们还有甚么希望！”

回头看看厅署中的子通，恨恨的说：“看在你是驸马的份上，姑且饶你一命！”说完便向着将军府走去。

大家都瞪着子通，看着这一位传说中智勇双全的将军，却在今天讲了有丧国体的话。

仲达生气的走进来，抓住子通，狠狠的揍了一拳，生气的说：“你给我小心一点，别再让大哥生气，不然管你是甚么驸马太子，我都一样不留情面。”

被打了一拳倒在地上的子通，嘴角留着血，由随从扶起，狼狈的走出厅署。

从这天开始，伊洲城的袁将军似乎病倒了，也没有起来操练军队，都是由侯仲达亲自督导城中的防御。

而子通受辱之后，索性寄情诗酒射猎，有时候就带着十几个随从，在伊洲城外打猎，偶尔才回到城中补给。偶尔会被城中的参将辱骂，却也不以为意。

过了十几天，这件事倒是传入了吐蕃部族的耳中，族长相当高兴的和大家开怀畅饮。

部长比耶说道：“没想到，这唐朝的糊涂天子，派了这种糊涂的女婿来

这里丢人现眼，人还没到，就怕起我们来了。说不定过几天，天子就亲自来叫我老爷啦！”

其他人说道：“是啊！没想到传说中的年轻将军，竟然是如此胆小害怕，我看他看到我们，可能连弓都不会拿呢！”

比耶微醺的说：“我看啊，我们已经不用打了，他们内斗之后，伊洲就轻易到手了！”

比耶继续劝大家喝：“我看大家多喝一点，过几天我们就拿下伊洲城吧！让袁光廷好好的惊讶一下，我们不是脓包啊！”

忽然有人进来通报：“大人，刚刚发现有一队士兵在山脚下！”

比耶跳了起来：“怎么的，你知道谁吗？”说着大家酒都醒了一半。

通报的人说道：“好像就是那个新来的督军，他好像在附近打猎吧！”

比耶哈哈大笑：“好个大唐驸马！真是不知死活，我们把他抓到手，好跟袁光廷谈判吧！或许连一兵一卒都不必牺牲！”

说着便吩咐下去，准备轻装，好过去将子通歹个正着！

大家也都是酒酣未醒，正要上马的时候，忽然一箭射中比耶的帽子！

比耶惨叫一声，酒已全醒，翻落马下，等到站起来的时候，已经被士兵团团围住了！这瞬时之间的状况，让这个吐蕃部族完全不知情况！

这时候，一个人拿着弓箭出来，笑着看着比耶，轻轻的说道：“我这一箭，射的好吧？如果我连弓都不会拿，那我看这箭可能会取了你的性命喔！”

比耶狠狠的看着他，还不是很清醒的说道：“你！到底是谁，怎么敢跑到我们的指挥营里！”

“我？我就是你刚刚说的，大唐伊洲参军，窦子通！”子通笑着说。

第十一章 狼烟永靖

子通和大家在大厅里庆功，这次的奇袭迅速的解决了伊洲的危机。

袁将军高兴着举起酒杯说道：“子通！这次你的功劳不小！相信短时间里吐蕃部族不会群起围攻伊洲城了！”

“哪里，这都是因为袁将军愿意让我放手一搏啊！”

城中的部将都一起站起来向子通敬酒，他们也对自己当时对子通的不礼貌而道歉。

子通笑了起来：“如果不是大家一起把这出戏演的那么逼真，那吐蕃部族怎么会松懈下来呢！所以功劳是大家的！”

说到这里，大家更觉得不好意思了。

子通开始慢慢的向大家讲述着如何的部署伏兵，和当时献计给袁将军的过程，大家都对袁将军的果断，和子通的智慧感到佩服。

“可是，用兵是很忌讳用险的！”子通谦虚的说。

袁光廷点点头：“的确，在寻常时刻，用兵稳重为上，奇计也真的非在必要时刻，是不宜使用的。”

正当大家讨论着这次的战果时，忽然一个人打着赤膊进来。

“窦督军，请你用军法处置我吧！”说着，那个人跪在子通前面，他是侯仲达。

“我不该重打您的，是我鲁莽，连这是计谋都看不出来，还冒犯了您，真是罪该万死！”

“子通，我想这不是他故意的，你就从轻发落吧！况且仲达平时也有不少军功，就将功抵过如何？”袁光廷向子通求情。

子通站了起来，手里拿了一碗酒，走到侯仲达跟前，静静的说道：“既然你要我罚你，那我也不必客气了！”说着回身看着在场的军官们。

大家都替仲达捏了把冷汗。

子通说完扶起了仲达，将手里的酒递给仲达说道：“我就罚你喝完这碗酒如何？”说完示意大家共同举杯。

“好！”仲达是性情中人，一口饮尽。

子通拉着仲达和袁光廷一起坐下，这时袁光廷说道：“我已经和仲达是兄弟了，不如我们和子通也一起结拜为兄弟呢？”

随着在场所有将官的欢呼，袁光廷、侯仲达和羹子通三人的手紧握在一起，伊洲城终于是上下一条心了。

当大家继续饮酒的时候，子通拿起了一碗酒，对着大家说：“似乎少了一个人！”

大家狐疑着看着子通，子通向着袁光廷说道：“大哥，我想该是把比耶放出来的时候了！”

“这比耶在吐蕃部族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况且也是你辛苦才抓来的，就这样放了他，岂不是要让伊洲再陷入苦境？”

大家也点头称是，袁光廷继续说道：“除非你有把握让他臣服，不然太冒险了！”

“我相信，人非草木，应该不会有这样不通情理的人吧？”

“可是这比耶可是一条硬汉子啊！”仲达也相当的不赞成。

忽然有士兵从外面跑来：“报告将军！外面吐蕃部族集结士兵，围住整个城池了！他们扬言要救回族长！”

“啊！这可怎么办！”大家开始喧哗不定，要放要杀的论调开始蔓延。

袁光廷走到门前，阳光从门口直射，照在他身上，沈思的面容相当凝重。

“以和为贵！”袁光廷低声的说道。

“窦参军听令！”袁光廷转过身来，全身笼罩在光芒之中。

“在！”

“即刻去找比耶，安定城外吐蕃民心！”

“是！”子通相当有自信的领令之后，拿了一壶酒走出门外。

仲达问袁光廷道：“大哥知道他要怎么应付吗？”

袁光廷抚着胡子说：“我知道他怎么想，只希望比耶能真的体会战争造成的民苦了！”说着看着走向校场的子通。

校场上，一个彪形大汉被绑在柱子上。口里一直大声的叫骂着。

“你们这些汉人，只会耍些计谋，论起真的打，你们袁光廷都不是我的对手啊！”

看到子通走近，比耶更是啐了一口。

“你这臭小子，趁我们不注意偷袭，怎么称得上男子汉！还不快把我解开！”

子通笑了笑，解开比耶手上的绳索，斟了一杯酒，递给了比耶。

比耶偏过头去，不领情。

“如果比起打，你连我这个臭小子都输了，那怎么办？”子通示意要侍卫让开。

“如果真的输了你，那我任凭你处置吧！”

子通笑着摇摇头道：“哈哈！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那我现在就可以把

你任凭处置了！”

“那不如你现在一刀杀了我吧，你们不是说士可杀，不可辱吗？”

“不，我只希望你陪我到处走走！”子通说着将比耶完全的解开。

侍卫都相当紧张的护卫着校场，深怕让比耶逃脱了。

“你们别怕，我比耶绝不是这种人，你的条件这么简单，我怎么知道，你到时候会不会出奸计算计我？”

子通把比耶带到场中央：“如果我算计你，我发誓就让我五雷轰顶，如何？”

眼下也没别的办法，比耶于是点头答应了。

子通要士兵回去通报，向袁光廷说明要和比耶的比试。然后问比耶：“你想要怎么比呢？”

“我们就比打鬥，和射箭好了！”比耶惯战沙场，对他来说这两项都是拿手绝活。

这时候，城中的军官，一支由侯仲达率领到城上守卫，而为了表示对吐蕃的敬意，袁光廷亲自到校场来观礼。

“万事小心了，子通！”

子通笑着点点头。和比耶对阵了！

只看比耶一股脑的猛力冲过来，跟随着震天般的吼叫，气势的确惊人。许多人被比耶的气势吓的目瞪口呆。

相反的，子通却张开双脚，稳住了马步，把身体的重心放低，准备接受比耶的攻击。只见比耶击出右拳，子通用左手挡开后，准备重击比耶的胸部。

忽然间，比耶左脚飞踢，原来刚刚只是比耶虚晃的招数！

子通忽然将马步转成虚步，扣住左手后，再将左脚飞踢抵开，改成弓箭步后，顺势扫开比耶右脚！

只见比耶一个重心不稳，摔了个四脚朝天，引来了大家的嘻笑！

比耶起身后更是恼羞成怒，跳起来准备抱住子通，子通利用双手的旋转化开了比耶的双手，而只能眼睁睁看着子通向着毫无防备的身体攻击。只见子通迅速的将比耶接住后，退开，也避免了比耶有可能受到的伤。这个举动让比耶着实的吓了一跳！

比耶停下身来，说道：“看样子你打鬥的功夫不错啊！可是我看射箭就不行了吧！”说着拿了一把弓，和箭袋迳自的走去另一边。留下了子通和观看的众军官。

“上次你是偷袭我，这次我们就来个公平的决斗，看看谁的技术好吧！”说着便张弓向着远方的靶射去，一连三箭，每一箭都射中靶心。

连军官里都发出了惊叹的声音。

“我听说，你曾经在当今唐朝皇上面前表现过，我看这或许只是谣传罢了！”比耶相当鄙视子通。

“或许吧！那我就照着在宫廷做过的再做一次罗！”子通还是自信满满的对自己的靶一连发了数箭。

令人惊讶的是，三枝箭几乎就中在同一个点上，又是迅速的达成，在场的人都对眼前的事不敢置信。

“好！”袁光廷站起来赞赏，忽然大家也同声应好。

比耶看着自己专精的两项战技，都很明显的输给了眼前这一个小伙子，内心也不由的钦佩，但是为了保住自己尊严，便很淡然的说道：“好吧！你

说要去哪里走，我去便是了！”

子通笑着点点头，便带着比耶，走向城中的街巷里。看着沿路上的伤残士兵，和从城外迁入的汉人子民，都是饱受战乱摧残，饥不可堪。

“何苦呢？比耶大人？一场战争，却是妻离子散，战胜者犹是如此，那战败者更是凄凉！”子通边走，边慰问着子民们。

看到眼前一幕幕景象，却是由战争所造成，比耶的震撼自然非同小可。

“我并不乞求比耶大人能终止吐蕃一连串的战事，但是我希望大人在每次战争的时候，能为自己的子民，为我大唐的子民想一想，毕竟他们的生命只在你的一念之间啊！”

比耶静静的沈思着，看着眼前的残酷景象，却都可能是自己的私心造成的，真的是相当的不忍。

“我...我能请窦将军和我一起出城去，我想去看看自己的子民现在的情况！”

子通笑着点点头：“大人既然有此想法，我想没有拒绝的道理。”便回头要侍从准备快马。等两人走到城门时，袁光廷也在大门迎着。

“比耶大人，子通的一番话，希望你好好的思量啊！”

“我会的！我很羡慕，你有那么多的猛将，还有一个充满爱心和智慧的将军！我回去后，会好好的和部下讨论的！”比耶说完随即上马。

“子通，一路上小心了！”袁光廷向着也上马的子通致意。

随着大门的开启，比耶和子通一起奔向茫茫的黄沙之中。

第十二章 云开见月

小穆一行人进入万安公主的坟中也已经接近两个月了，这段时间里，小穆和菁颖努力的读着墓中有关窦子通的点点滴滴。这堆石刻板相当忠实的记录了子通到了伊洲城后所做的一切。

小穆经过这段时间的熟读这堆石版，才知道子通真的是一个智勇双全，而又充满爱心的将军，除了感动之外，也有一份骄傲。

他知道，梦中的影射告诉了他，自己就是这位曾经在伊洲城写下光荣历史的窦德，窦子通。

看到了菁颖望着墓室墙壁慢慢的落着泪，小穆赶快走过去。

“怎么了？甚么事让你伤心了？”

菁颖指着墙壁，摇着头不说话。倔强的她，竟然为了墙壁上书写着公主的悲戚而感动。

小穆走过去，轻轻的拥着她，安慰着，也陪着菁颖看下去。

原来在子通离开京城之后，公主随时不忘着家书往返，知道子通喜爱梅花，总是在每封信里夹着一枝梅花，希望子通早点回到京城，也希望子通一直如喜爱梅花般的爱着她。

子通的军务一直繁忙，也不时着惦记着家里的娇妻。往返书信的频繁，在一个充满边乱和交通不发达的时代里，令人难以置信。

当然平反吐蕃的乱事，并且感化了部族的军功，也传回了京城。

一方面为了自己的丈夫感到骄傲，一方面也希望能早点见到子通。而玄宗知道了子通在伊洲城的事迹，也相当高兴的将软禁的万安公主放出。

皇族内多的是没有能力，却想图富贵攀附贵族的公子爷，看在这些他们的眼里，当然很不是滋味，而身为他们妻子的这些公主更是眼红。

看着周遭的亲朋好友整天的冷嘲热讽，万安公主真的是伤心欲绝。

只能向父皇诉苦了，万万没想到，担心失去势力的皇亲贵族，早就在皇帝面前说了一千万次公主的不是，恃功自大，贪赃浪费，早就是皇帝对万安既有的印象。

如果不是子通在伊洲的英勇事迹，公主或许早就被贬为民女，流落各地了。

“子通！你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你真的忘记了我还在等你吗？”这句话，出现在墓室中千千万万遍了，看着墓室中央的半坐起的石雕像，似乎看着远方的伊洲城，等着她思念的夫君回来，再教她射箭，教她骑马。

“我不会再笨的把箭掉在地上，我知道要用姆指扣着箭...”一句话，和墓室中摆的已腐蚀的弓箭，件件都让人看了心疼。

菁颖看着周遭事物和墙上的事迹，生气的重着墙壁，大声叫道：“负心汉！你只为了自己，却忘记了自己曾经深爱的人，留着在京城受苦！”

看到这样的事情，小穆更是难过，没想到自己曾经觉得骄傲的英雄，是这样的无情。

菁颖留着泪看着小穆：“说！你真的是那个负心汉的转世吗！”

“我...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在梦境中发生过石板上所说的许多事情...”菁颖挣脱小穆的手，哭着跑出了墓室，不发一言。

突如其来，小穆不知道如何应付。看着菁颖离去的背影，小穆叹了口气，继续看着墙壁的叙述。

子通为了改善伊洲城附近吐蕃部落的生活，在和比耶一起到过部落中看过战乱之后的吐蕃部落，发誓要让这里的人民能有更好的生活。

请城中懂得耕牧的人，对吐蕃部族的人进行指导，并且和城中的师傅讨论如何将附近的绿洲和水流，做最好的利用，在富足的情况下，大家会有更好的生活。

虽然对水利完全不了解，子通还是吩咐师傅对党水的水流好好应用。

“这样子，当大家富足，没有战争的必要，而吐蕃和城中居民又和平相处、互相帮助，我相信就是我完成使命的时候了！”子通在心里高兴的说着。

功高震主这句话，曾经发生在自己祖先，子通却忘了。窦威的故事，一直在窦家流传着，长上常常告诫子通，千万别步上延安郡公的后尘。子通却在这时忘记了。

皇上的狐疑，再加上皇族的风点火，皇上开始对子通反感了。但是还有一个更反感的人：范阳节度使，安禄山。

此刻的安禄山，正要开始一个相当大的阴谋，却也切切不忘当日在京城的一箭之恨！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窦子通！”想起这句话，想必当日的子通还是相当不舒服吧？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安禄山占领了河北，向着京城推进。

万安公主和子通，终于因为战乱而失去了联络。

随着皇族的迁徙，万安终于离开了长安，向着四川出发，但是她仍然细心请家仆把信笺送去给敦煌伊洲的子通。很可惜，这封信或许并不曾到达子通的手中。

就在战乱发生后，伊洲城也被安禄山给包围了，这阴险的安禄山，当然

不会放过这次的机会。在伊洲即将陷落的同时，正要攻城的叛将子通活捉凌迟。

小穆闭着眼想着当日的情景，感觉血光飞驰，周遭的血腥弥漫着。不自觉的冷汗直流。

由于皇上对子通的不满，对于当日子通希望加派人马不予理会，城防当然抵不过有心活捉子通，派了重兵的安禄山大军。

直到城破的那一天，万安公主都不能如愿的看见自己心爱的人，这是始料未及的。

接到城破、军队殉城的消息，万安的心破灭了，发狂的她，怨恨的咒骂所有的人，也包括了糊涂的皇帝，这话更是有心人最想听到的。

曾经是自己疼爱的女儿，还有个威震边疆的女婿，玄宗毫不留情的把万安关入大牢。一再的做错事，却没有丝毫的悔改，就这样活生生的拆散一对相爱的人。在明理的大臣奔走下，万安废为庶人，离开大牢。

小穆静静的想：“这是万安出家的原因吧！”看着整片墙的心酸史，小穆也觉得真的是造化弄人了。

出家后的万安，不久后就伤心成疾，病死蜀郡。

消息传回皇上耳中，这时的皇上才懊悔起来，知道了自己的糊涂，却唤不回心爱的女儿。在一个战乱的时代中，下令厚葬，并且完成公主最大的愿望。

“就是这篇遗书吧！”小穆看着墙上最后的几行字：“愿与夫君共游旧梅园，弯弓骑马，夫唱妇随，名利浮云，我不与于，然伊洲城陷，冀望身走伊洲，盼君能归！”

相信子通仍然存在世上，也希望能再次看到他，是万安心中最希望的事。

虽然皇上不愿意让公主就这样葬在异乡，却也尊重公主的遗嘱，命令工匠打造石棺，并且派出军队护送，希望完成公主的愿望，葬在伊洲，陪伴子通。

“或许，路上的叛军，对于一个这样的队伍并不感兴趣吧？”小穆擦拭眼眶中的泪水，至少公主完成了最大的心愿，到了敦煌来陪伴夫君。

看着眼前的一切，小穆心中无限的感慨。

第十三章 旧情难舍

这些日子以来的磨练，小穆渐渐的成熟了，不再像刚开始的毛躁。而李教授也和他完成了许多的鉴定工作，但是小穆在得知了子通和万安的故事后，似乎总是心神不宁。

“小穆？你怎么了？怎么大清早的到陵寝来？”教授相当担心的问，他

看出小穆似乎有重重的心事。

看着小穆摇着头看着墓室入口，教授和蔼的说道：“不管你是否是当年的子通，这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不必钻牛角尖的揽在自己身上啊！”

“如果有一个女孩，天天盼望你回来看她一眼，你却辜负她的希望，如果是子通当年知道了万安的悲凉，你说他会不会懊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你也看到了在墓室里所记载窦子通的事迹，对他来说，为了伊洲城民、为了唐朝的声威、为了吐蕃的民众，我想他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吧！”

小穆一脸茫然的看着陵寝附近遗留下的梅树遗迹，颤抖的说道：“那也就是说，不必为了自己所深爱的人来牺牲罗？万安也是人啊！而他努力的结果，是被一个糊涂皇帝出卖，而他用心的伊洲，却是被自己的仇人焚烧！”

教授也叹气的说道：“一切都是造化弄人吧！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一面看着小穆打趣的说道：“你不是对菁颖有好感？看你们成天在一起，你不觉得把握现在很重要吗？不要为了一个旧事，成为阴影覆盖住你的未来啊！”

“我决定，我今生不娶了，为了万安公主，这是应该的！她苦等了几百年的人现在来了，却是在这时候再喜欢上其他的女孩，那她不就白受了那么多的苦？”

教授微怒的看着小穆：“为了一个已经去世许久的人？一个你本来就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放弃你自己的未来？菁颖在你生病的时候照顾你、和你谈心，那她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我又没有向她表明我喜欢她？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知道了曾属于我的过去，我不会再离开万安了！”

“你连自己是不是过去的窦子通都不知道，就决定一定要这样守着万安的陵寝一生，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带你来这里！”

小穆抚着地上的石板，轻轻的说道：“这是我该赎罪的时候了！”

小穆说着独自走进墓室里，经过长长的走道，又经过了昨天看过的有关万安公主的碑文，不禁悲伤的抚摸着最后公主的遗嘱，感觉在遗嘱后面有着四个似乎是用小刀子刻上的字，有点生气的说道：“不知道是哪个考古队员自作主张的乱做纪录！就这样破坏了公主的墓！”

回头一看，菁颖也走进来了，不发一言的把一张纸递给他，之后就转身离去了。

小穆打开来看：“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抱歉，可是，真的是让我很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希望你原谅我，就让过去的随风而去吧？”

小穆看完，再回头看看石碑，难道上面的字是菁颖生气的时候刻上去的？

“太任性了！这样子来骚扰公主的陵寝，真的是太任性了！”说着生气的撕碎了手中的纸条，跑出陵寝外。

菁颖在门口害羞的看着小穆，轻声的说道：“对不起喔！”

“对不起？做错事才说对不起？你这样扰乱了公主，我会原谅你吗！”小穆生气的喊着。

大家都被吓到了，菁颖也吓呆了，许多调查员停下工作，教授和老黄也走过来。

“怎么了？你们吵嘴啦？呵呵呵呵...，这样不好喔！”老黄笑着打圆场。

“小穆，怎么可以这样对菁颖发脾气呢？”教授指责着小穆。

小穆生气的喊着：“她私自进去在石碑上刻字，太任性了！我怎么会原

谅破坏公主久眠的人呢？”

“我？我又怎么了，像你这样爱公主，你就搬进去和她住好了！”菁颖也爆发出来，生气的吼着。

“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小穆说完转身走向墓室，把手中撕碎的纸片往天空一。

看着小穆离去的身影，老黄质问着菁颖：“真的吗？这样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也怪我？好！那我就滚得越远越好！”菁颖像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哭着跑上车子，开了就跑了。

“老黄，你太莽撞了，怎么不问清楚呢？”教授摇着头。

“唉，这小孩子被宠坏了啦！”老黄也摇着头，无奈的继续手里的工作。

“她哭完，发完了就会回来的，别担心了！倒是小穆怎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刚刚真的把我吓到了。”

教授生气的说：“我看，他是被这个陵寝给缠疯了！整天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真是的！”

“哈哈，你说那小穆和菁颖是不是绝配啊！”

“我说老黄啊！说笑话要看时候，现在你还有心情说笑啊！”教授摇着头。

“你这个脾气还是没改，真是受不了。”

“不然怎么办？别看得太严重嘛！”老黄笑着说。

小穆在墓室里整理着其他的東西，刚刚由调查员发现着一箱装满纸制品的箱子，里面或许是当年的家书，大家如获至宝的小心处理着。

“小心的搬出去，用红外线进行字体的重建吧！”小穆和许多人考虑过后说着，毕竟年代已久，字体和纸面都破损很多地方了。

期待着能早日看到公主和子通的家书，小穆有点焦急的看着搬出去的箱子。当东西慢慢的整理好后，墓室又呈现了相当整齐的状况。

“当年应该是这样吧？”小穆忧郁的说道。

“啊！”一个调查员高声的叫着“怎么了？”小穆走到那位调查员面前。就是记载万安公主生平的那面石碑墙。

调查员似乎不敢相信的看着手中拓下来的字，狐疑的拿给小穆。

小穆看完，也大呼一声！这是自己以为是菁颖刻上的四个字，原来上面刻的是：“万安于此”。很明显是坟墓完成后才刻上去的，那这是谁刻上的呢？会是建坟的师傅，还是...第十四章 疑云重重

直到正午了，还是没有看到菁颖的踪影。大家着急的四处寻找，可是仍然没有下落。

教授相当生气的指责小穆：“你怎么都不把事情弄清楚？就这样冤枉人家？我还以为这些日子，你受到这些历史的熏陶，会成长一点，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小穆相当自责的不发一言，相当懊悔自己的鲁莽。可是已经没办法挽回了，他努力的想着菁颖可能去的地方。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仍然在附近都没有菁颖的下落，大家都准备要向当地的公安报案了。就在这时候，老黄慢慢的走进帐棚，拿着一壶茶看着大家，好像完全不知道菁颖失踪的消息。

“嘿，你们怎么看起来很焦急的样子啊？发生甚么急事了吗？”

教授没好气的说道：“看你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你知道女儿失踪了

吗？”说着摇头生气的看着小穆：“都是这一个混小子捅出来的问题！我真的不应该带他来的！”

“应该！应该！你瞧瞧他来了，起了个怪风沙把这沙丘吹的一乾二净，小穆是大福星唷！”老黄还是慢条斯理的样子。

“对不起，黄教授！”小穆相当懊悔的当众跪下，向着老黄道歉着。

“你...你这是干甚么！快起来，多难看啊！我说你们怎么把事情看的那么严重？小颖没事的啦！”说着扶起了小穆。

老黄找了个椅子坐下，看着小穆说道：“不过，看你那么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我建议你去沙洲古城找找她吧？我记得她这一阵子很喜欢到那边去散心吧！去看看罗！”

小穆听到老黄这样说，便问着沙洲城的走法，随即快步跑了出去，这时候老黄在后面叫着：“你真的太莽撞了啦！这边到古城也要三十公里，你慢慢的跑，那可能会在她回来的时候遇到她罗！”边说边笑着把一支车钥匙丢给他。

“谢谢！”小穆既紧张又高兴的向着车子跑去。

“别忘了，菁颖喜欢在西城门的佛塔附近散步啊！去那边应该找的到喔！找不到不要回来啊！”老黄继续高声的叫着。

小穆在车中大力点点头，发动后迅速的驶离。

“希望找的到！真的是急死大家了！”教授擦着额透上的汗。

“嗯，我想，应该是找不到吧。”老黄一边说着，一边喝着茶。

教授听了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说，你不是说菁颖喜欢到古城散心？”

“我想她现在在古城是没有错啦！只是...”老黄笑着不答腔。

“只是？”教授急着说道：“你别卖关子，快告诉我只是甚么！”

“只是，她是喜欢到东门的觉河河边休憩，这种大热天到西门去干甚么？”老黄笑着。

“你！那小穆不就白去了？”

“不会啦，去西门只有一条路，一定要经过东门前的木桥啊！”老黄奸诈的笑了笑。

“欺负我的女儿，怎么可能会那么轻易饶了他呢？”

“你！你怎么永远改不掉你这个毛病啊！真是的！”

“心疼了啊！你刚刚不是也大声的指责小穆啊！年轻人要多晒晒太阳才健康嘛！”

教授耸耸肩的说：“不跟你说了，真是的！”说着，自己走去和其他的研究员讨论古迹的文物挖掘状况了。

小穆已经在西门附近找了好久好久，烈日下挥汗如雨，可是就是没有任何踪影，焦急的他，忍不住的高声叫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过去，小穆正快被烈日烤乾了，可是他深信老黄的话，正当颠簸的快跌倒的时候，忽然发觉在背后的城墙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小心！看你快昏倒的样子。”是菁颖！小穆高兴的回头高声叫着。

菁颖随着倾圮的城墙滑下来，走到小穆的面前，又怒又喜的说道：“谁跟你说到这里来找我的？是我爸爸吧？”

“是...是啊！”小穆脸色相当不好，大概是被太阳晒晕了。

菁颖扶着他在树旁坐下，看着虚弱的小穆说道：“你怎么会到西门来的？这也是他说的？”

小穆轻轻的点着头。

菁颖笑着说：“你真的相信啊！呵呵呵呵...，他逗你的啦，这大热天的，我怎么会在这边晒太阳哪！”

小穆无力的笑着说：“我是来道歉的，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

菁颖有点生气的说：“你还说！看你那时愤怒的样子！你真的是不该对我发脾气的！”说着站了起来走向西门。

“别离开我！原谅我好吗！”小穆努力的想站起来。

菁颖赶快过去扶他，无奈的笑道：“看你受了这样的折磨，也急坏了，我姑且先原谅你！不过我先讲清楚，我可没无聊到去破坏你宝贝公主的墓！”

小穆看着菁颖的脸点头：“我相信你，那你为甚么要给我那张纸条呢？”

“我就知道你误会了，我向你道歉我在知道窦子通的事后，不应该向你发脾气，毕竟你不是他，至少不是当年的他！”

小穆真的觉得自己误会了菁颖了：“我真的错了，能原谅我的鲁莽吗？”

“你再道歉，那我可就不原谅你了喔！大男人婆婆妈妈的！”菁颖笑着将小穆慢慢的扶回车上。

“不过，你真的别因为墓室的事，怪罪自己，毕竟或许子通真的是你，也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公主也不知哪里去了，对吗？”

“嗯...”子通点着头，心中深思着到底是谁在墙上刻了这四个字。心中开始起了疑问。

回到陵寝附近，小穆和菁颖感受到和往常不同的气氛，随即快步走进营帐里，似乎大家都再讨论着一件大事。看着他们的出现，大家先放下一颗心头大石。

小穆和菁颖走过去，看看大家在讨论甚么，这时候教授把手中刚拿到的重建的墓室中纸制品的影印本交给小穆，让他对照着先前的石壁上刻字的拓本。

小穆相当仔细的比对之后，惊讶的看着大家，拓本和重建后家书上的笔迹相当神似。

“这是公主自己刻上的！”小穆惊讶的说道。

第十五章 瞒天过海

四个字的震撼，的确让大家不敢置信，当大家急着寻找事实的真相，小穆更是比大家都着急。经过了这些日子的感觉，他已经完完全全知道自己就是子通的化身。

“为了子通，更是要了解到底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小穆心里想着。

而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调查墓室里的石棺，这也是大家都一直不敢做的事，亵渎古人的棺木，是一个相当不被大家认同的方法，而小穆更是坚决的反对。可是事到如今，又没有足够的文献证明大家的疑问。

“不可以，我不能接受开棺的事实，不可以！”小穆大声的喊着。

“可是，你有更好的办法吗？解答你的疑问不是你来这边的主要目的？”教授试着要说服小穆。

“不！我不允许大家这样骚扰她的安眠！”小穆失去理智的叫着。

“我看，等到有更好的办法再说吧？”老黄无可奈何的说着：“不妨先过去看一下墓室里还有甚么线索吧！”

“你除了你的公主，你心里还有甚么？”菁颖苦笑着说，走出了帐棚。

这几天以来，小穆和菁颖似乎有意的分开着，或许菁颖真的在意小穆一味的守护公主吧！而小穆也因为想将心沉静下来，而和菁颖保持了一段距离。这些事情看在老黄和教授的心里，真的是觉得相当的无奈。

大家走到墓室里，和工匠审视着石棺，雕刻的相当细腻，也相当的平整，尤其是石棺上面半卧的公主雕像，更是让人相当的惊讶在唐朝时代的手工发达程度。

“这，这棺木的设计很特别啊！”工匠说着。

“怎么说？”老黄拿着记录本。

“由重量来看，这石棺的确是中空的，可是怎么找不到任何的接缝呢？”

“不可能！那当年要怎么把公主放进去呢？”菁颖说的很小声，深怕又勾起小穆的伤处。

“我也是很好奇，不过的确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接口，也许...”工匠深思着“也许在接缝的地方已经覆上石灰泥了！”工匠更仔细的看着。想找出接缝的细线。

这是一个雕刻很精细的石棺，大家把焦点注视在上面，终于发现了相当细的接缝，但是看来也相当牢固的接了起来，如果要开棺，势必要破坏这一个精美的雕刻品。

工匠不愿意骚扰死者，也因为这一件石棺真的是太美了，他不愿意破坏这么一个宝物，所以不赞成开棺的建议。

“看来，必须要用到X光了，那必须把这件石棺搬运到有设备的地方了！”老黄看着大家说。

“我先去接洽设备，那我们准备把石棺搬运到附近的大城市去吧！”老黄停了一下，等着看看大家的意见。

考虑过不愿意让公主的棺木颠簸远途，但是考虑破棺的毁损，小穆不愿意的点了点头。

大家也都没意见了，老黄于是走了出去。

当棺木放置在恒温箱中放上搬运车后，老黄选定了搬运的人选，他要菁颖跟着搬运车去。

“不！我要去，我不能放着公主离开啊！”小穆相当的不愿意。

“这，老黄都让菁颖去了，你也应该放下心了吧！况且你也人生地不熟，去了有没有帮助，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要你去处理的呢！”教授不管小穆是不是愿意，拉着就往营帐里面跑。

“我会好好的对待你的宝贝公主的！你放心吧！我会完完整整的带回来给你的！唉！”菁颖说完，就上车走了，似乎有点失望。

看着车子卷着黄沙漫漫的远离，小穆忽然有一种失落感，不知道是因为公主的离去，还是菁颖的离开，这是来到这里后，第一次有可能好几天不能看见菁颖了。

“放心好了，我女儿别看她一副漫不经心，她办起事来可是很细心的！别再挂念了，很多事情要你处理的！”说着又回去墓室里了。

看着满桌子的资料，小穆的心根本静不下来。走去拿了墓室里家书的影印本，对照着拓下来的四个字“万安于此”，小穆看着发呆。感觉上，菁颖

离开后，他整个人都觉得不对劲了。

“不！不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我是来找万安的啊！万安才是我要等的人，我不能辜负她的心意！”小穆对着自己喊着。

小穆又看看营帐外，就希望能看到车子开回来，菁颖能从上面跳下来，笑着跟他聊天。

菁颖只不过离开了两天，小穆却整个人都没有精神了。

“我来给她写一封信好了！希望能寄的到！”小穆说着走向桌子边，忽然间，一个灵感冲进脑袋。小穆又走回去看了看桌上的家书。

小穆大叫了起来，大家都冲进来看着他，深怕发生甚么事了。

“你怎么了？不要紧吧？”教授担心的问着。

老黄说道：“我说他是想我女儿想疯罗！”说着笑着看着小穆。

小穆不好意思的说道：“我发现了一件事！”

说着小穆拿着墓中的家书给大家看：“大家仔细的看，这些家书是谁写的？”

“看着署名，自然是万安公主罗！这么简单都不知道，你真的想我女儿想疯啦？”

“正经一点，老黄！”教授说道。

小穆笑着点点头，又继续说下去：“但是这是公主的墓，如果存在的，应该是子通写给公主的家书吧？”

“对啊！怎么没想到！我们发现的不只有子通写的信，还有很多公主的家书，一来一往的，应该是双方各有对方的信啊！况且兵荒马乱的，怎有可能拿得到对方的所有信？”

“没有道理请家仆送过去，看完再拿回来的吧！”老黄表示同意，大家看着小穆，等着小穆下结论。

“会保留家书下来的，除了自己之外，别人不可能拿到，所以...”

这时候，有消息从菁颖那边到了，一封信，是给小穆的。

小穆赶快拆开来看，里面是一张石棺的X光照片图，和检验的结果报告。很明白的显现出，石棺内不曾放过人，但是菁颖也附了一张信，小穆打开来看，石棺内似乎有刻着一些文字，菁颖希望能打开棺木来查明事实。

小穆征得大家的意见后，同意将石棺打开。

这时候教授说道：“你这次怎么会那么快的决定，要打开石棺呢？”

“对啊！而且你的结论还没说！”老黄也提起刚刚小穆讲了一半的话。

“这是因为我相信，当年公主并没有病死，而且曾经和子通见面！”小穆幽幽的说道。

第十六章 抽丝拨茧

虽然小穆的结论下得很武断，但是其实也不无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有可能的线索了。一方面大家等着菁颖的报告，一方面大家更努力的搜寻墓室里的蛛丝马迹。

“有甚么进展吗？”老黄看着墓室里灯光出奇的光明，或许会造成古墓文物在色泽上的损伤，但是得快速的解决这个疑团。

看着每个研究员摇着头，大家也都似乎觉得，不可能再发现新的线索了。看来只能等菁颖的结果。

“等一下，看看这边，有一个石制供桌，上面有五个雕像，是不是有别的意义啊！”教授指着直对洞口墙壁上的石雕说道。

“嗯，以前光线不大，入口又被石棺挡住，的确没发现过这些石雕群，不过唐朝兴盛佛教，有这样的设计并不稀奇啊！”老黄看着中央墙壁上的石雕。“我相信研究员也仔细看过这些石雕了，应该没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老黄看着小穆。

小穆看着石雕沉思，似乎这些石雕有着吸引他的地方，好像在哪里曾经见过。

低头看着石雕旁边的说明：“释加牟尼、阿难、大势至，都是佛和佛弟子...”小穆低声念着。

“怎么！有新发现吗？”教授看着小穆。

“好像，好像在哪里曾经见过这样的雕像，可是想不起来。”小穆无奈的摇摇头，“看来，线索真的断了。”叹口气无力的坐了下来。

这个礼拜里，小穆真的了解了没有菁颖陪伴的孤独，才短短的一星期，小穆好像了气的皮球，完全提不起精神，小穆真的好想菁颖，有时候就呆呆的看着远方，期待着黄沙的飞扬，载着菁颖的车子赶快出现。可是他却又对着公主的事表现相当大的热诚，矛盾的思想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

这时候李教授再仔细的看了看，若有所思的走了出去，过不久又带了一根皮尺进来。

“你走来走去的，很忙碌啊！”老黄还是不改诙谐的语气。

“呵呵呵呵...，既然真的没办法，那就找个事做做啊！总比你发呆来的好！”这次教授也不甘示弱的回了老黄一句。

“来，小穆别发呆了，过来帮我拿住另外一边。帮我量量这间墓室的宽度，你发呆，菁颖也不会马上的回来的！”教授像是看穿了小穆的心思。

“啊！是！”小穆跳了起来，有点害羞的拿了皮尺走了过去，心事被说出来，的确挺不好意思的。

“嗯嗯！我说老李你太闲了！你要的这些资料，早就已经记录好了，你真的很会找事做啊！小穆别理他，我们继续发呆想我们的菁颖。”老黄笑着看着他们，还不忘打趣小穆，看着小穆的脸更红，老黄抱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

“别闹了，我这是做正经事，想确认记录上是否真的是这样！”

李教授看了看刻度，有点严肃的看着老黄：“我问你，既然外面拢起的墓地高台那么大，里面的墓室为什么会这么小，你不觉得奇怪吗？”

“嗯，唐朝的陵寝大部分都和昭陵一样，是建在半山腰，而相对的对于臣子的墓地要求是有规范的，这个墓地的确大的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也没人说墓室一定也要跟高台相对那么大啊！”老黄摇摇头。

“你仔细听我说，我猜这个墓地还大有文章！”教授看着四周说着。

“你是说，或许这里还有密室？”老黄也看了看四周。

教授走过去轻轻敲着旁边的墙壁，听到了一个相当不同的声音，教授的假设对了，这里的确是中空的，或许有密室的存在。

大家喜悦的跑过去，老黄指挥大家开始进行另外一个挖掘和采样。教授发现了发呆的小穆，走过去关心的问道：“你不会好奇的去看看吗？怎么这段时间精神那么的不好呢！”

小穆摇摇头，教授也忽然想到事情：“我知道你在想菁颖，我听说她明天就回来了，她也给了你一封信，你等会去看看吧！”

这句话让小穆忽然间回了神，直接的就走了出去找信，却也不管开始挖

掘的公主墓的密室了。

“唉，真是糟糕啊！他迷上你女儿了！”教授苦笑着看着小穆出去，也转过来看着大家慢慢的在挖掘墓室。

高兴的小穆看着菁颖给他的信，虽然没有任何特别的语句，但是感觉得出菁颖的关心。

小穆在营帐里微笑着看着信中的叙述，知道在师傅的帮忙下已经成功的将石棺打开，也将也将石棺内部的文字拓印下来，菁颖没在信中提起拓文的内容，只浅浅提到“会让你惊讶不已！”几个字。

“她还是喜欢卖关子。”小穆笑着收起信纸，这时候的心里，知道她要回来的讯息已经盖过了石棺拓文的秘密了。

这时候，大家气急败坏的走了回来，老黄一直念着李教授：“就跟你没说甚么秘密嘛！”

“真是的！”

“我怎么会知道，只是一间小房间，然后根本没有更新的线索！”教授咕啾着。“至少我也发现了一个密室嘛！有个苦劳吧，里面也有一些石雕啊，只是我也不知道就只有这些东西...”恢复精神的小穆听到了，便将刚整理好的家书译文拿给了教授，随即走进墓室。看到多了一个大洞，忽然间心疼了起来。

“真是的，这么鲁莽的破坏，哪叫做挖掘啊！”不过当小穆触及墙壁，便发现岁月的摧残，墙壁的确很脆弱。

走进密室，小穆注意到墙上还是相同的一个石头供桌，上面有着三个雕像，看看说明文字，原来这里的佛像叫做“迦叶”。

再看看其他的地方，由墓室灯光透进来，可以看到密室的墙壁上画了一对鸟儿，很恩爱的在林间追逐，密室里的确没有甚么特别的线索。

临走前，小穆回头看看墙壁上的壁画，忽然想起“愿为比翼鸟”这句诗，想起了悲惨的子通和公主，不觉得摇摇头，便回去营帐了。

回到营帐，看到老黄和教授正在讨论有关家书的内容。

“公主已经向子通提起皇帝有防他的心，他也应该知道向皇上要求发兵救城，是不智之举啊！”教授说着：“经过多次的家书往返，公主也应该会知道子通回来的可能性很低，大家分明是要子通和伊洲城士兵死守的，她不可能没有打算。”

老黄也表示同意。

“这中间到底有甚么地方有问题呢？”大家深思不解。

随着外面由远而近的车子声，小穆兴奋的跑了出去，大家也跟着走出来，看到菁颖从车上跳下来。

“我知道了！拓下来的文字记载，记录下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大秘密！”菁颖兴奋的说道。

第十七章 临危图存

“铿！”

正当子通将要横刀自刎之时，一枝箭挑开了手中的宝剑。

子通张开疲惫的双眼，看着四周围上的叛军，绝望的眼神有了一丝丝不相信的景象——随着涌上的士兵，怎么快到自己身旁时，就会被射中要害。

看着周围倒下的三个士兵，其他欲要扑上的叛军起了惧怕之意。

看着三个士兵一箭命重要害，再看看挑开手中宝剑的那枝箭，这射箭的技巧，除了伊州的袁光廷，几乎不作第二人想。就连子通也不见得可以在这乱军之中有这收放自如的技巧。

一阵杀声震天的呐喊：“窦兄弟！我来救你了！”随之骑着骏马的吐蕃族长比耶带着一队骑兵出现在叛军之后。

“不可能！那天在城里比试下，比耶的技巧不可能进步那么多！”子通奋力的爬了起来，拿起旁边的弓箭，努力的从里面射向敌军，这子通的箭，也是箭箭神准。

而安禄山的叛军，千千万万想不到，会在后面杀出一个这么凶猛的猛将，随着枪起枪落，和骑兵队的左右突围，就在敌阵里进出自如，恍若无人之境。

“我今天要血洗砂鸣山！把你们这群蝼蚁害虫杀个精光！”这骑兵队势如破竹，看的叛军士兵冷汗直流，阵脚大乱下，随着砂鸣山滑落，许多人则互相践踏，和刚刚的气势完全改观了！

比耶远远看着子通勉强支撑的防卫着，在带军突进三次后，向着敌军中心直扑，原本直接冲到中心就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在多次的扰乱阵脚后，比耶迅速的冲进叛军中心，看着子通的伤势，顺势接起子通，深怕伤了他。

“谢谢！”抱着比耶的子通由衷的感谢着。

“抓好了！我们要再次突围了！”比耶拉紧绳，领导大家向着部族回去。

子通忽然叫着：“不！我们回去伊洲！大哥和二哥苦战着！”

虽然全身是伤，子通没有忘记伊洲城的兄弟们。伤重之下，他慢慢的失去意志了。

“去救伊洲城！伊洲城！”子通喃喃的说道，慢慢的昏迷了。

睁开眼睛，看见自己身在吐蕃部落里，子通跳了起来。

“伊洲！我怎么会放下伊洲城！我要回去啊！”随之忍着伤痛，奋力的想步出房间。

外面，比耶正在和大家商讨着战争的事宜，看到子通负伤而出，比耶赶紧走过去扶助，关心的说道：“你负伤在身，有什么事情我们来打点就好啊！”

“不！伊洲城的危急要赶快的求救兵！求大人去救伊洲的人吧！不然他们捱不过今天的！”子通已经声嘶力竭了。

“不！子通，伊洲城已经破了！而且...”比耶摇着头说。

“怎么了！告诉我！”子通相当激动，全身不禁的发抖。

“光廷兄...光廷兄已经殉城了！”比耶也相当难过。

“不可能！大哥的武艺高强，而且在月牙泉一箭救了我，他怎么可能阵亡了呢！不可能！”子通不相信的说着。

“不，窦兄弟，那几箭是我发的，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袁将军不可能到月牙泉！”比耶将激动的子通扶着坐在席子上。“你先别激动，等我们把事情解释给你听，你就明白了。”

这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站了起来，侯仲达全身也负满了刚包扎的伤，相当愧疚的说道：“对不起，三弟，我们击退叛军之后，大哥因为伤重，已经去世了”。

听到这句话，看到伊洲城的故旧，子通忍不住的流泪掩面。毕竟寡不敌

众，是早就知道的事实，但是还是没能好好的挽救伊洲城。

“三弟别难过了，大哥临死前，要我好好的护送城中将士军民，随着比耶到这里来，先落脚休息，再做打算。”

“那伊洲城呢！”

“城破了，与其在防御工事不足的情况下，这边可以做更完善的守备。”回答的是另外一位参将，看来伊洲城大部分的的人，都已经安全的到了这里来了。

比耶笑着说：“你别担心，叛军已经被我们吐蕃的骑兵给吓得跑到党城躲避了！你先好好的休息吧！”说着示意请人将子通送回房中。

“我昏迷几日了！”子通问着旁人。

“大概有五、六天了吧！”

这时候，随着逃回的敦煌太守，皇帝知道敦煌陷落的消息，而敦煌陷落，旁边的伊洲一定不保，皇上除了生气的治了敦煌太守的罪，已相当懊悔不让伊洲增援的失策。

“你说，伊洲城已经全部焚毁了！”皇帝质问着敦煌太守。

“是...是...据伊洲逃过来的士兵说.....”太守避重就轻的说道。

“是吗！把士兵给我带过来！”皇帝向侍卫说着。

看着走进来全身受伤的士兵，却不跪下，皇帝微怒的说道：“你见到我，竟然大胆的不跪下！”

“我只为我尊敬的伊洲将军下跪，我不跪昏君！”这士兵相当坚决的站着，这股气势，让在场的人都捏了把冷汗。

“你不怕死吗！不怕死怎么会逃到敦煌去！”

“我不怕死，我怕死的话，就不会到敦煌向这个窝囊废请救兵了！”说着恨恨的看着敦煌太守。

听到这句话，“轰”的一声穿过皇帝的脑中，看着士兵讶异的说道：“那光廷、子通他们真的以死护城？”

“对！如果不是要回来向恶人问罪，我早就该去找我的兄弟了。”说完便向着柱子冲过去。

“且慢！我会帮伊洲城申冤的！把他带下去！”皇帝懊悔的说道。

在侍卫的守护下，伊洲士兵被带下去，皇帝要侍卫好好护着他。转身后果盛怒的看着敦煌太守。

“伊洲城危，你竟然临阵脱逃，朕不杀你，怎么对得起伊洲亡魂呢！”第十八章 恍如隔世

子通和比耶正在讨论着军机，子通忽然问到比耶：“月牙泉的那几箭，真的是大人的杰作吗！”

“是啊！小将军难道觉得我比耶会说谎不成？”说着笑着看着子通。

“可是当日在教场，大人和在下比试之时...”子通似乎顾忌的不敢说。

“你是不是想说，我怎么会进步的那么神速啊！”比耶大声笑了起来。“并不是我进步，是当日教场的比试，我故意射坏了，想看看你葫芦里卖什么膏药啊！”

话说到这里，子通可就相当羞愧了，原来当日的射箭比试，并非自己所想的那么容易。

“不过我的拳脚的确不如你，改天教教我这些吧！听说你们有一种叫做『武术』的东西，就是你用的？”

“看到这些时日来，你为双方的贡献那么大，两地奔走，证明我当时诈败并没有想错啊！如果不是你松绑又礼貌的请我喝酒，或许我不会领你这情呢！”

“可惜！可惜袁将军已经去世了，不然我还真想和他比画比画呢！”比耶摇摇头说着，不觉又勾起子通的回忆。

这些日子，子通为了吐蕃民众和伊洲居民的生活奔走，开通水利，富民生，而袁光廷也努力的给予吐蕃部族日常的生活补助，所以当吐蕃听到伊洲危急，比耶才会召集其他部族抢先的进行救援，吐蕃可说是精锐尽出，这安禄山的乌合之众自然不是对手。

这时候，一个人全身破烂的走进来，由侍从带着，哭着跪倒在子通的脚步旁，看着这个人，子通高兴着抱着他，也不管这人身上异味难闻。

这人是子通的家仆，名叫“吕英”，因为聪明伶俐，又会不错的防身功夫，所以一直担任这京城—伊洲两地往返的送信工作。

“公主还好吗！”子通热切的问到。

“公主还好，只是和大家迁往四川了！”说着擦乾净脸上的泪。

“这信，请将军先过目吧！”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拿给了子通。

“嗯！”子通打开来看着信，一边问道：“怎么哭了呢！不是大家都一切安好吗！”

“是！只是过来的时候听说伊洲城破了，又找不到将军，以为将军...”

“以为我战死了吧！那这会儿又怎么找到我的呢！”子通看着信叹息着。

“我被这里的侦察给抓来了，我一直嚷嚷着将军的名字，没想到就这样被带进来了！”吕英高兴的说着。

看着吕英身上，不只因为久日的未梳洗而发臭，更有因为箭伤、刀伤化脓而发出的恶臭，子通心疼的抱着吕英。

“你受苦了！”

“不！将军快别这么说，我们身份低微，又身体不净，将军别弄脏你的手了。”说着躲开子通的手。

子通回过头来请求比耶：“大人能让我的家人先安顿好，找懂医术的人为他治病吗！”

“没问题！尤其是这种忠诚的人，是我最欣赏的！”一面用赞许的眼光看着吕英。示意请侍从带他下去安顿。一面转过来问着子通：“那夫人信里写一些什么？”

“唉！”子通叹气，“城里的皇亲贵族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公主现在朝不保夕啊！”

“真是昏庸无能！怎么会有这种皇帝，害的百姓受苦，伊洲城都般田地了，还在那边逞口舌之能！”比耶生气的说着，但是也发现自己批评大唐皇帝的失言，连忙向子通道歉着。

子通无奈的笑笑，走出房外沈思着，比耶随即跟了出来。

“窦兄弟你还好吧，刚才是我一时失言，你别介意了！”说着拍拍子通的肩膀。

“不，不是的，我希望能想办法让公主脱出苦海，也能让我们相见啊！”

“那你有想到周全的办法吗？要脱离皇帝的监视，除了死，怎么做的到！”

比耶叹着气。

子通心生一计的说道：“没错！那就用死来摆脱皇帝监视吧！”随即转身去准备了。

过了几天的休养和子通的细心照料，吕英已经恢复大半，也决定赶快回去传递音讯给公主了。

子通在吕英的耳边吩咐事情，也交给了吕英一封密函让他带给公主，然后送着吕英走向归途。

在蜀郡的大牢里，因为以为子通殉城的消息，公主在大骂了皇帝之后遭人告密下狱，披着头发，神情近乎疯狂。吕英在买通狱卒后，得以见到公主。

“公主！我是吕英啊！你还记得我吗？”

“喔！是你啊，你可以走了，信也没办法传到吧！子通死了，你说我以后怎么办！”公主留着泪，用力的吼着，没有丝毫的尊贵，就像一个失去心爱的人一般的疯狂。

看了看左右边，在发现没有守卫之后，吕英将嘴轻轻在公主耳边说着。

看着公主的脸由忧愁转为欣喜，却又哀愁的说道：“可是我现在身陷牢狱，我怎么出去呢！”

“我想，公主就先维持原样好了，至于出狱的事，我回去想办法，当年老爷认识不少忠臣之士，我想应该没问题吧！”说着便将手中的信偷偷塞给公主。

“公主看完了可要马上的灭迹啊！”吕英说完，便赶紧离开大牢。

吕英离开后，便依循子通的指示之下，找了一个和窦家相当熟的石雕师傅，告诉他原委后，虽然知道欺君是大罪，师傅也欣然答应了吕英的要求。

在大家奔走之下，公主出狱了。出狱后，大唐天宝十五年，万安公主出家了。

当公主的死讯传到宫中，震惊了皇帝和皇族，皇帝悲伤之余，依照万安身前的遗嘱，将公主置于石棺中，运送到敦煌县治进行陵寝的建造。

看着密封着的石棺，皇帝虽然想见公主最后的一面，也由于宫中谣传公主诈死，皇帝想确认实情，在封闭的石棺前，皇帝为了不惊动死者而放弃了。

或许，皇帝从来未发现，跟随着运棺的队伍里，有一个专门诵经的出家人，而她正看着皇帝，流下泪水，离开京城这个像着鸟笼般的地方，展翅向着塞外飞翔吧！

末日潜航

序言

人类文明的飞跃进步是建立在牺牲环境的基础上的。二十世纪如是，二十一世纪也如是，二十二世纪更加不用说了。到了二十三世纪……灾难终于

降临了，先前人类用极高的科技勉强保护住的南北两极的巨大冰川突然有60%融化。因为是“突然”融化，巨大的水位差激发了全球规模的海啸，许多陆地被完全淹没在海水之中，包括了众多地球人类引以为荣的大城市。地球上只剩下原来的65%的陆地。

臭氧层本来已经是完全不能提供保护的，人们用一个个能遮挡紫外线的等离子体天幕将城市笼罩起来，在里面生存。可是洪水一来，不但将城市冲毁了，还将维持天幕巨大能源消耗的潮汐能系统完全摧毁。天幕消失了，全球爆发了皮肤癌狂潮，人类只剩下了一半。

洪水、疾病，一下子使人类文明后退二百年。

灾难还消灭了一切的国界，地球上的人类空前的团结起来。于是在地球上出现了两大组织：东半球的“GOD”和西半球的“GHOST”——“上帝”与“魔鬼”。

经过了几十年的修养生息，人类逐渐地从自然手里抢回了一些主动。由于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工业污染，温室效应日渐减小，臭氧层的浓度已经可以勉强让人类在室外行动了。南北极的冰川开始凝结，水位有了下降，许多陆地也露出了水面。

这些陆地，在两大组织眼里就是一批巨大宝藏，于是，双方开始争夺起这些陆地的控制权来。于是，双方就处于了战争状态——海战。

启航

“报告！深度250米！航速二十节！距离天骄城军港还有3分45秒的行程！”听着导航员的报告，王翔的嘴角露出了一丝自豪的微笑。“好！定深！速度增加至二十五！2分钟内……可以到达吗？”王翔问道。“报告舰长！已经达到二十五节的航速了，预计1分58秒可以进入港口！”“好极了！”

“这艘‘蓝鲸’号真不愧为GOD里面最先进的潜艇！”王翔心想。这次来天骄城，王翔作为GOD里面最年轻的潜艇舰长，肩负着“蓝鲸号”的处女航测试这一重任，听说到了天骄城后还会有一个秘密任务。

“现在GOD里面嫉妒你的人不少，你一定要小心啊！这次任务一定要完成！”王翔临出发前，他在军校的老校长，现在的GOD海军参谋长语重心长地说道。“我知道了！老师！”王翔显得信心十足，那也难怪，“蓝鲸号”是GOD里面最巨大的潜艇，长达200多米，有30米高，里面装备了当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当然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对手组织“GOHST”里面根本没有能够与它相抗衡的对手，所以王翔十分自信。

“这里是天骄城军港管制中心，‘蓝鲸号’请回答！”王翔面前的多功能显示屏上出现了一个身穿紫蓝色军服，头戴耳机的女性。“你好，小惠，好久不见了！”王翔说道。屏幕上的女性显然也看见了王翔，吃了一惊：“是你？”“对啊，我就是‘蓝鲸号’的舰长嘛！”“你们的速度太快了，必须减速至十五节啊！”“对我你放心，小惠，只管开动激光引导吧。”“好吧，”屏幕上的女性嫣然一笑，“欢迎你来天骄城。”

“舰长，你怎么会认识管制官的？”问话的是‘蓝鲸号’的大副麦斯，他是王翔的学弟，平日对王翔是十分尊敬的。“哦，我还是实习舰长的时候，经常来这里的，所以就认识了。”看着麦斯欲言又止的样子，王翔问他：“麦斯，你呢？”“我？我实习是在西海岸基地的，那里的……那里的女孩凶极了！”“哈哈哈哈哈！”王翔大笑起来：“起初小惠也是挺凶的，后来看见我连续四次的高速进港，就凶不起来了！”

GOD 有两大海军基地——西岸和东岸基地。而天骄城就是东岸基地通向外海的必经之路，凡是从东岸基地出任务的船只，十之八九会在东岸基地停靠做准备，‘蓝鲸号’也不例外。

通过水下高清晰度画面传送，可以看见在前方数百米处出现了一堵水下断崖，在蓝色的水波映照下，就像一个巨大的怪物正在扑过来一般。“舰长，要减速吗？”麦斯有点紧张。

“放心吧。”这时断崖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四方形的洞口，从里面射出四道非常粗的激光光线，看上去就像是由激光束构成的一条水下通道。“进入自动导航！”王翔下令。

“是！！”

蓝鲸号自动驶进了激光束的引导范围，就在潜艇就要高速进入洞口的瞬间，王翔突然下令：“减速！”自动驾驶的声控系统很快接受了王翔的声音命令，潜艇上的众人觉得身体微微一晃，潜艇已经慢慢地驶进了洞口之内。“这艘船真不是盖的！”王翔心里说道。

潜艇已经安全靠岸了，但是王翔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停靠记录，船长日志，武器装填报告、补给报告等等等等，弄得王翔十分烦恼：“都什么时代了？还是这个报告那个报告的？”幸亏这一切都是用电脑来完成的。王翔办妥了所有事之后，便从舰长的“宝座”上站了起来，穿上了自己喜欢的便服。

“舰长，今天晚上你在岸上过吗？”麦斯从通讯舱那边走了过来。王翔点点头，他用眼瞟了通讯舱那边一眼：“麦斯，你也别太勉强自己了，出任务之前，好好轻松一下。”“是的舰长。”王翔突然凑近麦斯的耳边：“通讯舱的美琪对你有意思，我可以帮你预订酒店房间啊。”麦斯英俊的脸上顿时红成一片：“舰长……这……”王翔大笑着离开了。……。

天骄城是 GOD 管辖之下最东边的城市，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这里没有许多高楼大厦，却有数不清的中型建筑依着高山而建，远远望去，那些建筑就好象一直连绵到天上一般。王翔在海岸边走着，身旁是一棵棵高大的椰树，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阵阵“沙沙”的声音，人造海滩之上，有不少人在那里游泳、嬉戏、以及晒太阳，这一幕简直令人心旷神怡。尤其是王翔，整天困在潜艇内，如今来到这里，整个人就像完全陶醉了一般。

王翔订的酒店就在海边。他以前还是做实习舰长时，已经多次来到这里住过了，所以他刚一走进酒店大门，就有一位认识他的侍应生招呼他到自己的房间去。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后，王翔整个人像一堆烂泥一般倒在了软床上，包括这连续几天的航行在内，他已经十多天没有好好睡过了，很快的，王翔已经进入了梦乡。

床头的视讯电话将王翔从熟睡中唤醒过来。“谁啊”王翔一个翻身坐了起来，睁开朦胧的双眼打开荧光屏。“舰长，是我。”屏幕上出现了麦斯的脸孔，王翔从他背后的景物可以看出，麦斯依然在蓝鲸号上。“怎么了？麦斯？这个时间……没有约美琪出去？”“没有啊，我、我打算留在舰上，顺便测试一下导航仪器。”麦斯说话间，王翔发现有一只纤细的手在荧光屏的一侧一闪而过，他会心地一笑：“对了，叫醒我有什么事？”“舰长，您的女朋友有一封加急电讯到了，所以我就……”王翔点点头：“我知道了，你传送过来吧。”“是的，舰长。”“对了，麦斯，”王翔笑道，“下次叫美琪的手不要乱动。”

麦斯的影像刚刚在荧屏上消失，王翔随即开启了女朋友寄来电讯。“翔，

是我，”屏幕上出现了一位漂亮的女孩，“抱歉在你出任务时打搅你，可是，我有话要说。”女孩欲言又止：“我、我想过了，你整天要出任务，根本没有时间来陪我，我已经讨厌日复一日的等待了，再这样下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分手吧。”

王翔的脑袋顿时“轰！”的一声，眼前金星乱舞。“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可是，我、我们还可以做朋友的，是不是？”“婊子！！”王翔右手一拳打在视讯电话的开关上，女孩的影像顿时“刷！”地消失了。

王翔呆呆地坐在床上，坐了好久好久，突然却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唉，以前是我甩人家，现在好了，终于被人家甩了一次了，还好，没有送她什么贵重物品。”王翔一边自嘲着，一边站了起来，慢慢走到窗口前。想当年他还是18岁，已经成为了GOD海军军官学校里最年轻的高才生，不但学习成绩全校第一，而且其英俊的外表也是海军里少有的，这自然吸引了不少女性。整天和这些女孩在一起，养成了王翔比较不“规矩”的品行，到他毕业时的21岁，换过的女朋友几乎有一打了。当上潜艇舰长后，他下定决心，不在象以前一样花心了，专一地对待一个女孩，谁知道现在……

窗外的天骄城，已经是夜幕低垂，大大小小的建筑物里面都亮起了灯火，仿佛无数颗璀璨的明珠，和天上的繁星相映争辉。原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夜晚了。一阵带着咸味的冰凉的海风迎面吹来，王翔不由得一个激灵，肚子“咕咕”的叫了起来。“该去吃饭了。”王翔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他又回到了2年前的21岁。

来到了餐厅，侍者将王翔带到他最喜欢的餐桌前。这是一张双人餐桌，紧靠着一幅巨大的透明玻璃，而玻璃的外面就是夜幕低垂下泛着蓝色的沙滩，沙滩外面就是一望无际的漆黑的大海了。王翔每一次来到天骄城，总要来到这里美美地吃上一顿，才算不旺此行。

“王舰长，你要点什么菜吗？”侍者尊敬地问道。“就要以前我经常点的菜吧。”“好的，请您稍等一会。”侍者转身离开了。对于侍者知道自己的身份，王翔并不感到奇怪。

GOD里面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就是军人了，而海军军官则是军人里面最受尊敬人了。王翔每一次总能在这个可能是全天骄城最好的餐桌上用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舰长身份。

美味可口的佳肴一一送到王翔的面前，这些都是他最喜欢吃的食物。这时，侍者走了过来，将一瓶酒轻轻的放在餐桌上。王翔奇怪：“这酒我好象没有要啊？”侍者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王舰长，我们经理猜您明天就要出任务了，特地将这一瓶2008年酿造的白兰地送给您作饯行。”“哦！那岂不是有200年的历史了？”“是的。”王翔感激地点点头：“谢谢你们的经理了，麻烦您告诉她，王翔会记住她的。”这间餐厅的经理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和王翔在一起的，不过现在已经分开好久了。

侍者离开之后，王翔打开酒塞，往自己的杯里倒了半杯，闻着扑鼻的酒香，王翔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放到窗口之外。“美景，好酒，佳肴，真是绝配！如果能够有美人在身边陪伴，那就好。”想到这里，自己女朋友的情影不禁又浮现在王翔的脑海之中，王翔只觉得内心一阵难受。

“这位先生，请问这里有人吗？”一把温柔甜美的声音在王翔的身边响起。王翔转过头来，他实在不愿意自己在想东西的时候被人打扰，正想婉拒对方，却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的女性。这个女人非常年

轻，大约只有二十出头，身穿一件黑色的低胸晚装，手上戴着一套名贵的银丝白手套，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最吸引人的还是她的脸容，王翔以前在 GOD 海军军部里面看见过不少的美女，可是都根本无法与她相比。这使王翔说到嘴边的话一下子又咽了回去。

“先生，我可以坐您的对面吗？”美女好象在恳求王翔，“现在这个时间，很难再找到这么好的位置了。”“这个……请坐吧。”王翔将手一摊。“谢谢您，”美女的脸上露出了比鲜花还要美丽的笑容。侍者早已经在远远地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现在见王翔点头同意了和那位小姐同桌共餐，连忙将另外一套的餐具送了上来。

“有这样的美女陪伴用餐，这也不错。”王翔一边想着，一边将一杯白兰地全部倒入肚子里。“先生，真是太谢谢您了，请问您贵姓呢？”美女一边在向身旁的侍者点菜，一边问道。“我姓王。”“哦，原来是王先生，我姓婉。”“婉小姐，幸会幸会啊。”这时，婉小姐已经点好了菜，抬起头用明亮的眼睛打量着王翔：“王先生，您是海军的军官吗？”“哦？”王翔愕然，“您怎么会知道。”“您的谈吐之间，有一种沉稳和威严，想必平日是一个习惯指挥别人的人，而您的皮肤又那么白，碰见阳光的机会一定很少，加上您的身份能够使您坐在这里，所以我推测，您是一个潜艇的军官，弄不好，还是一个舰长呢！”

王翔不禁点头赞叹：“婉小姐好强的观察力啊！不知道在哪里高就呢？”“呵，我还只是一个学生呢，来这里度假的。”“学生？”“是啊，我在中央大学读书的，修读的是心理学，主要应用在军事方面的。”王翔一听，不禁为之动容：“原来婉小姐是中央大学的军事心理学高才生，怪不得看事物的眼光那么精准，说不定，毕业以后，就加入 GOD 情报部了。”婉小姐微微一笑。王翔可不愿放过这种与美女相伴的机会：“婉小姐，您是一个人来这里度假吗？”“是的……哦？您怎么这样问呢？”王翔笑了：“没什么，我在想象婉小姐这样漂亮的美人，身边至少会有男士相伴左右吧？”婉小姐笑了：“这个我还没有，王先生，您有兴趣陪我吗？”“非常乐意。”

食物送上来了，王翔和婉小姐就一边享用食物，一边把酒畅谈。不知不觉间，王翔已经觉得有一点醉了。“奇怪？我的酒量怎么一下子差了那么多？难道漂亮的女人真的会醉倒男人？”王翔心想。“王先生，您怎么了？”婉小姐发觉王翔的神色有点不对。“哦，没事，没事。”王翔看见婉小姐也差不多吃饱了，于是问道：“婉小姐，您有兴趣和我去跳一跳舞吗？在这个餐厅里面有一个不错的舞池哦。”“好啊，我也想看看王先生在军校里面学来的舞技如何精湛。”婉小姐站了起来，正想挥手，王翔已经抢先了一步：“这位小姐的帐单划到我的帐上。”侍者点了点头，接过王翔递上的信用卡，走到柜台那边去了。

“让您破费，真是不好意思。”“哪里哪里，婉小姐第一次来天骄城，王某虽然不是这里的人，也算是半个了，怎么能够不尽一下地主之谊呢？”王翔一边说着，一边挽着婉小姐的左臂弯，慢慢的向舞池的方向走过去。可是，渐渐地，王翔的眼睛模糊了起来，所有的事物似乎都变得虚无缥缈，他只是隐隐觉得，自己好象和一位美女共舞，舞完一曲又一曲，最后，还相约共度良宵……

王翔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头脑里是一片迷茫，他依稀还记得自己昨天晚上发了一个梦，一个非常甜蜜的梦，梦里面他和一位漂亮的美女……

“糟!!”王翔一下子发现时间已经是早上8点50分，而“蓝鲸号”的出发时间就是9点15分，如果身为舰长的他不能在9点钟按时赶到，会被处以渎职罪的。王翔以最快的速度将自己的东西带上，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的床上有一股非常浓郁的香气，可是他顾不得那么多了，穿好军服，飞似的冲出了房间……

赶到蓝鲸号上时，刚好是8点58分。王翔知道众人一定早就赶回船里了，为了不让船员看见舰长这样狼狈的样子，王翔避开了舰桥，从紧急求生通道里“钻”进了舰长休息室里。可是王翔刚刚从求生通道里面钻出来，就后悔自己用这种方式进来了，因为休息室里面刚好有两个人。

麦斯正在焦急之际，突然看见王翔从紧急求生通道里面“爬”了进来，不禁大吃一惊，王翔刚一站定，麦斯就凑到他的面前，小声说道：“舰长，你到哪里去了？再迟两分钟，你就要受军法处置了。”“呵呵，原来是你啊，呵呵，呵呵，出了一些岔子，不过……你得替我保密啊！”王翔一边用休息室内的装饰布擦着脸上的汗一边说道。麦斯向自己身后打了一个眼色：“有外人，规矩一点。”王翔连忙恢复了舰长的威严，向麦斯身后一看，看见了一个身穿绿色镶金边军装的长的非常漂亮动人的少女，正坐在自己的沙发上。“情报部的？”王翔问道，麦斯点点头。

“哈哈，您好，小姐，我是蓝鲸号的舰长王翔，想不到能在这里碰见情报部的同僚啊！”少女微微一笑，扶了一下眼前的一付眼镜：“我也想不到，GID里面最年少有为的王翔舰长原来喜欢在求生通道里面进潜艇的，真是防患于未然，佩服、佩服。”王翔的脸上一阵发烧，“哦？！”他突然叫了出来：“小姐很面善啊，好象在哪里见过似的？”“是不是在梦中啊？！”少女冷冷道。“对了！”王翔的话脱口而出的刹那，立刻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果然，少女面带冰霜：“王舰长，请你分一下公私，现在不是调戏无知女孩的时候。”“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觉得在小姐身上的香水味好象今天早上我在床上闻过。”少女“呼”地站了起来：“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麦斯连忙向她陪不是，同时将王翔拉到一边：“舰长，你怎么了？”“不、不知道，我的脑子一片混乱。”“你最好去洗个脸！”少女喝道：“醉猫！”

王翔洗了一个脸之后，已经清醒了许多，连忙将话题岔开：“请问小姐贵姓？”“我姓婉，叫婉洁，是GOD情报部的高级情报副官，”“看得出来。”王翔暗付道：“那么婉小姐来我们舰上有何贵干呢？”“我是受情报部临时受命，来这里随你们一起出海的。”“什么？！情报部的命令，”王翔愕然，“情报局一向很少介入这类任务的。”“哦？你不相信我？你可以问问你的大副，我的受命文件已经给他看了。”王翔转向麦斯，看见他点了点头。

“那么，婉副官，你的任务是什么呢？”“我的任务？就是在这次任务里看好这艘船。”“什么？”王翔皱起眉头，“这些事情情报部也担心？”“王舰长，我想你也知道，蓝鲸号在GOD里面还是属于最高机密，而且这次任务听说十分危险，所以情报部必须保证在任何环境下面，蓝鲸号的机密都不能泄露出去。”“听说？我们连这次任务是什么都不知道呢！”王翔道。“一会儿任务官来了，你不就清楚了？”婉洁继续说道，“根据命令文件所说，你做的一切决策，我都有权参与的。”王翔又看了看麦斯，麦斯又点了点头。“好了好了，现在我和大副有一些私人的事要谈，请您回避一下，好吗？”王翔妥协地说道。

“哼！”美丽的少女站了起来，走出了舰长休息室。

王翔把门关上，脸色凝重地对麦斯说：“我们这趟究竟是什么任务呢？连情报局也插手？”麦斯摇摇头，打趣说：“该不会叫我们去突袭 GHOST 的总部吧？”可是，话刚出口，他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以蓝鲸号的装备来说，也不是没有可能。”王翔点点头：“那个情报局来的累赘，我肯定见过她！可是……我又记不起来了？”麦斯眉头一皱：“是学长您以前的女朋友？”当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麦斯比较喜欢用军校里的称呼和王翔说话。“你想到哪里去了？”王翔自己的脸上也发烧起来，“我好象就在昨晚见过她。”“昨晚？对了，昨晚您到哪里去了？”麦斯问。“我不知道，好象我的记忆一下子全部没有了。”王翔一想起昨晚，头似乎又有点疼了。“学长，您需要看一看医生吗？”“不、不用了。”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谁？！”王翔问道。“是我，小森道夫。”“进来吧，”王翔说道。门开了，年轻的导航员几乎是冲进来的：“大副！任务官已经到了！可是舰长还……”他一下子看见了王翔正站在那里似笑非笑地望这自己，顿时呆住了：“舰、舰长！你怎么？”“别管那么多了，先把任务官请来吧。”王翔懒得向他解释了。“是！”小森出去后不久，婉洁就走进了舰长休息室内。

“你怎么来了？”王翔眉头一抖。“呵，我不是说过舰上的大事我都要参与吗？”婉洁将头一侧：“舰长似乎并不欢迎我。”就在这时，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王翔和麦斯一看，顿时皱起了眉头。GOD 里面每逢有舰队出航，事前都不会知道任务的内容，任务的内容是由组织里派来的任务官宣布的，而且整个任务期间任务官都会一直监察这任务的执行情况，回去以后会写报告给上级，军官们能否升官，很大程度就取决于这些任务官的报告。王翔和麦斯以前见过的任务官，大多数是气宇不凡的高级军官，可是，眼前这个人简直就像是一个……许多小说中经常提及的奸诈小人：身材高瘦的男性，身上歪斜的穿着一套灰色的旧大衣，脑袋上盖着一顶鸭舌帽，两只小眼睛在厚厚的眼镜背后发放着诡异的目光。

“你就是王翔舰长吗？我就是你们的任务官——乔治。”高瘦的男人对王翔说道。“你好，我就是王翔了，这位是我的大副麦斯，这位是情报部的婉洁小姐。”婉洁似乎也十分厌恶眼前的这个任务官，不由自主地退到王翔和麦斯身旁。乔治大方地坐在了王翔平日坐的沙发上，说道：“你们的导航员是日本人？”王翔和麦斯他们也坐了下来，他似乎不大喜欢乔治的语气：“地球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国家了，我只知道他的祖先是日本人，现在他就是 GOD 里面的一员了。”“我知道，不过，我的祖先是不喜欢日本人的，”乔治耸了耸肩膀。王翔本来想出言反诘的，只能够勉强忍住：“任务官先生，请您快点宣布任务简报吧。”“可以，不过，你们要先开船。”

“小森！蓝鲸号启动，保持航速 10 节，定深 300！”王翔通过通讯器说道。“是！”从通讯器里传来领航员的声音。众人还没有觉得船身有任何的晃动，休息室内的一个多功能显示屏上已经显示出蓝鲸号达到了 10 节的航速，并开始离开天骄城军港。

“真是一艘好船！”乔治不由得赞叹道。“任务官，请您宣布任务吧。”

乔治点点头，将一些身份证明文件交给了王翔。王翔接了过来，却没有去看，眼睛依然在望着乔治。“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做‘末日’！”乔治话音刚落，舰长室内的其余三个人都不由得叫了出来。“末日？谁的末日？”王翔问道。“你们听我讲就知道了，”乔治将那顶鸭舌帽扶了一下，“一年前，

我们有一艘最先进的龙王级潜艇在赤道附近进行侦察任务，那里是我们和 GHOST 都想争夺的海域，潜艇探测到海底深处有一股奇怪的能量在不断地搅动着，开始他们以为是 GHOST 在这里建立了秘密基地，于是向总部汇报之后对那股能量的来源地进行侦察，可是这艘潜艇就此失踪，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音信了。我们先后一共派了十几艘潜艇去那个海域调查，可是没有一艘潜艇能够安然回来的。军部高层怀疑 GHOST 掌握了一种先进的技术，能在 6000 米的海底深处建立基地，将我们的潜艇全部俘虏或者消灭了。所以这次我们派出了最先进的蓝鲸号和其他潜艇组成编队，对那个海域进行彻底的侦察。如果连蓝鲸号也不能幸免，那么我们 GOD 的末日很快就要来临了。”

在说话的时候，乔治的眼睛里始终闪动着一种恶毒的光芒，这令王翔十分反感，他等乔治说完了，才问道：“军部会不会太悲观了？即使蓝鲸号不行，军部应该还会有其他办法来应付 GHOST 的。”“你错了，”说话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婉洁，王翔和麦斯不由得将目光投向她。“虽然我接手这个任务不久，对蓝鲸号没有多大了解，但是凭我在情报部里得到的资料可以知道，蓝鲸号的科技水平比 GOD 和 GHOST 现有的要高出 20 年甚至更多，许多新仪器和新式武器都是未经实战应用，就安装到蓝鲸号上，为了这艘船，GOD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蓝鲸号对 GOD 来说就是救世主，就是未来的希望，如果蓝鲸号完了，GOD 就等于没有了一半的实力，怎么是 GHOST 的对手？”麦斯问道：“既然蓝鲸号是 GOD 的希望，为什么要派我们去执行这种任务？”婉洁用手扶了一下眼镜：“如果把蓝鲸号藏了起来，等到人家的海底基地已经延伸到我们的近海大陆架时，就迟了，所以 GOD 军部既不想蓝鲸号去，也不得不派蓝鲸号去。”

乔治听到这里，也点点头：“没错！婉洁小姐不愧为情报部第一的人才。”“您过奖了。”婉洁有习惯性地托了一下自己的眼镜。看着他们一唱一和，王翔心里就很不舒服：“两位，既然你们都说蓝鲸号是如何的先进，怎么尽是说一些悲观论调？”婉洁扫了王翔一眼：“就因为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实在是太危险太神秘了！”乔治这时将头上的鸭舌帽脱了下来，露出了半秃的头：“两位，你应该知道，蓝鲸号上的船员包括您全部都在 24 岁一下，而且全部没有成家的，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这些全部是 GOD 军部里面最年轻的精英吧！”麦斯脱口而出，他的语气充满了自豪。“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乔治眼睛里突然光芒四射，“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成家，即使死了，也没有军烈属拖政府的后腿！”“什么？！”麦斯“呼！”地站了起来，他 1 米 95 的身高几乎要碰到舱顶了：“怎么会呢？难道军部高层一早就准备输了？”“当然不是，军部只是作最坏的打算罢了，你也知道现今的军人福利是政府最庞大的支出，单是那十几艘失踪潜艇里船员的家属，已经让政府损失了十亿的地球币了！现在政府的财政已经是非常紧张已经再没有能力负担这些额外支出了，这次将和你们会合的另外八艘潜艇，里面全部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那么你呢？任务官先生，你也没有成家吗？”一直没有作声的王翔突然说道。乔治眼睛里恶毒的目光更盛：“我当然有家室！我本来不是属于海军的，我在反贪污部门工作了 20 年了！”王翔和刚刚坐下来的麦斯对望一眼，心里好笑，乔治一副奸诈模样，居然是反贪污部门的。“我天生就是这么一副令人讨厌的恶相，所以我一直担任卧底侦察的任务，当然也得罪了不少人，这次不知道哪个家伙派我做任务官，肯定是公报私仇！”王翔心里暗付：

我看得出来。虽然这样，王翔心里渐渐地对乔治产生了一丝同情，看见他布满血丝的双眼和激动的表情，不由得站了起来，来到乔治身边安慰他说：“放心，我们不一定会输的，至少蓝鲸号也是 GOD 最先进的潜艇嘛！”“就拜托舰长你了！”

王翔并没有回答乔治的话，而是向婉洁问道：“婉小姐？你呢？你又得罪了什么人啊？情报部长？”婉洁“哼！”了一声：“这次任务没人逼我！！加上我也想看一看 GOD 里面最年轻的上校舰长有什么本事？今天看来，单是身手方面，已经是海军里面第一流的了。”王翔知道她的意思，面上又是一阵发烧，连忙说道：“好了，现在任务已经明了，我们也要真正启航了，两位随我来吧吧。”说完，拿着任务资料，和麦斯一道走出了舰长休息室。

蓝鲸号已经驶出了外海，在王翔的指挥下，潜艇将速度提升到 30 节，向着和其他潜艇会合的坐标点前进。乔治大概替反贪污部做卧底做得太久，养成了一种令人十分讨厌的性情，一会缠着王翔问这问那，一会又轮到麦斯，甚至连一些船员也部放过，问话的语气就好像在审问一般，弄得大家十分恼火。王翔正在想办法脱身之际，婉洁突然走了过来：“王舰长，你可以带领我参观一下您的潜艇吗？”“可以！”王翔皱了皱眉头，还是答应了，虽然他也不喜欢婉洁那冷漠的态度，但是总比乔治的喋喋不休好。婉洁“哦？”了一声，“答应得挺快，您不是不欢迎我的吗？”王翔走到她身边，低声说：“对着冷美人，总比对秃头好。”婉洁不禁莞尔。“好了，婉小姐，我们就从船尾那儿看起吧。”王翔提高了声音，为了尽快远离乔治，他宁愿掉转参观顺序，从船尾那儿开始。“好吧。”婉洁道。

来到船尾，这里是蓝鲸号的动力部分，虽然蓝鲸号有 30 米高，这里依然采用一层结构，宽大的圆柱形空间内，安装着一部乳白色的，好象是反应堆一般的机器。“这是什么？”婉洁一边从贴着舱壁的扶梯走下去，一边问道。王翔并没有随她一起下去，只是靠着动力舱上的银色扶手，“这就是微型核聚变反应堆，刚研制出来不久的，里面的能源足够我们蓝鲸号运行 12 年的了。”“既然是核反应堆，为什么没有辐射警告字样？”一听见“核聚变”几个字，婉洁像老鼠见了猫似的飞快地退了回来，语气里面充满了责备。王翔感到好笑，但是脸上却没有什麼表情：“你放心吧，婉小姐，我既然放心让您下去，就知道您死不了的，这个反应堆有 7 层的中子屏障，任何辐射都逃不掉！”

婉洁这才定下神来：“它的动力有多少？”“它带动起 3 个巨大的螺旋桨，使 2 万吨的蓝鲸号最好航速可达 100 节！”“100 节！”婉洁瞪大了眼睛，那付眼镜也几乎掉了下来，连忙用手扶住。“对啊，这只是常规推进系统，我们潜艇还有一套……”

“一套什么？！”婉洁见王翔突然打住，有点不耐烦地问道。“有一套不能告诉你的高度机密的推进系统，”王翔的表情十分古怪。“你！”婉洁一时气结，“我是情报部的，有什么机密不能知道？你快说出来。”“对不起，小姐，我只是带您参观的，不必听你的命令，你如果真的有兴趣，麻烦您向上司写一份报告书申请。”婉洁再也说不出话来。“婉小姐，你还要不要我带你去参观其他地方？”王翔脸上充满了胜利的表情。“要！当然要！”婉洁咬着牙说道，眼镜里同时也闪过一道微蓝的光。

蓝鲸号除了动力舱之外，整艘潜艇是分作上中下三层的。通过一条狭窄的通道，王翔带着婉洁走上爬下地参观了常规武器舱，电子战设备舱，船员

休息舱，娱乐舱，声纳设备舱等等，一艘偌大的蓝鲸号，就像一个流动的水下城市一般。

婉洁背靠着蓝色的通道壁，稍稍休息一下有点酸软的双腿，用不解的眼光望着王翔：“舰长，你们蓝鲸号不是最先进的潜艇吗？怎么和其他潜艇没有什么分别。”王翔的嘴角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笑容：“因为你还没有参观一个舱室。”“呵，那是什么舱室？”“你跟我来。”王翔转身就走。婉洁虽然双脚发软，也只好跟在王翔的背后。

王翔来到一扇乳白色的水密门前面停住了，突然转过身来，对身后正在喘气的婉洁说道：“婉小姐，这就是非常规武器舱和仪器舱，我们称之为未来舱。”“未来舱？”婉洁饶有兴趣地扶了一下眼镜，“好啊，带我去参观一下。”说完就要往前走。

“慢！”王翔突然伸出右手，将她拦住，“婉小姐，这里不准拍摄的。”婉洁一愣，瞪大了一双美眸：“王舰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翔的眼中突然冒出一股凌厉的目光：“婉小姐，你也太低估我，如果连这点小事也被瞞过，我这个舰长还能够当下去吗？”说话间，脚步慢慢地向婉洁移动。“你、你、你要干什么？”婉洁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王翔的右手突然一挥，婉洁眼前一花，自己的眼镜已经被王翔握在手里。“你！还给我！”婉洁叫道，可是却没有任何动作。“别再装蒜了，婉小姐，”王翔冷笑，“我不知道情报部对你有什么秘密指示，先前那些舱室我也随你拍摄了，但是这个舱绝对不能！”

婉洁无话可说地低下了头。看着她双眼发红，好象要流泪的样子，王翔有点于心不忍：“好了好了，一会儿参观完了，就把眼镜还给你，不过，里面的资料要全部洗了。”婉洁抬起头，眼光里充满了不忿。“你回去情报部以后，告诉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再来骚扰我的船！”王翔说完，将右眼贴在水密门旁边的一个角膜识别器上。“嘟”一声，水密门自动打开了。

走进了舱内，婉洁的双眼顿时为之一亮。这里的一切和刚才自己所看的一切根本就像是两个世界。银白色的椭圆形船舱里，摆放了数不清的仪器，无数盏红红绿绿的指示灯在闪烁着光芒。“这是光子飞弹系统，”王翔指着一部机器说道，“每个飞弹只有50厘米的长度，利用自带的声纳雷达和磁场探测器制导，命中率相当高，由于它体积小，速度快，敌人拦截的难度就很大。”婉洁皱起眉头：“它的速度有多高？”“凡是水下速度不超过350节的物体，全部都不能幸免，不过据我所知，人类还没有制造出水下速度超过200节的物体呢。”“是、是，”婉洁虽然口头上是这样说，但是王翔看出她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微波探测雷达！”王翔走到另外一部仪器前面，“由于现在的潜艇消声技术非常先进，常规的声纳雷达已经再也不能应付了，这部微波雷达便应运而生，它可以探测到方圆50海里内的任何物体……婉小姐！”王翔发现婉洁突然停在一部仪器前面在仔细地看，连忙走了过去。“这部……难道是激光炮？”“没错！”“不可能！”婉洁道，“情报部里面的资料显示，水下激光武器明明还在实验阶段的！”王翔笑了：“婉小姐，情报部也不是无所不知的，这部等离子激光炮是蓝鲸号下水前不久才安装上去的。”“快说，它的性能如何？”“性能？通过等离子的保护，能够使激光在水下的发散和能量损失减到最小程度，被它击中的任何物体都会灰飞烟灭。”“那么，如果物体外面有力场保护罩，又如何？”婉洁问。王翔一愣，慢条斯里地说道：“一

样是死无葬身之地。”

两人说着走着，已经回到了控制室了。控制室是整艘蓝鲸号的中枢神经，它虽然也分开三层，但与其他舱室不同的就是它这三层是连通的。控制室的中间陷了一个大洞进去，就像一个陨石坑一样，任何一层的工作人员只要将头伸出去，就能够看到另外一层的其他人。王翔的座位就在最上面一层，除了一张宽大的固定桌和固定皮椅，对面就是一块超大显示屏，所有的信息都可以从那里显示出来。

好不容易才将婉洁打发掉，王翔惊喜地发现乔治不见了，控制室里除了控制人员之外，就只有麦斯一个在做校正航道的工作。“麦斯，”王翔走到麦斯身边，“跟我来一下。”“好的。”麦斯将工作交给小森道夫，自己则随着王翔走进了舰长休息室。

“乔治呢？”王翔问。“他说自己第一次坐潜艇，有点晕船，回房间休息了。”王翔不禁拍拍胸口：“谢谢上帝！”“学长，你呢？陪着美女参观，是不是非常有兴致呢？”“别提了，”王翔挥挥手，“麦斯，你以后要派人看好这个婉洁。”“哦？为什么？”于是王翔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出来，末了还补充道：“我发现我在介绍蓝鲸号的高性能武器时，她的脸色很差，好象非常害怕似的，我有点怀疑她是军部内敌视我们的人派来的，他们想……”“他们想用美人计来算计舰长？”王翔笑了，“你想到那里去了？”“舰长，我发觉那个婉洁望着你的时候，眼神都十分的……所以我才这么想。”“不管怎么说，他们可能会千方百计使这次任务失败，从而排除他们在 GOD 里面的敌对势力。”麦斯不由得皱起眉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难道他们还窝里斗？”“唉，那些政客就是这样的了，我们目前只有看好那个婉洁，必要时……”

“将她禁闭……杀了？”“不……是用美男计。”王翔说着，自己都笑了。

险航

蓝鲸号已经连续潜航了 4 天，期间和另外八艘潜艇会合，组成有它为中心旗舰的舰队，向赤道驶去。乔治似乎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受大家的欢迎，所以除了必要时候，一般都躲在自己的舱室里面看书。至于婉洁则在王翔的位置旁边要了一个座位，整天在那里摆弄一部手提电脑，既然她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王翔也懒得理她，专心地开好船。

“那些潜艇怎么那么慢？”王翔发起牢骚来，“才 50 节！什么时候才能够赶到目的地？”这时，通讯员美琪在第二层报告上来：“舰长，刚刚收到脉冲电讯，其他潜艇的舰长一致否决了您的提速建议。”“什么？这帮小子！”王翔气愤地说，“当年我在军校里是怎么照顾他们的！居然……”“舰长，”麦斯永远是一付亲切的面孔，“这次任务他们也是半路才加入的，反应堆里面的燃料应该不多了，所以不敢将速度提升。”“麦斯，你就别替他们说好话了，龙王级的潜艇，能够开到 50 节已经不错了，在开快一点螺丝都要散了。”看着学长不耐烦的样子，麦斯只有一笑置之。这也难怪，王翔的性格一向是独来独往，最不喜欢参加编队航行的，这次任务他事前根本就不知道有其他船只参加，本来就是不大乐意的了，虽说是自己做旗舰，但是这样就使试试蓝鲸号性能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才会牢骚漫天。不过，大家一早就习惯了。

婉洁的脸上依然是戴着那一副眼镜，她侧过头来望了正在摇头叹息的王翔一眼，又把头转了回去，十指飞快地在自己面前的手提电脑上按动着。

就在这时，控制室里面有几盏指示灯突然亮起了红灯，伴随而来的是蜂鸣器急促的警报声，众人的心情立即紧张起来。难道编队受到袭击？恶心正

在想着，通讯员美琪报告说：“舰长，我们受到不名来历的电磁波强干扰！编队之间的通讯中断！”王翔眉头一皱，马上下令：“马上对抗干扰，开动反追踪器，追踪来源！”这时，另一名通讯员报告说：“舰长！受到总部发来的微波通讯，是加密电讯！”王翔一听，和麦斯对望一眼，虽然微波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但是在如此强的电磁波干扰之下，依然能够顺利接收到，真是奇怪。

“传送过来！”王翔一边说着，心里面一边想：“军部高层在搞什么鬼？”要知道潜艇在进行任务的时候，一般与外界隔绝通讯的，不然就会很容易被发现。加密电讯一般是文字内容，是在紧急情况下发送的消息，必须用舰长的密码解密才行。王翔将密码输入，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已经十分模糊的文字，可能是被干扰破坏了。“我方一……剑鱼级侦察潜艇……严重故障……在 267 海域，情况危急……蓝鲸号编队距离最近……立即救援。”

本来王翔的眉头已经皱起来，现在更加紧锁了：“麦斯，你过来看看。”麦斯走过来一看，愕然道：“这是怎么回事？按道理我们正在执行任务途中，是不能半路改变任务内容的，加上 267 海域属于 GHOST 所有，这样贸然前去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全军覆没，这次任务就失败了。军部高层到底是怎么想的？”王翔点点头：“我本来怀疑是敌人在利用电子战搞诡计，但是，这密码机制又是不能伪造的，难道我们真的要改变航向？”这时，美琪报告说：“舰长，电磁波干扰消失了，所有通讯恢复正常。”“哦？查到干扰源吗？”“对不起，舰长，时间太仓促，查不到。”

王翔无奈地摇摇头：“算了。”他一眼看见婉洁正用一双明目望着自己，眼光里面充满了疑惑，好象在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王翔本来不打算和她商量的，可是和她的目光一相接，硬起的心肠顿时软了下来，于是向她挥挥手：“婉小姐，麻烦您你过来一下。”婉洁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脚步轻盈地走到王翔的身边。“发生什么事了？干嘛有警报？！”乔治一边说着，一边从后舱里面走了出来。“任务官，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刚收到了总部来的加密电讯。”麦斯道。

婉洁和乔治看完电讯的内容之后，都陷入了沉默。“两位，你们不是会说会向我提供意见的吗？又什么尽管说出来。”王翔背靠着自己的坐椅，双手交叉在胸前。“军部的人到底怎么搞的？！出发前才对我说过这任务是如何的重要，态度怎么改变得那么快？！”乔治大声说道。控制室得其他人员都是不知道电讯的内容的，听见乔治的话，不由得向这边望了过来。“舰长，”相比之下，婉洁的声音要温柔许多，“我看您最好还是照他们的指示做。”“为什么？”王翔饶有兴趣的望着她。“军部看来很重视那艘侦察潜艇，说不定那艘潜艇里面有一些高度机密的东西，要我们不惜代价地去保护它。”“唔，婉小姐，分析得不错。”婉洁一笑：“看舰长的模样，肯定是一早就胸有成竹的了，您只是在程序上征询我们的意见而已。”

王翔不由得大笑：“婉小姐是学心理学的吗？看人的功夫好厉害！”乔治可没有心思在这里打哈哈：“舰长，我们真的要改变任务？整个编队都要改变航道了？”“当然不！”王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提高了声音，好象在向大家宣告一般，“我们编队其他潜艇继续保持原有航道，继续向目的地前进，我们蓝鲸号则改变航道，以最大速度赶去 267 海域，完成任务之后再回去跟编队会合！”“砰！”从控制室传来一声玻璃的破碎声，领航员小森道夫手上的茶杯掉到了地板上。

“怎么样？”王翔说道，“这个方案可行吗？”乔治喃喃道：“是可以的……可是这好象危险了一些。”“就按舰长所说的办吧。”婉洁十分干脆地说道，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座位。乔治看见了婉洁的态度，只好将手一摊：“一切由舰长做主吧！”王翔和麦斯对望一眼，两人会心地笑了出来。这一次轮到麦斯发号施令了：“领航员，调校航道，目的地是 267 海域，通讯舱，立即联络其他舰只，将这个讯息传送出去！”

不一会儿，通讯舱陆续传回报告声：“‘曙光号’发回脉冲电讯，表示同意！‘怒鲨号’回应，一切听从旗舰指挥……。”编队里面所有的潜艇都很快同意了王翔的这个建议，这时，领航员的声音也响了起来：“航道调校完毕，蓝鲸号随时可以转向！”麦斯回头望了一眼王翔，王翔点点头。“好！转向！目标：267 海域，全速前进！”硕大无比的蓝鲸号在水底飞快地转过一个圈，沿着新设定的航线飞速前进。身在潜艇内部的众人只感到船身有一些轻微的晃动，除此之外，就是隐约可闻的船尾螺旋桨的声音。

“这艘船真是没话说！”乔治说完之后，转身又回到自己的舱室里面去。婉洁脸色一沉，眉头也稍稍一皱，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不过，这一切都没有逃过王翔的眼睛。“小森！”

报告数据！”麦斯问道。“报告大副，深度 3000，速度是 78，目前正在加速，预计 10 分钟后到达 100 节的常规极速！”“好，定深，保持加速！”“是！”

王翔坐在离导航台几米高的上方，看着小森有条不紊的干着导航工作，不禁暗暗点头，小森道夫可能是 GOD 里面最优秀的年轻一辈导航员了。别看导航员好象没有什么指挥权，在潜艇里面，导航员的一个错误判断都可能成为全艇所有人葬身深海。小森很快就完成了导航设定工作，王翔在上面说道：“小森，上来一下。”“是！”小森飞快地沿着舷梯走了上来，站在舰长控制台前面，“舰长，有何吩咐？”

“你坐。”王翔按动电钮，一张内置的固定座椅从控制台的对面伸了出去。小森听命坐下了。“你好象对航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是不是？”王翔的洞察力十分强，刚才小森道夫失手掉了茶杯，他就猜到了。“舰长，这个……”小森有点犹豫。“来，有什么尽管说。”王翔说道。小森鼓足了勇气道：“舰长，267 海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海域，我们不应该道那里的。”“哦？为什么？海图上没有标明啊？”“舰长，三百年前，大陆尚未被水淹没，267 海域濒临一个叫做日本的岛国，也就是我的祖先所居住的地方。我的家人是渔民，所以对大海非常熟悉，267 海域那一带，是有名的危险三角区，有数不清的船只和飞机在那一带神秘失踪，一直杳无音信，由于传说中那里有龙出现过，所以人们都称呼它为‘魔海龙三角’。”“哦？难道它和百慕大三角一样的吗？”“没错，当年魔海龙三角和百慕大三角都是举世闻名的三角区，自从大陆被水淹没之后。龙三角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王翔低头沉默了好一阵，很快又抬起了头：“小森，你放心，我们会平安无事的，魔海龙三角虽然可怕，我们也要征服它！”“是！舰长！”小森离开之后，王翔将上身挨在椅背上，出神地望着舱顶。突然，王翔“唉”地叹了一口气：“婉小姐，在别人背后冷笑的习惯是非常不好的。”婉洁想不到王翔居然有如此的敏锐的感官，不由得，俏脸一红，狼狈地解释道：“我不是冷笑，只是觉得你的领航员胆小可笑。”

“什么？！”王翔眼中几乎冒出怒火，“小森根本就不胆小！没有人比我更加清楚了！”

他只是在为你们这些不请自来的的人的生命着想!!”婉洁被他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一时找不出话来应付。“哼，既然你这么空闲，就查一查魔海龙三角的资料吧!”王翔说道。婉洁本来想说：“你没有资格命令我!”但是回心一想，这提议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哼”了一声，回到自己面前手提电脑的键盘上，飞快的输入着什么。

“报告舰长!已经到达 100 节的航速!定深 3000!”“好!”王翔点点头，出来几天了，他终于可以让蓝鲸号一展身手。其实这一次他所设想的这个计划，让蓝鲸号独自去救援，除了要兼顾主要的任务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独来独往的性格。在军校毕业礼上，老校长特意劝告他这个全校第一的优等生，要他进入海军之后要注意团体合作。王翔的确是注意了，不过只要有机会，他也是会去单骑独闯的。

“小森!还有多少时间到达?”“舰长，按这个速度，预计要 80 小时!”王翔嘀咕着说：“怎么要这么长时间?能不能加速?”“舰长，我们不能再快了，前方海域水流非常不稳定，会使我们偏离航道的!”王翔“唉”的叹了一口气：“知道了，保持速度和深度!我们继续前进。”这时，麦斯泡了两杯茶，递了一杯给王翔。王翔接过茶杯：“谢谢。”“舰长，”麦斯问道，“有没有关于 267 海域的资料呢?”王翔这才想起来，转过身去望婉洁，却发现婉洁脸色苍白地坐在椅子上，急促的呼吸使胸口不停地起伏着。

“婉小姐!要是你查到了资料，麻烦您传送过来。”婉洁瞪了王翔一眼，在电脑上按了几下，资料逐一显示到王翔的个人终端上。原来，魔海龙三角的传说早在 14 世纪就有所流传。当时日本的渔民出海打渔，经常会在那个海域遇到大风大浪，30 秒前还是一片风平浪静，30 秒后就巨浪滔天。还有人不少人说曾经看见过从三个不同方向同时打来的三角巨浪，有巨龙在下面兴风作浪。所以“龙三角”在由此得名，事实上也如此，有无数的飞机和船只在那片海域上神秘消失，或者是突然失事沉没或者坠毁，数量甚至比百慕大三角还多。资料里面一再强调了龙三角的神秘可怕，王翔双眉轻轻一皱，这才知道为什么婉洁会变成那个模样。这也说明小森的确没有说错，这一趟航行是异常险恶。

王翔回头看了看站在自己身旁的麦斯，发觉麦斯的脸色也有点不对劲。“怎么样?你猜得到军部为什么会派侦察潜艇到那个海域吗?”王翔问。麦斯看见学长面无惧色，脸色才恢复正常：“我不知道啊，不过，应该和刺探敌情没有关系。”王翔点点头，他老是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侦察船在那个海域出现，苦恼地站了起来，在控制室不大的空间里面踱起步来。突然，王翔站住了脚：“那段加密电讯如果是假的，那么一切都明白了!”“假的?”“对!

敌人利用假讯息，将蓝鲸号引到龙三角去，要我们神秘失踪!”“可是，敌人不知道我们的密码机制啊?”麦斯道。“对!我就是想不通，如果这也想通了，一切都好办，麻烦你叫美琪在换班之后来见我，好吗?”麦斯一愣，“好，好的。”王翔又踱起步来……

三天很快过去了，蓝鲸号已经到达了龙三角外围水域，王翔吩咐，先不要急着驶进去，于是蓝鲸号用巡航速度在周围绕起圈来。“报告舰长，微波雷达的地形探测报告出来了!”负责控制微波雷达的是长有一个褐色头发的年轻人。“哦?怎么样了!”王翔十分着急地想知道。“报告，267 海域内部干扰流特别强，微波雷达地探测范围只有一半，半径 50 海里!”才 50 海里!”麦斯在一旁叫了出来，潜艇的航行需要有海图导航的，以蓝鲸号的高速，50

海里根本就不够，盲目地闯进去简直就是自杀。

“报告舰长！我方的卫星发现 GHOST 主力舰队！”通讯舱传来声音。“位置！”“就距离我们 500 海里！在 267 海域的另一边！现在已经行驶进 267 海域了！”GHOST 舰队的出现，使情况顿时紧张起来。最震惊的莫过于乔治了，一听见着消息，半边脸都变白了。婉洁反而显得十分冷静，转过身来望着王翔，看看他怎么做。“该死的，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啊？”王翔嘀咕着，“报告详细情况！”“敌舰队一共有 68 艘水面战舰，其中 8 艘是海上堡垒，估计可以携带空军战机 400 架，目前仍然没有敌人水下舰只的资料！”

一个身穿天蓝色制服的少女走到麦斯的身边，将一份资料递给他。麦斯低头看了看少女递过来的资料，眉头不由得紧皱起来，用肘轻轻碰了几下正在发号施令的王翔。“怎么了？”王翔低声问。“你让美琪做的分析报告已经有结果了。”“哦！？”王翔双眉一扬：“小森！你先替我指挥一下！我有急事！”说完，和麦斯急冲冲走进了舰长休息室。乔治和婉洁对望一眼，都不知道两人的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97%！”王翔惊叫起来，幸亏休息室的隔音设备不错，不然外面的婉洁他们就会听见了。“对啊，敌人既要掌握我们的密码机制，又要用强大的能量干扰我们的通讯造成假像，这样的可能性实在太小，除非奸细就在我们的船内！”王翔在休息室内不停的踱着步：“该死！我一早就有预感，可是，谁会是奸细？能够干扰蓝鲸号的电波，其干扰仪器的发射能量必定非常巨大，照理这些机器体积不小，很难在蓝鲸号上藏起来的。”“是啊学长，但是，电脑推算出来的结果不会有错的，奸细有 97%的可能就在蓝鲸号上。”“唔，GHOST 舰队已经驶进 267 海域了，我们也不能再理那段电讯是不是真的，必须抢在敌人的前面进行救援，我不会放过一切的可能性。”

对自己的学长，麦斯一向是非常佩服的，虽然有时候他表现的非常散漫，但是一到紧要关头，谁也不比他更适合指挥。“学长！我听您的吩咐！”麦斯笔直地敬了一个礼。王翔也还了一个礼：“好！好戏终于上台，就让其他人看看我们的厉害！”

王翔和麦斯重新回到指挥室，两人的脸上和目光里面都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乔治本来是心惊胆战的，毕竟他还没有上过战场，可是一遇到王翔的目光，不知怎的，心里面再也没有惊慌的感觉了。

“各单位注意！”麦斯在大副的位置上说道：“进入一级战斗状态！定深 600，方向 267 海域！30 节航速，前进！”声音里面充满了无比的信心，同时也将众人的士气提升起来。“雷达室注意，立即赶制前方海图！”“是！”“开启所有探测系统！”“是！”“武器系统进入预备发射状态！”“是！”“鱼雷准备好！”“光子飞弹准备完毕！”“等离子激光炮能量补充完毕！”气氛异常紧张。就在麦斯进行战前准备时，王翔面前的荧屏上已经显示出已经探测到的海图和敌人舰队的初步模糊动向图。他双手抱拳，顶在下巴上，手肘支撑着桌子，进入了沉思之中。

蓝鲸号在深海里飞速地向前行驶着，不断更新地海图传送到王翔和麦斯的面前。两人都惊呆了，因为在海图上显示的，不是一片平坦或者略有起伏的海床，而是一座座高达数百甚至上千米的海底山峰，密密麻麻地排布在前方。“天！这里根本不是我们这种大型潜艇应该来的地方！”麦斯说道，“连行驶都困难了，更何况打仗？”旁观的乔治更是吓得面无人色：“这、这、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上帝啊，要我死在这里！快撤

退吧！”王翔双眉一皱：“闭嘴！！你的工作是任务官不是煽动官！！”麦斯将手一挥，从后面走上来两个高大的船员，将乔治拉走了。婉洁看着乔治被拉走的时候竭斯底里的样子，不禁轻蔑地一笑。

“舰长！已经确定救援目标的地点了！”雷达舱传来消息。“真的？！快报告！”王翔说道。“目标在我们45度方向！距离50海里……发现敌方舰队！也正在朝目标前进！距离是100海里！”“什么？！”王翔吃了一惊，“他们居然可以准确知道目标的位置？”“王舰长，怎么办？真的要撤退吗？”婉洁在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望着王翔，“对方可有几十艘水面船只啊，可能还会有很多潜艇呢！”王翔“哼”了一声，望着婉洁：“婉小姐，我觉得你在挑战我的领导能力！有本事你来指挥！”婉洁正想回敬几句，王翔已经将目光放到其他地方：“各单位注意！我们加速！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将侦察潜艇救出！”

麦斯凑到王翔耳边：“学长，你真的要加速？很危险的，我们的海图不齐全啊。”王翔用右手在麦斯的肩膀上一拍，双眼充满了灼热的目光：“麦斯，我信任你，你信任我吗？”麦斯稍稍一愣，以同样的眼神望着王翔，用力地点了点头。“好！就这样办吧！”……

蓝鲸号以高速驶过一座座海底山峰，穿过一处处险峻的陡崖，由于潜艇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近，反激回来的水波使舰身不断地轻轻抖动着。要是普通的潜艇，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底下高速航行，早就粉身碎骨了。全靠先进的海底地形探测雷达和两位出色的控制员，蓝鲸号才得以安全地航行。但是，现在的绘图速度已经大大超出绘图仪器的设计指标，大大小小的误差陆续出现了，至于修正误差只能由王翔和麦斯凭借丰富的水下航行经验来弥补了。

“报告！前方有强烈的微波干扰！不能再用微波雷达探测了！”大家的心才刚刚定下来，又出来了如此令人沮丧的消息。“改用声纳雷达！”麦斯下令。他作出这个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凭借老旧的声纳技术，很难在这种地方安全潜航的。麦斯侧身望了望王翔，王翔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微微地颌首，这对老搭档，已经可以从对方身体细微动作知道对方的心意了。可是，婉洁就不懂了，她说道：“怎么可以这样呢？用声纳雷达，那不就暴露了我们的位置了？而且，我们就不能提早发现敌人了。”“可是，我们暴露自己并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在敌人前面将我们的人救回。”王翔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望着她。“不行！这样我们会船毁人亡的！”“婉小姐！”王翔这回用灼热的目光望着她，“当初你好象十分赞成执行这个计划，怎么现在变卦了？”婉洁一愣：“我、我……”

“哼！这船是我指挥的，请你这个门外汉不要多嘴！”王翔的语气已经十分严厉。婉洁像受了极大的委屈似的，可是有不能说什么出来，脸涨得通红。王翔严峻的面孔突然露出一丝微笑：“放松些，那样会漂亮点的。”婉洁真是有好气又好笑，她真的摸不透这个王翔。

由于采用了声纳雷达，绘制海图的速度大大减慢，王翔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我最讨厌的事终于要遇上了！”“是倒数？！”麦斯问道。“是啊！已经两年没有试过了，我讨厌那种预测死亡接近的举动。”

王翔话音刚落，舱内响起了小森的声音：“前方有一堵山峰阻隔！预计35秒碰撞，34，33，32……”王翔习惯地看了看表：“哦？怎么搞的？坏了？”他的心里顿时涌出一股不祥之兆，要知道他现在戴的这个是最耐用的光电表，正常的寿命会有80年，偏偏就在这时候坏了。“撞击前5秒转右85度，

开动矢量推进系统！”麦斯下令，蓝鲸号几乎是贴着山峰转过去的，面前是一道长长的海底峡谷，大家这才松了口气。王翔手里握着已经坏了的手表发呆，连麦斯叫唤他也没有听见。

“大概是哪个女朋友送的吧？”婉洁开玩笑道，“想不到产品质量不过关啊。”王翔突然将头转了过来，双眼瞪大望着婉洁，目光简直就像一把利剑，直穿过婉洁的身体。婉洁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你、你干嘛那么凶？我是开玩笑嘛！”王翔很快把目光收了回去，“哼”了一声，从旋梯走到通讯舱下面去：“美琪，你有空能够帮我看看这个手表吗？看看是什么原因坏了。”“是！舰长。”美琪说道。

王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麦斯走过来问道：“怎么了？”“哦，我的手表莫名其妙地坏了。”“坏了？不会吧？质量问题？”“我也不知道，先让美琪检查一下。”婉洁刚才被王翔盯了一下，心里仍然忿忿不平，这时候在嘀咕道：“哼，都什么时候，还搞这些鸡毛蒜皮的事。”王翔也不理她，对麦斯说：“这倒好，不用我来倒数，这事就麻烦您了。”“是！

舰长。”

稍稍平静的几个小时过去了，指挥舱里面突然响起了一种“滴答、滴答”的声音。“报告舰长！收到我方潜艇的信号了！就在前方5海里！”雷达舱传来报告。“好极了！”王翔十分高兴，“有没有发现敌人？”“报告，声纳雷达显示，20海里内没有敌人，但是，如果敌人全部关掉发动机，我们不会发觉的。”“我知道，所以一定要小心，减速到40节，救援小队准备！”王翔不知不觉就接替了麦斯的指挥位置。

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了，那种“滴答、滴答”声音的频率也越来越快，仿佛就成了大家的心跳声，每一下都牵动着全部人。突然，那种声音消失了，除了蓝鲸号微细的发动机噪音，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众人就像突然跌入了一个无边的黑洞之中，感到一种强烈的空洞洞的感觉。“糟！”王翔脱口而出，“中计了！”果然，声纳雷达很快就有了反应。“报告！水面发现敌军主力舰队踪迹！就在正上方！”“报告！水下10度方向发现6艘敌军潜艇！”“报告！45度、60度，100度，160度方向发现敌军潜艇！”

王翔顿时双眉紧锁：“混蛋！居然被他们算计了！”“舰长，怎么办？”麦斯和小森同时问道。王翔的头微微一侧：“敌人对我们实行扇形包围，他们数量比我们多，我们不能和他们纠缠。”“可是，我们能逃得了吗？”婉洁在一边插嘴。王翔居然没有反驳：“你放心好了，我就让你看看蓝鲸号的厉害！”

麦斯说道：“舰长，这里水道太窄，我们不能转向啊！”“放心！我们迎上去！”众人一听，不禁大吃一惊，要知道敌军舰队数量庞大，虽然蓝鲸号性能比一般潜艇优良许多，但是始终不能以一挡百，这样一来，无异于将自己推到死胡同里面。麦斯一下子明白过来，敌人所以摆出这个扇形阵势，很明显就是想将蓝鲸号赶向某个方向，说不定更多的敌舰会在那里等待着。敌人知道这么狭窄的水道根本不适宜作战，一旦短兵相接，难免损失惨重。王翔主动向敌人迎去，就会打乱敌人的部署，说不定还能够从危险中脱身。

“报告！航线已经初步确定，160度方向最靠近海底大陆架，那里的海底地形极端复杂，可能有海底火山存在，所以敌人在那里只有3艘潜艇，是‘海神’级的。”小森说道。

“好极了！”王翔向他投去赞赏的目光，“注意！马上朝160度方向全速

航行！”

众人只觉得舰身晃了一下，蓝鲸号已经开始不断地加速了。“报告！敌舰编队发生变化，其余方向的舰队正在向这里靠拢！”王翔和麦斯不由得相视一笑，看来敌人的部署确实被打乱了，他们想不到蓝鲸号居然会反其道而行，正在急急忙忙地“收网捕鱼”。“舰长，还有5分钟将会接触第一艘敌潜艇了！”雷达监测员报告道。“微波雷达可以用了吗？”“勉强还可以，但是探测范围只有30%。”“好，声纳和微波雷达全部开动，武器系统进入待发射状态！”

“王舰长，”婉洁突然问道，“如果敌人发射鱼雷或者火箭，那怎么办？”王翔满怀信心地说：“婉小姐，他们不会击中我们的，你放心好了。”“可是！”婉洁并不被王翔的信心所感染，“这里的水道只有200米宽啊！”王翔正想说些什么，雷达舱又传来报告：“距离敌潜艇只有1海里了！”麦斯在一旁说：“舰长，怎么样？发射鱼雷吗？”“不，”王翔一摆手，“我们等！”

两艘潜艇越来越接近了，彼此之间仿佛都已经听见对方螺旋桨的声音。“报告！对方打开武器发射口！”“好小子，终于忍耐不住了吗？”王翔道，“反鱼雷准备！”反鱼雷早在二十一世纪的潜艇上已经广泛使用，但是后来因为潜艇的鱼雷武器越来越先进，反鱼雷技术没有多大进展，才逐渐被淘汰，而蓝鲸号上的则是经过全新改造的新一代的反鱼雷，性能绝佳，王翔才如此有信心。

“报告！敌舰发射两枚声纳鱼雷，预计1分34秒击中我舰！”“发射反鱼雷！”王翔一声令下，一个圆桶状的物体被弹出潜艇外，作为动力的尾部小型火箭将其快速地推向前方。“第二艘敌舰距离第一艘有多远？”王翔问道。“报告舰长，有2海里。”小森看了看海图，肯定地说。“好极了！定深1000米！加速！全速冲过去！”王翔用力将手一挥。众人虽然觉得这个决定十分莽撞，但也只好听从了。只有麦斯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轰！！”水底处传来一声巨响，反鱼雷在距离鱼雷二十米处爆炸了。不但强大的声波一下子完全摧毁鱼雷的声纳系统，瞬间巨大的压力也同时将两枚鱼雷彻底报销了。“大家注意撞击！”王翔叫道。众人立即各自找可以固定的东西抓住。婉洁感到十分茫然：“你们在干什么？”过了几秒钟，蓝鲸号突然猛烈摇晃起来。幸亏婉洁及时抓住自己身旁的一张固定桌，要不然肯定会被抛到天花板上。由于蓝鲸号与爆炸点的距离太近，所以颠簸了好一会儿才重新稳定下来。

“报告人员伤亡情况！”“报告舰长，只有一个人轻微撞伤，其余都安好。”王翔这才放下心来，他也估计不到反鱼雷的威力会这么大。这时，蓝鲸号已经加速到100节的最高速度，从地方潜艇肚子下面穿了过去，掀起的强大水流也让敌舰饱受了一下颠簸之苦。“敌舰发开后武器舱，看样子要发射了！”“尽量加速！反鱼雷准备！”由于速度已经超出了蓝鲸号的设计速度，舰身开始微微抖动起来。“要不要启动那个系统。”麦斯说道。王翔摇摇头：“暂时还不需要，我们留到最后才使用。”旁边的婉洁听见了，不禁眉头一皱，很显然，这就是王翔上次拒绝她参观的那个系统，可是这个系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敌舰发射4枚鱼雷！”“距离前方敌舰还有1.6海里！”王翔点点头：“好，保持速度，定深！”指挥舱众人见他居然不发射反鱼雷，都不禁大吃一惊。要知道蓝鲸号的速度虽然快，但是始终会被鱼雷追上的，要是发射反

鱼雷的时间太短，说不定蓝鲸号也会被波及。

小森低声问道：“舰长，我们要发射反鱼雷吗？”“不，我们要对前方进行声音和磁波干扰！扰乱前方敌舰的声纳！”“可是……鱼雷在后面啊。”

“我知道，小森，”王翔说，“你只要计算出准确的命中时间就够了。”

“是，我们还有1分50秒的时间！”麦斯突然在一边插嘴：“还有1分45秒，就会和敌舰接触。”王翔不由得一笑：“麦斯，还是你了解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鱼雷越追越近，而前方的敌舰本来也想发动攻击的，却收到突然而来的强大干扰而一片混乱。这些干扰系统也是蓝鲸号上的杀手锏之一，没有一段时间是排除不了的，以致他们不能发射鱼雷或者火箭。

“还有30秒命中！”小森的声音也似乎有点颤抖。“还有20秒和敌舰接触！”麦斯很快也计算了时间出来。“上升！在敌舰底部擦过去！”王翔叫道，一滴黄豆般大小汗珠从他的下颚处掉了下来。其实，王翔心里何尝不是紧张万分，只不过表面上看不出来罢了。蓝鲸号虽然身躯庞大，但是反应奇快，迅速地上升，在依然在排除干扰中的敌舰底部擦过。“注意撞击！”在这一瞬间，婉洁终于明白过来了。

“轰！”4枚鱼雷全部击中了敌舰，巨响仿佛就在众人的头上响起一般。蓝鲸号更加剧烈地震动起来。王翔紧抓着自己地桌子，他只觉得双臂发麻，酸痛得不得了。“要是让我知道谁是奸细，我宰了他！”王翔咬牙切齿地说道。蓝鲸号好不容易从十几秒地震动中恢复过来。“有没有人受伤？！”王翔通过广播问道。“报告舰长，轮机室有名船员的右臂撞折了。”“报告舰长，其余舱室没有人受伤。”王翔吁了一口气：“将伤员送医疗舱！”“报告舰长！前方水道开始复杂，我们要进行减速了。”“好的，小森，你看着办吧。”

经过这一次短兵相接，蓝鲸号只用了一枚反鱼雷就摧毁了敌方一艘大潜艇，众人无不对王翔佩服得五体投地。王翔无意中看了一下婉洁，看见她正闪烁着惊喜目光望着自己，但一看见自己发现了，立即把目光移了开去。麦斯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对王翔说：“舰长，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水道太窄，后面的敌舰不敢贸然转向，距离最后的敌舰还有5海里，情况对我们还算不错。”“唔，敌人的主力舰队情况如何？”“报告舰长！”雷达舱的人回答，“地方水面舰队距离我们只有20海里了，正在加速逼近之中，水下舰队也只有15海里了。”“什么？！那么快？！”王翔大吃一惊，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这也难怪，如果他们有心算计我们，一定会预先勘察这周围的海底地形。”王翔抬起头来：“麦斯，我们这一次主动攻击，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厉害！”

“是！”麦斯应命。“光子飞弹系统进入发射待命！”武器控制人员报告道，“目标已经锁定！距离3海里，命中概率90%！”“发射！”麦斯说道。1枚体积非常细小的光子飞弹从飞弹发射口冲了出去，以300节的高速激射向前。大约过了30秒，雷达舱传来报告：“命中目标！！”大爆炸的声音很快传到蓝鲸号上，紧接着就是强大的水下冲击波。不过由于距离比较远，影响也没有前两次那么厉害了。

指挥舱里面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潜艇人员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如果不是特别的兴奋，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出多余的声音。王翔并没有责怪自己的手下，而是问小森：“后面的敌舰如何了？”“报告舰长，他们算是聪明了，没有转向。”“唔，要是他们敢转向，我们就给他们颜色看看！”可能是紧张过度的缘故，王翔发现婉洁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嘴唇还在不停地颤动着，

心想：到底是女孩，初经战场就被吓成这个模样。

“舰长，敌军水下舰队正加速逼近我们！”雷达室传来报告。“保持航线！我们要进入龙三角最复杂的海底航道，和他们周旋一下。”王翔说道。麦斯看了看刚刚编出来的海图，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海图上几乎看不见平坦的海床，到处是突兀的海底山峰，深邃不见底的海沟，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海底火山，绝对就是潜艇航行的地狱。“舰长，这个地方……”“放心，麦斯，我们走不了，敌人也一定走不过去的。”“可是，敌人的水面舰队呢？要是给他们追上……”王翔叹了一口气：“没有办法了，我们先对付他们的水下舰队吧，这里离大陆架的距离已经不远了，我们只有这个机会撤退了。”“我明白了。”麦斯点点头。

蓝鲸号飞快地从两座山峰之间地缝隙里面一穿而过，就好像进了一扇通往地狱的大门似的，大家明显地感到一种阴森的气氛扑面而来。王翔看了看海底探测器的报告，发现这里海底磁场，电场，水流的变化十分异常，时强时弱，有时的强度简直难以置信，说不定那些失事的船和飞机，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而胡里糊涂地葬身龙三角。“大家小心注意，我们不能出一丝差错！”王翔提醒众人。

王翔刚刚说完，突然被身旁的人吓了一跳，原来婉洁早已不声不响地走到他身旁。王翔双眉一皱，正在教训他两句，却发现婉洁双眉紧锁，目光紧紧盯着那些海底的探测数据，面色凝重，似乎在分析着什么。王翔愕然：“婉小姐，你，你会看这些数据吗？”婉洁没有回答，她的脸色突然一变：“快！左满舵！转到120度航线！”王翔又是一愣：“你，你怎么会……”“快！来不及的了！！”婉洁十分焦急。

王翔心里虽然充满了疑团，但是看见婉洁认真的样子，也不敢怠慢：“左满舵！保持120度航线！”蓝鲸号急速地来了一个急转弯，快得连众人也要找东西固定住自己的身体，以免抛了出去。刚刚转到120度航线，蓝鲸号上的航行警告系统突然发出了红色警告：原来，在刚才的航线上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水压断层，现在刚刚擦肩而过。由于附近有许多火山，造成海水的局部温度不平衡，以致海水的密度也有很打的差异，如果在海面那倒不容易察觉，可是在深海，比较小的密度差也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差，任何潜艇一旦碰上这些水压“断层”，马上就会被拦腰截断，船毁人亡。

蓝鲸号躲过一场大难，除了麦斯之外，大家都以为这是舰长的反应迅速之故，王翔视野之内的船员都向他投来感激和佩服的目光。只有王翔和麦斯心里明白，这是婉洁的功劳。

“婉小姐，”这回是麦斯问道，“您是怎么知道前面有水压断层的？”婉洁嫣然一笑：“我在大学里选修海洋学的……”“我也是！！”王翔打断她的话，“可是我从来没有学过如何比仪器更早发现水压断层。”婉洁白了他一眼：“哼，我会不会你管不着！反正蓝鲸号安全就是了！”王翔一时语塞，找不到词了。

在婉洁出色的“导航”下，蓝鲸号神奇地避开一个又一个海底“陷阱”，居然驶出了这个海底火山区域。众船员几乎将王翔当作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因为他总是比仪器更早作出决定，而且准确无误。“舰长！”小森道夫钦佩的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最优秀的领航员啊！”王翔只有苦笑着点头。麦斯松了一口气：“唉，终于摆脱了这个地狱了。”“还没有！”婉洁说，“我们刚刚通过的是火山区域，前面就是海底山脉了，可能更难航行啊。”

“你怎么知道！？”王翔问道。还没有等婉洁回答，他又继续问：“海图好像还没有绘制出来啊——说！”婉洁急了：“你！你……你想想，火山区域周围能没有海底山脉吗？”王翔的气势一下子又被挡了回来，的确，海底火山周围总是少不了山脉的环绕，这是基本的海洋地理知识。

“报告舰长，敌人的水下舰队已经在火山区域损失了4艘潜艇了！目前他们已经停止了前进！”王翔一听，顿感轻松了一些，看样子敌人料不到他们会冒险进入这个海域，事先没有进行必要的探测。可是这样一来，他的疑心更大了：婉洁到底是什么人呢？敌？还是友？“舰长！敌军水面舰队正在逼近！”这一句话把王翔从沉思中拉了回来：“保持速度！定深1200！雷达舱！加快海图绘制！”

果然，这一带的海域比起以前到过的地方更加危险，水道的宽度几乎只有150米，蓝鲸号差点就要贴两边来行驶了。可是水面舰只的速度毕竟要比潜艇快，敌军的水面舰队很快就已经追上了蓝鲸号。“注意深水炸弹！反鱼雷准备！”王翔下令。过了不久，4枚反潜鱼雷从海面钻了下来，直朝蓝鲸号窜来。王翔立即发射出两枚反鱼雷。“轰轰！”两声巨响，4枚鱼雷被拦截了下来，可是因为爆炸就在蓝鲸号的上方，强大的冲击波一下子将巨大的潜艇压了下去。众人根本没有防备，全部都跌倒了。“大家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王翔一边从地上站起来一边焦急地问。“报告舰长！船身被压缩内凹了1毫米！”负责监测潜艇状况的工作人员报告道。别小看这1毫米，能够将好象蓝鲸号这样坚固的潜艇外壳压缩，可想而知压力是如何的巨大。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人受伤。

“报告！又发现4枚反潜鱼雷，估计是敌军的舰载反潜机发射的！”王翔气得直咬牙：“发射反鱼雷！光子飞弹准备！”“轰！轰！”反鱼雷又将那些该死的鱼雷拦截下来，与此同时，蓝鲸号的雷达也捕捉到了目标。“光子飞弹发射！”几枚小小的飞弹窜了出去，直冲上海面。这一回王翔他们就听不见爆炸声了，但是反潜鱼雷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再出现了。

“舰长，怎么办？”麦斯问道，“敌舰队已经追上了我们，看样子会进行大规模攻击了。”王翔将手一摊：“没有办法，和他们拼了，你去准备紧急系统吧。”“是！”麦斯转身离开了控制室。“他要到哪里去？”婉洁觉得奇怪，不明白在这种紧张关头大副怎么跑开了。“他要到你不能到的地方去。”王翔硬梆梆地应道。果然，才过了两分钟，数不清的鱼雷从海面鱼贯而“下”，朝着蓝鲸号冲来。王翔真是叫苦不堪，只好不断地发射反鱼雷。可是百密一疏，总会有一些漏网，幸亏蓝鲸号上有激光炮系统作最后一道防御，才不至于被击沉。可是却苦了呆在潜艇里面的众人，强大的冲击波将蓝鲸号冲来冲去，根本就不能平稳地行驶。能够进入潜艇的都是身体条件非常好的人，可是此刻已经有不少人呕吐了。好在小森的导航和驾驶技术一流，才使蓝鲸号在狭窄的航道里不断地安全前进着。

“报告！已经接近大陆架！前面就是断崖，航线向右180度！还有50秒到达！”王翔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只要蓝鲸号一驶出大陆架的海域，就可以加速将那些敌人甩开了。“报告！反鱼雷已经用完！”“报告！激光系统出现故障！”“报告！又发现2枚声纳鱼雷，预计60秒击中我们！”不幸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王翔只觉得脑子里面“嗡”的一声，眼冒金星。不过，他很快冷静下来，这时麦斯也回来了，“舰长，紧急系统已经用特别密码启动了，随时可以用。”“好，麦斯，只要我们能够转过这个弯，一切都会好的！”

这时，小森传来报告：“舰长，根据声纳雷达探测，我们还有 40 秒可以转弯了！”“好！鱼雷还有多长时间击中？”“相差 10 秒！”众人的心一下子完全提了起来，蓝鲸号已经完全没有防御能力了，能不能逃出生天，就看舰长的决定。“还有 5 秒可以转弯！”“鱼雷还有 10 秒击中！”“3、2、1、……”

令人惊讶的是，到了预定的时间，王翔居然没有下令转弯。“舰长！”包括麦斯在内的众人一下子全部愣住了。“鱼雷命中时间还有 8、7、6、5、4……”“急转！”王翔这时才下令。庞大的蓝鲸号非常敏捷地向右转去。麦斯和婉洁的心几乎提到喉咙上来了，因为王翔刚才拖延了 6 秒急转，照计蓝鲸号会撞到海底断崖上的。可是蓝鲸号并没有撞山，而且连背后的鱼雷也避开了。“轰！轰！”两声巨响，鱼雷撞到了断崖之上，造成了强大的爆炸，不少的碎石也撞到蓝鲸号上。

剧烈的震动过后，麦斯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舰长！你，你怎么知道声纳探测有误差的？”婉洁也用难以置信的神情望着王翔。“嗨，很简单，这是波的基本原理啊，我们向前的探测声波和声纳鱼雷的声波叠加在一起，会将某些发射回来的声波加强，给我们一个错觉，以为断崖在比较近的地方，所以我要进行修正，不然早就完蛋了。”王翔这番话令控制室内人人之为动容，只有雷达监测员脸上发红，暗中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

“报告！已经驶出大陆架！”“报告！再发现 5 枚鱼雷！”“哈哈，”王翔笑了。婉洁愕然：“你笑什么？”王翔并没有马上回答她：“紧急推进系统准备！马上紧急脱离！”“是！”小森应命，“还有 10 秒！启动力场紧急推进系统！准备撞击！”包括王翔在内的众人纷纷将自己用安全带固定在椅子上。婉洁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只好先跟着做了。

“4、3、2、1、0，启动！”蓝鲸号的尾部突然发出一阵耀眼的白光，巨大的潜艇就像子弹一般向前猛然冲了出去，很快将鱼雷抛在身后，消失在大海深处。

末日--迷航

蓝鲸号以几乎三百节的超高速航行了 30 分钟。“舰长，力场推进器已经到达了临界点，不能继续运作了。”负责监控引擎运作的的工作人员向王翔报告道。麦斯也说：“我们已经离开差不多 150 里了，他们不会再追上我们了。”王翔点点头：“好！关闭力场推进系统，改用常规推进，定深 3000 米，小森，制定航线，我们要去与编队回合。”“是！舰长。”

“王舰长，真是想不到啊，”婉洁惊叹道，“原来蓝鲸号上还有如此厉害的机器。”王翔微微一笑：“应该是连情报部也不知道的厉害机器。”婉洁白了他一眼：“哼，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我指点，你们会这样安全地离开那片魔鬼海域？”王翔内心一震，但是脸上不露声色：“是啊，是啊，多得婉小姐丰富的海洋知识，下次绘制海图我会向上司建议由情报部的‘专家’来负责的。”婉洁知道他话中有话，也懒得和他再斗嘴了。由于手提电脑在蓝鲸号剧烈震动的时候摔坏报废了，婉洁没有了“消遣”的工具，只有问麦斯借了一本书，坐在一旁看着。

转眼间，蓝鲸号已经连续航行了 6 天，根据卫星图片显示，敌军主力舰队已经开始返航了。按照蓝鲸号目前的速度，还有 3 天就可以到达预定海域和编队回合，敌军虽说那里可能有敌人的秘密基地，舰只的数量也不一定会比围攻蓝鲸号的多，但是王翔的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可能是因为那里实在太神秘了吧。

“舰长，” 通讯员美琪这时候拿着王翔的手表走到他面前，低声说道，“原因已经查明了……” 坐在不远处的婉洁愕然，正想用心听一下，可是王翔和美琪说话的声音非常小，结果什么也没有听见。……。

已经是深夜了，除了在值班室里留守的工作人员外，其余的船员都进入了梦乡。非常巧合，王翔和婉洁今天晚上都是值班指挥，两人坐在各自的位置上，王翔在专心地研究着目标海域的情报，而婉洁依然在看她的书。

“婉小姐，你要不要去休息室喝一杯咖啡？” 王翔问道。婉洁愕然，自己上蓝鲸号这么长时间了，王翔还是第一次对自己那么热情，她平时虽然比较活泼，这时也不禁踌躇起来。

“怎么了？怕我吃了你？” 王翔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好象在说：我就知道你不去的。婉洁不由得心里有气：“去就去，怕你什么？！”

可是，王翔并没有把她吃了，而且态度还非常好。他让婉洁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不但帮婉洁冲了咖啡，还帮她拿了几块方糖来：“这是我私人珍藏，厨房里面没有的。” 婉洁简直有点不知所措了：“王舰长，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难道……” “哈哈！” 王翔笑了，“当然不是了，我只不过想问婉小姐一句话。” “哦？你想问什么？只要我知道，一定会回答你的。”

“婉小姐肯合作实在太好了，” 王翔和婉洁面对面坐着，“我想问你，你到底是派来的？来这里干什么？”

婉洁浑身一震：“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婉小姐不是最清楚吗？” 王翔的表情依然没有变。“我、我不就是情报部派来的吗？！” 婉洁吱唔着。王翔的眼睛里露出了一道寒光：“情报部？恐怕不会吧，难道将我们骗到魔海龙三角去，被敌人的主力舰队围攻，也是情报部的主意？！”

“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婉洁开始有点慌乱了，不敢正视王翔。“望着我！” 王翔一把抓住婉洁的手，“美琪我已经帮我查明了，我的光电子手表是因为受到强烈的电磁波干扰烧坏的，电磁波的来源，除了你那部手提电脑，还有什么？！” 王翔越说越气：“是你利用手提电脑做发射源，弄出一个虚假的加密电讯，将我们引到龙三角去的！”

“哼！你没有证据！” “我知道，要不是那部该死的电脑已经丢弃，我早就把你关起来了！说！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间谍？” “不是！不是！” 婉洁激动地站了起来，一下子将王翔的手甩掉：“我要是敌人的间谍，怎么会救你们离开？我要是间谍，我把你们引到龙三角，岂不是连我自己也完了？！” 王翔一时没有作声。“我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有敌军在那里！” 婉洁道。“哦？你承认了，真的是你将我们引到那里去？！”

“对！是我干的！” 婉洁拨了一下有点散乱的头发。“为什么？” 王翔这时反而冷静下来。“哼，我的任务就是要让这次的航行失败！” “哦？” 王翔有点意外，“是情报部的意思？” “没错！高层某位高官不喜欢看见你平步青云，于是就下了命令。” “不可能！军部怎么能够拿这些开玩笑，一旦蓝鲸号出事了，那怎么办？” “那些人派我来的原因就是不要我伤及蓝鲸号的前提下将这次任务搞糟，我将你们引到龙三角去，就是想让你们在里面迷途，难以折返，到最后耗尽补给，只有知难而退，就连出发前的一天晚上……那也是我的主意。”

“什么晚上？！” 王翔愕然。“你忘了？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你不是邂逅了一个来天骄城旅游的女大学生吗？而且你们还共度良宵。” “什么？！” 王翔只感到浑身被重击一下，顿时无力的瘫倒在沙发上，他对这件事只是模糊

记得，而且一直以来都以为只是一场梦，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如今经婉洁提醒，顿时回忆起来。“是你！原来是你！！”王翔望着婉洁。“没错，是我，我在你的酒里下了药，所以你才昏迷不醒，什么都记不起来。”“你，你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我下了使你睡一天的药，只要任务官发现你迟到超过一天，随时有权将这次任务暂时搁置，加上乔治本来就不喜欢这次任务，蓝鲸号也就去不成了，谁料到你的身体这么好，居然及时赶到。”

王翔摇了摇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牺牲，连自己的肉体也付出了？”婉洁脸上一红：“这你管不着！为了完成任务，我什么都做得出来。”“那龙三角那里的敌人又怎么解释？明明哪里还没有人类涉足过，你怎么对里面的海底情况了如指掌？”王翔问道。“这我就不能告诉你了，你没有必要知道，”婉洁不肯说。王翔站了起来，道：“既然你的真正目的已经明白了，在余下的航行时间里，请你呆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出来！！”说完，王翔转过身去，飞似的离开了休息室。

婉洁被软禁一事只有麦斯和王翔两个人知道，对其它人则说是婉洁身体欠佳，要在房间里休息。王翔虽然大概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但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些东西没有弄清楚，他知道婉洁肯定还有一些东西在瞒着他，可是，她本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来的。麦斯查看了 GOD 总部提供的婉洁身份资料，却什么也看不出来，最后也只有放弃了。

时间过得很快，距离与编队会合只有几个小时了，蓝鲸号终于和编队里的其它潜艇取得了联系。众人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仿佛回到了家一般，那种安全感真是难以形容。王翔的心情特别好，打算到处走走，他沿着旋梯走到了控制室的第二层。经过声纳雷达室的时候，却发现雷达监视员季洛克用右手托着下巴，眼睛盯着声纳显示屏，声纳耳机则戴在两耳边，似乎在冥思苦想着什么。“唉，”季洛克突然长叹了一口气，转过头发现王翔原来站在自己身后，连忙摘下耳机：“舰长，您、您好。”“怎么了？季洛克？”王翔十分关心地问道，“有烦恼地事吗？唔，你好象应该下班了，由约翰代替你的。”“舰长，我和约翰调换了，我替他值这一班。”“哦？你够不够精力啊？”“舰长请放心，没有问题的，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所以特别有精神去研究？”

“哦？”王翔十分惊奇，“什么问题，怎么不通知我或者大副？”“舰长，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几天我一直探测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这种声音不像是机械声，倒和鲸鱼的歌声十分相似，但是，鲸鱼的歌声也不会几天来一直跟着我们。”王翔双眉轻轻一皱：“真的？”“对，是一种‘呜----呼---呜’的连续声。”王翔戴起耳机，也仔细地听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会不会是有海底火山爆发，声音一直持续啊？”“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可是，声音的方向源头今天来变化过好多次，不可能是火山吧？”王翔点点头，拍拍季洛克肩膀，说：“继续跟进这件事，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是，舰长。”

王翔在蓝鲸号里面兜了一圈，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最后却发觉自己已经来到了软禁婉洁的房间外。想起这几天自己都没有去看看她，王翔的心里不知怎的有点不安，于是打开了视网膜密码锁，开门走了进去。这个房间原本是高机密会议室，设备一向很不错，现在把婉洁关在里面，倒也没有难为她。

婉洁身上依然穿着那件绿色镶金边的军装，躺在一张临时弄来的软床

上，正在看一本小说。王翔走了进来，婉洁就好象根本不知道似的，一点反应也没有。“这几天怎么样，还好吗？”王翔问道。“谢谢舰长关心，我还没有死呢。”婉洁没好气地说。王翔笑了笑：“那就好，我还以为你回茶饭不思呢。”说罢转身就要走出去。“是不是跟踪到一些怪声啊？”婉洁突然说。王翔的身子一震，猛地转过身来：“你！你怎么知道的？”婉洁“哼”了一声，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王翔一愣：“是不是你们的人？”“我们？我们你们不都是一样嘛，莫名其妙。”“我问你！是不是 GHOST 的潜艇？！！”王翔提高了声量。“哎呀，舰长，小心把我吓破胆了，我一害怕起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王翔一口闷气不知道往哪里出，他又拉不下脸来求婉洁：“哼！我告诉你，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蓝鲸号都不会害怕的！”说罢摔门而去了。

终于和其余的八艘潜艇会合了，它们已经在目标海域外面守候了差不多 5 天，王翔忙着和其它潜艇的舰长交换情报，研究任务计划，也就把那些不高兴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了。

在守候蓝鲸号的这几天里面，其余的潜艇也都施放过无人驾驶的探测艇到目标海域去，可是很快那些小艇很快就无故地失踪了，失踪前所传送回来的数据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片神秘的海域，简直就是有去无回，比起龙三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其他舰长商量以后，王翔决定暂时按兵不动。

吃过了晚饭，王翔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由微波雷达绘制的方圆 200 千米的海底地形图通过三维空间投影器投影在面前，麦斯则站在他身后，双手又在胸前，仔细的端详着海图。这一带海域的海水比较深，有些深达 8000 米，地形则复杂多变，既有平原地带，海底山峰，峡谷也不少。王翔按了一下身前的一个按钮，投影的海图上出现了一群会聚在海域以外的兰色光点，这就是蓝鲸号他们的编队了，另外还有一些红色的光点，均匀散布在海域内，这些就是派出去后神秘失踪的侦察艇的最后位置了。

王翔和麦斯两人仔细研究了好久，都发现不了什么，王翔下令让雷达舱进行更加详细的探测之后，就向麦斯建议去休息一下。两人走进了舰长休息室，王翔替麦斯冲了一杯热茶之后，也给自己弄了一杯咖啡。可能是心事重重的缘故吧，两人居然都没有口说话。王翔望着刚刚搅拌过的，还在缓缓旋转地咖啡发呆，好久才蹦出一句话来：“怎么办？”麦斯放下了手里的茶杯，望着自己敬爱的学长，他了解王翔，他虽然好象是在问别人，其实他正在问自己，王翔在思考的时候，最好不要去打扰他。所以麦斯由重新拿起了茶杯。两人就这样一直呆了接近 30 分钟。

“我想到了！”王翔突然大叫一声，“呼”的站了起来。麦斯料不到他会突然来这么一下子，手一松，茶杯几乎脱手。“我们没有研究水流，水温资料，突破点一定在里面的！！”王翔高声说。“为什么那么肯定？”麦斯一边擦着军服上的茶迹一边问。“这个……是直觉！我们一向的习惯是研究海底地形，忽略了水流水温的影响了，唉，真是罪过罪过。”“可是，我们由不是搞科学研究，研究水流和水温真的会有用？”“麦斯，”王翔望着年轻的大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所有的东西，只要对我们可能会有用的，都不能放过，这一次，答案肯定在里面！”麦斯知道学长的直觉一向惊人的准确，也不再多说了，和王翔一起回到了控制室。

“雷达舱，马上将水流和水温等水文资料传送过来！”很快，资料显示再王翔面前的三维显示屏上，目标海域的水流和水温状况一览无遗。麦斯端详

了很久，却什么也看不出来：“舰长，没有什么啊？”王翔将手一摆：“慢，等我将这些东西和地形图重叠看看。”一等到三种图片重叠在一起，王翔“哈哈”一笑：“找到了！”麦斯也是一个聪明的人，马上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找理说水深的地方海水的温度是会比较低的，可是有一处地方，深度明明只有4千米，温度却比8千米的海水还要低，几乎要跌到冰点。在那片低温海域的周围，分明有几条比较急的水流带，可是在海域里面，却什么水流也没有，连一点紊流也看不见。

“麦斯，你发现了吗？那片海域是大致呈圆形的，我们的无人驾驶艇几乎都是在它的边缘附近失踪的。”王翔道。麦斯点点头：“知道了，我马上联络其它的船。”一旦发现了目标，行动计划的制定就容易得多了。3个小时后，一份名叫“拯救末日”的计划出台了，名字是麦斯取的，王翔听到之后，禁不住拍手叫好：“好！哈哈，我们这个‘末日’行动就由‘拯救末日’计划来结束吧！”

距离预定开始行动的时间还有2小时，王翔的心情特别好，于是照常四处逛逛，不知怎地，又来到了婉洁地房门前，想起上次自己被她气坏了的样子，不禁觉得好笑。他知道自己一旦进去可能会和她吵了起来，于是就径直走了过去。不知道怎么回事，虽然婉洁的身份神秘，动机不明，而且还一度将蓝鲸号带到险境，王翔对她却一点也没有恨意，反而还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好感。

回到控制室，迎面就看见季洛克。“舰长，那种声音消失了！”季洛克显得很急，没有敬礼就急冲冲的说道。王翔并没有责怪他，而是十分关注地问：“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时候消失的？”“大概在1个小时前，本来，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对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对比，还差一点就可以找到它的确实地点了，怎么也想不到它消失了。”“那你现在知道多少？”“它肯定就在我们的2百海里范围内！”

季洛克走后很久，王翔都在思索这个问题，碰巧麦斯不在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冥思苦想了。“到底是什么东西？不会发出机械声音，又能跟在蓝鲸号后面？难道是敌人的先进潜艇？”想到这里，王翔只觉得冷汗直冒，要真是敌人，那么他们的潜艇技术肯定在蓝鲸号之上，应付起来就麻烦了。“可是，除了我们的力场推进器，还有什么推进器能够微声推进呢？连声纳也分辨不出？为什么在龙三角我们被他们围攻的时候没有出现呢？”王翔想到了在以前曾经出现过的射水推进器，可是到了后来因为控制方面出现了问题，早已经弃置了。

“管他呢！”王翔想到最后，自己对自己说，“只要我们多加小心，没有人能够击败蓝鲸号编队的！”

“‘拯救末日’行动开始！”一声令下，九艘潜艇排出一个类似于“V”字形的阵势，两翼向前伸展，旗舰蓝鲸号在“V”字的中心点，舰与舰之间保持一百米的距离，以30节的缓慢航速向前推进。这个阵势是麦斯想出来，目的是使编队之间各潜艇可以互相照应，万一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有足够的时间去应变。

王翔坐在舰长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从微波雷达上传来的即时的水流水温图，麦斯则负责监视着地形图。由于在编队里面蓝鲸号的探测仪器是最先进的，所有潜艇的行动也听由他俩指挥。“4号舰，5号舰，使用后声纳系统，注意编队后方的动静！”王翔下令道。虽然那种奇怪的声音消失了，但

是王翔的心里终究放心不下，加上婉洁的一番戏弄，使王翔感觉到那些声音绝对不简单。“V”形编队最弱的地方就是后背部分，所以必须留意后面的情况。

编队慢慢地接近那个水温极低的水域，王翔下令编队暂时停止推进，同时排在最前面的两艘龙王级的潜艇也发射出几个深海探测器，试探一下前方海域的虚实。可是10分钟过去了，探测器的信号依然正常，什么异常的情况也没有。“向前推进，15节航速！”王翔再次下令，“打开所有武器舱，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不要进去！！”突然，控制室里面响起一个女子清脆的声音，只见婉洁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喊道：“不要进去！千万不要！”王翔眉头一皱：“你怎么出来的？！”婉洁“哼”了一声：“你以为区区的视网膜密码锁能关住我吗？”“你给我回去！”婉洁没有理会王翔，冲到通讯器前面：“大家快停船！不要进去！危险！”“混帐！”王翔左手一扬，一个巴掌打在婉洁的脸上，将她打翻在地上。婉洁从地上爬起来，捂着发烫的脸：“你！你！”“你再不住嘴，我枪毙你！”这时，有几个身高体壮的船员扑了上来，将婉洁擒住了。“王翔！你会后悔的！”婉洁大叫。

就在这时，王翔身边突然传来了麦斯的叫声：“那是什么？！”王翔定睛一看，只见在水流和水温图上，原来圆形的低温水域突然发生了变形，温度低的区域猛然向编队这边扩散，就好象伸出了两只触手的怪物。“不好！全速后退！”王翔下令。但是来不及了，做先锋的两艘潜艇分别被两股强大无比的水流击中，顿时，只听见一阵金属被强行挤压至变形的怪声，接着就是温水瓶破碎时的声音，两艘潜艇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堆废铁。众人听到这些声音，不由得心惊胆战，头发直竖。这时，微波雷达显示两个高速高能量物体正迅速接近编队。“3，4号舰，快发射反鱼雷！”麦斯大叫。只听见轰轰两声巨响，3，4号潜艇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已经被击中，瞬间产生强大无比的冲击波。距离两艘潜艇最近的6号舰受到波及，推进系统顿时被摧毁，船身也开始进水，向8千米深的深海坠下去。

“6号！6号！请回答！”王翔叫道。“救……命……救命。”6号潜艇发回来断断续续的呼叫，“啊……”紧接着，深海处又传来了那种破碎的声音，6号潜艇超过了深潜极限，被强大的压力压扁了。眨眼间已经损失了5艘潜艇，编队快速的往后退。但是，攻击依然没有停止，又有几个高能量的物体朝编队窜来，其中两个还直飞蓝鲸号。“反鱼雷！”王翔下令。两枚反鱼雷被弹射出去。“轰轰！”巨响随即传来，反鱼雷爆炸了，可是令人惊讶的是，那两个高能量物体居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依然向着蓝鲸号冲来。“激光炮发射！”蓝鲸号的船头发射出几道强有力的光束。众人只觉得在耳边响了一个闷雷，震得耳膜嗡嗡叫。那两个物体被拦截了下来，它们爆炸时的冲击波将偌大的蓝鲸号硬是向一旁推开了20米。

剩下的三艘潜艇可没有激光防御系统，王翔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们逐一被击沉。大家都被这突变惊呆了，可是，危险依然没有过去，雷达再发现有十几个高能量物体向蓝鲸号冲来。激光防御系统连续发射，试图将它们统统拦截下来，但是由于那些高能量物体实在太多，速度又太快，根本就抵挡不住。“紧急推进系统启动！”但是一切都为时以晚，4个高能量物体已经冲到蓝鲸号跟前。

“唉，”王翔长叹一声，闭上双眼接受死亡的现实，他听见婉洁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喊了一句话，至于到底是什么语言，王翔已经听不清楚了。“轰！”

王翔的身体猛地一震，一切顿时都变得迷糊起来……

“我死了？”王翔觉得自己地身体非常轻，好象在无边的宇宙空间里面飞翔，浑身有说不出的轻松和舒服。“原来死后的世界是这么美妙。”王翔觉得周围似乎有无数的色彩斑斓的光点在围绕着自己飞舞着，发出一种奇妙的声音。那些声音听似没有规律，但是细细品味之下，却好象天籁之音一样动听非常。王翔正陶醉在这种奇妙的乐韵之中时，耳边又传来了一种奇怪声音，好象是一种语言，是由人的嘴里说出来的。王翔之觉得身子有一震，一下子从宇宙空间跌落到一块冰冷坚硬的东西之上。

王翔觉得很冷：这就是地狱吗？突然，有人搂住他的身子，与此同时，一股暖流从对方的身体上传了过来。在这股暖流的帮助下，王翔很快摆脱了寒冷，慢慢地睁开了眼睛。首先看见的是乳白色的光，非常耀眼，看上去好象是一堵由光组成的围墙，外面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接着映入眼帘的就是婉洁那张漂亮而又焦急的脸，她一看见王翔苏醒过来，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你，你醒了。”“我，我们死了？”婉洁眉头一皱：“你这人！怎么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我们还活着呢！”“什么？！活着？”王翔挣扎着要爬起来，但是全身根本就提不起力气。“你别动，你刚刚接收了我的生物场能量，身体还没有恢复呢。”“啊？生物场能量？”王翔一下子完全清醒过来，“这里是哪里？！蓝鲸号呢？我的船员呢？！”“你放心，他们都没有事，很安全。”“安全？我们被那些高能量物体击中了，怎么会安全。”“你就相信我吧！”婉洁叹了一口气，“他们被封锁在另一个空间里面。”“啊？什么意思？”王翔这时挣扎着坐了起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这、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是什么人……你终究会知道的，这里就是你们所说的神秘海域的中心，也就是发生一切事件的源头。”“啊？！”王翔大吃一惊，连忙向左右看去，这才发觉自己和婉洁正处于一块蓝色的类似于平台的物体之上，四周有乳白色的光幕围绕着，外面不用说就是冰冷的深海了。“天啊！这是 GHOST 的秘密基地？”王翔问。“不是，这里的科技是人类暂时不能做到的。”婉洁道。王翔一想也是，于是问婉洁：“你告诉我，你是什么人？我的船员在什、什么空间？”“你耐心等一下，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婉洁说完，嘴里又说出那种奇怪的语言。王翔只觉得身子一抖，白色的光幕已经消失了，四周变得完全漆黑，整个平台居然慢慢地开始向下方沉下去。

平台下沉的速度越来越快，由于光线问题，王翔根本看不清外面的情况，只是隐隐觉得平台已经完全沉入了海底，甚至还直向地下沉去。又过了一会儿，平台轻轻地震动了一下，婉洁贴在王翔耳边说道：“我们到了。”话音刚落，王翔只觉得眼前一片白光，弄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来，任由婉洁拖着他的手向前走去。迎面而来的是一股非常寒冷的冷风，王翔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婉洁似乎感觉到王翔的冷意，从她的手上传来了一股热流，输入到王翔体内，王翔立即不再觉得冷了。“她究竟是什么人？怎么好象有特异功能似的？”王翔心里想着，眼睛也适应了眼前的亮光。

这里是一个大得难以想象的空间四周根本看不到边际，除了头上高高的乳白色蜂窝状“墙壁”外，根本就看不出这里是一个密封的空间。“我们在海底以下的 10 千米的地下。”婉洁说道。“是、是吗？”王翔一边回答一边向四处张望，可是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将目光投向上方。王翔惊奇地发现，头上的“墙壁”和蜂窝相差无几，在一个个“蜂巢”里面，似乎还有什么东西。“这些是冷冻舱，我们的族人就冷冻在里面。”婉

洁说道。“你们的族人？！”王翔十分惊讶。

就在这时，广阔的“大厅”内突然响起了一个浑厚无比的声音，用的是一种王翔根本没有听过的语言，倒和婉洁曾经说过的语言十分相似。婉洁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贴在王翔的右耳边，王翔立即听见了一把男中音，说的是英语：“你终于来了！！”“是的！我来了，父亲。”王翔听见婉洁称呼男中音的主人作父亲，不由得大为惊讶。“他也来了？”“是的，我终究没有办法阻止，他还是来了。”“算了，反正也没有危害到我们，来了就来了！！”王翔听着两“人”一问一答，似乎明白了一些，看来婉洁千方百计阻止蓝鲸号编队来这里，就是那个男中音的意思。

“欢迎你！王舰长！”王翔听见对方直呼自己的名字，不由得一愣：“你、你好，你是谁啊？为什么袭击我们的舰队？！”对方似乎犹豫了一阵：“袭击你们的是自动防御系统，唉，你应该听我女儿的话，不要到这里来的。”王翔望了婉洁一眼，只见她垂着头，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你、你到底是谁？”“我？我就是地球上最早存在的人类种族的唯一‘健在’的人。”“什么？！这和人类有什么区别？”王翔不明白。“我们这个种族，比现在的人类早一千万年存在于地球上，生活的地方用你们的称呼来说就是‘亚特兰蒂斯’。”“什么？‘亚特兰蒂斯’？”这个名词王翔又怎么会不知道呢，不过他一直以来都以为这只是一个传说，原来一切都是事实。

“既然你是婉洁的父亲，为什么说自己是唯一‘健在’的……人？”“你听我慢慢解释，我们的文明一直存在了超过9百万年，科技的水平比起现在的你们实在是高得多，可是由于我们不懂得保护自己生存的环境，污染、战乱百万年来根本没有停止过，以至到了最后，地球上的气温急速下降，再也不适合我们生存了。于是，我们实施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建造了现在的这个地下宫殿，将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族人冷冻起来，将所有的工作交给一部超级电脑来负责。整个亚特兰蒂斯大陆在这部电脑的控制下，沉入了深海，在海水的保护下苟延残喘，等到有朝一日地球的环境恢复到我们能够生存的地步，就将族人唤醒，重新开始生活。你看见的那些冷冻舱，里面就是我们的族人了。”“我看啊，你就是那部超级电脑！！”王翔说道。

男中音明显一顿，回答说：“王舰长果然聪明，唉，我要是光是一部电脑就好了。”“这是什么意思？”“本来，我只会机械地执行族人留给我的程序，差不多一百年前，我侦测到地球地环境已经适合我们重新生活了，于是就启动预先设置的程序，将两极所有的冰川融化。”“什么？！！”王翔大叫了起来，“两极冰川的融化是你干的？”“对，我们‘亚特兰蒂斯’人是半陆半水中生活的，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来维持我们的生活空间。唉，可能是经过了几乎百万年的演变，一次偶然的程序执行失误，是我拥有了理性分析的能力，也使我有了感情和生命。我发现，原来地球上已经有另一个种族在生存着，他们就是‘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好几万年，发展起不错的文明。我想起了族人在战乱中濒临灭绝时的惨状，又看见了洪水对你们造成的巨大灾难，我开始感到了悲痛，我虽然要听命行事，但是却不能眼看着一个新种族毁灭在我的手里。于是，我将程序中断了。但是，程序是有保护功能的，一发现执行步骤出了漏子，立即自动切断联系。现在，控制族人苏醒的系统和防御系统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一有什么外来的干扰，我的族人就会马上苏醒过来，你们的人类也到了灭绝的时候了。为了不让人类骚扰这里，我将这个海域完全封锁起来，尽量不受到外来干扰。”“可是，你为什么

要攻击进入这个海域的潜艇？”王翔问道。

“唉，我说过，防御系统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之下，我是有心无力啊，本来你们蓝鲸号也要被毁灭的，幸亏女儿使用了紧急空间转移，这才保住了你们的性命。有鉴于此，我用基因合成技术培植了两个生命，除了出生的方式之外，他们的一切都和人类一模一样，我把他们派到你们地球的两大组织里面，暗地里对有机会干扰这里的军事行动进行干预或者破坏，站在你旁边的婉洁就是其中一个了。”王翔不由得看了婉洁一眼，恰好婉洁也在看他，两人目光相接，婉洁的脸马上红了，又把头低了下去。“还有一个呢？”王翔问道。“哼！”男中音似乎非常愤怒，“简直就是败类！他是婉洁的哥哥，他骗取了我的信任，将一部分科技拿到了手，我起初还以为他用来造福人类，但是我想不到，他利用我的疏忽，改造了所有族人的潜意识，使他们一苏醒过来之后，就会完全听他的指挥，被他当作征服地球的工具！！”王翔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我将他赶走了之后，不让他再回到这里，谁知道他却利用我们的科技制造了幽灵潜艇，试图强行将我的族人从冷冻中苏醒过来。”“幽灵潜艇？！”“对，这几天一直跟在你们身后的怪声，就是它了。”“哦！”王翔恍然大悟。“幽灵潜艇使用的是我们的部分先进科技，比起你们的蓝鲸号更加先进，我们的防御系统如果抵挡不住，被他攻破了，他就会利用预先设置好的外来程序将族人唤醒，连我也阻止不了。”王翔急了：“那、那怎么办？”“没有办法了，现在我只能自我毁灭了。”“什么？”这一回连婉洁也惊讶起来。“只有自我毁灭，才能保证族人永远不再被唤醒了。”

“父亲！这、这、我们的族人怎么办？”婉洁问道。“唉，我们的生存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们不懂得爱惜我们的地球，所以地球就抛弃了我们，即使我们苏醒了又怎么样，人类经历了这场水灾已经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不能将他们扼杀。可是……”就在这时，大厅里面响起了一个十分阴森的男声：“老鬼！别在这里罗嗦啦！快将解冻的系统密码给我！”一听见这个声音，婉洁不由得紧张起来，站到王翔身边，紧紧地抓着王翔的手。王翔也一把将婉洁搂住：“他就是你的哥哥？”婉洁点点头。这时候，只听见超级电脑说道：“哼！你这个叛徒！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哈哈，你以为没有密码就不能成事吗？只要我击溃了防御系统，半年之内，就可以将密码给解除了！”“你没有机会的！”超级电脑对王翔两人说道，“你们快走吧！我要启动自我毁灭系统了！”

“我不走！”婉洁说道，“父亲，是你创造我出来，我，我要和你在一起！”超级电脑犹豫了一阵：“唉，你何苦呢？你和我们不一样的，你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类，完全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的。”“我，我一定要和您在一起啊！”“你不是爱上了这个年轻人吗？难道就这样抛弃他？”婉洁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婉洁，跟我走吧，我会好好照顾你的。”王翔说道。“我……对不起，我不能走。”

“可是，你，你会被毁灭的。”王翔急了。“翔，你一个人自己走吧，虽然从我们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开始，我就爱上你了，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在一起的。”婉洁把王翔的手甩开了，自己跑了开去。“婉洁！”王翔追了上去。婉洁突然一个转身，右手平伸出来，掌心对准了王翔。王翔顿时眼前一花，觉得自己的身子就好象腾云驾雾一般轻飘飘的，和自己昏迷时的感觉一模一样。王翔想大声叫唤，可是全身的力气似乎都消失了，连嘴也张不开来。

“想让他走？没那么容易！”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在王翔的耳边响起。王翔马上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自己完全笼罩住，并且往下拉，与此同时，又有另一股力量将他往上推，王翔置身于两股力量之中，浑身有说不出的痛苦，仿佛要被撕裂开来。“叛徒！你给我滚出去！！”超级电脑的声音有如滚雷一般响起，天地之间仿佛强烈震动了一下，向下拉王翔的力量顿时消失了。王翔的身体顿时又恢复到轻灵舒服的境界。

“翔，”婉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王翔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她如此温柔的语调，“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直都和你对着干，对我十分讨厌？唉，我是迫不得已的。”王翔想大声喊道：“不是！我一直都没有讨厌你！”可是根本说不出来。“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我就发觉自己已经被你深深吸引，是你使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原来使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类。你忘了我吧，为了让‘亚特兰蒂斯人’不在复活，我已经决意要和制造我的父亲一起牺牲了，以你的勇气和智慧，可以找到许多比我更好的女孩。你的船员，还有你的组织都需要你，你回去吧。”

声音消失了，王翔觉得自己的身体穿越了无数的障碍，突然被轻轻地放在一个硬梆梆的平面上。这是蓝鲸号控制室的地板！熟悉的感觉和味道一下子使王翔清醒过来。果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已经躺在蓝鲸号的控制室地面之上。所有的船员似乎都昏迷了好久，他们有的倒在地面，有的在自己的座位上。王翔马上站了起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按动了警报电钮。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船员们一个接一个陆陆续续苏醒过来。“发生什么事了？”麦斯揉了揉一下双眼，好象刚刚睡醒一般。“大家快快清醒一下！”王翔大叫，“敌人就要出现了！”蓝鲸号很快重新进入战斗状态，大家虽然心里都是迷惑不解，但是舰长说大敌当前，谁也不敢大意。

“报告舰长！50海里外的海底发生巨大爆炸！！”雷达监视员报告说。“是那个目标海域！”麦斯也大叫起来。王翔这才发现原来蓝鲸号已经被送到原来那个海底基地的海域了。看来，超级电脑成功的引发了自毁系统，和他的族人一起永远被埋在地底之下了。一想到婉洁，王翔的心里就忍忍作疼。

“报告！发现奇怪的声纳反应！距离我舰约40海里，方位不详！”声纳员报告道。王翔一听，顿时双眼圆瞪：“大家小心，那是GHOST最新式的幽灵潜艇！比我们蓝鲸号更为先进，我们要小心应付！”众人不禁哗然。麦斯低声问道：“舰长，你是怎么知道的。”“麦斯，现在情况紧迫，我慢慢在告诉你吧，我们要面临最后决战了！”

“报告！敌舰距离我舰只有10海里了，移动速度极快，而且微波雷达不能探测到，只有靠声纳模糊判断方位，是……”声纳员还没有说完，另一位控制员已经在大喊道：“发现不明高能量物体，正向我方高速接近！”“激光防御系统发射！”“轰！”激光顺利地将敌人的攻击化解了。

“哈哈哈哈哈……”突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把阴森恐怖的笑声，“你们不要再抵抗了，快投降吧！哈哈”众人不禁毛骨悚然。“王翔！老家伙和你的相好已经完蛋了，你跟他们一起去吧！哈哈”王翔几乎将自己的嘴唇咬断了：“混蛋，你这个魔王，我们来决一死战！”

王翔还没有说完，又发现几个高能量的物体向蓝鲸号冲来。激光防御系统早已准备好，立即将其拦截下来。“哼！就会凭着这该死的激光在做消极防御！我看你们还能撑多久？”王翔听了，心里才有了一丝安慰，看来幽灵潜艇上的武器虽然先进，但是却不能将蓝鲸号怎么样。这时，通讯室传来

报告，那声音是用一种不知名的技术通过海水传送过来的，根本就不能隔绝。大家都见识过了对手的厉害，控制室里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我们现在采取什么战略？”麦斯问道。“唉，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方的位置，看来只能先防御好再说了。”王翔一边摇头一边说。“难道不能从对方的弹道来计算位置吗？”“不行，对方的位置不断在变化着，根本算不出来。”两人在对话间，蓝鲸号又先后受到了5、6次攻击。“哈哈！王翔！你尝到我的能量炮的厉害吗？”对方又哈哈大笑起来。王翔强忍怒火，指挥部下应战。麦斯不知道怎么的，好象着了魔似的，托着下巴在想东西。王翔一向了解他，知道他可能想到了什么破敌的妙计，也就不去打扰他。

形势原来越不妙，对方与蓝鲸号的距离越来越近，能量炮的能量也越来越强，每一次拦截后产生的冲击波都将蓝鲸号震得左摇右晃。“舰长，有了！”麦斯突然对王翔说道，“对方虽然可以避免微波雷达，但是它毕竟在水里，高速运动的水下物体必然会使水温和水流发生变化，我们不就可以凭借雷达探测到吗？”“对啊！”王翔一拍大腿，“我怎么没有想到！”雷达监视员非常精明，不待王翔下命令，已经将相应的图表传送了过去。果然，王翔终于发现了在蓝鲸号左后方有一股强大的乱流，似乎是体积庞大的物体高速运动导致的，而且位置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我们虽然发现了对方，但是，我们最好装作不知道，等待时机给他们致命一击！”麦斯说道。王翔点点头，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

又有两枚高能量的能量炮弹向蓝鲸号轰过去。蓝鲸号的反应似乎变慢了，激光防御系统迟迟才发射出去。炮弹是拦截下来了，但是由于爆炸的距离实在太近，强大的冲击波一下子将蓝鲸号的螺旋桨击断了。失去了动力的蓝鲸号顿时慢了下来，在深海之中漂浮着。“哈哈！王翔，你终究要败在我的手下了！”那个阴森的声音在深海里回荡着。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黑色碟状物体悄悄地接近蓝鲸号，试图在近距离给蓝鲸号致命的攻击。可是，就在它要发射能量炮的前一刻，蓝鲸号上的武器舱突然打开了，上百枚威力强大的光子飞弹激射而出……。

王翔身穿一身绿色的军装，头上戴着海军舰长独有的帽子，肩膀之上新镶上去的一个金星显得特别的醒目。在他面前的就是天骄城的海滩浴场。王翔将帽子脱了下来，傍晚的海风迎面吹过，吹起他的一头黑发，也吹起他对大洋深处的某位姑娘的思念。“婉洁，你到底在哪里……”王翔的心里默念着。蓝鲸号回到GOD以后，经过几个月的修理，终于又投身了大海，王翔也成了GOD最年轻的少将舰长。有人推测，王翔可能会是下一任GOD海军总司令的最有力的竞争人选。

“3年了，我找了你好3年，”王翔依然在默念着，“我知道你一定还在，可能是在天涯，也可能就在我的身边，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一阵熟悉的气味伴随着熟悉的声音出现在王翔的身后：“翔，原来你在这里啊。”

……

……

(完)

宇宙陷井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黑夜。本应是已被驯服的柔顺的浅澈的夏夜。

石轩被一阵哗啦的杂噪声捉弄醒来，极不情愿的睁开双眼，即被胡乱逃串入眼中的第一刹光子以及继续鼓动耳膜的声波所怔祝本应清凉的季风改变了性情，挥舞着成串的水鞭不停地抽打向窗玻璃，将灯火微光中的一切搅成朦胧一片，不，简直是一团糟。风，不停地呼啸着，虫豸拚命地叫着。高级一点的生物也一改往日绅淑的派头飞墙越圈，东本西突，咯咯叽喳。时时有声短暂的尖声拔起，尖锐如对面十层楼上的避雷针；也如避雷针顺引电一样，将周围一切生物用来发声的能量全部导走，留下令人心棘的静寂。这声音是空中的虫子被刮落树枝或地上的夏虫被不断滚动的有或无生命的物体所挤压踩扁时发出的悲鸣。一个生物的死亡对于自然界来说本来是最普通不过的事了，原本应是顺常地进行着，相互无甚干涉的，这时却如超新星爆发般镇慑了一切。然而，其它生物准备用来发声的能量却并没有被神秘地导走，是被暂时的噤住了，这一切也只是瞬间的事，随后则是更猛烈尖激的声浪，汇成一片狂乱不成调的5*(5上一点)、6*、7*.....偶尔还能于其中听出发自文明人类的7调音，他们不外乎是在惊呼着。当然，更多的人是在祷告中，但这种声音一般很低微，不出五米便被摆平了。

石轩的古怪脸色渐趋平静，外面的一切对于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她的妻子也醒了，低声嘟噜：“天呀，怎么回事！昨天的天气预报还说降水概率为零！”

石轩回过头来安慰道：“天气预报有时也是不准的。这不是吗？一场突如其来而的大风暴，明天的旅游计划全泡汤了。”妻子碧华是一位教师，四十岁。过多的操劳使她显得更加憔悴。谁让她嫁给这个世界闻名的灾难学家的？石轩活是个灾星！

虽说不是每一个灾难之地都有他的身影，但工作时的他所处之地大多数已经或正在或预测中即将有灾难发生。他长期工作在外，于是一些本应是他做的是也是由碧华代做了。家中也因此成了软灾地。

熟人们往往谑称他为“灾王”，碧华为“灾后”，17岁的女儿也被叫做“小灾主”。听到这些戏称，碧华只是笑笑而已，她知道在人们的心中，“灾王”是“减灾之王”的意思。在她的心目中，石轩是个伟大的医生，专医地球的各种病症。倒是女儿石璇听到这些爱皱着小眉头。

也许她有着中学生的独特想法吧。

本来这几天是全家人难得的团圆日，却因一场大风暴将两人惊起，也不知要被拐走多少天的计划。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了，石轩正本能的倾听着外面的一切。

碧华紧盯着石轩，担心这是否是一场灾难？这可是在他的休假期间，还是在安全的家中！碧华低声道：“莫非真的戏言成了*（左“言”右“巛”）语。这是一场大灾的前兆？”石轩停下追寻风雨信息的举动，低头拍了拍妻子的胳膊道：“我现在觉得一些奇怪，能产生这样暴雨的积雨云怎也不该不被气象台的那些人预料到。也许仅仅就只是一场大风暴。这不是一般灾难的前兆。”房门传来急切的敲门声。石轩摁亮灯，下床将门打开。门刚张开一小口，一人便溜烟地卡了进来。是石璇，穿着睡衣，正哆嗦着。恰巧这时又一避

雷针式的尖叫响起，吓得她直往母亲怀里钻。

石轩掩住门，向蜷缩的女儿咧咧嘴，声音从错位的牙缝中发出：“没见过场面的丫头。

如果碰上地震、海啸或火山喷发，非把你吓死不可！”石璇背对着父亲，没看见他的怪样。

碧华替她道：“我可不愿家中再出一女‘灾王’。”说完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安慰女儿。

石璇安静了些，双眼里的惧色渐渐退去。回头道：“爸，你说这会不会是上天的又一次实验。”石轩愕然：“你听谁说的？”眼中掠出两缕悲苍之色。这句话他仿佛以前听过，当时便觉得有些不对。想不到半年不见的女儿突然也冒出这么一句话。

石璇撇了撇嘴，没有回答。眼光向上翘起，象是在搜索什么，实则逃避紧盯着她的苍炯的目光。

突然石璇一震，戟指着前上方，惊叫：“那是什么？”石璇所指的是安装在窗户侧上方的室内自动环境调节器。

全家三人目前正处的温和环境即是拜它所赐。一簇簇轻飘黑状物正不断地由白色室调器的通气口缓缓下落。

“是昆虫的尸体。”石轩的声音很沉，“外面温度也很低。”对于室外正在为生存挣扎的小动物来说，室内无疑是一条绝佳的避难之所。但这方舟并不是为它们而建造的，其目的是让人们避开它们无知的干扰。

现在室调器通气口两边环态的差值已远远大于平常状态，于是成群的虫子拚命地向里面钻去，却没料到守候它们的是一台二百瓦的死亡机器！单个或聚成团的黑细羽般的已无生命的物体被机械地由一圆筒抛出，稍带旋转，向前落下，使得地板上已画出的黑圈一分分的增大。

“残忍的落体实验！”石璇哆道。

二

整个世界是一场大实验！”小灾主”石璇心中坚定的认为。

她很热心于科学，近来还有了自己的一套“思想”。这是靠经常阅读父亲留在家中的一些书而得到的，同时，还含有对面楼里的马枫影响的成份。父亲经常不在家，母亲对这些方面又知之不多，当有什么疑难问题时石璇惟有向这位当地人认为附近知识仅次于她父亲的马枫请教。不知如何，父亲对于马枫总是有些讨厌。刚才她问道这会不会又是一次实验时父亲对她竟也有些责备之情。

岂不就是一场实验吗？石璇脑中翻滚的全是自己的想法，且自沾沾自得，同时也觉得思考这种父亲不怎赞成的思想更有一种心理上的快感，于是上齿咬着下唇，十足的一个自得的小女神。而一旦她的思维转到她的思想上，眼光便明显地暗了下来，作出了她常有的动作：皱眉。

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

宇宙的产生发展是一场实验！一场质朴的美丽的实验！一场爆炸产生了现在的一切。整个系统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各种星体按照一定的规则自发运动变化。基本粒子不断的产生湮灭。而整个宇宙又是靠一批常数所维持，如光速，普朗克常数……它们是如此精微复杂和谐以致于稍有变动现有的一切体系就不会产生。

生命的产生发展也是一场实验！在地球这种超级实验室里，将彗星、陨星、火山爆发所不断提供的能产生生命的物质，类似于二十世纪米勒实验，通过紫外线、宇宙射线以及雷电等因素的激发产生出氨基酸，再经由无数次的偶然事件得以发展到今天地多彩的生命。

然而使石璇糊涂的是为什么会有第二个实验？它的目的是什么？实验的结果是一些有感觉的生命。然而，它们的命途却多。对于单个生命，出生、成长、繁殖、死亡循环进行着。

它们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如果是为了整族的更好发展，为何又常有生物种类灭绝现象发生？

如果是为了生命整体的更好发展，当被实验者在实验过程中拥有足够力量而又不愿意甘当实验品时会导致整个实验装置的毁灭！实验者岂不是在吞自己的尾巴！或者会在实验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会有一场意外的事情发生，以所有被实验者有意识的被毁灭结束整个实验，这就又变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石璇感到脑袋一阵晕眩。

三

“砰”，石轩和上便携式网络电话，眯起双眼，使劲地搓着手道：“气象局不通，我得出去看看。”随手拿了件衣服披在肩上，“你们在这儿呆着。”不待回答，推开门走了出去，换进来砭人肌骨的冷风。碧华与石璇的舌头打成了卷，一时说不出话，待到寒气被融合时，看见的已只是窗外石轩不清的拄状身影。

雨夹雪，石轩出门后才知道。

朦胧的夜色和蓝玻璃将窗外的信息过滤掉很多，他发现外面的情形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严重。杂叫声令人麻木。狂风如同流星拳直捶过来。还算比这更糟的场面他经历的不少，也锻炼出一个强健的体魄，只是左右摇摆，尚能保持不倒。雨、雪、沙土以及虫尸借着风力见缝就钻。他后悔没将眼镜带出来，惟有用左手遮在眼前，通过指尖细隙来进行观察。右手紧箍住身旁的一棵树以免移心别处时跌倒在地。

地上已是半指深的雨水。光线弱，几十米外的事物很难看清楚，只有密麻的发光的灯具还萤火虫般依稀可见。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惊醒了。没有人出来，初时的惊奇早已平伏，正自呆在自家空调器下静听着室外的风雨。风声雨声虫豸声，干卿何事！云去风停后依旧海廓天空。

石轩带出来的热气已全部散发在空中，直觉告诉他：气温 4、5 度。不寻常！

声音转为粗旷，一阵冰子劈里啪啦的当头撒下，打得石轩满脸肿疼。雹子越来越大。石轩不得不捂着头，撤回房内。

人声嚆起。一根电线被击掉在另一根之上，发出一闪耀眼的火花。又引起一阵嘘咦声。

听的最清楚的还是家人的声音，只不知是为冰雹而叹还是因他的狼狈样而发。

他没有理会顺头发直流下的冰冷的雪水，拾起电话，鸡啄米般点击着：澳大利亚科学界

朋友家中：“风暴！雨！雪！冰雹！漫天狂沙！”梅达沃的声音。

美国纽约艾迪家中：一阵噼啪的响声。

柏林伊柴姆家中：“真他妈的见鬼，从未想过的天气！”伊柴姆老婆愤怒的狂叫。

东京：大雨。

伦敦：雪！

石轩脑袋发凉。

大冰期！

虽说人类的科技已是相当发达，对自己的家园地球却是所知不多，大冰期既是目前尚未弄清楚的地史迷之一。

所谓大冰期是指地球表面广布冰川气候寒冷的异常时期。每次大冰期都会留下一些冰*（左"石"右"责"）物和冰水沉积物。已知的大冰期共有7次：新太古代大冰期（前26亿年~前25亿年）；前寒武纪早期大冰期（前9.5亿年左右）；前寒武纪中期大冰期（前7.7亿年左右）；前寒武纪晚期大冰期（前7亿~6.5亿年左右）；奥陶志留纪大冰期（前4.70亿~前4.10亿年）；石炭二叠纪大冰期（前3.5亿~前2.7亿年）；第四纪大冰期（前0.02年以来）。

然而对于第四纪大冰期人们却是说法各异，有的认为高潮已过，有的认为现在还处于间冰期，甚至还有人认为根本大冰期还没有来到。但现在第一种说法业已不对。地球各地的普遍大幅度瞬时降温正向人们表明，真正的冰期正式来到。石轩还记得，每一次大冰期的持续时间约为几百万年，理应是悄然而来缓步而去。没想到来势是如此的汹汹！！

四

对于异常的情况石轩总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这是在无数次“实战”中训练出来的难得的经验，在保全他自身的同时也给其他人带来了不少的求生机会。

他遍历搜索脑中存有的记忆信息，力图劝服自己大冰期来临的想法只是自己过分过敏的神经因为蹊跷的天气突然闪现出来的电花，却又实在找不出更准确的短语来描述这一切！

他梳理着自己混乱的思绪，一个先前忽略掉的问题掉出来：表面温度的降低指挥导致向宇宙空间辐射反射能量的减少。地球正慢自失去的能量到了何处？

“灾王”是如此的困惑别人就更不用说了，大凡皆和碧华与石璇那样，惊悸得眼睛失去焦点；绷紧每一块肌肉，担心导致这场突变的莫名力量会抽出一二来将他们吸出户，饱受文明保护之外的小动物们正在经受的摧残。神秘主义被重新唤起。

室调器发出哧哧声，开足最大的马力维持室内的现状。

墙上十年未亮的红色S.O.S信号灯连闪两下。

“紧急！紧急！注意！全体公民请注意：目前地球普遍降雪，气候极度异常，温度持续性急剧下降。具体原因尚在察探中。请各位公民保持镇定，不要惊慌。注意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大冰雪是不会长久的。”声音沉重如泰山。

是的，大冰雪是不会长久的，石轩望向窗外。就算大气中的全部水蒸汽变为固、液态降落下来顶多也只能将地球平均盖出十厘米。

照这个下法，用不了多久就会自动停止。

人们没有太大的骚动。他们早习惯将自己完全托付给了四周的现代化装置，他们几乎均认为：非常时期是短暂的，区区冰雪丝毫奈何不了现代文！

冰雪也许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太多的威胁，但这仅仅只是一场违反常理的大幅降温吗？石轩紧锁双眉。

旁边未经人世的人却正在想：对面楼中定也有这样一位正沉着思考的人。

石轩心里直打鼓，越想越觉得事情不是表面上的这么简单！

又实在想不出冰雪的背后会是什么恶魔。他记起了这样两句话："1999年7月之上恐怖大王自天而降……"这是一已过时一百年的预言，已被作为关于法国人诺查丹玛斯的笑话记入古老的历史，现在已很少人知道。然而，这一句话在当时是造成了不小的恐慌，直到它被时间轻易的撕裂。这一预言使当时的科学家们对于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做了详广的猜测。当然，这些猜测均没有出现。石轩不得不重审当时的一些猜想：彗星撞击地球之说。不可能。

地球表面温度几乎是全面同时下降的，不会是定点式的打击。

突袭之说：一场全球性大战爆发。更不可能！没有任何战争的苗头。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厉害冷弹。况且从目前来看这是一非常的地球能量的流失，绝不是能量储藏形式的互变！

光化学烟雾。自50年前禁止排放中、重污染物后环境已改变了很多。也可以排除掉这一可能。

洲际核战之说是和目前挂不上任何关系。外星人突袭？杞人忧天！不过现在石轩感到自己确实有点古杞人的味道。他的科学知识均不能给上面的想法予任何支持。如果想要作出判断的话他还需要更多的信息，这是在他这小住宅区内所不能得到的。

妻子和女儿都说自己有点饿，唤起了石轩同样的感觉。碧华走到厨房去找方便食品。石轩通过网络电话连上了所在的研究所。所里人说提供不出能给他任何灵感的东西，只是转告他，让他在家中等候，当局正在紧急召集科学家分析现况。等天气稍好一些后会有直升机来接他。

碧华手端着面包和牛奶走了进来。

S.O.S 灯闪了两下。"紧急！随时会有大地震发生！大震！注意"迅速高亢急切的声音嘎然而止。接着灯火一起熄灭，幸好天已微明。

几乎是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地面急剧晃动起来。三杯牛奶掉下地，溅了碧华一腿。

石轩终显示出与家人的不同，一脚蹬开衣柜，顺手掏出几件衣服，扔给碧华和石璇各一

件，打开门，猛地将他们推出。自己转身一把拎起随身电话，这玩意不能不带。

"眶"，慌乱中，碧华手中的金属盘被门框撞掉。石轩一脚跨过，一步赶上前面的两人。

冰雹小了点，打在身上还是很疼，没有人还有心思体会这种感觉。

如同被当头浇上一通水的蚁群，四散而逃。部分人身着单薄，他们没来得及找出任何御

寒之物！

楼与楼见地跨较远，四散的人们这时也聚成一条龙，沿着楼间的中线向区外自发盘动。

身后，左边还有右边，钢筋、水泥、混凝土筑成的庞然大物如此的不堪一击：倾斜，倾斜……最后象一醉酒的男人轰然倒地，将来不及逃出它的势力范围的人全部埋在其中。泥石四射，又伤了不少自以为反应快的人。

人群极度疯狂！

地滑！人倒地声不绝于耳。强劲兼幸运的人马上爬起，不幸的被紧跟的脚踩上，不再抬

头。石轩一手紧扯着石璇，免被挤散。

地面安静了很多，人们的理智开始复苏，脚步渐慢，依稀能听出节奏。

一埂长堤横在前方。

江！

五

往日逍遥的江水被囚禁在不知厚薄的冰下。大江休克！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

本该安静的活动了，本该流动的看不出动静，这场怪异的地震竟对这一块地区没有任何作用！错位的感觉让人如同被倒吊在空中葫芦提。

冰子早已掉光，风速降了不少，冷气却没有任何离去的迹象。

一些人总是喜欢厚古薄今，但无论如何今人已比古人进步了很多。目前众人的境地四面楚歌时的项羽还要惨，没有一人有类似古人的举动。在在近处寻找到一个风力较小的地方后，人们三五成团，挤到一起，籍此降低身体的降热速度，主要还是凭对方的存在来减轻心中的惊惧无助感。有人嗯嗯的低哭，似是想起了死去的亲人好友，抑或担心未来难以预测的命运。

石轩往常健康的鸭蛋脸扭成苦瓜状。

碧华与石璇瑟瑟发抖，脸早被冻成酱紫色，手中衣服已失落。

石轩低头见自己尚攥着由家中带出的衣物，翻翻正好两件，递给妻女，吩咐她们赶快穿上。两人见石轩身上近着几件单衣，本想推让。生命的本能让她们没有半分的犹豫，向前推的手在最底层脑细胞的命令下接了过来。

“大冰期？”一人凑上前道。

如果说此种境地众人中除石轩尚有第二人能够静下来思考的话，那个人定是马枫。

说此话者正是马枫。面显风霜，古铜色脸并未因过渡的寒冷而退色。石轩回忆出“世界本是一场实验”的话正是此人的口头禅。作为“地球”医生的他对于这种说法很不感冒，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拒绝。

他低声嗯了一声，作为答复。

马枫并没有在乎他的无礼，低头迎上石璇闪烁的目光，继续道：“科任托斯城邦国家的国王西绪弗斯是古希腊传说中人类最奸猾的人。作为对惩罚，必须将一巨石推上山顶，然而每当他接近目的地时，石头会突然加重，带着他一起重新滑落山谷。于是他再次爬起，重新继续他未完的任务，但当他到达半山腰之上时，巨石再次滚下……”（感谢水母清华 BBS 网友 matthaus(微尘)提供的这篇传说原文出处，特此申明表示感谢感谢。）不少人回过身来静静地听他说。

天空灰蒙。马枫抬起头，无限感伤的接着道：“整个一切均是一场本不

该有的实验！本来自自由的粒子被无辜的组合在一起，担负着一场没有尽头的使命，这就是生命。生命象西绪弗斯一样被判有罪，不停的向前爬，然而总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令它滚回原处。"他的眼珠如同黑色的鹅卵石，没有任何光泽。

一阵冷风吹来，直贯入体内。那冰冷的每一次亲密接触均将人们身上的温暖与对未来的希望带走一分。

马枫的话象大锤般一下一下捶击着石轩。石轩霍地站起，大声道：“不会的！不会！”

这一过猛的动作消耗了他不少的三磷三酰酐。

焦点转到了他身上。先前人们也注意到他，本想质问几句，却被他的苦瓜脸吓退。他满脸通红，喏道：“不会那样的。我们是绝不会屈服一切的！”不少人挥舞着手跟随着叫对。

一些人默默不出声，一些人心中暗叹。

“嗡……”，一线音丝由最深邃的地洞中传出，越来越大。初如由斜坡缓缓滑落的巨石的嗯嗯，再如不堪重负的空调器的哼吡。脚下之地蠢蠢欲动，人们顿时魂飞魄散。一声比起高楼扎地声毫不逊色能让所有人白天生出恶梦的轰响由平地拔起，炸碎了众人心中勉强储存起来的希望。石轩面如白土。

长堤被撕开一条口子。冰下的江水轰涌而出。

人们拔身就跑。

轰，地面又一抖，一条裂缝迅速张开，将人群分成两半。几个人收不住脚，滑进其中，很快便被紧跟垮落的泥土掩埋。惨叫声不时传出，碧华心中起了疙瘩。

东边是一小丘。靠近江边的一半人不得不向那边奔去，以图在致命的洪水来临之前到达那里。石家三人杂在其中。快的人已经接近山脚。

石璇哗的一下挣脱拉住他的手，转身以不适合她的声音狂叫道：“马叔叔，大水来了。”

石轩一把将妻子向前推，叫道石璇楞盯着马枫，后者兀自宝相尊严的呆在原地，双眼望天。

比他高一米的水浪由四方向他涌来，咆哮着，响如掣雷。就算马枫是世界短跑冠军，此时想要逃生也已来不及，何况他没有一点逃生的欲望。

石轩再拉一下，没有拉动。再看前面，碧华也停了下来。石轩猛一用力。石璇向前踉跄两步，自凄声道：“马叔叔。”以前石轩经常不在家，对于马枫她有一种父亲般的深情，此时这种情感一露无遗的表现出来。

马枫面带微笑，一个浪头从右后方打来，将他扑倒在地，他没有挣扎。

碧华折回一把抓住石璇，喘着气向前狠脱。石璇这才转身，夹在父母之中，向前艰难的狂奔。

迟了！太迟了！！

啸声越来越大！已接近耳边！那是死神的呼吸声。

石轩放开女儿，用尽全身力量，将她向前猛推去，只希望他这一把给她的瞬时的加速能增加她的逃生希望。浪头离他还有八米！

他软身倒地。回头狠盯着扑来的每一滴水。他不服！不服看不出这场灾难的端倪！两眼几乎发出了光芒，他要扫描尽面前的每一个水分子！！

时间在这一刻停了下来！

时间并没有停止，他不是日本科幻片《恐龙特急"克塞"号》中的克塞。

石轩头脑一片懵然。

此时他看见了最让他不能置信的事！

大冰期的降临使他惊讶，随后古怪的地震使他莫名，眼前的一切一下子抽走了他的所有脑髓！碧华、石璇以及几个这是恰好回头望的几人被钉在当场！

描述事物的变化必须用上时间这一参量，我犹豫半天不知该用哪一个词来形容这一现象为好。“转瞬”？“刹那”？太长了！用“X 毫秒”这词又有欺骗读者的嫌疑，毕竟当时没有人能够测得变化的时间。查了查同义词典，惟有“电光火石”一词还算差强人意。

电光火石（时候科学家的计算结果是 0.5 毫秒）间，奔腾的江水被全部冻住！本还在空中飞舞的水珠变成冰硬的固粒，沿着原轨道继续运动。下面连为一体的江水由于一时的体积膨胀，被挤成大小不一的板块。先前被震起的地面成了救命的冰块刹。哧哧声中，有前沿飞落的小冰块将石轩推出数米，推到妻子女儿的跟前。

石轩直感到头脑一阵发胀。他跳了起来，双眼发出异样的光芒，挥舞着双手，大声叫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在河边玩耍的男孩突然发现一美奂绝伦的贝壳时的惊叹！一位认为自己无意中发现蒙娜丽莎微笑的真谛的人的狂喜！

六

“疯子！”不知是谁喊道，引起众多的嗡嗡声。

又一阵地动，吓得人们赶快噤声，惊惶失措，手脚无主。

石轩停止叫喊，瞪成灯笼满布红丝的双眼向四周飞快的扫了一下，大声喊道：“快向山里分散！”声色严厉。

称他为“疯子”的人率先向小山高处爬去。

血液拥上脑门，碧华心里一阵激动。与丈夫几十年的相处的经验告诉她，他真的知道了整个变故的关键，已在开始恢复救难“灾王”的本色。

山上的稀疏布满青松，它们并没有被严寒折服。山上普遍冻上了冰，脚下很滑，众人手攀松枝，举步维艰。

一道裂缝追上山，直朝石轩奔了过去。石轩侧身滚向旁边，抱住一树干，再向旁边弹跳过去。裂缝绵延三米后停了下来，撕倒了所到处的全部树木。一根腕般粗细的树枝打中了他，化过一道血迹，他咬紧牙，两手紧扣住坚实的松干。碧华与石璇将他从松枝下拉出。

血滴点点撒落，将冰雪融化出大小不一的红色小坑。

一物事脱身而出，咚咚滚进裂缝。石轩脸色发白，狠力向下冲去，被碧华和身旁的一人一把拉祝滚下去的是随身电话，这是目前他可以与外界联络的唯一工具。

他现在几已肯定，大冰期决不是灭绝性的，真正可怕的是人类为了对付它可能作出的举

动，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这些举动也许真会是灭绝性的！

他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赶去“宙斯盾”地下中心，将自己得出的结论说予九成在那里的各方首脑！地下中心在千里之外，失去电话的他根本不可能及时去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

他询问前面正向上攀援的人们，均说为了逃命谁来的及带上什么东西？

石轩几乎塌了架，希望无处可寄，惟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天彻底晴了，太阳比以前清晰了很多，光线一点也不刺眼，天气更加寒冷。鬼事！只有

石轩一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命运女神还不肯放过生存下来的众人，正当人们翻过山头准备转移到对面没有任何断层的地区时，整座小山晃动不休。没有准备的人们纷纷被掀下山坡，直滑山底。

整座小山向后慢慢倾斜，再将前面拉出一条不断张开的裂缝。

前面的人们纷纷跳了过去。裂缝唯独将石家三人割在一边。

山石积冰紧追脚跟！前面正是两米多宽的裂缝！

碧华狠下决心，回头看了丈夫女儿最后一眼，用力滑向裂缝。

那双眼睛清冷如星如水，深处闪烁着深沉的爱意与希望。他明白她眼神，心象被一把锋利的锉刀来回锉着。

“一群羚羊在山上吃草，突然一批猎豹围过来，羚羊拔腿就跑，谁知竟选上一条绝路。

前面是几丈宽的深渊，深不见底。猎豹追了过来。你猜羚羊怎样？”石轩问妻子。

“转身突围？……”

“不，”石轩凛然道：“它们自动分成两队，每队各出一只几乎同时向悬崖跳过去，前

一只羊四脚踢空，后面一头则乘着前一头上升势头刚尽时，踢在前者的身上，跳过死崖。这样它们中的 50% 可以继续生存，远胜于回头机率甚小的突走。”碧华下定决心要效仿那些以一己的死亡来换取他者换来生存的羚羊。这是目前情况下能将人从深缝此岸死神手中送出的唯一法门。

“不要！”石轩大叫道。

碧华表情突然严厉，象在斥责：“你连羚羊都不如！”。身体一分分的向下沉去。

石轩心在滴血。他一把抓住女儿，深吸口气，向前一脚踢在妻子肩上，凭力跃到对面，

滑出丈许。

冰石此时追到，纷纷滑进缝起。石轩爬起，木雕泥塑般呆立一边；石璇寂立一旁。

石璇后来回忆道：“当时我直感到世界一阵昏暗，冥冥然，茫茫然，朦朦然间自己的魂灵被扯上九天，又被陨石无情的击散。马叔叔的面相早已七零八落，只要稍有意识眼前浮起的总是妈妈那神峻的脸、决然的双眸、以及那尚未被掩埋的沾满了灰泥的一片衣襟，久凝不散。我张开眼，眼中没有泪水。男人女人们全都僵在当地，没有人发出一点声息。天地间只剩下冷风的尖鸣。

“不知过了多久，零散的人们开始骚动，望着天空。我以为那些被无辜带走的生命的人们的魂灵又回来了，尽管有任何知识的人均不会如此认为，我还是尽情的向往着。

“天空中两架直升机向这边飞了过来，逐渐清晰。人们欢呼着纷纷向前涌去。飞机属于小型的，来到人们顶上二十米左右的高度，开始盘旋起来，象在找寻着什么，即不降落也不离去。人们均气得发抖，双手握成拳状，向

上挥舞怒骂。

“最终直升机还是降了下来。除了父亲和我，人们分成两团，围了过去。两个飞行员没有打开舱门让他们进去。后来我听到直升机里面的人在叫父亲的名字，他象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猛的抬头，将我吓了一跳，拼命挤了过去，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清，最后两个飞行员中较胖的人走出直升机，迅速锁住舱门，挤开一条道，走到另一飞机前，和另一飞行员小声说了几句，象在商量什么。飞机里面的瘦飞行员频频摇头，表示不同意。最后胖飞行员声音越来越大，总算说服了瘦飞行员。胖飞行员转身挤到父亲身边，对大家说抱歉，这次只能带一个人飞走。那个人是父亲。他好象变了个人，先前的悲哀一扫而光。人们狠揪着他们两人，父亲张口说了几句话，周围人声嘈杂，我只知他在大声嚷着，根本听不清他具体说了些什么。慢慢人声小了下來，我总算听清了些，什么‘能量贬值’等，全是一些我以前根本没有听说过的语句。父亲一时摇头一时点头，最后从人群中出来了一些人，脸色严肃的对后面的人说着，最后他们围成一个圈将父亲和那胖飞行员与其他的人隔开。胖飞行员进入自己的直升机，拿出一條胶管，将两机连了起来，好象在向另一飞机输油，三分钟后一切完备。父亲在手拉手的人们的围护下踏上了瘦飞行员的飞机，将脑袋扎在肚子上，没看我一眼。其他人一个没上，被拦开让那直升机升空。

“有些人哭了出来，胖飞行员走过来，告诉我父亲有紧要的事等候着他去做，叫我要勇敢……”瘦飞行员名叫莫万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与鲁泰两人受命去将石轩博士接到地下中心来共商当天的特殊气象，冰雪稍停后我们就开始出发。天越来越冷，飞到江上方时，下面突然普遍发生地震，更令我们惊遽的是新合成油的消耗越来越快，那是没道理的，我们出发前特意检查过，油箱全部是满的，电脑控制系统也没有问题。我们向中心呼叫，却联系不上。附近又没有什么地方能提供这种合成油，尽管我们识得到中心去的简单方向，此时也只能找个地方降下再想其他办法，因为照这种油耗刚飞到一半过一点就会完全没油。我们盘旋着，在一个平骨上发现了石博士正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静静站在一快被填满的裂缝旁。我们降到地上，许多人都要求上机。这时石博士挤过来说他必须马上回到地下中心去，他说他应该已发现了事故的真因。鲁泰下了机过来和我说将他那直升机的合成油加到我这架机里面，这样勉强可以将石博士送到地下中心去，但只能带上他一人。我坚持他将石博士送过去，他执意不肯，说我比他熟悉这一片的地理，又说我比他体重轻很多，由我来开的话可以增加安全系数，我知道当时不是犹豫的时候，噙着泪答应了，并说我会很快回来接他的。随后我们将一切说予正围着我们的快要冻疯狂的人们，一些人出了来，拦住其他的想要借机转移到温暖安全地方的人们，让石博士上了机。他的女儿站在人群外，冷冷的盯着他父亲。然而在起飞的过程中我们谁也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也许就是生离死别，但我知道我正肩负着一个伟大的使命，根本不能回头。待我再次回来是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很多估计已经逃到安全地带，石博士那单薄的女儿石璇被冻晕一旁，身上压的正是鲁泰，他用自己的体温换得了石璇的生命的延续，自己却永远的冰凉如土……”他是用纸记下的，因为能看的见的墨迹总比冰硬的电脑更能表出人的情感。接下来的部分模糊不清。

地下中心内是另一世界，这里没有外面风雪严寒的侵袭，也没有发生地震。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对整个建筑有毁灭性的影响，因为中心所在地经过在一严格考证建筑组成相当均一的地层中。能量由两个核反应堆提供，目前仍灯火依旧。

石轩感到暖和了很多，他在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东拐西转，最后走进一侧室。室内郁闷无比，三、四十人或坐或站或靠在墙上，眼光呆滞，根本不象是在讨论重大问题的模样。当然，也进行过讨论，却没有得出过有价值的结论出来。他有一种走进腐乱的蔬菜仓中的感觉。

元首也在其中，坐在沙发上右腿翘在左腿上不断晃动。两眼发黑，表明在他还是一直均在为种种事情操心。元首示意他进来，让他坐下。其他人看见他进来，仅仅只是改变一下姿势，没有别的动作。

他们一些是中心本有的专家，其他则是被及时从各地召来的专家，其中一些人石轩还较熟悉。显然，他们对石轩能否对一天来的突变提供能让人接收的说法没报任何希望。

墙上反复的放映着千方百计拍摄的录像：近 20 米高的巨浪扑向海岸，到处闪烁着由海底掀出海洋物的磷光。画面一转为内陆，中间为一条河那是一个和石轩的家乡很相似的地区。一阵轰隆声后，沿河的高楼纷纷倒塌，将他又带入刚从中醒来的噩梦。接着镜头到来大洋开处，汪洋大海中巨浪滔滔，一小岛屹立在狂涛中，海水慢慢上涨。

突然，小岛受到了腰斩，整坐岛屿在海面上的部分被海浪推着向远处旋走。海面慢慢发白，最后几乎在同时无限的大洋被整个冻住！旁边一人对石轩说道目前地面温度已稳定下

来，比往时低三十多度，他们正在讨论一种安全的措施来增温，此时地表层至少一半的水源均已凝成冰。

石轩喃喃：“果然如此。”转身道：“我建议马上测定光速！在此之前请不要下达任何大规模改变环境的命令。”人们嗡嗡起来。元首勃然大怒：“我们不顾一切将你接到这儿是想听听你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不是让你来开玩笑的！”石轩嚯的站起，铁板着脸道：“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是认真的。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均起因于光速。光速发生了改变！”科学家们抬起头，露出不信责难的神色，象是面对一个疯子。

光速是绝对不变的，每个人都知道，从没有人怀疑过光速。可今天竟有人说光速是可以改变的，简直荒谬绝顶！元首示意众人安静，道：“说下去！”“他是将死猫当作活猫医了。”

石轩听出他话中的咬牙声，知道如果不能说服大家，他们会当他是在无理取闹，会有对他很不利的事情发生。然而个人安危事小，如果不能让他们放弃打算采取的举动，事情会更加麻烦。那无疑是饮鸩止渴！

石轩清晰的道：“地球表观上的能量的一部分并没有无缘无故的消失，种种现象表明，真正的原因应该是能量贬值！”最后四字他拖得很长。

“还有，大家是否也和我一样，感到脑袋格外不舒服？”部分专家用手支颐，注意力被开始真正集中在他身上，“能量贬值”这一新词吸引住了他们。他们也确实和石轩所说的一样，一直感到大脑发胀。

石轩继续道：“爱因斯坦有一个著名的方程： $E = mc^2$ ，指出的是能量与质量见的关系。长期以来，关于波的实验告诉我们：光速是恒定不变的，

它的值约为 2.997 亿米每秒。

但是今天的种种迹象表明，光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今天的一切都是由光的胡作非为造成的！"嘘声再起，石轩的话动摇了许多人学识的根本。

石轩越来越激扬：“目前一切表明，地球正处于一看不见的宇宙陷阱之中。陷入这种陷阱的能量将大幅度贬值，难于支持往常正常的活动。地球表面突然的温度下降即是这样造成的。并且，不但地球表面的温度严重下降，地球内部以及外面空间的绝对温度也同时发生了改变，如果我们进行测量的话。地球的半径将因温度的下降比往日有所缩小，而大量的水结成冰时其体积却发生相反的变化，构成了在水分含量有落差的地方的地震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发生机制的不同使得这种地震较以往的特殊。海水温度下底上高，由于能量贬值，也是从下向上冻结的。

还有，大家是否感觉到今天是否特别容易饿？机器的能耗是否猛然加大？

这一些现象唯有用'能量贬值'一词方可解释。需要马上测定光速。"他这违背常识的演讲辞般的一番话震动了每一个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站起来道：“石博士的话非常特别，和他所解释的一切一样让人不可思议。我想还是有必要来测定一下光速。”他是设在中心的基础物理实验室的主任。别无选择下，大多数人也同意测定光速，他于是带了位助手就出去了。

根本没有人想过问题会出在光速上，在那负有测量任务的两人出去后，其他的人开始讨论起来。

元首也懂一些科学，他问道：“能量的贬值导致物质间的作用突然发生了减弱，结果是物质间力比正常时低，然而这样下去水分子间力根本不够维持分子间原本的运动。水只能汽化，根本不可能结冰，你又作如何解释呢？”石轩答道：“能量贬值同时会导致粒子动能的变低，按我的想法是分子间力占了上风。元首先生，待会实验结果出来后，是龙是蛇不就清楚了吗？我打赌，光速会变低！”测定光速是一个很经典的实验，往日只是被当作教学实验来做。

光速是不变的，人们百年来均这样认为，因此除非是为了得到更准确的值，没有人会拿宝贵的时间放在上面。尽管做这个实验不怎么需要时间。

实验结果出来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光速确实发生了变化，然而不同石轩想象的是，光速是变高，而不是变低了。

测定的光速值是 3.2134 亿米每秒！

八

光速果真发生了改变！

室内死闷的气氛一扫而光，人们一个个脸上露出怪异之极的神色。

光速增加了！石轩站在原地，嘴巴啞成"O"型，半晌没有出声。

光速变了，他预料的不错，然而他的想法还是有点问题，光速增加而不是降低！幸好他在与元首的打赌中没下什么赌注。

一旁的理论物理界权威张梦得老先生面带笑意道：“石博士说的一点不错，能量确而且实的发生了贬值！也许是石博士没有时间来进行具体的思考，没有把握到光速变化的趋势。

能量发生贬值，其结果之一应是光速的增加。物质间的作用力也该增强，

而不是直觉上的减弱。”他继续道：“先不管那些，我们从实验数据来分析。 c 变大，由 $E=mc^2$ 可得，每单位能量能够兑换的质量将降低，这也就是石博士所说的能量的贬值。对于水结成冰这一现象，

水分子间作用力会增强，然而粒子的速度也会有所增加，但是没有前者增加的比例大。

我们可以这么想，能量贬值相当于质量升值。我们可以假定能量暂时不变，质量突然下降，这和能量贬值的效果一样，于是水分子间的氢键占了上风，水因此冻了起来。其它物质也如此，这次冰期完全可以这样解释。”张梦得不愧为伟大的思想者，很快即把握住石轩的想法，还弥补了其中的“bug”。

后者很感激的望着前者。

张梦得报以灿烂的一笑，继续道：“有人也许会问如果是能量贬值，能量的发行量会增加，那增加的能量发行量从何而来？能量 质量应该满足守恒的关系才对呀！其实能质总量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宇宙常数而已！理论物理的使命是寻找大自然和谐的内在，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到量子力学再到现在的各种超弦理论，我们的时空观念也越来越质朴。超弦理论在于用一条线即‘弦’来描述对象，粒子则相当于在弦中传播的波动。由超弦理论我们可以推知，只有当时空是十维或二十六维是它才是和谐的，而不是通常的四维！我们以前均倾向于时空的其它维数均卷曲在一极小的空间之中，这空间我们根本无法探测，它对于我们的世界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从光速改变来看，它们并不甘愿躲在一旁碌碌无为，有时也会插手我们所见的世界。”见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他继续道：“大多数理论者均有这种疑问：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会有这么多的普适常数？它们难道是现今宇宙能够存在所必需的吗？不是！

这些常数根本就不是一些定值。它只是十维或二十六维时空的一切在我们能普遍观测到的往常的四维时空的射影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值罢了！时空具有无数相态，我们往日处的是其中相当稳定的一种，由于其相当稳定，一些物质间的关系中的一些分量也‘常’了起来。我们以前的种种探索均将其它维忽略在外，实际上我们无意中还是将它们包含进来了，放在普适常数

之中。时空的下一层面纱就在我们眼前，如果不是这次大冰期与石博士的一时灵感，我们也许会对它无动于衷。”“包含有全体维数的时空的世界是更加美妙的世界。我们以前的理论成就实际上也可以用在全体维数的世界中，只是在方程中那些常数不再是常数，它们应是其它维的函数。这次时空性质的改变，也许就是其它维数的收缩而导致能量维间的转移，使得全维时空在我们现在能探测到的四维空间的射影的特征值 普适常数 发生了变化。光速也是其中之一。”理论家毕竟更有说服力，众人纷纷点头。

“我们先前稳定的时空是由宇宙经过上百亿年的发展而来的，然而，一些宇宙区域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各种性质稍有不同的时空，按石博士的话，也就是宇宙陷阱。

恰巧我们地球正驶入这种空间之中，导致种种怪异现象的发生。”元首叹道：“你们倒是可以因为这一发现而名扬千古，我却会因为各方面的倒退而遗臭万年。既然理论上已得出了结论，也该想想解决问题的方案了。”石轩皱容道：“我再说两句。”元首向他投来苛求的目光。

他继续道：“地史上的大冰期一般均是延续几百万年。”元首的鼻尖冒出了汗。“不过，如果那些冰期均是由时空的变异而产生的话，那么具体的冰期也只会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几百万年的冰期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就现在的温度，如果持续这么长时间生物上根本不会出现高级生命。假象出现的原因应该是在时空恢复的过程中各地层的一些变化，这会导致一些冰渍物的存在，当然也许由于一切其它原因还将有一段轻得多的冰期。元首先生应该组织

人向地质构造比较均一的地方转移，再给予他们足够的食物与衣物，就可以很好的度过这一时期了。当然，还需立刻想办法通知其它国家，全球一体行动，避免过激的举动的发生。恢复过程中会导致全球性的洪水的发生，请注意。还得提醒一下，时空的变异将会导致物体组织的结构上的一些改变，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的体形将会改变，当然，也会自动恢复，还须尽力消除公众的恐慌。”元首转身出去布置。石轩回头对张梦得道：“大冰期的周期是太阳沿银河公转周期的一半，这也许会对你的研究有用。变异的时空只是银河中对称的两窄区。”张梦得一拱手表示感谢，会身招呼道：“活计们，我们也该抓紧时间干活了。”“神出鬼没的 UFO 中的动力也许就是依靠从其它维度提取能量来实现的。光速竟然可变，我们可能不能超越光速，但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一小空间的它的值来达到增加自身的速度。那我们岂不可以任意来回于太空之中了？”后面的人道。

“哪里会有那么便宜的事！全维空间也许会有更高的制约哩！务实吧。”张梦得说完拍了拍石轩的肩，“回头我请你喝酒，OK？”石轩面带忧色，没有答话，脑中一阵昏眩。

九

室内只剩石轩一人。

又有人进来，是莫万丰。他径直走近石轩道：“博士，我真敬佩你的勇气。”“勇气？”

丰低声道：“博士，你的女儿我已经将她带到中心了。她一直昏迷不醒，状况较糟。”“快带我去！”石轩跳起，一阵踉跄。

石璇躺在床上，脸白如纸，是冻晕过去了。房中的加热器已开到最大。石轩趋步上前，抚着女儿，只觉触手冰凉。他向墙上一靠，一把将她抱起，紧紧箍在自己的怀里，老泪纵横。

“博士，你的脸……我的……”

“变形？那是时空变异的必然结果，过去后自然就会好的。”低头看女儿，皮肤开始打皱，凸凹不平。再看莫万丰，也是如此。他想起已经死去的人们，心中问道：“这么大的代价换来对时空的叩门，值得吗？”转念一想，“思考这类问题又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挺着。”“鲁泰死了……”莫万丰悲声道。

“那胖飞行员，喔喔……”石轩声音苍老了很多，他突然回头厉声道：“可曾听过‘生物大绝灭’？”“大量生物属种在短暂时期内的灭绝？”莫万丰不明白石轩话的意义。

“一般每次冰期均会造成大批生物的绝灭。有的是直接灭绝于时空变异，更多的是绝于其后的自身基因的突变。这些突变更会产生一些新物种。一定要告诉大家，事后要紧密注意各种物种的变化……”石轩的话越来越慢。

“博士，你……”莫万丰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这些并不是当务之急。待时空正常后你一定要说出来……其实……他们现在也应该已想到这……些……”最后一个字拉得很长，越来越细，最后断绝。

“光速开始下降， 3.1728×10^{18} 米每秒！”外面传来实验者狂喜声。

中心内一片雀跃。

石轩怀内的肉体一阵搐动，两眼帘缓自拉开，露出一双澄碧深邃的眸子。

十

沧海桑田，碧华埋身的山麓凹下为谷，石轩也葬在此。

一切基本已恢复过来，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也还是那个月亮，时空依旧还是那个时空，江水依旧东流，草木依旧发芽生长。这不，整个小谷绿茵茵的。

然而，人却不是以前的人了，他们已经初窥全维时空的堂奥。

石璇也不是以前的石璇，就在中心中她睁开眼睛的一霎那！

没有人有罪，生物界不是西绪弗斯，尽管生命很象一直在向山顶推石头的西绪弗斯，那石头也总是突然下滚，然而不同的是生命推滚的正是他们自身，山顶并非不能达到，他们的身后是无数的已经滚过的山峦，前面也还有更多更高的山峰。最顶处是什么？不知道。也许没有最顶处，也许最后迎接的是能将我们击会原处的巨锤，也许……石璇看了小谷最后一眼，毅然转头，昂首阔步向远方走去。

她要成为一真正的滚石者！

宇宙心灵

第八个心理学试验到底结束了。

尤因大夫在自己的试验记录上又划上了一个叉——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七个叉——随后以一种非常平稳的眼光注视着眼前年迈的船长。然而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是在极力抑制住眼神中的那丝慌乱，或者找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说是不想让自己的神情影响到自由女神的核心——老查理船长。

当他默不作声地凝视着眼前的人时，这不会意味着有什么好的兆头。

确实，一连五天，尤因大夫通过生命监测系统，无一例外地观察到了查理船长不规则的脑电波的活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统计得到的数据表明，船长的心理正在受到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的影响。但是，船长似乎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说，他并不想让自己意识到这点。在与整个自由女神小组相处的时间里面，他依旧尽力而为表现出他的冷静，可是看来不是那么力可从心的。而且，当他独处的时候，更是出现了稀奇古怪的思考过程。没有任何一种脑电波图纹可以对此作出解释，而生理性的衰老造成的影响也不可能如此明显。

尤因大夫之所以要求船长来到自己的医务室，是因为他深深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

这已经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医生的职业道德，更是安全性的需要。在距离地球 40 亿英里的地方，他务必保证自由女神小组中的任何一位成员处于正常理智状态。

在他的印象中，查理船长拥有良好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记忆能力，推理能力以及洞察力。虽然岁月在他的两鬓染上了点点白霜，脸上也不是那么的光滑，但是他却能够不费吹灰之力，途经小行星带时向大家介绍每一颗小行星的代号与历史。对于飞行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准确命中，无懈可击。毫不夸张地说，自由女神的远航正是在他的率领下才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来到今天的这个位置的。可是，他的这些能力——这些作为星际飞船船长所必须具有，也是使他的船员引以为荣的素质——正在逐渐丧失！

没有人还能对此表示乐观。当然，现在只有尤因大夫一个人知道。大夫心里很清楚这点。

“好象……有点问题？”老船长觉察到了什么。尤因大夫微微一怔。

“好吧，老朋友，恕我直言，呃……所有的测试都表明，你的判断能力，反应能力，记忆能力还有推理能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而发生了衰退。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这一点。……或许，你自己也已经有所意识？”大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提醒的口吻说，眼睛仍旧盯着船长的脸。他并不想把船长当成病人，而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

如果因脑电波异常而简单断定成员处于病危状态，那么，所造成的恶果或许会比忽略这一切更为恶劣。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更需要的是内省。“您在思考些什么呢？……我希望您能告诉我。我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您摆脱困境。”

尤因大夫向老朋友直言不讳说出了自己的忠告。他应该让船长知道，这种心绪的异常对正在充当自由女神号核心支柱的他而言，会起到怎样的潜移默化负作用。脑波不稳，心绪不宁，没有人能说出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在这个太阳系最遥远的区域里，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群龙无首的可怕。

年迈的船长脸上笼罩着一层阴郁，如同自由女神的躯体包裹着黑暗与冰冷。大夫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知道这点。他的忠告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没有必要和医生过不去。

他伸手摸了摸额头的皱纹，抬起眼皮：“知道爱斯基摩人么？他们可以筑起冰雪的巢屋，把它当作自己的家，我想，我也可以，如果给我一颗冰彗星的话。

船长停顿一下，“说实话，我并不想返航。”

这些话让尤因大夫感到突然。但是他没有轻易打断，只听着对方把话继续说下去。

我从小跟随着我的父亲远征星际，到目前为止，我在宇宙飞船上度过的岁月远远多于我在地球上的日子，并且这种情况看样子还要继续下去。我想我已经和你说过许多次了吧？请你不要仅仅把这一切归因于我必须完成我的工作。事实上远不仅如此。对于星际旅行我有我独特的体验与兴趣。这或许是多年在这个奇特的世界里遨游所培养起来的，也可以说是我与生具有的感觉支持着我不断向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合作过 30 次。对吗，大夫？”

老查理的目光开始投向虚空，从那里他似乎可以看到许多以前的岁月。在柔和的舱室节能灯的照耀下，他追寻着经历过的和经历着的一幕幕。

你知道，这里是太阳系的最外层的 Belta 区域，这里是冥王星以外的空间，这里是我们的天文学家推测出来却从未有人涉足的彗星的发源地。可这里却也是我们此次旅行的尽头。本来，只要我们再向前一小步，我们就踏出太阳系的大门，真正地离开自己的家园了！——但是现在却不可能了。

“按照既定的航行计划，我们将在 72 小时之后返回，返回时间没有商量的余地，除非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们的自由女神并不自由，因为她在飞行中的某些时候还需要地球的帮助。由于自由女神是依靠事先发射的燃料补给一步步走到这儿的。所以我们要如法炮制地返回地球。倘若我们不在指定的时间飞回，那么我们或许永远不能和地面为我们发送上天的回程燃料会合了。在木星的轨道上，它将以 20 公里每秒的速度远离我们的既定航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按计划返航，应该是一个既定问题。

“可……为什么每当我考虑起这个既定问题时，我……总是感觉到一种神奇力量在召唤我继续前行呢？仿佛穿越了 Belta 区域来到我的身边，它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荡起的只有一个词汇：深入，不断深入。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但是，它真的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象是我的知音。……也许，真的是我太累了。……”

一种神奇的力量？……你太执着了。尤因大夫皱起眉头积极地思考分析着：心理学承认，一旦面对宇宙的庞然，渺小的人类会体验到一种在地球很难体验的伟力。不过，对宇宙具有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恐怕也只有老船长了……片刻，尤因大夫面向困惑的船长竖起食指。

“在我们合作的生涯里以及这次漫长的五年之旅里，我相信我是最了解你的。我当然也知道你的癖好；这足以说明一切了：因为你自己内心根本不愿意返航，所以你的自我意识始终在内心冲突的时候进行着自我肯定。”尤因大夫单刀直入阐明他的观点。他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了：事情这样看来就足够的清楚。船长不想返航，可是他必须作出返航的决定。这种个人感情和严格规定之间的矛盾，正如 K·勒温所说的接近回避型的冲突，造成了船长的心理障碍。

“不，不完全是这样。”船长似乎在分辨，“尤因大夫，我可以向你承认，我确实是以一种义无反顾的自豪心理站在这片 Belta 星区的。这里就是太阳系的门户呵……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向前，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自古以来，人们对太空有所追求，不就是这种进取么？然而，我从未想到，在这里，自己对宇宙的感情会被激发得如此强烈。

虽然我无法说清楚它，但是更加深入的意志却是那股力量帮助我建立起来的。它深刻而有生气，鼓励我向着更高的境界努力……”

可宇宙是个无底洞。尤因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进无限的深渊，这不是英明之举。

某些人看来，越遥远的地方仿佛蕴含着越巨大的吸引力，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它的怀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好奇本能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船长最远的一次航行。而且，也许是最后一次。船长的的心灵始终是渴求探索未知的世界。平日的飞行在满足着他的欲望，但这次却不同寻常。他所有的感情都在这一刻被激发而出，甚至于让他意乱神迷。尤因大夫意识到：应当尽力帮助船长摆脱掉这种并不高明的念头，否则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的结局，哪怕船长依然记得他对自己船员所负有的责任。

“这里的世界并不完美。”尤因大夫站起身来，走到舷窗边，指着外面漆黑的空间。

在 Belta 区域的边缘，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冰彗星在游弋。当然，现在它们可不象以往人们所看到的飞临太阳时的那般壮观美丽，只是一只只硕大无朋的脏雪球，反射着微弱的星光，犹如面目狰狞的幽灵在游荡。

“宇宙的深处就是这般死寂。老朋友，生命只存在于象地球那样有阳光雨露滋养的星球上，在地球以外的一切都将危险的，残酷的。只有无情的甚至是我们所不知的物理化学法则支配。在它们所塑造的无生命世界里，回过头来，你就会觉得，地球才是你的家园。”

老船长苦笑起来：“我没有这样的感觉。生命在于运动而不是固守一方。”

一种希望的光芒笼罩在船长的脸上，他的眼神仿佛已遥望到无限远的地方，带着美不胜收的心境体会着他的思想，如同回忆着美丽的童年。

离奇的思想使尤因大夫摇了摇头。他以前从不知道船长还会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它们都暴露出来了，并使他大伤脑筋。好在不久我们就要飞回去了。他想。

“船长，我不需要知道你有什么理由来支持你的念头，最终，你还是自由女神上所有船员的领导者。你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虽然这可能对您很残酷。因为在这里，您首先是一位船长，其次才是作为你的个人。您务必率先考虑其他大多数船员的愿望。他们的家人在等待着他们平安地回归。从整体的利益，我相信您还是可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我个人自然不可能引导您继续向前，但是我也不愿意您在这种煎熬中度日。

如果您还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冷静而理智地找回以前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归程将困难重重，不容乐观的。”

尤因知道自己的话未免有些刺耳，但他想，这也许是最为妥贴的办法了。他希冀于它来唤回船长的理智。

老船长并没有拒绝的意思。他静静地看着尤因，似乎是赞同了。

尤因点点头，拉开手边的抽屉，从中取出一只小瓶。老船长立刻摇摇手。

“不必了。尤因大夫，我不需要镇静剂。”

“好吧。”尤因也不勉强，“老朋友，不夸张的说，您是自由女神的生命。”

“谢谢你。”

船长走了。尤因多少觉得好受些。起码，他已经知道了船长的心态。但是他还是对自己说，在今后的 72 小时里，要密切注意船长的行为。只有他才可能真正把飞船引导到正确的回归航线上。

自由女神上的晚餐历来是令人陶醉的。

船长自然坐在餐桌的中央，尤因大夫则挑了一个侧面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他觉得可以更好地观察船长的一举一动。另外的两位船员：天体物理学家特拉特，生物化学家丽莎则坐在其余的两个位置上。特拉特和丽莎都是年轻的科学家，比起他和老船长来说已经是整整差了一代了。不知是不是代沟的原因，年轻的一代似乎总是难以觉察到上辈的心事？

几丝疲倦从船长苍老的脸上漂浮出来，当他拿起刀叉的时候，动作也有些许的迟滞。

程序化制作出来的食物当然让大家觉得索然无味，可这毕竟不是根本的原因。那番犀利的话，换了谁都难免会有些怏怏不快的，尤因大夫想。其实，

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襟怀坦荡；虽然相当多的人都可以广开言听，可赞扬的话于批评的话，听在耳朵里滋味总不可能相同的。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特拉特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刀叉清脆的声音却弄得丽莎很不舒服。“特拉特，你好象胃口很好。”她责怪道。

特拉特抬起头来，一副宽大的眼镜令他看起来很滑稽。“当然。在这里，除了工作，就剩下吃还有乐趣。不是吗？——而且今天我在工作上极有收获。我发现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些普通的彗星，在 1651 冰彗星的周围，居然有一个奇怪的微弱引力场，就彗星大小来看，万有引力场不会那么强的。看来，我就要有新的发现了！”

特拉特眉飞色舞地说。可惜丽莎并没有理会，她的目光从特拉特身上转到老船长。

“船长，我有些事情想告诉您。我知道也许这会破坏您的食欲，但是出于为自由女神着想，我想，还是越早让您知道越好。否则我会食不甘味的。”

“是吗？”船长抬起头，“怎么啦，丽莎？看来是重大的问题？”

“是的。”丽莎忙不迭地回答，“我发现我们的处境不容乐观。我们的周围存在大量的冰彗星，它们太密集了。今天下午我在舱外进行作业时的三个小时内，亲眼目睹了几颗冰彗星差点撞到了护盾上。”

“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拉特打断丽莎的话。“飞船有自动规避程序。而且护盾本来就是用来保护飞船的。如果在空旷的空间进行常规飞行，根本就不必要护盾。”

“不，我不是谈论护盾的必要性，而是护盾的可靠性。而且，特拉特，你自己和我说过，按照你的计算，冰彗星会向这个区域越来越多地汇集的。”

“唔……是的，我确实曾经和你谈过这点。几天前吧？”特拉特想了想，认真地说，“但我觉得即便真的有碰撞发生，对付这些脆弱的星体，我们的护盾也应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直到我们离开这里。”

“特拉特。”

“当然知道。”

“那么，你应该知道护盾的能量分布了？在船体出现巨大的转折或者通过焊接而不是浑然一体的部位，比如舷翼的连接部位，天线底座等，护盾的能量在这些地方分布是最薄弱的。从设计原则上说，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船身的面积远远要比那些脆弱部位的面积来得大。而且，脆弱的部位也绝非那么不堪一击。可问题在于，现在的 Belta 区域里彗星的密度超过了地球天文学家的估计，结果呢？我们在这儿视力所及，都是冰彗星。它们频繁地从上下左右穿越过我们的飞船上，连个招呼都不打。如此频繁的穿越，特拉特，你是否认为如果真的发生碰撞，其发生在脆弱部位的可能性依旧是接近于零呢？”丽莎转向船长，“——船长，我想，您应该最清楚我的意思了。万一出现我们所极力避免的事件，我担心……”

船长认真地倾听着丽莎的陈述，他这时点了点头，轻微的。目光凝聚在手中的刀叉上。

“你是否担心那些脏雪球会撞坏我们的飞船？在自由女神身上穿几个窟窿？”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丽莎看着船长，“起码机器人机师们会尽力修补，保证让每一条线路都恢复如初。可是……如果脏雪球里冰封着我们未知的传染病菌，那么，很有可能在我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闯进我们恒温如春的飞船

内部，那么我们的医生恐怕就会忙的不可开交了。”说到这里，丽莎冲着尤因大夫淡淡一笑，“机器人技师们当然依旧会活蹦乱跳地工作，但，我们大家谁能保证安然无恙地回到地球呢？——特拉特，你说呢？”

“哼。”特拉特张了两下嘴巴，有些不屑一顾的神色。但随即他又冲丽莎顽皮吐了吐舌头，童心未泯的样子。其实，他也深深知道宇航安全。“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看着丽莎，认真地肯定，“你说的确实可能发生。”

“我看最好还是不要发生，”尤因大夫插话进来，“难道有谁希望自由女神遭到这样的厄运？”

“起码我不会希望。”船长用重重的语气说。刚才他似乎在思考。“丽莎所说的现象确实不容忽视，虽然护盾可以缓冲并排斥外来的物体，可毕竟，护盾的最初设计目的是用来对付流星体的，不是用来对付冰彗星的。为了防止丽莎所说的情况真的发生，我想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都将指向同一个结果。对不对，丽莎？”

船长的语气里包含着深深的无奈，尤因大夫恍然之间领悟到船长的言外之意：要么自由女神以更大的能量消耗来巩固护盾，要么就是尽快离开这个本应驻留 72 小时的区域。

但第一种选择最后也终将导致自由女神提前返航。

毋庸多说，在座每个人都知道这点，然而，只有尤因大夫清楚，这，正是老船长最不愿去想的，也是他难以接受的。如果真的提前返回，那么恐怕这位老人连最初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

“是的。船长，我的建议就是提前返航。”

船长的眼神变得混沌起来，试图在混沌之后隐藏起自己的不甘与不愿。

自由女神的躯体在这时突然振动起来。一种很清晰的碰撞立刻被大家感受到，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好象什么东西粉碎了。每个人都听到了很犀利的摩擦声，桌面上，咖啡从杯子里溅了出来。幸亏这很快就成为过去。大家面面相觑几秒钟后恍然醒悟。

“船体好象受到外来的撞击！”尤因大夫率先跑向控制室。老船长怔了怔，但立刻跟了过去。丽莎看了特拉特一眼：“我们恐怕有麻烦了！”

检查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机器人技师开始自动修复可能存在的损坏。

“是一颗冰彗星。”船长脸色黯淡地扫视着大家，“质量很大，不过万幸，从我们的船体上方滑了过去。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伤，船体最多有些轻微的滑痕。但是——我们的天线有些变形，修复恐怕需要一点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暂时不能与地球联系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最后一句好象是他的自言自语。

“自动规避失效了？”

“不，规避程序已经运作到极限。”老船长回答特拉特的疑问，

“那么护盾呢，失效了吗？”

“丽莎刚才已经说过了，护盾不是万能的。在脆弱地方的护盾能量不足以阻挡质量如此之大的物体。何况它有相当的速度。”丽莎接过话茬，“而且，类似的险情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确实，自动规避不可能每次都成功。”尤因大夫肯定丽莎的看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区域。”

“这不过是一次意外。”特拉特有些埋怨，“丽莎，你把问题过于复杂化，

严重化了。本来我对于宇宙可是充满美感与崇敬之情的。现在倒好，被你破坏地体无完肤。而且”

丽莎瞪了他一眼。“你要知道，我也不是来观光的。我也有我的工作，但是说实话，我的日程比你紧张得多，我们可以抓紧干嘛。这不会成为问题的。当然，最终的决定要由我们的老船长来作出。”

尤因大夫倒替船长为难了。他更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他不能说他也极力要求返航，这会令老朋友伤心的；可他又不能怂恿老船长让大家冒险。因此当老船长的目光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好说：“我个人无所谓，反正，我负责大家的健康，至始至终。”

他极力不去注意老船长的眼睛，但仍觉察到老船长的脸色苍白，不知情的特拉特和丽莎把目光聚焦在老船长身上。船长仿佛衰老了好几年。

“上帝，让我休息一下。”船长的手指深深地插进白发中，闭上眼睛，使劲地揉着自己的太阳穴，仿佛那里毫无神经。

“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是的，请给我一点时间！”

船长疲惫不堪地说，没有再看任何人，匆匆离去。

望着船长远去的背影，丽莎忍不住小声地说，“船长怎么啦，有点怪怪的？以前作决定的时候都是雷厉风行的，今天……”

“你确实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尤因大夫意味深长地说，“还是让他安静地独自决断吧，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

特拉特不在意地叫起来，“对了，你们还去吃晚餐吗？今天的牛排真的不错。”

可是，那天除了特拉特，谁的食欲都不好。

尤因大夫陷入了困境当中。他再次观察到老船长脑电波的又一次重大异动。就他的观点来看，每一次异动都意味着船长内心的一次冲突。这样下去其神经无疑要受到巨大的挑战。可尤因大夫也解释不完整这种异动的种种方面。

类似的情况已发生了足以可观数量的地步；只是他没有一丝一毫这种症状的资料，过去在医学院所学的知识几乎全都无效作废，他只能靠他的能力和经验去面对新的情况。

如果不是丽莎的建议，也许情况会好一些？

扫视着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脑电波曲线，他出乎意料地发现异动曲线居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特点。有些完全没有规则，杂乱无章，看到它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似的。而有些却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好象是一个人正常的意念在作用。

它们并不是一种病态。他仔细地观察这种脑电波曲线。就象一个有经验的猎人根据猎物的足迹追击，尤因大夫循着曲线前进。异动呈现出很强的规律性。当他把脑电波的基波成分分离出来后，其波形完全是正常的；而且远不是一般人心绪紧张，浮躁难耐的波形，而是一种相当平稳的波。尤因大夫困惑不已了：通常只有在人体处于冥想状态时才可能有这样良好的脑电波。

他曾经说过，船长的表现从属于潜意识。现在他仍旧坚持这种说法。有一点他肯定，冥想状态的人脑应该不会受到来自外界因素的干扰，即入定作用一开始就只能体察来自内心的信息，所以外来成分只能是内心的潜意识。它当然是船长本身心愿——飞行，飞行，再飞行。

可这也仅仅是推测。在冥想状态下以波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新的意识流，更深刻的内涵是他所无法知晓，无法洞察的。这已经逾越了他的知识领域。那么，它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很难说，尤因大夫捧着脑袋想，但是至少它干扰了船长应有的思维。从指挥全船的角度上讲，它是有害的东西。

未知的东西太多太多。尤因大夫第一次把他随身携带的心理学全书光碟系统启动起来。他以前从未动用过它。在后来的6个小时里，他就深深地沉浸进去，为的是弄个水落石出。他把书本上所有可能有用的章节都通读一遍，是的，那些知识都很清晰，可当他一回到现实中来，他又变得迷惘起来。

他决心再次探望老船长。

“如果你非要追问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好几次，朦胧中我都能听到但也只是能听到一种单调的声音，象是号召，等我清醒过来却时常忘了这个声音对我说起些什么。或许这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幻觉？”船长一改眺望黑色旷野的姿态，转过脸，用疲惫的眼睛看着尤因大夫，说道。“但是，它不是没有留下过痕迹。”

“痕迹？是什么？”

“是让我更深刻得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当我看到满天的星斗时，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欣赏，我更希望主宰它们。”

“主宰？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过是引用而已。暂时不太清楚。但我想，人作为万物之灵，应当熟悉他们存在的世界，去发现大自然的各种奇迹，进而主宰这些奇迹，这样人类本身就创造了更伟大的奇迹。这些可能都是它所教给我的吧。”

尤因大夫的脑细胞开始发昏。

“我知道这很难让你理解，事实上我自己都不甚了解，可居然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了。我曾经怀疑它，但是我现在相信它。”

尤因大夫心中一激荡，“它？它究竟是什么？”

“我亦说不清楚。”

“那它不过是你潜意识中的或者想象中的产物！”

“我想这不可能。”只有这句的回答船长是肯定的语气。“因为我感觉到，它比我拥有远为高深的智慧。”

“体现在哪里？”

“至少，它差不多主宰了我。”

尤因大夫凝视着船长的双眸，仿佛是想洞察里面的一切。可惜，他读不懂。

“好吧。我们不谈这个了。我们谈谈丽莎的建议。你是不是很难决定？”

“曾经是。”老船长苦笑一下，“但现在不是了。不久每个人都会知道，我决定提前48小时返航。”船长说完轻轻离开了。

尤因大夫心里一颤，船长的笑容那么沉重，无奈。

果然当天晚上，尤因大夫在自己的舱室内的电子留言板上看到了船长关于提前返航的决定。他想，特拉特和丽莎也一定看到了。不过，面对这个决定，在尤因大夫心中激起的是更加的紧张与不安。

我一定要读懂其中的内容。

这是尤因大夫回到自己舱室后的最强烈的念头。尽管这不太道德，但是确有必要。

他的目光落在那些脑电波曲线上，久久不肯离去。

“甚至，连船长自己都可能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只好我亲自来查个水落石出了。可我该从何处下手？”

尤因大夫也深知这极为不易。

虽然他曾经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并且曾一度建议 NASA 采用脑电波来监视宇航员的心理状态，可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到底没有被采纳。他记得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从脑电波上获得显示，但这仍旧微不足道，现在他可面对一种全然陌生的思想呢。现代医学界还从来没有能够从脑电波中探知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可靠手段（事实上，又有什么必要？）尽管医学可以根据脑电波的形态以及其他一些生理特征，判断人的基本情绪，但那毕竟是有限的，模糊的。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的基本情绪是相当有限，从而与其相关的脑电波的特征值也就是可统计的。但是人所思考的问题将是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各种问题，激发各种感受，产生各种思维方式，从而也就出现了各种的脑电波曲线。这如何能穷尽？——换言之，根本不可能凭借脑电波的波形特征值来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其中的特征值的数量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甚至有许多差异甚微的地方，模糊辨识技术也不能完全把它们分开。

“可我现在也只能试试运气。”尤因大夫在寻找突破口，以便脑电波翻译成可被旁人理解的语言。他注意到了实际的环境。

显然，他的着眼目标是那些有规则的脑电波。

他的首要假设就是船长在这种状态下的思维是及其简单的。他的心理学造诣使他有理由相信，在 波出现的过程中，大部分脑细胞进入催眠状态，人脑这时不可能进行太复杂太抽象的思维过程。即便是出现了幻视，那也极可能是一些简单的闪光或简单的图形；即便是出现了幻听，那也极可能是些单调模糊的声音。只要是这种情况，问题就可以简化许多。

尤因大夫的手指在他的个人电脑的键盘上飞快地移动。偌大的舱室内只听到单调的击键声迅速地流淌。

“我需要一个程序。”尤因大夫从容不迫地编写着。他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心理驱使之下，他迫切希望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影响老船长的神经，以及究竟是如何影响的。他决心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窥探那种特殊的思维。

现在，尤因大夫已经从电脑中调出了以前他曾为之作出过贡献的脑电波数据库，里面所记录的脑电波特征值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这可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他从来没有抛弃掉它们，现在果真派上用场了。但就是这样，脑电波对应的内容也是极为有限的。

即便是这样尤因大夫只有孤注一掷，也许电脑可以分析出一些有价值的结果；但也许，他将一无所获。

尤因大夫就这么不知疲倦地敲击着键盘，不知疲倦地建立和数据库之间的关联，不知疲倦地把脑电波曲线送入电脑……等到他终于把一切准备就绪，电脑开始疯狂地呜呜地运转起来的时候，特拉特象一头狮子似的，风风火火闯进他的舱室，冲他大喊：“尤因大夫，船长出事了！”

特拉特说的没错。船长出事了，确切地说，是病倒了。

丽莎守护在船长的身边，她穿着严实的防护服，在隔离室之内，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刚刚赶到的尤因大夫和特拉特只能在外隔着玻璃观望，焦急的神色溢于言表。

尤因大夫看得着急，边问边找防护服，以最快的速度穿戴起来。然后他以尽快走入消毒区，象木偶似的举起胳膊，转了几个圈，蓝白色的雾气喷洒在她身上，当雾气散尽后，他急不可耐地走到丽莎身边。

“怎么回事？！丽莎。”

“我暂时也不清楚；但是估计情况不那么乐观，船长好象感染了病毒。”

尤因大夫楞了一楞，他觉得这来得太突然了。船长的眼神已经有些紊乱，精神涣散之余，双颊铁青，上面似乎蒙了一层严酷的寒霜。蜷曲着的身躯不时剧烈颤动，虽然舱室里的温度有如春天。

“我并不知道船长怎么会进入捕捞舱的，”丽莎还不等尤因大夫问，就说起来，“那里我今天上午用捕捞器捉住了一颗小规模冰彗星，直径至少3米。当时，只我一个人在作采样分析，所以并没有顾及其他的动静，而且冰彗星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发现船长时，他已经晕倒在地板上了。我连忙把他送来这里，并呼叫特拉特，让特拉特把您叫来。我没注意到船长是什么时候进入捕捞舱的，甚至连防护服都没有穿，我真不敢想象。”

“寒气么？寒气不会有那么利害的……”尤因大夫自言自语。

“是的，不是寒气，”丽莎停顿一下，打开手边的一只小冰柜，从中取出一个玻璃器皿，里面一片晶莹。“因为我在他手里发现了这个。”

冰彗星？尤因大夫瞪大了眼睛。那些冰彗星的冰晶与冰凌，象颗颗细微的钻石，玲珑剔透。尤因大夫感到寒气从心底泛起。

“你说他接触了冰彗星，是不是？他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接触了冰彗星的物质？”

丽莎点点头，“所以，我把他送到隔离室。”

尤因大夫重新回望了船长一眼：老朋友，你竟然接触了冰彗星！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船长带着恋恋不舍的神情站在冰彗星面前，伸出赤裸的手从冰彗星上抓下它的冰晶。一些碎裂的冰晶散落地板，跟随着它们，老船长也握着他的心爱之物慢慢滑落下去……

应该说，大夫的遗憾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冰彗星的头部，可能包含着休眠数亿年的可怕的细菌，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里，它们酣睡着，一切太平；但一旦遇到了适宜的温度，它们便会活动起来。对于它们的陌生将使受害者难逃厄运，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受到伤害的瞬间就认清它的真面，寻找到对付它的办法。或许有些性情温和，但也有些暴虐嚣张，在瞬间就可以让生命化为尘土。

现在的情形，很可能就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病菌的存在。至于它是否会致命，尤因大夫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不敢再耽搁，立刻进行全面的检查。呼吸、脉搏、血压……一切度极为不规则。

“丽莎，难道你没有注意到病菌的存在？”

“不知道，尤因大夫，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我的化学分析，船长就发生意外了，太突然。”

事实上，尤因大夫也知道，病菌其实算不上丽莎的研究领域，她虽然不是一窍不通，但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对微生物的存在与否作出判断，将它们进行归类，并不考虑它们是否存在危险；可对于他来说，病菌却是他的老对手了。从他成为大夫的那天起，两者的仇恨就不共戴天。

尤因大夫绞尽脑汁来进行应急处理。他检查了老船长的手心，并没有破损；看样子病菌是直接渗透进体内的。而从整个症状判断，可能是一种类似

于伤寒的病菌，如果真的如此，那可真要谢天谢地。尤因大夫在诊断之余稍有些宽心，因为有些症状他多少熟悉一些的，因而，他可以尝试用他记得的办法来消除。他尽可能给船长最好的用药与护理。他没忘记告诉丽莎，尽快去分析病菌的有关细节。按理说，这应该由他来完成，但是现在他必须照顾船长。丽莎慨然应允。

在以后的一个小时里，一切都进行得万分紧张。尤因大夫时刻关注着船长的病情，当船长的脉搏变得稳定，血压变得平和，而呼吸也渐渐慢下来时，尤因大夫终于舒了口气。船长的状况至少没有恶化，这证明了他的思路是正确的。

当尤因大夫来到隔离室外和特拉特叙述具体的情况时，丽莎也把分析结果送了来。

“我只进行了一些病菌和有机物、蛋白质的反应试验。从病菌的外形看，和地球的伤寒病菌很象。我怀疑它们是同源的。”

“干得不错。看来我们能对付它。至少目前还没有大麻烦。”尤因大夫看着报告说。

“感谢上帝。”丽莎感叹道。

尤因大夫似乎又想到了什么。“我有一个建议，从现在起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再靠近冰彗星。丽莎，如果你采样完毕，最好立刻把那顆冰彗星抛出去。船长接触的只是冰彗星的表层冰晶，我无法断定在冰彗星的内部还蕴藏着怎样的危险。”

“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将提前 48 小时返航？”

走进主舱室的时候，尤因大夫突然向丽莎和特拉特确证这个情况。

丽莎与特拉特相视一下，点点头。“我们都知道。”丽莎忍不住说，“可是，这有什么关系？现在船长身陷囹圄，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返航的问题了。我只想问，我真不明白，船长为什么要去接触冰彗星的表面！”

“这也正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尤因大夫重重地一叹。这正是困扰他的因素。谁都知道——至少宇航员们该清楚——不得随便接触从宇宙中获得的任一物体，即便采用了严密的监测措施，也不得马虎。船长在星际航行多年，不可能不深谙此道。可是他怎么连最基本的安全常识都疏忽殆尽？

一个痛苦的怀疑诞生在尤因大夫的脑海里：船长的判断能力还在严重衰退，他甚至已经无法作出非常基本的判断？……尤因大夫不敢往下想，那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唉。……看来问题还远未结束，相反，变得更严重了。”

特拉特不解地问：“您指船长的病情么？”

“不，不是。”尤因大夫坐下来，视线集中在舱顶的节能灯上。很刺眼的光无所顾忌地照射下来。尤因大夫陷入沉思。“我正在想应该怎样和你们谈论这个问题。原本我决心保密的，因为它听起来太荒诞不经。但现在我觉得有必要让你们知道。在此之前，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来整理一下思路。好吗？”

尤因大夫闭上双眼。他想得很远很远，仿佛已经决心把那连日来让他心神不宁的一幕幕联系起来。而这时，丽莎和特拉特面面相觑，正渴望着尤因大夫把曾经让他们蒙在鼓里的东西告诉他们。

“好了。丽莎，特拉特。”尤因大夫终于打破了沉寂。他低沉的声音一迸发出来，就给周围空间带上了一种严肃的气氛。

“首先，我要指出，擅自透露病人病情，将是违背一位医生的职业道德的。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并没有把船长当作病号来看待。我把他当成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朋友，我们都不愿失去他，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心，帮助他渡过难关。”

三人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已达成了共识。

于是，尤因大夫开始娓娓道来，他讲述了他的八个心理试验，讲述了老船长多么热爱身边的世界不能自拔，讲述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得出的观点，最后他提到了老船长告诉他的那种神秘的力量的支配。特拉特与丽莎流露出惊异的表情。丽莎的双手紧紧地攥握，特拉特则听得站立起来，低头不语。

是的。一切听来都象是传说。

“请你们用最大的智慧去理解我所说的东西。尤其是船长告诉我的一切。现在我们不必关心究竟是什么动机促使船长去接触冰彗星；关键问题在于他如何陷入这种境地，在未来，他的判断力和理智是否还会受到更为巨大的冲击？……我感到万分棘手。如果你们能给我一些新的看法，我将不胜感激。”

尤因大夫以期待的眼光看着两位年青人。

“这是心理学的问题。”丽莎犹豫了一下，“大夫，我想这已经超出了我的领域。”

因此我很难答复您。但是我觉得，这不象仅仅由于个人癖好导致的行为失常。船长久经沙场，对于太阳系里每一颗星星都可谓了如指掌，见怪不怪，没有必要对一颗普通的冰彗星拥有如此巨大的兴趣。而且在以往的航行任务中，他从来没有失误过。所以没有理由在这次航行中发生如此恶劣的事件。因为……因为我们都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物，船长尤其是。能够进入太空深处的科学工作者，都具有极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约束能力，他们不会随心所欲，感情用事。”

“话是这么说，”尤因大夫颓然倒在座椅里，“可是，他的那些幻觉……”

“幻觉？您不是说是潜意识么？”

“唉，其实我自己也拿不准——潜意识只有当主体处于朦胧状态才会起作用，而且，一旦主体恢复到日常的活动中，潜意识是要被显意识取代的。偏偏船长的许多举动都出现在他的意识并不模糊或者不应该模糊的时候，因此用潜意识很难自圆其说的。”

“我曾经听说过有些人具有多重的性格……”

“多重性格？不，丽莎……你并不了解多重性格的特征。真正的多重性格是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出现的。在特定的时间阶段，多重的人格成分，只有一种能见于意识层，这时，所有的情感言行，都按这一性格所主宰的方式活动，而其他性格都不存在了。”

‘分别’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多重的性格之间是不会你争我斗的，而是和平共处的。所以，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通常并不会感到性格的冲突。可是船长不是这样，他内心有冲突，而且几乎让他痛不欲生。所以我现在最怀疑的是，那些他所说的东西，可能都是他所杜撰出来的，或者是内心过于渴望造成的幻视，幻听……等等！我应该去看看程序的结果！”

尤因大夫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座椅里一跃而起；丽莎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发呆。在她能提问之前，尤因大夫已经离开了舱室，她回过神来，立刻跟了上去。只有特拉特似乎全然忽略了两人，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他只是伫立在那里，静静地思考，眉毛拧成了疙瘩。

一见到无数的省略号，尤因大夫就有种不祥的预感：他的程序基本上是失败了。一条条的信息在与数据库相互关联之后被显示出来，尤因大夫以沮丧的心情阅读着它们。

“……是他么？是的，是他，是他来了……我真高兴。”

“……我们真高兴。……”

“……”

“……我想要……可是我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

“我们会等你的……”

“为什么？……”

“我们要一起……我们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们……”

“……”

“你到过……”

“没有。”

“你到过……”

“没有。”

“你到过……”

“没有。”

“……”

一连串的提问，却是同样的回答——“没有。”所有的关键字都被省略号所取代，显而易见，数据库里没有与这些关键字相应的脑电波数据。

“好象是一场对话？”丽莎小声地说。在得知了尤因大夫的程序的作用后，她也紧张地盯着这些句子。尤因大夫没有回答，只是不耐烦地往后翻页，突然一句完整的句子出现了。这恐怕是唯一一句具体完整的句子。

“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

是啊，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尤因大夫自问道，象发现了线索似的疯狂寻找下一句。

可是，没有下文。他怀疑在别的段落里，但当他乐此不疲地找下去，等待他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省略号。那些句子甚至没有任何意义。尤因大夫想要放弃了，丽莎翻页至最后，“还有最后一段。我们看看有没有答案。”

“……我很难过……我要走了。……”

“……哪里？……”

“……回家……”

“……”

“那么，我们会来的。……我们一起……”

“我找的很吃力。这些对话……也许我们应该弄清楚各出自谁的内心。不过，这并不困难……真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我们”和“你们”？”她抬起头看尤因大夫，却突然之间不寒而栗。尤因大夫正以一种怀疑的眼神盯着屏幕，象入定似的。

“你不说我还没有注意到呢。……你知道么？丽莎，我有一种感觉：可能我们所有的判断都错了。看来不是潜意识，它的人称是复数的，思路独立。难以置信，恐怕一个全新的我们以前从不知晓的意识到来了——船长遇上了它，”他犹豫一下补充说，“也许，还会有我们。”

“我一直在搜索我记忆中的某个碎片。它真的很不起眼，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接触过有关它的一些知识。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它或许对现在的情况有所帮助。我之所以没有和你们一起去，是因为我想照着自己的思路走下去，安安静静地在這裡把那个碎片回忆起来并补充完整。”特拉特说着把手中的打印结果递还给尤因大夫，慢吞吞然而清楚地說，“大夫，我的看法和您差不多。这并不是潜意识的活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看来不是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尤其是你所说到的一种神奇力量与之关联。如果我的推断没错的话，这并非什么精神病症，所以，在你们的医学领域中是找不到相关知识，但我们的物理学界曾有一种说法，把它称为‘宇宙心灵’。”

“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的基础实际上来自于量子力学里众所周知的 EPR 佯谬。可以说，那是一个跨越雷池的论断，一个无法捉摸的幻想。

“早在 1935 年，由爱因斯坦（E）波多尔斯基（P）和罗森（R）三人提出的论文便讨论到，若量子力学是正确的，则人们可以将两个连接的分子分开，让它们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而即便是这两个粒子已经相隔若干光年之遥，人们还是能够以考察其中一个的行为来推测另外一个；以干扰其中一个的方式来影响另外一个。基本上，这两个粒子之间的由此及彼的交往是瞬间的，甚至比光速还要快！

“爱因斯坦以一代物理巨匠的精确的头脑作了思考之后，认为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不过三十年，理论物理学家约翰·贝尔和亨利·斯特普却利用量子力学中的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方程式，证明出这种超光速交往是可预期的。这在当时的理论物理学界不啻是投放了一颗原子弹。

“不同的是，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冲击波迟早会过去的。而这个超光速交往的预言留下的痕迹却是深深地印在人类的心中。后世的人们并没有停留在 EPR 佯谬的表象上，相反，他们把 EPR 佯谬更深刻地发掘开去。于是另一片洞天展现出来。它那丰富之至的内涵竟令人难以想象，更难以置信。

“最突出的就是，布莱恩·约瑟夫森博士——他因为约瑟夫森效应的发现而荣获了 1973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便从 EPR 佯谬中领悟出更加深刻的含义。他了解到也许宇宙的某一部分“知晓”宇宙的另一部分，即一种在某些条件下完全会发生的远距离接触……

“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现在是 - - 两颗心灵的接触，或者说得更加具体些，是思维的接触。思维是粒子流也是能量体，按照 EPR 假说完全有可能连接；且它们应该必然有共同点，是同出一辙的。我记得，后来物理学家们作出判断，若这种宇宙心灵真的存在，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在宇宙空间。因为在这个空间里，一切最为原始，也最为简洁。包括人的欲望和感觉……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特拉特意味深长地叹道，“其实，在冥冥浩宇中，或许所有生物的感受都差不多？”

说到这里，特拉特推了推鼻梁上的宽大眼镜。当然，特拉特的话，留给丽莎和尤因大夫的无疑是困惑和迷惘，他们几乎象听天书一般如梦如幻。

丽莎好象率先领会了特拉特的意思。为确证一下，以不肯定的语气问：“你认为船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另一颗心灵 - - 或者说别生命 - - 在与之遥相呼应，相互沟通，彼此交流？”

特拉特摊开双手。“无法肯定。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真的存在宇

宙心灵的沟通。这听起来象中国道教所宣扬的天人感应，没有人道得清真假。不过，我相信大脑并不仅仅是存储信息的场所，它更是一部信息和能量的转换器。在某些时候，会象无线电一样容易接通，也一样易受干扰。”

“那么，另外的一颗宇宙心灵在哪？在这个 Belta 的区域吗？”

“谁知道？或许无处不在。”

“好了。”尤因大夫插话进来。“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让船长恢复如初。”

确实，这是最为现实的问题。特拉特虽然提出一个新思路，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一时间大家又沉默了。“听着，没必要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没必要！”尤因大夫象在咆哮，他不想让神秘笼罩自由女神，神秘意味着无法控制，这会导致人心惶惶。

特拉特对尤因大夫的话不敢苟同：“但是，大夫。我们不是在宇宙里吗？——在这个世界里，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若在地球，很可能是一个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刻，但对于自由女神来说，完全不一样了。且不说在这远离地球 40 亿英里的地方会有多么的寂寥与寒冷，各人心中的奇怪问题足以让人心有余悸。

12 月 31 日。

尤因大夫看着电子日历上的这个数字，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感觉。本来自由女神的航行是让人心动的，可现在竟使人万分担忧。他刚才去探望过船长，依旧是似醒非醒的状态；有时有轻微的梦呓，但听不清晰。尤因大夫知道此刻再次跟踪船长的脑电波已毫无意义了。

他粗略地检查了一遍主控电脑。这时他从内心骂着自己：自己居然这时候才想起要检查主控电脑。虽然对这些玩意深刻入微的控制他不很明了，但是基本的信息总还可以理解。电脑告诉他，回航程序将在中午 12:00 启动。关于程序的说明只有短短的一行字：“程序校验正常。船长指令：提前 48 小时返航。通知所有船员。”——显然是船长书写的。

如果不再有什么意外，一切都将在今天中午结束。尤因大夫想。而十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是昏昏沉沉、恍恍惚惚地听特拉特说更难以理解的东西。这听起来就象是科幻小说中的玩意。如果那颗他们不为所知的心灵对他们不利怎么办？尤其是对船长不利怎么办？他们会与它发生冲突吗？他们能在与之竞争的过程中争取到船长吗？……尤因大夫觉得特拉特未免也太玄乎了。“让它们见鬼去吧。”他生气地想，“我怎么会把特拉特的话当真呢？问题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难以捉摸！自由女神是完全可以自动操纵的，已经编制好的程序会主宰全船的动作，而且看来船长早已经安排妥当一切，剩下的很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胡乱猜测、杞人忧天而已。”面对控制台上的仪表都正常地运转，他开始感到安慰了。

时间在寂寥的太空中似乎过得飞快。

尤因大夫的身体在座椅里蜷缩成一团。不用说，他确实是极为疲劳，甚至还神经紧张过好一阵子。他正在默默地等待特拉特和丽莎的到来。他们应该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他瞪着舱壁发呆，以他们出色的工作效率，这并不难做到。

“好了好了。我一切都就绪了。”丽莎拍着手走进来。“我已经把那颗罪魁祸首的冰彗星抛弃出去了。虽然挺可惜的，但我采样获得的样品足以让我

在归程中有所事事了。

我准能在回到地球之前完成分析报告。对了，船长怎么样？”丽莎关切的问。

尤因大夫失望地揉了揉眼睛：“暂时还未苏醒。但是就我的检查，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只要让他再多休息些时间，我相信他能够渡过难关。”尤因大夫感到一阵心酸。毕竟是老年人了，虽说不上风烛残年，但生理机构，免疫系统的衰退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防止主发动机启动时的加速度，我把他送进了磁悬浮舱，在那里，他不会受到任何振荡的。”

尤因大夫的话宽慰了丽莎。“我们准备返航吧。”丽莎漫无目的地看看四周。

“没问题的。船长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我们只需等待。飞船将自控飞行，这正是自由女神的最大特点。只有在应付极为特殊的突发事件时，才需要人为介入。我想用不了多久船长就会象往常一样指挥全船，而一般的危情，我们也足以应付了。”

“我并不是害怕飞行。”丽莎看了看手腕上的电子表。“现在是 11 点 30。12 点我们就要回家了。”她似乎有些激动，“我心中一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五年的飞行，仿佛是在一日之间。五年之前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呢。没有鲜花，没有欢送，只有飞行的使命。我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就向着深太空进发。

其实对于宇航员来说，命运是未知的东西，宇宙中存在着乐趣与危险。或许我载誉归来，或许就绝尘而去。我曾问过自己，我们四个人是否还会如初地回到地球？我真的希望如此，自由女神和我们四个人是一个整体。可现在……”

她说不下去。早已形成的友情在这一时刻显现出来。可谁能料到并阻止已发生的一切呢？事实上没有任何预兆，他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补救而已。

尤因大夫理解地握了握丽莎的手。

时间不知不觉消逝在沉默里。

“怎么回事？都 11 点 50 了。特拉特怎么还不过来？他究竟在干什么？”尤因大夫十分奇怪，他们还有些许准备工作要做呢。

丽莎望了望毫无动静的舱门，“不知道，我去看看。”她赶紧朝那里走去。然而就在她打开舱门的一刹那，一个人匆匆闯了进来，着急地差点与丽莎撞个满怀。

“特拉特，你怎么回事？”丽莎看清楚来人，大声质问。

特拉特似乎非常激动，看样子是奔跑着赶来的。他鼻翼一张一翕，眼珠在众人脸上迅速地扫来扫去：“尤因大夫，丽莎，你们还记得那个引力场吗？1651 引力场！就是那次晚餐时我向你们提到的那个引力场？”一种古怪的声调调动起大家的心，“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原以为那个引力场是属于冰彗星的，但今天我才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冰彗星造成的。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引力场，而且在不断地扩大！”

“怎么可能这样？”尤因大夫追问说，“如果是一个万有引力场，一定有一个质量巨大的天体的存在。”

“但我观察不到任何天体。引力场象是无形地存在于空间。事实上我曾

设想会不会是一个黑洞，可在这里不可能有黑洞，要不这些冰彗星早就不复存在了。”特拉特停顿一下，做了个深呼吸，“甚至，我觉得，我们不能以万有引力场来衡量它，因为我根本无法检测出这个场的具体结构，它内部的各种场量都是我们所不知的。换句话说，我只能知道它在那里，可我无法确定它的参数。”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就在我想要来告诉你们的时候，引力场分裂了。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引力场的两个分支，两个正在迅速越来越强的分支！”

如果说，仅仅是存在一个引力场，那还不足以使人震惊的话，那么，现在就有了一个两条自动增强的分支组成并且完全不符合一般场理论的引力场。这简直不可思议。尤因大夫霎那时间脑袋里一阵轰鸣。

“难道我们真的要遇到 UFO？”

尤因大夫立刻打断丽莎的疑问：“我情愿不用这个字眼。尽管对于不明飞行物体都可以这么称呼，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飞行物！再说你能够想象，在太阳系的荒芜的边缘地带，居然会存在一种生物吗？我决不相信。”

“可根据特拉特所说，引力场好象也不是天然的。”

特拉特接过话茬：“是的。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奇特的引力场。难道不能设想它是人为的么？”

“特拉特，我始终很难相信你所说的一切。”尤因大夫皱着眉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事物解释得那么神乎其神，玄乎其玄？”

“因为我不相信这个引力场是天然的，我以为它具有智慧特征的，在它背后，我情愿相信是一种智慧的操纵。——要不它为什么偏偏在我们即将返航的时候出现？我都观察它好几天了！”

特拉特的话令尤因大夫警觉起来：确实，我忽略了这个因素。

“那么，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尤因大夫问。特拉特推了推眼镜，小心翼翼地：“联系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这可能和船长有关。也许另外的一颗宇宙心灵，就在那一头。”

丽莎的脸色渐变。另一颗宇宙心灵？！尤因大夫蓦地想到特拉特当初说过的东西。

思绪的浪潮阵阵席卷他的大脑，难道特拉特所预言的会是真的？难道对方真的是一种生命的新形式？……他认真地看特拉特，他脸上的表情决不是在开玩笑。尤因大夫的脑海反而清醒许多，他想到了当务之急。

“我忽然奇怪起来，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那个引力场的由来？我不管它渊源如何，只要它想危及老船长的安危，我就不答应！现在，只剩下3分钟了，我们必须做好返航的准备。——争论未知的东西，现在不是时候！”

在尤因大夫的鼓动下，安全带已经紧紧地扣到众人身上，控制舱里的尤因大夫和丽莎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显示屏上的数据。特拉特则坐在船长的席位，以代替船长的位置。

“所有参数正常。主发动机准备启动。倒计时一分钟。60，59，……”

红色的数字跳动不止。随着每一下跳跃，尤因大夫的心也猛地抽搐一下，他相信其他人的感觉和他会一样的。

“30，29，28，所有启动参数修正，重新倒计时一分钟。60，59，……”

安全带把欲站立起来的尤因大夫紧紧拽回去。

“出了什么事？”丽莎几乎和他同时向特拉特发问。

特拉特注视着手头数据的变化：“还用说吗？那个引力场干扰我们了！在程序设定完所有参数前，飞船不会启动！”

“40，39，38，所有启动参数修正，重新倒计时一分钟。60，59，……”

“见鬼了！”

特拉特回敬丽莎的不耐烦，“不是见鬼，是那个引力场又增加了。”

接着一切又周而复始，倒计时，修正，再倒计时，再修正……一种无形的压力已经在所有船员的内心深处越聚越大！

“照这样子，我们永远都无法启动主发动机！”

“恐怕是这样的。现在的引力场强大得几乎会耗尽我们所有的能源。我们怎么启动得了？不仅如此，而且——”特拉特手指一动，一个绿色的不断增长数字在其他人的电脑显示屏上出现。“我们的速度在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在向那个引力场滑落！”

庞大的自由女神的躯体，在深邃的宇宙中变得盈盈可握。无边黑色中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控制着它的命运。仿佛是普通的玩具被人把持，或许那是一位智深的长者，或许只是一个顽皮的孩童，无论如何，这种控制都将是难以挣脱的。自由女神船员的过人智慧，变得微不足道，自由女神沿着一条它所不愿的轨道运动。

就在他运动的某一时刻，一只白色的小点从自由女神的身体里飞窜出来，一道美丽的直线，宣告了它的独立。自由女神上的三位船员清晰地看到了电脑对此的汇报。

“好象什么东西飞出去了。难道是碎片？我们快解体了么？”特拉特不肯定的说。

丽莎的声音有些哆嗦。“如果我们面前是一只黑洞的话，我想，会的。”

尤因大夫眯起眼睛，试图看得更清楚。“那个白点能不能放大点？我需要清晰的图象。”

“我正这么想。”特拉特已经开始操作，“现在放大倍数扩大50倍。”

屏幕上的白点显示出它的轮廓。狭长的四棱柱边缘，上半部分晶莹剔透，而下半部分则是凝重的金属线条构型。象一件精美的工业品，水平飞行，稳稳当当。

尤因大夫终于分辨出它。“不是碎片！那是……磁悬浮舱！”

一个可怕的事实，尽管没有下文。

特拉特盯着大夫。“你不会暗示那里面是……老、船、长吧？”

丽莎也紧张看着尤因大夫。可尤因大夫动动嘴唇，哑口无言。

他们齐刷刷地把目光再次投向那个白点。从电脑提示的数据看，那只白点与他们并不是一路。因为它正向着另一个引力源前进。

“磁悬浮舱怎么可能被抛到飞船外去的？”特拉特不敢相信。

“我不知道，”尤因大夫急促地说，“磁悬浮室是全密封的！”他解开安全带，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我要证实这件事！”

“可以。”特拉特立刻动作，击键的声音成为舱室里唯一的声响。“电脑显示……磁悬浮室是空的。它完好无损。”

“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丽莎似乎在问他们两人，又似乎在问自己。

尤因大夫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他撞到特拉特身边。“给我数据，它离飞船的距离，飞行方向，飞行速度……我去！”

特拉特犹豫不决。

“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启动推进器到舱外去，把老船长抢回来！就这样，特拉特，给我导航！”

特拉特脸上渗出了密密的汗水。他想说，“不可能的，那会有去无回——推进器根本克服不了引力场。”但是尤因大夫勇毅的神色使他说不出来。

他想点头了。

就在这时，一股声音澎湃起来，在每个人的内心鼓荡。

“自由女神的船员们，我是你们的老船长。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然而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选择。”

尤因大夫蓦地一惊：“老船长？你在哪儿？”他抬头仰望虚空，舱板上的照明灯刺得他晃眼。

“我正在我旅行的途中。老朋友。现在我是在用心灵感应与你们对话。为我引航的引力场已经建立，籍此我可以到达我要去的地方，与那神秘的力场汇合在一起，一道跋涉宇宙空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我从未想到在我的命运中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听起来想科幻小说。可，它，确实来自一个我们所不知的文明，这文明最大的特征似乎就是酷爱旅行。它们生命的乐趣或许就在其中了。诚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作为宇宙间自由的旅者是我一生的目标。如果我回去，NASA 不会再安排我上太空，而且连年的财政紧缩，我无法想象未来会是怎样的悲哀。要知道，我不甘心在地球上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已经把它和宇宙融合在了一起。

“我也不清楚它们凭借什么探测到我，它们居然联系上了我，连我都难以置信。尽管我对它们不甚了解，但它们所说的去做生命该做的事情，令我折服。在我不能继续深入 BETL 区域时，它们准确无误地闯进我的心灵，帮助我的磁悬浮舱无损突破飞船障壁，又用引力场为我导航……我相信它们就是我的知音。”

“果真有一颗宇宙心灵！从本质上说，那应该是另一种智慧文明，然而，我现在明白了之所以称之为宇宙心灵的更深层的含义。它意味着不同生命之间的可交流性，可理解性。”特拉特忽然激动地对尤因大夫和丽莎说，“你们领会到了吗？”

“我一直在担心自由女神返航时的命运。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来帮助你们，我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请相信我，我并不会因为个人的感情置全体船员于不顾。现在由于那力量的介入，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我想，在你们的面前也一定已经出现一个引力场，它将直接把你们引航到地球。这期间，你们或许将在一种完全不同的飞行状态中飞行。不会有危险发生，但引力场却可大大缩短自由女神到达地球的时间。届时，你们将回到你们的故土家园。”

丽莎眼睛里似乎有一片晶莹在闪烁。“看来，船长真的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

尤因大夫心里却充满了离别的感伤，他轻轻摇了摇头，象是叹惋，又象是悲哀。

“别为我担心，我的朋友们。与你们在一起是我的荣幸，尤其是你，尤因大夫。但是，我们虽然邂逅却难免离别。我这辈子都已经和宇宙联系在一

起，不甘心在地球上平平淡淡地消逝。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我们总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在生命的轨迹里留下最灿烂的片断。你们应该为我祝福才是。

“好了，引力场在增强，我们都要开始各自的航程了。各自准备吧，我的朋友们，祝你们一帆风顺。”

宏大的声音渐渐远去了。尤因大夫摒息倾听，再没有听到什么。

“大夫，我们不必难过。正如船长所说，他到底有了自己的归宿了。虽然高深莫测。”特拉特安慰尤因大夫，“我们还是做好飞行准备吧。不知几分钟后，我们要经历怎样的场面呢！”

所有的能源关闭。自由女神内一片黑暗。只有淡淡的冰彗星反射的光芒进来，微弱之极。相互之间，他们很难看见对方。

尤因大夫感到热泪流淌。他也不知这是感慨还是失望。总之，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离他而去，会远的杳无踪影。他们曾经在一起合作过 30 年，可将来没有人知道他会出现在哪一颗星星上。“我只想，我们永远失去他了。”

“不要那么悲观嘛。”特拉特的语气忽然变得极为轻松，“我倒不这么认为。”

“特拉特，你是什么意思？”丽莎有些气愤，“在这种时候你还开玩笑。”

“这不是玩笑，难道你们都没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一切的内涵吗？——你们忘了？船长是用什么方式和我们交流的吗？神秘的力量曾作为一颗宇宙的心灵出现在他世界里。

而船长扮演的角色不也与此类似吗？”

尤因大夫默默地想了会，“特拉特，你的意思是——”

“没错。宇宙心灵，无所不在。我现在才觉得，任何人都拥有一颗宇宙心灵。只是激励的程度各自不同。只要内心不放弃渴望与追求，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和我们想要寻找的人交谈。船长一定是领悟到了，所以才能在与我们沟通时运用自如。”

丽莎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你说我们可以和船长再建立联系？”

“我想是的。”特拉特转而对她说，“看来‘宇宙心灵’的假说还未完善呢，这次返回后，我想我要为它补上这一点。”

“那么，祝你成功。”尤因大夫回复道。尽管眼前一片黑茫茫，但特拉特点燃了他内心深处的曙光。

也祝你成功，我的老朋友。他望着外面星光变成了笔直线条，拭去脸上的泪。

